

周易函書約存卷十四

禮部左侍郎胡煦

原古 冒道分派

樂律

周

易

函

書

附卜法詳考等四种

第一册

易學典籍選刊

樂律

易學典籍選刊

二

易學典籍選刊

律呂聲音幾表

呂覽含少三寸

程林分点校 九陰

推自符

律娶妻呂生子

以辟卦證之始

明詳後

[清] 胡煦 著

易學典籍選刊



中華書局

易学典籍选刊

周易函書

附卜法详考等四种

〔清〕胡煦著 程林点校

第一册 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

中华书局

序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发生了转折,由元明的空疏之学转入经世致用的实学,提倡返求六经,重视经典的原义,反对空谈。这一时期为汉宋兼采之学,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王夫之。与上述背景相适应,在易学领域,也对宋代易学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对图书派的批评,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其倾向是向汉易回归。但是也有一批汉宋兼采的学者,对宋学既有所批评,也有所继承,如孙奇逢、汤斌、李光地、胡煦等人。

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是围绕着汉学、宋学之争展开的,迭回变迁,后人褒贬不一,至今未有定论。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眇。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由此看来,清代学术走上了一条回溯之路。“学愈古”实然,“义愈高”则未然。乾嘉汉学炽盛之时,章学诚对此已有微言,主张通经明道,实事求是,折衷汉宋,以救时弊。庄存与、刘逢禄所领导的“常州学派”借今文经学别开途径,要将学术融入现实社会政治之中,成为晚清改革派的思想先驱,已是借汉学之名而与宋学殊途同归了。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学

术的一条内在理路,汉宋之争更应该看作是清代思想史内部的一种转变、发展和综合,而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所持的那种坚守汉学门户,坚决反对宋代义理之学的态度应该改变了。

《周易函书》是清初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易学家胡煦的著作,共五十二卷,体例庞大,思想精深,被收入《四库全书》,是清代一部重要的易学名著。胡煦是清初一位有影响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对《周易》尤为精通。他的思想兼综汉宋,折衷程、朱、陆、王,对朱熹有所批评,其独特的易学、理学思想在清代易学史、思想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胡煦对历代易学进行了总结,对各种易说提出了自己的评价,着重阐发了《周易》中的哲学思想,他所创立的一套宇宙生成论哲学“极精极谛,古所未有”(牟宗三语)。他对《周易》图书学中的数理思想、象数思想都有非常精到的阐发,往往深造自得。胡煦的易学思想对熊十力、牟宗三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胡煦的“用九用六说”对熊十力的乾元用九、生生不息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胡煦对朱熹的批评与牟宗三对朱熹的批评有相同之处。但由于人们对胡煦的易学思想了解不多,往往忽视了这种影响。

胡煦易学思想在生前已颇受人推崇,康熙帝多次召见胡煦,问卦爻中疑义,赞叹胡煦“真苦心读书人也!”胡煦曾为乾隆帝的老师,乾隆帝命收集胡煦遗著,入选《四库全书》。后又特命追谥,称“原任礼部侍郎胡煦苦志读书,究心理学”。其后的易学家如江永、焦循等人均对胡煦的易学思想有所借鉴。近代著名的易学家杭辛斋、尚秉和对胡煦的易学也都有所继承。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中列胡煦的《周易函书》为易类必读书。熊十力亦多次提到胡煦的著作,称胡煦确有一位哲学家的头脑。牟宗三称胡煦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并称:“此人有哲学头脑,这个人没有旁人注意到,是我首先发现的。”认为胡煦的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最系统最有见解的思想体系。

清代易学极有成就,但对其研究却相对薄弱。对清代易学家的

研究仅仅集中于几家,而又注重在义理方面,这是不能客观反映清代易学的实际的。胡煦是清初一位易学大家,他的易学思想在易学史、哲学史上极有价值,但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易学著作未经整理,阅读不便,以至他的易学思想不能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对他的易学著作进行整理是一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整理出版胡煦的易学著作《周易函书》,对胡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一项迫切的任务,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近年来海内外对胡煦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台湾辅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均有学者完成了关于胡煦易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在国内,胡煦易学思想研究获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易函书》点校整理也获批了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重点科研项目。这些都反映了对胡煦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位重要的易学家。

程林同志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期间是我的学生,他积数年之力,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古籍的点校整理,非常难能可贵。今著作出版之际,索序于我,我作如上观感,以为序。

李中华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于北京大学



前言

胡煦生于清初,一生精研《周易》,兼采汉宋,融贯象数义理,提出了很多深刻独到的思想。张之洞《书目答问》列胡煦为汉宋兼采之经学家,谓其“博综众说,确的心得者”。胡煦笃志圣贤之学,读书求经世致用,平生精力尽萃于《易》,往往深造自得,多先儒所未及,实为清初思深见卓之易学家、理学家。他反对先儒支离旁杂、乖谬附会之说,力求建立一个通贯的解《易》系统,于汉宋易说颇多发明质证,探赜索隐,有独创之处。以下主要从文献的角度,对胡煦的生平著述及影响略作考释,对其主要的学术思想进行初步的论述。

一、胡煦的生平及其影响

胡煦,字沧晓,号紫弦,河南光山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生,乾隆元年(1736)卒。胡煦“少笃志儒先之学,读书求经世实用。八岁见太极图有阴阳纠缠循环回抱之势,思之寝食俱捐。及长,工诗古文辞,淹通经义,尤深于《易》”(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卷二十七)。“年十八,志益奋,功益专,凡古人说《易》之书,靡不甄综,以求融合四圣之旨,遂以易学终其身”(钱陈群《礼部侍郎胡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三年(1684),胡煦乡试中举,此后仍居乡里,潜心学问。三十五年,参修《光山县志》。四十二年,授安阳教谕,悉心濂洛之学,品行端恪。五十一年登进士,年已五十八岁矣。选庶吉士,授

检讨。臚传时引见澹宁宫，以所著《周易函书》陈奏，曰：“圣人之道尽在《周易》，臣学之四十余年，于伏羲先天圆图似有体会。”康熙帝叩以河洛理数，胡煦条对甚悉。时大学士李光地易理精详，廷臣未有出其右者，康熙帝令李光地与之讲《易》，胡煦所言无以难也。后复召见乾清宫，画图讲《易》，问答数千言，康熙帝顾侍臣曰：“真苦心读书人也。”（《光山县志》卷二十七）命直南书房，同李光地分纂《周易折中》。五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五十六年与修《卜筮精蕴》，典湖广乡试。先是试官由九卿保举，至胡煦典试，康熙帝问左右，谕曰：“朕止信得此人。”由是廷议引重。五十七年迁司经局洗马，修《卜筮汇义》，后任鸿臚寺少卿。六十一年迁光禄寺少卿，又迁鸿臚寺卿。雍正元年（1723）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年命祭告少昊等陵，充顺天武乡试副考官。五年迁兵部右侍郎，兼署户部侍郎。六年协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署刑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七年典顺天武乡试。八年上书房行走，教授皇子，充《明史》总裁官，会试知贡举。九年转礼部左侍郎，旋以年老罢归。乾隆元年（1736）胡煦入覲召见，复原衔，荫一子入监读书，是年九月，卒于京师，年八十有二，赐赙祭有加礼。

胡煦正直忠厚，在职有所论奏，不为虚美避就之，言大要主于本教化，慎刑谏，劝农桑，广言路，省冗官，多切于世务。乾隆二十五年（1760），河南巡抚胡宝瑑疏请入祀乡贤祠。三十七年诏征天下遗书，乾隆帝习知胡煦为中州理学醇儒，尤精邃于《易》，特谕：“原任侍郎胡煦平素究心理学，曾有著述，朕所深知。”传谕河南巡抚“悉心寻求，汇单具奏”（清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十一）。胡煦子胡季堂时官江苏按察使，以其父所著《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约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卜法详考》四卷校定，由原籍汇奏，入选《四库全书》。五十九年（1794）乾隆帝谕：“原任礼部侍郎胡煦苦志读书，究心理学。”特命追谥，谥号“文良”，“以示眷念耆旧，奖励儒臣至意”。（《胡季堂奏折》）

胡煦家世寒微，平日苦心读书，自少至老，未尝废学。积学嗜

古,穷经析理,生平著述不下数百卷。胡煦生前已颇受人推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对这位老臣均优待有加。康熙帝多次召见胡煦,问卦爻中疑义,命画图以讲,对其赞赏有加。胡煦曾为乾隆帝的老师,胡煦去世后,乾隆帝命收集其遗著,入选《四库全书》,后又特命追谥。尚书钱陈群谓:“间尝窃论我朝文治蔚兴,名公卿比肩林立,求其有体有用、本末可观出处,一揆则于中州得数焉。汤文正、张清恪其选也,继之者厥惟宗伯紫弦先生。”(《光山县志》卷二十二)。又在《礼部左侍郎胡公神道碑》中称:“馆选时自称能通《周易》,时大学士李文贞公易理精详,廷臣未有出其右者,圣祖命与先生讲《易》,无以难也。屡蒙召问,三接于澹宁宫。甲午同杨公名时召见乾清宫,画图讲《易》,问答数千言,有‘苦心读书人’之褒。”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煦研思易理,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其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卷六)。《光山县志》称:“自昔解《易》,未有若是其详者。故于汉宋诸儒博采其说,而参以心所独得,尚书钱陈群以谓其书博无涯涘,而深造自得、不蹈先儒臼窠者也。”(卷二十七)。彭启丰《葆璞堂文集序》称:“先生论《易》,有《函书》九十九卷,博综象数,辨析异同,一本其所自得,要皆原本于道,平正通达,可以见之行事。其与张孝先、冉永光论《易》书,阐图书之蕴,昭晰无疑,后之学者尤宜究心焉。”(《光山县志》卷二十二)。钱陈群《葆璞堂诗集序》称:“盖其深嗜笃好,有寤寐羲文于千载之上者。故持论不主一家,而出其自得,往往不惜与先儒辨难。尝曰:‘吾背传也,而不敢背经。’”(《光山县志》卷二十二)。毕沅《葆璞堂诗集序》称:“荟萃甚博,折衷甚精,言理不失之晦,言数不失之凿。”(《光山县志》卷二十二)。李去侈称:“大抵先生之于《易》也,豁达而不流于旷渺,精深而不泥于训诂,博采而不役于方技,凡皆默符四圣心原,通达旨趣,故能搜奇探赜,致远钩深,而详人所略,凿凿言之有若斯也。”(《周易函书序》)。

著名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一面读怀特海,一面读《易经》,并由此发掘了胡

煦的思想。他说：“《易经》所启发的自然哲学，发展到最高峰，是清朝初年的《易经》专家胡煦。此人有哲学头脑，这个人没有旁人注意到，是我首先发现的。”（《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他在评论清代学术时说：“清人考据训诂，于学术道术无足称，而惟于易学，则得两人焉：一曰胡煦，一曰焦循。此两人确是不凡，都可以说是易学专家。”（《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一九三二年，牟宗三完成了《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一书（此书原名为《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及道德哲学》，一九八八年再版时改为今名）。该书在第三部分专论“清胡煦的生成哲学之易学”。牟宗三认为胡煦通过《周易》建立了一套很严密、很精深的生成哲学（也称自然哲学、数理哲学、科学哲学、宇宙论），胡煦的生成哲学一贯而系统，能克服汉《易》附会之说的弊病，对《周易》的理解更自然，更妥贴，更通贯，显示出中国思想中客观、条理、科学的一面。牟宗三对胡煦极为推崇，认为“胡煦是中国的最大哲学家，且在中国，除公孙龙外，唯有他始足称哲学这个名目”（《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

牟宗三认为，《周易》一书确实涵有很深刻的宇宙论思想，胡煦的《周易函书》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的发挥、见解，自成一套系统的自然哲学。牟宗三对此作了极致的发掘，不无所据，甚有价值。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下，牟宗三对胡煦易学思想的发掘是深刻独到的，具有比较哲学的味道。其《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一书，旨在发现中国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他在胡煦的思想中看到了这种精神，并对胡煦的思想系统予以阐发。

熊十力先生在自己的著作和书信中，也多次提到胡煦，称赞胡煦的思想精深新颖。他说：“清世《易》家，独胡煦犹存宋学一脉，其《周易函书》颇有新意，足以羽翼前贤，治《易》者不可不究心于此书也。”（《熊十力全集》第3卷）。胡煦对清代思想家以及熊十力、牟宗三等学者的影响，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胡煦的著述及其版本

胡煦的《周易函书》体例庞大,思想精深,收入《四库全书》,堪称清代不可多得的一部易学名著。胡煦著此书,积学四十余年,十数易稿,成书三千页,约字一百八十九万。因卷帙浩繁,无力刊刻,辄摘其要义,名《约存》《约注》《别集》刊行于世。

《周易函书》原稿一百十八卷,分《正集》九十九卷和《别集》十九卷。《正集》九十九卷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有《原图》《原卦》《原爻》《原古》共五十卷;第二部分主要诠释经文,共四十九卷。《别集》分为《函书约》三卷、《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篝灯约旨》十卷,共十九卷。这是《周易函书》的最早定型情况,其成书不迟于康熙五十年。李去侈《周易函书序》作于康熙五十年孟秋,称“其书《正集》《别集》一百十八卷”;胡煦所作《自序》在康熙四十九年,足证此书应完成于康熙五十年之前。此时胡煦尚未中进士,《周易函书》止为手稿。

由于《周易函书》卷帙浩繁,艰于剞劂,胡煦于雍正二年才完成《别集》十九卷的刊版。随后取《正集》中第二部分诠释经文者四十九卷,约为十八卷,名曰《约注》,于雍正七年刊版。又将《正集》中第一部分《原图》《原卦》《原爻》《原古》五十卷,约为十六卷,另附《续约旨》二卷,名曰《续集》,共十八卷,于雍正九年刊版。此为《周易函书》的最早刻本,有《别集》十九卷、《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八卷,共五十五卷,它只是原著的一个精简本,为胡煦生前亲手所订,且在雍正九年前均已完成。这个刻本我们称之为初刻本。

关于《周易函书》的卷数,有一百十八卷和一百五十八卷两种说法。李去侈《序》称“其书《正集》《别集》一百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原本一百十八卷”,彭启丰所作《墓志铭》称:“公所为《周易函书》,列四大门,曰《原图》,曰《原卦》,曰《原爻》,曰《原古》,凡五十卷,又释经文四十九卷,为《正集》;外有《约图》三卷、《孔朱辨异》(即《易解辨异》)三卷、《易学须知》三卷、《篝灯约旨》十

卷、《续约旨》二卷、《卜法详考》四卷，为《别集》；又《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六卷，总一百五十八卷。”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一百五十八卷之说是指在一百十八卷的基础上，加上后来的《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八卷，及另外一部著作《卜法详考》四卷，合之成一百五十八卷。彭元瑞在《墓补志》中专门对彭启丰所作墓志中一百五十八卷的说法作了解释：“前志公所著《周易函书》一百五十八卷，时初敕征，校刊未卒事。盖公书始以授门人李学裕，失其稿。公贫不能全镌，粗举其约，又岁久漫漶，至是季堂乃就公手定本镌为五十二卷上之，今藏七阁者是也，详见《四库提要》。后之读公书者，毋以志疑之。”因此两种说法虽异，而实相同，且今之存世者仅五十二卷之《周易函书》而已。亦有《周易函书》五十六卷之说法，这是因为将《卜法详考》四卷附于《周易函书》之后，合之五十六卷，而实不类。《四库全书》已将其分列，置《卜法详考》于术数类。就今之所见本来看，当以《周易函书》五十二卷的说法为确。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唐鉴《国朝学案小识》称“《周易函书约存》二十四卷，《约注》十八卷，《别集》八卷”的说法，均是错误的。唐鉴大约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讹传讹。

胡煦生前，由于家贫力微，《函书正集》九十九卷仅为手稿，未能刊刻。胡煦门人李学裕携其稿去，欲将《函书正集》校刊印行，后学裕病卒，此事未遂，手稿也散佚无存。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胡煦子胡季堂根据仅存的初刻本，对《别集》十九卷、《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八卷重为校订刊刻。胡季堂对各卷的内容作了调整，并有一些增删和改动。具体情况是：《约注》十八卷未作变动；将《续集》更名为《约存》，且将《续集》中的《续约旨》（即《续篝灯约旨》）二卷的内容拆散附于《别集》的《篝灯约旨》各卷之中，《篝灯约旨》仍为十卷。又将《续集》余下的十六卷合为十五卷，将《别集》中的《函书约》三卷移入，成《约存》十八卷。《别集》编为《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篝灯约旨》十卷，共十六卷。是为乾隆三十七年葆璞堂刻本，我们称之为葆璞堂本。

乾隆三十七年,开四库馆,因胡煦与乾隆帝有师生之谊,乾隆帝命河南巡抚何焯收集胡煦遗著,胡季堂即以重新校订刊刻之葆璞堂本《周易函书》呈送。今之所见《四库全书》中的《周易函书》即以葆璞堂本为底本抄写的,我们称之为四库本。

由于葆璞堂本刊刻仓促,可能有不少错讹。后来胡季堂又对葆璞堂本进行了一些补改,时断时续,直至乾隆六十年左右。这些修改都是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的,并非重新雕版,这个修订本,我们称之为葆璞堂修补本。

因此,关于《周易函书》的版本情况,我们认为先后存在着四种版本,即胡煦生前的初刻本,乾隆三十七年的葆璞堂本,四库本,以及乾隆六十年的葆璞堂修补本。今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周易函书别集》雍正二年刻本,《周易函书约注》雍正七年刻本,经笔者检核皆不是,而应为葆璞堂修补本。又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周易函书》五十二卷,标示为乾隆三十七年葆璞堂刻本,经笔者检核亦不是,亦应为葆璞堂修补本。据笔者检索,《周易函书》的初刻本、葆璞堂本均已不存,所能见者,仅为四库本及葆璞堂修补本,如此,四库本就成了现存的最早的本子了。

以上是关于《周易函书》的版本流传情况,再谈一谈四库本和葆璞堂修补本的差异情况。由于四库本和葆璞堂修补本都来自葆璞堂本,两本大体上还是比较一致的,但仍然存在着一一些差异。究其原因,一是四库本抄写错误,一是葆璞堂修补本后来补改。四库本的抄写者在抄写过程中有误字、漏字,也有颠倒及遗漏句、节的情况;抄写者有时也将原本中的错字进行了改正,这些情况通过与葆璞堂修补本对比后可以看出。葆璞堂修补本是在葆璞堂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些补改,这些补改主要是对误字、漏字的修正,但有一些是胡季堂对内容方面的有意修改。由于胡煦对朱熹有很激烈的批评,在四库本中有关“朱子”“本义”的词,在葆璞堂修补本中大多改成了“先儒”“后儒”,这些改动是胡季堂为了避免直接批评朱熹而有意为之,这也说明朱熹的权威在清代仍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所

以,在《周易函书》的整理中,我们以葆璞堂修补本(简称“堂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为参校本,在校对中尽量将两本的差异以校记的形式指出来,以供读者参考。

胡煦一生著述颇多,除《周易函书》外,尚涉及数学、音韵、农务、诗文等方面。

胡煦的《卜法详考》四卷作于雍正六年,原附于《周易函书》中,收入《四库全书》时,编者将其与《周易函书》分开,归于术数类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盖古占法之传于今,与今占法之不悖于理者,大略已具于此。虽非《周官·太卜》之旧,然较之卜肆鄙俚之本,则具有条理。其驳唐李华、明季本、杨时乔卜用生龟之说,亦极为明析。存此一家,亦可以见古人钻灼之梗概也。旧附所纂《周易函书》中,考其所说,与解《易》之书究为不类,今别著录于术数家焉。”其书考辨古今卜法,极为详备。《卜法详考》的版本现存有乾隆三十七年葆璞堂刻本和四库全书本。但四库馆臣在将《卜法详考》四卷抄入《四库全书》时,不知何故,擅自改为八卷,将原卷一分为卷一、卷二,原卷二改为卷三,原卷三分为卷四、卷五、卷六,原卷四分为卷七、卷八。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卜法详考》四卷,又与所改不相一致。

《葆璞堂诗集》四卷,《葆璞堂文集》四卷,胡煦生前并未刊刻。胡煦一生专精于《易》,诗文无暇汇集刊版,残编剩简,几至散佚。其子胡季堂自服官后,留心搜辑,或从先世故交得见手泽,或于名贤文集获有馀篇,随时录存,汇成草册,编次其目,付以刊刻。此书现存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葆璞堂刻本。

此外,胡煦还有《农田要务稿》不分卷,存有稿本;《勾股算术》二卷,存有抄本;《韵玉函书》五卷,存有抄本;《澹宁三接始末》一卷,存有抄本;《乾清宫召对始末》一卷,存有抄本。其它还有与李光地分纂的《周易折中》和参修的《卜筮精蕴》《卜筮汇义》。其著述存世可考者如此。

三、胡煦主要的学术思想

胡煦是清初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易学家,他考镜源流,参以心得,深契易理。他根据《周易》建立的一套很精深的生成论哲学,不仅具有解经的意义,更含有哲学的意味。他提出的“体卦主爻说”比较严密地说明了卦爻的生成与变化,对《周易》中“内外往来,上下终始”的解释更为合理,更为贯通,从根本上纠正了“卦变说”与“错综说”之误,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胡煦认为不论是三画卦还是六画卦,皆是代表着阴阳往来流行,它们组成一个有主次等级秩序的体系,有其内在的结构性,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在所有卦中,乾、坤为大父母,具有主宰的地位,其它各卦皆从乾、坤而来,莫不具有乾、坤之体,因此皆以乾、坤为体卦。不论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除乾、坤、泰、否外,每卦必有主爻,主爻决定着该卦的性质。在三画卦中,主爻为每卦三爻中独异之一爻。此独异之一爻,非阳九用于坤,即阴六用于乾。因六画卦由内外两个三画卦组成,其主爻即是内外两个三画卦的主爻,因此六画卦除乾、坤、泰、否外,均有一个或两个主爻。《彖传》中“往来内外”皆是指主爻而言。乾、坤为体,九、六为用,体用同源,显微无间,絪縕交感,往来变化,遂成六十四卦。这就是胡煦的“体卦主爻说”。

在六画卦中,除乾、坤、泰、否外,其余六十卦皆有主爻,其主爻亦根据内外两个三画卦的主爻来判断。因此这六十卦每卦均有一个或两个主爻,而该卦的性质即是由主爻决定的。胡煦认为《彖辞》大多是解释主爻的,因此用他的“体卦主爻说”来解释《周易》,以前卦变说解不通的地方,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了。他的解释与经传文如合符节,入丝合扣,且更能发挥经传中的义理。牟宗三称赞“胡煦以体卦说注解经文,极为恰当,不见斧凿之痕。其发明体卦说,于自然生成之理,极有悟解。因此对于‘初、上、九、六、二、三、四、五’八字命爻之义,解之极精极谛,古所未有”(《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

义》)。吕绍刚也称：“他提出的体卦主爻说，彻底推翻了卦变说，在易学史上是一大发明，一大贡献，他的易学地位应在来知德、焦循之上。”（《周易的哲学精神》）

胡煦的这一学说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向壁虚构，乃是他反复钻研《周易》经文，并总结前人的一些思想，博综众说，参以心得，实有发明，而成一家之学说。

胡煦反对用卦变说解《易》，他认为执卦变说者由于不明“往来”二字之含义，以内外卦阴阳两爻互换为往来之意，而对整个经文的理解产生了错误。如果不纠正卦变说的错误，整个《周易》将无真解。胡煦认为卦变说的解释不能贯通全部六十四卦。胡煦根据他的体卦主爻说，对六十四卦一一重新作出解释，他的解释颇能使卦象、卦辞、彖传相互吻合，彼此发明印证，豁然贯通而不悖谬。胡煦之说非常精到，发前人之未发，释从来之疑义，使人感到《周易》之理之文简单之极、透彻之至，真所谓易简易知矣。吕绍刚称赞胡煦：“发前人所未发，用体卦主爻说解释《彖传》中‘上下往来、内外终始’八字，至为正确。胡煦终于推倒了千百年来众人纷纷质疑却一直推不倒的卦变说。”（《周易的哲学精神》）

胡煦也批评了来知德的错综说。他认为来知德所提出的错综说，本来是为了批评卦变说的错误，但来氏由于不明往来之旨，其说反而愈离愈远。错综说以初上、二五、三四两爻互相颠倒而为往来，是未明《彖辞》中“往来”的真正涵义。因为“来”是指主爻交于内卦，“往”则是主爻交于外卦，非两卦颠倒为“往来”。

胡煦认为错综说古已有之，错即古代所谓伏，综即古代所谓覆。古人借此只是观象之法，非成卦之法。依错综说，如两卦相综则有三对爻互为往来，来氏未明体卦主爻之说，其不知往来只是对内外卦主爻而言，误认卦中各爻皆可往来，实误之误也。观《彖辞》可知，《周易》中论往来之语从未有言主爻之外者，此证错综说不符经文。

自从来知德提出错综说之后，来氏自视甚高，后人附和者亦众。

但错综说的缺陷亦是明显的。首先相综两卦以生成而论,谁先谁后不知,两卦可以互相生成,不合道理。其次相综两卦有三对爻互为往来,无有主次,此实不明往来只是对主爻而言。所以胡煦认为来氏的错综说只可用作观象之法,不可说作生成之理,他批评来氏于本源有所未探。这一批评是允当的,也是深刻的。

胡煦以河图洛书为《易》之大原,他虽以象数解《易》,却意在阐发天人合一之旨。河洛说自宋代出现以来,流行颇广,影响甚大。到了清初,则受到极大的怀疑,黄宗羲、黄宗炎、胡渭等人均对其提出了批评,认为河洛说不是《周易》本旨,而是来自道教的传授系统。胡煦则以河图洛书作为解释《周易》的基础,把它看作是整部《周易》的根本。胡煦认为河图洛书本原于天,为天地自然之易,天以图显示于人,图书所呈现的天地自然之理无不赅备,圣人则而画卦,一以贯之,皆以明天人合一之旨。

胡煦认为全部《周易》之奥妙尽涵河图洛书之中,二者有一合一,一体一用,一先天一后天之妙。他所说的先天是指无形无象、万理静涵,还未分化的世界,他喻为未发之中,实是指流行不息之天理。天理流行,万物化醇,有形有状,此为后天。胡煦把河图看作先天,洛书看作后天,以表达他的宇宙生成观。他认为从河图中可以看出万物生成之理,先天即万物之先机,属未发之中,未发之时,合而未分。此时万物不可见其形,而可体其理,这是先天之妙。他认为全部《周易》卦爻,俱是先天,因此解《易》要明天道,要探本溯源,而不可仅向人事吉凶上求证。

胡煦解《易》的方法是由数而象而理,把图、卦、卦辞、爻辞、传看作一个整体,不可拆开来讲,也不可互相矛盾抵触。他认为图象为《易》之根本,能包含无遗,义理附于图象,应据象而言理,不可分作两开,仅据人事或仅以言辞而言理是片面的。他反对前人解《易》支离旁杂、乖谬附会之说。他说:“《周易》止卦爻之设,而图象实括始终本末之全,会图征象而至理斯存,未有弃图置象而孤标至理者也。夫图象犹形也,理犹影也,影即形而存,无形而影于何起?图象犹日

月也,理犹光明也,光明即日月而具,无日月而光明何生?”(《周易函书自序》)

胡煦的易学体系极为庞大,对朱熹易学的批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胡煦也多次说:“兹之所述,虽不免有异前人,然异于儒而不敢违圣,异于传而不敢背经。”(《葆璞堂文集》卷三《与张仪封先生书》)“至以予为不合《传》《义》,为背时宜,予固非藉以为名也。若其博采先儒之书,不徒为一家之书所浸没,当必有以谅予之苦衷矣。”(《葆璞堂文集》卷三《与张仪封先生论周易书》)。他对朱熹的《周易本义》批评尤多,认为:“朱子生平得力,《易》不如《诗》,《诗》不如四子书。”(《周易函书别集》卷十二)

关于《周易》一书的基本性质,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左,朱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胡煦则认为《易》为传道之书。朱熹提出的《易》本卜筮之书的说法,对后来易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胡煦反对朱熹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书,认为他徒在占卜上着眼,专向卦爻中究心人事,与易理多不相通。胡煦认为《周易》为圣人传道之书,是圣道大本所系。他认为如果用卜筮说解《易》,那就有违圣人传道之旨。胡煦认为卜筮说把人们对《周易》的理解引入歧途,使得人们仅仅通过占卜来关注人事的吉凶祸福,侥幸功名利禄,而不寻求天人性命之源,有违圣人作书立教之旨。胡煦认为《周易》虽然含有占卜的因素,但那只是支流。

胡煦对《周易》一书在经学中的地位与朱熹的看法也有很大不同。朱熹虽留下了不少的易学著作,但他的易学思想则是为他的理学体系服务的,他对《周易》的评价并不高。就四书与六经来说,朱熹更看重四书,认为四书的重要性远在六经之上。他甚至将《易经》与《诗经》比作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功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卷十九)“《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朱子

语类》卷一百零四)

胡煦则更推崇六经在经学中的地位,尤重《周易》,甚至认为《周易》为六经之根柢。他把《周易》提高到本原的地位,以《周易》为一切思想知识的源头,不仅六经、四子书,而且子史百家、农工医卜,无不是《周易》之道的分用。他说:“六经为圣人传道之书,而《周易》则圣道之大本所系。”(《葆璞堂文集》卷三)“开六经之始,而六经胥不能违;探六经之原,而六经止分其用。”(《周易函书自序》)

胡煦不肯附合时俗习见,他认为朱熹对《周易》的解释与易理多不相通,对朱熹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他提出学《易》应考证于四圣之经,以经解经,不能徇传而弃经,不能以当时人人尊奉的《周易本义》作为对《周易》的唯一解释。他反对当时学者以制艺取功名为业,盲目信从程颐的《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缺乏开拓精神,遂致易道益晦。

胡煦属于孙奇逢所开创的清初理学中州学派的一员。胡煦的理学思想,不仅兼综汉宋,而且折衷程朱陆王,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均有所批评,又有所继承。胡煦对理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及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宋儒虽有所批评,但不是全盘否定。他的理学思想构成清初理学发展的一个独特的方面。

胡煦批评了程朱“天即理”或“性即理”的说法,认为此说法混淆了道与天、性的体用关系。他指出:“观中为大本,则大本是中不是道矣。和为达道,则达在已发后,不是未发者矣。”“孔子之系《易》也,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既将理性分说,则理字非性可知。乃理字之上用一穷字,岂不全在知识上面用功,至于性但说个尽字,故知理字必与性字有别。”(《周易函书别集》卷七)胡煦反对“天即理”或“性即理”的说法,实质是要取消理的本体地位。

胡煦认为孔孟关于于天、性、道的思想是非常精微的,而宋儒的说法则是粗浅的,所以应该根据孔孟之书了解天、性、道的精义,而不能按照宋儒的解释。他说:“孔子言性浑而该,子思言性切而据,孟子言性确而真。”“独天、性、道三字,非天、性既明,不可以言道。

非天、道既明，不可以言性。非性、道既明，不可以言天。此六经、四子书中最精最微者也。”（《周易函书别集》卷七）胡煦主要通过对先秦儒家著作的考辨来解释天、性、道的意义，以此说明宋儒的错误，这些批评既有考证上的依据，也有义理上的分析，体现了汉宋兼采的特色。

胡煦批评了各种非性善说，尤其是宋儒气质之性的说法。他认为性有善无恶，性与气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能混为一团，不能在性中掺入气质之性。“盖思孟皆学于孔子者，岂思孟谓性本善，而孔子言性反谓其中有些子戾气乎？固知合义理、气质以言性，毕竟非孔子之旨”（《周易函书别集》卷十）。“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兼善恶二端而文其词，谓性中有恶矣，仍与荀、扬湍水同见，固不能为先儒讳也”（《周易函书别集》卷七）。

胡煦认为宋儒之所以有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是误解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之说。“相近”并不是说人性中有善恶之别，而是说人性是一致的、纯善的，如果有善有恶，就不是相近了。“相远”说明人性的善受到了后来的习染，才会产生恶，因此才有了善恶的对立。他说：“其必兼气质而言，不过误看性相近也一语耳，遂有几善恶之说。而后世相因，未能改正。”“自来解此二章，谓为夫子之言性，错会相近二字之旨，故以义理、气质言之。夫性而可以气质言也，则是性中亦有不善者矣，岂不与孟子、子思之言相径庭乎？”（《周易函书别集》卷十）

胡煦认为宋儒的气质之性说实属于善恶混之说，乃不知性之本原为善，与荀子、扬子之说相同，孟子早已辨之，所以应该信思孟而违宋儒。他说：“盖性之有善而无恶，孟子辨之详矣。不察吾性之何以必善，但觉得其中原有些子戾气存焉，因文其辞曰气质之性，此等语病误人不浅，曷不将《中庸》《孟子》合而参之？”（《周易函书别集》卷九）

清儒在人性问题上多主性善论，以批评宋儒的气质之性，至戴震有原善之说。如果比较胡煦与戴震在性善论上的观点，可见其一

致性。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胡煦启戴震原善说之端绪,其思想史的意义亦是不言而喻的。

综观胡煦的学术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他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又能独出新意,发先儒之未言,释从来之疑义,是对汉宋易学的一个发展,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胡煦淹没久矣,其学晦而不传,甚可叹哉!胡煦,吾乡前贤也。吾敬先生之道德,慕先生之学问,不揣愚鲁,于兹遍访遗文,疏略成篇,以示不忘之意。或能微显阐幽,启迪时贤,有涓埃之助,则吾喜之望外矣。挂一漏万,未云赅备,尚期博雅君子惠而教之。

程 林

二〇〇七年八月



编校说明

一、本书正编收入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周易函书约注》十八卷、《周易函书别集》十六卷。以乾隆六十年葆璞堂修补本(简称堂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为参校本。两本互有差异,其因一是抄写错误,一是后来改作,情况较为复杂。经对勘,凡相异者择善而从,并作校记。

二、附编收入胡煦《卜法详考》四卷、《葆璞堂诗集》四卷、《葆璞堂文集》四卷、《澹宁三接始末》一卷、《乾清宫召对始末》一卷,胡煦主要著述已集于此书。《卜法详考》以乾隆三十七年葆璞堂刻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参校本点校。《葆璞堂诗集》《葆璞堂文集》据乾隆三十七年葆璞堂刻本点校。《澹宁三接始末》《乾清宫召对始末》据道光二十八年周荫甫抄本点校。

三、附录收入与胡煦有关的一些文献及新编《胡煦年谱》等,以资读者参考。

四、原书中所引《周易》经传原文,其句读与通行本有所不同,乃作者之意,今依其旧。

五、原书避讳字、明显错字、不常见异体字均作改正,不出校。

六、原书中较长的段落酌情分之。

七、根据现代标点符号用法,对原书作统一标点,但尽量从简,以避繁琐。如“易学”“易理”“易道”中的“易”,“河图”“洛书”及卦名、图名等,不加书名号;引文以意述之者,不加引号。

八、原书中的小字一律以括号标出。

九、为方便读者,本书采用简体横排形式,只在特殊情况下保留个别繁体字。

目 录

序	李中华	1
前言	程 林	1
编校说明		1
周易函书序		1
周易函书自序		4
凡例		7

正编一：周易函书约存

周易函书约存序		11
卷首上 原图约		13
卷首中 原卦约		50
卷首下 原爻约		69
卷一 原图一		82
河洛		
卷二 原图二		112
先天后天总义		
卷三 原图三(循环图说一)		137
循环太极拟卦图 循环太极拟河图 循环太极配洛书		
循环太极拟八卦 循环太极拟卦象 循环图拟天根		
卷四 原图四(循环图说二)		156

循环图拟月窟 附论日月

卷五 原卦 175

二用图解

卷六 原古一 197

著法

卷七 原古二 221

变占

卷八 原古三(先儒易说) 241

易说 释象 玩辞 三易考

卷九 原古四(先儒易派一) 260

乾凿度 易林 京房易传

卷十 原古五(先儒易派二) 291

太玄 洞极 元包

卷十一 原古六(先儒易派三) 310

潜虚 皇极经世书 洪范 正易心法

卷十二 原古七(冒道分派一) 355

九章皆勾股

卷十三 原古八(冒道分派二) 385

异乘同除法 尺算 筹算

卷十四 原古九(冒道分派三) 420

乐律 等韵 运气 医方 地理 纳音

卷十五 原古十(支流异派) 437

卫平占法 六壬 遁甲 太乙 衡运论

(以上第一册)

正编二:周易函书约注

周易函书约注序 463

卷一 周易上经一	465
卦画原始(附易中冒道) 乾	
卷二 周易上经二	499
坤	
卷三 周易上经三	511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卷四 周易上经四	540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卷五 周易上经五	562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卷六 周易上经六	584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卷七 周易下经一	615
咸 恒 遁 大壮	
卷八 周易下经二	630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卷九 周易下经三	655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卷十 周易下经四	681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卷十一 周易下经五	706
渐 归妹 丰 旅 巽 兑	
卷十二 周易下经六	728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卷十三 系辞上传一	752
卷十四 系辞上传二	771

卷十五 系辞下传一	787
卷十六 系辞下传二	805
卷十七 说卦传	820
卷十八 序卦传 杂卦传	846

(以上第二册)

正编三:周易函书别集

周易函书别集弁语	867
篝灯约旨序	869
卷一 易学须知一	871
卷二 易学须知二	884
卷三 易学须知三	899
卷四 易解辨异一	910
河洛先天图象	
卷五 易解辨异二	921
上经	
卷六 易解辨异三	943
下经	
卷七 篝灯约旨一	965
天 性 道 命	
卷八 篝灯约旨二	981
性习 学习 一贯 附一贯八喻及咏易图诸诗	
卷九 篝灯约旨三	1001
大学 中庸	
卷十 篝灯约旨四	1017
论语 孟子	

卷十一 篝灯约旨五	1039
周易 春秋 诗经 书经 礼记 六经总义 辨误	
卷十二 篝灯约旨六	1058
诸贤 诸子 周子 邵子 程子 张子 朱子 程朱	
卷十三 篝灯约旨七	1075
诸儒 涑水司马氏 豫章罗氏 延平李氏 西山蔡氏	
九峰蔡氏 敬轩薛氏 敬斋胡氏 月川曹氏 阳明王氏	
朱陆阴阳形器之辨	
卷十四 篝灯约旨八	1095
泛论易派 改过 泛论学者 致知 力行 读书 登仕 政	
卷十五 篝灯约旨九	1107
观物	
卷十六 篝灯约旨十	1129
体仁	

(以上第三册)

附编一：卜法详考

卜法详考序	1137
卷一 经史考证	1139
选龟 取龟攻龟 蚌龟 开龟四兆 燹契 定墨 食墨	
三兆 五兆 八命 八颂 祝辞 龟策传 龟经	
卷二 前人例辨	1175
全氏三图 杨时乔全书新定龟卜辨 龟卜繇	
卷三 吴下卜书	1199
吴中卜法 玉灵秘本	
卷四 古法汇选	1242

龟卜 总断 分断 联占 分爻 五行占 洪范五行占
分类总占 释象 补释象

附编二：葆璞堂诗集

葆璞堂诗集序一	1287
葆璞堂诗集序二	1289
葆璞堂诗集序三	1290
卷一 古今体诗一百七首	1291
卷二 古今体诗一百十首	1307
卷三 古今体诗一百四十一首	1323
卷四 古今体诗一百二十一首	1342
葆璞堂诗集跋	1360

附编三：葆璞堂文集

葆璞堂文集序	1363
卷一	1364
赋 序	
卷二	1380
论 辨 说 奏折	
卷三	1395
书 墓志铭 传 碑	
卷四	1409
杂著 箴	
葆文堂文集跋一	1425
葆文堂文集跋二	1426

附编四：召对录

澹宁三接始末	1429
乾清宫召对始末	1436
澹宁三接、乾清宫召对跋	1453

附 录

胡煦传(《汉名臣传》)	1457
胡文良公事略(《清朝先正事略》)	1459
胡煦传(《清史稿》)	1463
胡煦(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	1466
胡公神道碑(清·钱陈群)	1469
资政大夫礼部左侍郎胡公墓志铭(清·彭启丰)	1472
墓补志(清·彭元瑞)	1476
《周易函书》提要(《四库全书总目》)	1477
《卜法详考》提要(《四库全书总目》)	1479
沧晓学案(《清儒学案》)	1481
胡少宗伯《韵玉函书》序(清·钱陈群)	1483
复胡云坡臬使书(清·钱陈群)	1485
胡季堂奏折(清·胡季堂)	1486
祀乡贤疏(清·胡宝琮)	1489
现存胡煦碑文考证(程林)	1490
胡煦沧晓先生年谱(庾滩诚)	1492
后记	1502

(以上第四册)

周易函书序^①

《易》函万有者也。伏羲立象以尽《易》，文周系辞以尽象，孔子翼传以尽辞。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极之道，旁达于天文地理人事，磕着触着，靡不包举。天下无二道，广大悉备，呜呼至矣。圣人五十学《易》，止曰可无大过，况肤切而貌亲，道听而涂说，遽云当乎？至后流为方技，而易道一晦；至后渍为理障，而易道一晦；至后习为帖括，而易道又一晦。

沧晓胡先生博极群籍，覃精易理，所有裨于圣学圣道，寝食以之者，几四十年，积极而生明，积明而生悟。谓《易》中爻义卦义，未成爻义，已成卦义，总会于先天四图，而四图之中尤莫要于圆图。因将圆图八卦从而拆之，又从而联之，更订为循环太极图，俾与河图奇偶之数浑合而无间迹。疑创也，而实唯述矣。

尝谓大明终始，止是震艮两象；先甲后甲，止是巽兑两象；先庚后庚，止是坤兑两象。又云先三后三，止是内外六爻。又谓《彖辞》中刚来柔来，莫非二用之妙，胥出天心。其所谓往，则自内而之外者也。初非上下两爻交易互换，亦非初上、二五、三四之覆而综也。又谓所订之循环图，东视之有坎象，西视之有离象，原具水火絪縕既济浑融之妙。又以坎离为乾坤既交之象，艮巽震兑为坎离既交之象。又谓雷风得乾之始，故能肖天之气而为阴阳之始；山泽得坤之终，故能肖地之形而为阴阳之终。又谓坎之时用在乾坤二用前，因取潜龙

① “周易函书序”，库本作“周易函书约存序”。

跃渊及履霜坚冰之说,以为乾坤之初皆由水始,所以谓为天一生水。又即上下《序卦》始于水而生于水火者,以为之证。又谓上下经所有卦爻皆从交处得来,乾坤则所交之两象也。屯为序首,便曰刚柔始交,余卦之交可知矣。交而后用,所以周公有用九用六之文。惟^①不解此,遂拟为卦变、卦综矣。

又谓儒者之学致虚守静,欲其中之虚也;存诚主敬,欲其中之实也。虚中之义出于离,实中之义出于坎,朱子虚灵不昧殆兼之矣。又谓天为一元之合,日为一奇之阳,月与地为一偶之阴,因取河洛以为证,曰阳数一阴数二也。又取乾坤两画为证,曰阳画连,连斯一矣;阴画断,断斯二矣。又取坤象^②以为证,谓西东南^③北与月同体,故言月也。又谓下弦为月轮之卯,上弦为月轮之酉,晦则正午,而望则正子也,故三十日而成月。又以日月与地函于天中,是谓一生二;错行代明,是谓二生三;及夫万物资以生息,是谓三生万物。又谓月轮之中以十五日为昼,十五日为夜,因谓元会运世、岁月日时,皆成于七八九六之数。又有缝卦取诸先天八卦两缝之中,兼前合后,并两而为一,顺之逆之成十六卦。因取易辞中言邻言遇、言用言肤及言婚媾者以证之,谓邵子“乾遇巽,地逢雷”,即出于此。又以遇巽逢雷为止论三画之卦流行之体,非以六画之卦言也。又取天根月窟释为二图,以明邵子之意。又取诚明参赞天人一贯之旨释于天根,以明圣贤之学问所从出。

又谓《易》中自具五行,如太刚太柔少刚少柔,皆始于河洛之数。又谓五行俱由水火而生,所以谓之水一火二,至土五居中,则云火成则刚,而水成则柔矣。又谓水得乾之元,火得乾之亨,金得乾之利,土得乾之贞,木居二四之间、亨利之际,故上可从刚而下可从柔。又以圆图所虚之中为太极,因发天根之说。又以一图分注七义。又谓

① “惟”,库本作“如”。

② “象”,堂本作“柔”。

③ “东南”,库本作“南东”。

周子之图合之于《易》，止有太极两仪四象而无八卦。又谓周子之太极止是坎离两象。诸如此种种精义，凡皆读书嗜学，妙契本原，非由剿袭得者。

其书《正集》《别集》共一百一十八卷，言象则取证于虞、荀、侯、郑及来氏诸儒，言数则更附以《左》《国》《史》《子》诸集。至于爻象，别有会心，则详辨于各卦各爻中。言必有据，不执己见，不曲徇，不故违也。观于言乾，则以为字字说入交坤，言坤则以为字字说入交乾。以大明终始、首出庶物为言乾道，非言君道。天下文明为言天治，非言人治。谓大明终始为日象，得朋丧朋为月象，西南东北为震始艮终之象。又谓《易》中原无一字闲文，其大要皆举端而竟委，如言初而不言终，言上而不言下，言二三四五而不言一六之类。又以坤卦先迷后得主为句，因取《彖传》得常，及《文言》得主有常之说为证。即此两卦，发先儒之未言，释从来之疑义，知非无本致然者也。夫人之心稍留隔阂，拟乌能言，言乌能尽哉？

大抵先生之于《易》也，豁达而不流于旷渺，精深而不泥^①于训诂，博采而不役于方技，凡皆默符四圣心原，通达旨趣，故能搜奇探赜，致远钩深，而详人所略，凿凿言之有若斯也。始予获览是书，仅以为讲说家言，厌苦而弃去^②之。及观原图，一字一论皆具新义，乃复把玩不能暂释。授读三阅月，觉其旨愈永，其义益愈难。竟又时与先生遇，先生又乐为予言，故得微探阃奥，约其大概如是。请以是书公诸海内，当时后世必有能辨之者。

时康熙辛卯孟秋，黍丘李去侈书于安阳之樵啸轩。

① “泥”，堂本作“疑”。

② “弃去”，库本作“去弃”。

周易函书自序^①

方今诗书大备，圣道昭明，汉唐宋明诸儒蔚起，宜无复有遗文胜义，俟诸后学考稽诠释矣。然日新而不已者，文之运；日出而不穷者，道之理。一狐之腋不以成裘，南山竹箭加之以鍤，人且更深也。安见刳菟工瞽千虑之一得，不足供采择益高深乎？譬彼古鉴虽复沾尘，揩磨之以涪锡之砢。譬彼干将虽复埋狱，淬砺之以华阴之土。彼其质于古无加，而光彩锐利焕乎维新矣。古圣人遗六经教后世，固欲学者继起，有以抉其蕴、发其光，使无至如古鉴干将尘埋韬晦已耳。

然六经皆载道之书，而《周易》实具天人性命之理。《周易》止卦爻之设，而图象实括始终本末之全。会图征象而至理斯存，未有弃图置象而孤标至理者也。夫图象犹形也，理犹影也，影即形而存，无形而影于何起？图象犹日月也，理犹光明也，光明即日月而具，无日月而光明何生？乃自王弼扫象，一归诸理，宋儒因之，象失其传由来久矣。来矣鲜生诸儒之后，独能上追虞、荀，广搜博览，益其未备，订其舛讹，务使理由象出，亦可谓好学深思、不为理障者矣。第于本源有所未探，则顾小而遗大、拘末而弃本者，犹不免焉。煦复从而斟之酌之、损之益之，其有未备未当者，又复合诸卦《彖》，揆诸《小象》，证以先天诸图，及《系》《说》《杂》《序》诸传，总折衷经文以求至当，断不敢徇传而弃经，溺理而遗象。故于其中谬误渗漏者，又复得十之二三，以此征象，庶云备乎？

独思来氏错综之说，本欲矫卦变之非，而不知其愈离而愈远也。今执所综之两卦，以一覆而为往来，是未知往来之的旨也。夫来则

^① “自序”，库本作“约存序”。

必出于内，而往则必行于外者也。故卦称内为来，而外为往。谓内为来，是原其所生之有自；谓外为往，是究其发舒之有渐也。如谓上之覆也即为初，二之往也即为五，不唯垂尽之末，不可称为方生之初，即二覆为五，越三四而超然以往，亦未知卦气之升，逐爻渐进之旨矣。即谓阴阳互根皆由穷极而返，亦是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安有阳之尽也复生阳，阴之尽也复生阴乎？夫剥之与复理应相综，来氏于此，何不云剥之上九为复初九之往，复之初九为剥上九之来乎？明知其中尚隔纯坤一卦故也。若由复而剥，彼其所隔尚有十卦，安在其一复而即至乎？夫彼所谓错，即古所谓伏也。彼所谓综，即古所谓覆也。伏有伏象，覆有覆象，缘有是象，乃为是辞，故欲达辞必先明象。《易》中之象，错互皆有之，伊综独无，安有是理？第以综论象可也，以综论往来则不可也。

夫来往之理莫备于先天四图，故煦更订为循环太极图，又复变化卦象等七图，以发明先天之义，非臆之也。亦即先天四图探玩既久，而有以得其旨趣，知夫太极一图即先天圆图之变化，而先天圆图又即河图之变化。凡夫《周易·彖传》中上下始终、内外往来之妙用，靡不于此凝聚而会归焉。今观此图，乾南坤北，天地之所以定位也，而乾坤之首易者拟之。离东坎西，天地往来之交也，而水火之终于易者拟之。三男附坤而成形，三女附乾而成象，天气所由下交，地气所由上跻也，而泰否复姤之交不交者拟之。附坤者，首一阳之震上行而为二阳之离兑，又上行而为三阳之乾，而阳始极。附乾者，首一阴之巽下行而为二阴之坎艮，又下行而为三阴之坤，而阴始极。而复临泰姤遁否之由微而盛，由盛而衰者拟之。其阴阳之生也，皆由于内，迨夫盛而极也，始往于外而就消。而先三爻之来于下，而称内卦。后三爻之往于上，而称外卦者拟之。东南为阳，而离之中虚者居焉，则阳中有阴也。西北为阴，而坎之中实者居焉，则阴中有阳也。艮震之阳夹坤而居，则大明终始、得朋丧朋之义也。巽兑之阴夹乾而居，则先甲后甲、终则有始之义也。卦有内外，则先三后三所由分。卦历六爻，则七日来复所自起也。其在乾而言坤，在坤而言

乾，所以有卦之伏。其二之辞同于五，三之辞同于四，所以有卦之覆。其非水而言水，非火而言火，所以有卦之互也。推之而为卦象，则由初至上，由上返初，莫非此圆转不息之机，而往来之说定矣。衍之而为岁令，则阴极而阳，阳极而阴，莫非此上下流通之故，而升降之机寓矣。循之而为月窟，而出震之三候见于昏，出巽之三候见于晨，莫非此阴阳更迭之运，而坎离之用行矣。返之而为天根，而先庚之先巽自来，后庚之后何所往？莫非此由中之妙、无极之理，而大化之肆应不穷者出矣。凡皆先天一图之妙也。第以阴阳二气环而抱之，则为太极图，以八卦之象分而布之，则为先天图耳。其实，太极图止是先天图规而圆之、联而属之而成者，先天图止是太极图三分内外、截为八段而成者。而循环太极与先天八卦，又止是河图中奇偶之数联属而成者。是三图之设，非有殊旨也。夫邵子所得先天四图，其横图圆图，总以明小圆一图之妙耳，特鲜有沉潜玩索，识其旨归者。宜乎来氏止认为对待不移，而未知其为流行不息者也。

煦自髫龄，笃嗜《周易》，研精四十余年。近缘安学清闲，毡寒况冷^①，益得肆志于兹。订讹辨误，别异剖纷，宁谓洁净精微之蕴遂尽是乎？然而酱翁篋叟，率尔纵谈，皆能洞达闾奥，固不必专一经以名家。守羲经而世业者，为能发四圣之心于微言未绝后也。夫子云之《太玄》，刘歆訾其覆瓿，而桓谭、侯芭谓其必传。尧夫先天之学见疾于秦玠、郑夬，而司马君实且以兄事之于洛也。六字之广，容有起而质证是非，指瑕摘谬，号称同嗜者乎？至其诠释，或于《传》《义》不必尽合，亦期据经引传，无悖经旨而已。观于主司命题，百人百致，安必文字之悉相仿？乃矩度而绳纠之，而所以主是文字者，固无勿同也。观于生人之面，万形万貌，安必耳目之悉相肖？乃约求而精察之，而所以运是形貌者，固无弗类也。四圣之《易》或以象告，或以辞显，岂有殊致哉！亦要诸理之一耳。规规焉文字形貌之合，无当也。

时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光山胡煦沧晓氏自序。

① “毡寒况冷”，堂本无。

凡 例

一、《易》象失传自王弼始，犹幸李鼎祚《集解》一书，尚存十分之一二，来矣鲜得之，已增十分之二三，煦复于《集解》《来易》两书合证而推广之，其于象义庶未有遗也。如“遇”字、“邻”字、“婚姻”等字之解，及西南东北、先甲后甲、先庚后庚，并月几望之旨，悉皆取先天圆图，非臆为之也。

一、《函书》卦爻有全依古注者，皆存而不论。其全改古注者，如乾、坤、坎、离、剥、复、蛊、巽、损、益、夬、姤、震、艮、既、未济，及《上系》之首章并《下系》之第六章，皆原本先天一图，期与文周孔子之经传绝不相违，乃始从而更定之。亦有前解半合半违，则是者存之，违者正之，期无悖于经传而已。其说具详各卦各爻之下。

一、《周易》之理全在象中，象则高视远寄，包含无尽。据人事而言理，止论得一端耳。故遗象而言理，非《易》之理也。

一、《周易》之卦全是文王开先天大图而得之者，故置图而言卦，非卦之理也。

一、《周易》之卦全是先天，执后天图而解卦，非卦之理也。

一、《周易》之《彖传》全是解文王卦辞，故置卦而别言人事，迁就吉凶利害之说，非《彖》之理也。

一、《周易》之爻全由卦出，置卦而言爻，非爻之理也。

一、《周易》之《小象》全是解释爻辞，置《小象》而言爻，非爻之理也。

一、《周易》之爻有既象以天时，又象以人事者。至于《小象》，或止释天时一边，或止释人事一边。为爻辞中天时人事，原有合一之理，不知此义，竟将天时人事说作两开，非爻辞之旨也。

一、分卷之法，宜如吕氏所定古本，今依程子所定，合《彖》《象》

《文言》于各卦各爻，为时本刊行已久，天下学者习而安焉，倏然改易，难免齟齬^①，故从俗便。

一、是书《正集》九十九卷、《外集》十九卷，共一百十八卷。因卷帙浩繁，无能悉付剞劂，先曾择其要义，刻成《函书约》三卷。兹复重加订辑，取《原图》《原卦》《原爻》《原古》首传之五十卷，约为十五卷，而列初刻之三卷于首，合之得十八卷，名曰《约存》；取解释经文之四十九卷，约为十八卷，名曰《约注》；其《外集》[之]《须知》《辨异》《约旨》三书，仍另列于后，益以《原古》内《卜法详考》四卷，合得二十卷，名曰《别集》。统计五十六卷，合之为《函书全集》，分之亦各成一书，以便观览。^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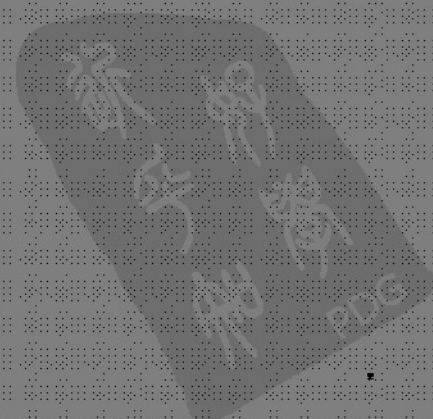
① “倏然改易，难免齟齬”，堂本无。

② 此段堂本无。



正編一

周易函书约存



周易函书约存序^①

立言垂教之大，在明人伦以正人心而已。图书之秘，古圣人启之，以待后圣，而修道之教不外于此。孟子绝不言《易》，然先儒谓孟子全身是《易》。晋人喜清言，王辅嗣注《易》虽渔猎老庄，亦多深造，论者至比其罪于何晏。吾先子读《易》满万遍，于易家之言采取至数万，罕有论著。成天兄弟侍侧间，有叩恒不答，曰所见何尝不通，以为尽是，便窒易道。惟广大故易容奸，程传朱义惟不奸耳，不奸则能容众说，故足贵也。老苏作《易论》，谓用机权以持天下，直以蛙蠡而量天地之大矣。圣人假年学《易》，岂率人于不可窥之域耶？世儒什袭燕石，大半若此。盖好学深思，勉庸德而谨庸言者，未易有其人也。

光山胡先生博极群书，湛精于《易》，独有神契，约之又约，而成是书。成天不敏，不能熟复其全。窃疏观其大段，足诏于来学，发前人所未发者有二，其他之奥义卮辞不与焉。论河洛皆为作《易》，一全一缺，一合一分，一聚一散，一无隅一有隅，先、后天互发，则向之所疑而今得明证，一也。论八卦至六十四卦^②，伏羲止是圆图，文王分列之，乃为《周易》，则《归藏》《连山》之各因时取义愈见，因作数图以明之。《系辞》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又曰：“开而当名辨物。”始豁然大显，二也。

三十年前读前辈汪尧峰集，内述某氏云周子太极图即古河图之图，古河图并非若今时所传。先兄大不然，成天殊是之，以为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之数已涵其中，作《易》之蕴于此可见。周子收敛著

① 堂本无此序。

② “卦”，库本作“爻”。

己,圣人推开成务,体则图而已足,用必参之于洛。先兄首肯焉。先生其亦肇悟于此耶?抑所谓不由师传,默契道体也?顾象心而往,时或牴牾于程朱学者,每不能以无疑。嗟乎!同非自然,异非自然。自然者同而异,岂必墨守古人之言,为善学古人耶?若颜、若曾中行之质,不同若由、若点狂者之质,不同而同育于圣人之门,则如金之在冶,朱陆之不能融也。两不相下也,有圣人必合而一之也。安溪李文贞公《大学》《中庸》异于程朱矣,然其尊程朱也弥甚,盖见程朱所修之道,惟明人伦以正人心,率人以行,非率人以言。且经始者难为功,踵事者易为力也。

夫文王之《易》已非伏羲之《易》,周公之《易》又非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又非文周之《易》,程朱之《易》又不必尽羲文周孔之《易》,而要不越明人伦以正人心。至宇宙间凡有聪明,《易》中何所不具,又何所不受乎?

先生貌古心夷,气和神皎,年七十有七矣,视听不衰,步履如壮盛,周折必以规矩,暗然之功自致于人所不见,则其资深逢原,岂眇见寡闻者所得望其肩背哉?

雍正辛亥孟春下浣顾成天撰序。



周易函书约存卷首上 原图约

总义

《周易》传道之书也。道理显于文字，文字肇于图书。图也者，数之聚，象之设，而理之寓也。河图洛书，天以图示也。先天八卦，圣人以图教也。无数不行，无象不定，无理不灵。行之定之灵之，是无辞之《周易》，而有言之伏羲也。顾文字浩繁而图象简约，文字显易而图象隐深，藏万于一，纳须弥于芥子，穷幽测奥，实费且难。舍其隐，务其显，守其易，置其难，是逐浩渺于洪流，而未探泉源之不匮矣。宁能彻《周易》之大原，而一以贯之哉？

道原于天，开于圣，创之者伏羲，继之者文周孔子，始之者河图洛书也。盖图书为天地自然之易，则图画卦之理具其中，而天人妙契之精微，历圣相传之心法，遂无不悉具其中矣。圣人之道，尽在《易象》《春秋》。《易象》，其大本也；《春秋》，其大用也。《易象》所阐，乃天人合一之旨；《春秋》所著，乃天人感应之机。故言圣道者，未有不体用流通而无间，天人合一而不分，而可谓一以贯之者也。

自夫以《周易》为占卜之书，学者宗之，各各向卦爻中究心人事，遂使图自图，卦自卦，四圣之《易》不复相通。于是乎先天四图不能比合图书，而则图之义渺然，拆图之说纷然矣。于是乎文王之卦不能比合先天四图，而来往之旨不明，卦变之说纷然矣。于是乎周公之爻不能原本文王之卦与伏羲之图，而初上九六八字命爻之义，往来^①上下观象论爻之法，亦复茫然无据矣。不知文王无卦，周公奚所本而有爻？则爻之必本于卦审矣。先天无图，文王奚所凭而有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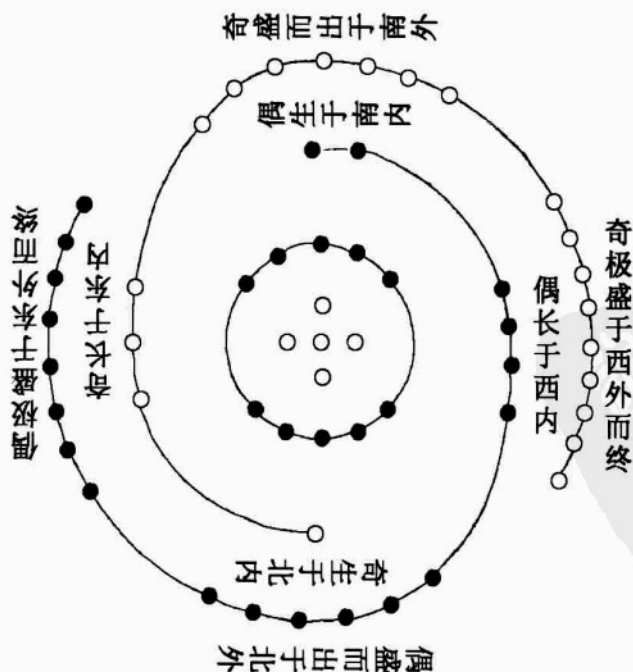
① “往来”，库本作“来往”。

则卦之胥出于图审矣。河无图，洛无书，伏羲奚所凭而画卦？则先天之必则乎图书审矣。夫自图书以及先天，自先天以及卦爻，全是一个道理，则是天之与人非有岐旨，而开天之图书与穷理尽性之《周易》，非有二道矣。故欲明《周易》者，断自图书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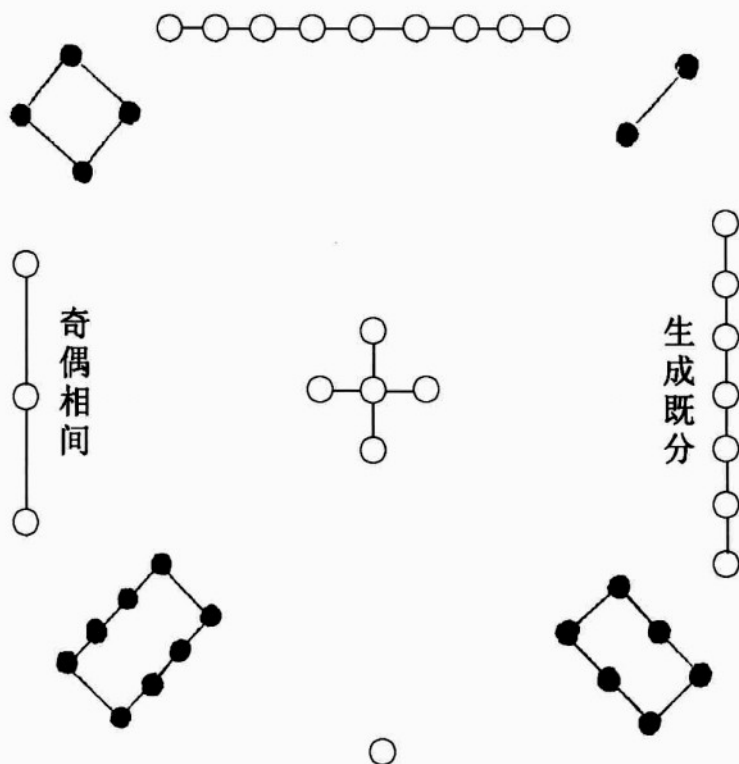
河洛

孔子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古今画卦，止伏羲一人，则此圣人断指伏羲无疑矣。伏羲既为画卦之圣人，则是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时，又无疑矣。河洛二图既同出于伏羲，则神龟非出于大禹，亦非作范之具，又无疑矣。今将河图洛书比而较之，看其中有何道理可以则而画卦。又看伏羲所画之图，如何取则于图书，当不似拆补之说，徒向莫可如何处理会也。

河 图



洛 书



河图之象，不独生成合也，而奇偶悉合。洛书之象，不独生成分也，而奇偶亦分。藉令当日，或止出一洛书，或止出一河图，伏羲即徇齐天纵，恐必无以窥天地之奥，明分合之几^①，察体用之微，而用以为画卦之资也。何也？无洛书之分，则无以显河图之合。无河图之合，则无以显洛书之分。伏羲于此二图，看出一合一分之妙，则一体一用，一先天一后天，判如矣。圣人之道，体用一如，显微无间，皆此二图各具之妙，相形而互见者也。故四圣继天开道，

① “几”，库本作“机”。

率本此而莫之外也。

世有疑图书为怪妄者，总因分合之旨未明，对待与流行之说既误，而图书之正义未定故也。

河图既为先天，先天所配，既属未发之中，则看图之法，但当玩其浑沦周匝，万理静涵，合而未分，全无倚着，与未发相似，然后可耳。岂宜动着丝毫，如拆补之说耶？今观河图不过自一至十之数耳，然数一也，而奇偶殊矣。奇偶易察也，而多寡辨矣。多寡易详也，而奇偶所列，各各相因，内外相箝，各各不同矣。又且生成之数，各有合而不分。生成之象，各有居而无缺矣。此则河图自具之妙，即象而存，而其蕴无穷者也。然非从合处留神，乌得而审诸？

既知河图为先天，便须向先天二字留神详察。盖此时之天地，尚且未有朕兆，故以先天名之，比之于人，则未发之中是也。若天地有可指名，便属万物化醇之会，则称为后天而已。未发则喜怒哀乐之理，虽全具而无缺，必无一焉可以指名。故孔子以为寂然不动，周子命为无极，而子思亦止目之为中。中也者，指其所在之地而证之云尔。故十数之必全，四方之象备，亦如未发而即言喜怒哀乐者然也，所以象浑沦之中，包涵无尽也。此时欲于喜怒哀乐四者，择一象而名之，便属已发之后矣。故言其合而全备则可，言其分而各居，如对待拆补之说，则不可也。此生成之相附而各不相离，奇偶之务连而各不相间，无非浑合无间流通活泼之机，岂有定体定象，俾人拆而补之乎？河图而如可拆也，将未发之中亦可拆而为喜怒，拆而为哀乐乎？甚矣，其陋也！

河图既为先天，则看图之法有二道焉。

其一，须知成数各各附于生数。故伏羲之画图也，两仪附于太极，而遂居其外。盖两仪由太极而成，太极则所以生两仪者也，故孔子曰太极生两仪。四象附于两仪，而遂居其外。盖四象由两仪而成，两仪则所以生四象者也，故孔子曰两仪生四象。八卦附于四象，而遂居其外。盖八卦由四象而成，四象则所以生八卦者也，故孔子

曰四象生八卦。今观揲蓍所成，虽有六十四卦之异，而命爻之法，无过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种，则是①六十四卦均未有离此四象者也。其单拆交重，则所以拟议四象者耳。盖六十四卦，莫非八卦之所重，故孔子遂无八生十六之说。试看伏羲所画，生者在内，成者在外，是即内为生数，外为成数，而体用殊时，内外异等之象也。两仪不离太极，四象不离两仪，八卦不离四象，是即成数必附于生数②，生数即含成数之象也。故后有联拆先天图，而内之与外，皆可爻爻分别观之。

其一，须知奇偶各各相连。盖一奇生于北内，三奇长于东内，七奇盛而出于南外，九奇尽于西外。二偶生于南内，四偶长于西内，六偶盛而出于北外，八偶尽于东外。凡生而未盛者皆在内，已盛而就终者皆在外，是亦生数在内，成数在外之义也。其中有奇偶相连之妙，有内外微盛之象，有上下定位之秘，有根阴根阳之旨，有循环不息之机。故伏羲所画，悉则其图而为之。而今新订循环太极一图，实兼二图之蕴，而用以显则图之妙者也。不知其为先天，不知其妙在合，安得不认为有体有象，而倡为拆补之说乎？

洛书中阳数居正，而阴数居隅，以万物生于阳而成于阴也。其生成相间而各居，则内外之体别矣。其奇偶亦相间而各居，则阴阳之体又别矣。凡皆于分处示之象也。然非有浑沦相合之河图立乎其先，亦何由而知为既分者乎？

先天四图以小圆为主，而大圆实生于小圆。其小横、大横，则由小圆、大圆而拆之，用以明加一倍之法，显终始之序，别多寡之数，著乾坤包六子之义也。其体用分合，天人一贯之妙，悉归于小圆、大圆，至后文王开而作《易》，乃始有八卦及六十四卦之象。今之《周易》所有图象，则文王开而作《易》之图，非伏羲本图也。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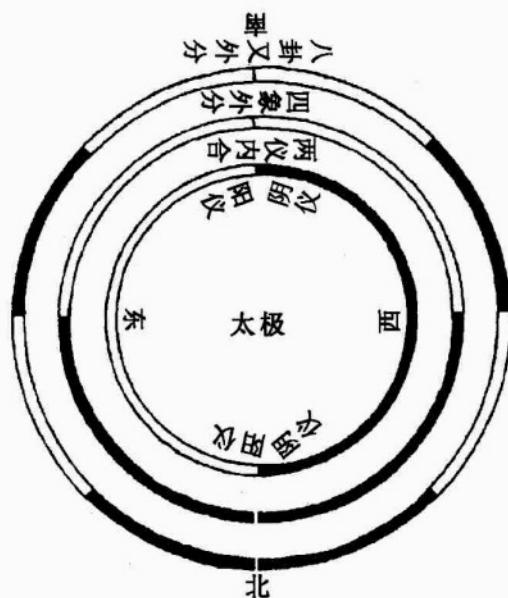
① “则是”，库本作“是则”。

② “数”，库本无。

羲之图本为伏羲之《易》，用以开天明道，启圣传心，初不待开而为卦，当即有无穷之秘妙存焉。故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皆自从一元未亨之前，推至化醇化生以后，所以两仪止于两画，四象止于四画，所以有东阳西阴、南阳北阴之说，孔子所由有彰往察来、微显阐幽之论也。既未开而为卦，则非如今之《周易》所有卦象以连断为文矣。想其时，当止以二色别之而已，若非别以二色，安得有东阳西阴之辨哉？必如后来之卦，以连断为文，则两仪当为三画，安得仍命为两仪哉？故知两仪相连，别以二色者，伏羲初画之本图，所以定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体。逮于文王开而为卦，欲以一色分别阴阳，则非一连一断，而阴阳两象无由剖判矣。此羲图文卦二《易》分别关头，不可不辨者也。

世有疑伏羲四图为伪作者，因目此为邵子先天之学，此甚非也。孔子《系传》、先后天图各有明训矣，其始当与《周易》并传。止缘后人乐读文字义理之书，而不能窥图象隐深之秘，因致卦之与图不能相通，始以诞妄而分之，旋复置之，旋复失之。汉魏诸儒尽有未见者矣，何待宋明以下，人方疑为伪作哉？然皆不善读经，未能穷理之故耳。今试问文王作《易》之卦，为文王自画者乎？抑亦有所本乎？如属文王自画，则文王时当亦有龟龙之出矣。如不待龟龙之出，便能率意作为卦画，则圣人则之一语，不为赘乎？然而《系传》固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则是卦画之设自伏羲始也。如谓庖牺所画，止是零星六十四个卦体，则是初画之时，已先无一定之法，已先无甚深之意，而孔子《系传》彰往察来亦何所指哉？其于《彖传》，何忽有往来上下之说哉？其于《说卦》，何忽有往顺来逆之语哉？夫以疑传疑，而不能考正得失，则亦徒矜博雅，而究无心得者耳。不知伏羲所画之图，即伏羲传心之道，即至文王既开其图，逐卦表扬，无非表扬伏羲之图与伏羲之心而已。汉儒解经，至有疑《说卦》一篇为伪作者，存其说足以疑天下，误后世有馀，是则吾道之异端，亟宜摈斥者也。读圣人之经，但当以经文为之主耳。

新补伏羲初画先天小圆图



此伏羲初画之本图，以黑白二色分别阳阴，其画十四，久已失传，今新补之。

文王开为八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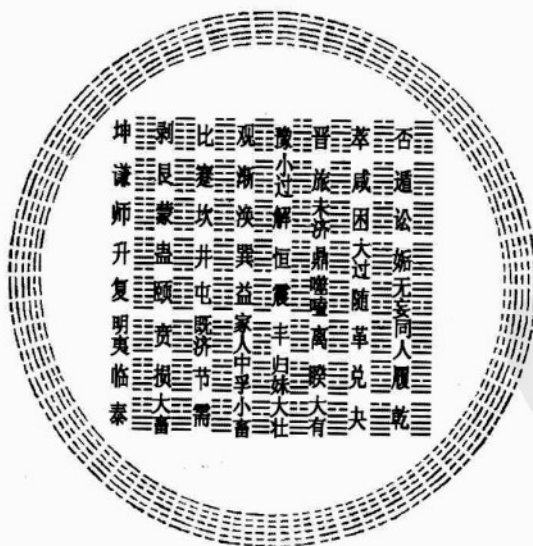
今之《周易》所列，即此图也。以连断为文，其画三十六。

新补伏羲初画先天大圆图



此初画之本图，以黑白为文，其画一百二十六，然久已失传矣，今新补之。

文王开为六十四卦图



此《周易》所列，称为先天六十四卦圆图者是也。以连断为文，其画五百七十六。

看先天圆图有三道焉，伏羲既则图书，画出先天四图，便当领会图中之旨，不宜设想搀入卦爻道理。便当领会先天之妙，不宜设想搀越后天丝毫。盖乾元之方亨，天之资始者于此，人物之资始者亦于此，是万物之大原，天人合一而不分者也。其在人心，寂然不动，亦各有太极存焉，与天同，与乾元同也。故此四图遂为开天传道之书，而定为伏羲之《易》。其时嗜欲未甚，文字未开，故但寄其义于先天圆图之中，寓其机于内外分合之际，而无穷道理尽归包括中矣。后世圣人开而为卦，极力阐扬，而图中之秘犹然未尽宣泄，故欲明伏羲之《易》，须向未开未拆时体究先天之妙，庶有以识其精蕴也。

一宜向浑沦圆转活泼流通处看之。盖此图既为先天，全在无倚无着之际，但其中有阴阳相依之理，有根阴根阳之妙，有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之旨，有阳微则阴盛、阳盛则阴消之机。故后补立循环太极图，要皆先天八卦与河图中自具之妙，因仿佛其形象而图之，非意为之也。

一宜向内外分合处看之。其在内之东西两画，必不可作六十四断看，以两仪之义具此爻也。张子曰“两不立，则一无可见”，是太极之妙，原藉此两画而显。故画虽有两，其妙在合。乾元资始，万物俱由阴阳既合而生，由此加至六爻，始分六十四象。夫六十四，则其象分矣。内合者，河图之妙；外分者，洛书之几。孔子所由谓圣人则之，而必兼言图书者，此也。因此图内则河图之合，外则洛书之分，故后补立联拆先天八卦图。爻爻拆之，以观两仪四象、东西南北之妙。又复爻爻联之，以存伏羲之本图，亦以见卦体虽分，而阴阳之气本自流行圆转于中，活泼泼地，与河图之奇与奇连、偶与偶连者相似，所以谓为则图而画也。若认为对待不移，便属有体有形以后之事，犹得为先天乎？

河图先天，洛书后天，伏羲则而画之。既有先天之图，亦应有后天之图，而今无之者，盖在内有两仪之合，便是则图之合；在外有八象与六十四象之分，便是则书之分。今观洛书，初未离河图之数，而已一奇一偶相间，散布于四方四隅。小圆、大圆亦皆一阴一阳相间，而分布于外，故有先天，便已兼得后天也。

文王有后天小圆，而独鲜后天大圆者，以文王未尝画卦，其用以作《周易》者，皆本先天大圆开而为卦，以表彰圆图中所寓精蕴。孔子《彖》中，所以有内外往来、上下终始之说，无非发明图中之旨，非如后世所云卦变者也。卦爻既出先天，则非如后天之卦，可以形参而体拘矣，故不用更立后天大圆图也。今观揲蓍求卦，分二挂一，揲四归奇，究其所得，止有多寡之数，四等而已。圣人因数有多寡，而分别动静，然后有太阴太阳少阴少阳之目。又本此四象，拟为重交单拆之画，岂有实象卓然植立于此耶？不过欲于太极两仪中，探讨将动欲动之机缄，以观将来之吉凶得失所豫呈之朕兆焉尔。必待事体既成，吉凶得失判然不爽，此时方是后天，此时始有定体，故曰全部《周易》卦爻皆是先天。

由中之太极，而两仪四象八卦，以及重仪重象，而至于六十四卦，无有一爻不涵有太极者，是分之必由于合，达道之必原于大本也。倘由此加至无穷，皆未有离太极者也。然六十四卦各一其体，一定不移，以有六加之上爻在也，故曰其上易知。各成一体，则有定而易见，所以又谓为彰往。至五则有两卦相同者矣，四则有四卦相同者矣，三则有八卦相同者矣，二则有十六卦相同者矣，初则有三十二卦相同者矣。又当太极初生，阴阳肇端之始，故曰其初难知。于难知之处，而求其所由以成者，所以有察来之说。因六加之上爻为成卦之定体，居上而易知，故此卦之性情，遂由此爻而定。《火珠林》所由以八纯之世定于宗庙也。卦各六爻，除上为定体，自五至初，五爻耳。故上之一爻遂与太极相对，是专精而不分者也，亦犹^①一之与万对也。凡数之成，莫不与一相对，故凡爻之上，莫不与太极相对。太极在中，上爻在外，太极隐而上爻显，因太极无可名言，两仪既判，所有之爻悉由此生，而初则最居其先，故以为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也。自初至五，顺论之，初则两仪之肇分。逆论之，五则两仪之未定者也。顺二则四象之既明，逆四则四象之未定者也。顺三则八卦之

^① “犹”，库本作“由”。

既成，逆三则八卦之含蕴者也。所见所隐，其象既均，故圣人所定，遂以三爻命为一卦。然二分为四，四分为八，顺之逆之，皆具此妙，故圣人所定，遂以六爻命为重卦。顺四则重仪之十六，逆二亦如重仪，以有相同之十六卦也。顺五则重象之三十二，逆初亦如重象，以有相同之三十二卦也。由太极初生而顺论一卦，分析既多，其体亦愈清真，故曰其上易知。由上爻之定体，而逆溯一卦所由成，牵连既多，则愈烦剖别，故曰其初难知。夫文王之卦既出先天图，孔子之传全是解说先天图。此先天四图所以独成为伏羲之《易》，以开天明道而义蕴无穷者也。自来解《易》者，但知解卦，而不知解图，皆误也。

何由知文王开而为卦也？《下系》第六章云“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耶？”既尝稽考义类，知称名为衰世之意，因知卦之有名，皆作《易》时所定。其在伏羲，有图而未开为卦，有象而未命以名，亦断可识矣。下节彰往八字，全是说先天图中道理。彰往言图之在外者，显于有象，则明白而易见，所以谓为其上易知。察来言图之在内者，根始太极，则幽隐而难察，所以谓为其初难知。此四字分内外而言，微显则引外而入内，阐幽则推内而出外。此四字合内外而言，其既分释之，而又合释之者，所以明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妙。故先天四图，遂为伏羲所传之道，而不必逐逐以卦爻论也。下曰“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八字，方在作《易》时说，因下文方说到作《易》，而中用开字一转，便知是开伏羲之图。因此处作《易》方始开图，方始说到当名，则三易未作以前，伏羲仅^①有四图，未开为卦，未命以名，亦断可识矣。圣人之言明白显易如此，不识从前皆未深究何耶？羲图文卦交界处辨别不真，则不知伏羲止有四图，全未开拆，则不知图开于三易，其名称亦各各不同，亦并不知文王所开即伏羲之图，亦并不知全部《周易》悉属先天，亦并不知孔子之内外往来、上下终始全是解说先天，而卦变、卦综由兹起矣。岂知伏羲居四圣之先，实始开天而创为图象，后来三圣作成《周易》，极力

① “仅”，库本作“既”。

阐扬，而四图之精蕴犹不易殫，则此四图安得不定为伏羲之《易》，而以为开天明道之鼻祖也？

衰世而命之为意，岂谓作《易》时为衰世乎？盖深惧乎世衰道微，无《易》以维之，将民行无由以济，故以为圣人之意云尔。才有类之可稽，便是说在作《易》之时。方始作《易》，而以为寓意如此，便是直指后世而言，可知衰世非谓文王作《易》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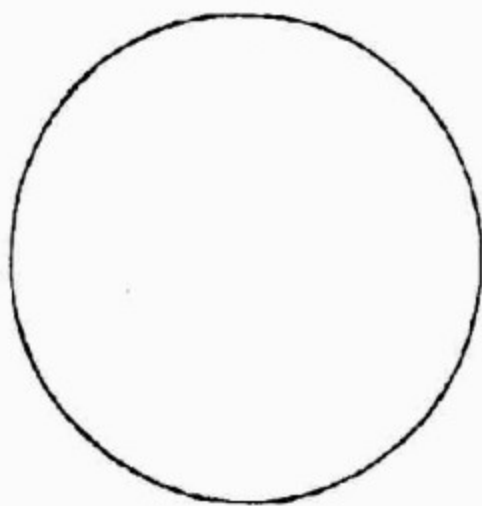
稽类而以为衰世，谓考其命名之义类，知非伏羲中古人情浑噩时，遂便有如此之名义也。名之所起，非象其形，则指其事。即如黄帝时，蚩尤乱于涿鹿，乃始有师，伏羲时未之有也。安得取后世数千年，意计不能到，目中不创见之事，豫拟其象而名之于卦乎？以类推之，其余诸卦尽可稽也。

《连山》《归藏》实始有卦，顾以开图始自文王者，盖三易皆《易》也，名则不必同矣。今《连山》已无考矣，世传《归藏》谓坤为奭，谓坎为萃，谓震为厘，则是《归藏》之名与《周易》异，《连山》之名当亦必与《归藏》异矣。盖伏羲之图，三易皆得而师之。《连山》开之，《归藏》开之，《周易》固亦得而开之矣。但文王命名，或亦有依古而更定者矣。孔子论三代之礼，既以为有所因矣，又以为损之益之，此之类也。

因先天图中，原具内外分合之妙，故立为联拆先天八卦图，使知此图非但著八卦之象也，其中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每画一层，皆有无穷之精意存焉。

拆先天圆图之虚中而为太极图。

太极



此圆图之虚中，《系辞》称为太极者也。在乾则未亨之元，在复则所见之心，周子命为无极，邵子拟为天根者是也。

拆先天八卦初爻



联先天八卦初爻



先儒所谓东阳西阴，谓此两仪也。不有两，则无一，谓太极因两仪而显也。

拆先天八卦二爻



联先天八卦二爻



先儒谓为南阳北阴，合诸初爻而四象始见。

合二爻于初爻



东阳之上加一阳一阴，西阳之上亦加一阳一阴，便成四象，先儒谓为南阳北阴者此也。盖东为阳升之径，西为阴降之路，南北则阴阳之定位也。除两仪东西分列外，自二爻至于六爻，凡所加之阳皆南列，凡所加之阴皆北列，然后能乾坤六子各正其位，而成此小大圆图也。

阳连阴断，《周易》之法也。据八象而拆之为卦，不以连断为文，则无以别阴阳。阳白阴黑，伏羲画图之法也。据两仪四象而连之为图，不以黑白为文，则无以别阴阳。

新学堂
PDG

拆先天八卦三爻



联先天八卦三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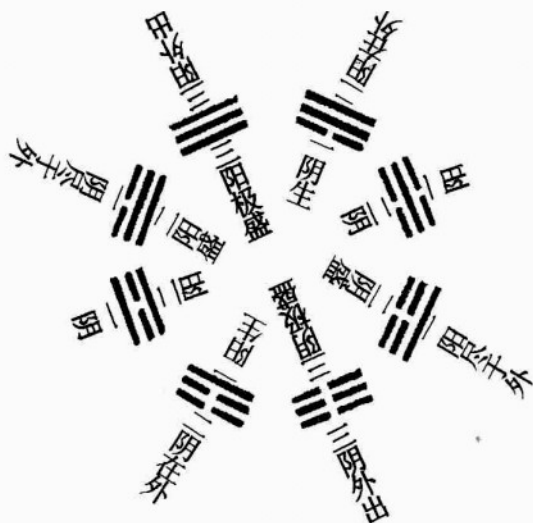
洛书中奇偶相间，此则一阴一阳相间。

合三爻而成八象图



此伏羲初画之本图，其画一十有四。

拆八象而成八卦图



此文王作《易》之图，其画三十有六。

伏羲先天大圆，则一百二十六画者也。文王先天大圆，则五百七十六画者也。二图见前，其联拆之法，皆宜如小圆图，然后内外分合之妙，与则图作《易》之旨，始可得而见也。

入方图于圆图之中者，所以明大小圆图乾坤虽定位于上下，其中全是流行之气，原自具有相交之妙，所以谓为先天。伏羲惧人将上乾下坤，认作一定不移，而不知浑沦圆转、上下交通之故，因作方图，颠倒乾坤，纳之于中，以明天之体位上，而其气未尝不可以下交，地之体位下，而其气未尝不可以上交。故以相交之义寓于方图，而以下乾上坤示之象。

今观天地自开辟迄今，何尝不各安其位？孔子《系传》所由曰天地定位也，此便是外面圆图所示之象。然天地虽安其位，而其化育流行何尝不两相交通？故乾之分而坤至之，坤之分而乾至之，而资始资生变化各正者，悉无能出乎其外。此所以纳诸天地定位图中，而于外面别立一图者，职是故也。孔子《系传》于天地定位之下，山泽曰通气矣，雷风曰相薄矣，非从流通处看出立图精意，安得有通气相薄之说乎？对待不移，又何能相为流通乎？水火虽曰不相射

矣，正是从相通合体之时，言其性情本可相制，而仍自各得其理也。亦如《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其不相害之故，正从并育中分疏出来。如使一育于此，一育于彼，若秦之与越不相照会，何至有害不害之可言哉？水之与火，如不相通，其相射不相射，当亦无由辨别矣。由此看来，则是天地交泰，便具于天地定位一语之中。自来认为对待不移者，皆误也。

夫天地之化育，流行圆转阖辟聚散于中，究未能出乎其外。此相交之方图，所由纳于圆图之中，而无能出乎其外者。伏羲早有以窥造化之精，而深识其由然之故也。夫天地既已相交，则万物之体将可成矣，故方之，以明有形之朕兆于此而始。然犹在方交之时，非万物资生之候。故入于圆图之中，而亦命为先天，此伏羲立图本意也。今观方图，乾坤之位虽倒，而六子仍然在中，犹是乾坤包六子之义。第初生之阴阳，以气用者皆在中，最后之阴阳，以形成者皆在外，则又交中之妙，而性命之各正于此而定。然则伏羲之图，詎略观大意所能测识哉？

先天图中，乾坤正位于南北，坎离正位于东西，皆有妙旨。今作二方图以明之，盖^①看图之法不如此详细考究，其中精蕴，终不可得而尽也。

乾坤六子图



① “盖”，库本作“然”。

上图可以发明先天四图，盖天地之位既定，六子皆其中包，而阴阳之始终微盛，莫非乾坤之化也。上下经之《序卦》亦出于此，其四正则不覆之卦也，来氏以为错卦。其四隅则一覆而得之，合二为一之卦也，来氏以为综卦。此《上经》之卦所由十八，《下经》之卦所由十八，共合为三十六也。

坎离终始图



上图可以发明先后二天图。盖坎离之位既定，而日月交光、往来微盛，莫非坎离之化矣。又可识纯乾之体乃阴终阴始之所成，纯坤之体乃阳终阳始之所定也。

先天既有圆图，而此二图复方之者，正所以察圆图之妙也。盖圆图中内外分别观之，则有以知太极两仪四象之秘，并有以识则图则书之旨。若于纠缪圆转处观之，则有以识流行不息之机，而并有以解循环联贯之义。然圆图所蕴，犹未易殚，故又从而方之。乾坤既已正位，则东西各三卦，其阴阳之微盛可辨也。坎离既已正位，则上下各三卦，其阴阳之始终可辨也。则是此图之设，固有以明内外之殊^①，别盛衰之等，定乾坤之位，列东西之径，察初末之形，辨终始

① “殊”，库本作“侯”。

之序也。

有初生在内之阴阳，由微而趋盛。有既盛出外之阴阳，由盛而就衰。是盛衰之等，由内外之殊而别，而乾坤之位，遂由盛衰之等而定矣。上下之位既正，又可识居中而运行者，皆六子之化也。卦之初爻言微，二五言中，末上言亢，是即初微中盛末衰之旨。然非置乾坤于上下，则六子之微盛，不可得而辨矣。

有震艮之一始一终，而纯坤之体定。有巽兑之一始一终，而纯乾之体定。是乾坤之位，由终始之序而定。而终始之序，实由东西之径而分。但置坎离于东西，而各以附乾坤之二卦，比而并之，其妙自见。盖日月运行，即天地之大用所自出。乾坤天地，坎离日月也。坎离当阴阳升降之径，正乾坤交接之际，虽未至于化生万物，而絪縕构精之妙，于此二象，亦已昭然。盖万物俱由天地既交而生，坎离实具天地中交之象，此正天地之大用所由始者，坎卦所以独言时用也。文王后天图坎离正位南北，亦是此旨。读《周易》者，但知《周易》所有卦爻皆由天地相交而出，则中交之坎离安得不代乾坤而居其位乎？又知《周易》所有卦爻出于伏羲圆图，皆是先天，则纷纷异议当亦自息矣。

先天六卦图



联先天六卦图



先天止有八卦图，今复减去坎离而为六卦图者，盖因月窟六候，岁令十二辟卦，其见于《周易》所可按候而稽者，皆止六象故也。

今观日月交光,其朔日之震为一阳,上弦之兑为二阳,望日之乾为三阳,是升阳之候止有震兑乾三象也。其十六之巽为一阴,下弦之艮为二阴,晦日之坤为三阴,是降阴之候止有巽艮坤三象也。又观岁令,其为复为临为泰,升阳之内三候,止有震兑乾也。其为壮为夬为乾,升阳之外三候,止有震兑乾也。其为姤为遁为否,降阴之内三候,止有巽艮坤也。其为观为剥为坤,降阴之外三候,止有巽艮坤也。比诸先天八卦,其先后之次不殊,而均少坎离,以坎离非坎离也,止是天地中交之象而已。

缘圣人画图作《易》,无非发明天地间化育之所自起,与化育流行之妙耳。图非实有是图,皆内外体用之象也。卦非实有是卦,皆万物化生之象也。第乾资始而坤资生,故谓乾坤为大父母,六位时成而别为八卦,皆乾坤之既交,圣人因象而假设者也。震特乾之交于坤初者耳,坎特乾之交于坤中者耳,以类推之,六子之体莫非乾坤之体,即莫非乾坤之大用所由行,特其交多交少,交上交下,有不同耳。天地化生万物,莫不从天地既交而出,则是乾上坤下,纯而不杂者,天地未交之象也。坎本坤象,而有在中之阳,离本乾象,而有在中之阴,是天地中交之象也。其余六象,或阳下阴上,或阴下阳上,或阳多阴少,或阴多阳少,莫非天地既交之象,即莫非坎离之大用所衍。盖坎离二象,止以明天地之交也云耳,是六象既具,而坎离之义已存,故有六象,可无坎离也。

图称先天,必有先天之妙。今爻爻拆之,以观其内外分合之秘,则两仪四象既明,而则图之义著矣。又复爻爻联之,以观其左右上下,圆转流通,则阴阳相依、根阴根阳之妙既著,而循环不息之机寓矣。又复立乾坤六子图,以别阴阳之上下微盛。又复立坎离终始图,以别阴阳之纯杂始终。又复立有六卦图,减去坎离,以观一阳二阳三阳,一阴二阴三阴,一气流转循环不息之妙。而八卦一图,庶有以发其秘矣。下复本先天图中,浑沦圆转活泼流通之妙,新订为循环太极图,其象与六卦图相似,而要皆先天河图与先天八卦二图,其中自具之妙也。



此图成于庚寅三月夜寐时，注想阴阳回旋相须互根之妙，以两手四指交互之，而得此图之意，爰亟起而图之。^①

此与河图及先天八卦相似，然非联为此图，则其中循环不息之机，与名为先天之义，皆不可得而见也。

河图之象，一奇生于北内，三奇长于东内，然后七奇出于南外，九奇尽于西外。二偶生于南内，四偶长于西内，然后六偶出于北外，八偶尽于东外。是河图中原具此循环之义也。

先天八卦图则河图而画之，除坎离当交接之际，为乾坤中交之象，其震之一阳生于坤内，即一奇之生于北内也。兑之二阳盛于东内，即三奇之长于东内也。乾之三阳极盛而外出，即七奇之极盛而外出也。其巽之二阳消于外，艮之一阳尽于外，即九奇之尽于外也。其巽之一阴生于乾内，即二偶之生于南内也。艮之二阴盛于西内，

① 此段堂本无。

即四偶之长于西内也。坤之三阴极盛而外出，即六偶之极盛而外出也。其震之二阴消于外，兑之一阴尽于外，即八偶之尽于外也。其上下微盛之定分，内外始终之方位，无一不与河图相肖，所由谓为则图所画者也，是伏羲所画先天亦本河图，而具此循环之义也。后人止见文王作《易》之图，俱各向卦上留心，未见伏羲初画本图，阴阳之画连而不断，本具气机联贯之妙，则其中浑沦圆转，活泼流通，循环不息之旨，渺无可见。今本此二图，作为循环太极图，则八卦之与河图，其中精蕴不断可识乎？

此图阳之初生，必在子中，及返而就消，即在子初。阴之初生，必在午中，及返而就消，即在午初。既分位不移以定其上下之体，又阴阳之生皆必在内，及盛而就消乃始外出，以合诸横图方图震巽居中、兑艮居外，与《易象》自内为来、从外为往之义。又乾虽位上，而始终必交至于坤。坤虽位下，而始终必交至于乾，以定其下交上跻之理。又阴虽极盛，必不离阳，阳虽极盛，必不离阴。以阴终阴始，即在纯阳极盛之时。阳终阳始，即在纯阴极盛之时。以定其两相依附，根阴根阳之理。又阴阳皆旋始而旋终，莫非流行不息之用。又纯乾纯坤分位所得，止于六爻，以合乎周天三百六十，为六十卦所得前三后三之数。又阳进则阴退，阴进则阳退，以别其更迭著代之体。又阳多则阴少，阴多则阳少，以辨其分位各得之宜。又阳有进退，阴无进退，以别其行止动静之节。又虚其中间以为天心，使人知卦爻所起，以象其肆应不穷之妙。总要知河图与伏羲八卦均是先天，全是圆转活泼之机，断不可逐逐卦爻，不向相连处一究心也。

此图内外三分之，则可以配三画之卦。内外六分之，则可以配六画之卦。

以此一图分注七图，莫不各具此图之妙。有比象河图之图，则内外三分之者也。以奇偶之在内外者，与阴阳之在内外者，其微盛始终皆相准也。

有比象先天八卦之图，亦内外三分之，以阴阳之内外消息，微盛始终，纠缪回环，相依互根之妙，全与此图准也。

有比象先天六十四卦之图，则内外六分之，亦如先天八卦，然而两仪四象以及六十四卦，无非内合而外分，而此之循环图，亦止是内合而外分，与之相准也。

有卦象之图，亦内外三分之，谓圣人立卦之法，以三爻为一卦，六爻为重卦，由此图出也。其阴阳之始而终也，固有三候三位。其阴阳之生而盛也，有在内之三候三位。其阴阳之盛而消也，有在外之三候三位。与此图准也。

有岁令之图，即十二辟卦，则内外六分之者也。由复而泰，为在内之三候，故复曰见心。由壮而乾，为在外之三候，故壮曰见情。此为在东升阳之六候。又有姤遁否观剥坤，为在西降阴之六候。皆与此图准也。

有月窟之图，亦内外三分之，除坎离为日月，由震而兑而乾，此升阳之三候也。由巽而艮而坤，此降阴之三候也。与此图准也。如不论时而论位，则上中下三者止耳。乃不达其原者，但记甲乙字样，而目之为纳甲矣。

有天根之图，亦内外六分之，如大圆图者也。其所发明，则皆虚中之妙，太极之蕴含，而圣学之大原在此图矣。

从前无所谓太极者也，孔子《系传》乃始有太极生两仪之说。极之为言，即谓此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之极，动极生静、静极复动之极也。若使太极中原未有阴阳之极，亦何凭而指此为阴极之极、阳极之极、动极之极、静极之极，而生此阴阳两仪哉？因阴阳俱由极处而生，今既已生出阴阳，则方生之始，必先有极至之道理存焉。故因其后之所生，而命先焉者之为极耳。太者，尊辞也。阴之所生必由阳极，逮其既生，不得不奉阳以为尊。尊之，故太之也。阳之所生必由阴极，逮其既生，不得不奉阴以为尊。尊之，故太之也。亦犹太初太古太上太素，指其最初无加者言耳。然执此以为确然有是阴阳两象先立其中，则又不可。盖无形而有理，不可思议，不可意测者也，故谓之为太也。

周子何忽有无极之设也？方阳之极也，本未始有阴，逮于阴之既生，而回视乎生阴之阳极，已复乎其不可睹也。方阴之极也，本未

始有阳，逮于阳之既生，而回视乎生阳之阴极，已复乎其不可睹也。故既以为太，而又以为无也。此即乾元本为首出，到得既亨以后，已隔过乾元一层，便以为无首是也。

看先天图既有如上诸法，知其浑沦无著，本属先天，原不可以对待论之。又知其圆转流通，本具循环不息之妙。今观邵子《天根月窟》一诗，亦莫非联络无间之旨也。其诗曰“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说者全以复姤二卦当之，不知此非概论六画之卦也。是于先天八卦图中看出流行不息之妙，知其前进必有所遇，原非截然谓此地为坤，而遂不复与一阳之震相为流通也。此皆八卦圆图气机周流之妙，虽指阴阳始生之两卦为言，其实八卦圆转流通皆是如此。因于两卦缝中，前已欲离于坤，后已将交于震，其中疑前疑后之际，乃合先后二卦而会为一卦，所以有遇巽逢雷之说。煦因推广邵子之意，作为缝卦图。

先天八卦



缝卦顺布图



缝卦逆布图



惟此两卦近而相亲，若比邻然。气之流行本相连属，故或前进而顺，或后退而逆。若得会成一卦，其在《周易》爻中每每言遇。如或隔一隔二，流行之气不相连属，则无言遇者矣。此如人在他乡，虽日遇秦越不相接近之人，究不得言遇，惟与同乡同井之人俛尔相值，然后为遇。何也？以素相亲习故也。总缘先天图中，气之流行有渐而不骤，其初终微盛又各有分位而不可乱也。《周易》开先天图而为卦，其所发明，皆先天图中之奥，于此相遇之缝卦，亦可以识其概矣。

易爻言遇者六卦，噬嗑、丰、睽、夬、同人、小过是也。噬嗑，离遇震也。六三^①由震变离，又遇。夬，乾遇兑也。九三由乾变兑，又遇。丰之震离遇也。九四由震变坤，又遇。睽之离兑遇也。九二由兑变震，则震与离遇。九四由离变震，则离与震遇。同人虽非缝卦，九五大师克相遇者，此卦未变，中爻巽，乾与巽遇。既变，中爻兑，离与兑遇。小过虽非缝卦，然六二中爻巽变乾，则巽与乾遇。九四震变坤，则震与坤遇。上六震变离，则震与离遇。复之与姤本未言遇，而邵子补言之。然孔子固亦曰姤遇矣，非缝而不言遇者，本无相遇之理也。是缝而不言遇者，非不可以遇言^②也。亦如诸卦俱由交来，俱宜言交。今但于屯之一卦称曰始交，举其端而已。知缝卦言遇，全说图中流行之气，此又看图之一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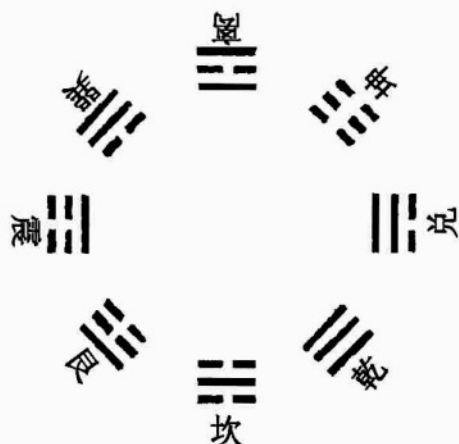
得如上诸法看先天图，而图中精蕴概可识矣。然文王后天一图，比于先天，各一其象，宜若各一其旨，而要皆发明先天之妙也，今略释之。

文王未尝画卦，何忽有后天一图？不知后天者，先天一交而变易者也。乾坤中正之位，故中交而变为坎离，离左而坎右，离上而坎下，故上下交而变为震兑，此皆一爻相交者也。四隅之卦则各以两爻相交，而亦各易其位。阴之始与阳之终交，故巽以上二爻交于艮之

① “三”，库本作“四”。

② “遇言”，库本作“言遇”。

文王后天图



下二爻，而乾坤成矣。阳之始与阴之终交，故震以上一爻交于兑之下一爻，兑以下一爻交于震之上一爻，而巽艮成矣。此皆以两爻相交者也。盖谓阴始阳终、阳始阴终，原自具有交接之义故也。若阴始阴终，则必间以阳。阳始阳终，则必间以阴。岂复能有相交之义乎？后天在人，则已发之和，在天则资生之化育出焉。其以坎离代乾坤者，明坎离为乾坤相交之象。主坎离者，只如言乾坤之交云耳。坎离之外，所有六象皆坎离所统，只如言资生万物。其阴阳微盛不同者，皆由交后出也。由无形生有形，由无象生有象，非此一图，则先天之蕴曷由而宣？因在既交之后，上下左右相感而互易，是以比诸先天，另成一象。此图书分合之故，先后天不同之由也。要其顺交逆交，中交上下交，皆各有妙义存焉。此不可不察也。

纳甲之法，上古圣人仰以观于天文，因设之以明《易》，非术数家所能作也。见于卦辞，曰先甲后甲，是文王之前已有纳甲矣。见于爻辞，曰先庚后庚，是周公之前已有纳甲矣。夫文王周公之时，固未闻有所谓术数也。术数之可考者，始见于《越绝书》与《吴越春秋》，或亦战国术数之士，袭日月交光之说，因吉凶祸福之言，盗其灵机，推广义例，因纪其光交之位，目为纳甲，以惑愚蒙，欺当世耳。然所重在交而不在位，甲乙丙丁皆其象之寄焉者耳。今但目为纳甲，则

是袭其皮肤而忘其神理矣。术数之传，惟《火珠林》以钱代蓍，犹与易数相符，试之占卜，每有征验。至于禄马贵人，乖于易理，绝无可验，斯为伪作，不近道理，亦已明甚。即其有取于纳甲，亦绝无纳甲可用之处，亦绝无纳甲可验之时，而考诸日月交光，实与易理绝有关系，其妙皆出于先天八卦图与文王后天图。先天图中，震艮夹坤于北，一为阳始，一为阳终。乾与坤交，遂有大明终始之说，而西南东北拟于坤卦，遂有一得一丧之分。得，其始也。丧，其终也。盖由先天图出也。后天之象，震见西南，艮见东北者也。因先天图阳之始终于坤者，有一得一丧之象，因有震艮两分。而震艮两象见于后天者，实在西南东北之位，则是西南东北又由日月交光出也。然由生明之始以及明之终，其中所见止有六象，此正所谓“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也。可知易卦所阐，全是图中之旨，而纳甲所关非细故也。

又如蛊虽无乾，而阴终阴始，所以言甲。巽虽无震，而取义于伏，所以言庚。又如革之巳日，为离而言，此皆圣人借日月交光，以明《易》者也。阴阳之气升降于天地之间，非可耳闻目睹，而日月错形则有形可见，有方可指，故寓其义于日月交光，以明六位时成之象。后儒不知成象各有其时，各有其位，而又未博以观书，精以求理，但即所见之方命为纳甲，则是纳甲之言是后儒之妄称，非先圣借以明《易》之本意也。《易》冒天下之道，巨细精粗，何所不有？岂以其精也巨也而存之，粗也细也而略焉不讲乎？负涂之豕，载鬼之车，濡尾之狐，斯其鄙褻亦已甚矣，然皆收入《易》中，圣人之不择言固如此乎？乃以理数合一不分之书，而顾内理而外数，则圣人亦何取于庚甲而著为经也？庚甲既所不取，则《火珠林》之所传，虽有不易之理即数而存者，尽在所弃，是得其半而失其半也，宜乎易理之未易言也①。

日月交光，具此六位时成之象，自开天而已然矣。伏羲仰观而得之，因画出八卦圆图，其中阴阳之微盛始终，莫不与日月交光六位时成之象相合。乾象“大明终始，六位时成”，盖言日也。坤卦“西南

① “庚甲既所不取，……宜乎易理之未易言也”，堂本无。

得朋,东北丧朋”,盖言月也。是日月交光见于《周易》者,已如此也。支干之设,黄帝时,大挠实始造之。伏羲中古未有支干,何得遂有纳甲之名哉?然而后世相传名为纳甲者,当由伏羲初画时,因日月交光之故而画成此图,则羲图之与天行合也。因借日月交光之旨,以发明此图,则天行之与羲图合也。迨于支干既造,后人传授羲图,因见日月交光各有其位而不相乱也,则遂以六象所在之位,十干所配之方,指而证之,以便传习。是则日月交光乃伏羲明图之具,而纳甲之名则后人之借资而便习者也。安得不考其实而辨之?

大挠之造甲子,亦由先天四图始也。草昧初开,何能截然指此为甲为乙为子为丑乎?又何能截然指某岁为甲,某岁为乙,某日为子,某日为丑乎?然以《周易》考之,则阴阳之始终微盛,固可得而辨也。万物莫不由水而始,而水则生木,木则生火,火则生土,土则生金,此验诸物理而不爽者也。一岁之中,由冬而春而夏而秋,何勿相配耶?顾此五行之中,又莫不各有阴阳,各有微盛,则甲乙亥子之必重,又断可识也。此十干十二支之设,固又所以纪阴阳之微盛者也。然以此支干布之于年月日时,而皆一一有其不爽者,何也?曰是由易卦出也。卦分上下两象,而初中末之三候,上中下之三位,固各有不易者也。察支干中阴阳之微盛,拟诸六爻之时位,各分其类而纳之,然后征诸人事,合诸天时,某爻之动变也,而验诸某岁矣,其为阴阳之微盛何如?而支干之相配,固亦可得而定也。于是而又验之于月,于是而又验之于日,其支干之相配,亦莫不皆可得而定也。然后知某岁确乎其为甲子,某岁确乎其为乙丑也。故曰大挠之造甲子由《易象》^①始也。匪特此也,即后世流而为术,别为生克制化,分而为数,别为太乙六壬奇门,要皆由《周易》中阴阳太少之机,始终微盛之旨,与当位不当位之妙出也,安得习而忘之,而不察由然之故哉?

纳爻之法,用诸卦爻,每有奇验,而天干独无所征,安得指定某岁为甲,某岁为乙乎?曰此由空亡而定之者也。每十二支必有二支

① “易象”,库本作“周易”。

不可得验，以其虚也。乃出十旬之外，至甲乙之地而验矣。于是乎定为某岁为甲，某岁为乙也。不察岁时日月，甲乙支干之所自始，然则易冒天下之道，孔子诂无稽之语哉？

始造甲子

《易》冒天下之道，精粗巨细，何理不具？故大挠之造甲子，实由《易象》^①始也。甲子乙丑，名也，而义具焉。阴阳五行之义蕴于图书，而卦爻遂资以托始。有昼有夜，有刚有柔，有微有盛，有始有终，无出阴阳二者更迭变换而已。然而非五不遍者，河图之生数至五而始备也，故阴阳之义该于二，备于五止矣。该于二者，奇偶之所分。备于五者，生成之所合也。二气之流衍，以次相循，无截然更换之理，故大寒不即交大暑，大夏不即转大冬，莫不有中气存焉。此二太之必循为二少，四象之所以相因而见也，是生生不息之原也。四行之德平列四位，分主四时而不能不反而归中，是化原之所自起也。于是乎四而五矣，若使缺一，则滞而不灵，而不可以行。故圣人察其迁流转动之义，于是乎命为五行，别其性，导其机，本其实也。既周五行而又两其候，于是乎五千六支之数由以起矣。

干数出于生，支数出于成。干，乾阳之健运。支，坤阴之静镇也。故干必五而支必六者，是奇偶之定数，所由以建中立极者也。干五而其用十，支六而其用十二，一阴一阳之谓道，重卦之义也。干动而支静，干阳而支阴，故天干六周而地支始能五遍。干五而行六，支六而行五，体阳用阴，体阴用阳，因以见天行之健逾于地也。二气五行出于河图固已，支何为乎十二也？因圣人仰观于天，见夫四气之运，合而成岁，而日月之交会者必十二周，知非十二支不足以相配矣。乃此十二支不能无阴阳之分，则犹之乎六也。四气之中无以间之，则混而无别，故本五十归中之义，命之为土，附于各行之后，则四而犹之乎五也。播五行于四时，无出阴阳太少，五行除土，四而已

① “易象”，库本作“周易”。

矣。非土则无以善藏其用，故四而五之，河图建中之象也。河图之序，始水火而终金土，先气而后形，生物之理胥如是也。木火土金水者，相生之序，一气之流衍^①，循环而不已者也。然有阳不能无阴，故因其中数而重之，而干支之数备矣。最重浊者莫如土，天干之土建中而运，阳动而从天也。地支之土各随一隅而分布焉，阴静而从地也。干支皆五行也，干之土二，支之土四者，河图无隅，洛书有隅故也。洛书非隅，则四方无所定。五行非隅，则四行无所别也。凡皆阳动阴静之义也。

五行者，一气之流行耳。曷为乎首之以水也？万物之生，资水以始，天以一生，地以六成。一，生之始。六，成之始。皆始也。乾，资始者也。初九、九四，又内外卦之始也。圣人之论爻也，潜龙跃渊为何象乎？则乾初之与水^②合德，亦明甚矣。于是乎有子支之纳，子其名，水其义也。得始之之义，而五行之原定矣。于是乎衍之以生生之理，于是乎定之以各得之数，而支干之大义举矣。水之所生，继水而起，木之所生，继木而起。序也，爻之成也。由一而二，由二而三，亦序也。与初同德纳于初，与二同德纳于二，与三同德纳于三，理也。然就五行而论，则谓为与爻同德。就卦爻而论，仍是爻中自具之德，非外有物焉，能与诸爻比而同之也。故卦爻中自具之五行，皆卦爻中阴阳微盛之理，所辨别而分析^③者也。不知其义，不察其原，则以为纳而已矣。

其甲乙子丑，十干十二支之名，则假立而寄其义焉者也。纳之为言，又支干既名之后，因其义之可寄于爻，而强以予之之说也。知五行之理即爻而具，则浑而一之可耳，安所事纳哉？乾资始，又阳德也。阳德故纳阳支，阳顺故支亦顺也。子寅辰，内三象皆阳而顺。午申戌，外三象皆阳而顺也。火外明而内暗，故不见于内而见于外

① “衍”，库本作“行”。

② “水”，库本作“天”。

③ “析”，库本作“计”。

卦之初。以序而论，三不为火而为土，内卦之终也。亦犹水有阴阳而终之以土，木有阴阳而终之以土者然也。是洛书四隅之义，河图五十归中之义也。以生序而论，五宜为土而兹为金，金实资火以生，故五行之长生，独以金生于己，以相克为生，不以相生为生，是图书易位之秘也。上之终也，与三同德，故复为土焉。乾资万物以始，而所纳如此，则为乾所生者，亦视其所得于乾之初中末，而遂并初中末所具之理，而皆能各得之矣。坤与乾配，不与乾爻同德，而与乾对取者，交泰之义也。坤阴故逆，势使然也。三女配夫三男，故三男纳其阳，而三女遂纳其阴，凡皆阴阳五行初末微盛之奥义也。而不知其义，不察其原，则以为纳而已矣。

合诸岁月而历历其不爽者，取验于时位者也。时有三候，位有三等，征之于爻，实有妙义存焉。而圣人设之以支干，别之以五行，证之以阴阳，均所以发爻之义也。天干之序，不首水而首木，建寅之义也。然水无质而木有形，亦体阳用阴，体阴用阳之义耳。干纳于卦，支纳于爻，支可以位定，干不可以位定也。阳之为德过乎阴，阴之为德止乎其位，阳常饶而阴常乏。天能包地，天参地两之义也。圣人仰观，察日月之交会，每一卦象以一千纪之，故干之所纳不于爻分，而独于卦统者，天行也。纳支验而纳干不验者，干阳善动者也，动则非位之所可拘。阴静而止，始终微盛之理一定而不移，故察其初末之形，皆昭然而易辨也。然非考之于《火珠林》，则亦茫然莫得其解矣。

支干之始，与爻同德，故能与爻同建于位，而莫之或移。与爻同征于时，而莫之或差。圣人论爻，以三候征时，以三等征位，即纳支纳干义也。夫然则爻非爻也，皆支干之流衍者也。故子寅辰者，爻之内三候也。午申戌者，爻之外三候也。而要非子寅辰也，爻之内三候而已。而要非午申戌也，爻之外三候而已。

曷由知岁月日时，确乎其为某甲某子也？乾阳卦也，则阳德之所衍，干必阳干，支必阳支也。故于干则纳六阳干，于支则纳六阳支也。乾又大明终始，美利天下者也，故内则纳甲，而外则纳壬。甲壬

者，十干之终始也。坤与乾配，阴木阴水，与坤合德，乙癸所由纳于坤也。支行五而支数六，又必重为十二者，何也？卦立三爻，有内不可无外，有阴不可无阳故也。内外重之则六，阴阳重之则十二矣。然阳卦得阳，阴卦得阴，虽十二也而犹之乎六也。以六支而分配于内外卦，仍然是三候三等之义也。即在河图，其生而长，长而盛，亦三候也。其下而中，中而上，亦三位也。夫坤既与乾配，乾纳阳支之子，则坤宜纳阴支之丑，而乃以对丑之未纳之者，因坤必与乾配，始有化育。而又必一内一外，然后始可相配，非同内同外所能相配也。天下之理，不异不可以为同，故乃与类行之言，说入坤卦，盖以乾为类也。若水之与水，火之与火，合体而不分，安能相资而用以为类乎？睽本乖离之卦，而爻爻言合，盖不同不知其为乖，不乖亦不知其为同，其理固如是耳。

因坤必与乾配，故必纳未于内卦之初，而始克与外乾之午火相合。纳丑于外卦之初，而始克与内乾之子水相合。此乾上坤下，坤上乾下，阴阳合德，化育无穷之义也。其子之必与丑合，午之必与未合者，此即左阳右阴，两相配合之义也。然乾之阳支顺，坤之阴支逆，何也？天地之理，一往一来，一顺一逆，然后生生不息之妙出焉。若使一概皆顺，则阴阳皆不能以相配，亦恐其易尽而易穷矣。至于六子，各得乾坤之一体，故遂各纳乾坤之一支。得初者，纳初于初。得中者，纳中于初。得末者，纳末亦于初也。乾坤所纳之支既各有定，然后即其所占所动之爻，合诸岁月日时而考之，其为乾初之动乎，而征验于某岁某日矣，则知其日月之必为子也。其为坤二之动乎，而征验于某岁某日矣，则知其日月之必为己也。于是乎累积而累验之，而于甲子乙丑之序绝不相紊也。然后即其岁月日时而序次之，此所以有六十甲子之设。是则大挠之造甲子，盖由《易象》始也。然非于《火珠林》中纳干纳支之法，因其占而得验者考之，莫由知其故也。故凡道理之附《易》以传者，皆不可目为粗浅而弃之不讲也。

支干之设，总不越河图中奇偶之与五行而已。阴阳之义出于奇偶，四象之义定于五行，支干之中各有五行，五行之中各有阴阳。其

或五或六者，犹之乎或四或五而已。知阳奇而阴偶，则十合之而奇，十二合之而偶矣。奇者天，偶者地，奇者生，偶者成，奇者阳，偶者阴也。纳支之法固出于《易》，固取验于卦爻，纳干之说详于日月交会，然亦特指其所在之方位而证之耳。及纳之于卦，原无可验，何由知此岁月，确乎其为某甲某乙也？曰此亦易辨耳。盖干十而支十二，以干合支，十旬之内必有二支，非干之所能及，而此干所不及之支如在十旬之中，见于爻象，其于爻也，必无所验。以此旬无此爻象故也。迨及前旬已过，后旬复来，而此爻验矣。故此一爻如在十旬之内，古人遂目为旬空，以万事万物莫不由虚中起也。迨及其干已换，而其爻已应，则即其所换之旬，知其初由虚中而出，则遂定为旬首，而目之为甲。然甲阳木也，有阳不可无阴，故遂以乙继之，而定为阴木。如是因木之生火，火之生土，土之生金，金之生水，而丙丁戊己十干之名由此而分，十干之位亦由此而定矣。故能确知乎岁月日时为某甲某乙也，凡皆由《易象》^①始也。今人率议《火珠林》，而不察支干初造之始，得为知《周易》者乎？

五行

伏羲之卦图，所以开天而明道者也。其内合者，大本之所由寓。其外分者，大用之所由行也。缘其灵妙，实与大造同运，由其后而逆溯诸资始之元，千变万化，由之以出，故圣人体之，可以作圣，而天地与之合德。凡民用之，可以趋避，而鬼神莫测其机。顾达天之道，非圣不传，而圣神天纵，又间世不一出，故寄其说于吉凶，隐其义于占卜，以俟诸来祀耳。夫伏羲之至文王，盖亦不知几何年矣。《周易》未起，非有占卜藉以传其卦图，则伏羲之图当不至文王而早已绝矣。藉令传之，非于吉凶确有明验，则亦当不至文王而早已绝矣。文王何据而有《周易》之作乎？乃文王《周易》，固已有先甲先庚，帝乙己日之辞，则是干支之说，文王之前已如是也。夫伏羲之至黄帝，亦不

^① “易象”，库本作“周易”。

知几何年矣。顾黄帝时，大挠始作甲子，若使妄意作之，漫无证据，则其纳诸卦爻，当亦必无可验。乃既已纳之，既已验之，藉非其前原有五行生克之理，大挠何据而有干支之设乎？不知干支之设始于生生克克之几，生生克克之几始于五行，五行之辨始于图书，皆自开卦以后，历历验之，有以确证其所由然也。

河图之左旋而顺者，相生之几也。洛书之右旋而逆者，相克之几也。生克既定，而五行具焉，而六亲分焉，而六十四卦之列为八宫，别为升降，循为归游，亦由此定焉。盖六十四卦莫不各有一行之所属，而升之与降，归之与游，胥有以征其至一之性。而彼宫此宫各不相干，是五行之理由图书之五象而定也。然河图之象除中五与十，四而已矣。洛书则四正四隅，而五亦居中，犹之乎四也。故五行之在卦中者，二生二克，亦莫不各有本行存焉。于是乎逐爻察之，有与卦之本行同德者，则命为兄弟。其生生者与卦德同，其克克者亦与卦德同也。有能生此爻者，则命为父母。有为此爻之所生者，则命为子孙。有克此爻而为此爻之所畏惧者，则命为官鬼。有此爻所克而为此爻之所驱使着，则命为妻财^①。是六亲之设，固寓乎生生克克之几，而实由五行而定也。夫五行之在八卦，既各有生克之几，而六爻之在八卦，又各有阴阳微盛初末上下之别，于是乎干支之设由以起矣。是则定各卦之本行者，图书之方位也。定生生克克之几者，各卦之本行也。定五行之目者，生生克克之几也。别支干之次者，五行生克之理也。

十干十二支，则河图中奇偶微盛之秘，洛书中四正四隅之妙也。非有吉凶同患之圣人，历历占之，历历验之，五行何自而有其名，支干何自而别其序，《周易》何自而有其经乎？观于精粗不遗，小大必备，则所云其道甚大，百物不废者，亦可见矣。今之学《易》者莫不奉《周易》以为准绳，而特未详于三易之所始，则索诸精深而遗其浅显，又视五行生克为《易》外之事，而尝不之察。至其为学，恒若大本大

^① “财”，库本作“才”。

用、至神至变至精所存，可以旦夕卒解，一岁半岁不难遽达者，宜乎易学之难也。

五行非五行也，即刚柔太少之所别也。今之占卜习说五行，便觉实有五行在其爻中矣。夫五行亦何象之可执乎？既不可以象执，则取精绘神，当自别有至理存焉。夫先天八卦，南太阳而北太阴，东少阴而西少阳，先儒解说皆是如此。而洛书所分南火北水，东木西金，非不隐与之合也。金火刚而水木柔。刚者，太阳少阳之所别。柔者，太阴少阴之所分也。今但执爻中之五行，而以为实有五行之象在其爻中，则亦未达刚柔阴阳之旨矣。坎出于坤，故为太柔。离出于乾，故为太刚。兑之乾体多，故为少刚。震之坤体多，故为少柔。水趋下而无质，金刚矣而火犹克之，木柔于金而中含水，故太少殊也。土之性，火成则刚，而水成则柔，故总四象而中处焉。如陶埴之坯成于水，陶埴之砖成于火，则刚柔断矣。

水火木金皆生于土。水火，土之气也。木金，土之形也。唯气为能入形，故木金亦含水火之化也。木之汁，水也。而渐长渐大者，气也，是火之用也。铅汞合而成金，是亦水火之化也。

河图生成之序，水火以气用，故居先。金土以形成，故居后。木之半气半形者，故中处，而其数为三。

水得乾之元，火得乾之亨，金得乾之利，土得乾之贞。水者，天一所生，万物之初莫不资水而始，故以为元。火者，地二所生，可以热水，可以焚木，可以镕金，可以合土，无有一行而不能与具，故以为亨。金者，地四所生，断制之性，无有屈挠，故以为利。土者，天五所生，其体静正，安其所而不动，故以为贞。木乃天三所生，其数居生数之中，其性在刚柔之间，其质在形气之间，其德在亨利之间，故以为少柔。五行之德皆乾德，五行之性皆乾性也，故谓为大明终始也。

五行之中，旬空六合最符易理，万事万物莫不由虚中而起，伏羲圆图中不可画者是也，孔子所由谓为藏诸用也。大本立而达道行，圆图之一加再加是也，孔子所由谓为显诸仁也。顾阳动而善迁，包含遍覆，常见其有馀。阴静而镇定，收敛凝聚，常见其不及。故天干

已足十旬，而地支之数常不能充乎其量。故虚之于十旬之中者，藏用之妙。实之于十旬之外者，显仁之机也。其旋虚而旋实，则阴阳流转，虚实相依，初末相循，微显相伏之秘也。由虚而出，必于干首，亦如卦爻之有初者然也。以渐而往，次及于丙丁，次及于戊己，次及于庚辛，次及于壬癸，亦如卦爻相循，自内而外，自初而末，自下而上，莫非阴阳流转虚实相循之妙也。

卦爻之占，最重日月，以卦爻为万物，则日月两建，皆其悬象著明，照临于上焉者也。无有一事一物不照临于日月，则卦爻之迁转，支神之虚实，何有不管摄于天干者哉？故无之而知其虚，有之而知其实也。然前此之伏藏者，及其既出，以渐而进，必及六旬乃克五周天干，而与天干之五行相合，是其不及天干者，殆五倍矣。故以为阳饶而阴乏，阳动而阴静也。伏羲之图，文王之卦，周公之爻，皆此义也。圣人之设立干支，乌有一焉不冒于《易》之道乎？

万物之数无逾于十。十者，数之备也。及之者谓之适足，不及则不足者也。河图数十，适足者也。洛书数九，不足者也。圣人准之而有阳饶阴乏之制，日月之丽乎天也。日则常盈，而月有盈亏，莫非阳饶阴乏之理也。月之亏盈，由日之常盈者相形而见，地支之有虚实，由天干之适足者相形而出也。

天干每旬皆实，地支每旬皆虚，阴阳之义也。虚者，五周而遍历乎天干，阴从阳也。实者，六周而遍历乎地支，阳从阴也。体阴用阳，体阳用阴，阴阳交感之义也。

五实而复归于中者，一行之周流。五虚而各效其能者，五行之迭运也。

一无而四有者，四正四维之大用。四动而一静者，五十归中之大体也。

天之气自上而下，顺也，干之运乎支也。先甲乙，次丙丁，从阳而顺也。地之气自下而上，逆也，支之见于干也。先戌亥，后申酉，从阴而逆也。

上古之五行，蕴其义于图书。中古之五行，寄其义于卦爻。后

世之五行，乃别其义于支干。及夫支干之义既著，而壬乙禽遁星命之说纷然各出，然皆推本于日月。故日月者，阴阳之迹象，太极亨动之真机，依之则验，离之则未有能验者也。

天干五合，地支六合，阴阳相配之义也。河图生成之数，一与六配，二与七配，三与八配，四与九配，五与十配，此生成相配者也。天干五行准于河图，故甲与己合，一六之聚也。乙与庚合，二七之聚也。丙与辛合，三八之聚也。丁与壬合，四九之聚也。戊与癸合，五十之聚也。一三五七九，阳也，故甲丙戊庚壬为阳。二四六八十，阴也，故乙丁己辛癸为阴。

后天方位图，甲乙东，丙丁南，戊己中，庚辛西，壬癸北，准于洛书者也。东南之阳，与西北之阴相配者也。故东南之阳干，与西北之阴干，亦相合者也。

先天图，东阳西阴之两仪，原具相资相得之义。地支之六合，准此者也。环列十二支，自丑至午列于东，阳之分也。自未至子列于西，阴之分也。阴必与阳配，东必与西配，故子与丑，午与未，以次而分列者，莫不以次而各有合也。

四时之序，前者引而后者续，此相生而无间者也。故唯相因之三时，前取其生，中取其旺，后取其墓，爰得以三合称焉。与旺冲者，必其克绝者也。若寒之与暑，水之与火是也，于是乎止于三合。



周易函书约存卷首中 原卦约

体卦

乾坤为大父母，诸卦俱由乾坤而生，莫不各具乾坤之体，所以有体卦之设。谓诸卦之刚柔皆止交得一爻，而乾坤本体固未尽没也。即如震卦，本坤体也，乾初之一爻来一交之，遂尔成震，故坤之初爻虽伏，而坤之半体犹存，则震遂以坤为体卦。体内而用外，体静而用动，而震之往来流动在此初阳，其中末之两阴，固静体也。其力又足以相抗，因遂以初阳为主而定之为男。无妄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是也。自来以外字为指外卦，到此等处所，其说不通矣。乃不得其解者，又将外字鹵突混过，得为知《易》者乎？

乾坤体也，六子用也，体之一交而用斯出矣。乾索于坤，则用其九于坤，而坤之体固在也。坤索于乾，则用其六于乾，而乾之体固在也。因六子之成皆各得乾坤之一体，所以谓为体卦。因其来交者止于一爻，止能变却一爻，而本然之体犹未尽没，所以又谓为伏卦。如巽之伏震而言庚，孔子谓为巽伏是也。重卦具内外两象，然自乾坤而外，凡其往来上下者，非九用于坤，则六用于乾矣。只缘六子皆系乾坤相交而成，而本然之体三爻原自相等，今忽变此一爻，是所存之两爻为体而主静，而所变之一爻为用而主动。周公于乾坤两卦特著用九用六之说，明此往来上下者皆为动用之爻也。又因体卦三爻相等，今所存之两爻亦相等，势均力敌，莫适为主，因择其往来流动所变易之一爻以为之用，故三男三女皆有独异之一爻，即其主爻。其在合体之两卦，除与乾坤相合者，止有独异之一爻，而三男三女交并为卦，亦必有上下卦独异之一爻。孔子《彖辞》所由有往来上下之说，无非示人观象之法，用以审择主爻而已。《系传》中一索再索三索，凡皆

指其动用之机而言之。《彖》中之往来内外上下，凡皆指其动用之机而言之。彼不用之体卦置而不论者，体立于内而主静，用交于外而称来，体言其形之似，用言其气之通也。故全部《周易》成卦之妙全在用九用六两节，此义不明，自汉以来，《周易》全无真解，职是故也。即如屯为《序卦》之首，便曰刚柔始交。刚柔者，九六也。交之为言，用也。始之为言，该六十四卦之辞也。因当天一生水，一阳初萌于下，故孔子指其用处而言之。今但知以二体释卦名义，夫二体皆男，何刚柔之可分乎？又曰始交谓震，难生谓坎，全不知刚柔始交即九六之初用，以此解《易》，宜其无《周易》也。今立体用二图于后：

乾坤二体图



凡六子之体皆乾坤二用所成，故莫不各具乾坤之一体。如三男以乾爻为用，其余二阴则坤体也。因坤静而乾动，乾用自外而来，故以为乾索于坤。如三女以坤爻为用，其余二阳则乾体也。因乾静而坤动，坤用自外而来，故以为坤索于乾。凡静体必两，两则势均力敌，彼此相抗，莫适为主，且事之吉凶，又皆征于动变，故《易》中之爻象，皆从动用之爻说道理。

乾坤二用图



体立于此而不动，用交于外而忽来，则以能动者为用，故三男之

用皆二阴静而一阳动，三女之用皆二阳静而一阴动。易爻称九六，俱从动变处言也。《易彖》指说往来上下进退内外，俱自动用之一爻指其为主于卦中者言也。不知二用之妙，则《彖传》之辞全不得解，而卦变卦综遂致支离之远矣。

其以二色别阴阳者，伏羲之法也。不如此，则无由称为两仪四象。其以连断别阴阳者，《周易》之法也。不如此，则既开之图不可以一色辨也。其以虚实别阴阳者，《函书》之法也，与伏羲之法相似。不如此，则二用之象难明。

其用必由体出，故二用之图皆连体卦以为法。

内外卦^①

卦中六爻不能爻爻皆主其事，因人事之吉凶得失，皆从动作有为处分别见之，故卦中之吉凶得失，亦即于往来动用处隐隐微露其机缄。圣人见其由然，所由于卦中方用之九六，而或称为往，或称为来，或称为上，或称为下，吉凶得失亦遂由此而定，此之故也。然称往称上者必在外卦，称来称下者必在内卦，所以又有内外之分。唯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此内字固指内卦，而此外字则谓坤体本立于内，而此一刚原非坤之所有，故以为自外来也。

九六即刚柔之义也。曰刚柔始交，即九六之用也。然在屯卦，上下二男皆为用九，顾必兼柔而言之。凡刚之所施，非柔之能受，则九之为用不可见也。且柔之为体，止于能受，故坤之用六，其辞不过利永贞。而诸卦之阳莫非乾九之施用，故用九遂有群龙之见。不观此四图，则乾坤二用及坎之时用，皆未易明了。

《彖》中往来上下，不言于相等之爻，而言于独异之爻，明此为九六之用也。然又有交与生之两义^②不可不知。今试即震卦观之，如以乾坤两卦相比，则震初一阳实由乾来，自坤体本无者视之，便若得

① “内外卦”，堂本无。

② “义”，库本作“仪”。

之自外，而要皆乾九之大用所成，故以为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传》之一索正谓乾之初交于坤，此交之说也。如但论坤卦，则此一阳倏而变却坤初，若自其中生出者然也，故又有生之说。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盖言交也，体用之说也。复见天地之心，盖言生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说也。

《传》中索字全在动用处说。索者，求也，有求于彼而即获助于彼，故惟索字为能兼有交字生字两义，交为与而生为取，所谓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也。万物之机缄相触，其势自然如此。此即日往月来、寒往暑来之义。阴阳之妙先有交而后有生，亦如索债者，先有与而后有取也。此圣人寓义极精极微处，详见原爻。

之卦

古人动用之爻，名为之卦。之者，往也。是方从此处发脚，非竟到地头之说。若云乾化而坤，刚化而柔，是竟到地头，全然灭却本卦了。岂知用九一节只是将元亨交界处划清，使人知先为一静，后为一动耳。又以明一动之实由一静，故于文言便曰乾元用九也。

名卦

《周易》卦名在文王开图之后，非伏羲时所有，见《下系》第六章。

重卦

重卦非文王也，始于伏羲大圆图。

元亨利贞

乾元一亨，六十四卦悉从此出，而万物之全象具焉，故曰万物资始。乾惟一元，在静正之时，涵而未发，是乾所独有者。万物虽得而资之，资其元之既亨，非资其元之未亨者也，故莫有得乾之元者。然亨由元来，故曰资始，无极之妙正在此中。既亨以后，惟震得乾之最初，在乾元方亨之始，为能克见天心，所以有震亨复亨之说，是为得

乾之亨者。坎得于中，则但曰维心亨矣。艮得其末，而在乾元既亨之最后，故不言亨。然遁之阳在三爻，内卦为艮，则亦曰遁亨矣。此外则或得其利，或得其贞者，比比皆是，莫不由乾元一亨而始，故元亨利贞四字为六十四卦从出大原，而亨利贞三字又皆因元而始有，所以孔子谓为资始，又曰统天御天，又曰大明终始，又曰首出庶物，无非明此乾元一亨之妙耳。元，静也。亨，动也。利贞，皆动中之妙用。所以周公特著用九一节，无非明乾元一亨之大用耳。此岂大通而利于正遂足以尽其义乎？今略释之。

元，天也。亨，命也。利，性也。贞，则天命之既成，而各正其位者也。其在人也，则性元也，情亨也，率之而为道则利贞也。元，未发之中也。亨，发也。利，则发而皆中。贞，则喜怒哀乐之节也。元者，一贯之一也，即无穷尽无方体，虚灵不昧肆应不穷者也。未亨以前，乌乎睹也，乌乎闻也？可言者，将亨之元也，故《中庸》以为自诚明。不亨则其元不著，故《周易》自乾坤而外，其可言者，皆亨利贞而已矣。

乾道流行不息，故止考之以时。坤道一定不移，故可正之以位。六爻之位皆坤有也。乾阳以时进退其间，乃始有爻位之可指，故利贞在既亨以后，而遂以为六位时成，各正性命也。六十二卦乾阳所到，虽分位多寡不同，莫非九之用于坤者，故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

乾之所有唯元而已，亨利贞非元也。而非元不亨，非元不利，非元不贞，故独以大哉赞乾元也。其在圆图，则中之所虚者，元也。两仪之初来者，亨也。亨而能周乎六爻者，利也。能成六十四卦而各正其位者，贞也。以元配春，以贞配冬，非也。元为无极，在未亨未复之前，冬十月之象也。亨则春，而利则夏也。贞，正也成也，万物秋成之象也。

读《周易》者须知乾不是天，坤不是地，观统天御天而可知矣。有^①所统所御者，则必有统之御之者也。又须知乾用于坤，坤用用

① “有”，库本作“又”。

于乾，观六位时成可知矣。有位可指在既成之后，则非位可定者在未成之先矣。故乾必兼坤之位，而后可以考时。坤必得乾之时，而后可以成位。不然则流行不息者，有何上之可言？一定不移者，有何初之可溯乎？

乾象

资始者，未尝有始者也。其候则果粒之未布，生生之理全具而无缺也。故元者，乾之静也。静则渺无可睹，因即万物之所共仰者而以取给之义，命之为资。有其始之，则乾之动矣。其候则晨户之方辟，可以出而有为时也，故谓之亨。亨，通而已矣，尚非有所著也。始而通，必有所著。有所著，无所挠，斯健之至矣。是利刃之辟易而莫予云阻也，奚所往而不利？利而有成，斯各正其位矣，所以为贞。若匠氏焉，斧凿刀钻具，而梁柱斗拱方员长短之各一其质也。元静而亨动，元无而亨有，是未交之乾也。元亨乾而利贞坤，元亨神而利贞形也，是已交之乾也。亨言其施，利言其受也。一施一受，斯交矣。利言其始，贞言其成也。元者神始，利者形始也。资始统天者，元也。天尚为其所统，而况于庶物已乎？形之成也，各有定分，而犹以为流也，则方亨之候也。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言元之不穷于亨，以见元之大也。乘龙御天，则乾元之广大精微，虽属方亨，而一元之理已全赋而无所歉也。宁谓圣人然耶？变化而各正性命，利之贞也。首出庶物，言利贞之由于元，以见元之大也。乾元一始，万物皆得而资之，故以为首出庶物。万国者，庶物流形之地，即时成之六位也。咸宁者，利而既贞之象，即各正之性命也。非元不得而有之，故以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也。是合上四德而总结其旨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周公此义最深最妙，自蔡墨至今误解已久，其原皆由误认为占。《周易》岂尝有一字言占者乎？其言占也，皆欲人因占以穷理耳。周公特设此节，正为乾元一亨，其源头微妙深隐，其大用周遍流通，天

行于穆之妙谛，千圣精一之心传，悉由此出。不识主理而言圣学者，何乃尽向占卜^①中理会，仅作不用其刚，乾化而坤，刚化而柔说也？何其于用九二字绝不理会？何其于孔子《文言》乾元用九，亦绝不理会也？夫九固乾阳之名也，用则当权得令之说也。既云用九，必须在九之用处着想留神，庶得真解。今曰不用其刚，竟成九之不用了。不识圣人何忽标用九二字于其上耶？夫乾龙也，坤马也，必曰乾化而坤，则是乾龙悉已变去，何得尚有群龙之可见耶。至云乾化而坤，看之卦之《彖辞》，则是止知有占而不知有理也。将使周公特设此节竟成赘文，即并其辞而去之，亦未为缺也。《周易》本言道之书，以理为主，乃卦卦爻爻徒向占卜上打点，则亦数学而已。世犹左程而右邵，以为程理而邵数也，何悖谬之甚耶？岂知主理而言占者，沦于数而不觉，主数而言象者，造乎理而更醇耶？欲明此旨，必须将元亨利贞四者，逐字体察到极精极微，方为得解。

盖元者乾之静也，是不竭之府，浑然在中而未发者也。亨则乾之动也，是乾元之呈露，天心之肇见，而已发者也。九之得用，正由乾元既亨而出，所以《文言》便曰乾元用九也。诚以乾坤为大父母，六十二卦所有阳爻虽上下多寡不同，要皆得诸乾父，故于乾卦特添用九一段，以见乾元一亨为用最大，万物莫不资之，所以谓为群龙。不必六爻俱动龙也，诸爻分得之阳皆龙。如初二五上逐爻皆各言龙是也。不必乾卦六爻龙也，诸卦所得之阳皆龙。如屯之初五，蒙之二上是也。不必独动之爻龙也，即静而为少阳者亦龙。如一百九十二阳爻是也。然皆悉由乾元一亨有此大用，所以谓为用九见群龙也。本卦六位固曰时乘六龙矣，今不谓为六龙而谓为群龙。六者，本卦之定位。群者，不一之泛称。以乾元一亨，六十二卦咸得所资而各成其体，故特设此一象，以明乾之为大父云尔。坤之用六，则以六十二卦所有阴爻皆由坤出故也。乾曰见群龙，坤不曰见群阴者，阳明有可见之道，阴迷无可见之理也。又以坤道无成代终，悉归其

① “卜”，库本作“卦”。

功于乾元，此《周易》贵阳之义也。孔子《文言》用九之上特添乾元二字，固已指明九阳大用从出源头，说向将亨之际。必如化坤之说，竟与乾元绝无干涉矣。岂知添出乾元，正要发明大用所从出也。其曰天下治也，便是说群龙之见。其曰乃见天则，便是说能亨之元。安得不向用字打点，而竟可曰不用乎哉？然用九见群龙，而仍谓为无首者，是又将动静分界处截然划清。

盖首者元也，明此为亨之时，非元之时也。是则孔子添出乾元，务合元而言亨，说亨之所由来。周公说出无首，务离元而言亨，说亨之所由定，亦即四者各为一德之故也。谓此用九已属元之既亨，非如静涵可比，然自乾元而论，只是已到发用之时，与元之静涵绝无干涉而已。无首而曰吉者，乾元一亨，万物各得所资，各正性命，安得不吉？因此在乾元既亨以后，故曰无首吉也。是明以元之一德予乾，而以亨之一机为资始之万物幸也。盖利贞在既亨以后，要皆亨中之妙用流行，所以均谓为用九也。第乾德之亨必从元出，此即两仪资始于太^①极之义。逮至万物咸得所资，各正性命，回思性命从出源头，已在杳冥惘恍摸索不着之际，安得不谓为无首？此如子在母腹，资气于母，及其既生，各正性命，而已与母各分一体，不复资气于母者然也。凡皆《周易》最精最微最深最妙之理，圣学圣道所从出，而周子之无极所由起也。不究理而究占，谓为乾化而坤，刚化而柔，为得解者乎？

无首二字就本卦之元亨而论，则是亨之不同于元，即元静亨动之说。以太极论之，则无首即无极之说。以两仪既肇，则在可见之地，而太极未形，则无可见之实也。

无首二字最难体贴，譬诸^②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而耳聪目明最为灵妙，然目之所由明，明之所由生，有立乎其先者不可得而知也。耳

① “太”，库本作“无”。

② “诸”，库本作“之”。

之所由聪，聪之所由起，有立乎其先者不可得而知也。人心知觉^①倏然而来，其本然之故，有立乎其先者不可得而溯也。由其后起，溯其最初，安得竟谓之有乎？此圣道最紧关处，所以不可不辨。又如蛻螂转丸而生蛻，然蛻生于夏，及秋脱蛻，又化为蝉，宁知最初之转丸者，又何物转之也？此皆无首之义也。周公阐扬道妙，孰有如此节之粹精者乎？

无首者，首之潜也。到得各正性命，遂各有保合之太和焉。人之形体外具，而性命则不可得而窥矣。

象^②

圣人因卦辞彖辞不足以尽此卦之性情，故更立为《象》。上句即天道以为之象，下句即人事以为之象，无非欲人晓然于此卦之真云尔。孔子惧人拘天道人事，而莫由通于卦德，故于其上特标“象”字。若曰此其象也，非卦之德也。会象中之神，则卦德自在其中。又以圣人作《易》，无非发明天人合一之道，故遂合天道人事而两拟其象，使知上下二语果能见得相通道理，果能通于卦德，果能不执于卦德，则天人合一之旨当即在是。然非将此二语频频回顾卦德，比量而斟酌之，犹不可得而合也。即如乾卦，因真阳之流行布濩，时出不穷，有似于健行之天，故以天之行健为象。则天其象也，非即乾也。所以《彖辞》便曰乾元统天。其在人事，有似于君子之自强不息，故又以君子为之象。则自强之君子其象也，非即乾也。若但以君子句谓为法天，而竟置乾德于不问，犹得为乾之象乎？若使乾之真理既明，然后仰而观天，而天此理也。俯而观人，而人此理也。则天人合一之妙自在其中，故必合天人而为之象。既欲发明卦德，又欲合明天人之故而已。

诸卦皆有卦辞、《彖》《象》，今举乾以为例，而他可推矣。

① “觉”，库本作“见”。

② “象”，堂本作“象曰”。

六十四卦无能出元亨利贞四德之外者，则乾卦之有关于《周易》大矣。故略举数则以正之，其各卦各爻之误，并详订于《约注》中。

大衍

大衍之数五十，河图生成之总数也，洛书半隐半见之几也。半隐所以微显，半见所以阐幽也。微显则来者察，阐幽则往者彰矣。

其用四十有九，明有不用者在其外也。除四十八数，以象八卦六爻之总数。此外所餘，一用一不用，则一阴一阳之体，一形一神之妙，一动一静之几也。

返一以象太极也，分而为二象两仪也，挂一以象三也。三也者，一奇一偶之合，阴阳之交也。阳性流动，往则交阴。阴体静正而止，疑不可以交阳，故不挂左而挂右于左，明阴之动而交也。

揲之以四，象四时也。卦爻之义无出阴阳，爻之未成，正四象混合未分之际，故合四以象之也。况阴阳无截然更换之理，故大寒不即交大暑，而必转而为春。大暑不即交大寒，而必转而为秋。则四象之机寓焉矣。蓍之揲也，千变万化，究其所成，止有阴阳太少四种，则万事万物孰得而逾之？先天河图之外具四象，后天洛书之四正四隅皆其义也。缺一不可也，增一不可也，所由揲之以四也。

除挂一者不算，得四者十二耳。十二者，二六也。二六皆阴数也。不用奇而用偶，由其有形，求其形形者也。阴之体静而形著，故有二六之可稽。阳之德流行而不息，故以揲四之善变善迁者象之，则有形而形形之理存矣。况十二之中，以三分之，则三四寓焉，亦参天而混合于两地之妙也。

归奇于扚者，奇，餘也，四象之外犹有餘义存焉，故谓为奇。乃四象之外遂谓为餘，明四象之设，兼卦义爻义而已悉该之也。四时之餘气有似于闰，故以为象闰。闰也者，日月之交餘于四时者也。故《周易》者所以明寒暑之迭更，日月之错代者也，寒暑亦阴阳，日月亦阴阳也。

归四于二，则太少亦阴阳也。四时虽不同气，无出于寒暑之递

嬖。甲庚虽不同位，无出于日月之流行，是两地之义也。

每三变而成爻，则参天之义也。

合四而为一奇，则河图之四象而合为先天也，洛书之四正四隅而合为后天也。河图洛书之神，流行于大衍之数，则乘六御天，全体而全用之也。

合四为一者，奇也。四而又四者，偶也。阴阳之义也。

用者不用，而不用者用，由其显推其隐，由其动推其静，由其流行推其主宰乎流行者也，故谓《易》为逆数也。

揲四而至于三变成爻，体阴而用阳也。挂一而揲四，体阳而用阴也。此阴阳相倚之义也。

十八变而成卦^①。十八者，三六也。三少阳，六太阴也，亦二九也。二少阴，九太阳也。凡皆阴阳相倚之义也。知阴阳之两不相离，则纯用奇数而作为《太玄》者，为是耶？为非耶？

三变而成爻，则初中末之象具矣。三奇者，老阳而象乾也。三偶者，老阴而象坤也。偶之见于初中末，则巽离兑之所分。奇之见于初中末，则震坎艮之所寓。是一爻而八卦之义具也。

老阳之状十二，老阴之状四，少阳之状二十，少阴之状二十八，合之则六十四，以配六十四卦。此至神至精至变之几，不可多不可少也。

乾兑离震，各得十二状，巽坎艮坤，各得四状。盖减阴仪之四，以益阳仪之四，阳饶阴乏之义也。取六十四而四分之，每分各得十六，乾十二，合坤四为十六，长男震十二，合长女巽四为十六，中男坎四，合中女离十二为十六，少男艮四，合少女兑十二为十六，皆成爻之时自然之妙，与易卦相合者也。邵子每事打为四断，与四分用三之说，皆是义也。添出方圆二象以言参两，则孔子《系》《说》未之言也。以上所言八卦，皆揲四之时，逐爻所得之象也。

首挂之一不入算，而再挂三挂始入算者，亦如五十中不用之一，

^① “卦”，库本作“爻”。

虚之^①以象太极,有其数而无其用者也。周公之用九,既以为见群龙,又以为无首,此之义也。周公命爻在两仪之列者,始以为初,此之义也。此所由初挂不入算也。至二挂三挂,已在两仪四象之列,此所以入于算也。

变占

占^②法一爻变,则占本卦变爻辞,以本卦之动爻为贞,之卦之变爻为悔。二爻变,则占本卦二变爻,以上爻为主。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所占主本卦彖为重。后十卦主悔,所占主之卦彖为重。是其动又在本卦及之卦全体,而三变爻与三不变爻,皆不动矣。煦按既有三爻动于卦中,何得忽有不动之说?此误也。

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则动又在之卦二不变爻,而四爻反为静矣。煦按以动为静,以静为动,既未解阴阳摩荡之妙,而使动用之爻与不动者同观,彼四爻之动,要他何用?此误也。皆未解用九用六二节之旨也^③。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是其动又在一不变爻,而五爻之变者皆为静矣。煦按五爻变当占本卦不变爻,而此云以之卦不动爻占,则本卦之不动爻置于何地?而本卦之五爻悉皆妄动无益者矣,此误也。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然其实乾之用九群龙无首,即坤牝马之贞之意。坤之用六永贞,即乾利贞之意。煦按乾坤占二用之说,是皆未明乾坤二用两节,原非为占而设也,是皆误信《左传》“乾之坤,坤之乾”二语耳。故于乾之用九直训曰不用其刚,是皆与周公本旨相违者也。既曰用九,便属九阳当权得令之时,岂可曰不用其刚耶?

① “之”,库本无。

② “占”,库本作“古”。

③ “皆未解用九用六二节之旨也”,堂本无。

于乾之用九而曰不用其刚，于坤之用六亦可曰不用其柔乎？坤而不用其柔，犹得为利永贞者乎？今曰利永贞即乾利贞之意，虽截去了元亨二字，犹之可也。盖利贞虽分见于乾坤，要其旨归，本同一义，至以用九群龙无首，为即牝马之贞，何处见得群龙即牝马之贞也？学者守圣人之易，玩圣人之卦，习圣人之占，但当以文周之经、孔子之传为之主耳。果有如是占法，孔子《系》《说》诸传言变言占者详矣，何未闻一言及此占法耶？不知先天摩荡之妙，原本太极大中而出，必无妄动之爻，故凡爻之动于卦中，无论一爻二爻以及六爻，其于所占之事必历历皆可征验，故变动之爻断宜合所动之爻，而一一占之，不宜轻置本卦。

即如卦变之说，其初止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推极于四千九百六十，以穷极数知来之变。太极无形，无可言说，既亨以后，不越阴阳，而其间之交多交少，交上交下，总属乾坤之二用所亨，乃遂有六十四卦之别。汉儒不解变化之妙，又不解《彖辞》中往来上下字面，创为卦变以释《彖辞》，相沿既久，其流益差，遂不问其中道理，与经文何涉矣？夫孔子不言而汉儒言之，汉儒言之而后儒因之，显与经传相违而绝不之顾，则亦好奇作聪明之过也。若谓孔子《系》《说》诸传所言变化皆指卦变而言，亦愈支离不可救矣。

盖变化云者，皆谓太极一生两仪之后，而千变万化不可纪极者也。即所云筮中之变化，凡皆拟议卦爻之变化，欲其与感通互换之机默相符合，而用以求卦云耳。若卦爻之成，则至变而不可摹拟者也。且一卦既成，则无卦不成，岂有一卦在此卦先，须彼卦之变来而后成耶？若于卦体既成，拘为卦变，以释经文，又谓已成卦象之乾坤，遂无能生诸卦之理，则未知乾坤二卦止是阴阳两象，天下万事万物无一不资阴阳以有其始，则无一不资乾坤二用亦以明矣。今谓乾坤无能生卦，岂圣人画卦之心，岂周公二用之旨哉？缘其讹误之故，止缘看乾坤两卦为实有三连三断之象耳。不知全部《周易》皆是先天，皆是活泼泼地，皆是说伏羲之图，实无一卦一爻可以形体拘也。

汉儒不解《周易》精微，又不察假年学《易》韦编三绝之故，自谓

一见便可了然，于是好奇立异，创为新说，或作为《太玄》，或推为卦变，相沿既久，圣人之真渐就泯晦，则解经而适以亡经耳。夫《周易》而无可考证于天时，无可征验于人事，当不至今日而早已绝矣。即如《火珠林》率论五行，亦甚浅显，而①所传占法，流衍既久，无有轻改其术者，非为其取验于天时人事，确有证据耶？¹今观其②一爻动，则占本卦之动爻，而贞悔之义自在其中。原非谓此爻之变为悔，而必向所变之爻，专求其所以为悔者也。则以周公之辞，贞在其中，悔亦在其中也。一爻静，则占本卦之静爻，此皆揆诸天道，考诸人事，而一一有其不爽者也。正如一阳之卦称男，一阴之卦称女，凡以所少为之主耳。且无爻不动，而此爻独静，则亦必有独静之故，故遂以静爻为之主耳。今日占之卦之静爻，不惟于所动之五爻绝无干涉，竟与所动之卦绝无干涉矣。夫《易》固天人合一之道也，夫《易》固至神至变至精者也，若果宜占之卦之静爻，则何不即于之卦动此一爻，宁不省事耶？乃于此卦一动再动之不已，且动至五爻六爻，何若是不惮烦耶？岂至神至精至变者，乃顾无此简术耶？当知一爻以至六爻同动，皆当以本卦为主，但兼众动之爻辞而合以断之。如今之《火珠林》莫不然矣③。周公不别立爻辞，便是此旨。若使其辞不可合断，则周公释爻之日，既已逐爻系之辞矣，宁顾不能如《易林》之详且备耶？宜乎详备而顾犹缺焉？宁非周公不全之书耶？

总缘后人学《易》，以数爻之辞难于合断，遂欲专择一爻以为之主。至于尽弃本卦，全凭之卦，凡皆妄求简约，未达易理者也。试④观《左传》俱动之爻，未尝不可合以占也，本卦与之卦未尝不可合以占也。如屯之比，曰屯固比人，固谓屯，人谓比也。大有之睽，曰大有去，睽而复，去谓大有之既违，复谓大有之如故也。是一爻动，合

① “即如火珠林率论五行，亦甚浅显，而”，库本作“今观火珠林”。

② “其”，库本无。

③ “如今之火珠林莫不然矣”，堂本无。

④ “试”，库本作“今”。

本卦之卦断也。贞屯悔豫皆八^①，是三爻同动，合本卦之卦断也。艮之八曰艮之随，亦随之艮，既由本卦而合论之卦，又由之卦而合论本卦，是五爻动，合本卦之卦断也。未有轻置本卦，专看之卦之静爻者也。总缘以之卦为变卦，谓其截然变化而去，不知之者往也，只是心有定向，方从此处发足，不是竟到地头之说。若是专看之卦，岂不是竟到地头，与发足之地绝无干涉乎？程沙随《考古占法》辨之详矣。今卦变图固朱子之自订者也，三阴三阳之卦合得二十，亦朱子自订者也。其曰三变爻与三不变爻俱不动，而其动又在本卦及之卦之全体。无论爻之动者，以为不动，其理必有所不可，而顾以两卦之静体当之，则至神至精至变者，何不即现为两静之卦体，宁不省事耶？且其言曰，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则是卦变固自立，而占法亦自立者也。曷由知占法为朱子自立者也？盖前此之卦变图，如虞仲翔所传，王辅嗣所定，犹甚简约，未有三阴三阳变卦二十之说，安得有前十卦后十卦之分？今既分前后各十而定之占，则其占法非前所有，亦明甚矣。卦变非前所有，占法非前所有，参诸人事而绝无可验，固其宜也。夫无所考验于人事，而以为占法确乎如是，又安见占法之必应尔耶？

《火珠林》率论五行亦甚浅显，而人莫之易，为其验也^②。圣人之《易》所以相沿至于今者，皆其考诸天时，推诸人事，而实有可验，所由神明奉之而莫敢违也。若其不必考诸天时，验诸人事，但曰今日风明日雨，要知他做甚？犹复谆谆谓《周易》为占卜之书，岂不自相悖戾乎？岂谓《易》冒天下之道，其皆块然不灵者乎？夫占其粗焉者耳，粗者无当于《易》，其精焉者又安可问乎？既以今日风明日雨为不须理会，犹复分别占法，为自信者乎？为教人者乎？至圣莫如孔子，乃于文周之经未尝轻易一字，今自立之变自立之占，欲以教天下传后

① “八”，库本作“入”。

② “《火珠林》率论五行亦甚浅显，而人莫之易，为其验也”，堂本无。

世，为允当者乎^①？缘其讹误之由，总由分理数而二之，故至此也。

夫《易》冒天下之道，固精粗不遗，本末兼该，巨细必备者也。所由谓其道甚大，百物不废也。有所遗不可以为大，有所择不可以为大也。若谓如上所说方为言理，说入知来，便尔为数，而犹谓《周易》为止是占卜之书，安用此不切道理之书，而谆谆乎究心耶？然而元亨利贞与用九一段，皆至道之所寓，极精之所存，乃其释之也，全以为占，抑又何耶？岂知离理则数无可呈，离数则理无所附，此显仁藏用之真机，而圣人之一贯所自来也。噫，难言之矣。

卦变

古卦变图，虞仲翔所传。其法自一阴一阳，二阴二阳，三阴三阳，四阴四阳而外，以中孚小过为变例，其下复注之曰，凡变皆从乾坤来，惟此一语，方见得圣人传卦之始，未尝有卦变之说也。盖乾坤即阴阳之名，二用之所自出，六十四卦之所由成也。

变卦反对图，邵子得于李挺之，挺之得于希夷。其首题曰乾坤二卦为《易》之门，万物之祖图第一。此处不言变，而下之所列方始言变，便可识用九用六之机，而诸卦所变悉由乾坤出矣。其下所列俱以乾坤二字居首，此大父大母所由归于乾坤，必无杂卦复从杂卦变来之理也。至六十四卦相生之图，则又题曰乾坤一交再交三交。如上二图皆不离乾坤二象，方足明《彖》中往来之旨，然犹取所变之卦而立之图，是溺于习说，未能尽数扫除，未能深探本原者也。

程子专以乾坤言卦变，此程子卓识，极有体认处，与汉儒执泰否以言卦变者相似，均未失孔子观象之法也。然亦止据两体互易而言，未见各卦皆具乾坤之体，是达于用而未达于体也。章氏斗津谓，凡曰往曰来，曰上曰下之类，皆自成卦之后观之，似有此往来升降之象耳。此亦深知卦变之非者。盖六十二卦，无有一卦不从乾坤二用而生，则无一卦不具乾坤二体。正以卦止三爻，其二爻相同者，本来

^① “岂谓易冒天下之道，……为允当者乎”，堂本无。

之体；一爻独异者，往来之用也。凡卦爻之辞变占之义，无有不以独异之一爻为之主者。如三女皆乾体，而所交之一阴则坤用其六，自外来交者也。因其用在阴爻，故遂谓之女。如三男皆坤体，而所交之一阳则乾用其九，自外来交者也。因其用在阳爻，故遂谓之男。是则三女三男悉皆乾坤二用，则三女三男自应先具乾坤二体。孔子于卦体既成后，教人以观象之法，故以往来上下内外等字分别言之，欲人之审择用爻，定为卦主耳。程子深契此妙，故独以乾坤言之。

今曰两体变者可通，一体变者则不通，则未知诸卦之体皆出乾坤，并未知周公特著用九用六两节，其旨归何所在矣。若知体静而用动，体内而用外，体先而用后，则分上下二体而各言其用，其乾坤之二用可征也。合上下二体而交言其用，如泰否之说，彼此互易亦无不可也。盖泰否二象均未有离乾坤二体者也，然必向未成卦时，活泼泼地，审定乾坤二用，始为得耳。后人未解用九用六两节之义，总为蔡墨“乾之坤，坤之乾”二语所误耳。不知周公设此两节，是理之最精最切，而《周易》之最紧最要者也。蔡墨之说，论占非论理也。

夫文王所有之卦悉出先天一图，孔子《彖辞》往来内外上下终始，皆是解说先天一图，用九用六凡皆说打初成卦时，先天摩荡之妙也。若将一卦兼乾坤二用以说往来上下，必在三阴三阳之卦，以此等之卦上下两体，非乾之似，则坤之似矣。故可以兼说乾坤，既可以兼说乾坤，则以为泰否之互易，奚不可者？若一阴一阳之卦，先除上下纯象者不论，其阳九之用则必于坤体中见之，其阴六之用则必于乾体中见之矣。若二阴二阳分居上下二卦，非上下皆乾体，则上下皆坤体也。若或二阴二阳合居一卦，亦先除纯象者不论，则又以二阳之合居者为乾体，二阴之合居者为坤体也。其乾体所挟之一阴，坤体所挟之一阳，则又乾坤二用所往来上下于内外两体者也。孔子《彖辞》教人观象以审择主爻，从未有于两同之爻指说道理者也。

盖往来即上下之说，而上下有内外之分，如曰某爻下某爻内，则必此下而内之一爻为之主也。如曰某爻上某爻外，则必此上而外之

一爻为之主也。因此爻之动用，而特标其能，故遂谓为彖者材也。圣人作《彖》，宁独三阴三阳有往来上下内外之说哉？一阴一阳亦有之，二阴二阳亦有之，如执卦变中一上一下之说，则三阴三阳可以上下两体彼此互易，至一阴二阴，一阳二阳，必且无爻可换矣。如晋之柔进而上行，内之柔未尝动也，此柔从何处上乎？无妄之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外之刚未尝动也，此刚来于何处？而又执何地而谓为外乎？既执互换之说以为确然，逮于互换之说必不可通，则又别易一法，游移其说，以此注《易》可乎？

夫《周易》中往来字面，率皆据图而言之，本为一义，非此一义而彼又一义，非《彖》中一义而《系》《说》又一义也。乃于数往知来二语，谓往如今日追思昨日，来如今日逆推后日，昧顺逆之旨，倒往来之说，是徒在时上留心，而未能兼位而精求其妙，宜其无解于《彖》也。夫内为来而外为往，此诸卦之通解，未有不确信以为然者。今于无妄一卦，云自讼之九二移下去，不惟二居内卦不可言外，竟将外字抛置一边，全不追寻着落，将使《周易》最简最贵之文，一字而具无穷之妙者，竟有闲文不须解说矣。且闲文之在他书，容或有之，不应外字之在《周易》，而亦可以闲文视也。欲明此旨，非深究用九用六两节之义，分别乾坤二体，未易得其解也。



周易函书约存卷首下 原爻约

四通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德,卦有四象。一爻之动,变而通之,以发其伏,则两体交而四通备。故见伏动变四者,所以尽爻之才也。见者,当境之忧虞。伏者,后世之通塞也。是隐显同原,中外流通,体用之一如者也。由其所可见,推其不可见,溯源于始,究极于终,则和昭而中立,达道行而大本具矣。动必有对,阴阳之交,循环不息者也。交而动,必有所之。之,往也,动之始也。有所之,则见者伏而伏者见,所以为变。更兼覆与中爻,而一爻之性情,诂不昭然别白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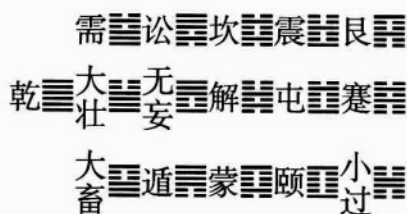
邵子《观物外篇》曰:举年见月,举月见日,举日见时,阳统阴也。是天四变含地四变,日之变含月与星辰之变,是以一卦含四卦也。原爻之设,正为以阳统阴,一卦含四卦而已。乾爻所变而坤爻应焉,非地含于天乎? 阴阳之义,往复流通,原无停滞,见阳而伏阴,中交而变动出焉。象者四而通者四,无有逾此者也,故见伏动变可以相易。从乾而论,则乾之通四。从坤而论,则坤之通亦四也。第坤道无成,因乾而得主。司外治者,十六阳卦而已,是邵子含四之变也。乾初动变通于复姤,乾二动变通于师同,可以得其概矣。或取互卦,以为天之所含,而非其含地者也,其亦未闻十六阳卦之说也。

又曰: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星有四位,辰有四位,四四一十六位,此一变而日月之数穷矣。天有四变,地有四变,变有长也,有消也,十有六变而天地之数穷矣。阳卦十六而三百八十四爻备焉。天地之数乌有不穷者乎? 天有四变,地有四变,变宜三十二,而兹止于十六者,阴统于阳,阳倡而阴和,阳见而阴伏,地之所变为天所含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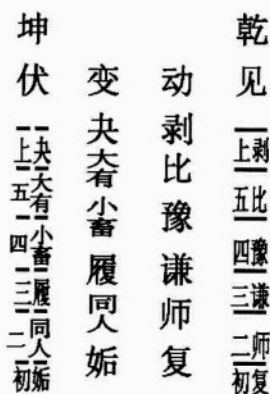
动而有所往，则见者旋伏。见动而伏静，见外而伏内，故见阳而伏阴也。见者十六，则伏者十六，故十六生三十二，夫妇之象也。见伏三十二，则动变亦三十二，故三十二生六十四，夫妇交而生男女之象也。一卦之见伏动变，二十四爻出焉，所以有三百八十四爻之备也。

六十二卦皆由乾元用九所生，故首乾。而三男之正位于外者从之，阳明而阴迷，乾大明也，故以为见。不首震首坎，坎固乾坤之交中，而含章可贞，美在其中者也。震以始之，艮以终之，坤与三女无与焉，阴静而从伏也。自馀阴阳杂而不纯，则又为三男之所统矣。圣人序卦，坎先震，震先艮，即其次也。坎在离前，震艮在巽兑前，阴统于阳，不断可识乎？

十六阳卦图



阳卦总爻图



此举乾以为例也。乾之与坤，一见一伏，有阴阳动静之别，故象夫妇。乾初伏坤，动而之复，变而之姤，摩荡之妙，变化无端，故象六子。

以四象论，则乾太阳而坤太阴，复少阳而姤少阴也。类而推之，莫不皆然。十六阳卦各具六爻，爻各有图，今撮其概于此，详见二用图解^①。

纯阴纯阳之卦各十六，半阴半阳之卦亦各十六。纯阴纯阳，一见一伏，则半阴半阳皆其所包。

见知见在，伏知将来。覆以穷其相反之情，变动中爻以尽其曲折之妙。兼是六者，而一爻之性情著矣。

一爻之见有四通焉，可见者谓之见，与卦反者则其伏也。动而之于伏曰动通，变而存其位曰变通，一爻而四卦之通，故能该隐显，极常变，贯始终，而周知天下之务。

见伏动变，循环迭易，如坤初为见，则乾初为伏，而姤复包其中矣。如复初为见，则姤初为伏，而乾坤又包其中矣。至其性情之同，则伏与动变，总与所见之爻互相发明。

阴阳动静，流行不息，无往而不还、隐而不见之理。故伏卦者，见卦之所托以动变者也。其来于此，其往于此也。

见为天而伏为地，其杂撰者，则阴阳合而生人物之象也。

阳之见也，大明终始之义，《周易》之所贵也。

动在内卦，则阴下而阳上。动在外卦，则阴上而阳下。是阴阳所生之阴阳，所以有少阴少阳之目。变在内外卦者反是。见伏为交，则动变为之摩荡矣。

一爻而四爻之通，如乾二独动，则坤二伏矣。师二为动，同人之二则为变矣。今合四卦之二爻观之，乾曰利见大人矣，坤固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也，寥寥数字，大同也，利同也，直又乾德之动也。不与乾通，乌能合德哉？习字独称于坎，师固下坎也，乃师之九二曰“王三锡命”，锡命之王，非利见之大人乎？至万邦而有怀，则人之同矣。是师既与乾通，又与坤通，而且与同人通也。同人非一人，师固为统众之卦矣。然有利有吝者，于宗非大人所宜，抑亦阴阳之别，此反其义而相通者也。是此四爻无有不通者也。故占得四卦之二，其

^① “二用图解”，库本作“原爻”。

辞均无岐旨^①，但当分别见伏动变，以斟酌轻重耳。

乾三独动，则乾三见而坤三伏，谦三动而履三变也。今观四卦之三，乾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坤曰“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是要终之道，二卦同也。不敢不终其事，而又不欲自有其成，不乾且惕能乎？慎而能终者莫如谦，而有终之君子，何其与乾坤似也？慎而持谦者莫如礼，而虎尾之履非其乾惕之至乎？观有成而不居，然后知朝乾夕惕以进德修业者，固自有深意存也。观劳谦有终之君子，则知从王事而无成者，不独在坤，而善世不伐者，亦不独乾二然也。履礼而慎以持之，四爻之心固一致哉。若不惕而致厉，则虎尾之履矣。求其有成，而克终也难矣。

小畜之六四本与豫通，大得之旨与小畜何殊？小畜名卦，大得名爻，故挾其由也。豫之盍簪，不殊括囊，伏坤故耳。及以括囊而无咎誉，与跃渊而进退无恒者相比，则畜与得之已可自伸，而括与盍之犹然自屈也，盖皆同也。

乾之九五既为飞龙在天，利见之大人，而有犹不大，比犹不显，恐无是理。建极居中，有黄象焉。顺承者众，有裳象焉。圣人作而万物睹，四方无侮，四方无拂，盖皆同也。

乾坤之初通于复姤，凡皆谨始而虑终，宜静不宜动之象也。

乾坤之上通于夬剥，不可久则宜知所止，不可用则宜知所敛，不可长则宜知所畏，凡皆为穷而言之也。

又如蹇之六四，往蹇来连，而咸四之憧憧，固亦往来无已也。

又如需初通于晋井噬嗑，一以为不行矣，一以为时舍矣，一以为未受命矣，何其与不犯难行之意同也？

又如讼之九四见伏动变，而夷之说不殊也，是遵何道耶？

又如坎离为在中之爻，则言乎言心言志，其常也。乃无妄之初而动变与伏，奚为乎？胥可以明志也，类而推之，亦可以得四通之概矣。

^① “旨”，库本作“首”。

生字、交字、索字之义

欲明见伏动变之旨，须明交字生字之义。交字生字不明，则索字不得其解，而内外往来上下终始，胥不得其说矣。

伏之一字，原自具有见与动变之义。不见不知前者之为伏也，然不动不变亦不知后焉之能伏。因伏之不终于伏，故见之一字亦遂具有来往二义。穷所见之由来，则由伏而见。而伏者居先，不然则有何可见？究所见之动变，则由见而伏。而伏又居后，不然则有何可伏？阴阳流转，迭为胜负，观于四时亦可见矣。

交如夫妇，生如六子。盖天地之气往来其间，止有升降聚散阖辟已耳。圣人以图像卦爻拟议之，无一而非象也。夫天气不能不下降，地气不能不上跻，则所谓交也。地既涵天之气，胞胎密固，以渐发育出来，则所谓生也。今试于《彖传》中举一来字，便具此交字生字两义。即如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盖以内象本为坤体，坤之为象原未有阳，而忽来此一阳，是为自外而来。自外来者，以坤阴为主，而乾阳来交，此交字之义也。一交而阳掩其阴，则坤初遂为之伏矣。既交以后，坤中忽现此一阳，有似于坤中生出者然也，故又以所生者为来。如复见天地之心是也。来而谓为见心，是由中而出外，伏象之方露者也。非如由中而生出者乎？由中生出而未离乎中，故以为见心焉耳。交则所见者因掩而伏，如男之有求于女。生则所伏者旋出而见，如女之妊娠而初娩也。惟伏之一字，为能究见之所由来，与见之所由往，则是交字生字尽在此一字中矣。若动则由见而伏，变则由伏而见者也。故每爻悉具此四通之妙也。

其在《系传》，索之一字便兼交生之两义。盖索犹索债之索，索者求也，先有以与人，而求以得之于己也。夫有求于彼，而即以获助于彼，则与取之两义具矣。天地间无过阴阳流转，但到极处，不劳而自复，特未可胶柱而鼓瑟也。

来交者自外而内也，所生者自内而外也。先有交而后有生，兼此两义，始明来字之说。何谓交？如言刚来，则下三爻之体卦必具

坤象，而来索之乾则其自外者也。此皆在成卦之初，言卦体之所由成，安得执已成之卦，目为卦变，谓某卦自某卦来乎？循环太极图比诸^①六十四卦图，纯坤止得六爻，左为乾始，必交坤而始，右为乾终，必交坤而终，是皆坤内乾外，而乾之来交于坤也。其坤之交乾而为柔来亦然。何谓生？如言刚来，则下三爻之体卦亦必先具有坤象，坤中本未有阳，因与乾交，含气于中，渐渐生化出来，则初中末所见之阳，皆由先伏于中，施生而敷化，本无而忽有者也。以其由坤而生，故遂指坤为来处，其坤阴之生于乾体亦然。如以交言，则阳不可无阴，阴不可无阳之义。如以生言，则阳根于阴，阴根于阳之义。阴阳两不相离，则以外而内交者为来，无妄所由有刚自外来为主于内之说。阴阳互为其根，则以内而能生者为来，复卦所由有克见天心之说。

交而谓之为索，是先与后取之义。犹置虚器于此，先且旋旋实之，后始取而资用耳^②，无实而资诸虚器，安得取携之甚便乎？古人所由有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说。凡皆深察阴阳往复，自然之灵妙，藏诸不竭之府，不匮之源者，实难言说，有若此耳。先儒谓与之意，乃在乎取之，为权谋之术，是全在人事上留心，而未知此为阴阳互根，往复不穷之的解也。则亦未知圣人用一索字，便兼此两字之妙矣。化育之所以不穷，以先有生生者存也。生生之所以不穷，以先有能交者存也。《周易》六十四卦自刚柔始交而下，无有一卦不由交得，无有一卦之往来上下，不从交处发挥。先有交而后有生，交则其与，生则其取也。与有限而取亦有限，与无穷而取亦无穷矣。但自往者施者而论，则为与而取。自来者受者而论，则为交而生也。

《系传》曰“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不有往者，安有来者？不有屈者，安有伸者？是皆与取之义也。是皆循环太极图中相因互根，不穷不竭之妙也。射者之欲致远也，必先张而向内。投壶之矢入之

① “诸”，库本作“之”。

② “耳”，库本作“之”。

过急，而反跃于其外也。釜庾既盈，更实之以非分之物，而反溢而出也。今之冒风寒者，治以火罐，火性上炎，本宜外达，顾或内翕而自敛也。其取之资乎与也，与之资乎取也。一与一取，但操一术而两用偕来，灵妙无比，阴阳之相因本如是耳。橐钥之喻，与一气屈伸之说，其皆取精而绘神者乎？

八字命爻之说

圣人命爻之义，止有十二样笔法。阴阳各六，九六分称是也。然其因卦论爻，因爻论卦，而三百八十四爻之义遂已各各迥别。顾此十二样笔法，要其寓义，止有八字，初上九六二三四五是也。九六之义出于河图生数，先儒亦既言之。如上八字，或上或下，或举其端，或举其委，从来未有注释，今略言之。

何以初命为初，上命为上也？曰圣人立卦止于三爻，不以两画成卦，不以四画成卦，其妙正在于此，何也？以天下之物各有其位，位之所乘各有其时，时与位合，而参差不齐之数出焉。圣人设卦立象，凡以考时之所值，位之所乘而已。然时有三候，位有三等，故立卦止于三爻。何云时有三候？曰此概辞也。今但取一时铢铢寸寸而较之，虽百千万不足尽此一时之数矣。譬自盘古开天以及尧舜，其中历年原不可考，今以三候约之，曰此古之初，此古之中，此古之末，即无不可以意会者。又如一岁十二月，今以三候约之，为岁之初，岁之中，岁之末，即无不可以意会者。下至时日亦然，是流行之机或远或近，或舒或促，皆无有逾此三候者也。何云位有三等？曰此亦概辞也。今但取一物铢铢寸寸而较之，虽百千万不足以尽此一物之位矣。譬若立五尺之竿于此，今以三等约之，上者上，中者中，下者下，尽之矣。又立千尺百尺之竿于此，以三等约之，上者上，中者中，下者下，尽之矣。是形器之属或高或卑，或广或狭，均无有逾此三等者也。所以然者，上古民淳事简，以三候约时，以三等约位，得其大概，即无不可共喻矣。后世知识日开，嗜欲日甚，一岁之候分而为月，又分而为日，又分而为时，又分而为刻，又细分之而至于毫

厘丝忽之不可尽。其于位之长短小大，亦复如是，又细分之而至于毫厘丝忽之不可尽^①，皆其细已甚者也。至约以三等三候，曾有出圣人之范围者乎？凡有位者必有时，于是乎有上之时，中之时，下之时。凡有时者必有位，于是乎有初之位，中之位，末之位。圣人欲以卦象尽天下之物，则不得不体物象所自具之时位，而命之爻。是则三爻之设，不可增也，不可减也。固三候三等之寓也。然就三爻而立之名，取时也则必遗位，取位也则必遗时。圣人知阴阳无偶，则生化之源绝，而凡物之生又先气而后形，于是乎立为重卦。以时而命内卦之初，明乎气之肇端于此始也。以位而命外卦之上，明乎形之成质于此定也。周公释爻，每兼时位，职是故也。时阳而位阴，时虚而位实，时由乾出，位由坤始也。其但用概辞者，以《周易》之象必总挈大意，然后能冒天下之道，周天下之务，非其细已甚者所可兼也。

时何由昉？流行而不息者，乾道之动用也，故不可定之以位，止可考之以时。位何由昉？镇静而有常者，坤德之静体也，故不可定之以时，止可正之以位。卦爻刚柔悉出乾坤，无一卦一爻无刚柔，则无一卦一爻无动静，无一卦一爻无动静，则无一卦一爻不具此时位者矣。然时出于乾，而阴爻亦得言之。位出于坤，而阳爻亦得言之者，此又乾坤相须之大用，缺一不可者也。

言初而不言中末，言上而不言下中，何也？曰《周易》为上古之书，文字初起，不能不简而该，使人便于传习而深致其思耳。非如后世文字既盛，道理大明，遂添出者也之乎，累牍连篇而不可止矣。即如屯卦，继乾坤而居序卦之首，便曰刚柔始交。刚柔者，乾坤也。交也者，刚柔之互也。始也者，该六十二卦之辞。此后惟泰否归妹三卦，或言交，或言不交，其余五十九卦无有一卦言交者，该于始之一字故也。圣人知六爻各一其时位，而又不能合此时位该以一字，乃以初字著其时之理于下，而以上字著其位之理于上，各从其所重而定之云耳。乾以始之，故举其端而言初。坤以终之，故竟其委而言

① “又细分之而至于毫厘丝忽之不可尽”，堂本无。

上。又使知卦既有初，则其为中为末，举可类推。卦既有上，则其为中为下，举可意想也。又使知上与初对，则上字原可以该末。初与上对，则初字原可以该下。凡皆简而能该，引端而不待竟委者也。《周易》卦爻不贵文字义理而贵象，以象之所该，原不可量，固如是也。

内卦为来，外卦为往，初则来之始，上则往之极也。用一初字，是欲人溯源于太极。用一上字，是欲人知极则必返也。

有往则必有返，有来则必有初。如人从何处来，必有最初发足之地，非仅向发足时考之也，是要穷到地头，知其来于何处耳。缘爻象从来之处，非可易察，故孔子曰其初难知。若其既有所往，亦无往而不返之理。今以一上字说到极处，而必返之理自在其中，由其上之已无可加，则往到极处，已彰显而易明，故孔子曰其上易知也。

今以上之一字比诸初，则初当曰下。以二三四五之义比诸初，则初当曰一。乃不曰下，不曰一，而特命为初，此圣人寓义之最精者也。《周易》卦爻原本先天图，而先天四图原本图书，凡要推到天地未辟以前，探无极之幽深，标太极之精蕴，用以开天而明道耳。逮于乾元一亨，万物之始，悉资于此。但当未有形质之先，止有气耳。此气初萌，莫不托始于乾元，毓灵于太极，此时既无形象可以指证其位，非考之以时，曷由辨乎？顾时有三候，而初则气机之将萌，方从太极天心流衍而出，故特用一初字，以发明卦爻从出源头。是来字之义，即寓于初字之中，彖于内卦称来，即从初字出也。文周命爻用此初字，正以传伏羲画图之心，以上契图书之秘奥而已。非如来氏卦综，谓从上卦一覆便来者也，又非如卦变之说，执有形之定象，彼此互易而得焉者也。夫卦综卦变皆说向已成卦体之后，岂有两人之体可以剜肉相易者乎？然先天四图传于邵子，《周易》正义倡明于邵子，而究为不切之浮义所混，无有能辨证者，谓何哉？

凡物既有其初，则此后岂有穷尽，故不言中末，是初之一时重于中末也。凡位既定于上，则下焉皆其所统，故不言下中，是上之一位重于下中也。

《周易》所有卦爻，皆本伏羲大圆图开而成焉者也。其六十四卦之初，在圆图中则两仪也。两仪生于太极，而太极无象可求，故文王以两仪初成之爻命名为初，为其有形可睹者自此一爻而始，故二三四五皆纪之以数，乃初之一爻非数所能始，以有太极在其前也。巽以伏卦而取震象，一阳未生之始，亦曰无初，是正有无分界之始，亦即此初字之义也。缘其分位本属两仪，又不得上侵太极之一，论其成质，实居有形之最先，又不得连太极而序之，以下侵中爻之二，故以初字命爻，使人探本穷原，由其能来之故，而追索于所以有初者耳。此系有无分界关头，非此初字不能标出也。不知初字之妙，不推本于先天圆图，安知全部《周易》悉是先天，而卦之与爻，安得不认为有形有体之物哉？

以初爻之义比诸上，则上当曰末。以二三四五之义比诸上，则上当曰六。今不曰末，不曰六，而特命为上，言乎其爻极于此，止于此也。盖立卦定于三爻，其义出于三等三候，六爻则重焉而已。伏羲画至六爻，已成六十四象，足以备天下万事万物之理。六爻之外，无以复加，圣人即寄无以复加之义，于最后所成之爻而命名为上，言此外已无可上也。若使此外更有上于此者，则此爻不得谓为上矣。故自初观上，而成爻最后，则中末之义即在上字中。自上观初，而其位最卑，则中下之义即在初字内。此皆比例而互见者也。二三四五纪之以数，而上独非数，以数之所衍原无无穷之时，即上之一位，亦非数之所能极也。

何由知爻之止于六也？伏羲画至六画，劈内外各三而分视之，见在内之三爻止有八象，而在外之三爻犹然不越此八象。知八象既具，而事物之理已全备而无缺，故于图内拆出三画之小圆图，职是故也。亦如两仪之上再加两仪，遂成四象，然屡加而至六画，爻爻合而观之，俱不越此四种之象，故圣人之揲蓍以成爻也，亦止以四象命之而已。化育之妙，有阳不可无阴。三，奇也；六，偶也，则参两具矣。内，气也；外，形也，则体用全矣。故卦止六爻而不复增，所以但名为重卦也。

然以九二六二之类比之，而初之九六何独在下？盖因乾元之亨，先气而后形，而气之将至，则无形可执。今观揲蓍求卦之时，分二挂一，揲四归奇，明知此爻之形体必将有成，则是此爻已有其初矣。然气至而形未成，则阴阳之体犹未可定，故不能定之以位，但可考之以时，而称之为初。必待三变既足，察其数之多少，有阴阳老少之可辨，乃始有九六之可称矣。譬若妊娠将娩，当胞胎转动时，业知所生之子已有其初矣。至于分别男女，必待既生，审其形体，然后可辨，是时之可征者在先，而形之可观者在后，故九六在初字下也。

二三四五，别之以数，不与初上同类，何也？曰圣人立卦之法，取象于天地之化育已耳。上爻覆之于上，天也。初爻承之于下，地也。其中所有，则资始资生之化，所称为万物者也。万物成形之后，其类最繁，非纪以数，曷由能辨？圣人立卦设象，正欲求尽万物之类，安得不纪之以数乎？曰初上何独不纪之以数也？曰初在理气相接之始，非数之所能始也。至于上爻极尽而返，贞下又复起元，亦岂有终穷之数乎？故特用上之一字，止欲明其已到极处尔。

初上二爻，九六在下；二三四五，九六在上。何也？曰卦至初爻既成，阴阳两象确有定体，然后审定阴阳所至之分数，如阴阳到得二分，便以为九六之二，阴阳到得三分，便以为九六之三矣。譬若男女既生以后，业有男女之可辨矣。然后能分辨其长短小大，少长肥瘠也。故二三四五在九六下也。

卦至上爻，九六又复在下，何也？曰上为穷极将返之时，其上更无可加，是上之一位即此卦之大终大止，其位得而主之。阴阳至此，皆不能以自主，泰卦之复隍，否卦之倾否，剥卦之剥庐，皆谓其极则必返也。故九六字在下也。

既以初为来处，则来之义止可言于初。既以上为往时，则往之义止可言于上。乃内三爻均言来，外三爻均言往，何也？曰圣人以三画成卦，则此三爻虽阴阳上下不同，莫不同具此一卦之性情，又不可执定实有此等三画之象，确然植立于此而不可易也。只是圣人假此蓍数，以探讨太极阴阳将兆欲兆之气机，不能无太少动静之别，而

因画出重单交拆，以仿像摹拟阴阳相交之分数，其内外上下，多寡纯杂，有如是耳。气机无截然可分之候，故三画止宜作一卦看，气机亦非形体之可似，故亦不必以连断之形体拘也。重卦虽分内外，不过体用两端而已。今既同为内卦，则皆可因初而言来；同为外卦，则皆可因上而言往矣。

初爻考之以时，然欲人追寻来处，则又在位上考究。上爻定之以位，然欲人知为穷极将反，则又在时上留心。即此时位两字，有位中之时，有时中之位，其玲珑透彻，微妙无比，圣人寓意精深，浑融包括，岂易测识乎？

自汉迄今，解经者谅不啻数千百家矣。其书或传或不传，大要皆于极奇极僻、极难措手处，各欲逞其聪明，各欲建诸议论，以竞胜而争名耳。又或援不经之证据而示之博，如大禹则《书》作《范》之说是也。又或立新奇之字样而示之通，如朋友宗道分列^①河图是也。至于圣人之经，极卑迤而寓意高远，极平淡而寓意精深，乃反略而不顾。如见伏动变之说，交字生字索字之说，时位之说，初上九六二三四五八字之说，人人习为故常，囫圇置^②去而不一留神，岂知至精至妙之理即在卑迤平淡之中。而好奇立异，反就支离，迄无一当乎？又如《易》中所有先圣图像，必其道理皆与《周易》卦爻有两相关照、互相发明之处，然后并传，直至于今，不相离异。而好奇立异之流，且有目图书为伪作者矣。且有参考不真，以书为图，以图为书，而先后不分者矣。且有盗窃绪余，规仿近似，如《太玄》《洞极》《洪范》《元包》，侥幸著作之名，不惟于《易》无所发明，竟似天地有《易》外之《易》，圣人有道外之道矣。岂知释圣人之经，便当以圣人为主，毋徒为古人愚也。必须字字打心上过，务求道理纯一不杂，方是《周易》一定旨归，无徒猎取以示博也。如释河图似不知有洛书，释洛书似不知有河图，释图书似不知有先天诸图，释先天诸图似不知有文

① “列”，库本作“裂”。

② “置”，库本作“看”。

王之卦、周公之爻，安用此繁屑琐细、绝无贯通、绝无关系之图，置诸《周易》之首哉？知《函书》所明，自图书迄于卦爻，止是一个道理，一以贯之，则古人所著，其亦有以别其真伪矣。

后来《易》外之《易》，悉由子云《太玄》作俑而始。今置《太玄》与《周易》比之，《周易》则圣圣相传之道，尽在其中，而《太玄》何有乎？《周易》之占，吉凶得失确有明验，而《太玄》何验乎？《周易》经四圣之传授，无有一圣可能增损一卦一爻，则其精深亦概可想矣。《太玄》为一人之书，求其中之所寓，无道可称，求其施之于占，无一可验，仅以一人之渺知渺见，与四圣相传之《易》彼此抗衡，有是理乎？然其相传而不废者，徒以奇字足以愚天下已耳。然亦有至鄙至陋至浅而不之察者，如以上干二字拟卦之升，以戾拟睽，以差拟小过，以增拟益，以锐拟渐，以交拟泰，此皆止训字义，变其卦名而已，亦复何奇？况更有浮浅不甚切当者哉？读书但当精求道理，勿徒为古人愚可也。

今人发明先圣人之书，便自以为己之著作，此甚非也。羲文周孔之书，自有羲文周孔道脉存焉，自有羲文周孔心事存焉。今即略见得几分心事，略识得几分道理，仍是羲文周孔书中所自有所应有者，犹然是羲文周孔之书也，于我何与哉？^①

^① 此段堂本无。



周易函书约存卷一 原图一

河洛(李本固《周易全书》^①汇编)

邵子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鲍宁《天原发微》曰：天地开辟之初，太极浑沦，象数未显，此河图洛书所以开圣人也。《语》曰河不出图，《易》曰“河出图，洛出书”，《书》曰天球河图，则知图书乃天地自然之文，古今以为瑞物，非人力之所为也。后世有肆为怪诞者，如顾野王以洛书农用敬用十八字，为神龟之所负。班固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之本文。唐孔氏曰：天语简要，不应叮咛曲折如是也。惟孔安国之言极稳，故朱子取之。杨止^②庵按《资治通鉴》：魏青龙间，张掖柳谷口，水涌宝石负图，苍质而白理，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列宿之象，其字可读而不可晓。又宋政和末，于洛水出石，大如拳，有字两行。盖天地之气化，何所不有？后世怪诞者遂神其说。

讖纬之书，详圣人受河图之始，以为河出天苞，洛出地符，河图龙发，洛书龟威，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圣人但言图书出于河洛，何尝言龟威之兆？又何尝言九篇六篇乎？是故有以十为洛书，九为河图，如刘长民、张文饶者。又有以先天图为河图，五行生克数为洛书，戴九履一图为太乙下行九宫图，如蒋得之者。有谓得图书

① “周易全书”，库本无。

② “止”，库本作“升”。

于青城山隐者，有谓别传图书于异人，而九十皆河图者。有谓图书皆出于羲世者（当亦惑于洛书出禹之说），遂使圣人明白易简之理，多支离变怪之说矣。乃讹以传讹，如郑司农、马融之流，无不笃信之。至刘牧又自为易置，以九为图，十为书，托言出于希夷。元人赵抃^①又为自然河图，谓蔡元定得于蜀山隐者，虽朱子亦莫之见，其为诡秘，大率皆一类耳。

按《路史》野王符瑞图云，黄帝轩辕氏东巡，省河过洛，沉握视将加沉璧，集历并臻，皆临诸坛，河龙负图，出赤文象文以授命。《龙鱼河图》云，天授帝号，黄龙负图，鳞甲光耀，从河出，黄帝命侍臣写以示天下。又言黄帝云，予梦两龙授图，乃斋往河洛求之，有大鱼泝流而至，泛白图，帝跪受之。而挺辅佐曰，黄帝持斋七日七夜，天老皆从，以游河洛之墟，至翠妫之泉，大鲈泝流而至，问五圣莫见，独与天老迎之，兰叶朱文，五色毕见，汎^②白图以授帝。又云黄帝游于河洛之间，至泽鸿之泉，鲈鱼负图以授帝兰叶，命曰录图。《前河图》亦云，黄帝游洛水，有鲤长三丈，身青无鳞，赤文成字。故《世纪》云，黄帝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上，见大鱼，三牲醺之，天甚雨，鱼流而得图书。酈道元《水经注》^③，尧帝修坛河洛，择良议沉，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谓河图将来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言讫，五老乃翻为流星以入昴。事见《论语比考》云，仲尼曰吾闻帝尧率舜等游首山，观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图将来告帝期，二曰河图将来告帝谋，三曰河图将来告帝书，四曰河图将来告帝图，五曰河图将来告帝符。有顷，赤龙衔玉苞，舒图刻版，题命可可卷，金泥玉检。封盛书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为流星，上入昴，黄姚视之，龙没图在。尧等共发曰，帝当枢百，则禅于虞，尧喟然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乃以禅舜。今

① “谦”，堂本作“兼”。

② “汎”，库本作“沈”。

③ “注”，库本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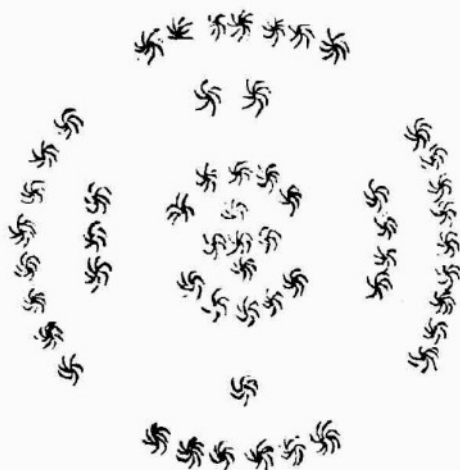
道之营道北五里，有五老人祠。书中候《握河纪》云，尧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于稷，沉璧于河，青云起，回风摇落，龙马衔甲，赤文绿色，自河而出，临坛而止，吐甲回违，甲似龟，广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汉之事，帝乃写其文，藏之东序。而《世纪》言尧与群臣沉璧于河，乃为握河纪，今中候是也。王元长云，握河沉璧。孙氏《图瑞》云，帝尧即位，坐河渚，神龙赤色，负图而至，备载山泽河海之形，国土之分域，帝舜祗钦相有光，至于稷兴，荣光迭至，黄龙负图，卷舒至水畔，置舜前，舜与三公大司空等三十人，集发图。周公践阼，理政与天合志，万序咸得，休气充塞，藩侯陪位，至于日昃，荣光汨河，青云浮至，青龙仰玄甲，临坛址，济止图滞，周公视王公，视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与秦汉之事，故摘洛戒云，青龙衔甲，元龙背书者此也。又中候云，周成王举尧舜之礼，沉璧于河，白云起而青云浮，乃有苍龙负图临河，据考之，亦黄帝之事耳。按洪蒙之世，象数未开，天牖圣衷，假物垂象，固多有之。然岂历代皆沉河洛，云兴皆呈青白，所云河图，乃甲篆山泽之象，与《易》无涉也。

吴幼清曰，周之时，河图与天球宝玉同藏于王室，其贵重可知。秦汉以来，官府既不收贮，学者亦不复见。观《汉志》，刘歆所云本孔安国，盖亦祖述相传之辞耳，未曾亲见图书之象者也。后汉郑玄注《礼记》，则不识河图为何物，及魏何晏集注《论语》，晋人作《尚书》孔传，《顾命》《洪范》两注，虽皆用孔刘之说，而颇失其意。盖孔刘虽不见图说书，而谓伏羲则河图画八卦，禹法洛书陈《洪范》，则图自图，书自书，卦自卦，《范》自《范》，犹不误认为一也。若晋魏则直谓《周易》八卦即是河图，《洪范》九畴即是洛书，盖以河出图为龙负一片之图，洛出书为龟负一卷之书矣。唐孔颖达《易》《书》《礼》疏，宋邢昺《论语》疏亦然。大抵周后汉初，儒流专门之学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辞可记诵者有传，遇无文辞不可记诵者无传，五经皆存，而独《乐》之一经亡，三百五篇诗皆存，而独笙诗之六篇亡，盖以无文辞，非可记诵故也。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画，河图洛书只有图象，则儒家亦不传，是以汉魏晋唐宋初之儒不见图书，羲《易》图书不传于

儒流，而方伎家藉此窃窥造化，乃秘宝之。宋兴异人挺生，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从方伎家得此，当时有穆修、种放游其门，故穆得其古《易》，种得其图书，穆传李之才，再传而至邵雍。种传李溉、许坚、范谔昌，四传而至刘牧。邵子得图书，盖亦穆所传也。其洞彻蕴奥，蔑以加矣。刘亦发挥图书，有易象钩隐图，然邵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而刘则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盖其初所传，但得二图，不曾分别何者为图，何者为书，是致混淆而不免差互，非刘之罪也。当时有阮逸者，作《关子明易》，阮与穆、种同时人，盖因二家而得见图书之象，故云然。欧阳修亦阮同时，而未及见，盖当时所传未广也。是以欧阳修与临川王氏文人巨擘，而皆不见图书。欧阳直以二卦为河图，不信有洛书，并疑《系辞》非孔子所作。王氏虽不以为无，而其说图书皆以意悬空立言。至乾道淳熙间，朱子始推尊邵子之学，然当时信从者寡，亦未盛行于世也。观鲍、吴诸说及《启蒙》，历引孔安国、刘歆、邵子、《戴礼》之言，则河图十而洛书九，万世有定论矣。

煦按：仍以洛书为作《范》之具，甚非。

古河图



古洛书



旋毛龟折，志古也。此郑氏《通志》所定。

河图洛书出必同时，盖此二图相须而互显其理。无洛书之分，无以显河图之合。无河图之合，亦无以显洛书之分。故二图不可缺一。

若使伏羲止见河图，恐徇齐天纵，亦必无以测河图之蕴，而创为卦图。然而孔子固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则河图洛书，当伏羲时已并行而不悖矣。特河图体而洛书用，当河图先而洛书后耳。

王氏无异曰：阳自后而生，往前为顺，一三入而为主，六八环于外而从之。阴自前而生，来后为逆，二四入而为主，七九环于外而从之。一三自后而生，往前为顺者，阳中之阳。七九自前而生，来后为逆者，阳中之阴。二四自前而生，来后为逆者，阴中之阴。六八自后而生，往前为顺者，阴中之阳。一奇一偶从先至后，各顺其序，如兄弟然。一生一成从内至外，各有其别，如夫妇然。煦按此亦从合处看出道理，亦知阴阳各有逆顺。第以在左者皆为顺，在右者皆为逆，遂不得不以阳为顺来，阴为逆来，则未知阴阳之生，其来皆为逆，其往皆为顺也。故用以解《易》，合于此则不合于彼矣。必先立身于中，逆溯从前之来处，知为逆来，顺推此后之所往，自知为顺往。凡《系》《说》《彖传》之往来，莫不如是，皆是为图言也。其曰阳中之阳，亦当曰阴中之阳。其曰阴中之阴，亦当曰阳中之阴。必如此然后知天根月窟之义，与根阴根阳之说，直以东南为阳，西北为阴，而不知变通之义，其言未当。

河图阳动阴静图



按：此数自天位而起，以左旋而定。

按：此河图之数也。
此之阳数皆对换，故曰动。
阴则仍其本数，故静也。

河图阳静阴动图



按：此数自地位而起，亦以左旋而定。

按：此亦河图之数也。此之阴数皆对换，故曰动。阳则仍其本数，故静也。

洛书阳动阴静图



按：此数自天之降下而论，故其下图阳数之出于天者，皆对换也。

按：此洛书之数也。



洛书阳静阴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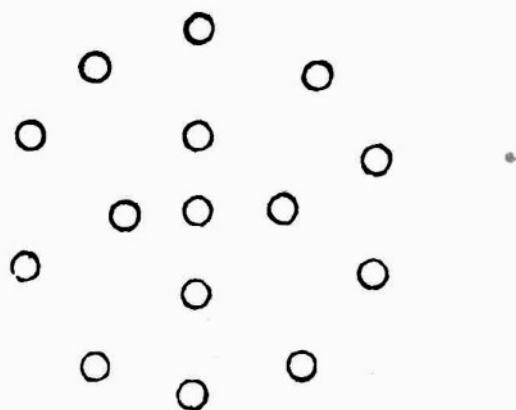
按：此数自地之升上而论，故其下图阴数之出于地者，皆对换也。

按：此图亦洛书之数也，此亦看图之法，比之龙序，胜远矣。

《大传》言河图，曰一二，曰三四，曰五六，曰七八，曰九十，则是以两相从也。《大戴礼》言洛书，曰二九四，曰七五三，曰六一八，则是以三相从也。是故原河图之初，则有一便有二，有三便有四，至五而居中，有六便有七，有八便有九，至十而又居中，顺而布之，以成五位者也。原洛书之初，则有一二三，便有四五六，有四五六，便有七八九，层而列之，以成四方者也。若以阳动阴静而论，则数起于上（煦曰阳德自上而下行者也）。故河图之一二本在上也，三四本在右也，六七本在下也，八九本在左也。洛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上而下也。于是阳数动而交易，阴数静而不迁，则成河图洛书之位矣。如以阳静阴动而论，则数起于下（煦曰阴道自下而上行者也）。故河图之一二本在下也，三四本在左也，六七本在上也，八九本在右也。洛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下而上也。于是阳数静而不迁，阴数动而交易，则又成河图洛书之位矣。盖其以两相从者，如有天则有地也，有君则有臣也，有夫则有妇也。以三相从者，如有天地则有人也，有君臣则有民也，有父母则有子也。阳动而阴静者，如乾君而坤藏也，君命而臣从也，夫行而妇顺也，自上而下，以用而言者也。阳静阴动者，如乾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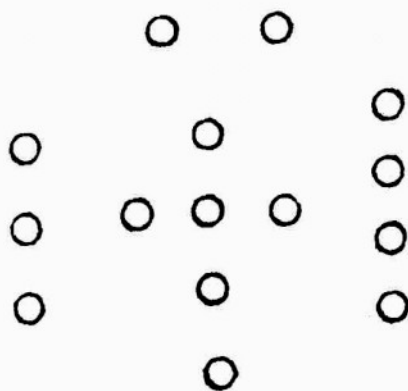
而坤役也，君逸而臣劳也，父安居而子勤职也，自内而外，以体而言者也。同本相从，以成合一之功，动静相资，以播生成之化，造化人事之妙穷于此矣。先后天图象之精蕴，莫不于此乎出也。

邵子小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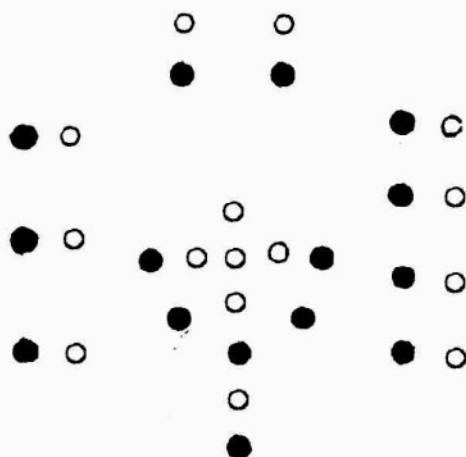
十五是参五也，一切卦象总用四周之四十，道家曰古河图。

天地之数尽于十五，以五乘十，十乘五，皆大衍也。故全图皆太极，而不碍以中之十五为极。又以中五为极，又以中五之一为极，一又有旋毛之中，则圆图皆有太极之正中明矣。煦按此图十五是太阴太阳九六之合，亦少阴少阳七八之合也，是一图而四象全矣。特少静而老动，故《易》有用九用六之说，用则阴阳太少分矣。故用九则不用六，用六则不用九，此图即三五之义，观后图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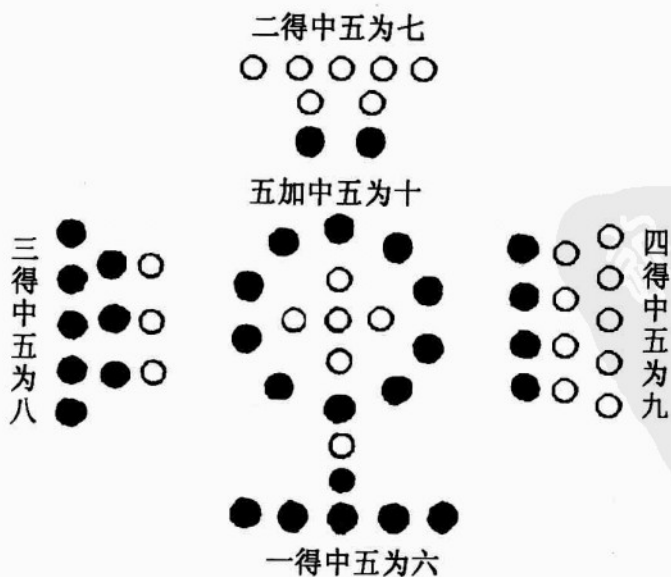


五生数即此十五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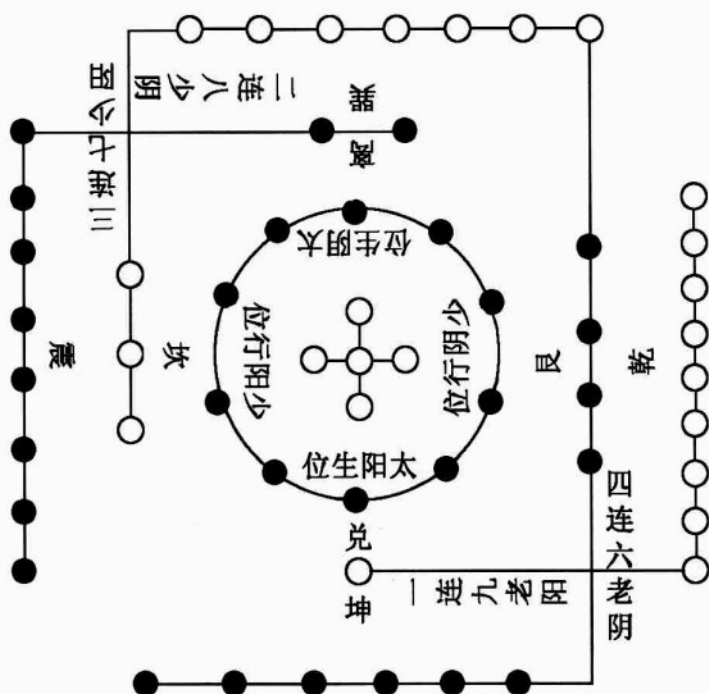
三五分之，即五行生数。中一五原不动，而四行乃二五所分也，四象显矣。煦按：中之成数十，即四方二五之合也。四方生数之二五，即中十数之分也，是体用一如之妙也。



有阳即有阴，微固交计而显亦各分也。冬春阴在外，阳在内。夏秋阳在外，阴在内。煦按：四时之理原是如此，特不留心看图，便不解图中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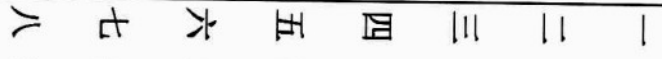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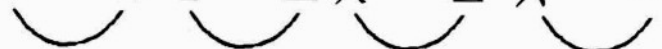


阴阳既配，各以中五加之，即各具五行之成数。煦按：密衍之图最得看图之法，皆须上下连贯看之。盖圣人之图，拆之合之皆有妙义存焉，凡看诸图皆当如此。所加之五在东北则加阴，宜配阴而数之；在西南则加阳，宜配阳而数之。



煦按：老阳谓乾兑，老阴谓艮坤也，少阴谓离震，少阳谓坎巽也。此先天图自具之老少也。因以河图之数分为老少，故遂以河图之数分配卦象，然数则是而配卦则非，此当与下图合观之，然皆各有是非。

先儒谓虚其中之五与十，太极象也。四周奇数二十，偶数二十，两仪象也。中五四布，即四象本位也。北为太阳生位，东为少阳行位（煦按此即阳生于北阴，由左上行之义）。南为太阴生位，西为少阴行位（煦按此即阴生于南阳，由右下行之义），正对者也。化用则东南用少，西北用太，细分之则一二三四，四象用位也。六七八九，四象用数也。以用位言，老阳一，少阴二，少阳三，老阴四。以用数言，老阴六，少阳七，少阴八，老阳九（煦按此

 坤 艮 坎 巽 震 离 兑 乾 极 始 始 极 极 始 始 极 于 于 于 于 于 于 于 于 六 四 三 七 八 二 一 九  太 少 少 太 阴 阳 阴 阳	李本固说
<div>地</div> <div>天</div> 太 少 少 太 太 少 少 太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坤 艮 坎 巽 震 离 兑 乾 长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此本邵子四卦，天四卦，地四卦 ^① 。一二三四顺数，六七八九逆数合配。	吕中石说
九 四 七 三 八 二 六 一  老 少 少 老 阴 阳 阴 阳	韩苑洛说
坤 艮 坎 巽 震 离 兑 乾 六 四 七 三 二 八 一 九	何元子说

解二层吕中石之说，以伏羲八卦论），在图则一六共宗，而太阳又居北一，连西九矣。二七为朋，而少阴又居南二，连东八矣。三

① “四卦”，堂本无。

八同道，而少阳又居东三，连南七矣。四九为友，而太阴又居西四，连北六矣。所谓二老二少，互藏其宅也（煦按此解韩苑洛之说，以河图论也），用位与本位亦互藏也。冬春合岁限，夏秋合岁中，与东南合气辟，西北合气翕，亦互藏也。卦分如上诸列各有所取。

煦按：宗朋道友，乃汉儒扬子之说，此河图之数用以分阴阳太少，犹之可也。诸说参以八卦则误矣。八卦者，则图画出者也。

又按：河洛二图，一六三八不易，而二七四九独易^①者，一二三四五生数也，物之生也，日动而出，阳多阴少，则阳包乎阴，故阴亦从阳以运。物之成也，具体而静，阴多阳少，则阴包乎阳，故阳亦偕阴而住。二四之必易者，生数之阴从阳而易也。七九之必易者，成数之阳从阴而易也。又南为火位，二七之数居之，火能熔物，熔则必合，故熔二七而为九。西为金位，九数居之，金能断物，断则必分，故断九而为二七，此后天不同于先天之故也。

河洛析说（朱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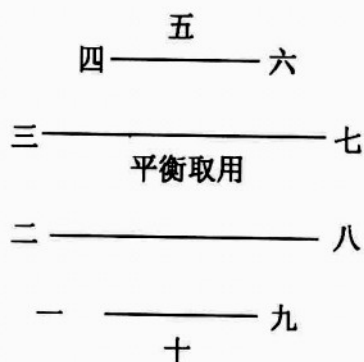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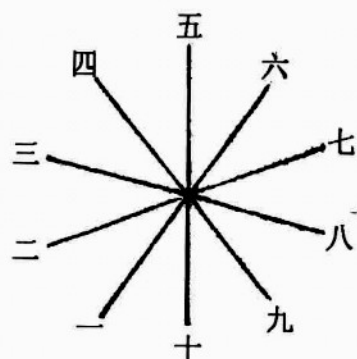
朱升曰：一数至十，环列为图，平衡取而八宫，交午相对，则书也。交午^②取而五位，内位相合，则图也。圆方赢缩，相与为用，原出于此。煦按：龙图序中，五五六六之图，亦是既有河图之后，用以解释河图而已，与此下诸图所列者同义。乃神其说者，遂以为未合之河图，误矣。龙图序无裨于易，今不录。

凡图中言数不合易理者皆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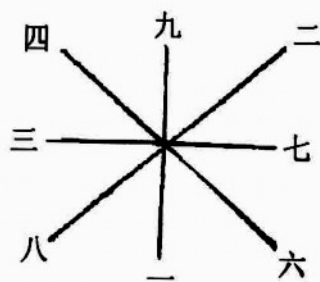
煦曰：凡数无论多寡，但定其中而环之，其左右对待莫不相同，李文利以三十九与九十对列，而左右对取，莫非一百二十九数，即此义也。今试以此图斜取之，如五六为十一，则四七亦十一，三八亦十一，二九亦十一，而十与一亦为十一。又试以五四

① “易”，堂本作“异”。

② “午”，库本作“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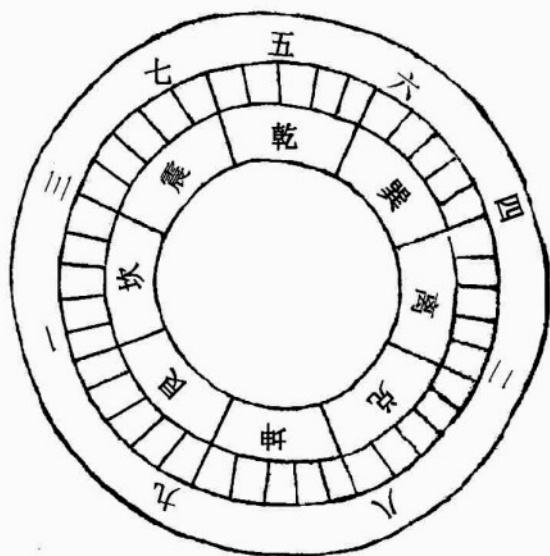
内外合为河图



八宫交对为洛书

为九，则三六亦九，二七亦九，一八亦九，十九除十亦九也。如以

三四为七，则二五亦七，一六亦七，十七除十亦七，八九除十亦七也。今试二三并列，则左右除十皆五。今试以一二并列，则左右除十皆三。今试以三八中立，则左右除十皆六。今试以一六中立，则左右皆十二。今试以二七中立，则左右皆四。今试以四九中立，则左右皆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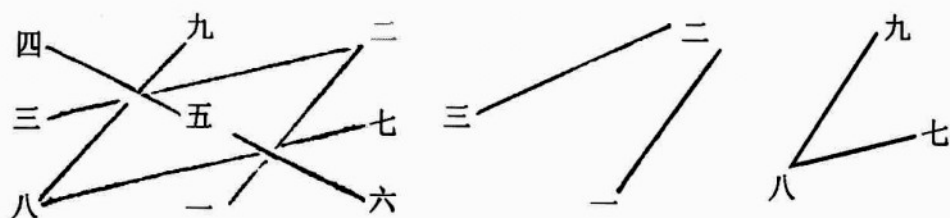
邵子曰：一属艮坎，二属离兑，三属坎震，四属巽离，五属乾，六属巽，七属震乾，八属兑坤，九属艮，十属坤。此以一卦为五分，八卦四十分。当十数，数得四分，乾统三男，占五阳数于左；三女从坤，占五阴数于右。阳数中于五，阴数中于六，故在上。阳数究于九，阴数究于十，故在下。一附九合十于左下，四附六合十于右上，三与七合十而左升，二与八合十而右降，莫非自然。

幼清曰：乾正五，坤正十，则雷风以气附天，山泽以形附地，水火以质居天地间。又父上母下，男女顺序列于左右，法象尤著。

以上七图朱升所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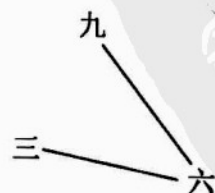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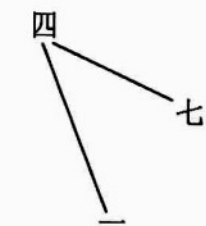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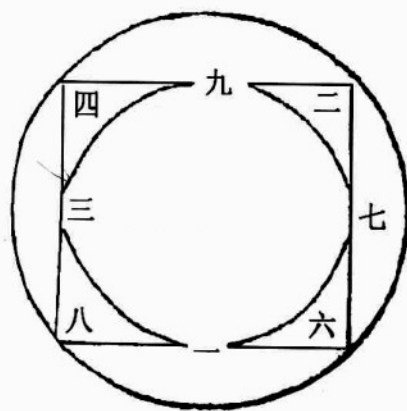
潜老曰：书数飞宫亦循环也。禹步者，秘传八十一变，其本此

^① “以上七图朱升所定”，库本无。



乎？三合相用，亦本此也，人不知耳。又曰：洛书一九相贯，直极相交，数亦居其首尾。数一至中五，则三为中。数五至九，则七居中。故三七为平用之轮。四六者，阴阳之正界；二八者，入用之方体也。申子辰之三合即摄亥卯未之三合。以中连四五六为十五，乘六为通期四分之一。

寅午戌之三合即摄巳酉丑之三合。以中连四五六为十五，乘二十四为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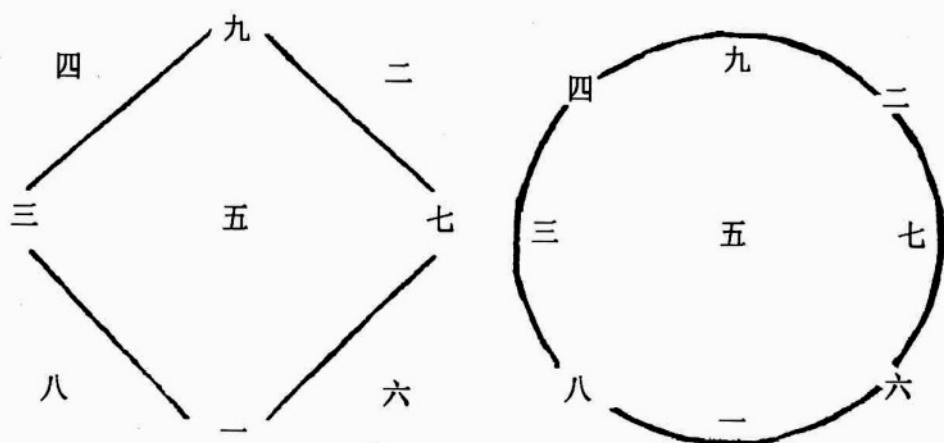


关子明以一四七共十二为天，二五八共十五为地，三六九共十八为人。详见参两。

四四	四九	四二	九四	九九	九二	二四	二九	二二
四三	四五	四七	九三	九五	九七	二三	二五	二七
四八	四一	四六	九八	九一	九六	二八	二一	二六
三四	三九	三二	五四	五九	五二	七四	七九	七二
三三	三五	三七	五三	五五	五七	七三	七五	七七
三八	三一	三六	五八	五一	五六	七八	七一	七六
八四	八九	八二	一四	一九	一二	六四	六九	六二
八三	八五	八七	一三	一五	一七	六三	六五	六七
八八	八一	八六	一八	一一	一六	六八	六一	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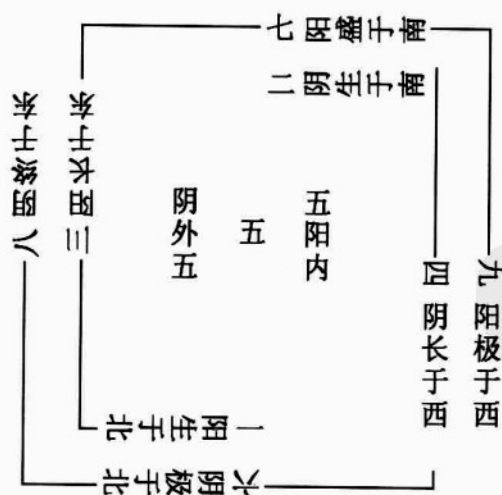
潜老曰：方分则九，交道十六。此方分八十一，而交道则百也。开方开立，半圭三角，皆本于此。乘除之，幂积之，各有取用。正曰：衷五之文八十一，游五之文七十二，环五为文五百七十六。以五衷之，有正矩反矩，隅夹反夹，正股反股，间勾反勾，圭黍固各类也。《周礼》玉兆如四正十五，或周环十五，方圭圆璧之文。原兆如方田步弓，通五曲直远近，《周髀》之法。瓦兆如一五六，六五一，一六五，五六一之类。以此三兆，密御九畴，不用灼而文灿然。故以五行而辨福极，以庶征而证五事，以五纪而省三德，以稽疑而定八政，亦此意也。

照按：此图纵横各九行，纵横之行各九十，此即洛书之数，每一段各加一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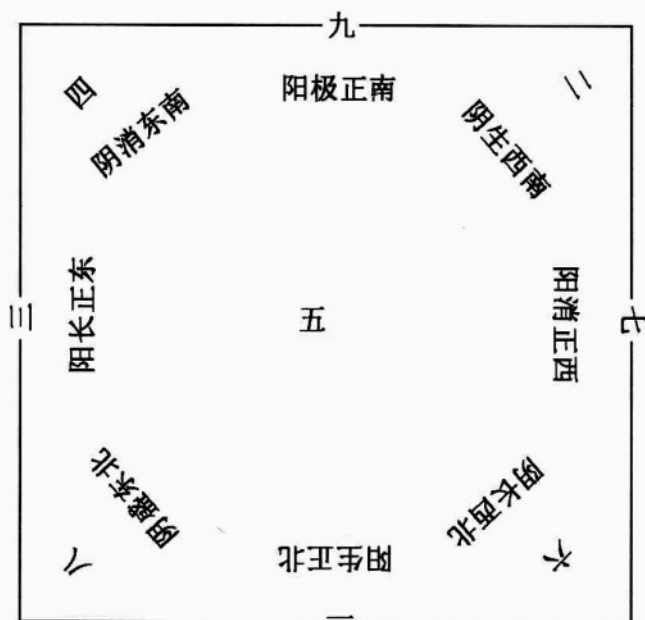
参天，一而三而九，而二十七而八十一，千万无出一三七九者，左旋也。两地，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千万无出二四六八者，右旋也。上图《时论》纂。

河图天地交图



一三七九,阳也,天之象也。二四六八,阴也,地之象也。即奇偶位次,而天地之交见矣。

洛书日月交图



一三七九，阳也，日之象也。二四六八，阴也，月之象也。即奇偶位次，而日月之交见矣。

煦按：前图初生之阳在内，震之一阳在北内，所以为天根。初生之阴在内，巽之一阴在南内，所以为月窟。不从数之散布处著眼，而在气之联贯处著眼，是真通易理者。变天地而言日月，河图则天地定位之象，是先天也。日月则坎离正位之像，是后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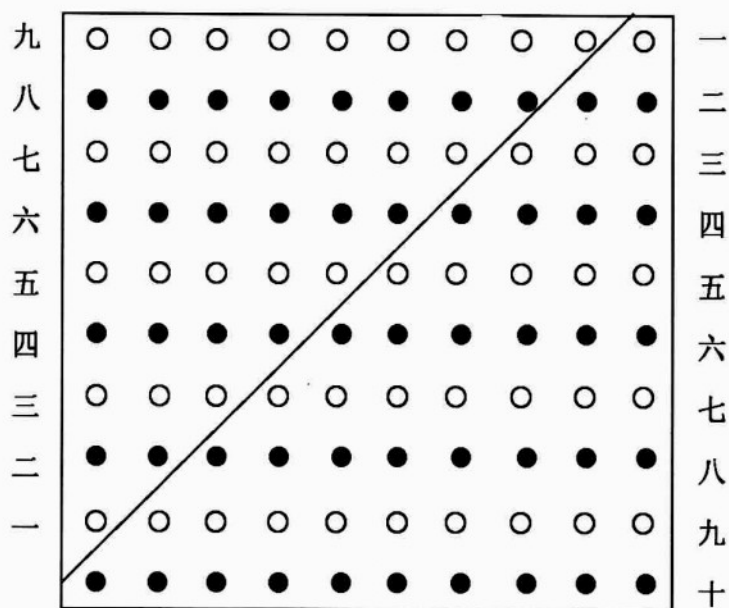
洛书右转相克者，其义也。随其右转而相生者，其数也。何也？中数五而四方各十，总之凡四十有五，知五九之变，莫不由中五以为之主也。是以数起于一，而中五合一为六，故次六。一六为七，故次七。五与七合为十二，故次二。七二为九，故次九。五与九合为十四，故次四。九四十三，故次三。五与三合为八，故次八。八与三合为十一，故次一。八与一合，亦归于九也。孰谓其数之次序，无义于其间哉（煦曰凡四隅之数，皆以中五配之而生，则中五^①之大用可

① “中五”，堂本作“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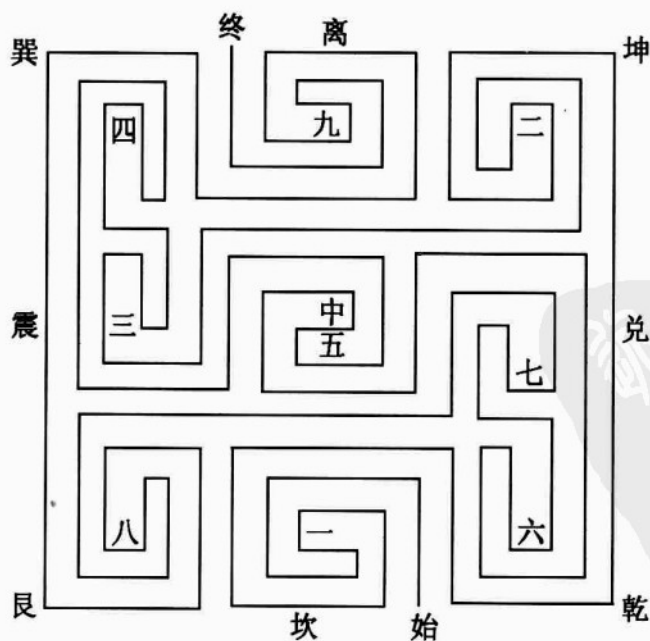
知)。况其数始于一，终于九，一居正北，九居正南，一三五成九，而五则九之中也。合一二三四，生九七八六，是九七八六皆生于九。所以一九生九，二九生八，三九生七，四九生六，六九生四，七九生三，八九生二，九九生一。自一生九，自九生一，其变不可胜穷。潜老曰，合八一六七为二十二，除二十得西南二。合六七二九为二十四，除二十得东南四。合二九四三为十八，除十得东北^①八。合四三八一为十六，除十得西北六，又有妙义存焉（煦曰此四隅之偶数，又一生法也）。一二三与七八九，三合也。而四五六穿亥巳，以中三乘两头，象限周期，天巧哉。

煦曰：一法以七数乘其奇，七者，少阳之成数也。如一七如七，故七位于西。七七四十九，故九位于南。七九六十三，故三位于东。三七二十一，故一位于北，皆右转。如以三数乘其奇，三者，少阴之生数也，如一三如三，则三位于东，三三如九，故九位于南，三九二十七，故七位于西，三七二十一，故一位于北，皆左转。阴阳之理，互相为用，因其数为阳，而又用少阳之成数转之，故右转。而循阴之道以济其阳，其数为阳，而又欲其左转而从阳，故用三之一数，而从少阴之生数，以济其阳。如以三数乘其偶，三者少阴之生数也，如二居于西南矣。二三如六，故六居于西北。三六一十八，故八居于东北。三八二十四，故四居于东南，皆左转。如以七数乘其偶，七者少阳之成数也。如一二如二，居于西南。二七一十四，故四居东南。四七二十八，故八居东北。七八五十六，故六居西北。六七四十二，故二居西南，皆右转。其数为阴，而又用少阴之生数转之，故左转。而循阳之道以济其阴，其数为阴，而又欲其右转而从阴。故用七之一数而从少阳之成数，以济其阴，是二转者从少阳之成数者皆顺，从少阴之生数者皆逆也。其必用三七转之者，以一无可乘，九又老阳之极数，五又居中而不用，故用其三与七也。又有以二转者，阴数则逆转也。以八转者，阳数则顺转也。

^① “北”，库本作“南”。



煦曰：右为河图之合数，左为洛书之合数，合之为百数，折半五十，此大衍之数所由兼图书之数也。河洛之数原不可离，故大衍之数合用之。



此以一二三四之数为次第，惟九五—三数，每格占二行。

此图传为洞庭老人授，起自北坎一，至西南坤二，东震三，东南巽四，中五，西北乾六，西兑七，东北艮八，南离九，符洛书之义，其始终经营，匪夷所思，亦异矣。

皇极老人图，即洛书符也。纵横皆十九行，应一至九之数序，磅礴取之以图声。

以上所列诸图，皆所以解释图书者也，故附于图书之后。

生成之数

玩河图者，须向合处留神。其以在内为生数者，谓其中包罗含蓄，不可限量，后此无穷作用，随所成就者，皆由此生，故以成数附于其外。外则事体既成，可见之象也。然必附于生数而两不相离，明事物所成，其始必各涵有生机，保合太和正由此义出也。夫成似非先天所有，而河图有之，明能成之理即具生理中，人心已发之和即中而具，是其象也。乃生数各随成数而附之者，谓无一事之成不即此生机而具，即天向一中生造化，万物各具一太极之象。总以见能成之妙即能生之理所由该，能生之机即能成之用所由著，故以为先天。若在既成后，则成之象著，而生之机隐矣。故洛书之象，成数既遍布于四正四隅，而生数亦遂散处焉。由其生成合聚，故命为先天。由其生成散处，故命为后天。

理数

理不缘数而存，数必依理而住。若言数而不本诸理，则河图洛书如是之数，要他何用？若谓言理而必征于数，则伏羲先天四图则仿图书，何尝有数可言？盖理则合微显而无间，数则有及有不及，故文周拟爻之法至于始终两爻，遂命为初上，而不以数纪，是数所不及，而理之最灵最妙处也。

中具太极

生成之总数俱归于中，而五中一点，则太极之象。奇偶两殊，则两仪之象。生成合于四方，则四象之象。分四方而仍各具有生成，则八卦重卦之象。生成既合，而四方与中各为奇数，无偶数者，以阴从阳，《周易》之所以贵阳也。贵阳云者，以数始于一奇，自一至十，凡皆一奇所衍，此即物物各具太极之象。逮至于十而复还为一，所以有大明终始之说，谓阳无尾者，误也。

看数之法

龙马一图，即数而象存，即象而理存。数则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止耳。象则有奇偶，有连断，有内外，有分合，有微盛，有始终，有上下，有逆顺，有左右，有形气，莫不各有实理存焉，此太极两仪八卦之所由定也，详注于后。

奇偶

奇者，数之自行者也。偶者，数之并行者也。阴阳之别，即分于此。

连断

连者，一三七九之相因，二四六八十之相因也。断者，一九为四六所间，二八为三七所间。其升降上下内外，止有三等，如一北七南，而三则居中，二南六北，而四则居中，又如一始九终，而七之盛者居中，二始八终，而六之盛者居中是也。故画卦止于三，重卦止于六，而不得增也。

内外

内者，一三初生之阳，二四初生之阴，皆内也。外者，七九已盛之阳，六八已盛之阴，皆外也。内外别而初上分，重卦立矣。凡初生之阴阳，未有不由中出自内生者，天地之造化，与人心之寂感，莫不

如是。全部《周易》所发明者，亦止是内外浑融之机耳。

分合

分者，一不与六同数，不与二同位是也。又奇与奇连，偶与偶连，绝无混杂，皆分象也。合者，一与六同位，二与七同位是也。知分之义，而内外上下，不必从同，卦爻所由有应与。知合之义，而父母六子不嫌并域而居，所由有先天未断之图也。然生数始于一，至五而复归于中，成数始于六，至十而复归于中，所谓天向一中生造化。河图之谓先天，以始之终之，皆相涵而浑合者也。不以初生之奇偶由中而起，而以垂尽之奇偶建中而居，是循环不息之理，贞下起元之义也。初生之阳涵于盛阴之内，初生之阴藏于盛阳之内，是阴阳之互根，亦莫非循环之奥也。

微盛

微者，一三二四之方始。盛者，七九八六之就终也。故初上相覆，遂分杂卦之性情。

始终

阳始一而终九，故谓阳无尾。阴始二而终十，故谓阴无首。乾始坤终，即是此义。然始而终，终而始，其在图中，生成之数既终，而复归于中。定乎始生之位，是彻始彻终，相连无间之义也。又始一终九，则五为天之中数。始二终十，则六为地之中数。因五六为天地之中数，故五音六律，五子六甲，以及五日为一候，六候为一月，莫非五六之充也。夫五之居中固为中数，六之居北何亦谓为中数也？盖天地之体，北内而南外，北辰正位而不动，中故也。一生于六中，复之一阳生于坤中，其在易曰“七日来复，复见天地之心”，心即中也。

上下

上则奇之外盛，而二偶生于其中。下则偶之外盛，而一奇生于其中。先天图天地定位，而阴阳之初生，均由中出，即其象也。

顺逆

阳以上而下为顺，以下而上为逆。阴以下而上为顺，以上而下为逆。其位使之然也，故曰天地定位，不可误解说卦传。

左右

何谓左右？阳从阳位升，阴从阴位降，造化之理并行而不悖者也。太极初生，而阴阳两象悉已全具，即其象也。左阳位也，故阳生于此。右阴位也，故阴降于此。其在先天图，初画之阳皆左升，若阴而居左，则就消而终矣。初画之阴皆右降，若阳而居右，则就消而终矣。

形气

一二三四五，气之生也。六七八九十，形之成也。生者在内而握机，成者在外而具体。方图之震巽内而艮兑外，雷风气也，山泽形也，雷风为阴阳之始，故以气用。山泽为阴阳之终，故以形成。然形气受能于天地，故天地又包形气之外，此义全具先天之方图。夫万物莫不生于气而成于形，迨形之既成，莫不气中而形外，即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一水初生于内者也，五土形成于外者也。水火亦以气生，土金亦以形成，木居五者之中，故形气兼之。曲直者形，渐长渐大则气也。

左阳右阴

左阳也，而仍有就消之阴行于其中。右阴也，而仍有就消之阳行于其中。极盛而就消，则不能以自主，故左之阴则为阳所丽，右之阳则为阴所陷，阴阳互根之义即显于此，观坎离二象可知。

左旋

左为阳位，则阳之自左而旋固也。乃阴之旋也，亦随阳而左，而无有逆焉者，此坤德之所以为顺也。有用九无首之吉，而坤德遂代终而无成，皆由此图出也。

三百八十四

以河图之全数各自乘之，惟一无可乘，故除之以象太极。若一一如一是也。自二而二之，以至十而十之，共得三百八十四。圣人重卦止于八八，所以止有三百八十四爻，是生成之全数具足者也。

一连二断参天两地

一，无匹者也，故尊为太极。太极之蕴不逐渐而出，则无化育。继一者二，故以二配之，而阴阳于此肇矣。圣人取一无间断之义，而画一奇之阳，取二有两开之形，而画一偶之阴，此即乾坤两画所由始也。阴阳立而无穷之造化生矣，过此以往，一与二合而为三，此即阴阳既交，而五行之全数皆由此出。故三之为用至广，以在阴阳方交之始，时有三候，位有三等，卦有三爻，爻有三极，皆谓阴阳之交也。一二合则为三，二三合而为五，参天两地之义具焉。三者奇其奇，四者偶其偶，皆包于二三之中，皆参两也，作围径说者非也。故五行之全数，在河图止于奇偶，达其原则阴阳而已矣。

河图奇而洛书偶

河图相合，皆成奇数，洛书相对，皆成偶数。故图为先天，是流行之气。书为后天，是對待之形。谓河图对待，洛书流行者非。

阳包阴

九大六小，六不及九者半，明阳包乎阴，天包乎地也。如三分之，九三奇，六两奇，皆贵阳之义也。

大太极小太极

有体统之太极，有流行之太极。一为太极，数之元也。一加一而成二，二加一而成三，三加一而成四，四加一而成五，莫非此一之流行，此体统一太极之象也。五者五其一，四者四其一，三者三其一，二者二其一，则流行之太极，万物各具一太极之象也。圣人则之，所以有太极之说。

九阳

阳数极于九，故先天卦中对待莫非九数，如乾一坤八，离三坎六之类是也。《易》之阳爻称九，乾卦之用九，皆由此出。

九六皆成数

用九用六，举成数而不及生数，以生数属气，无形而见，成数属形，始可辨别。此如蓍之用数，皆属有形，即于其中，察所蕴之神理是也。然九为一三五之合，六为二四之合，明九六虽为成数，莫非生数之所生矣。

三^①五

五生数，皆本于中五，故四生数遂得与中之十五相近，而要皆中十之四分，中五之两分者也。故四与一合为一五，三与二合为一五，而四一与二三又复合为一十，而归于中。四一一五，二三一五，故曰中五之两分。四一与二三合而成十，故曰中十之四分。然自其来而论，则在中之五十，悉出而为四方生成之数。自其返于中而论，则在中之五十，皆四方生成之数返而凝聚者也。要止是三五之合，所以谓为参伍以变。三五者，九六之合。九六者，三五之分。故《周易》之爻遂专以九六言。

① “三”，库本作“二”。

河图加一倍法

由中之五，而十数包于其外，以五加十，此加一倍者也。由一二三四之生数，而外加六七八九之成数，以十而加二十，此又加一倍者也。由在中之十五，而外加生数之十，成数之二十，以十五而加三十，此又加一倍者也。五十者，静镇于中而不动，河图之太极也。生也者，几之将动者也。成也者，数之已极者也。由中而生而成，每一加而外出，此圣人画卦用加一倍法，悉由河图出也。由中而生而成，凡有三等，圣人画卦特立三爻，悉由河图出也，非直此也。今观数之所衍，由一而二而三，莫非加一倍而得焉者也。然每加一数而遂各异其数，各异其性，所以圣人画卦，每加一爻而遂各异其象，各异其理也。不知河图本具画卦之理，徒以拆补言之，自误而误人，非知河图者也。

王宏撰曰，欧阳氏不信河图洛书。苏东坡云，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曾南丰云，以非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则其不信非也。煦按河图洛书，均为则以画卦之资，此万万不可移易者也。若并以图书为怪妄，则谬矣。汴水赵氏亦以图书为后人所作，而特取其数有妙理，其说与欧阳氏又别。谨按永叔不信者非也，即信而不知其为画卦之资，亦非也。必谓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天地鸟兽人物皆举之矣，而独不举及河图，遂谓图书为怪妄，然则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与《论语》河不出图之说，非孔子之言乎？当知则之为义，是尊敬而规仿之，不敢走作丝毫之意，至于仰观俯察，与鸟兽人物，又是画卦之时，惧其与天地人物之理，但有纤毫违忤，便不足以发天地之秘，便不足以传圣人之心，便不足以冒天下之道。是皆推本河图，而又博以考之，以为卦画之印证者也。如使不博以证之，则即此一段中，仰而观象于天，用以画卦，其亦可矣。不则俯而观法于地，用以画卦，其亦可矣。顾必上下俯仰，鸟兽人物，琐琐而不惮烦也。岂极精极微如河图，乃反弃焉如遗，而固不欲取则于兹耶？如但执仰观一段，万一合于天文而不合于地宜，合于地宜而不合于

人物，又何能则以画卦乎？且天地鸟兽人物皆可则矣，又何独遗河洛乎？凡皆未明画卦之理即图而具耳。

明明圣人之言见于两处，则图之说特举而标之，俯仰一段详举而证之，乃信其详举者为是，略其特标者为非。然则孔子之言仁，亦尝不一其说矣。执克复之一说，不将以敬恕之说^①为非乎？又况河图之数见于《系传》，言之已详，孤执一见以为无是，则是孔子传中之语尚未能一一打透，恐非真能解《易》者也。总缘图书未得真解，不能与《周易》打通，遂使人人向数上留心，便称得解。又其甚者，拆而补之，求合乎先天之卦，是则昧先后之序，失先天之旨，真怪妄不经，无一语切当易理矣。岂知河图本属先天，其妙全在合处，伏羲所画之图，全由河图中揣摩钻研而出。煦前所释，亦庶于河图所蕴，则图之妙，发泄殆尽。南丰以不信为非，其言诚是，东城之见亦佳。至以则图为则旋毛，而画出河图之圆星，则仍是欧阳之见耳。洛书非以作《范》，详见后解。至于河图洛书先天四图，文王一图，邵子最先发之，朱子因而收入《本义》，则朱子之有功于《周易》大矣。

章本清曰，河图阳生于正北，长于正东，盛于正南，极于正西。阴生于正南，长于正西，极于正北，终于正东。纵观则阳生阴中，阴生阳中。横观则一九太阳居西北，二八少阳居东南，以西则九分为二七，以南则二七合为九，此河图之相生，而未始不相克也。

煦按：生长之说最合河图正义，相生相克亦误袭先儒九分二七、二七合九之说，此盖七九易位之理，言于洛书中可也。金以利为性，利则必分，易九而为二七，所以象其分也。火以融物为性，融则必合，易二七而为九，所以象其合也。

九六图说

煦按：^②九六者，乾坤之二用，阴阳之合德也。其原皆出于图书，

^① “说”，堂本作“言”。

^② “煦按”，堂本无。

图书之参其五也。书之纵横十五，皆九六之合也。在图书，则九六全用者也，故其数皆十五，在卦爻，用九则不用六，用六则不用九，皆参于其十五而定之者也。天下万事万物不离阴阳，六十二卦皆乾坤二体交索而成，则九六之大用著矣。

䷊ 三阳三阴之卦为九六明象。

䷊ ䷋ 是两层九六，亦是两其九，三其六。

乾用九，而九乃为离所居，则六可以识大明终始，天德不为首之义焉。坤用六，而六乃为乾所居，则九可以识大终之义焉。

伏羲横图卦位

坤 八	艮 七	坎 六	巽 五	震 四	离 三	兑 二	乾 一
⊖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四 𠄎	三 𠄎	⊖ 𠄎	一 𠄎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二 𠄎	⊖ 𠄎	十三	九 𠄎	⊕ 𠄎	七 𠄎	六 𠄎	五 𠄎
十四	九 𠄎	八 𠄎	⊖ 𠄎	六 𠄎	五 𠄎	⊕ 𠄎	三 𠄎
八 𠄎	七 𠄎	六 𠄎	五 𠄎	四 𠄎	⊖ 𠄎	二 𠄎	一 𠄎

坤	艮	坎	巽	震	离	兑	乾
⊖ 𠄎	五 𠄎	四 𠄎	三 𠄎	二 𠄎	一 𠄎	十五	⊕ 𠄎
四 𠄎	三 𠄎	⊖ 𠄎	一 𠄎	十六	九 𠄎	八 𠄎	七 𠄎
二 𠄎	⊖ 𠄎	十七	九 𠄎	⊕ 𠄎	七 𠄎	六 𠄎	五 𠄎
十八	九 𠄎	八 𠄎	⊖ 𠄎	六 𠄎	五 𠄎	⊕ 𠄎	三 𠄎
八 𠄎	七 𠄎	六 𠄎	五 𠄎	四 𠄎	⊖ 𠄎	二 𠄎	一 𠄎
⊕ 𠄎	五 𠄎	四 𠄎	三 𠄎	二 𠄎	一 𠄎	十九	⊖ 𠄎

王氏似鹤曰，上图第一层乃八卦顺布之序也，卦之本数在下五层。凡上画奇者，数皆一三五七九，偶者，数皆二四六八十。除十不

用,只用零数,各得其卦之本数而止。无犯重者,如第二层乾下取九字,坤下取六字,第三层坎下取二字,第四层震下取八字,艮下取一字,第五层兑下取四字,巽下取七字,第六层离下取三字,合而观之,则乾九坤六并列于上,而震八巽七,兑四离三,坎二艮一,雁行于下,且乾坤平对,艮兑斜对,坎离斜对,震巽斜对,未或紊焉。当知卦数不外乎位序矣。下图即从上图衍出,因坤之四十八而起乾之四十九,以至坤之九十六而终焉。此图之四维皆乾九坤六,而六子之序与上图无异,则卦数岂可移易哉?且演必六位者,六位成章也。乾起四十九者,大衍之策也。终于坤之九十六者,阳九阴六之会也。此图包涵甚深,不止为卦数取证也。

以图数推卦数,先儒所见互异,此与邵子亦不同。邵子用图之连数,此用合数也。



周易函书约存卷二 原图二

先天后天总义

天赋物以形，而其妙在性。天显道以图，而其妙在理。天别图以数，而其妙在分合连断。圣人则天为图，而其妙在中。此彰往察来、微显阐幽之奥府，当名辨物、正言断^①辞之所自来也。

伏羲述天，文王周公述伏羲，孔子表章图书，经理卦爻，述三圣以述天，标至道之大原，明天人之致一也。河图洛书，天地自然之易，昭于象数而已。比而观之，各有妙义存焉。河图静而洛书动，河图合而洛书分，河图先天而洛书后天，河图其蕴含，洛书其布散也。河图配未发之中，洛书配已发之和，伏羲则以画卦，故先天八卦圆图亦内静而外动，内合而外分，内则图外则书也。因此一图兼则河洛，而先天后天之旨备具无遗，故有先天图，不烦更立后天图也。因知先天八卦一图，是动与静同实，内与外同归，分与合同原，而执中一贯之道遂由此出。盖天地之气周流不息，有舒有敛，有聚有散，有隐有彰，皆未始出天地之外，一动一静，一阖一辟尽之矣。此所由引外于内，贯显于微，究不得岐为二道，职是故耳。其藏诸用也，有藏藏者，虽至静之中，渺无可窥，而万理静涵，浑沦无欠，逮及御天之六龙，乘时而奋，旋出旋给，而莫之或穷，孔子所由有察来微显之说。此河图中央所具之妙，伏羲则之，而存为虚中者是也。其显诸仁也^②，有显显者，其呈露之象非可名状，而性命各正，保合太和，资始之一元，幽潜无朕，莫载莫破而植之根也。孔子所由有彰往阐幽之

① “断”，库本作“决”。

② “也”，库本作“者”。

说。此洛书四方所具之妙，而每加一倍者是也。其内至精，其外至变，浑内外而一之，流通不测，而又且至神，先天一图实兼有之。故此四图必以小圆为主，大圆则小圆之重也，小横大横则东西拆之，明始终之序，别多寡之数，以显加一倍之法者也。阴阳之生悉由中起，方图圆图莫不如是。入方图于圆图中，明圆图中天地定位，原具相交之义，故寓其象于方图，以明万物之生，俱由天地相交而始。然此犹在方交时，非若既交而其体已成，故亦附于先天，而圆图之可拆为卦，已于此肇矣。何也？是已将六十四卦裁为八段，比诸八卦小圆图，固已开为八卦，此不分之分，伏羲之用意远矣。河洛二图已见卷首。

先天河图无拆法

《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之者，则此二图蕴含之妙，用以画卦作《易》也。当河图初出时，尚未有奇偶之画，安所得八卦而比象其数以拆之？河图既属先天，正在浑沦无朕，合而未分之际，非如后天洛书生成之数，既已相离，遂有定位可指。若河图可拆，便成后天，安得仍称为先天乎？彼洛书之数固拆河图而始有者也，既分图为先天，书为后天，经四圣人考订，从无拆图之说，乃欲别创一说，以拆河图，俾成散布之形，不且成两洛书乎？恐圣人考订时，不应独遗此一法，俟后人之拆而补也。想其初拆时，或因洛书之数，实与文王八卦相符，而六乾一坎八艮之数，施之于占，用之于术，又且各有奇验。谓河图之数不得与先天卦位相配，决无是理。及观羲图，艮居西北，坤居正北，此所以有拆一居西北为艮，拆六居正北为坤之说。又见洛书一仍本位，而拆去其六，故此则六仍本位而拆去其一，使不与洛书犯重，乃又曲为之说以附之。因欲比象洛书，故不惮异其数而拆之。夫河图之数生内而成外者，盖为天下之物，皆所生之理在内，而既成之形始在外也。今将生数拆而移之，猥云达生理者乎？内无生理，彼外焉之所成，资何具乎？不知后天八卦比象洛书，其于洛书本象原未尝移易丝毫。今欲以河图团聚之象比拟洛书，则不能无待于拆，是河图之本象合而未分，今则分而不合，犹得为本来之河图乎？即其指一为艮，必一实具

艮卦之理乃可，不然亦必有艮之理验于人事乃可。指六为坤，必六实具坤卦之理^①乃可，不然亦必有坤之理验于人事乃可。乃皆不其然，安在一为艮而六为坤乎？夫一在羲图固乾数也，六在羲图固坎数也，既已比合羲图而拆之，乃又与羲图之数卦卦相违，可乎不可？且一固数首也，太极之象，万理之聚也。今用以配艮，安在艮卦遂足以总诸数，象太极，该万理乎？至若先天八卦，原系伏羲熟玩河洛二图，知其义理蕴蓄无穷，因奇偶而画出两仪，因四方而画出四象，因四方所合而画出八卦，因生内而成外，而别为先天后天，其左右上下之位，始终微盛之几，无妙不与河洛二图相准。顾乃徒向数中纠缠，不几采糟粕而弃精华乎？乌知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其理其象自具河图，原非一数可尽，谓拆之者是乎非乎？玩河图者，须向合处留心，观于成数各附所生之数而不移，是即人心未发之中，后来无穷作用所能成者，早于静涵之地蕴此生机，浑然全具之矣。其生数各附所成之数，是即万物各得所资，而胥保各正之太和也。能成之妙即能生之理所由行，能生之几即能成之用所由著，故合而不分也。又其四成在外，四生在内，与中五相附，仍是全体未发，喜怒哀乐浑然悉备之象。所以邵子指为先天，若先天而可拆也，将未发之中而亦可拆为喜怒哀乐乎？甚矣，其陋也。

王氏无异曰，洪荒之世，楮墨未具，何有黑白之分？以白为阳，黑为阴，昉自朱子，盖因周子太极图黑白成章而然也。陈季立画羲图兼有朱墨，画文图纯用奇偶，谓羲画不联不可为图，文画不断不可为卦。图联其浑款，卦显其对待，故画文图以奇偶便于断，而画羲图必用朱墨便于联也。煦按羲连而文断，其说最当。其黑白之分当即始于伏羲，盖因伏羲初画圆图本未拆而为卦，其最先所画，原以两画象两仪，其阴阳之画未尝断而为三，非别以二色，何由有两仪之辨？至后三易开图为卦，止用铅槩刻于简策，仍未有楮墨也。特欲以一色分别阴阳，则非联断不可。联昉于数之奇，断昉于数之偶也。

① “理”，库本作“义”。

今人得见羲图，因有文王《周易》在也。然《周易》之图实文王作《易》之图，非伏羲本图也，是文王开图作《易》而别立一法者也。故予有拆先天图，乃文王作《易》之图，联先天图则伏羲初画之本图，其说详下。

何由知开而为卦为文王之图也？《下系》第六章云“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耶？”既常稽考义类，知称名为衰世之意，则伏羲时卦未有名，概可识矣。下节彰往八字便是说先天图，彰往者，言图之在外者也。外卦为往，彰之为言，即其上易知之说，易知故以为彰。察来者，言图之在内者也。内卦为来，察之为言，即其初难知之说，难知故有待于察。微显则引外而入内，而欲其来之察也。阐幽则推内而出外，而示其往之彰也。上四字劈分内外，见内外之各不相侔，故中用而字一转。下四字合言内外，见内外之彼此相资，因一言合一言分，故上又用而字一转。总因先天四图便为伏羲之《易》，而其中大圆又具内合外分，中外流通之旨，则是四图之妙总具大圆，故非如此形容，不能极尽此图之妙。下曰开而当名辨物，开谓开羲图而为卦，此方是说文王之《易》。其当名下八字，则《周易》中所有之妙全具而无缺矣，所以谓之为备。当名者，当其阴阳纯杂，上下微盛之体，而命之以名。辨物者，辨其阴阳纯杂，内外多寡之体，而象之以物。正其言，则元亨利贞之辞是也。断^①其辞，则利害吉凶之说是也。因彰往八字全说浑沦未动之图，当名八字全说《周易》之妙，故其中用开字一转，便知开之一字正^②是开图，因知文王易卦非文王所画，特本伏羲大圆开而为卦，亦断可识矣。因开图之后，方始说到当名，则伏羲之图原未曾开，并未有名，亦断可识矣。既不知上八字为是言图，则《易》中之卦何由知是先天？《易》中卦辞爻辞何由知是解先天者乎？今观《彖辞》往来内外，进退上下，均为图言也，乃不知者直目为卦变。今观《系传》“其上易知，其初难

① “断”，库本作“决”。

② “正”，库本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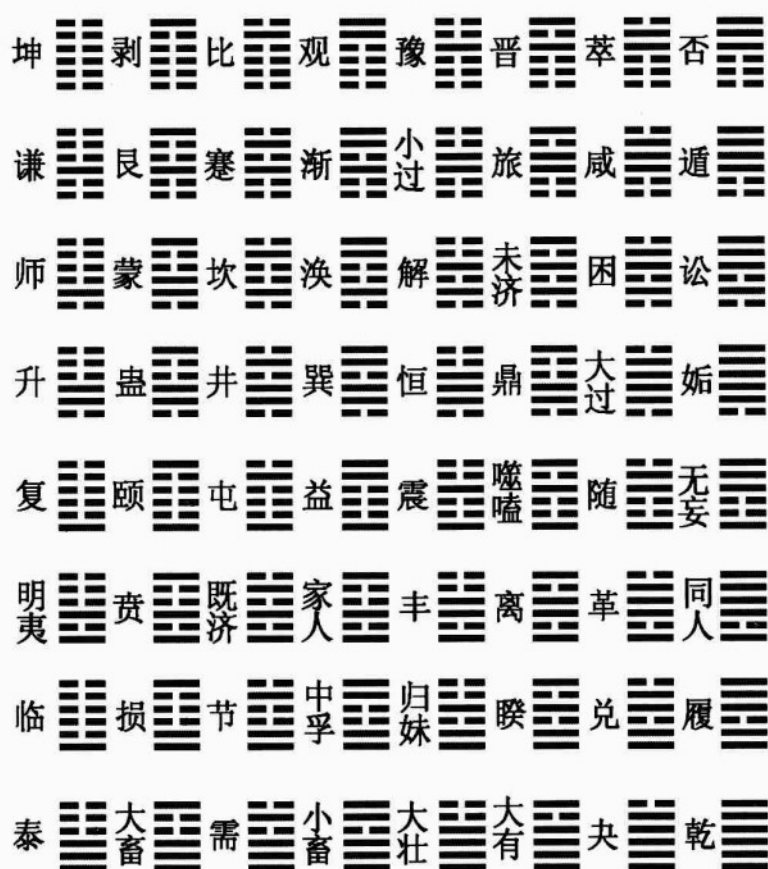
知”，均为图言也，乃不知者直以为论爻。不知伏羲开天明道，小图止一十四画，大图止一百二十八画，约四图共得二百八十四画，而先天所蕴，经后圣极力推求，终难尽阐，可知开图作《易》，乃后圣之事，安得遽谓伏羲所画为既开既名者乎？因开图之后，方始当名，乃即其所称之名，稽其称名之类，安得竟谓伏羲为衰世乎？知称名之必属衰世，则知开而当名必非伏羲。观于《系传》庖牺始作八卦，不云始作六十四卦，则以大圆之未开故也。或曰既云始作八卦，则小圆亦已开矣，而必谓大圆之未开，何也？曰小圆之开即见于横图之八象，比较大圆中方圆之八层是也。乃小圆图虽止八象，而万事万物之理已备。然天地不交，其蕴不可得而阐也。因又上下倒置，列为方图，纳于圆图中，示人以相交之旨。当其始画时，尚无铅槩笔墨之具，又且未有文字，特设四图以阐天人之妙契，传圣人心法，其精微全在合处。即令小圆为伏羲所开，要其初画时，毕竟两仪止于两画，四象止于四画，八卦止于八画者，为最初所画。所由谓伏羲之图，文王之卦，万万不可混淆者，此也。孔子以称名为衰世之意，自非论世以稽类，乌得而辨之？其补伏羲之大小二圆图及联^①拆先天诸图，悉见卷首。

方圆形气

水火始于气，而木金土终于形。雷风始于气，而山泽终于形。凡形之所成，悉由气始。生数居成数之先，水火居五行之先，皆气始而形终。先天方圆纳诸圆图中者，圆图示能交之理，方图示已交之象。圆图浑沦周匝，无所倚著，方图坤上乾下，示交象也。其施化布散，止而不动，明生生之理于此一交托始耳。震巽居中，全以气用，象人心之虚也。坎离半气半形者次之，象血气之周流也。艮兑在外全以形用，以象手足背腹。此与圆图太极居中，两仪附之，四象八卦以次而外出，莫非中虚外实，中气外形之理，故皆命为先天，而纳诸

① “联”，库本作“连”。

先天圖中之方圖



圆图中。先儒或欲取而出之，未知方图之注脚与圆图同义矣。阴阳既已相交，则必形为四象，而有刚柔太少之殊，故方之，而四正四隅则所以象之也。予天根诗云“里面包含天有首，外边营固地无疆”，皆气中形外之旨。今观野狐，常有更灵于人者，皆气固于中，不随形灭之妙。天地间万事万物悉由天地而生，而地实包于天中，今方纳圆中，即其象也。圣人立法即此位置方圆，何非两间至理？然此图犹在方交之始，虽已具有形象，不可竟作有形象看，故必纳诸圆图，明其为先天耳。亦如天地絪縕，既为生阴生阳之太极，而男女构精遂为含生有觉，各禀阴阳之太极也。

十散五不散

河图五十居中，洛书独缺十数，非缺也，明十为成数之总，今已散处四方，故对待取之，合成四十，以见其各有所成耳。曰洛书既为后天，十数既已散矣，五数何为不散？曰五者，生气之静涵者也。万物之成，必有能生者以为之根，如所云保合之太和是也。生机若散，先已无主，何由有成？故生数必无可散之理，亦如河图既为先天，万物胥资以始，安复有可拆之法耶？洛书对待莫非十数，亦犹伏羲先天八卦对待莫非乾坤，莫非十数，皆所以明相交相合，相成相益之旨也。

则图正义

或问河图与《周易》相合，本旨何如？黄葵峰曰，河图者，阴阳运行消息之分限节度也。圣人之画横图，不过以象阴阳消息两端而已。故河图自北而东^①而南属阳，而各有一阴一阳相合。自南而西而北属阴，而各有一阴一阳相配。故圣人画卦，左为阳仪，而每各生一阴一阳。右为阴仪，亦每各生一阴一阳，是正则河图以作《易》也。又八卦既成，规而圆之，左起震而历离兑而至乾，即一阳生于北方水，而盛于南方火。右起巽而历坎艮而至坤，即一阴生于南方火，而盛于北方水，盖河图阴阳运行之妙尽于此矣。

煦按：此方明则图作《易》之法，盖河图四面所列者，四象也。四方与中五，则五行也。四方必兼^②有阴阳，则八卦之象也。夫南北者，天地之正位，其阴阳之往来升降，莫不经由东西二道，故坎离二卦遂具乾坤合体之象。至于生数之外，附以成数，则以其各具中五之生理也。中五具镇静之性，与土同德，故术家以五土居中，缘四象之成莫不各由生数而起，到得其象既成，莫不各含生理，所谓保合太

① “自北而东”，库本作“自东而北”。

② “兼”，库本作“乘”。

和，一物各具一太极是也。所以成象之后，皆能各有所生。以生成二义，原相合而不相离，当生之之时，而成之之数已全赋焉，所由谓为时乘六龙以御天也。然皆不离五土以为用，是即生机静涵之地也。故万物莫不生于土，而死于土，革^①卦所由曰巳日乃孚。未有卦象，先有图书，卦象所以明流行之气与对待之位，图书所列之象则所以定阴阳之位，著生成之理，明水火之用，昭静涵之体，隐以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与五行生克之义耳。其实洛书火南水北，即在河图，亦止是火南水北。非以二七即为太阳，一六即为太阴也。北，阴方也，而一数居之。南，阳方也，而二数居之。是即根阴根阳之理。阳生于子，由一左上而得三数，是即阳之生而盛也。阴生于午，由二右下而得四数，是即阴之生而盛也。先天圆图，其阳之生而盛，盛而极，阴之生而盛，盛而极，莫不如是。观置坎离于东西，不在盛衰进退之列，盖以东西为乾坤交际之道，乃以坎离司之，则坎离止为乾坤之交象明矣。葵峰所谓一阳生于北方水，而盛于南方火，一阴生于南方火，而盛于北方水，是确见奇偶相联之义也。至于洛书之序次，一坎始之，九离终之，除中五与卦无属，而中包六象皆坎离之用，与先天横图乾始坤终，以乾坤包六子相似。故文王圆图准之，亦止是天一生水，坎得代坤而言用之旨。

阳极则变

刘云庄曰，图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数，阳也。而七九之位独易者，正以天地之间，阳动主变故也。然阳于北东则不动，于西南则互迁者，盖北东阳始生之方，西南阳极盛之方，阳主进数，又必进于极而后变也。

煦按：阴阳之义进退相循，进因退见，退因进见，如其不退，何由能进？故一进一退即具阴阳之义，所以能穷变通久，进至极处则反而易位，是即《周易》中穷则必变，极则必反之义。若使不退，乌能得

① “革”，堂本、库本俱作“离”。

久？孔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不有屈者，安有伸者？予先天图诗所云“退象转来还是进，偶爻劈破复成奇”，正谓是也。

阴阳生成

阳主生，阴主成，然生数亦有阴（二四也），成数亦有阳者（九七也），所以象阴阳之交也。生数阳多阴少，而阳包阴于中，象阴之交于阳而为阳所裹，故象天。成数阴多阳少，而阴包阳于中，象阳之交于阴而为阴所含，故象地。凡天下有形有体之物，虽云质之具也，成于地莫不各含保合之太和，以自有其生。若所得之生气既尽，则其物亦归于无有。凡皆阳附于阴，为阴所箝，而始成其体，故于成数象之。卦之论爻但称九六，亦言其爻之成体者而已。若所由以生之始，其形未肇，亦乌得而言之？象天，故生之始终皆阳（一五也），而阴不先阳以生。象地，故成之始终皆阴（六十也），而阳不先阴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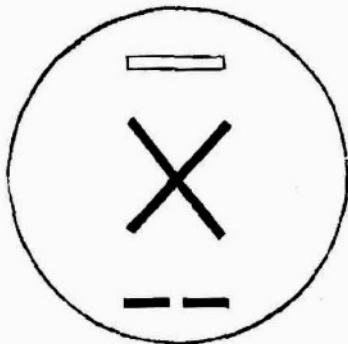
图书与《易》相关说

河出图，洛出书，二图若或相背，是天地有二道矣。今谓伏羲先天四图原本则图所画，未有不以为然者。及其注释先天四图，曾无一语通于图书，竟似伏羲之图分外杜撰出来。则是并未闻圣人则之之说，则是并未将此四图关会图书，一一勘合过也。今谓文王作《易》之卦原本伏羲所画，未有不以为然者。及其解释卦辞彖辞，曾无一语回顾羲图，竟似《周易》之卦皆属文王杜撰出来，则是并未知先天诸图之妙，则是并未知文王卦辞、孔子彖辞，莫非阐发羲图者也。今谓周公之爻即出于文王之卦，未有不以为然者。及其注释爻象，即卦而解之者半，离卦而解之者亦复有半。即如坎之六四，解为臣之遇君，因其明而导之，此等道理与坎何涉？夫坎之《彖传》《象传》，固未有君臣之象也。岂知此爻之位实居内坎之外，外坎之初，正属两坎相接，故孔子有刚柔际也之语。总缘水性外阴，其体似柔，

而水性内刚，原具流通四达之理，但得丝毫罅隙，便可以渐引渐阔，若蚁穴溃堤者然也，所以有纳约自牖之象，此小象所由曰刚柔际^①也。夫酒食礼乐，固交接之具也。情所可通，原不在礼文极盛，故有纳约之象。樽之酒，簋之贰，缶之用，皆纳约象也。然一言之契如水乳交融，而生平缔好由此而定，故又有自牖之象。牖也者，通之至也。约言少，牖言大也。总缘两坎相隔本有界限，业至两坎相接，则所以相通之故，原不在多，故以纳约自牖象之，方显出刚柔相际之妙。孔子深达其旨，故以坎之本义释之，其曰维心亨，以刚中者，正在此爻。今谓君臣之交为刚柔之际，则刚者何属，柔者何指乎？岂反谓导君之臣为刚，而君为柔乎？爻之命辞，真理具在象中，务必参合卦情，始为得解。若但全言人事，竟置卦体不论，则何爻不可以臆说？而必定为某卦之某爻，又何为乎？如此而释爻象，则是并未知周公之爻原未尝离文王之卦也。若知爻本于卦，卦本于图，图本于河图洛书，则自图书以讫卦爻，一以贯之不难矣。此予所由谓全部《周易》皆属先天，职此之故也。

《易象图说》内篇中原卦画一（张理）

天地设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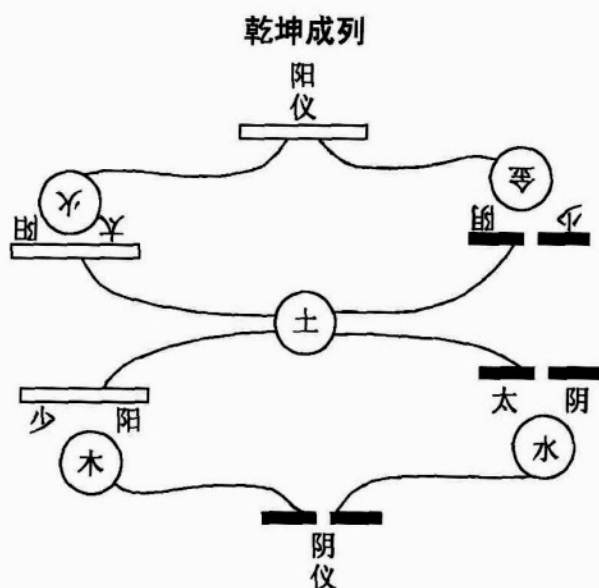


此为太极生两仪之象（易本无乾坤，止有此一一）。

① “际”，堂本作“济”。

张仲纯曰：圣人仰观俯察，受河图则而画卦，则天○以画一，则地●●以画二，名一曰奇为阳，名二曰偶为阴。此上奇下偶者，天地之定位。中×者，天地气交。四象八卦，万物化生之本。

卦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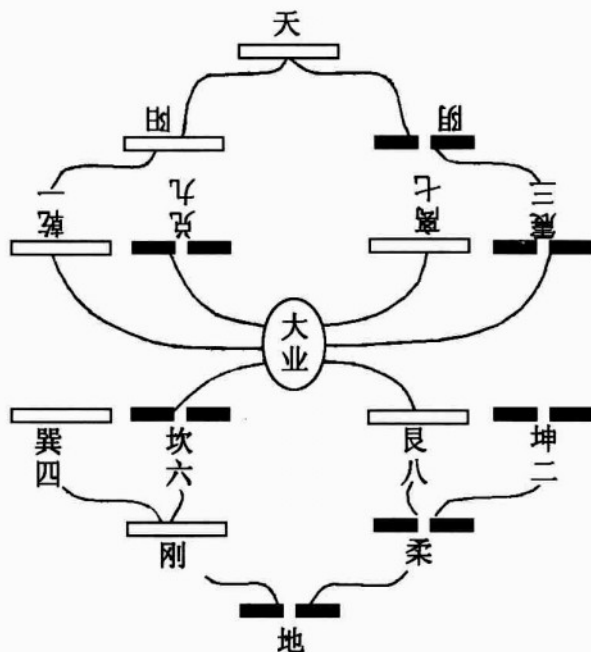
此为两仪生四象之象。《易》本无八卦，止有乾坤。

张仲纯曰：朱子云阳仪生奇为太阳，生偶为少阴。阴仪生奇为少阳，生偶为太阴。旧图四象平布，生生不息，今图阳仪下生一奇一偶为阴阳，阴仪上生一奇一偶为刚柔，四象圜转，循环不穷，刚交于阴，阴交于刚，阳交于柔，柔交于阳。上下左右相交，而万物生焉。周子曰，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传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此之谓也。

煦按：真知易理者，无往不与《易》合。不知易理者，强拆而强补之，亦终扞格而已矣。此图止乾坤两卦，一合便成四象，而八卦之象已具。

卦画三

八卦成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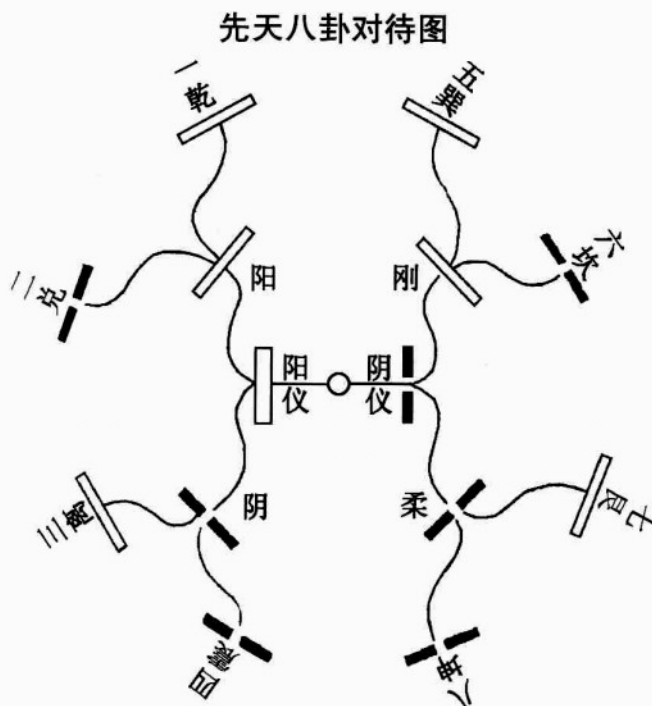


此为四象生八卦之象(《易》本无六十四卦,止有此八卦)。煦曰:上为天四象,下为地四象,上下合之,有天地定位之理,有上下浑合之机。

右四象阳下交于柔,柔上交于阳而成乾坤(天地定位)艮兑(山泽通气),刚上交于阴,阴下交于刚,而成震巽(雷风相薄)坎离(水火不相射)。天秉阳垂日星(离为日,兑为星),在天者仰而反观,故乾兑离震,天之四象,自上而下生。地秉阴窍山川(艮为山,坎为川),在地者俯而顺察,故坤艮坎巽,地之四象,自下而上生。八卦交错,上者交左,下者交右,则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而先天八卦圆图之象著矣。震艮互观,反震为艮,反艮为震,则乾坤艮巽居隅,坎离震兑居中,而后天八卦方图之象著矣。由动静相资,先后互体,圆方变用,而天地造化之义不可胜既矣。邵子曰乾坤为大父母,复姤为小父母。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复姤,盖刚交柔而为复,柔交刚而为姤,自兹而无穷矣。

又曰：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离），反易者二（震反为艮，兑反为巽），以六变而成八也。

卦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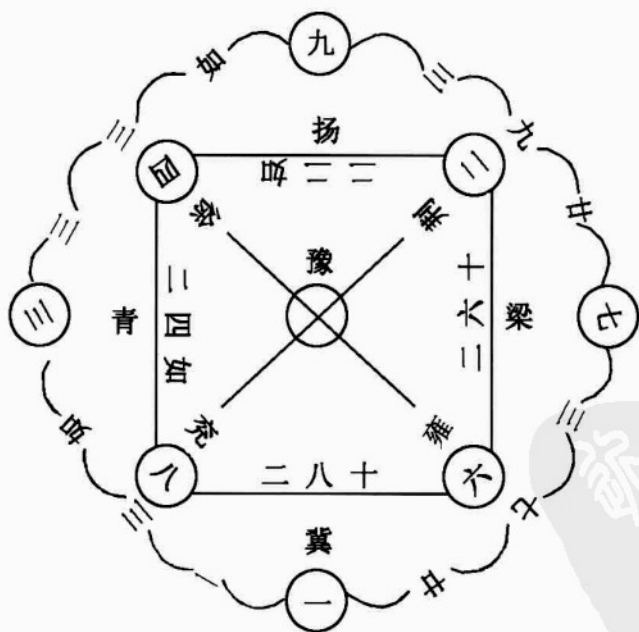
煦曰：○所以象太极也，☯所以象两仪也，其左右列之，象日月出入之门也。外左则天四象，外右则地四象也，此亦先天八卦小图，从而拆之，纵横连之，以观其画图之妙耳，古今何尝无解人。

右本四象生八卦图，阳仪上者交于左，阴仪下者交于右，而成此图。康节先生云，坤北乾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者，指此而言。其中○者，太极也。☯者，二仪也。前象奇偶，定上下之位，由天地四象八卦总之而会于中，所谓敛之不盈一握，万殊而一本也。此图阴阳列左右之门，由动静四时八方，推之而达于外，所谓放之则弥六合，一本而万殊也。煦曰此即予内分外合之说，然止是伏羲先天小图，邵子两仪四象八卦，以次而倍加之说也。

煦曰：邵子云天有四象，地有四象，前图上下合之，以象天地定位，此图左右列之，以象坎离交姤，而中存太极，所以象由中出外之妙也。太极生两仪，不必两其太极也。两仪生四象，不必两其两仪也。四象生八卦，不必两其四象也。此图仿之，故即以太极入两仪之中，而成八卦之初爻。以两仪入四象之中，而成卦之二爻。以四象入八卦之中，而成卦之三爻。又^①见其借用之奇，未免惊心眩目，不知止是伏羲小圆图中加一倍法，特将两仪四象缩而小之，遂有如是之妙耳。《周易》之理若果贯通，纵横直竖无往不可，都缘学《易》者以伏羲小圆图仅作八卦看，遂不解此图之妙，宁谓周邵之外无人乎？若或未然，拆之补之，适见纷扰耳。

象数五

九宫之图



① “又”，库本作“人”。

煦按：阳顺用三，参天也；阴逆用二，两地也。七者，奇数之余。八者，偶数之余。故一顺一逆，无不合也。

张仲纯曰，右 $\times +$ 中交九宫之叙，即洛书之数也。一三九七天数也，天数奇，奇之象圆，参于三，其数左旋，始于一，居于正北。一三如三，故三次于正东。三三如九，故九次于正南。三九二十七，故七次于正西。三七二十一，而复于一。二四八六地数也，地数偶，偶之象方，两于二，其数右转，起于西南。二二如四，故四次于东南。二四如八，故八次于东北。二八十六，故六次于西北。二六十二而归于二。此阴阳左右运行自然之妙，而二七四九易位，与河图不同者也。《内经》曰，天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正北曰冀州（今大都燕南河间平阳等路），正东曰青州（今益都沂密登莱等州），正南曰扬州（今两淮两浙江东江西瓯闽等处），正西曰梁州（今川蜀云姚等处），正中曰豫州（今河南襄阳等处），东北曰兖州（今济南东平东昌济宁等处），东南曰徐州（今徐邳宿亳等州），西南曰荆州（今荆潭湖广等处），西北曰雍州（今陕西甘肃等处）。是故神禹别之而作贡，箕子衍之而叙畴，他如运气太乙阴阳医家者流，虽纯驳不同，要皆不出此九宫之数也。

右图一三五七九，而两仪四象八卦在其中矣。阳唱而阴和，阳实而阴虚，仪虽两而实三，象虽四而实五，卦虽八而实九，于以见天地间非阳不生，非阴不成，造化自然之本原也。

煦按：此图深契洛书之旨，奇圆而偶方，奇外而偶内，与伏羲大圆图内合外分，内静外动者相同。奇以三乘，参天之义也。偶以二乘，两地之义也。阳之生^①数顺而顺生，自一而三是也。阳之成数顺而逆生，自九而七是也。阴之生数逆而顺生，自二而四是也。阴之成数逆而逆生，自八而六是也。洛书之合于天道皆自然而然，不容勉强者也。如以阳数逆而乘之，则三之除也为七，便自七而始，七七

① “升”，库本作“奇”。

四十九，故九居南。七九六十三，故三居东。三七二十一，故一居北。一七如七，故七居西。如以阴数顺而乘之，则二之除也为八，便自八而始，八八六十四，故四居东南。四八三十二，故二居西南。二八一十六，故六居西北。六八四十八，故八居东北。一顺一逆，无数不合，此洛书之所以妙也。岂独对待成十，与纵横十五哉？如以四隅之数，但各配以中之五数而转矣。如以四正之数，接转四隅之数，但以八乘而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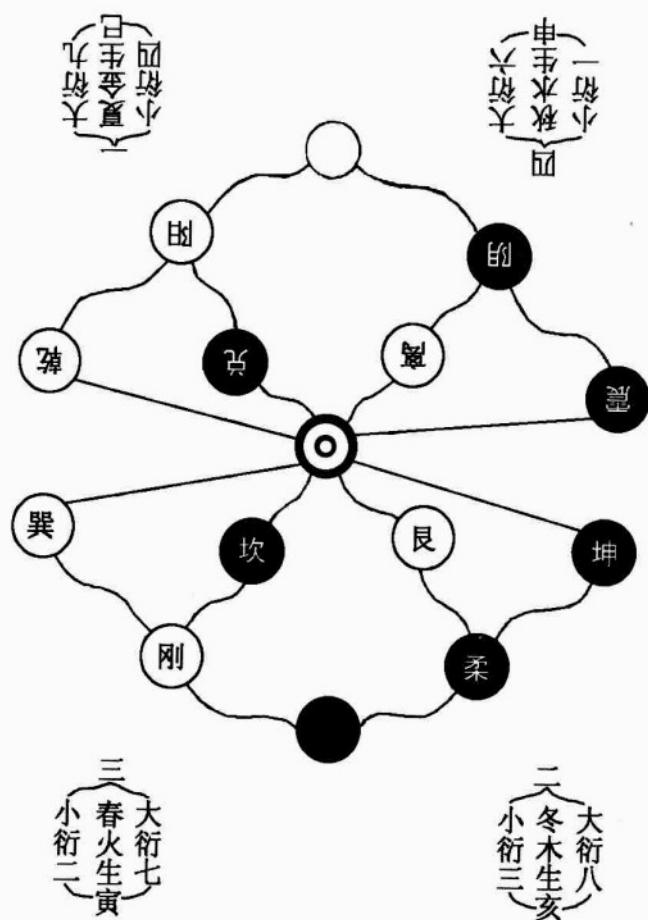
河洛合而观象之法立，图书合而先天之四图成矣。

图书者，天地自然之道也。须全看先天四图，伏羲开天之道也。须内外分看，又须内外合看。元亨利贞，文王之道也。须分四德看，又须连四德看。用九无首，周公之道也。须在既亨以后看，又须在未亨以前看。十翼之传，孔子之道也。须识用之何以藏，仁之何以显，不可只作著法看，不可只作占卜看。但知天人合一，显微无间之妙，方知为圣人传道之书。

伏羲既有先天一图，而独少后天一图，缘此四图内合而外分，体立而用行，而洛书之理已具也。观后天所用之卦，仍取资于先天之图，是卦象之在先天，固已兼后天而有之矣。曰若是则后天之图可以不立，而文王何复有后天小图也？因伏羲之图原从合处起，每加一倍，渐推渐远，渐扩渐大，而至于不可胜穷，皆此体立用行，由中达外之妙。故未开之图方为伏羲之真《易》，至于文王开图而为卦象，若不设立后天，则无以显先天图中内外浑融分合互藏之妙。孔子十翼要皆发明此旨而已。故欲存伏羲之真图，断当连而属之，以仍其旧。若执开而作《易》之卦，认为伏羲之图，便非本图，而伏羲之《易》亡矣。至于后天为先天之既交，而后天又全用先天之卦，则文王之设立后天，仍然一先天而已。

张仲纯曰，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者，法其象与数也。数始于一，小衍之而成 \times ，大衍之而成 $+$ 。 $\times +$ 者，数之结括。而图书者，倚数之大原，卦画之准则也。此卦纵横 $+$ 有 \times 数，正则河图中宫，天 \times 乘地 $+$ 之象，其中 \bigcirc 者，易也，即图书中 \times 之

河图十五生成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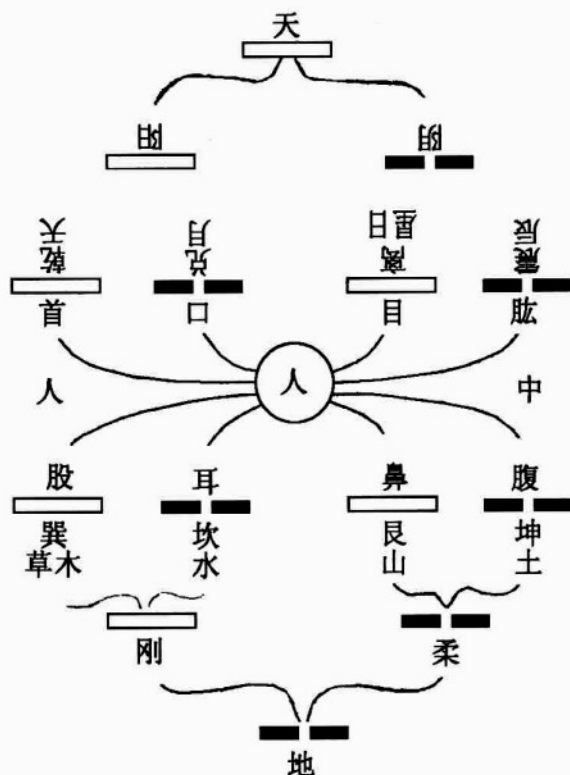
中。动而阳，上同乎天，其象为○。静而阴，下同乎地，其象为●。天○下生○●，为阴阳。地●上生○●，为柔刚。即图书中×之上下左右。

煦按：后以八卦配言河洛，便非则图画卦之义，故不备录①。

① “故不备录”，库本作“今去之”。

外篇卦爻

道 图



上四象八卦六位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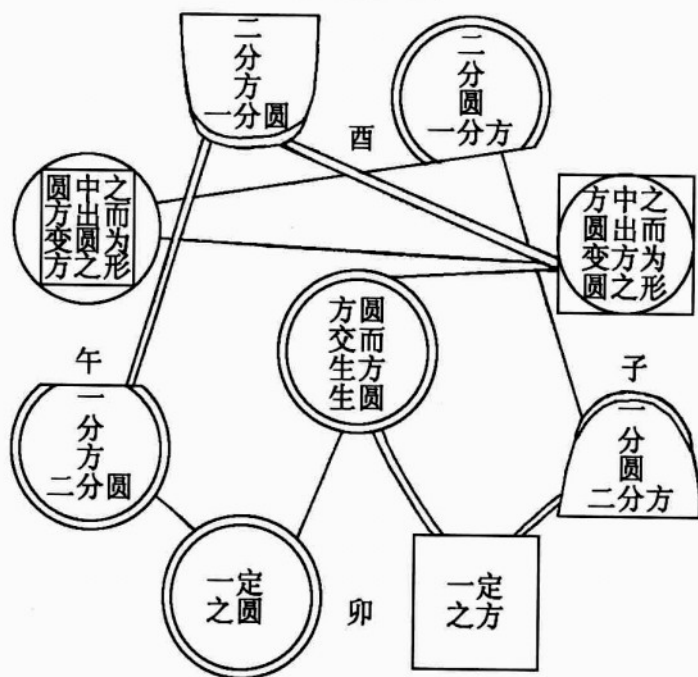
右图，天之阴阳分而为乾兑离震，地之柔刚分而为坤艮坎巽，人当其气交之中，头圆居上得之乾，腹虚有容得之坤，股肱动作得之震巽，离目主视，坎耳善听，兑口能言，艮鼻处默（目口阳也，得天之气，故动。耳鼻阴也，得地之气，故静），所谓得是气而为是形也。

此后有德性情^①礼乐等图，皆与此同，今^②不录。

① “情”，堂本作“命”。

② “今”，堂本无。

方圆相生图



煦曰：一定之圓，乾也。一定之方，坤也。一分尚方，圓及二分者，兌也。圓中之方，離也。二分方，一分變圓者，震也。二分圓，一分變方者，巽也。方中之圓，坎也。一方尚圓，方及二分者，艮也。以方圓為陰陽，依橫圖之次序之，未免好奇之過。第其二老在下，或別有取也。

震	巽
離	坎
兌	艮
乾	坤

张仲纯曰，郑氏云古先天图，扬雄《太玄》，关子明《洞极》，魏伯阳《参同契》，邵尧夫《皇极经世》而已。惜乎雄之《太玄》，子明之《洞极》，仿《易》为书，泥于文字，后世忽之，以为屋上架屋，头上安头也。伯阳之《参同契》，意在锻炼而入于术，于圣人之道又为异端也。

尧夫摆去文字，小衍而著书，天下又不顾之，但以为律历之用，难矣哉。四家之学皆出于古先天图，先天图其《易》之原乎？复无文字解注，而世亦以为无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圆图注脚，比之四家为最简最^①易，而四家之意不出于吾图之中，于易之学为最要。

洛书后天

洛书为河图之交象，乾坤一交，而无穷之化源具焉。由先天生后天，由无形生有形，皆此一图之妙。藉非此图之分，何自而显河图之合？非此图之布散有定而为后天，何自显河图之凝聚浑成而为先天？知后天洛书即出于先天河图，则知天地自然之易，体用一如，相须而不悖矣。

洛书者，河图既分之象。如图中一六合，书中一六分是也。分则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与浑沦圆转者不同。此天地之大体大用，不烦卦画，自然之《周易》也。人心之中和莫不如是，伏羲拟之画出先天图，兼天与人而一以贯之矣。文王拟而作《易》，则人心中河图洛书也。故曰《周易》为天人合一之书。

交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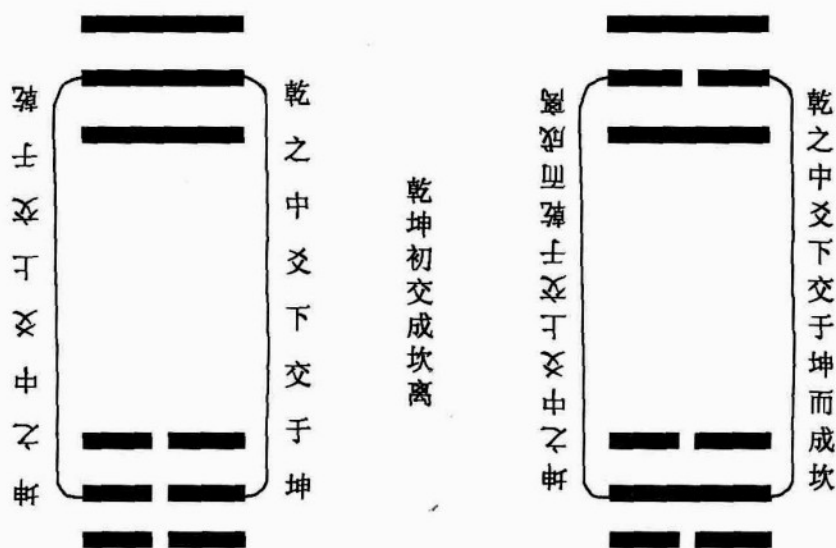
后天者，先天既交之象。如乾因坤交，虚而为离。坤因乾交，实而成坎。左离之上爻交于坎下为兑，右坎之下爻交于离上为震，震兑之上下两爻阴阳互交，艮巽之两阴交于两阳是也。交则上下左右相感而互易，比于先天八卦，另成一象，此图书分合之故，先后天不同之由也。然震不与巽交，艮不与兑交者，《周易》具阴阳相循之妙，故两始必不能骤交，两终必不能骤交也。若兑之与震，则阴终与阳始得相交。巽之与艮，阴始与阳终得相交矣。《易》为身心性命之书，凡言交者，皆有人力存焉。

^① “最”，堂本无。

中交

先天乾南坤北,后天离南坎北,是乾坤中交也。后天之离,外象犹乾,而中已易矣,是坤来交乾而阴居中也。后天之坎,外象犹坤,而中已易矣,是乾来交坤而阳居中也。交于初末则偏,交于中则含胎包孕,为化育所自起,所由坤卦有含章括囊,美在其中的说。乾坤二用后,坎卦所由独言用也。

中交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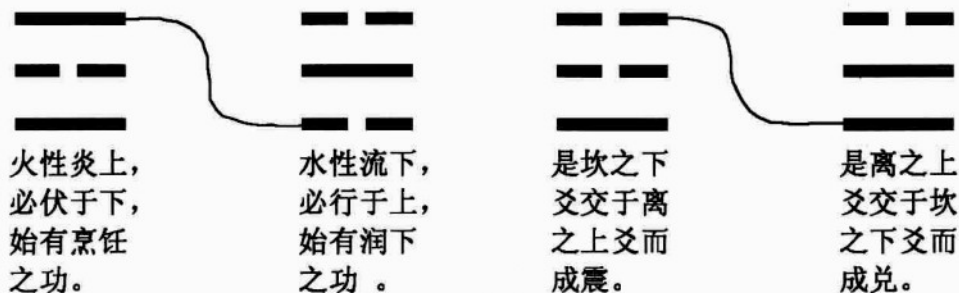
逆交

先天离东坎西,后天震东兑西者,是坎离之逆交也。离性炎上,上者不下,不可以交,今抑其在上者而使下。坎性润下,下者不上,不可以交,今举其在下者而使上,则离变为震,坎变为兑矣。故震有半离,兑有半坎之形,所由谓为坎水而塞其下流也。若使顺其炎上之性,而以离下交于坎上,顺其润下之性,而以坎上交于离下,则为艮巽。艮巽之卦不能有为,故先后天皆居四隅,不得如后天之震兑,司日月往来之门户也。

火雷水泽之变

离火而变为震雷者，爆之发也，先火而后声也。坎水而变为兑泽者，水之流也，遇污下之地，则必潴而为泽也。

逆交图



四隅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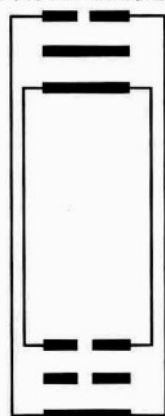
四正之交，止变一爻。四隅之交，则变两爻。如巽艮交而为乾坤，是巽之上二爻变却艮之下二爻而为乾，艮之下二爻变却巽之上二爻而为坤也。震兑交而为艮巽，是震之下一爻变却兑之上一爻，震之上一爻变却兑之下一爻，而使兑变为巽。兑之下一爻变却震之上一爻，兑之上一爻变却震之下一爻，而使震变为艮也。其震巽不交，艮兑不交，震乃与兑交，艮乃与巽交者，以阴阳之两始两终本无相接之理。盖阴终阴始，其中必间以阳，不然不知阴之始终。阳终阳始，其中必间以阴，不然不知阳之始终。此阴阳之始终所以不自交也。至阴终阳始，阳终阴始，本有更迭相续之义，故皆得相交。伏羲所画小图虽止八卦，而无穷之妙义具焉。故相亲有相亲之义，如遇巽逢乾，首^①卷所图之缝卦是也。其见于卦爻，不言邻则言遇矣。相间之卦见于卦爻，必无一卦一爻言邻言遇者也。终始有终始之义，内外有内外之义，上下有上

① “首”，库本作“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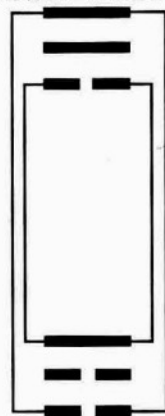
下之义，非细心体察，那易辨此？

四隅双交图

阳始阴终左交图



阴始阳终右交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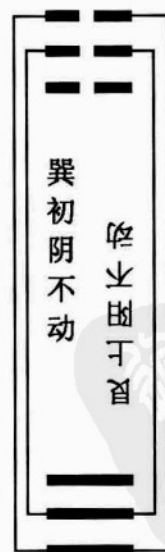


兑之上爻交于震下，兑之下爻交于震上而成艮



震之上爻交于兑下，震之下爻交于兑上而成巽

巽上二爻交于艮下而成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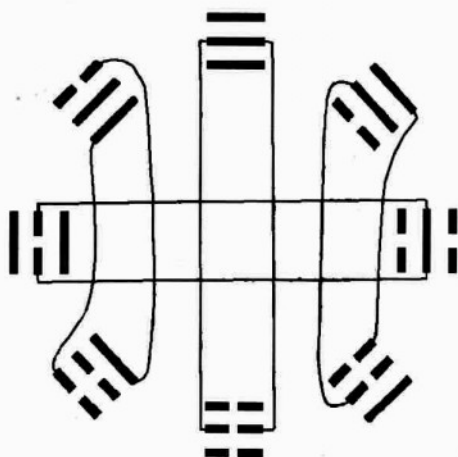


艮下二爻交于巽上而成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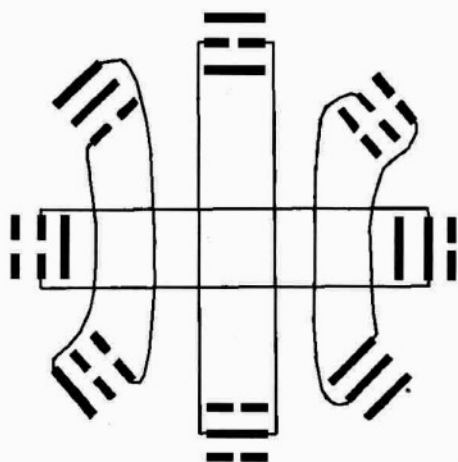
知者

PDG

先天未交之河图



先天已交之洛书



此即已交之后天也

先天之卦如对待看，各有一乾一坤之象；如以交论，亦各具一乾一坤之象，盖已原具有相配之理也。

坎离代乾坤

乾坤一交，即退处西南西北无为之地，所以明天开地辟以后，皆男女构精之作用。其天地絪縕之始，已不可得而悬拟之，所以命为

先天。而乾之用九，遂以为无首。迨于坎离用事，六象胥由以成矣。其在《易》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便是天地相交之始，便是河图之妙。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即阴阳，坎离即阴阳之交，构精正阴阳相交之事，便是洛书之妙。此后有形有象，何一非水火交错而成？故全归功于坎离，而谓为构精生万物也。后天所配洛书，全是化醇以后之事，其在《周易》乾坤二用后，直至坎象始言时用，岂为无因？当知代天地而宣化者，日月即天地之阴阳。代乾坤而宣化者，坎离即乾坤之男女。

文王无后天大图

伏羲则图画卦，有先天大图小图，顾独少后天一图，以后天之理即具先天，如外分而象洛书是也。文王法洛书，安置后天卦位，然有后天小图无后天大图，可知文王未尝画卦。《周易》所有卦爻皆开羲图而有之，故文周孔子所系之辞，均解释先天者也。其连拆先天诸图，及新立二方图并六卦图，已见卷首^①。

^① “其连拆先天诸图，……已见卷首”，堂本无。



周易函书约存卷三 原图三(循环图说一^①)

循环太极拟卦^②图

河图之妙,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蕴,尽归其中。其尤妙者,则奇偶回环内外交互之几也。圣人察奇偶而辨阴阳,又推本阴阳,知其出于太极,其妙无过阴阳一交,而万事万物之理已备。先天八卦图,天地定位,而逆顺往来,则交象也。说卦除天地定位句,其下相薄通气不相射,皆天地之交象也,故有往来之说。此图止具阴阳两象,而回旋纠缪,莫非交象。《易》首乾坤,所交之两象也。屯为序卦之首,便曰刚柔始交。刚乾也,柔坤也。既曰始交,则后此之或交于下,或交于上,或交于中,或交多或交少,或半交半不交,乌有一卦不从交出乎?但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在阴阳方交时,俱是用九用六之机,自应知《周易》全部,总是先天。

太极^③

经文原无太极之说,孔子《系传》乃曰《易》有太极,此非言图也,是为两仪肇生,不可思议,不可图画,从而赞之云耳。太者,尊而无上。极者,极至无加。如云两仪肇生之始,先有此至尊无上极至无加之理,然后能生此两仪。故先说出有字,正从两仪前原无所有,就中想象,以为确乎有此理耳。正如乾之赞元,称为大哉而已。然太

① “循环图说”,库本作“太极”。

② “拟卦”,库本无。

③ “太极”,堂本无。

极虽然非图，而阴阳两象实由此生，从^①此四象八卦化生万物者，又莫不由阴阳既交而生，则阴阳两象即万物之大原，故以纠缪相交之象称为太极。孔子所由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四圣之《易》俱从两仪始，孔子言蓍之用数，亦止从分二起，皆谓两仪未肇，难可称说，特借两仪之大用言之。乾坤两卦实具此旨，故《易》首乾坤，而《彖》《象》《文言》所系，莫非乾坤相交之旨。如以乾刚坤柔论，便属两仪，早已隔过太极一层。而伏羲画图始于两仪，总因太极本无形象，原不可以拟议仿象，故于卦中补说元字，正谓乾坤二卦是诸卦仰资而为太极者也。

从前解者，止就本卦推求道理，绝不知有相交之义。夫乾固言位矣，位岂流行不息者所有乎？坤卦而言顺矣，无相形之物，何从知为顺乎？今观首列乾坤，有自本卦而言其各具之理者，有自交通而言其相资之用者。如乾言元亨利贞，是从源头上活泼泼地说出来。坤添牝马二字，则未免滞于象矣。此形神之别也。乾言见，阳明之象。坤言迷，幽暗之象也。此明昧之别也。美利天下主施，得主得朋主受，此施受之别也。元始亨通，利遂贞正，与潜见飞跃俱自流行说。永贞坚冰，含章括囊，俱自收敛镇静说。此动静之别也，是卦德之不可强同者也。然而乾元一亨，必有所利所贞之地，所以谓为六位时成^②。既已为首，又曰无首，则群龙之见，见于何地耶？品物何以流形？性命何以各正？万国何以咸宁？则皆由动而归静，自无形而之有形，皆言乾之交于坤也。周子言阳变者是也。若坤之得主，以何为主？坤之得朋，以何为朋？顺而承之者何物？合而含之者何章？何以谓之类？何以亦称龙？何以谓之战？何为有在中之美？何为有成而犹谓为代也？则皆由静而向动，自有形而合诸无形，皆言坤之交于乾也。周子言阴合者是也。乾坤两相交通，循环不已，此即流行不息之机，此即絪縕化醇之妙，此即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之

① “从”，库本作“后”。

② “成”，库本作“乘”。

理，此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从出之大原，而为《周易》之太极者也。故《周易》原文不著太极，止以乾坤两象居首。古传太极图仅以黑白二象分之，岂非以阴阳纠缪之形仿象太极乎？孔子妙契《周易》，故特提太极二字以赞之。极之云者，即谓此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之极，动极生静，静极生动之极也。若使太极中未有阴阳，亦何凭而指此为动极之极，静极之极，阴极之极，阳极之极，而生出此阴阳两仪哉？极字既无可言，阴阳先已无根，孔子何复有太极之说？若使极字见得真，则太之一字亦当易辨。太者，尊辞也。阴之方生，始于阳极，逮其既生，不得不奉阳以为尊，尊之故太之。阳之方生，始于阴极，逮其既生，不得不奉阴以为尊，尊之故太之。亦犹太初太古太上太素，均指最初无上者言耳。亦如高曾祖父称之为太，皆言其最上最尊耳。若执此太极以为确然有是阴阳两象先在其中，亦又不可。盖无形而有理，不可思议，不可图画，故谓太极二字是赞其理之包含无尽，最尊最上，非谓两仪之上有此图也。其在先天图，则以切近两仪所虚之中以象之，周子无极一图，盖亦有独契焉。

阴阳生于太极，则阴阳必非太极。今仍以阴阳两象盘而屈之称为太极，何也？图虽具阴阳两象，非真有阴阳也。其妙在合而未分，故作交互环抱之形，以象阴阳之浑沦融洽，迭为生息，互相终始耳。盖阴阳两象必有所自生，其称为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非无据也。太极中既能生阴，则必具有阳极之理，太极中既能生阳，则必具有阴极之理。由其所生，溯其所由以能生，则太极中必全具有阴阳之理。盖阴阳之妙，不到极处不生，故遂以能生阴阳者命名为极。第理可推求，而象非实有，故作为如此之形。周子所由曰无极而太极也。至于无极之下特设两仪，以发根阴根阳之理。又于两仪之下特布五行，以备夫四象刚柔之妙。则河洛二图之秘，胥此焉具矣。何云无极？方阳之极也，本未始有阴，逮于阴生，则不得不指阳之方极时以为无。无之为言，犹云其始未尝有阴耳。方阴之极也，本未始有阳，逮于阳生，则不得不指阴之方极以为无。无之为言，犹云其初未始有阳耳。此即乾元本宜称首，到得既亨以后，便称为无首是也。

夫天地间有生天地之太极，此不可思议，不可窥测者也。至于生人生物，全是流行之太极。《系传》云“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即此絪縕便是万物化醇之太极。然而所由以絪縕者，则固天地也。即此构精便是万物化生之太极，然而所由以构精者，则固男女也。不曰太极絪縕，而曰天地絪縕，羲图首两仪，《周易》首乾坤，便是此义。若使孤阴寡阳，何絪縕构精之有？此图必列阴阳两象，虽以显流行交互之理，实与河图羲图《周易》，皆先两仪同一妙义。乾坤便是两象，交而后有六十二卦，是交为太极，而所生之卦即为阴阳。然曰天地絪縕，又曰男女构精，非复语也。一敦化，一川流也。就构精而论，则向上有男女一层。就絪縕而论，则向上有天地一层。张子曰“不有两，则无一”是也。看此图者须观纠缪环抱，合一不分之妙。又当知非实有之形，然后可耳。但知阴阳相交，而方复方姤，流转之太极行矣。以复之初爻，本为坤阴，乃今交以阳，姤之初爻本为乾阳，乃今交以阴，观于来复见天地之心，当亦晓然。于此一阳爻出自太极，从前浑合不分之妙，概可想矣。此复姤所由称小父母也。然化而谓之醇，何也？醇，酒之美者。此天地未辟，陶铸阴阳，苞孕万汇，其时天地尚在浑沌，万物胚胎未形，安得不如醉如痴乎？是此醇字而太极浑涵之妙，描写殆尽，及夫天开地辟，阴阳肇形，而构精之男女，方资以托始，安得不谓乾坤为大父母哉？男女者，阴阳之谓也。到得男女既已成形，然后以形育形，化化生生，无有穷极，所以止谓为化生。是则化醇者，气交也，化生者，形交也。损之六三言两而致一之道，故《系传》于此发兹四语。两而致一，即絪縕构精之道。阴阳之既交，太极之谓也。

循环^①少坎离之义

循环中阴阳内外微盛之象，既与先天八卦图同，而坎离所居之位，乃有宜外而不外者，似不与八卦图合。不知伏羲则仿图书，画出

^① “循环”，堂本无。

先天八卦，止欲明天地中之阴阳，原有此相依相涵，彼此互根之妙，虽曰两不相离，却又有阴阳各得之位分，一定而不易，今当三加成象之后，见升阳之震兑乾，降阴之巽艮坤，悉与河图奇偶所得之位分相合，而东西两正位当乾坤交接之际，适得此阳分而阴来其中，故其象离。阴分而阳来其中，故其象坎。又与相依互根之理隐隐契合，则画图本意全露于二卦中矣。盖缘伏羲所画，止欲发明阴阳升降之理，阴阳升降流行原不可画，不得已而寄诸卦象，则是卦之有画虽有定象，而画图本意则非象可执。盖图之上半截本为乾位，图之下半截本为坤位，乾之气下降而交于坤，坤之气上行而交于乾，莫不经由坎离之位，故谓为天地之际。因以坎离为乾坤相交之两象，至其阴阳之多寡微盛，则各有分位存焉。其一往一来不相混，亦不相碍也。特寡不敌多^①，微不敌盛，故以为行于其中，非谓坎离泥定阳陷阴丽之形也。圣人设卦止有阴阳太少，尚且非形可执，坎离亦何形乎？总缘不知卦象，皆仿象天地间流行往复之气，均非实有，故不知全部《周易》卦爻悉是先天，必无一卦一爻可以形拘。此图坎离两象止是阳之分而阴来，阴之分而阳来耳。如必分别内外，谓与河图八卦不合，然则阴阳之在天地间者，升者自升，降者自降，未闻其相碍也，未闻其相让也，亦并未闻孰为内而孰为外也。而升者自若，降者仍自若也。因伏羲则仿图书，画出先天八卦，止欲明相依互根之理。故煦作循环图，止以乾坤两象纠缪其形，回环其体，与河图之奇偶纠缪回环相肖，遂与则^②图所画之先天八卦无弗肖，但不可执象而迷理，庶有得耳。

今先天八卦拟仿河图，及对待求之，莫非洛书之九数。后天八卦拟仿洛书，及对待取之，莫非河图之十数，则体用相须可知矣。

又观河图中，一九六四，皆成十于西北，三七二八，皆成十于东南，明体中之成数原与生数相倚而居，与布散对待者殊也。其不正

① “多”，库本作“众”。

② “则”，库本作“卦”。

对而斜交者，明与洛书之既用者不同，又以见河图之成数，原即具有相交之义。

循环太极拟河图

一三五七九，奇数为阳，二四六八十，偶数为阴，孔子所由分别天地也。河洛二图乃作《易》之本，其始同出于伏羲，后人以洛书为作范之具，是皆未明二图相倚之妙也。今作循环太极图以释之，何尝非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也。何尝非一内而六外，三内而八外，二内而七外，四内而九外也。止缘河图中奇偶二数比于阴阳，原有一气相连之义，后人止观其数而不察相连之故，终于实义无当。观其奇偶环抱，即阴阳纠缪，太极未分之象也。其必与洛书相须而出者，体之与用原不可离也。故体中有用，用中有体，不可不察。生，体也；成，用也。其生数皆附于成数，则即体含用之象也。其成数皆相依生数，则即用含体之象也。初微者，体之立也。极盛而就衰者，用之行也。河图奇偶皆具此象，故曰体中有用，此如太极无体而即含阴阳是也。洛书既为用数，故止于九而缺其十，体全而用偏也。然书中之成数皆布散于四方，明其既用而已矣。

循环太极配洛书

其阳奇之数浑沦于中，以次相连。阴偶之数分布四隅，为阳所间，各不相通。阳连而阴辟，其分义然也。盖健阳之性自乾元一亨而始，回环往复，如循连环，终无断绝，而阴之为性止以形受，阳德一施则开张而纳之，及其生生化化，千千万万，各不同形，故其体分，不相联贯，未能如阳体之浑合无间。此循环图中阴阳各居，原不相混之义也。文王拆大圆作《易》，其阳画必连，阴画必断，即由洛书中阳合阴分之义而起。伏羲则河洛以画先天，其横图方图率以气用者居

内，以形用者居外，皆洛书之妙也。风雷以气用，山泽以形用，水火半气半形之用，万物之有体者莫不形外而气内，皆此之故。其循环太极一图据形而论，固与洛书绝不相同，乃今以为原本洛书，何也？阳东阴西，阳南阴北，天地不易之定分也。洛书既为用数，天地之用原无间断，故循环不息之义存焉，观说卦帝出乎震可知矣。阳位居左，自左而迁，则必向右，所以谓为天道左旋。左旋云者，谓自左而旋，非向左而旋也。今洛书中奇阳初起之数，自一北而趋三东，非左旋乎？至于七九易位，此正与河图合德，与循环太极图合旨，不可不察。盖七之为数，在河图中本为极盛之阳数。其在河图，阳数既盛，则趋右而下降。降，阴性也。右，阴位也。阴道尚逆，故盛阳至此将复就衰，亦随阴下趋而从逆。此七九之数既盛而就衰，则不能自主，所由从阴趋下而逆，因各易其位，非复从前之顺矣。卦至上爻，阴阳皆不能自主，即由洛书起也。然阳德既盛，必怀初微之阴，故七九之数亦含初阴之二数于中，仍与河图同旨。此即循环图中，阳德既盛必趋而逆降，与二四之阴居右而逆行者同也。阴本居右，自右而迁，则必向左，所以谓为地道右转。右转云者，谓自右而转，非向右而转也。左旋者既为升，则右转者自为降。左旋者既为顺，则右转者自为逆矣。此阴阳升降顺逆之定例也。天地之气止有升降，特以阴阳分左右耳。今洛书中偶阴初起之数，自二西^①而走四南^②，非右转乎？至六八易位，此正与河图合德，与循环太极同义，不可不察。盖六之为数，在河图中本为极盛之阴数，其在河图阴数既盛，则趋左而上升。升，阳性也。左，阳位也。阳道尚顺，故盛阴至此，将复就衰，亦随阳上趋而从顺，此六八之数既盛而就衰，则不能自主，所由从阳趋上而顺，因各易其位，非复从前之逆矣。然阴德既盛，必怀初生之微阳，故六八之数亦含^③初阳之一数于中，仍与河图同旨。此即循环

① “西”，库本作“南”。

② “南”，库本作“西”。

③ “含”，库本作“合”。

图中阴德既盛，必趋而顺升，与一三之阳居左而顺升者同也。先儒知七九易位之说，晓晓不休，至六八易位之故，则未有言者，非知洛书者也。然必至于极盛，乃始变易其性，而盛阳又复含阴于中，盛阴又复含阳于中者，此正阴阳循环不息生生不已之妙。故予作循环图以拟之。今观生人之道，男子二八而真精通，女子二七而天癸降，至于此时，阴阳始盛，始可婚配，始含生育。未有阴阳不盛，便可相从而含生育者也。河图如是，洛书如是，先天四图亦复如是，故予循环太极一图，殆原本六图者也。

阴阳之义，彼此互根，原不相离，故其为用，亦相须而见。阴不得阳，则蠢而不灵，无以成生化之功，阳不得阴，则其性发越，飘然散逸，无以定万物之命，而立万物之体。故其为用，必阳内而阴外，阳不散逸，始有以正万物之性命，而俾之保合也。洛书者，天地之用数也。其在《系辞》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皆言用也。参伍者，十五也。十五者，九六之合也。九老阳，六老阴也。阴阳既合而大用以行，故以九六为天地之用。特九六之合参差不齐，故《系辞》既以为变，而又以为错综。今观洛书纵之横之，何非参伍？何非九六之合？如东三奇内矣，而四八之阴合之于外，非一错综，非一九六乎？然阳内而阴外矣，南九奇内矣，而二四之阴合之于外，非一错综，非一九六乎？然阳内而阴外矣，以至西北^①上下错综斜交，莫不皆然。盖天然之用，凡阳皆下交于阴中故也。伏羲本之以画卦，故横图方图皆气内而形外，罔非洛书之义。煦之循环太极图，阴阳纠缪，两不相离，亦罔非洛书之义也。

如以对待之象合诸横图之数，上下左右以及四隅，莫非九数。九者奇而又奇，是老阳动变之数，因此图全属流行之气，活泼之体故也。《易》之阳爻称九，实由此出。天地间气化运行，周流不息，莫非真阳布濩。若阴则但以六虚之位，翕而受之，听盛衰进退于真阳，所以有得朋得主之说。随之一卦亦具有元亨利贞，阴不可以为首，凡

① “西北”，库本作“东西”。

皆此图之蕴含者也。

循环太极拟八卦

先天图，阳之初生始于震，至乾而盛，至艮而终。其始于震者，是大明之始，西南得朋也。其终于艮者，是大明之终，东北丧朋也。及观说卦帝出乎震一段，先儒以为发明后天八卦，其曰出震成艮，仍是震始艮终。可知文王后天与伏羲先天，均在阳气之发舒上留心，均为流行不息，断可知矣。后天一图尚属流行不息，今执先天图为对待不移，可乎？

先天一图，凡阴阳互异者皆可^①相对，比其象而较之，皆各有一乾一坤之交，所以谓为先天，全在交结而不可解处立之象也。其绝不相交者，则为乾之三阳处上，坤之三阴处下，故孔子遂特标天地定位一语，明知天地之气升降流行，化生万物，皆属乾坤之交，而位上位下之体仍然确不可易。先儒目为对待，又以为发明先天是矣。顾六子之体生于乾坤之交，今自乾坤而外，凡相对之二象莫非三阴三阳。三阴坤，三阳乾也。特有交初交中交末之异，故遂岐为六象。因此六象俱出乾坤之交，故于节首特标天地定位一语，言其位之定者，所以正其体。别其象之六者，所以喻其交，明其用也。天下之理不有两，则无一。不有对待，安识流行？如水合水，犹然是水。如火合火，犹然是火。非两故也。两则必有合散，两则必有往来其间流通之妙，全要从对待中精察出来，即如定位之说，亦是两两相形处乃始见得耳。今直以为定位云者，正要人从六子相交之处，分别出所由相交之两象，以见先天八卦图止有乾坤之交，更无所谓六象也。其下曰山泽通气，非流行而气能通乎？雷风相薄，非流行而能相薄乎？水火不相射，但使水火各居，如秦之与越，亦安得有相射不相射之可言？是通字相字之妙，皆从流行见得，而所以流行其中者，不越

① “可”，库本作“各”。

乾坤二象，故于节首直云天地定位，诚以六子所有之阴阳，虽出天地，既然在流行中，则遂不复名为天地，而直谓为阴阳云耳。后儒对待之说，不过将此八者认作有形有体之卦，而未尝箝拢八卦，观其循环不已之机，则非伏羲画图之心矣。

由位上之天而下视之，天根之生自下而来上，故为逆来。天阳之施自上而往下，故为顺往。由位下之地而上视之，月窟之生自上而来下，故为逆来。地阴之生自下而往上，故为顺往。皆图中之时位合当如此。从前不知其为说图，但向时候之迁转留心，谓往为已往，如今日追寻昨日，明白而易见，故以为顺。来为将来，如今日逆计将来，幽隐而难知，故以为逆。不惟非来往之义，并非逆顺之义，岂知往来逆顺俱本天地定位说，皆是发挥图中之蕴，至下逆数之说，原因圣人作《易》本旨，全是要人从四象两仪未起之前，追寻到太极里面，而初之难知，来之难察，实非知解测识所能，故谓为逆数也。夫往来逆顺，固论图中之位，非论时也。图中之位既明，时之义自在其中。今试有人于此，其必以返而归者之为来，以前进者为往，以由来之地为来，以所欲至者为往，无疑矣。今谓已走过去者为往，前往而进者为来，是立于此而不动，任彼之向我而来，非《易》旨也。

循环太极拟卦象

此亦循环太极图，而圣人立卦定爻之法不出于此。盖天下万事万物无出时位二者。位者体之一定，时则有迁转不息。位之一定坤也，迁转不息乾也。乾阳坤阴，乾坤交而阴阳会，故纠缪其形以象之。语其定体，其位三等止矣。语其流转，其时三候止矣。时出于健行不息之乾，位定于镇静不移之坤。二用相交，斯有化生，人物得之，性命由以各正，均无能离此三等三候者也。今于此图，就其来于内者三分之，有初中末，有上中下。又就其往于外者三分之，亦有初中末，有上中下。就其始于内终于外者观之，而极盛者必在其中。又就内外两者合而观之，亦必有非内非外之一境。又就前后两者合

而观之，亦必有不前不后之一候。由是推之，凡事物可对举者，莫不有在中之一象存焉。是万事万物必未有逾三等三候者也，故圣人立卦亦遂定为三爻。

三之为字，一与二合者也。合则非一亦非二，故以为三，而在中之妙可想矣。三之为义，一阴一阳之合也。合则既取其阴，又取其阳，而在中之妙可想矣。张子曰不有两，则无一。又曰一故神，两故化。两者，一之神。一者，两之化。是皆一阴一阳合而成三之妙。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是皆一阴一阳合而成三之妙。逮于阴阳既交，而无穷之化育非数所能纪者，胥由此出。故老子直以为三生万物，至四五以下不与焉。循环太极图亦止阴阳两象，而上下左右分别观之，遂莫不具有一卦三爻，重卦六爻之义。六者，三之重也。总缘阴阳不能孤立，故重之以象阴阳之既偶。然六而偶矣，疑若非三，而三极之理寓焉。三其极矣，疑若无两，而又各得一阴一阳，故知天下之物必无能逾此阴阳，必无有不生于阴阳既合之后者。卦立三爻，重而为六，职是故也。

王宏撰曰，用九，用天之生数也。用六，用地之生数也。天之生数三，故乾元参天。地之生数二，故坤元两地。天之生数三，成数二，是天之自为参两也。地之生数二，成数三，是地之自为参两也。天之生数三，成数二，而地之生数二，成数三，是天地之共为参两也。生数属阳，故其数天多于地。成数属阴，故其数地多于天，皆出于自然也。

邱氏曰，三奇为乾，则三其参天之数而为九，是为老阳。三偶为坤，则三其两地之数而为六，是为老阴。二奇一偶为巽离兑，则二参一两而为八，是为少阴。二偶一奇为震坎艮，则二两一参而为七，是为少阳。因七八九六之数以定阴阳老少之画，此立卦生爻之法也。

一说三奇三偶共九画，即是参天。二奇二偶共六画，即是两地。六固分九之参而得其二奇者也，九固得六之两而增其半偶者也，阳饶阴乏之义也。

六位

时为无形之气所经，位为有象之形所定。《彖》曰六位时成，六位者，六虚之位，是坤之有也。自初而中而末，乾道所历，变化无穷，而万事万物随其大小偏全，莫不具此三候。然有内必有外，所由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特坤不能以自主，必待得主而始成其利，故遂以为六虚。若以位论，止是上中下，若以一索再索而论，止是六子。乃自来解《易》者，直将大明节解作圣人，所以未达此旨。其曰六位，又曰时成者，位非时无以显其位，时非位无以征其时，此即阴阳两不相离之义。周公设立爻辞，莫不兼时位二者以考正之，舍阴阳而论《易》，不知其两，安知其参？

数之始也，肇于图书，而文明由兹以起。然当伏羲时，民风朴茂，其时未有金钱，至于粟帛相易，非有尺度权衡，大约皆以意揣度其多寡耳。今约时而为三候，约位而为三等，其概也。曾闻蒙古入市，不挟星戥，但视其物价所值，酌其金银多寡，用以相易，此亦犹存古之道欤？逮于图书既肇，圣人别其生成，辨其奇偶，较其多寡，从而积之，从而因之，而无穷之事物始由以纪，则数之不可已也明矣。

三画

子云《太玄》起于三数，与《周易》卦立三爻相似，乃施之于用则无当，考之于占则无验，何欤？易卦之三画是一与二之所生，阴与阳之所合，参与两之所会也。其先皆由太极两仪而出，三而重之，则两地之义存焉，是参不独参也。彼所谓三，三数而已，故虽经之以三，纪之以九，行于二十七，衍为八十一，止是纯阳之流衍，动而不止，全无驻足托迹之地，全不解六位时成之妙，是为有阳无阴，何自而有化生？夫《周易》六十四卦必至六加，始成六爻，乃彼之立法自一至八十一，才五加耳。是所加之数又属纯阳，亦并不知六加成卦之妙。《周易》立卦，节节次次不离阴阳，天下无二道，《周易》之外安容复有《周易》？《易》冒天下之道，《周易》之外安容复有道理？夫三为一

二之所合，则是三之已具此阴阳也。然三画之卦可以立天下之象，而不可以定天下之占，为有体而无用也。故必重至六画，然后内外分，体用具焉。内三则阳之奇数，重三则阴之偶数也。劈六之偶数而两分之，则两奇藏于其中，劈六之偶数而三分之，而三极亦各有阴阳，是三分之则各得其二，二分之则各得其三，即此重卦之妙。凡皆阴阳两不相离，所以谓为参天两地。若子云之数，总之固奇，分之亦奇，是有内而无外，有体而无用，孤立而无对待者也。既无配合，安有化生？亦大远于《周易》之旨矣。

《连山》《归藏》虽与《周易》异名，要皆不离伏羲大圆图，开为六十四卦。三易所著^①虽不尽传，莫非身心性命之旨。观《系传》所云开而当名辨物，又曰因贰以济民行，又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连山》《归藏》先《周易》而开图，其当名辨物自应与《周易》同旨。故虽序次微有不同，称名亦或偶异，其于伏羲之图则均不能外也。子云独违伏羲，别立法度，亦异于伏羲矣。夫三画之设，三极之道也。天上地下而人处其中，则人者天地之理气，合以成其形性者也。人既戴天履地，而又合天地以成其形性，则欲明生人之道，安得不兼三极而立之象乎？特天有阴阳，地有阴阳，人亦具此阴阳，有阴有阳，斯二之矣，所由不可以不重。夫三极之中，犹尚不可以孤立，又必重至六画，试以三画之两象论，固有阴阳相偶之义。乃自三极之必兼两而论，亦莫非阴阳相偶之义也。煦之循环图亦止阴阳两象，截为八段，内外三分之，遂成八卦，此皆阴阳相交^②之妙。若于左右上下终始内外三分而论，而卦立三爻之义，遂无不全具其中。若子云之《太玄》，安知万物不离阴阳，三生万物之旨哉？

以钱代蓍

后世用钱代蓍，以凡物莫不具有阴阳之义。钱有背面，则阴阳

① “著”，库本作“蓍”。

② “交”，堂本作“合”。

也。背无而面有，则背阳而面阴也。不论面而论背，《周易》贵阳也。其钱用三，参天之义，贵阳也。三之用行，则阴阳分，四象列，与蓍数同也。既与阴阳合德，又与蓍数同机，其能代蓍而成卦宜矣。察阴阳之妙契，审太少之精微，非独钱可代也。凡物而具阴阳太少之机，皆可占矣。邵子闻声而占，见色而占，又或推求物数，又或通诸积时，胥此道也。南蒯之占也曰枚筮，是固不以蓍筮而以子筮矣。后世紫姑卜、结羊肠，以及骨卜、镜听、听骰之类，苟有诚然之心，皆如动乎四体，而各有奇验，总不越阴阳二义而已，得其旨而充其类，亦奚所拘乎？

六卦图除坎离

以六十卦分主一岁，而除坎离震兑，此汉儒之说，除后天之四正也。然而流行之气悉论先天，今考八卦图，唯坎居右方，而离震兑俱居于左。若以乾坤分主冬夏二至前，以复姤分主冬夏二至后，则冬至后减去震离兑，止得二十九卦。夏至后独减去坎，乃得三十一卦。所配不均，不免参差之弊，惟《参同契》云，以乾坤为鼎器，以坎离为药物，药物谓日月也。其馀六十卦分配一月，每日两卦，以为行火合符之用，此说是也。盖乾坤坎离，先天四正也。后天无大图，先天有大图，既取三百六十爻分配三百六十日，故取先天大图，除先天之四正为当。又况乾坤为诸卦之父母，凡阳之行于卦中，皆用九之乾。阴之行于卦中，皆用六之坤。正其位，不主其事，而气化所至，未尝不流行于诸卦，所由不下同六子，与日时分配也。亦如后天图，乾坤退居于西北西南是也。坎离二象在地为水火，在天为日月。《易》曰阴阳之义配日月，故凡往来交错，历四时而成岁功，全凭日月转移，乌可限之以位，谓过此遂无复有坎离之用哉？又坎离者，乾坤之中交也。故坎曰中满，犹云坤而中满也。离曰中虚，犹云乾而中虚也。坤而中满，则仍是含胎之坤，后此无穷妙用，皆由坎中一阳发生而出。故坎离之退处无为，仍是乾坤之退处无为而已。

循环图作内外六分分之，则十二辟卦在其中矣。如以十二卦分配十二月，则当以五日为一候，尽此五日而始及六二，又尽此五日而始及六三，其外三候亦如之。复尽而始及于临，则为大寒十二月中矣。

循环图拟天根

三十六宫

三十六宫，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总数，合而计之，共成三十六也。若将河图之数除一之不可自乘者，存之以象太极。自二至十各以本数乘之，共得三百八十四，则六十四卦之爻数，亦莫非三十六宫自具之数。又乾坤之画九，三男之画十五，三女之画十二，其数亦三十六。又上经三十卦，反对之卦二十四，合之为十二。不反对之卦六，并之得十八数。下经三十四卦，反对之卦三十二，合之为十六，不反对之卦二，并之亦得十八数。是合上下经亦三十六卦，故谓三十六宫，为举卦爻之全数而言。

一贯

一贯之一，虽曰心思想不及，语言说不到，然既特标其旨，仍须考证孔子之言。其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学此一也。朝闻道，道即一也。不逾矩，矩即一也。颜子所好之学，好此一。程子令人寻孔颜乐处，寻此一也。子贡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者，此一。颜渊喟然章，朱子注云无穷尽无方体，皆此一也。《大学》明明德，注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莫非此一也。凡物取诸实则有尽，取诸虚则无尽，滞则有方体，灵则无方体，有一理不具，则有穷尽矣。有一事不可应，则滞于方所而不能应万事矣。又当知由虚故灵，由灵故虚，二字原不相离，故以不昧二字，总其义而括之。程子谓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盖开止见得无穷尽，所以有未能信一语，点止见得无方体，故春风浴咏，便与用世者迥别，而出之与处，均非所拘矣。开见

其虚,点见其灵,故程子以为大意。此程子实见圣道,而有以会一之原也。《中庸》之中,虚也。《中庸》之和,灵也。诚则贯乎中和之间,是率性之真所由以虚而能灵者也,其言诚明亦谓此也。诚所以虚,明所以灵也,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亦是会万物之大原而归一,有以见一中之包涵该括者,如是其全备而无缺也。与子贡所云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相似,皆指一中之蕴蓄言也。故一之为言,兼上下,会古今,联物我,统内外,是无可分别之名,所以谓之为贯。圣人之道尽在《易象》《春秋》,《易象》则大本大用,全具无遗,天人合一之道尽在其中。《春秋》全显大用,天人感应之机尽在其中。读《易》而不达天人浑一之道,读《春秋》而不达天人感应之机,乌识一贯之道哉?彼子静与阳明皆学圣道之人,特不免语病耳。若当孔子时,谁非门墙中人,正道固所当明,学者亦不易得,但当存其至是,去其太甚可耳,谁云此然而彼否耶?

明儒有云,悟得一在二中,又有云阴阳即是太极,然仔细检点得来,正落第二层,止说得流行之太极。伏羲先天四图有画不出者,则两仪未起之先是也。文周之《易》有说不出者,则初之来处,用九之无首是也。夫两仪必有所由起,初必有所由来,用必有所由肇,今但从二说起,则二之来处先已茫然,谓二能自始乎?遂足为不匮之原,不竭之府乎?既有二名,无统之者,无御之者,不相争乎?不相胜乎?吾诚不知孔子一以贯之,为一之事乎?为非一之事乎?张子虽曰“不有两,则无一”,皆是说流行太极中事,是说阴阳方交之时,断不可说敦化之太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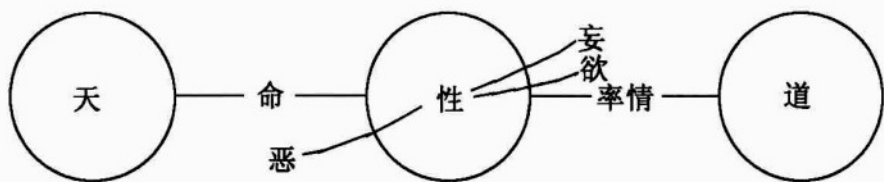
子贡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子思之《中庸》乃于性天道之故,凿凿言之,且标出中和之旨,且发露诚明之秘,子思其大贤欤。明之见于《周易》者,如大明终始,得朋丧朋,先庚后庚,皆是也。其余《彖》《象》《系》《说》言明言见,不一而足,皆此明也,是阳德之大用而不掩者也。参^①赐之一贯,皆此明之融会而贯通也。顾诚犹可言,而明

① “参”,库本作“回”。

无可喻，所以下章言天道之诚，不一而足^①，言天道之明，止有前知一章。如将此章止作圣人看，便不解此书旨了。便止知有圣人，遗却之道二字了。若知必有祯祥，必有妖孽，皆天道自然之明，昭著于两间，则圣人之知便已落后一步。

天性道

《中庸》首章从道之大原说起，是因人看天字太远，故特发天人合一之旨，而并原其始，要其终，著其功，极其效也。天，大道之原也。命，天之动也。性，命之定也。此体统一太极，在天者也。其在人也，性，道之原也。情，性之动也。道，性之充也。此流行之太极，在人者也。岐则为欲，岐而远则妄，岐而背则恶矣，是未能率之于性者。因立图于左。



率者顺也，是端端正正由此而出，不旁杂，不支离，不违背也。戒惧慎独，则欲其顺而率之，防其岐出者也。中和则戒慎之德，率性之真也。位育则充性之量而极于天，使得天之理顺而无所歉也。前面从天说起，中间只完得一个性字。后面说位育，又归到天上，方是一以贯之。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视诸斯乎？朱子以仁孝释之，非无据也。《礼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仁人之事天如事亲，孝子之事亲如事天。圣人郊禘制义实由此出。《西铭》有见于此，故合仁孝而一之，是诚有见于天人妙契之微，与体用一原之合矣。人之生也，由于父母，父母生于祖宗，由祖宗而

^① “天道之诚，不一而足”，库本无。

溯诸无始之始，人何由生乎？夫两仪未判，一元浑沌而已，迨于天开地辟，而清者位上，浊者位下，非绝不相通也。天之气升极而下交，地之气降极而上跻，相须相得，浑合无间，则结而为雷为风，为日为月，为水为火，为山为泽，又其蠢者结为植物，灵者结为动物，其最灵最灵者始结而为人。故人之心神性命，天之化也。官骸脏腑，地之化也。其间阴阳不无内外多寡之异，乃始有男女之形，以形育形，万民之众实由此蕃。故曰人者，天地之理气，合以成其形性者也。以天地所生之理气还而感天地自然之理气，若子之于父母，迫切呼号，宜无不惻然动念者。安有感而不感，格而不格者哉？孔子曰^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商颂》曰绥我思成，《祭义》曰致爱则存，致悫则著，是皆与天为徒，而默操乎能感之妙者也。然圣人在下，经纶参赞，不能无待者，能一其志，而未能一天下之志也。同民心而成位育，非有德位之圣人，其孰能与于斯？

易学餘言

絪縕化醇，便是浑沦之太极。男女构精，便是初合之阴阳。

坤初六一爻全言习，而人不之察，故孔子《文言》遂说出积顺二字。性则圣愚所同，故曰相近。习则圣愚各别，故曰相远。大约今之庸愚趋入下流而不止者，只是初念动得不好，故孔子遂于坤初发之。譬若可欣可欲之事，今日尝试为之，明日又尝试为之，其初恧然未甚安者，逮于至再至三，则安若故然，何也？日习为之，积累之势既顺且便，故孔子以为积，又以为非一朝一夕之事，而直谓为顺也。诚慎之也，习之溺人也如此。当知《论语》中相近相远之说，及坤初积顺之说，皆是使人慎习的意思。因此爻是从习处说，故于二爻之得中者，则曰不习无不利矣。圣人解爻，一卦岂有异旨？

不知性是何等光景，气是何等形象，质是何等体段，而竟至于混

^① “曰”，堂本作“之”。

淆杂乱，则是并未尝向自身体贴过也。不知乾象之溯始为何意，不知《文言》之标举为何旨，不知继善之承受为何事，不知子思孟子之言说何所本，则是并未尝向《周易》、四子书中留心过也。取先儒之唾馀，置圣贤垂世之经于不论，自疑而并以疑天下后世，疑团何时释耶？



周易函书约存卷四 原图四(循环图说二^①)

循环图拟月窟

凡阴阳之生于内者,即内象三爻之来于下也。极盛而出外,即外象三爻之往于上也。穷则必返,周而复始,如日月回旋而未有止也。月受日光,具此六象,其生明成魄,亦皆自下而始。阳进一爻,则阴退一爻。阴进一爻,则阳退一爻。其实阳有进退,阴无进退,故阴爻以阳之进为退,阳之退为进,阳之极盛为消,阳之终尽为息。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图之黑质即月轮之阴魄,此图之白质即皎日之阳魂。阴魄一定不易,阳魂随时变迁。一定不易者,月之体。随时变迁者,日之用。故于巽象,初见微阴方露时,指为月窟,言乎所得之阳魂,本非月体所有,特据其往来进退,足验阴阳消息耳。至月之本体,则此时微露之阴魄是也,故曰乾遇巽时观月窟。

蛊巽小畜中孚,皆言月,具巽兑两象也。归妹伏巽覆巽,故亦言月。若坤之得朋丧朋,则以黑魄之全体,比象纯坤之顺体,以坤阴之翕受乾阳,与月魄之含受日光,其浅深微盛,大略相同。乃阴阳之气不可窥,明昧之象有可见,故不直言坤而但言月,正所谓仰以观于天文者也。归妹虽曰伏巽覆巽,然后天之巽在东南,而先天之兑亦在东南,皆与盛阳之乾相近,所以亦有月几望之象。

东北丧朋

丧朋者,阳光已尽,黑质孤存时也。顾此黑质先在下弦,上面犹

^① “循环图说”,库本作“太极”。

有一阳，其象为艮。艮在先天，虽居西北，艮在后天，实居东北。不云西北丧朋，而云东北丧朋者，盖先天止以象其气之流行，而后天则以著其位之一定。故凡言时者皆考于先天，凡言位者皆考于后天也。犹云二阴之艮象，上面一阳既尽，乃始转为三阴之坤，谓阴本以阳为朋类，其阳既丧，遂成全晦之体，是即以东北字代艮字，而以丧朋说阳之终耳。盖由循环不息而论，则必由二阴，然后及于纯阴，故圜之以先天图，以明其候。以盈虚消息而求，则必至东北艮方，而阳光始尽，故列之以后天图，以定其位。所由谓为东北丧朋，凡欲人因时以考其位，因位以征其象耳。亦可知文王后天图，皆所以发明先天一图之蕴也。或曰艮象见丙，而兹以东北为艮，何也？盖巽之见辛，是一阴之初生于西，及二阴而见丙，则已转而南矣。由丙之二阴而东行，全晦之晨与日相及，日东月西，而上面一阳垂尽，必在艮方，故以东北之艮为丧朋。此位之确不可易者也。可知见丙者，是巽之初转为艮，丧朋于东北者，是艮之已转为坤也。

西南得朋

全晦既象纯坤，若使坤体不纯，下面忽露微阳，是为震象。必在三日之昏，此时月之离日几三十度，日入而月见，其体必在西南，西南庚方也，庚方初见震象，故遂以西南字代震字，所以谓为西南得朋。得朋谓一阳之生也。三阴为坤，坤生一阳为震，震为阳始，艮为阳终，兼此两象，始显纯坤之体。故大明终始特言之于乾，明阳之前后际俱交于阴。而丧朋得朋特言之于坤，明阴之前后际俱交于阳也。予所谓乾卦字字说入交坤，坤卦字字说入交乾者，此也。又况后天方位，西南即是坤方，岂后天漫无考证，而遽位坤于西南乎？岂《彖辞》漫无考证，而遽以西南为得朋乎？可知得丧之说虽以著阳之隐见出入，必与阴相附丽，亦以见坤德之含章，有以括阳之始终，顺承而著其妙也。夫月之明生于坤，坤之象全言月，正谓月与坤同体，坤与月同德，纯坤之位而显扬震象，与纯坤之时而流露震象者，其义一也。观此可识纯阴，非得乾施，则幽晦暗昧，终无以自发其用，所

以谓为先迷。若坤之亦言用六，皆其得于乾阳者耳。所云利贞仍是乾德之二，则坤之不能自主可知。故又有得主之说。复卦云七日来复，亦即得朋之义。七日云者，正谓坤卦六爻在其前也。所以有朋来无咎之辞，此上二段为坤乙之一候。

震象出庚

三日出庚义，见前得朋条下。乃先庚后庚，不言于坤，不言于震，而独说入巽卦，何也？曰为伏震^①，故言震。《周易》贵阳，杂卦所由曰巽伏也。先庚三，内震也。后庚三，外震也。三之先，指纯阴之坤。三之后，指二阳之兑。所以明此一阳之由来，与此一阳之进盛也。其必言于巽者，正以易道言始必要其终，言终必究其始，所以有变动不居，往复相循之义。故其象或取诸伏，或取诸覆，或取诸互。由伏取者，对待者也。由覆取者，往复者也。由互取者，上下卦之合也。如临本系刚长，而八月有凶，即究言阴长，是对待往复之义也。《易》有卦本吉，乃曰征凶，爻本凶，乃曰贞吉，皆据本位而究极将然，非谓见在者一定不可易，贱阴故也。又以见此阴之生，其前必自阳来，其后亦必化阳而往，故遂言其伏而对待者如此。又况先庚三日，已说向纯阴之坤，是巽下初萌之微阴所由极。后庚三日，斯渐入二阳之兑，是巽上就消之二阳所自来。故言巽即言震也。夫坤本无阳，而言得朋，是坤已转而说入震。震已得阳而复曰先庚，是震又转而说向坤，正谓阴阳两不相离，微阳必从阴极生也。震象未见，犹然黑质，故以为初之无。震象既成，渐就二阳，故以为终之有。是初终二字专言震之前后，而有无二字则专从所得之阳光起见。又以震之与坤，正属阴阳相接之限，故以有无分别之，盖阴无而阳有者也。又以见无初为阴之极盛，而有终为阴之渐消，总为巽下微阴起见。若但论本象，初阴，故以为初之无；二三阳，故以为终之有。

夫以无初有终，而包震象于中，亦如得朋丧朋而包坤象，先甲

① “伏震”，库本作“贵阳”。

后甲而包乾象云耳。乃卦止六爻，必兼伏卦而推所由来与所由往，以见绝不相类者亦有相通之理，明此卦之实属先天，不可执一论也。卦止六爻，又必兼上下卦而推所由来与所由往，以证此卦之在中，其气未尝不与上下卦相为流通。又以见《周易》所明，皆图中圆转不息之妙，必不可以定体拘也。蛊之终则有始，谓阴终阴始，是就盛阳之体，而观其所由以来往者也。坤之得朋丧朋，是就纯阳之体，而观其所由以来往者也。一阳二阴虽各有卦象，考诸流行之气，均非有截然可指之候，故兼上下卦以明其流通。若阴阳相接之限，则直言有无，直言始终，直言得丧矣。阴迷暗不可见，故考之以时而言始终，阳光明有可见，故别之以象而言有无，言得丧，此上为震庚之一候。

阴阳有无，原有二义，论理则阳以神用，故虚而无。阴以形用，故实而有。论象则阴暗故无，阳明故有。此论月体可见之象，故谓阳为有。

兑象见丁

月至八日，昏见丁方，下面已生二阳，上面犹存一阴，其象为兑，此时阴阳各半，宛若仰弓，名曰上弦，后庚三日正谓此也。夫兑本二阳一阴，乃以象阴阳各半之体比于上弦，疑不相似，只为三画卦中原无阴阳各半之卦，故取象于二阳之兑，为以初中未分之，则二阳之兑正在一阳三阳之中，故以为阴阳各半之象。然必加至六画，始有半阴半阳。若以十二卦与六十卦论，则泰否即半阴半阳之候也。譬之寒暑为阴阳，春秋为寒暑之半，而暑气每侵于秋，寒气每侵于春者，已成者藉馀威而过其分，方来者势未舒而不及其分也。万事莫不有然，初难知，上易知，上有藉，初无藉耳。此上为兑丁之一候。

乾象满甲

月至十五，昏出甲方，三阳全备，其象纯乾。月窟本指八卦图，说三画之卦，今由前三后三推之，则是以六画卦言也。可知先天大

圆小圆,原无异旨。试以六画卦论,则五日为一候,十时为一爻,当以十三日之午便为乾初,至十五夜半,而内乾之三爻始备。又从十六之子起,得乾之九四,至十八日之午,而外乾之三爻始备。内乾者前三,外乾者后三也。先甲后甲各有三日是也。甲为纯乾所见之方,故直以甲字代乾字。又先甲者甲之先,后甲者甲之后,是又指在乾卦之外,谓内乾未成之先,尚有微阴,至于先甲三日而阴终。外乾全备之时尚无初阴,至于后甲三日而阴始。故甲之一字虽说纯乾,而先后二字说入^①阴之终始,所以《彖传》不曰始则有终者。始则有终止可曰先乾之三,后乾之三而已。必曰终则有始,便是说乾先有终之者,乾后有始之者,故以为阴终阴始也。然必言之于蛊,正以巽为阴生,艮为阴盛,此二象皆自消乾而来。圣人为乾谋,故决其终之始之者也。又以既终而复始,而纯乾之象始可见也。曷由确知阴终阴始为乾象而言? 以下有天行之说,是圣人仰以观于天文,见夫阴阳相循,其始而终,终而始,实有如此。故在小圆图中亦如此,在月窟亦如此也。今但以治乱之说摹写近似,谓先甲为辛,后甲为丁,有何道理? 不得已以自辛丁宁释之,与天行之义有何干涉? 然以五日为一候者,止以象其望前之一阳二阳三阳,望后之一阴二阴三阴耳。若以十二卦分配,则两日半当为一候。分爻之法以其中所得三十时,亦如每月三十日,分为六候,则五时为一爻而后可也。若以六十卦分配一月三百六十时,亦如卦爻分配岁令,则纯乾所得爻数止于六时。今以阴阳之迹考之,十四之夜尚有微阴,十六之晨复露微阴,自十五之昏,乾象始满甲方,至十六平明,巽象已见辛方。其中恰有六时可配六爻,则是先甲三日即指十五之昏前,后甲三日即指十六之晨后。此一夜所得正是六时,以象观之,既与盈亏之理相合。以数考之,亦与先三后三之旨相符。第《易》之为书,无越阴阳两义,日月则其象也,进退往来盛衰终始,言日月即言阴阳也,在人之会通而已。三日之义止是六爻,原不拘定为六日,为六时也。故甲庚虽指

① “入”,堂本作“八”。

月言，而三日则说入岁令，此正合岁令月窟而一之，使知各有六爻云耳。蛊本治乱相际，多事之秋，而乾正十五之夜，阴阳交易，晨昏变化^①之始，故以为象。此上为乾甲之一候。

巽象见辛

此上阳生之三候已尽，其象俱见于昏。此下阴生之三候方来，其象俱见于晨。自十六平明，纯阳之体已成，下面一阴生于辛方，其象为巽。上文先甲后甲，虽指纯乾前后而言，正为此微阴初生，必附乾而显故也。至于巽之先三，则应以阴之未生为象。巽之后三，则应以阴之既盛为象。适当其时，则应以阴之方生为象。乃置本象不言，顾以先庚后庚言阳生之候，以伏震故取震，杂卦谓为巽伏是也。因巽之性情本具掩伏之义，故遂取伏象言之。伏之云者，初阴所生之爻与初阳所生之爻，彼此互藏其宅也。《周易》贵阳贱阴，故每缘阴之剥阳，而遂言阳之复也。又况先庚之说，即下面初阴之进而盛也，是予之以可逞之势。后庚之说，即上面二阳之夬而报也，是谕之以必返之理。其详具见震庚，此上为巽辛之一候。

艮象见丙

月至廿三，晨见丙方，二阴在下，一阳在上，其象为艮。此时阴阳各半，宛若覆弓，名曰下弦，如以十二卦及六十卦论，则否正半阴半阳之候，此上为艮丙之一候。

坤象出乙

自下弦之后，二阴益进，一阳就终。至三十日，月出乙方，纯阴无阳，其象坤。是阳光之尽必由艮而及坤，而月之本体亦必趋及艮方而止。艮东北也，所以谓为东北丧朋。消息相循，盈虚迭运，循环太极图正具阴阳终始之妙也。夫乾之极盛而阴终始之，坤之极盛而

① “化”，库本作“换”。

阳终始之，虽曰阳必交至于阴，阴必交至于阳，然阴不终，不知后之为乾。阴不始，亦不知前之为乾也。阳不丧，不知后之为坤。阳不得，亦不知前之为坤也。阴阳两不相离，故乾坤本位，内外各止六爻而不相越也。或曰纯乾之象，故为六时。若使纯坤之象见于晦日，而亦止六时，则初一之昏即当见月矣。不知月之合朔，当前后三时之际，月与日当各离三度，前三度之前即阳光之终，后三度之后即阳光之始。此中所得，正坤之六爻，先三丧朋，后三得朋，考之蛊巽可类推矣。过此六时，当有阳光可复，第微阳初萌，未成一爻，不能与太阳相敌，又以去日太近，日入则随之而入，故人不得而见也。必积至三日之昏，月与日约相去三十度，阳光见于黑魄，得六分之一，已成一爻之数，然后其象可见，故以为三日出庚。

庚甲先后

阴之极盛，其象纯坤，疑于无阳，然而阳之终始，皆在于此。其在复曰七日来复，谓纯坤一卦止得六爻，其内三爻之前，尚有微阳之存，其外三爻之后，已有微阳之生，是阳之终始交关于坤也。所以乾象大明终始即是含得纯坤在内，纯坤止于六爻，至复则已在六爻之外，所由云七日来复。来复即天根之震象，而今谓为庚。庚者，震象所见之方也。蛊之先甲后甲，甲亦乾阳盛满之方也。圣人惧人不知阴之终始交至于乾，故即月之三阳全备者言之。又惧人不知月之盛满，必在于甲，故于甲方指之。甲为十干之首，乾为诸卦之首，故以为象。三日三日，则内外六爻也。内三爻之既成，是谓先三，而先乎此者，则阴之终也。外三爻之既成，是谓后三，而后乎此者，则阴之始也。所由谓为终则有始，天行也。夫蛊非纯乾，何以言纯乾之甲？以巽为阴生，艮为阴盛，此两象俱自消乾而出。《周易》贵阳贱阴，故借纯阳^①而发终始之义，欲其豫防而已。又缘蛊卦下有巽象，中爻有兑，兑为阴终，巽为阴始。图中兑巽夹纯乾于南，故遂言纯乾之甲，

① “阳”，库本作“乾”。

且《易》之有巽兑者多言月，即是之故也。又缘此卦本有泰象，乃下面一阴消乾而出，故借乾而言阴始，又以卦兼艮巽，中爻震兑，是阴阳始终全备无缺者，唯此一卦，故既明指纯阳之先后，而又微示阴象之始终。若巽卦中爻有兑无巽，故言伏象之震庚。所以说《周易》全部，皆是流行不息的。盖《周易》止是发明阴阳之书，阴阳出于太极，贯乎五行，通乎八卦，周乎六十四卦，未有能离者也。不究阴阳，安识图与卦爻之旨？

得丧有无终始

据先甲后甲之义而推，则坤之东北丧朋即先乙三日，西南得朋即后乙三日也。以纯坤无象可见，故不言乙，而止以得丧言前后之分际。据得朋丧朋之义而推，则先甲即阴之丧，后甲即阴之得，以阴虚无得丧可言，故止以始终明先后之义。若阳爻实而可稽，则先庚后庚便言有无，其实得丧有无终始皆一义也。据先庚后庚之义而推，蛊之先甲后甲莫非先辛后辛，何也？蛊巽为阴气初萌之始，以其近于乾也。阳实有可窥，则止据乾之正象为言，而以后甲三日微示其由乾及巽之义。庚为阳气初萌之始，以其近于坤也。阴无而不可见，故竟置纯坤之象于不论，而以先庚三日微示其由坤旋出之义。其所专注，总缘阴生阴盛，非可象睹，非可名言而已。近乾者言乾，近坤者不言坤，阳实而阴虚，阳有而阴无，实而有者易见，虚而无者难知。《周易》贵阳贱阴，非故贱之，非故贵之，其虚实有无之义本如是耳。子云谓卦起中孚，此无据之论也。以理而论，犹不若卦起于复。复也者，有无虚实分界之始，所由谓为小父母也。知用得丧有无终始六字之故，全部《周易》了然矣。

尊经^①

蛊之先甲后甲，见于《彖辞》，巽至九五始言先庚后庚，以九五一

① “尊经”，库本无。

变即为蛊也。卦辞同，则道理宜其同矣。《周易》之书原无一字泛设，亦无一爻不可旁通。今解巽之九五，似不知有蛊。解蛊之六五，似不知有巽。岂二卦之义原不相通，圣人姑漫系之辞乎？夫孔子《彖传》，皆所以解文王卦辞者也。故文王所有之辞，孔子止以一二语解之。如乃与类行便是解西南得朋，乃终有庆便是解东北丧朋。孔子蛊彖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此便是解卦辞中先甲二句。凡皆圣人仰观天文，知阴阳迭更而不已者，为天行之常，故遂以天行释之。又知万物之化生，莫非阳气之流衍，则阳之足贵可知。而蛊卦之体由一阴进于二阴，是阴气进盛之象。顾阴必有由始，所以有后甲之说，乃阴亦必有由终，所以有先甲之说。今以终字说在始字之前，正为其中之阳德危耳，所以惕之使自警也。言先甲则未终以前，所由以至于甲之先者，殆不易也。言后甲则既始以后，所渐以进先^①甲之后者，盖难量也。是此二语全在阴微阴盛处著想，因甲之先后，适当阴阳交换之始，谨始慎微，圣人之深情寓焉。故于此卦，特寓其旨。况治极而乱，乱极而治，其初必有由然，安得不于始而加之意乎？至于阴阳相循，皆往复之恒理。有阳又必不可以无阴，安得不以天行释之，以明常然之义？今于蛊卦解为辛丁，于巽卦解为丁癸，比于终始之说，天行之义，与经文左矣。

附论日月

日月与地形，大小约略相等，由日月薄蚀而知之也。不相等何能相掩？以日与月对，则日阳而月阴，故日则长明，而月有晦朔，此一阴一阳之义也。以日月与地对，则日阳而月与地皆阴，此阳一阴二奇偶之说也。《易》中卦画阳连阴断，正是此义。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阳之一也，以其无偶也，日之代乾而宣化者象之。阴何以谓之二？卦中阴爻奚为乎断也？则以有月与地之两物

① “先”，库本作“于”。

而成偶也。奇斯一，偶斯二矣。夫日之为阳，人所共知，居天之中，最大者无过此三物。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域中四大，地亦与焉。日之大也，既为一阳，则此外之二大，其偶而为一阴，无疑也。此一阳二阴之三物，同处天中，而形质大小相等相配，故曰三也。日月与地变四时而成岁功，所以谓为三生万物。观于坤卦，以月生明成魄之象为坤象，而月魄生明之始，又见坤方，则地与月为一偶之阴体可知。

日月与地大小之义

日蚀之义，月与日同宫同道，而日为月掩，故必在合朔之时。若使月之形或小于日，则当日食时，必有数分不尽失明者矣。月食之义，日月对照，而日光为地形所隔，故必在相望之时。然月之食也，有至十七八分者，则是地之稍大于月，而未至于倍也。以此推之，是地与月所受之明，同出于日矣。然地之形亦非果大于日与月也。一指之小，可以障山，指近而山远耳。人处地上，见地大而见日月小者，地近而日月远也。日去人最远，故月又见其大于日。

见星

或谓月食固为地形所隔，乃月已无光，而附月之星，其明如故，何也？曰与地远也。因此可知日体之大，而月体之近矣。盖月食时，日体本大地数倍，地小于日，而又去日最远，星^①则去地尤远矣。譬若一指可以障山者，近也。大火之聚，离二三尺置方寸之物，则墙壁无影，小物不足以障大明也。日光所照无远不及，月去地犹近，星去地最远，地形虽大，愈远则愈小，愈远则极微，故不足以障星之明，而止可以障月之明也。

三物阴阳之旨

月与地同受日光而有其明，但月动而地静，而清浊之体微有不

① “星”，库本作“月”。

同。凡轻清浮上,重浊沉下,而清浊兼者中处焉。日最清故在上,月次清故处中,地最浊故沉下。日健行故一日一周,月次日,故不及十三度有奇,地浊故静而止也。卦有三才,位有三等,时有三候,此三道者缺一不可。又天地间之生物莫不由三,乃始有变化,故曰参伍以变。或曰既以月与地为一偶之阴,又以月为清浊兼者何也?曰此亦如卦之三爻,有上有下,则必有中耳。考诸去地之远近而可见矣。然而三爻之义,何尝非一阴一阳、一奇一偶之合也。二爻之在中,何尝不与上下两爻近也。既居上下之中,则兼上之性固为四象,兼下之性亦四象也。

三生万物

日月与地合为三大,皆阴阳之化气也。天包乎外而摄之,是一元之合也。日月与地,动静升降其间,皆运行于天气者也。是太极之浑沦包括,而阴阳流转不息,悉涵育于太极之象也。三物错杂循转其中,而远近离合之异致,则阴阳之交不交也。其诸星之可名不可名者,皆所以备万物之数也。居天之中,无有大于此三物者。即其升降上下,而有春夏秋冬夏,斯万物之生息资之,所由谓为三生万物。夫一二三固一气之流衍也,奇一阳也,偶二阴也,万物之数不生于太极阴阳,而生于三。三者,阴阳交纽之数,是一阳二阴之合也。天地絪縕,万物化醇,此之义也。故必日月与地参相得,然后始有化育。

天为一元

以地配天,以月配日,此通论也。今置天不论,顾以月与地配日而为三。盖以乾阳之化,健行不息,而又无体可执,无形可窥。日月与地包乎其中,凡日之所施^①,莫非代乾而施,凡月与地之所受,莫非因乾而受,是乾为一元之合,而三物皆居中而宣化者耳。后天之乾置于西北无为之地,非无为也。人之可见者,有形之阴阳运转而已。

① “施”,库本作“受”。

而所由以运转之者，固莫得而见也。亦如傀儡之机巧，人见其动作有为，而线索提挈，则皆其不见者也。因三物之转运不息，始觉天之穆乎无为，故置诸后天之西北以象之。乾象大明三句言日而不言乾，言日莫非言乾也。夫乾之大明以日代乾，既可不言乾；坤之得朋以月代坤，宜亦可不言坤。今谓地与月为一偶之阴，又配日而为三物，何也？以三物处于天中，均属有形，或代阳而宣化，或得阳而生育^①，皆须运转于乾元，始有化育，所由曰一生二，二生三也。其在坤卦利贞中特添出牝马二字，便是论形，便与乾之利贞不同。以易理论，则一为太极，二为阴阳，三则阴阳之合也。以目中可见之阴阳论，一即代天之日体，二即得阳以宣化之月与地也。又一为奇数，原无其匹，故尊天而远之。日既代天而舒光布化，亦其所独有者，是亦无匹者也。若月与地同受阳气，始有化育，故两物相同，所以为偶，偶则同德之义也。所由合月与地而始与日配，三大故也。又况日南至而天下皆寒，万物收藏。日北至而天下皆暑，万物长养。是地上所得之阳，莫非日光所布之阳，与月之受光于日者同实。故以为一偶，而遂以为坤卦之象也。若使天之中无日，则月亦无自以舒其明，而地上之生物或几乎息矣。故地之有资于日者，又必与月等也。

地不与天对

日为纯阳，与天同德，故郊之祭也。主日而配月，是以日代天也。或疑乾既无配，不为孤阳乎？曰非也。天为一元之合，是太极也。太极岂有配乎？朱子之论鬼神也，谓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夫乾阳之升而发，降而敛，其出入进退于地与月，亦若是而已矣。故《系辞》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是天气之升降聚散，而阴阳悉具也。《周易》贵阳，贵其有为焉耳。乾居六十四卦之首，所由谓为大明终始，美利天下者也。若地道则无成而代有终矣。今以《周易》考之，凡六十二卦之阳九，莫非乾元之用九，故天道

① “育”，库本作“化”。

之动而施，即乾元之亨而利也。地道之翕而受，即坤元之利而贞。此所由顺承而美在其中也。当知资生代终，仍是乾元之各正性命而已。自亨至贞，莫非乾元之运，而无成之地道但有得丧。孔子所由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坤之有终而仍曰无成，代焉而已。坎之代乾，即坤德之含宏光大，而美在其中者也。震为潜龙之爻，而仍言勿用，未尝含之于中耳。因三物所施所受之阳，皆由乾出，故以天为一元之合，而取象于太极也。

日体为气

日月与地皆有形体，而日特有异。日者，乾阳之气结聚而成者也。譬若火传于薪，其火气之结聚，未尝无体，特自近而视之，见其虚而善动，知为气耳。尝于暮夜见远山之夜烧，仍是凝然不动者耳。吾乌知夫日之为日，自远观之，见其体之凝然，自近视之，不且晃晃漾漾，游然其善动乎？

月体为形

阳无形也，附阴而其形始见，故离之为卦，遂以附丽为义。乾言始终，无形者，考之以时也。坤言得丧，有形者征之于体也。阴本无神，得阳之附丽而始克含灵。乾之六位时成，各正性命。坤之含宏光大，美在其中。此正美利天下，顺承代终者也。故地之生长收藏，莫非乾阳凝聚布散之所为。然阳气升降出入于地，非可形见，故坤著西南东北之旨，举月之生明成魄者象之。夫日之光，能舒于地与月者，丽于实也，阳施之道也。地与月能受日光，而有其明者，盖言得也，阴受之道也。阳光之舒，著地而地为之白，著月而月为之明。观于晴霁之天，匪独地白，远山皆白，则地之受光可知。观于晦朔之间，月之向日者则明，背日者则暗，则月之受光可见。然而阳光之舒，丽实则明，而丽于虚空，则无由自显，是月与地皆实而日光则虚，故坤遂以得乾为得类也。观于日食，虽当正午，而日食之既，则全晦如夜，盖空蒙之中非无阳光，无有实而承受者耳。逮及复圆，满地皆

白，则地之实体使然矣。吾乌知夫月轮之体，不亦水土致然，而与地同耶？吾乌知夫月轮之生化，不亦有人物之可指耶？吾乌知夫月轮之视地，不犹夫地上之视月轮，流行而不息，有弦望晦朔，盈虚消长耶？夫地之受光与月同，月之实体与地同，则相资而秉阳之施，赞阳之化，其皆同也。此坤象取象，正足征其体之皆实，所以同为一偶之阴而与日配也。

婆娑之义

《淮南子》曰，月中婆娑者，山河影也，此最有体贴之语。今人谓地上山河影照入月中，非也。月为阴体，原是有形之物，则月中当自有山河。《易》曰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有刚有柔则亦应有高下，有高下则应有山水，有山水则日光所照应有明暗。其有此婆娑影者，当亦月中山河向背，水土隐见之象也。

月中化育

月与地同，地有人物，月亦应有人物，何也？以其同受阳光故也。凡天下含阴有体之物，苟得阳光，咸能化为生物。夫腐草何灵，入夏而化萤，感阳气故也。谷米之小，皆能为虫，然不生于冬而生于夏，阳为之也。即以地论，当混沌初辟时，何尝有人物可言。然天气不能不降，地气不能不升，一升一降往来其间，男女构精，水火相际，然后得其浊者化为植物，得其灵者化为动物，得其秀而^①最灵者化而为人，而形斯兆矣。逮于以形育形，渐衍渐众，所以有人物之繁。月与地同，则体之所具，应亦有至阴存焉。其克与天日之阳相结，而水火既济，想其灵妙，当亦如是。《周易》所有之卦，何非水火相交之象，故遂以坎离既未终之。水火者，阴阳是也。今观蠓螻蜉蝣蚊虻之类，皆于盛暑乘湿气而生。湿则水气，暑则火气，此水火既济之妙，即男女构精之旨也。夫地得阳而变寒暑，月得阳而变晦朔，地得阳光，化育如此。谓月之所得

① “秀而”，堂本作“最灵”。

为无用者乎？如谓地之生育非日之阳德，吾恐无日则万古冥冥浑如长夜，如穷冬动植之类，奚所藉以有其生乎？

阳有微盛

日食而既，昼且见星，浑如中夜，其星之明，则阳光之返而上照者也。可知诸星亦具有实体，其时月虽掩日，而空虚之中，其光自在，特星月之光借资于太阳，皆不能与太阳相敌，故昼日则星无可见。月之出庚必待三日，而一日二日了无可见，亦是微阳不能与盛阳相敌。

月中之候

月轮之中，以十五日为一昼，十五日为一夜。其初得日光，则地上之下弦，犹日之卯也。历晦朔而日全在上，拟于正午，上弦则日入之候，犹日之酉也。及望而日全在下，拟于夜子，合之则为一昼夜。夫月既以地面之月为一日，则地面所得之日，即当为月轮中之三十时矣。盖易地而观，月固地面之月，而地亦当为月轮中之月，与日错行者也。地面之日食，自月轮视之，即当为月轮中之月食。地面之月食，自月轮视之，即当为月轮中之日食。第其日食在于正午，亦犹地面之日食，必在朔。月食在于正子，亦犹地面之月食，必在望也。盖月轮以朔为午，望为子也。地面无正午之月食，无正子之日食者，背也。而月轮有之，所谓顺也。

月轮昼夜长短

月轮中上下弦遇南北极，则昼夜相停，春秋分之候也。晦遇南极则昼短，晦遇北极则昼长，望遇南极则夜短，望遇北极则夜长。晦朔弦望则自地而言，昼夜短长则月轮中之候也。

月轮寒暑之候

日之行天，一日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故一昼一夜而为一日。月之行天，遍周列宿，过三十六度有奇，而始及于日，故必三十日而始

为一月。地面之春夏秋冬，一岁三百六十日而始周。月轮之春夏秋冬即变换于一日，而其候亦不能齐，故月轮有日而无岁，此其所与地异者也。冬至而月行南极，则寒与地同而不甚然，未匝日已易而北矣。夏至而月行北极，则暑与地同而不甚然，未匝日已易而南矣。冬至而月行北极，夏至而月行南极，其气皆与暑同，较地为近故也，然未匝日而易其候矣。盖月在一月之中，一南极一北极故也。

地与月互观

由地视月，则唯日与月错行于天地之间。由月视地，则当以日与地为错行于天地之间者也。或曰地未尝动也，何由知为错行？曰以月之动体形地之静体，而觉地之有行焉耳。譬若舟行岸移，岸非能移也，有移之者也。

地亦有升降

三百六十日而一周者，日之行最迟者也。三十日而一周者，月之行次迟者也。一日而一周者，地之行最速者也。以进度取之，则迟者速。以退度取之，则速者迟也。夫地未尝行也，缘天之日周于地，知地之日周于天，遂以为行耳。其行也，亦必三百六十日而南北极始能一周，故寒暑分焉。或曰地行而人不知者，何也？曰譬若附驥之蝇，日及千里而不自知其远也。又如虬虱在身，人虽疾行而虬虱犹以为静也。曰独无上下倒侧倾覆之患乎？曰海水如是其盛也，犹绕地球而周之，而不外泄也。况人物乎？但解首之所戴即是天，足之所履即是地，则固无上无下，莫非顺适者矣。

地形

地形正圆，周围九万里，因人之行地而知之也。如人南行至二百五十里，而南星高出一度，北星低入一度。如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星高出一度，南星低入一度。夫地之四周皆天也，天星三百六十五度而一周矣。以是知地形之圆止于九万里也。曰地形既圆，则四

周之人物独无倒侧者乎？曰万物俱由天地之气而生，则尊天而亲地者，理势所必然，故首所戴则为上，足所履则为下，侧岸斜坡若侧立之，必至倾覆者，未能顺天地之理势也。解此则戴天履地，周地四围，当无不有然矣。是刚气之所摄，而非可以意度者也。朱子亦曰四周之人物，俱以首所戴者为上。

空虚之用

天地间最灵最妙大作用俱由虚空而起，《中庸》所谓中，朱子所谓虚灵，皆是也。是即阴阳肇于太极，而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无不涵蕴于中之象也。盖有器于此，若使其中实有所贮，即其实者而一一取之，取尽则无可取矣。若使出之于虚，任人取之而曷有穷乎？六合之中，太虚之体，止此三物之升降上下，而化化生生无有穷极，唯其运之于虚耳。术家有汧河，当其虚时，其用不著，迨于既实，而其用著矣。此虚实相生之理，亦可以识空虚之妙用，为大难量矣。汧河亦作渼河，即旬空也。

空蒙之中，宁无日光？特虚漠不受，故无迹可寻，承之以物，随其大小远近而明，斯著焉。此至阳之妙用，坤卦所由谓为朋也。可知日光惟虚，故能与虚同体。而日光唯虚，又必与实相依，故乾元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者，虚之用也。所由谓六爻之位皆坤有，以乾阳健行之性游历其中，然后有六位可名，亦如日光附地而昼夜分耳。邵子曰天依乎地，地依乎天，虚实相依之谓也。实者得虚者而不迷，虚者得实者而有象，人心之妙亦然。

虚灵

天地之最灵无如日月，耳目得之，万物之声色无以自匿，非是则终古如长夜矣。然而月光所舒，皆日光所布，是月之灵因日有也。月不自有其灵，坤卦所由曰先迷也。日不能自禁其灵，乾卦所由曰大明终始也。迨于月受日光，又复因时自舒其明，坎卦所由曰时用大也。夫人之心体本极虚灵，而智愚异量，圣凡殊轨何也？是孤存

其灵，实未知自用其灵也。未知其灵之即虚而具，而灵之与虚适相倚也。有灵而不知秉灵之施者为何物，发灵之用者为何候，启^①灵之妙者为何象，又安知维心亨以刚中往有功者，为能继乾而时用乎？譬如火性最灵，可以销金，可以焚木，可以热水，可以转物，然施诸空虚之中，亦止自焚自灭，其功不著，故空寂之学迄无所成，未知其灵而灵之故也。负至灵之性，卒与草木冥顽同归，亦甚负天地笃生之意。此义自具乾坤，阳必附阴，是资始之用所由行，阴必附阳，是资生之象所由著。四圣之心，昭于易卦，而人自不察，何欤？

合朔

日月之食定于合朔，合朔误则日月食皆讹。盖其行虽迟疾不同，而二十九日有奇，月行过天三十六度有奇，乃始一交，其交也同度同道，是为合朔。即此定为月朔，过此则月与日渐离矣。春秋以来，有食于晦者，有食于晦前者，有食于晦^②后者，皆推步之误也。

岁差

邵子元会运世十二万六千九百年而为一元，此特准一岁所得日月时刻之数，而臆为之说耳。若依岁差，当二万五千餘年而天星一周，便为一限。尧时冬至，日在虚。汉太初冬至，日在牵牛初。今之冬至，日在箕二度。夫尧至今四千餘年，太初至今一千八百餘年，而岁差若是，约而计之，是六十餘年。而经星之东行已一度矣。谁谓经星之不行乎？夫起元必于冬至，固谓冬至为日行极南之地也。今之箕宿，适当南极，故为冬至所自起。若过此一万二千餘年，则南极最卑之箕宿，当必转而居参井至高之北陆，而北陆至高之参井，当必转而居箕宿最卑之南极，何由知其然也？以虚与牛斗东进而渐高故也。又过此二万五千餘年，经星东徙已及一周，则箕宿当仍归于南极。

① “启”，堂本作“破”。

② “晦”，库本作“朔”。

自来言岁差而不及经星之行，皆误也。史书中历朝分度，各各不同，此特据史而约其大概耳。或谓日之所行至于极南，而星之高者自高，卑者自卑，是万古不易者也。安得谓卑者易高而高者易卑乎？曰若是则不可谓之南极，而亦不必纪之以宿矣。然日月五星之行，固未有不经二十八宿者也，经其中者勿论，其相离最远者三五度止矣。若使宿度之高卑不易，则传之既久，必有相差至数十度者矣。犹得谓冬至之日在某宿度乎？凡冬至之日必在极南，如不极南，则不可为冬至。列宿之行各有当冬至之岁，则列宿之行当必各有至卑之时。

岁差考

唐虞之际，冬至日躔虚宿，何以知其然？在《尧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且冬至日短，日入申末，昴星见酉初时，而在南方午上，太阳却在酉方，虚属天盘子。以天盘子加临地盘酉，子加酉则酉必加午，昴属天盘酉，而冬至见地盘午，故冬至太阳躔虚，夏至躔星，春分在昴，秋分在房。古者唯以夜半中星考其日度，是以容成造历，车区占星是也。汉太初仲冬之月日在丑，躔牵牛初，尧至汉差一宫。晋虞喜谓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谓百年差一度，隋刘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一行八十三年差一度，大衍推日在牛十三度，宋乃以焯七十五年为准，至元十四年丁丑冬至，日躔箕十度，至元三年丁丑，日躔箕八度（此上或落洪武二十几年等字）。则尧时日在子，汉时日在丑，金宋之间日在寅，自尧至洪武三千七百余年，已差三宫。则尧之后九千余年，日反躔午，又一万八千余年，日反躔子，是帝尧之前，亦必如此。故淳风以古法章蓂纪元，分度不齐，始为总法，一行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异，徐昂以日食有气刻时之差，姚舜辅知食甚泛馀差数，革象谓上古岁差少，后世岁差多，以唐宋到今验之，果符其说也。古人以三百六十时有馀，均作二气，六候为一月，然每月朔止得三百五十六个时零三刻有奇，而一气则十五日有馀。故月大曰气盈，月小曰亏，名为朔虚，此谓日月五星亦有亏盈，非但指日月晦食为亏盈也。

周易函书约存卷五 原卦

二用图解

䷀ 乾用九。凡三男之卦，皆乾九之用于坤，坤体静，则坤为无用，而阳爻往来动荡，正乾九之大用，故遂主动用之乾爻，而周公于乾遂特标用九之旨。

䷁ 坤用六。凡三女之卦，皆坤六之用于乾，乾体静，则乾为无用，而阴爻往来动荡，正坤六之大用，故遂主动用之坤爻，而周公于坤遂特标用六之旨。

因诸卦阴阳相交，俱以动用之爻为主，故乾坤二用遂称九六，而不称七八。七八者，静阴静阳。九六者，动阴动阳也。

凡一阴一阳之卦，不论上下，俱以此一阴一阳为动用之主爻。

一阳之用于坤者六，皆乾九之用，故此等卦不主坤爻，而孔子《彖辞》悉专论乾阳之一爻为主。因此等卦不主阴爻，故《彖辞》之于阴爻，遂无往来上下之说。

䷗ 复，此卦专主初阳，亨者，乾之用也。凡阴以得阳为美，故以得阳为得朋。朋也者，相资相益之称。来之云者，谓坤本静体，乾用其初，来一爻之，因在内卦，故遂称来。自外而归于内，故谓为反。天地之运流行不已，原无止息，阴极阳生皆由内起，今来于内，故以为反。下曰刚长，本此动用之一阳而言，谓此一阳将必复盛，而临泰即在其后也。若必待一阳逐爻变去，如卦变所列，而不知刚长之说，是为二阳三阳以至纯乾而言，则天地之气运皆滞而不灵者矣。

䷆ 师，此卦专主二阳，刚中而应，明坎之中阳是乾九之大用，为此卦之主爻。故择此一爻，独言其刚而得中，应字则兼及六五而言。

然六五柔而得中，仅谓为应，明二刚为卦主耳。

䷎谦，此卦专主三阳，亨者，乾之用也。天道下济，正谓乾用其九来于下卦。地地上行，因三阴相抗，不可择一爻为主，故据上卦全体而称为地道。正以下济之天道为此卦之主爻，地道在上，若避而违去者然也。又缘上居亢位，不能与九三相应，故但以上行而统论上卦之全体耳。

䷏豫，此卦专主四阳，刚应而志行，卦有五阴而独举刚爻，明四为动用之主也。应谓坤初，凡两刚两柔皆不相应，唯阴阳相资方始得益，故遂言应爻，此诸卦之通例也。凡在中之爻多言志，坎离虚中实中之爻也。凡在下之爻多言行，初四为足爻是也。今刚阳居四，而应阴居初，故以为志行。初本震爻而阴爻在焉，故以为应。震主初阳，而今居外卦，又与足爻相应，故以为行。然在四而不得其位，故止建侯之利。

䷇比，此卦专主五阳，曰下顺从，则知以上卦为主矣。曰以刚中，则知主乾九之用于五位矣。

䷆剥，此卦专主上阳，然上虽阳爻，亢而无位，故曰不利有攸往。又曰顺而止之，顺字指下卦之坤，顺者顺于人也，为上卦之主爻言也，故下曰止之。止之者，谓彼顺而我止之也。下卦无可主之爻，故但据坤卦之全体而言顺。上卦之主又处亢极将返之地，故但言止。二五两阴虽皆得正，然非动用之爻，故亦不能为此卦主。六五至尊，犹但曰贯鱼以宫人宠，其专主上阳可知。

此上六卦之《彖》，皆先从乾刚说起，然后及于应爻，则阳爻之为主可知。

一阴之用于乾者六，皆坤六之用，故此等卦不主乾爻，而孔子《彖辞》悉以坤之一柔为主。因此等卦不主阳爻，故《彖辞》之于阳爻，遂无往来上下之说。

䷵姤，此卦专主初阴，《彖》曰柔遇刚也，为柔而言，则主柔可知。凡云遇者皆动后之事，若静则何得有遇乎？《周易》贵阳而贱阴，初六微阴，贱而在下，今遇此五刚，敢与老阳相抗，故曰勿用取女，又曰

不可与长，皆为动用之阴爻言也。

䷌同人，此卦专主二阴，《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明此卦六二为坤六之用。乾之九五尊而得位，但为二柔之应，主柔可知。然止曰应乾而不曰应五，与谦言地道相似，但是举外卦之全体，而不及九五之中爻，非卦主也。下曰文明以健，又曰中正而应，虽皆兼两体而言，然先说文明后说健，先说中正后说应，皆为主爻在下也。

䷉履，此卦专主三柔，《彖》曰柔履刚也，履礼也，即礼下于人之礼，谓柔下乎刚也。观孔子《大象》所云辨上下定民志，则柔之履刚，自应是柔之致礼于刚。为此柔居下卦之上，却能上承外卦之乾刚，故以为履刚。是则履刚云者，谓柔居乾下而已。向来作践履之履，谓以乾履兑。乾非动用之爻，不能为主，孔子《彖辞》并无此解。凡《彖辞》主刚则从刚说起，主柔则从柔说起，六十四卦莫不如是。如姤之柔遇刚，同人小畜之柔得位是也。此卦主柔，故先说柔后说刚。

䷈小畜，此卦专主四柔，《彖》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为句，下应之为句。盖因此卦乃一柔上进而为主，其应爻乃在下卦。若上卦同体之二阳，如何说得应爻？健而巽以下，是据两体说全卦之大象，非言动用之主也。如履之悦而应乾，剥之顺而止，皆论全体之两卦，非论主爻也。

䷍大有，此卦专主五柔，《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为句，下应之为句，又曰应乎天而时行，皆主六五之一柔，是坤六之用于乾也。所应之乾虽居九二，非其所主，故止论全象而以为应天耳。应天之说为柔而言，则主柔可知。

䷪夬，此卦一柔在上，下临众阳，宜可为主，然诸卦至上爻皆属本卦垂尽之地，此时阳极变阴，阴极变阳，其爻皆不能自主，故因五阳之趋而上进，而《彖辞》遂曰刚决柔也。刚五而柔一，五刚同德，莫适为主，此仍是主柔之说。止缘此爻已在将欲变更之际，故但言决柔，下随曰柔乘五刚，则主柔可知。

此上六卦之《彖》皆先从柔爻说起，然后及于所应之刚，可知其为主柔矣。

凡二阴二阳之卦三十，二阳分居上下，二阴分居上下各九卦，二阳二阴同居上卦者六卦，二阳二阴同居下卦者六卦，共三十卦。

二阳分居之九卦，皆乾九之用，此类卦辞爻辞皆无主阴爻之说。

䷲震，此卦主初四两阳，亨者乾之用也。凡爻在内者，《彖辞》必称来。震来云者，谓九阳之来用于初也。外卦之四亦属阳爻，而均以为来者，初亦卦之内也。凡三爻之卦初为内而三为外，故艮阳有辉光之说，外之可见者也。

䷲坎，此卦主二五两阳，亨者乾之用也。维心亨以刚中也，心与刚皆明九阳用于坤，而得其中耳。元亨利贞，乾坤皆有之，乃顾以亨为乾用，因资始之乾重在元亨，故用九一节皆止言元之亨。坤以成终，重在利贞，故用六一节但言利永贞而已。乾坤而外，凡属阳爻多言亨，凡属阴爻多言利，亨则阳气之初通，利则阴形之可积者也。

䷲艮，此卦主三上两阳，凡爻居亢位，虽属动用之爻，皆不能为主。如剥阳既亢，但据全体称为顺而止耳。顺下卦，止上卦也。此卦两阳，偏主下阳，故曰动静不失其时。静谓艮止，动谓中爻互震也。下曰其道光明，方指居外之两阳而言。谓九之用于坤末耳，初在内者也，末在外者也。

䷲屯，此卦下主初阳，上主五阳，初五皆动用之刚，《彖》曰刚柔始交者，因动用之主爻实为乾刚，故先言刚。其必兼柔而曰始交，刚阳之用以柔为体也。乾阳用九必交于坤阴，故因其用而交坤，遂言所交之柔。又因乾坤以下六十二卦，莫非刚柔之交，而屯为序始，故言始交，为此后诸卦之例。动乎险中，兼两体言也。主乾爻者多言亨，然履之言亨为上乾也，小畜大有之言亨为下乾也。

䷲颐，此卦主上下两阳，然上居亢位，下又微而未甚，中间四阴彼此相抗，又无一可主，故但合上下两卦取以阳养阴之义，是仍主动用之两阳也。盖阳外而阴内，有畜藏畜聚畜养三义故也。此卦非两阳上下，则不成为颐，故中之四五皆养于上阳，上阳成艮之主也，非此则不成艮矣。中之二三皆养于下阳，下阳成震之主也，非此则不成震矣。

䷧解，此卦内主二阳，外主四阳。凡《彖辞》中如论主爻而兼及旁爻，则以主爻在先。如兼论应爻，则必言应爻之全体，而必不专主一爻。如但论两体，则又必以下卦居先。下卦者，先成之卦也。如剥之顺而止，履之悦而应乎乾，皆先言内后言外也。此卦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虽兼言两体，而内卦居先，此之谓也。然上下两阳皆乾九之用于坤者，故能为主于上下两卦。卦不言亨，为险陷也。然观雷雨作，草木皆甲拆，则亨字之义在其中矣。《本义》利西南之注，谓其卦自升来，三往居四，入于坤体，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于西南平易之地。细观此卦《彖辞》，并无往来上下之说，何得亦引卦变？此误之误也。

䷃蒙，此卦内主二阳，外主上阳，坎得中而艮居亢，故《彖》曰险而止。先言内而后言外，虽云坎卦先成，其动而有用，动而无用，概可知矣。乾用其九而主阳，故言亨。

䷽小过，此卦内主三阳，外主四阳。《彖》曰小者过而亨，过谓过乎刚阳，正由阳九之大用相形而见。因主乾之用九，故言亨，是其属意已全在阳爻。其曰利贞，则亨中事也。上曰柔得中，下曰刚失位，谓二五之得中，总以见二刚为主者不得位也。

䷦蹇，此卦下主三阳，上主五阳，然上阳陷于坎中，下阳又居亢悔之位，故险在前与见险而止，皆论全卦之两体。然皆先说险字，则是合两阳而计之，又以坎阳得中，非亢悔可比，故下曰往得中也，为坎阳言也。其道穷也，为艮阳言也。然下曰利见大人，与乾卦九五同辞，是仍独重坎阳，与得中之旨相类。至得中而称为往得中者，此往字谓用在上卦，是言打初成卦时，往来摩荡之妙，非卦变也。《本义》曰卦自小过而来，阳进则往居五而得中，退则入于艮而不进，故其占曰利西南而不利东北。谓往为进犹之可也，谓入于艮而不进为退，夫不进则不进而已，是艮之未尝动也，何得谓之入于艮乎？且卦辞彖辞并无退字之说，今添设之，岂《易》之真理乎？得位兼两阳而言，若单指五言，则固已谓为得中矣。《本义》以往而居五，与退于

艮，为利西南不利东北之解，似亦当理，而不知东南西北^①首见于坤，原指月体而言，与乾卦大明终始指日言者紧相对照。盖阴阳之迭运在日月，犹之在天地也，故曰仰以观于天文。自坤而外，惟坎之一卦始象以月，此先后天二图之妙也。此卦上见坎象，月之生明必于西南，故以西南为利。若至于艮，则东北丧朋之地，故以为不利东北。夫人之作事，得则利，丧则不利，自然之势也。此卦下见艮象，故云不利。《周易》之理上契天文，顾以为纳甲而揆之，难与言《易》矣。

此上九卦两体皆用阳，故多先言内卦。

二阴分居之九卦，皆坤六之用，此类卦辞彖辞皆无主阳爻之说。

䷥ 巽，此卦主初四两阴，重巽以申命，言两体也。刚中正字虽指二五，然巽乎中正而志行，则为柔而言。行之谓言，初四皆足爻也。志也者，顺阳之志，阴以得阳为美也，下曰柔皆顺乎刚可知矣。又曰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皆主柔之辞，而顺刚之义在其中矣。盖阴之德顺，阳之德健，阴称小，阳称大也。

䷝ 离，此卦主二五两阴，二五在内外卦，本中正之爻，今曰重明以丽乎正，又曰柔丽乎中正故亨，皆主用六之阴也。阴爻而亦曰亨者，盖离非离也，已用之乾也。乾九既用，其亨在阴，故卦虽无元，而有利贞之亨。

䷥ 兑，此卦主三上两阴，两柔位居亢悔，虽属动用之主，而却无大用，故但以二刚之得中者形之，曰刚中而柔外，正以见二柔之不中不当位而已。

䷱ 鼎，此卦下主初柔，上主五柔，以木巽火，先内卦而后外卦，据二体言也。巽阴初微，五阴得正，故专主五，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乾。凡阴皆顺阳，故阴虽为主于卦中，亦必兼及于应，虽阴阳相须之理，亦阴柔之性情然耳。故坤之一卦必以得阳为得主，凡上下两卦皆有动用之主，又必以得中得正者为尤重，其初微上亢者从之而已。若或两爻皆微，则上重于下。若或两爻皆亢，则下重于上。

① “东南西北”，库本作“西南东北”。

若或一微一亢，则又酌量其轻重而论之，不可不察。《本义》谓卦自巽来，阴进居五，而下应九二之阳，故其占曰元亨，不过谓《彖辞》中有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之说耳。不知此二句止是说打初成卦时摩荡之妙，非先有巽卦于此，然后能自进而上也。况巽已成体，安能复动乎？当知卦所由成，于揲蓍之际，自初爻之在下者而始，至于三爻，而下卦以成，过此则为上卦。今鼎卦之五正是阴爻，故曰柔。又在上卦，故曰柔进而上，谓此为动用之主耳。其上卦初末两刚置而不论，静体而又相抗，非所主也。因五柔得中，而二刚下应，故曰应乎乾。不知此义，指为卦变，遗误后人不少。

䷛大过，此卦内主初阴，外主上阴。大者过也，过者过阴小也。便是属意阴爻，说二阴之不及了。本末弱则专主二阴也。刚过而中，刚过谓中四爻，而中谓二五两爻。方据二体而言，二阴一微一亢，弱而无为，故但论两体，又复指其得中者言之。

䷤家人，此卦内主二阴，外主四阴。卦辞曰利女贞，便是以阴爻为主。《彖辞》曰女正位乎内，见二四之各得其位也。二固在内，四亦外卦之内也，皆坤六之动用于乾阳者也。其曰男正位乎外，因女之正位而相形以见，故先言女后言男。

䷰革，此卦内主二阴，外主上阴，水火相息，兼二体论也。阴为动用之主，故曰二女同居。然上阴亢悔，而下阴得中，故曰已日乃孚。五行之土，在中者也。地亦在天中，是独重二阴，为上阴居亢耳。

䷋中孚，此卦内主三柔，外主四柔。柔在内而刚得中，虽据两体论，然先曰柔后曰刚，便是以柔为主。以刚形柔，见柔之或微或亢，皆不得中耳。凡刚非主爻，而彖辞及之者，非柔之应爻，则必其居中者也。

䷥睽，此卦内主三阴，外主五阴。卦辞曰小事吉。小者，阴之体，便是主柔之义。《彖辞》曰火动而上，泽动而下，兼两体言也。曰二女同居，则主柔之辞也。泽阴亢悔，火阴中正，故言悦而丽乎明。明为悦之所丽，轻重可知矣。此与上文先言火后言泽，皆主离之辞，

而所重在火。其下曰柔进而上行，则专谓六用，往居于五也。若谓自离来，自中孚来，自家人来，则未知用三用五，体静用动，体内用外之说矣。

二阴同居下卦者三，皆乾九之用。

䷘无妄，此卦专主初阳，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静为主而动为客，静为体而动为用。今坤体居内，乾来交之，则必其自外者也。乾来交而用九，故遂变而从男，是动用之客爻反得为主，故曰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凡动用之爻莫不自外而来，故特举此为例。如屯言始交，此后何卦之爻不从交后得也？坤言六二之动，此后何卦之爻不从动处占也？大约《周易》之文简而该，凡说道理皆是举端以例其餘。动而健，刚中而应，兼两体论也。然先说动后说健，刚中之爻止以为应，仍是主内之义。若说作自讼而变，九自二来而居于初，二固内卦也，乌得称外？且六十二卦之《彖》，究无以二称外之理。

䷅讼，此卦专主二阳，上刚下险，险而健，皆论两体也。然先说险后说健，则主坎可知。又曰刚来而得中，刚谓阳，来谓内卦，得中谓居二，此正说动用为主之妙。利见大人方指乾五，言应也。若说卦变自遁来，为刚来居二，而当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见窒，能惧而得中之象，吾诚不知遁之一卦比于讼卦，有何道理可以相涉？必欲自彼而来，何也？且离却遁卦，遂使讼之一卦竟无道理可分晰耶？故注释卦义者，必须熟玩彖辞始得。

䷗遁，此卦专主三阳，三居亢悔之位，然与九五同德，故遂言九五之有应。当位者，兼三而言也。与时行者，遁卦之本义也。小利贞，浸而长，则为动用之九三。通盘打算，以见当遁之实也，与临卦刚浸而长同义。

二阳同居下卦者三，皆坤六之用。

䷭升，此卦本主初阴，乃下阴卑微，又当勿用之爻，幸与上坤同德，故曰柔以时升，若必将进而上者然也。如以上坤为所升之柔，坤固已上矣，尚有何升可言？何时可言也？先说巽后说顺，主巽可知。刚中而应，谓刚中而有应，因巽阴初微，故合刚中之二爻而统谓为

巽。见初阴之得力，在同体之二也。用见大人及南征之说，皆谓初阴得助于二，而挟以上也。凡初末两爻，虽为卦主，一微一亢，皆无可称，故多论两体。唯离坎不然，阴阳得中故耳。若谓卦自解来，柔上居四，全不解爻中动用之故矣。且《彖辞》固曰柔以时升矣，且问此爻，毕竟的在何时升于此位？时字原说后来之事，若已成之爻，则无待于时矣。

䷄明夷，此卦专主二阴，明入地中与内文明而外柔顺，皆论两体。不言得中之下阴，大明宜升于天，不宜入地，是大段差别，故曰晦其明。

䷒临，此卦专主三阴，《彖》曰刚浸而长，为兑之上阴虑也，与遁之浸长相似。见此六三本为卦主，乃独近二阳，遭其凌侮，下曰八月有凶，则为此凌阴之阳将亦必有受侮之时，故曰消不久也。凡皆为此动用之三阴通盘打算，不识从前率称阴为小人，何也？天地之气流布天地间，原无止息，周而复始，故虽极遐渺之地，亦必有气运轮到之会。因即临遁两卦，特发气运周流之旨。盖卦爻之气运，与天地之气运相同，亦应周流不止，所以文王之卦孔子之彖俱向动用处说道理。此卦唯据复卦而论，方合易理。若认作卦变，则彼卦变来者既属死卦，而此卦所变之爻，亦竟无变动之时，何不于临遁两卦细心讲求？

二阴同居上卦者三，皆乾九之用。

䷡大壮，此卦专主四阳，大者壮也，谓震四之阳挟刚健之势而上进，以四为动用之爻也。刚以动，兼两体言，则能壮之故，与升卦得力于刚中相似。

䷄需，此卦专主五阳，阴在前，刚健而不陷，据两体言也。然先说阴在前者，动用之主在上卦也。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则专指用五之乾九而言卦主也。利涉大川，往有功，论两体也。

䷌大畜，此卦专主上阳，刚健笃实辉光，为内体之刚实，而上阳且光辉于一卦之外，是兼内体而论用爻也。凡卦皆内体而外用，内性而外情者也，刚上而尚贤，自下之尊奉上九而言。止健，自上九之

视下而言,皆为卦主在上也。然亢悔之爻不能为主,故下又曰利涉大川,应乎天也。据乾卦之全象而但以为应,皆主上爻之义。若谓卦变自需而来,九自五而上,便为得解,即谓自大壮四爻而上,奚不可者?凡皆未明刚上之说,原是发明乾阳之动用,阴阳摩荡之妙也。

二阳同居上卦者三,皆坤六之用。

䷓观,此卦专主四阴,大观在上,虽谓刚大之阳在诸阴之上,然巽之初阴正在二阳之下,则是大观在上,正为动用之四阴在下耳。中正以观天下,虽若专说阳爻,然乾为天,天之下正为巽阴与天相接,而适处其下,仍是专主巽阴,故曰下观而化,近故也。凡阴皆以得阳为美,而比尤愈于应,故屯之六二,解之六三,皆从比阳处说道理。

䷢晋,此卦专主五阴,明出地上,主上卦之辞也。顺而丽乎大明,论两体也。柔进而上行,专指五阴,是坤六之动用于乾中者。若谓变自观来,为六四之柔进而上行以至于五,吾诚不知观卦之四又从何来?此卦之五又将何往?此一爻之善动固如此矣。夫何不并其善变者而注之?

䷌萃,此卦专主上阴,顺而悦,刚中而应,皆论两体也。兑阴亢悔,故不能为主而主上卦,其先言顺而悦者,上阴与下卦同德故也。其曰刚中而应,则主上卦之辞也。

凡三阳三阴分居上下两卦者十八,其上下卦莫不各具乾坤之体,故汉儒注释《周易》,多言泰否两象。当是《周易》初传,止有体用之说,传之既久,遗却体用之义,遂于泰否卦中爻之上下说作卦变,此不可不察也。

三阴三阳分居上下两卦,下用阳而上用阴者九。

䷩益,此卦下主初阳,上主四阴,故孔子《彖辞》全从初、四两爻说来往道理,以其为动用之主也。损上益下,谓上体之乾用去初九,而下体之坤增此初九也。坤为民,阴以得阳为美,今坤体而忽得此阳,故以为民悦自上,谓自上卦来。下下,谓来于下卦之初最卑之地,仍是损上益下之义。第言卦体之有无虚实,则以为损益。自民

悦而言，则以为自上下下耳，君本上民本下也。中正有庆，木道乃行，益动而巽，皆言两体也。天施即损上自上之说，地生即益下民悦下下之义。上卦本乾体，乾主施化，乾体而用去其一，故以为天施。下卦本坤体，阳为生机，坤体而忽见此生机，故以为地生。此卦据象而论，有似乎自否卦变来，故汉儒于三阴三阳之卦，悉以为自泰否而变。不知圣人卦爻原与天运吻合，全是描写气运流行之妙。夫天地之生育，有不自天地相交而出者乎？但天运主施，流行而不息。地体正位，一定而有常。今益卦用爻，正当天地初交之爻，而天地之化生又莫不自下而上，故于益卦说打初成卦时，用九用六相与摩荡之妙，发明天地动用之机，由初而起。然止说阳之自上而下，不云阴之自下而上者，阳有为，阴无为，阴以从阳为义，无成代终者也，故不主四而专主初。若损卦之阳既亢，则不主上而主三，此又轻重之权衡也。汉儒不察，误认为卦变云耳。但知卦爻之动用流行与天运相同，则《周易》思过半矣。

䷩ 涣，此卦下主二阳，上主四阴。刚来而不穷，谓来于下卦，即天之下交于地，明乾用九于二而成坎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阴居四为得位，上同谓交乾，明坤用六于四而成巽也。皆从动用之爻言彼此相交之妙也。交之为言，原因上下卦各成一体，故于两体之动用，各说往来相交之妙。今谓自渐变来，以九三而下于九二，为九来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夫下卦而既为一体，今谓自为变易，全不知阴阳相交，有体静用动之妙矣。总由不知圣人设立重卦，原因天地各正其位，而天地之化育非不交所能生，故于三阴三阳之卦有乾坤二体者，多以往来上下言之。即在本体，亦必分内外动静而言之，总欲使人观其动用之两爻，以著其相交之旨，必无既已成体之卦，犹可以上下互易者也。学《易》者须细玩之。

䷵ 渐，此卦内主三阳，外主四阴，以此两爻为动用之主爻。其乾体居上，坤体居下，与益涣同也。三阳四阴，动用之两爻既已相接，而坤体之三阴独进而居外卦之四，有女子外出之象，故曰女归吉。进得位即女归之义，虽兼两用而言，却重在阴爻为主。盖阴以从阳

为义，今外出而上同于乾，仍居四阴之位，有巽顺之道，故以为吉。益涣两卦皆说阳爻，不及阴爻者，阳得位而得中故也。此卦之爻亦属阴阳来往之交，专论阴而不及阳者，三阳虽云得位，然居亢悔之地，是几几不能自主者也，故止论阴爻，而取女归之吉耳。刚得中指五而言，是因得位之四阴，推言进而得位之故，非主爻也。止而巽，又兼两体言。

䷚噬嗑，此卦下主初阳，上主五阴。颐卦上下两阳一微一亢，不能为主，故但以两阳包阴，有以阳畜阴之义，故取养义而命之为颐，仍然主阳之动用也。此卦象颐，中多一阳，而此一阳又非卦主，故曰颐中有物，指三阴言也。其曰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皆兼二体而言也。柔得中而上行，主离之中阴为坤六之大用也。下阳亦动用之爻，乃不之及者，微也。若谓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至五而得其中，是以上卦本有之爻而谓为上行，并不知自下卦而上者之为上矣，亦并不知两卦相交，乾坤两用之妙矣。

䷿未济，此卦下主二阳，上主五阴，刚柔皆中，而独言柔得中者，凡卦内卑而外尊，五爻又为君位，今阴爻得之，故以为柔得中。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指坎陷而言，为下卦动用之阳爻陷于阴中，故不能如五之得位，见畜于二阳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兼二阳五阴而言也。

䷶旅，此卦内主三阳，外主五阴，是乾五之来用于坤三，而坤三之往用于乾五也。小亨谓阴，此亦独主上进之五阴也。以阳爻下交坤三而居亢位，故不能为主，而专主五阴。柔得中乎外，谓坤六之用，进而居五。而顺乎刚，谓与下卦之用爻合而成巽也。据上卦之体而论，刚外而柔内，亦阴爻从阳顺刚之义。止而丽乎明，则兼两体论也。

䷐随，此卦内主初阳，外主上阴，下刚而上柔。《彖》曰刚来而下柔，内卦为来，初为最下之位，刚来谓阳来居初，兑为柔卦，为阴在上也。兑柔在上而刚阳居初，故以为下柔。此明指上下动用之两爻而言。动而悦，则言全卦之两体也。若谓自困变来，九二下而居初，是

以初阴之进乎二者为下柔，全未知外为柔卦，兑主阴爻之义矣。且卦有两体，然后能相交而成卦，况本卦上体乾而下体坤，又实有天上地下之象。今以刚来下柔专论内卦，置去外卦，非乾坤摩荡二用相交之旨。又曰自噬嗑变来，则九来居五，是以噬嗑上爻之九刚来于五位，而五位之阴爻移而居上，则置去用爻且兼置内卦不论，全非《彖传》之旨。夫世之学《易》者，莫不知震刚而兑柔，今以离兑中之刚爻乃谓为刚，圣人之十翼俱在，有此说乎？否乎？又曰自未济来者，兼此二变，皆刚来随柔之义，此仍执前两变之说合而言之，信若此言，则是两刚同来而下两柔，以此解《易》，紊乱圣经矣。夫卦爻之变，《启蒙》固列为图矣，揆于本卦，全无道理相关。及其解释《彖辞》，有一卦之变不可通者，又别出他卦之变，或二或三以补说其义，岂十翼之旨乎？夫圣人翼传何妙不备，岂其犹有卦变之说藏而不露，待后人补缀乎？今以卦变释《彖》，其误甚矣，《彖传》既误，则全《易》之理何有不误者也？

䷮困，此卦内主二阳，外主上阴。《彖辞》曰刚掩也，专为二阳言也。外柔居亢极之位，不能为主，可为主者，当在二刚。乃据两体论，则外掩于兑柔。据本卦论，则内掩于初三两柔。《本义》曰坎刚为兑柔所掩，九二为二阴所掩，固当矣。四五为上六所掩，此句亦当。盖柔为动用之爻，因居亢悔之位，不能为主，然于本卦，亦能有用故也。下曰以刚中也，见虽为所掩，却能刚而得中，故有大人之吉。险以悦，则据两体论也。凡卦之爻皆以象告，故孔子之《彖》先言动用之主爻，若动用之爻适居初亢之位，则或弃或取者有之，其次亦必据两体兼动用而言全卦之理，此《彖辞》之通例。若非主爻，必无特举而言者。其有特举而言者，两用皆处微亢之位，而刚爻柔爻适得其中，则又从而幸之。盖二五又一卦之主，故五位谓为君爻，此又《彖辞》之变例也。

䷞咸，此卦内主三刚，外主上柔。柔上谓兑柔动用，居于上卦之上。刚下谓艮刚动用，居于下卦，而又在兑卦下也。因此卦刚柔二用俱在末爻，彼此相应，故曰二气感应以相与。又因下用刚而上用柔，故

曰止而悦。男下女，虽兼两体论，又若专主阳爻，何也？以上阴居于亢位，不能自主，其阳刚之来于三者，与天道下济同义。况阳德有为，与阴不同，所以有取女之说，专言刚用耳。若谓咸自旅来，柔上居六，刚下居五，竟置艮刚不论。然则取女之说，竟为旅之上九言乎？

三阴三阳分居上下两卦，下用阴而上用阳者九。

䷟恒，此卦内主初柔，外主四刚。刚上谓震之初刚居于上卦，是乾九之用于坤。柔下谓巽之一阴居下卦之下，是坤六之用于乾。皆兼上下两卦相交动用之爻以说道理，故用而字贯之。若说恒自丰来，刚上居二，柔下居初，是全从下巽之一柔迁就卦变之说。并不察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皆必合上下两卦称说道理矣。且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妇而无夫，何以能恒？其曰刚柔皆应，用一皆字，虽兼上下六爻而言，然必以初阴四阳为主，动用之刚柔原相应也。圣人设立重卦，便是天上地下男外女内之义。若其不交，必无化育，故三阴三阳似泰似否之卦，孔子《彖辞》多从上下两易，以说用九用六道理，此正可见天地之交也。其余诸卦则专就三画之卦，而说用九用六道理。盖卦爻各有阴阳，非阳用其九来交阴，则阴用其六来交阳，此亦莫非阴阳之交也。

䷶丰，此卦内主二阴，外主四阳。明以动，兼二体言。乾九之用于四，居震卦初微之地，又不得位，而坤阴之用于二者，居中而又得位，故二阴虽属柔爻，亦弃震阳而专主之。其卦辞彖辞皆以日喻，主内卦之义也。日而曰中，亦即二阴得中之义，其爻中率以见斗见沫为之说，以日象在下，而上见雷风与兑象也，言月亦为兑也。

䷵归妹，此卦内主三阴，外主四阳。渐之女归，此之归妹，其动用为主之阴阳二爻，俱在三四相比，内外相接之际。渐以男下女，阳刚在下而主动，故以进为义，若今之娶妇而亲迎者然也。归妹以内阴下外阳，若今之嫁女而外属者然也。阳性上趋，今居外卦，阴性静止，又在亢极退止之位，故曰柔乘刚。无攸利，凡利之为言，谓益我也。女而外嫁何益我之有，阳方始而阴已终。妇人谓嫁曰归，归者，女之终事也。若妇人得此，甚属不利，谓阴终也。此卦象泰，本为天

地相交之卦，今曰天地不交者，盖坤以一爻下，乾以一爻上，虽有阴阳相交之象，然因既交之后，而彼此互动，久将必至于否，故云然耳。悦以动，言二体也。位不当，指两用而言，谓阴来于三，阳往于四也。

䷯井，此卦内主下柔，外主五刚。《本义》以刚中指二五两爻，非也。巽乎水而上水，兼言二体。巽乎水，谓巽之初阴入居水下也。内外卦皆有用爻，而巽阴又为内主，原有下入之义，故先言内卦。上水云者，亦主五爻之义，盖坎以中阳之流动者为水，其上下两阴则堤岸也。此卦初阴为坤六之用，五阳为乾九之用，皆能为主。特初阴甚微，五独居尊，得中而得位，故曰乃以刚中，明主乾九之用于五耳。

䷾既济，此卦内主二阴，外主五阳。刚柔正而位当，谓九刚之用于五，六柔之用于二，皆得正而当位也，非兼六爻言也。柔得中虽若专主下卦，特为初吉言耳。终止道穷，刚阳既陷于外，应爻柔而无力，仍主动用之五爻也。

䷻节，此卦内主三柔，外主五刚。刚柔分，谓坤六之柔分居于三，乾九之刚分居于五。三不中而五中，故曰刚得中。悦以行险，言二体也。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则专主动用之五也。六处亢悔无位之地，又是阴爻，故不能为主。九居五位，又中而且正，故独重九五爻。

䷥蛊，此卦内主初柔，外主上刚。刚上而柔下，刚上谓艮之一刚，乃乾九之用于外末者。柔下谓巽之一柔，乃坤六之用于内初者。谓艮为刚，巽为柔，未尝不是。毕竟艮之刚用在上，而巽之柔用在下，故云然耳。巽而止，言两体也。凡《彖辞》之例，必先言二用之爻，然后合两体而论，此不易者也。下曰先甲后甲，终则有始，可知《周易》卦爻皆所以象天地之气运，阴阳流行而不息，莫非先天图中循环活泼之妙，安有一卦可以体拘，摘某卦之某爻为此卦之变爻乎？审若是，是将诸卦之爻竟看作死的，竟是一定而不可移的，是并不知天行二字之妙矣。予尝谓《周易》六十四卦皆是先天，皆是活泼泼的。今观揲蓍求卦所得诸数，止有阴阳太少之理耳。圣人因阴阳太少而拟为重交单拆之象，此岂可以形体拘乎？兹曰终则有始，终谓

上为一卦之终，仍主艮上之用九而言。始谓初为一卦之始，仍主巽下之用六而言。必曰终则有始者，明乾爻之亢不能为主，阳极阴生，将必有变易之候，故以天行二字明之。因以见卦爻迁流，阴阳往复，原非一成之定体可拘，故谓为终则有始，以见艮上之阳虽属动用，但却不能为主者，职是故也。又以见阳极则阴生，此蛊所由为多事之卦也。若谓自贲变来，初上二下，离初非动用之爻，而亦以为动，则不知艮上之刚为外卦主矣。谓自井变来，五上上下，坎阴非动用之爻，而亦以为动，则不知巽下之柔为内卦之主矣。谓自既济变来，兼此二变，以上卦之刚柔自相易，下卦之刚柔自相易，不唯无用之爻强以为用，非《周易》之理，并不知圣人设立重卦，原是因上天下地，中间之气运无日不流行于天地之间，故合两卦以象之，以观其相交之理。其间有两阴为主两阳为主，及阴阳分居于上下而实不相应者，故于每三画之卦，亦必各立用爻，以为此系用九之交于坤者，此系用六之交于乾者，无非发明阴阳往复相交相际之理而已。如不知乾用于坤，坤用于乾，莫非阴阳相交之理，未见其为解《易》者也。

䷖ 贲，此卦内主二柔，外主上刚。柔来而文刚，论下卦也。刚谓内卦为乾体，柔谓二阴原出坤六，今用于乾中而成明照之离也。分刚上而文柔，论外卦也。柔谓外卦为坤体，刚谓上阳原出乾九，今用于坤上而成光辉之艮也。六十四卦之用，从无言及体卦者，今文柔文刚兼两体而言，正以动用之爻必交于体也。亨也者，乾之用也。乾之用来，故为乾之亨。乾之用去，亦莫非乾之亨也，故离卦亦言亨。若谓自损变来，柔自三来而文二，刚自二上而文三，则不知离之一卦本为乾体，其内阴则坤六之用也。既以为刚上文三，则并不知艮刚为动用之爻，而置外卦于不问矣。离却上下相交之理，而专执内卦以言来固非，以兑二不用之爻而视为动用亦谬，以坤阴用六之爻而执为自兑，亦误也。谓自既济来者，柔自上来而文五，刚自五上而文上，则不知艮之一卦本为坤体，其上阳则乾九^①之用也。既以为

① “九”，库本作“六”。

柔自来而上而文五，则并不知离柔为动用之主爻，而置内卦于不问矣。离却圣人重卦之妙，而专执外卦以言上固非，以坎上不用之爻而视为动用亦谬，以乾阳用九之爻而执为自坎，亦误也。果知六十四卦莫非用九用六所成，则用九用六两节，必不至为抄袭浮窃之异解，而诸卦之《彖辞》，必不至牵扯绝不相关之卦，绝无道理之往来，而解释《彖传》矣。

䷩损，此卦内主三阴，外主上阳。损下谓下卦之乾，已用去在上之一九也。益上谓乾用其九于坤体之上，而坤得静受此阳，阴以得阳为美，故称益也。此兑阴艮阳均在亢位，而阴爻又当从阳，故曰其道上行，主阳言耳。卦中动用之爻，本为乾之九三，故在六三爻中曰三人行则损一人，谓本为三乾，而今止剩二乾也。一人行则得其友，谓乾三往居于坤上，而仍有六三之下而应也。坤以乾为朋，故乾以坤为友，况卦中相对之爻，未有不阴阳相得可为相应者也。乾而用去，则其体虚而为离，故予以离为乾之躯壳，而中虚之体化为阴爻，阴静则莫能为用矣。今之损三，犹之乎虚耳，故专主上刚以为用。

三阴在下，三阳在上者一。

䷋否，此未交之乾坤也，其曰乾主五，坤主二者，以阴阳得中而各正其位耳。其为九六，皆未尝用也。今谓自渐卦而来，九往居四，六来居三。然考之卦体，虽有大往小来之名，大往谓乾外，小来谓坤内耳。亦何处见得有渐卦之爻为其往来也？况天地不交曰否，其时并未有用，所云往来止如复位之说，安得竟执为卦变？且天地为二用之本体，谓六十二卦由天地二用来，在乾坤两卦中业已特标其用，今谓否自渐来，则是六子之卦尚能为用，变出乾坤，是子孙亦可以生父母，不大悖乎？

三阳在下，三阴在上者一。

䷊泰，此全用之乾坤也，天体在上，其用必下，其全用也，则必全下。坤体在下，其用必上，其全用也，则必全上。故曰天地交泰。其曰小往大来者，谓小者位卑在下，今往而上，故曰小往。大者位尊在上，今来而下，故曰大来。因两体全用，而上者下，下者上，不可指定

一爻以为其用，故止以大小二体言其往来而已。其曰内阳外阴，内健外顺，皆天地相交，二用往来之妙。诸卦之《彖》皆言刚柔，悉据用九用六两爻而言，泰否二卦则言大小，论天地之全体，阳大阴小故也。乾坤者，二用之大原，爻爻皆能有用，故不能指定一爻，止据全体之往来而称为大小耳。且否之一卦，天上地下，各安其位，所以谓为不交。虽有来往字样，亦止云各复其位，安得摘渐卦三四两爻称为用爻耶？泰之一卦，天本在上，而今全来于坤位，地本在下，而今全往于乾位，是全体俱用之卦，故卦辞以为小往大来，而《彖辞》亦称为天地交。既为天地交，则非一爻之交可知。今谓自归妹变来，六往居四，九来居三，是未明乾坤之交体，而止择一爻以为用矣。若使此卦仅三四为用，然则初九九二之乾，其位为本来在下者乎？六五上六之坤，其位为本来在上者乎？《系辞》曰天地定位，夫天地之位不定，而妄论往来之故，当乎否乎？或曰六十四卦除乾坤泰否而外，凡有诸子之卦，固皆乾坤之交，今以天地定位之理论之，如姤同人履及升明夷临之类，又如大壮需大畜及豫比剥之类，不尽皆天体上而地体下也，乃今以定位而言用爻，何也？曰诸卦俱以乾坤为体，非必天体在上始为天体，地体在下始为地体也。但观用爻所到之卦，便为体卦耳。其曰天地定位，正言二用所自出，其下曰摩荡，乃直言二用之所由行也。故汉儒之卦变皆论否泰，卦变之说虽非，而用爻之体则不能离天地两象，故余以为犹未尽失圣人之旨。大约《周易》六十四卦，除乾坤为大父母，为二用所自出，此外则否之一卦，天地各安其位，则全体不用，无爻可择。泰之一卦，坤体上往而交乾，乾体下来而交坤，则全体俱用，亦断不可择一爻以为用。其餘诸卦，有择一爻以为之用者，则必与乾坤相配者也。若使上下卦各有一用，其上下卦各有不用之二爻，则体卦也。因其静而无为，又属两爻同德而相抗，不能为主，故圣人之《彖辞》全指动用之一爻而言。其有本为用爻，乃置而不言，顾必择二五得中之爻以为之说，必此卦之用居于亢极无用之地，如萃之上爻是也。即有兼上下卦而言者，必上下卦体与上下卦德皆有可称，而此卦之两用爻势均力敌，亦皆有可称

也。如动而悦，动乎险中，顺而丽乎大明之类是也。必无用爻之外，复择两同之一爻而为用者，则圣人之独重用爻益可知矣。夫两同之静爻，颇有得位得中者矣，乃圣人不以为用，以此卦三爻之本体原极纯净，迨阳而参之以外来之阴，阴而参之以外来之阳，而形体既变，性情亦随而变矣。如烹饪然，杂以椒盐，而甘苦易其滋味矣。如艳画然，杂以影彩，而青赤易其华色矣。此皆以参入者为主，而本然者不得为主也。故两爻虽同，必主外来动用之一爻，而性情斯定。所由阳来而称男，阴来而称女，其现在之两爻皆不论也。如不知圣人系翼，全向动用处说道理，则诸卦之《彖》不能明了，而全易之理晦矣。故用九用六两节，予既改正于乾坤两卦之中，而又有二用图解以发明诸卦之《彖》，苟知此矣，庶不失真《易》遗意乎^①。

此上六十四卦，凡云主初阳四阳者，必震也。凡云主二阳五阳者，必坎也。凡云主三阳上阳者，必艮也。凡云主初阴四阴者，必巽也。凡云主二阴五阴者，必离也。凡云主三阴上阴者，必兑也。可知孔子《彖传》，皆发用九用六之妙也。

观象并二用馀解

往来内外，认为卦变，误也。卦综之说，一覆即至，便以为来，抑又非矣。盖卦爻之生以一为初，渐往而至于六，始定一卦之体。第此六爻所具精妙，实难骤测，不得不以往来内外上下进退八字，示人以观象之法，使人逐爻分别，察其动用之主在于何爻。又复考其时位，别其动静，察其贞悔。又复连初与二，二与三，三与四，以观其比与乘承之妙。又复合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以观其感通应援之机。又复合内外两卦，以观其摩荡之妙，如木巽火，木上水是也。又复择其中主爻，以上下五爻比而合之，以察其逆顺向背之情，如比至上而无首，遁至上而肥遁是也。又复颠倒上下，以观其始终及相反之义，即来氏所认为卦综者也。又复推详二五，审察阴阳，以观其中

^① “庶不失真易遗意乎”，库本作“其庶有真易存乎”。

正何如，中则以为当位，不中则不当位是也。又复连二三四为一卦，连三四五为一卦，以观其中互何如，如泰五言归妹是也。又复考诸伏卦，以察其隐见之几，如巽之取庚，在离而言坎是也。凡皆观象之法也。

然则圣人序卦，务将屯与蒙，需与讼，悉比其类而合之，非欲示人以观象之法，何待如是之琐琐哉？今必借证于相反之卦，使知本卦各有性情，一较量而得其真矣。如泰与否，损与益，临与观，坎与离，既与未，皆较然者也。煦故曰伏卦，形之相反者也。覆卦，义之相反者也。伏以征时，隐见于后先，更迭相代之义也。覆以征事，别异乎吉凶顺逆，相反之故也。如有阳必有阴，有上必有下，有治必有乱，有显必有隐，有正必有反是也。往来内外上下进退，无非示人观象之法，止欲不迷于动用之主爻耳。《易》中除纯阳纯阴之乾坤为大父母，乃诸卦受生之体，余卦之阴阳，或多或少，或上或下，别之止有三等。有一阴一阳者，有二阴二阳者，有三阴三阳而无四阴四阳、五阴五阳者，为一阴一阳、二阴二阳有以该之也。凡立卦命名，各有主爻，皆据乾坤为体，而独异之爻即分男女，即此便为用爻，便为此卦之主，此一君二民之义。如师同人之二，比大有之五是也。然卦有内外，便当有内外两主爻，如坎离之二五，既未济之二五是也。至于二阴二阳，观象之法则有二焉。如二阳爻分居上下，而各得其位，则每一阳爻皆能统二阴爻。如屯之初五，蒙之二上是也。如一得位，一不得位，则以得位者为主。如六之居二，九之居五是也。其必以得中为得位者，盖初为勿用之爻，末为过时穷极之爻，而在中之力不同于初末故也。盖两端皆不能举中，惟中为能周于两端，达于四旁。今有百斤之木于此，令于一端举之，虽万斤之力不胜矣。若于其中挟之，则百斤之力可耳。卦爻贵中，其势其力与边旁殊也。况大化由中而出，是即《周易》之大原乎？尧之执中，舜之用中，孔子之时中，均非无见于此也。其二阴分居上下，或一阴一阳分居上下者皆然，此一观法也。如使二阳爻同居或上或下之一卦，则必有三阴爻同居一卦，顾此三阴势均力敌矣。而二阳彼此相抗，亦莫适为主，则

又以二阳所挟之一阴，或初或中或末，而为之主，如晋卦柔进而上行是也。其二阴爻同居一卦亦然，如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是也。此又一观法也。至于三阴三阳，除泰与否为交不交之两象，此外则皆以乾坤二象比之，必有上下变动之一爻，亦遂各^①为其主于上下两卦中。如损之三上，益之初四是也。因乾坤两卦为大父母，凡其往来上下，非阳来交坤，则阴往交乾，故予遂以乾坤谓为体卦。盖静为体而动为用，必有乾坤之体先立于此，然后有阴阳之爻自外来交而为之用也。故体卦之义不可不知，而交字生字索字之义愈不可不详，观于屯为序卦之首，便曰刚柔始交，则六十二卦何一非乾坤之体往来交索者乎？夫汉儒卦变之说，似泰者谓从泰来，似否者谓从否来，其初亦观象之法，以泰否两象虽分交与不交，而乾坤两体固自判然。迨于乾坤两体稍有变动，一阴下交于乾，则必一阳上交于坤，一阳下交于坤，则必一阴上交于乾，安得不有往来上下之分？汉儒不知为乾坤之交，而认为泰否之变，则已得其似而失其真，然犹未离乾坤之二体。至虞仲翔，不必三阴三阳，亦以为某卦自某卦来矣。传之既久，愈失其真，卦变之作既繁，观象之法乃由之而晦，谁复计乾坤二体之为父母，为二用所自出哉？不知乾坤为大父母，不知用由体出，则《彖辞》所言，或指证其往来，或分别其内外，或调定其上下进退，用以审择主爻，而示人以观象之法者，率皆茫然无据矣。所以特立体用图以明之，图载卷首。

又按谓贲自泰来，未尝不是。盖此是观象之法，说在最初成卦时，言乾用其九往交于上，坤用其六来交于二耳。既有乾之上交，坤之下交，则直谓其先为泰，谁得而非之？不知此之来往，非如两邻彼此来往也。缘泰之一卦本具乾坤二体，而乾坤二体不越阴阳，所以云然。特不可硬排为卦变，若使离了坤体，何由知为阳之往？若使离了乾体，何由知为阴之来？此所由谓乾坤为大父母也。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本止一《易》，乃固分别观之，几于绝不相关，则未知全部

① “各”，堂本作“名”。

《周易》六十四卦合在一处，止成得伏羲一个先天大圆图。则未知文周孔子俱是解说先天圆图，而此先天一图不过乾坤两象，又实皆流行而必非对待者也。文周孔子累辞而不尽者，无非发明图中生卦之由、含蕴之妙。盖《周易》有画之乾坤，是乾坤之象，而易所发明，则真乾真坤活泼之理也。六子之所形见，皆乾坤相交变动之象，无有一卦不生于乾坤，则必无一卦不具乾坤之体。如但认乾坤为六画之卦，岂知乾坤六画皆非实有乎？试问揲蓍求卦之始，亦有形象，从太极中可取而出之乎？试问蓍数中所拟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者，果有象乎，亦无象乎？岂知《周易》往来上下俱说在气机方动之初，非论形体既成之后乎？顾见出而伏入，其形本不相假，然必合伏而言之，以伏为见之所自来，而伏又为见之所由往也，是皆阴阳之义也。亦如论爻必兼时位，时出于乾之流行不息，位定于坤之一定不移，凡皆阴阳相须之义。《易》之为言，本以变动不居为义，离却阴阳，又何能相循而不已哉？文周孔子所系之辞皆本先天一图而起，离却羲图，又何能解三圣《系辞》之旨？当知孔子《彖辞》止说卦象之初成，而非说卦体之已定也。谓诸卦之成俱生于乾坤，止是天地絪縕万物化醇之说，凡皆《周易》至理，显晦攸关，故不惮反复言之。



周易函书约存卷六 原古一

蓍法(《启蒙》)

古者筮卜并传,今龟卜之法,汉已失传,独有易卦相沿至今,世之占者率用《火珠林》,以钱代蓍,则筮法之不至沦灭,亦已幸矣。乃先儒流传,或有传授,或不尽有传授,如虞仲翔、伊川先生,往往各出己见,不能与圣人立卦画图之法相符,则法存而犹之乎失也。幸赖朱子考订,特详于《启蒙》,揆诸圣人传《易》之心,罔有不合,亟收之以俟于其后,无使至如韶濩夏武,龟卜云和,同致慨于沦亡,亦不幸之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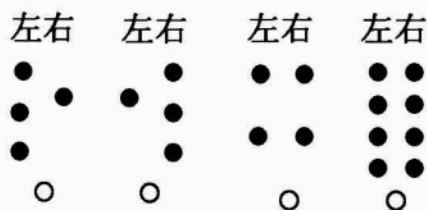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煦按:赵彦肃以四十九未分时象太极,朱子以除一象太极,然自有《周易》以来,率无象太极之法,以太极非形所可象也。伏羲之图象以虚中,夫虚中亦何象可言?太极而果可象也,孔子既有象二象三象四象闰之说,何独于太极而遗之?其必不可象也审矣,详见《系传》。何以止用四十九也?煦按既曰用四十九,则其一不用可知矣。夫一用一不用,固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之象也。《周易》卦爻无阴阳并用之理,故三男皆乾用于坤,三女皆坤用于乾,此即用九则不用六,用六则不用九之象。《周易·彖辞》凡言往来上下,内外进退,莫不如是。今既曰其用四十有九,则一之不用可知,是用与不用,已具阴阳动静之义。然必用四十九者,盖因卦止于八,各得六爻,六爻共得四十八爻。第此八卦之六爻,若非九六二用,必不能自成卦体,故于六八之外,增此一爻,明九六二用原非本卦所有,均系自外来者。无妄之辞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便是为用九而言。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

《启蒙》曰，挂者，悬于小指之间。揲者，以大指食指间而别之。奇谓馀数，扚者，扚于中三指之两间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两仪，而挂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间，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时，而归其馀数于左手第四指间，以象闰。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归其馀于左手第三指间，以象再闰五岁之象。挂一，一也。揲左，二也。扚左，三也。揲右，四也。扚右，五也。是谓一变。其卦扚之数不五即九。煦按五岁再闰，止重再闰二字，五岁不必象也。且圣人之言止有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种，因欲探讨阴阳太少四象之秘，故以四种之象象之，与揲四同义，五岁原无可象，故不必象。必谓五岁可象，则分二揲四之说置于何地？而后挂者，谓一变既毕，二变三变皆须挂也。

挂扚(初变^①)



得五者三，所谓奇也。五除挂一即四，以四约之为一，故为奇，即两仪之阳数也。

得九者一，所谓偶也，九除挂一即八，以四约之为二，故为偶，即两仪之阴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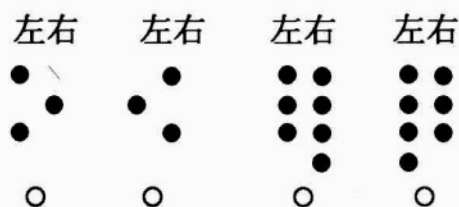
《启蒙》^②曰，奇者三，偶者一，言初变之奇有三状，偶止一状也。左三则右一，左一则右三，左二则右二，左四则右四，去挂一计之，则五为四而奇，九为八而偶。潜老曰此三统大衍，所谓易三微而成著也。

① “初变”，库本无。

② “启蒙”，库本作“朱子”。

又①曰一变之后，除前馀数，复合其见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挂扚归如前法，是谓再变，其挂扚者，不四即八。

挂扚(再变三变同②)



得四者二，所谓奇也，不去挂一，馀同前义。

得八者二，所谓偶也，不去挂一，馀同前义。

再变三变，左二则右一，左一则右二，左三则右四，左四则右三。合挂一计之，则三者为四而成奇，七者为八而成偶，初挂则除，而再三合挂，已寓损益盈虚。

《启蒙》曰再变之后，除前两次馀数，复合其见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挂扚归如前法，是谓三变。其挂扚者，如再变例，三变馀策与二变同，三变既毕，乃合一二变，视挂扚之奇偶，以分所遇阴阳之老少，是为一爻。

玉斋胡氏曰，挂扚四五为奇，九八为偶，三奇为老阳，遇老阳者，其爻为○，所谓重也。二奇一偶为少阴，遇少阴者，其爻为--，所谓拆也。二偶一奇为少阳，遇少阳者，其爻为一，所谓单也。三偶为老阴，遇老阴者，其爻为×，所谓交也。煦按四五为奇者，四五生数也。八九为偶者，八九成数也。此即生数为阳，成数为阴也。先儒以老阳之□为方形，非也。少阳之画一，少而老矣。则以少阳之一，交其两端而圆之，以象其无始终无间断也，其象宜○。

① “又”，库本作“启蒙”。

② “再变三变同”，库本无。

三变成爻即三蓍而成卦

☰象乾。三变得三奇，老阳也，十三策。初十一会，次十会，又九会，共三十会。

☱象兑。二奇一偶，少阴也。初十一会，次十会，又八会，共二十九会。

☲象离。十七策，三奇中有。初十一会，次九会，又八会，共二十八会。

☴象巽。此三等方成一爻。初十会，次九会，又八会，共二十七会。

☳象震，二偶一奇，少阳也。初十一会，次九会，又七会，共二十七会。

☵象坎，二十策，三偶中有。初十会，次九会，又七会，共二十六会。

☶象艮，此三等方成一爻。初十会，次八会，又七会，共二十五会。

☷象坤，三变得三偶，老阴也，二十五策。初十会，次八会，又六会，共二十四会。

少而多顺也，多而少逆也。正用与用馀皆可顺逆往来焉。一变之微，已具太极四象八卦森然矣。

煦按：凡曰会者，皆谓揲过之四也，其状与说皆见后。

奇用全偶用半之法

策数以四五为奇，八九为偶，初变有五有九，而五去挂仍四也，九去挂仍八也。奇用其全，故四即以一为体，以三为用。偶用其半，故八仅存四，以二为体，以二为用。郭维曰，一行以三少为奇，三多为偶最明。

煦按：揲蓍之策，皆在用边，故曰其用四十有九。今曰四以一为体，非也。此处安得有体数也？盖止是合四为一，合八为二而论之，

是谓此一揲之一数，便含有四象耳。仍是揲四之义，详论于后。

十八变策六十四状图

朱子曰六十四者，挂扚全数也，皆四十九蓍为之也。每三变各合八卦，止庵分合图之详矣。兹概其为六十四状，以符六十四卦云耳。

老阳十二状

右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左	一	○	一	○	三	○	一	○	一	○	一	○
右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三			
左	二	○	一	○	三	○	二	○	一	○	二	○
右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三			
左	一	○	二	○	三	○	一	○	二	○	一	○
右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三			
左	二	○	二	○	三	○	二	○	二	○	二	○
	三变	二变	一变	三变	二变	一变	三变	二变	一变			

三变皆奇为老阳成乾者，凡十二状。

黄瑞节曰，此图分十二节看，上空三变无策。凡初变连为五者，有挂一之策也。此挂一除以算之，二变三变不除挂一，则○者亦一策矣。


煦按：此上十二象，每一格中各有三象，即三变而成一爻者也。其每格在下之一象，连○皆五数，即初变连挂一之数也。然此五数止论四数，除挂一之数而论也。因四十八数之外，原有一动用之奇数，同行于四十八爻之中，故圣人据爻数而除之，则是此初变之一○，原不在爻数中故也。至二变三变，所挂之一皆在数中，故二变三变之一○，皆算为一数，其初变挂一，必取诸右而挂之，明阴阳相交之义也。至二变三变，宜可不挂，然皆必取右而挂于左者，阴阳不交则万物不生，原无独立之势，亦莫非相交之义也。

《启蒙》曰，右三奇为老阳者，凡十有二。挂扚之数十有三，除初

挂之一，为十有二。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一者三，一奇象圆而围三，故三一之中各复有三，而积三三之数则为九。过揲之策三十有六，以四约之亦得九焉。○挂扚除一，四分四十有八而得其一也，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九之母也。过揲之策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三也，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九之子也。皆径一而围三也。于四策中而置一于上以为体，列三于下以为用，☶三其一，即三其三，为九之母。过揲三十六，四约得九，为九之子。四其九而九其四，故此过揲者，九之子也。以三十六为母，则三百二十四为子，极千万皆子也。

煦按：围三围四，用全用半之说，自朱子发之，后之言筮法者，率皆引以为辞。然围三之说是矣，而用半之说毕竟牵强。八而用四则为半四，四而又用其二，是用半之中而又用其半也。当知圣人立法止是合四为一而已，其必合四为一者，以卦爻之成不出四象，即在一爻原自具有四象之理。今即初爻而论，其卦画未成时，凡阴阳太少，何象不可命乎？今欲于蓍数中探讨四象之形，故遂揲四以求之，而所馀之策亦遂合四而一之，其四合之而得十二之数。其合挂扚过揲，而总得四个十二之数，无非四象混合之机也。其必合四而得十二者，二六也，两地之义也。其取两地而不取参天者，地之位一定而不移，故有二六之可见。天之气流行而不息，则以揲四之善迁善变者象之，乾象所由曰六位时成也。况十二之中，除三为体数，则所用者九耳。邵子曰四分用三，即径一围三之义也。况十二之数原从三揲得来者也。盖揲蓍之法，凡六之与九，皆离不了四象，故无往而不可以四参也。此皆圣人妙契阴阳之理，而用以仿象之耳。今以围三围四用半用全之说解之，费如许之力，仍非阴阳动静之旨。当知《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上文说幽赞生蓍，则参两二字便是全说筮法，而两之有位可稽，参之流行变动，则未有得其解者。

又曰，此即四象太阳居一含九之数也。煦按：以四为一者，即径一围三之说，所径之一，所围之三，合而为四，故每四数皆一于中而三围于外，故遂以四为圆之奇。玉斋胡氏曰，以下四图，别老少挂扚之数，而图说又兼及过揲之数也。此图明老阳挂扚之策，一个五，两

个四，是为三奇。凡十有二者，言老阳之数，其变凡十二样也。挂扚之数十有三，除初挂之一为十有二，以四约其十二策之数，而以三变分之，每一变计四数也。为一者三，谓一个四策为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三变，则为一者凡三，谓为四者凡三也。一奇象圆而围三，本参天之义，于是四策之中，取一策以象圆，而以三策为围三而用其全，此一之中复有三也。如是而象圆围三者凡三焉。合三奇用其全者而言，则三一之中各复有三，积三三为老阳之九，以四约过揲三十六，亦得四个九也。○挂扚除一，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一者，以四十九策除挂之一，而四分四十八策，计四个十二，于其中得一个十二，是为四分中之一分，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一个十二亦径一之义，三个四亦围三之义，即上文^①三三之数，只是一个九，故为九之母。过揲之策以四十八而四分之，亦计四个十二，于其中得三个十二，是谓四分中之三分，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即上文三十六之数，以四约之，却是四个九，故为九之子，一个十二亦径一之义，九个四亦围三之义，即四象中太阳占第一位而含九之数，特揲蓍逐爻各有老少之数，观其变与不变以为占，而由太极加倍以生者，则老少在第二三爻方见，此又不可不知也。煦曰挂扚之策，所馀之用策也。过揲之策，数而不用之策也。今置用策不论，而论过揲之策，谓老阳三十六策，老阴二十四策，少阴三十二策，少阳二十八策，是明暗互用之机，藏往阐幽微显之妙用也。

少阴二十八状

右二 二 四 一 二 四
 左一○一○四○二○一○四○
 右二 一 四 一 一 四
 左一○二○四○二○二○四○
 三变二变一变三变二变一变

① “文”，库本作“爻”。

右二 四 一 二 四 二 二 四 三
 左一〇三〇三〇一〇三〇二〇一〇三〇一〇
 右一 四 一 一 四 二 一 四 三
 左二〇三〇三〇二〇三〇二〇二〇三〇一〇
 右二 三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左一〇四〇三〇一〇四〇二〇一〇四〇一〇
 右一 三 一 一 三 二 一 三 三
 左二〇四〇三〇二〇四〇二〇二〇四〇一〇
 三变二变一变三变二变一变三变二变一变

右四 二 一 四 二 二 四 二 三
 左三〇一〇三〇三〇一〇二〇三〇一〇一〇
 右三 二 一 三 二 二 三 二 三
 左四〇一〇三〇四〇一〇二〇四〇一〇一〇
 右四 一 一 四 一 二 四 一 三
 左三〇二〇三〇三〇二〇二〇三〇二〇一〇
 右三 一 一 三 一 二 三 一 三
 左四〇二〇三〇四〇二〇二〇四〇二〇一〇
 三变二变一变三变二变一变三变二变一变

初偶二奇三奇成巽者四。初奇二偶三奇成离者十二。初奇二奇三偶成兑者十二。两奇一偶合巽离兑为少阴，共二十八状。

《启蒙》曰，右两奇一偶，以偶为主，为少阴者，凡二十有八，挂扚之数十有七，除初挂之一为十有六，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一者二，为二者一，一奇象圆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复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复有二焉。而积二二一二之数，则为八，过揲之数三十有二，以四约之，亦得八焉。〇挂扚除一，四其四也。自一其十二者而进四也，八之母也。过揲之数八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八之子也。〇即四象少阴居二含八之数也。〇二一各有三，一二复有二，为八之母。一二复有二，谓于八策中去四不用，于四策

中置二于上为体，以领二用也。四约过揲之策得八，为八之子。四其八而八其四，为三十二。故此过揲者，八之子也。以三十二为母，则二百五十六为子。

胡玉斋曰，此图明少阴挂扚之策，一个九，两个四，或一个五，一个四，一个八，是为两奇一偶，凡二十有八者。言少阴之数，其变凡二十有八样也。挂扚之数，十有七，除初挂之一，则为十有六，以四约其十六策之数，而以三变分之，两变计四数，一变计八数也。为一者二，谓一个四策为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二变则为一者凡二，谓为四者凡二也。为二者一，谓两四策为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只一变则为二者凡一，谓为八者凡一也。一奇象圆而用全，亦本参天之义，是于二变各四策全用，而于其中各取一策以象圆，而各以三策为围三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复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半，亦本两地之义，于是一变八策中，去其四不用，而于所存四策中，取二策以象方，而以二策为围四，而用其半，故二之中复有二，☰☷积二二一二为少阴之八，以四约过揲三十二，亦得四个八也。○挂扚十七，除却挂之一，而以四约之，则四其四为十六，自一其十二而进四，盖自老阳之十二，进四而变为少阴，即上文积二二一二之数，只是一个八，故为八之母。过揲三十二，以四约之，为四八三十二，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亦自老阳之三十六，退四而得三十二，即上文四约三十二之数，却是四个八，故为八之子。即四象中少阴占第二位，而含八之数，余同前义。

煦按：四数既以径一围三之义而命为奇，则八之一数自为两奇，两奇则二而偶矣。何等直捷？且二固从一生者也，此予所由不取围四用半之说也。

少阳二十状

右四	四	一	四	四	二	四	四	三
左三	○三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一
右三	四	一	三	四	二	三	四	三
左四	○三	○三	○四	○三	○二	○四	○三	○一

右四 三 一 四 三 二 四 三 三
 左三〇四〇三〇三〇四〇二〇三〇四〇一〇
 右三 三 一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左四〇四〇三〇四〇四〇二〇四〇四〇一〇
 三变二变一变三变二变一变三变二变一变



右四 二 四 三 一 四
 左三〇一〇四〇四〇二〇四〇
 右四 一 四 三 一 四
 左三〇二〇四〇四〇二〇四〇
 三变二变一变三变二变一变

右二 四 四 一 四 四
 左一〇三〇四〇二〇三〇四〇
 右二 三 四 一 三 四
 左一〇四〇四〇二〇四〇四〇
 三变二变一变三变二变一变

初奇二偶三偶成震者十二，初偶二奇三偶成坎者四，初偶二偶三奇成艮者四。两偶一奇合震坎艮为少阳，共二十状。

《启蒙》曰，右两偶一奇，以奇为主，为少阳者凡二十，挂扚之数二十有一，除初挂之一为二十，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二者二，为一者一，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复各有二。一奇象圆而用其全，故一一之中复有三焉。而积二二一三之数则为七，过揲之数二十有八，以四约之，亦得七焉。〇挂扚除一，五其四也。自两其十二者而退四也，七之母也。过揲之数，七其四也，自两其十二者而进四也，七之子也。〇即四象少阳居三含七之数也。〇二二各有二，一一复有三，为七之母。二二者，两个八也。逢八去四，于四策中^①置二为体，以领二用，四约过揲之策得七，为七之子。四其七而七其四，为

① “中”，库本作“者”。

二十八。故此过揲者，七之子也。以二十八为母，则百九十六为子。胡玉斋曰，此图明少阳挂扚之数，两个八，一个五，或一个九，一个八，一个四，是为两偶一奇。凡二十者，言少阳之数，其变凡二十样也。挂扚之数二十一，除初挂之一为二十，以四约其二十策之数，而以三变分之，二变计八数，一变计四数也。为二者二，谓二个四策为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合二变，则为二者凡二，谓为八者凡二也。为一者一，谓一个四为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只一变则为一者凡一，谓为四者凡一也。二偶象方而用其半，亦本两地之义，于是二变各八策中，各去其四不用，而于各存四策中，各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为围四而用半，故二二之中各复有二，一奇象圆而用其全，亦本参天之义。是一变四策全用而于其中，取一策以象圆，而以三策为围三而用全，故一一之中复有三，二二一三为少阳之七，以四约过揲之策二十八，亦得四个七也。○挂扚二十一，除初挂之一而以四约之，则四其五而为二十，自两其十二者而退四，盖自老阴之二十四，退四而变为少阳，即上文积二二一三之数，只是一个七，故为七之母。过揲二十八，以四约之为四七二十八，自两其十二者而进四^①，亦自老阴之二十四，进四而得二十八，即上文以四约二十八之数，却是四个七，故为七之子，即四象中少阳占第三位而含七之数，餘同前义。

煦按：勾股数中，亦止有围三径一，围四径一之说，从古原未有二偶象方而用半之说，今以用半之理说入蓍数，于蓍数亦无所发明。即如此解，二偶象方而用其半，亦本两地之义。于是各八策中，各去其四不用，而于各存四策中，各取其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为围四而用半，故二二之中各复有二，既云各去其四不用，又于各存四策中，各取其二以象方，夫象圆之说固当，至于象方，费如许曲折，止说出一个用二来，何如一四为奇，两四为偶，便自具阴阳之妙，不大直捷乎？且各取二策，亦何以竟谓为象方乎？且前圣揲蓍之法，止有

① “四”，库本无。

象两仪，象四象，象八卦，及象六十四卦之理。今必欲补说象方象圆，何欤？及至象方之说无可肖似，不得已又以用半之说补之，不大费周折欤？

老阴四状

右四 四 四 三 四 四

左三○三○四○四○三○四○

右四 三 四 三 三 四

左三○四○四○四○四○四○

三变二变一变三变二变一变

三变皆偶为老阴成坤者凡四状。

乾兑震离，各得其十二状，巽坎艮坤，各得四状，盖减阴仪之四以益阳仪之四，阳饶阴乏之义也。即六十四四分之，每分各得一十六，乾十二合坤四为十六。长男震十二合长女巽四为十六，中男坎四合中女离十二为十六，少男四合少女兑十二为十六，皆造化自然之巧，不可思议。潜老曰阴阳之数，盈缩互用，几在初之用挂而已。用挂者，四十九为之也。初奇则知十二状矣，初偶则知止四状矣。

《启蒙》曰，右三偶为老阴者四，挂扚之数二十有五，除初挂之一为二十有四，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二者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复有二，而积三二之数则为六，过揲之策亦二十有四，以四约之亦得六焉。○挂扚除一，六之母也。过揲之策，六之子也。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两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围四而用半也。○即四象太阴居四含六之数也。○二三^①各复有二，为六之母，逢八去半，于用半中以二为体，领二为用，四约过揲之策得六，为六之子。四其六而六其四，故此过揲者，六之子也。以六^②十四为母，则百四十四为子。胡玉斋曰此图明老阴挂扚之策，一个九两个八，是为三偶，凡四者言老阴之数，其变凡四样也。挂扚之数二十五，除

① “二三”，库本作“三二”。

② “六”，库本作“二”。

初挂之一为二十四，以四约其二十四数而以三变分之，每一变计八数也。为二者二，谓四个四策为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合三^①变，则为二者凡三。谓为八者凡三也，二偶象方而用半，本两地之义。是于三变八策中，各去四不用，而于各所存四策中，各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为围四而用半，此二之中复有二也。如是而象方围四者凡三焉，合三偶用半者而言，则三二之中各复有二，**|||||**积三二为老阴之六，以四约过揲二十四，亦得四个六也。○挂扚除一，为六之母者，积其三二之数为一个六也，过揲为六之子者，四约过揲之策为四个六也。四分四十八，挂扚得二分，为两个十二，过揲得二分，亦两个十二，六其四也，两其十二，亦围四之义。六其四，亦用半之义，则四象中，太阴占第四位而含六之数，馀同前义。○蓍之变数，老阳十二，老阴四，少阳二十，少阴二十八，合六十有四。三十二为阳，老阳十二，少阳二十。三十二为阴，老阴四，少阴二十八，其十六则老阳老阴也。老阳十二，老阴四，其四十八则少阳少阴也。少阳二十，少阴二十八。老阳老阴，乾坤之象也，二八也。少阴少阳，六子之象也，六八也。

煦按：蓍法四十八，而少阳少阴合以得之，宜若无老阳老阴之数。不知老阴老阳动而变去，已在用边故也。○或问揲蓍之法，虚一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其第一揲不五则九，第二揲不四则八，计其奇数以定阴阳老少，去其初挂之一何也？西山蔡氏答曰，虚一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乃天地四时之生万物也。其奇数策数以定阴阳老少，乃万物正性命于天地也。生蓍以分二挂一为体，揲四归奇为用，立卦以奇数为体，策数为用，在天地则虚其一，而用四十九，在万物则去挂其一，而用四十八，此圣人所以知变化之道也。煦按生万物正性命之说，最有道理。盖卦爻本无体也，藉蓍以成，则卦爻之性命非蓍不定。故圣人之于蓍法，分二挂一，揲四归奇，无一不取法于天地阴阳，正与天地之阴阳发生万物相似。故不特《周易》为大道之

① “三”，库本作“二”。

寓，即蓍法亦大道之寓也。解蓍法者多穷数而不穷理，曷有当与？反一挂一皆在用边，即乾^①用九而无首之义。煦尝谓大衍之数五十，其四十八则八卦之爻数，即所称八卦六爻之位数也。所馀之二爻则阴阳也，阴静而阳动者也，静则反一于揲以象之，动则随四十八爻而行于八卦之中者也。迨于爻象既成，而挂一之数仍退而虚之，以与静阴配也。故知从前象太极之说，非确论也。盖既曰用，已在有形有数之中，是阴阳之事，非太极之事也。

《启蒙》曰，近世诸儒，乃有前一变独挂，后二变不挂之说，考之于经，乃为六扚而后挂，不应五岁再闰之义。且后两变又止三营，盖已误矣。又曰且用旧法，则三变之中，又以前一变为奇，后二变为偶。奇故其馀五九，偶故其馀四八。馀五九者，五三而九一，亦围三径一之义也。馀四八者，四八皆二，亦围四用半之义也。三变之后，老者阳饶而阴乏，少者阳少而阴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若用近世之法，则三变之馀皆为围三径一之义，而无复奇偶之分，三变之后为老阳少阴者皆二十七，为少阳者九，为老阴者一，又皆参差不齐，无复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见其说之误矣。

朱子曰，初一变，得五者三，得九者一，故曰馀五九者，五三而九一。后二变得四者二，得八者二，故曰馀四八者，四八皆二。二变之后，为老阳者十有二，老阴四，故曰阳饶而阴乏。少阳二十，少阴二十八，故曰阳少而阴多。

西山蔡氏^②曰，按五十之蓍，分二挂一揲四为奇者三，为偶者二，盖凡初揲，左手馀一馀三，皆为奇，馀四者为偶，至再揲三揲，则馀三者亦为偶，故云奇三而偶二也。

又^③曰，四十九蓍，去挂一之蓍，则四十八，以四约之为十二，以十二约之为四，四与十二，十二与四，宛转相因，为四十八。四十八

① “乾”，堂本作“乾坤”。

② “西山蔡氏”，库本作“蔡元定”。

③ “又”，库本作“西山蔡氏”。

者，著之所以变化，故其数之成，四与十二，自然相为经纬也。老阳奇数十二，以十二约之得一，则一之象也。以四约之得三，则☰之象也。老阴奇数二十四，以十二约之得二，则--之象也。以四约之得六，则☶之象也。老阳策数三十六，以十二约之得三，则参天之象也。以四约之得九，则用九之象也。老阴策数二十四，以十二约之得二，则两地之象也。以四约之得六，则用六之象也。少阳奇数二十，以十二约之得一余八，由老阴而息，盖阳之未成者也。以四约之得五，则☰☷之象也。少阴奇数十六，以十二约之，得一余四，由老阳而消，盖阴之未成者也。以四约之得四，则☰☷之象也。少阳策数二十八，以十二约之，得二余四，由老阴而息，盖阳之未成者也。以四约之得七，则不用之七也。少阴策数三十二，以十二约之得二余八，由老阳而消，盖阴之未成者也。以四约之得八，则不用之八也。老阳之奇数进十二，则老阴之奇数也。策数退十二，则老阴之策数也。老阴之奇数退十二，则老阳之奇数也。策数进十二，则老阳之策数也。少阳之奇数进十二，则少阴之策数也。策数退十二，则少阴之奇数也。少阴之奇数进十二，则少阳之策数也。策数退十二，则少阳之奇数也。老阳之奇数进四，则少阴之奇数也。策数退四，则少阴之策数也。老阴之奇数退四，则少阳之奇数也。策数进四，则少阳之策数也。少阳之奇数退四，则少阴之奇数也。策数进四，则少阴之策数也。少阴之奇数进四，则少阳之奇数也。策数退四，则少阳之策数也。少阳之奇数，以十二约之余八，策数以十二约之余四，盖老阴之变，阳未成也。少阴之奇数以十二约之余四，策数以十二约之余八，盖老阳之变，阴未成也。此易之所以用九用六，而不用七八也。

沈氏《笔谈》曰，易数九为老阳，七为少阳，八为少阴，六为老阴。其九八七六之数，皆有所从来。凡归余之数有多有少，多为阴，如爻之偶，少为阳，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阳。九揲而得之，故其数九，其策三十有六，两多一少，是一少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谓之少阳。少在初为震，中为坎，末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数七。其策

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阴。六揲而得之，故其数六，其策二十有四，两少一多，则一多为之主，巽离兑也，故皆谓之少阴。多在初谓之巽，中为离，末为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数八，其策三十有二。

煦按：九揲而得之，谓所揲之数必至九回，乃始得其数也。故过揲之数，四九得三十六，七揲而得之者。谓所揲之数必至七回，乃始得其数也，故过揲之数四七得二十八，阴数仿此。

《启蒙》曰，邵子曰五与四四，去挂一之数，则四三十二也。九与八八，去挂一之数，则四六二十四也。五与八八，九与四八，去挂一之数，则四五二十也。九与四四，五与四八，去挂一之数，则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数，以成八九七六之策，此之谓也。

按，邵子曰蓍之用数（四十九），挂一以象三，其余四十八则一卦之策也（六其八）。四其十二，为四十八也（四十八数以四约之为十二）。十二去三而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挂扚三奇之数），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四而用八（体数进四策，用数退四策），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挂扚二奇一偶之数），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八揲所得）。○十二去五而用七（体数又进四策，用数又退四策），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挂扚一奇二偶之数），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七揲所得）。○十二去六而用六（体数又进四策，用数又退四策），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挂扚三偶之数），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九者阳之极数，六者阴之极数，则反复为卦之变也。又曰归奇合挂之数，有六五与四四，去挂一之策云云，故去其三（十二）四（十六）五（二十）六（二十四）之数，以成九（三十六）八（三十二）七（二十八）六（二十四）之策也。

淳安夏氏曰，揲蓍之法，四营以前，以揲四象四时，以奇扚象闰，四时正也。闰，馀也。四营以后，六七八九之数，用之以为乾坤之策，当期之日，用之以为二篇之策，当万物之数，则用者为正数，不用者为馀数矣。邵子之说甚明，朱子用挂扚之数，不用揲四之数，曰以寡驭众。老阳之数，以挂扚之十二，竟摄四之三十六合矣。老阴挂扚与摄四，皆二十四，亦以寡驭众乎？

邵、朱二说俱有理，枫林朱氏特录邵子二段，并夏氏亦有理，当参看，以俟知者。

煦按：阴阳之义，一动一静，一用一不用，然动与静相资，非动则静无以见，非静则动亦无由见也。用与不用相资，非用则不用者无由见，非不用则用者亦无由见也。筮之为义，由显而推入于微，由微而达之于显，有显仁藏用之说，征微显阐幽之妙。《周易》全部卦爻皆是如此，解此者，方为真知易理。术数家有本宜用除，乃以所馀之数用乘数算之，而即得所除之数者。有本宜用乘，乃以所馀之数用除数算之，而即得所乘^①之数者，皆微显互用之机也。此正圣人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妙所由寓也。用者不用，而不用者为用。煦所由谓此为明暗互显之机欤？揲蓍求卦，数焉而已，而其妙如此，非精以察之，未能尽通其解，况精微深邃如《周易》之卦爻，谓可一览而即得乎？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启蒙》曰，乾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积六爻之策，各三十有六而得之也。坤策百四十有四者，积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当期之日，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为三百六十也。盖以气言之，则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则止三百五十四日，合举气盈朔虚之中数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阳之策二十八，积乾六爻之策则一百六十八，少阴之策三十二，积坤六爻之策则一百九十二，此独以老阴老阳之策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煦按：二少本于二老，六子皆以乾坤为体，故虽不言二少，而四象之义已全具矣。此亦动静互根，明暗互显之机也。然造化之大体大用，其数相等，静处藏蓄一半，则用处正用得一半出耳。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启蒙》曰，二篇者，上下经六十四卦也。其阳爻百九十二，各三

① “乘”，库本作“馀”。

十六策，积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积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为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若为少阳，则各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阴则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煦按：此处既兼曰二篇之策，则是二少已在其中，故知上文乾坤二字中，便已该得有二少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奇之形三，参天也。

偶之形二，两地也。

《启蒙》曰，一变而得两仪之象，再变而得四象之象，三变而得八卦之象，十有八变而得六十四卦之象。

以参天言老阳挂扚三奇十二，象圆用全，参其三奇为九也，过揲四九三十六，亦参其十二也。以两地言，老阴挂扚三偶二十四，象方用半，两其三偶为六也。过揲四六二十四，则亦两其十二也。此二老阴阳之纯，分参天两地而得之也。以参天两地言，少阳挂扚，两偶一奇为二十，象方用半，两其二偶为四，象圆用全，参其一奇为三，合而为七，过揲四七二十八，则亦两其八参其四也。少阴挂扚，两奇一偶为十六，象圆用全，参其两奇为六，象方用半，两其一偶为二，合而为八也。过揲四八三十二，则亦参其八，两其四也。此二少阴阳之杂，合参天两地而得之也。

煦按：圣人立法，无一不与造化相符，即此四象之中成就六十四卦，约其形象，奇止于三，偶止于两耳，故曰参天两地。今按老阳过揲之数三十有六，是四九也，故老阳用九。老阴过揲之数二十有四，是四六也，故老阴用六。盖用数由体数而出，故不用之数便含能用

之理，然必以四约之者，与揲四同义，谓此一数莫不具有四象之妙也。

附诸儒蓍法^①

《象数论》曰，揲蓍之法，其用四十九者，策数四十九，无所谓虚一反于揲中也。煦曰此便不解阳虚阴实，静无动有之义。

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信手中分，由静而之动，动静两端也。挂一以象三者，或左或右，随取一策。孔氏取左，朱子取右。横于案上，不必在左手小指之间，方名为挂。煦曰何以称挂乎？一变中凡三挂，故曰象三，非蒙上象两而而为三也。煦按此亦非也，左分为一类，右分为一类，此又为一类，所以谓之三也，非三挂也。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先取左手之策，四四为数，一策一时也。归奇于扚以象闰者，四数之余不一则二，不三则四，谓之残奇。扚是指间扚物之处，归此残奇于扚。闰者，月之余日。奇者，揲之余策。故象之也。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者，次取右手之策，四四为数，并于前之正策，其余策左三则右一，左二则右二，左一则右三，左四则右四，亦归之于扚，是谓再扚，犹再闰也。其言五岁者，四十八策中分为两，除残奇以外，每手正策大约以二十为率。四策一岁，则二十策为五岁也。以明扚之相去如此，非必真如五岁之中，有两闰以齐气朔也。此为第一变，别置余策，取见存正策，或四十或四十四，信手中分，复挂一为三^②，揲四归奇如前法，此为再变。并其余策，取见存正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信手中分，复挂一为三^③，揲四归奇，如前法，此为三变。并其余策，取正策以四而一，得九为老阳，得六为老阴，得七为少阳，得八为少阴，老变而少不变，始成一爻，故十八变而成六爻也。初变为奇者三，为偶者一，再变三变，为

① 库本此下有“象数论蓍法”一行标题。

② “三”，库本作“二”。

③ “三”，库本作“五”。

奇者二，为偶者二，其法见于虞仲翔之注。孔颖达因之，朱子则有著卦考误，以主张是说。然法虽是，而所以释经文者则多不合。虞氏谓奇所挂一策，扌所揲之余，当是时，揲余未有安置，奇已在挂，信如虞说，则当言归扌于奇，不应倒置若是，且挂余截然两事，合之有何道理？故挂与挂合，余与余合，不相杂也。

煦按：此言挂与挂合，则是三挂既完而后合也。朱子则每一变时，所挂皆与奇合，当以朱子为正。

孔氏以三多三少，两少一多，两多一少，余策定阴阳之老少，经文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四，其所以定阴阳老少者，指正策而言，以明余策置之不用矣。今弃正策而就余策，是背经文也。著之所以必用四十九者，以去其十三则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则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则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则得二十四，只有此九六七八老少四者之象。若三多三少之数，则加乎四十九减乎四十九，无不可得，亦可不顾九六七八策数，而以之定老少耶。唯余策不用，故初变为四为八，再变三变为三为七，各不相妨，今必准余策，而以挂一杂于其间，连挂则初变之五九为有余，除挂则再变三变之三七为不足，无乃违揲四之义乎？又有于余策多少，分八卦之象者，夫三变方成一爻，一爻之中但有老少之可分，今于一爻而指其孰为乾震坎艮，孰为坤巽离兑，是六变而可以成卦矣。古人何不惮烦，而为十八变乎？朱子发围径之义，以余策为径，正策为围，奇之象圆，而径一得围三，颇为近似。偶之象方，而径二得围二，其说有所不达矣。此皆执余策之病也。

煦按：筮法中，朱子所列之卦象，是谓每爻之成即具有八卦之象，而此八卦之象恰有六十四等，适合八卦之全数，总以见筮法为显道神德行者耳。前论直把作卦看，未明筮法也。

郑兼山书伊川揲蓍法云，四十九蓍，两手无意而中分之，如左手取蓍一茎，挂于左手小指之间，此名奇也（与朱不同。须知左右阴阳也，阴阳必交而后始有化育，取右者，象其交也）。以右手之蓍置之案上，取左手之蓍四揲之，四揲之余数置案之左方，次取右手之蓍四

揲之，四揲之余数并入左余，为之扚，即取所挂之奇归于扚，一变后复合见存之策，再以左右手分为二，更不重挂奇，四揲之余并入前扚，为第二变，其第三变如第二变。凡揲蓍第一变必挂一者，谓不挂一则无变，所余皆得五也。唯挂一则所余非五则九，故能变，第二第三虽不挂，亦有四八之变，盖不必挂也。朱子作《蓍卦考误》辩之，三变皆挂，可为老阳者十二，可为老阴者四，可为少阴者二十八，可为少阳者二十，若后两变不挂，则老阳少阴皆二十七，少阳九，老阴一而已。深有害于成卦变爻之法，是后两变之不可不挂审矣。某推求其故，后两变不挂，与以挂为奇，盖相因为说者也。蓍之所以必四十九者，每四而当一月，四十有八，十二月之数也。其一者，四分月之一也。四分月之一，积四岁成月而为闰，然闰恒三岁，以余分前后相移，不截然一岁余月之一，故五岁再闰也。每合蓍为一岁，后两变未尝不余一，然而不挂者犹岁岁有余分，不俟满分，不可以为闰也。十有八变，凡六挂而策道穷，十有八岁，凡六闰而气朔齐，其在一岁论之，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尧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矣。又除小月六日，是为岁有余十六日，乾坤十二爻，凡十有二挂，此闰数在当期之外者也。以历法参合蓍法，姑存之以备一说。

自阴阳老少之不均也，后两变不挂，老阴之变一，三变皆挂，老阴之变亦止四而已，故为说者纷纭。

煦按：后两变不挂，便少阴阳相交之妙，乌乎可？

宋庄绰作《揲蓍新谱》，引张轅之法，用蓍四十九茎，总筋把之，以意中分，扚一小指间，四揲之，第一揲，余一二足满五，余三四足满九，第二第三揲，余一二足满四，余三四足满八，皆揲左不揲右（此说非也）。四五为少，八九为多，三多老阴交分，三少老阳重分，两少一多，少阴拆分，两多一少，少阳单分，张元理因之，以为揲法从程子张子，初变既挂一以象人，置而不用，后二变乃蒙上不复挂者为是也。揲左不揲右，从唐张轅、庄绰二家（绰宋人，理误为唐）。盖天动地静，阳变阴合，地承天而行，于义为当。左余一而右承之以三，左余

三而右承之以一者，成其为奇之阳也。左馀二而右承之以六（此说非也），左馀四而右承之以四者，成其为偶之阴也。明季本窃疑《大传》所言，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九字当为八字之误），止用四十八策，虚二以为阴阳之母，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三变皆同。除挂一外，左一则右必二，左二则右必一，左三则右必四，左四则右必三，由诸家之法于阴阳老少，得其均矣。然庄绰之馀三足九，张理之馀二承六，皆不可通。揲四之外，方为残奇，五策六策尚有一揲，岂可迁就以合左乎？季本则明改经文，无所依据，然则阴阳老少终不可均乎？曰无所俟乎均也。成卦之法在阴阳，不在老少，以古法论之，阴阳各三十二，九六常少，七八常多，七八所成之卦，与九六所成之卦无以异也。爻之变不变在老少，六爻之中，占者一爻，则一变而足。七八居其五，九六居其一，乃可谓之均也。若变者与不变者相均，将扰扰何所适从乎？彼轻改古法以均老少者，其亦未达乎此也。

煦按：此上二说皆非，存之以见一斑。

黄氏端节曰，武陵丁氏云，朱子以五乘十之说，于诸家为近，至于四十有九，率不过归之虚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数与四十九之全者，于是萃五十七家之说为稽衍，而自为原衍翼衍，凡三卷。其说曰有以先天两仪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虚之一，是为太极者。有谓四十九与五十皆天地之数，各自再陈，而以中数自乘除之者，二说似矣，而未也。盖天地之数各五，合而衍之通得九位，一与二为三，二与三为五，三与四为七，四与五为九，五与六为十一，六与七为十三，七与八为十五，八与九为十七，九与十为十九，九位各有奇（谓零之皆奇也），而五位各有偶（谓后五位有五个十也）。置其五位之偶，是为五十，大衍之体数也。存其九位之奇，则得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数也。一居其中不用，而左右之位各四，有挂一分二揲四之象焉。丁氏之说又出朱蔡之外。

煦按：虚一象太极之说，非也。凡物未有无体而有用者，凡体立于此，亦必未有随用而用之者也。除一者，体数也。四十九，用以成卦者也。故一动一静殊也。至其用四十有九，煦集诸家之说，唯荀

慈明近之，而仍未详也，煦已解在《系辞》中。

大衍数图(丁氏图)

一与二倚为三
二与三倚为五
三与四倚为七
四与五倚为九
五与六倚为十一
六与七倚为十三
七与八倚为十五
八与九倚为十七
九与十倚为十九

一居中者，挂一之体象。左右各三五七九者，分而为二之用象。各四位者，揲之以四之象。除中一，左右分合各二十有四，并左右合中一，共四十有九。此宋末丁易东氏立法，朱子所未及见者。京山曰纯奇之合也，一居中则五退位，以百计之，自然虚一。

智按：河图十一其五，此十一其九也。乘除损益无所非倚，此曰并倚。倚至百，为九千九百九十九，亦虚一也。因将此图引申之，三五五七七九，另倚为一图云，始于八卦，而揲策过揲之数皆具矣。始奇偶并列，中倚纯奇三层，而藏奇于偶，始十次九次八，即虚一卦之象也。此下再倚皆偶矣，故表此三层为端。

丁氏易东曰，河图之数五十有五，中五居无事外。自天一至地十，适得五十，合而大衍之，得九位，共数九十有九，而一居中，左右皆三五七九为奇，内含五十为偶，今除五十还河图本数，盖十阴数也，体阴静而气浊，静则不可以为用，浊则不可以通神，故五十不用，而所用四十九者，皆纯奇之合，阳清而无杂，奇圆而能动，是故生生成变化行鬼神也。今观一居中，则五退位，宗太极也。挂一分二揲四，皆自然妙合，以百计之，自然虚一，非置一策不用，如今筮法也，在四十九中，则又含一，盖十二个四，馀一也。

河图天数五，衍为二十有五。地数五，衍为三十矣。然犹未尽乎衍之极也。故伏羲则河图而大衍之，则又九十有九焉。大衍者一与二为三，二与三为五，三与四为七，四与五为九，合三五七九为二十有四，由是五与六为十一，而一居其中。又六与七为十三，七与八为十五，八与九为十七，九与十为十九，再合三五七九又为二十有四。合十一之十，十三之十，十五之十，十七之十，十九之十，凡为十者五，此大衍中之体数也，故曰大衍之数五十。合前之二十有四与后之二十有四，并居其中之一，共四十有九，为大衍中之用数，故曰其用四十有九。虽衍为九十有九，亦不出乎天一至地十之外，此其所以为则河图之衍数，而为大衍之极其数也。夫子说出一衍字，以发河图之意，加一大字，以发明伏羲则河图之意。圣笔如化工，其妙无穷，而简易易知，岂不信哉？揲蓍之法取其变，又取其辞，取其用，又取其体，五十虽为河图之大衍，然犹为变中之静，用中之体，故置之不用。四十九者，变中之变，用中之用，故特用之，以揲蓍求卦也。从一而左右数之，皆一三五七九，而为天数。乾之纯粹精，而无阴柔偶数之驳杂，且前后二十有四，分二之象也。一居于中，挂一之象也。曰三五七九有四者，揲四之象也。又三五七九有四者，再揲之象也。皆出于天机自然之法象也。



周易函书约存卷七 原古二

变占(《启蒙》)

一爻变，则占本卦变爻辞，此亦有贞悔之义。如乾为本卦，得乾之姤^①，则初爻之变为悔，而本卦之乾为贞。得乾之同人，则二爻之变为悔，而本卦之乾亦贞也。

煦按：但明之卦之说，之者往也，则自然离不得本卦，何必更添贞悔，致令后学葛藤不了。

二爻变，则占本卦二变爻，以上爻为主。四爻变则占之卦二不变爻，以下爻为主。朱子曰凡变须就其变之极者，所以上爻为主，不变者是其常，只顺其先后，所以下爻为主。

煦按：信如此说，亦宜止占本卦之静爻，何得有之卦为主之说耶？

又曰不变者，下便是不变之本，故以之为主。按此亦当以本卦为贞，所变之卦为悔，此亦谓不宜以之卦为主。

煦按：二爻变，则占本卦二变爻，此说极是。乃于其中择取为主之爻，此说则非。由二爻同动，以至六爻同动，皆欲于其中分别贞悔，择取一爻以为之主，周公命辞之义岂如是乎？周公既逐爻而系之辞，又何难于同动之爻，各各分系以辞乎？既不于同动之爻各系以辞，致令后人生出无穷疑虑，另设无穷看法施之于占，弗能有验，岂圣人吉凶同患之心乎？故知周公同动之辞，断当以同动之爻合而征之，为允当者也。

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

① “姤”，库本作“垢”。

十卦主贞,所占主本卦《象》为重。后十卦主悔,所占主之卦《象》为重。是其动又在本卦及之卦之全体,而三变爻与三不变爻皆不动矣。玉斋胡氏曰,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变,自否至恒为前十卦,自益至泰为后十卦。如坤三爻变,自泰至益为前十卦,自恒至否为后十卦。

煦按:此朱子卦变图中,一爻变之图也,止是一阴一阳之自为升降耳,不可说三爻同动之卦,以此而言前后未当。既以三爻同动者主象而占,然则俱静之卦又将何主乎?

若所得变爻在前十卦内,虽占两卦《象辞》,却以变卦之悔为主,是重在变卦象辞占也。

煦按:天地之最灵莫显于卦,亦莫明于卦,既应占之卦之象,而本卦之三变爻皆属无用,则当揲蓍求卦之时,神明之命夫蓍也,即见之卦之静象,岂不省事?乃顾于不用之卦,一动再动三动而不已者,何耶?或曰先儒谆谆言之,此必古有其说,而先儒传之,安得遽非?曰明证有三,特人未之察耳。孔子未有如是之言,此一证也。周公不于同动之爻别立爻辞,则爻之动于卦中者,同动之爻应有同验,此二证也。左氏之言占也,通之于伏,通之于互,通之于覆,从未有舍本卦之动爻置而不论者,此三证也。前曰前十卦主贞,所占主本卦《象》为重,后曰变爻在前十卦内,以变卦悔为主,是自背其说也。且曰三变爻与三不变爻皆不动,然既已三爻动于卦中,而谓为不动可乎?

总之凡三爻变,而有初爻变者,则占本《象辞》。

此亦置去三变爻而不论,安有是理?前曰乾三爻变,自否至恒为前十卦,是初爻皆不变者,乃占本《象》。而此曰初爻变者占本《象》,非自背乎?

三爻变而初爻不变者,则占之卦《象辞》。或问二爻变,则占二变爻,而必以上爻为主。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象》,而又必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所以必有主者,何也?曰既二爻俱变,则二爻之辞不同,既二《象》俱占,则二《象》之占亦不同,于其不同之际,苟无以主之,则不知所决矣。

煦曰：卦有必宜审择主爻者，《彖辞》中来往内外上下进退之说是也。缘来往之爻，非乾之用九，则坤之用六，与静而为体者不同。故三男皆以一阳为主，三女皆以一阴为主，此宜分别主爻者也，是论卦体非论占也。然皆置主爻于不论，而强以为卦变矣。至于二爻三爻以及六爻同动之卦，凡爻不动则已，若既动于卦中，则于人事必有所验，《火珠林》犹传其术，未有舍所动之卦所动之爻，别寻一卦一爻以为主者也。别寻卦爻为主，则所动之爻为妄动矣。岂至神至明如蓍，而犹有妄动者乎？此宜合同动之辞以占，亦明甚矣。今顾舍之，直以之卦为主，岂非颠倒错乱？

黄葵峰曰，一爻变，则占本卦变爻辞者。变者一，不变者五，变不胜常也。

合占变爻可也，单占变爻不可也。岂宜曰变不胜常？

二爻亦然，三爻变，有曰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者，盖卦凡三爻变者有二十卦，而三爻变之内，最先初爻即变者有十卦，是为前十卦。其初爻不变，以后方有三爻变者亦十卦，是为后十卦。按朱子曰所以到那三爻变，第三十二卦以后，占变卦《彖辞》何耶？到这里离那本卦分数多了，到四爻五爻则更多矣，此后十卦所以主悔也。转而观之，变在前十卦内，则本卦分数为多，故主贞也。若四爻五爻变，则变卦分数愈多，故以之卦为主，而不复滞于本卦矣。

煦按：自否至恒，自泰至益，止可以说三阴三阳之卦，止可以言一阴一阳之升，不可说三爻同动之卦。盖此止有二十卦，而尚有四十四卦在其外也。若三爻同动，六十四卦皆有之，应有一千二百八十变矣。

一爻动，占本卦之动爻。二爻动，占本卦所动之上爻。则是同动之下爻已置而不论矣。自三爻同动，皆不占本卦之爻，则是周公设辞系于本卦之下者，已有多半绝无可动矣。且既有多爻动于卦中，而必欲择一爻以为之主，则凡所动之爻将悉为无用者乎？既无用矣，而犹且动焉，前知之神明固如此乎？既已不占本卦，犹有群爻乱动于卦中，亦何为者乎？必谓凡多动之爻，但宜择一爻以为之主，

则周公所立三百八十四种爻辞，止可占得三百八十四种之事，而无穷之事皆悉无辞，不为周公阙略之书乎？礼失而求诸野，则《火珠林》占验之说，盖亦有不可重诬者存焉。如不即其有验于人事者考之，而但执占法，任情区别，此所以多动之爻，又有全以上爻为主者也，此皆信传而非信经者也。学者传圣人之学，察圣人之心，但当于圣人经文中玩味，不当于先儒语句中寻求也。

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则动又在之卦二不变爻，而四变反为静矣。

煦按：此四爻，要他何用？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是其动又在一不变爻，而五爻之变者皆为静矣。

煦按：此五爻，要他何用？而之卦与此五爻，又有何干涉耶？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然其实乾之用九，群龙无首，即坤牝马之贞之意。坤之用六，利永贞，即乾利贞之意，毕竟是之卦也。

煦按：谓乾坤占二用，是皆误信《左传》蔡墨“乾之坤，坤之乾”二语耳。是皆未明用九用六两段，非占辞也。于乾之用九而曰不用其刚，于坤之用六而亦可曰不用其柔乎？坤而不用其柔，而犹能利永贞乎？今曰利永贞即利贞之意，虽截去元亨二字，犹之可也。至以用九群龙无首即为牝马之贞，何处见得即为牝马之贞耶？学者守圣人之《易》，玩圣人之卦，习圣人之占，但当以经文为主。果有如是占法，孔子《系辞》言变言占者详矣，何未闻及此占法耶？故多动之爻断宜合多动之辞以占，不宜轻置本卦。即如卦变之说，其初止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虽极四千九十六卦，以穷极数知来之变。太极无形，不可得而窥也。以后千变万化，无出阴阳二者，而其间之交多交少，交上交下，不越乾坤二用，乃遂有六十四卦之繁。汉儒未解变化之妙，拘疑《彖辞》中往来上下之说，创为卦变，以释《彖辞》，相沿既久，其流益差，遂不问其中道理，与经文何补矣？夫孔子不言而汉儒言之，汉儒言之而后儒因之，显然悖孔而绝不之顾，则亦好奇作聪明之过也。若谓《系传》所言变化皆指卦变而言，亦愈支离不可救药

矣。盖变化云者，皆谓太极生两仪之后，而千变万化不可纪极者也。如但以筮中之变化当之，则已与《周易》道理隔去数层矣。盖揲蓍之法，原系圣人仿象太极阴阳之妙，欲其与乾坤之大道无违，因用以探阴阳流转之妙，于气机未兆之始耳。譬若人方有求于人，而事事违忤其心，欲人之我从能乎？故圣人以蓍中之变化，委蛇曲折，仰而合之，一一与之相肖。犹人行路，委蛇曲折，求其必达于所至之地而无误。若倒行而逆施，旁岐而错出，未有无误者也。诚以卦爻中原自具有此等变化，今于卦体既成后，拘为卦变，以释经文。又谓已成卦象之乾坤，遂无能生诸卦之理，则未知乾坤二卦止是阴阳之两象，天下万事万物无一不资阴阳以有其生，则乾坤之能生诸卦，当人人共明者也。万物既资于阴阳，而诸卦不资于乾坤，其于四圣变化之旨，岂有合哉？缘其讹误之故，只因看乾坤二卦，为实有此等三连三断之象，而不知三画原只一画，而不知全部《周易》皆是先天，皆是活泼泼地，实无一卦一爻可以形迹拘也。汉儒好奇创为新说，或援某书以为之证，如洛书作《范》及卦变之类，皆其差讹之甚者也。他如《太玄》《洞极》之类，虽于易中稍有所见，便欲自立一法，以擅作者之场。无论施之于用，必无可验，迨于相沿既久，而圣人之真渐就泯晦，是解经而适以亡经耳。即如《火珠林》所传占法，自来相传，无有轻改其术者，以其有验于人事故也。

今观一爻动则占本卦之动爻，因以观其所变，而贞悔之义自在其中，原未尝谓此爻之变为悔，而必向所变之爻以求其所以为悔者也。则周公所立之辞，贞在其中，悔亦在其中矣。一爻静，则占本卦之静爻，此皆验诸人事，揆诸天道，一一有其不爽者也。此如阳多之卦称女，阴多之卦称男，皆以所少为之主耳。今曰占之卦之静爻，不惟于所动之五爻绝无干涉，而竟与所动之卦绝无干涉矣。夫《易》固天人合一之大道也，夫《易》固至神至变至精者也。若其必占之卦之静爻，则何不即于之卦而动此一爻，宁不省事耶？乃必于此一卦一动再动不已，且动至五爻六爻，何若是之不惮烦耶？岂至神至精至变者，而顾无此简术耶？须知二爻以至六爻同动，皆以本卦为主，但

兼动爻之辞而合断之。今之《火珠林》所论生克，莫不兼数爻以为断，特以当用之一爻为主耳。周公不别立爻辞，便是此旨。今之学《易》者，以数爻之辞难于合断，故遂欲择一爻以为主，又欲尽弃本卦，全凭之卦。今观《左传》且兼变爻互爻伏爻同占，而每有奇验，是俱动之爻未尝不可以合占也。如屯之比曰屯固比入，大有之睽曰大有去，睽而复，是一爻动兼之卦断也。贞屯悔豫皆八，是三爻动兼之卦断也。艮之八曰艮之随，是五爻动兼之卦断也。未有专看之卦独静之爻者也。总缘以之卦为变卦，竟谓截然变化而去，故失其占耳。不知之者，往也，只是方从此处发足，不是竟到地头之说。所以凡看动爻，皆不可离了本卦。程沙随《考古占法》辨之详矣。

程沙随考古占例(讳迴)

六爻不变，以卦象占。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春秋左氏传》，昭七年，孔成子筮立卫元，遇屯曰利建侯。僖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遇蛊曰贞风也，其悔山也是也。

一爻变，以变爻占。

煦曰：既云以变爻占，则非占之卦变爻矣。

闵元年，毕万筮仕，遇屯之比，初九变也。蔡墨论乾曰，其同人九二变也。僖二十五年，晋侯将纳王，遇大有之睽，九三变也。庄二十二年，周史筮陈敬仲，遇观之否，六四变也。昭十二年，南蒯之筮，遇坤之比，六五变也。僖十五年，晋献公筮嫁伯姬，遇归妹之睽，上六变也。他仿此。

二爻三爻四爻变，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国语》，重耳筮尚得晋国，遇贞屯悔豫皆八，盖初与四五，凡三爻变也。初与五用九变，四用六变，其数不纯，其不变者二三上，在屯为八，在豫亦八，故举其纯者而言，皆八也。

煦按：既云贞屯悔豫，则非专论之卦之《彖》与本卦之《彖》也，则非分动静之爻而别上下也。初爻亦动，属前十卦，又未尝遗之卦而不论也。此则动有多爻，兼正变而合论者也。

五爻变，以不变爻占。

煦按：既云以不变爻占，则非占之卦静爻也。

襄九年，穆姜始往东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盖五爻皆变，惟八二不变也。刘禹锡谓变者五，定者一，宜从少占是也。然谓八非变爻，不曰有所之。史谓艮之随，为苟悦于姜者非也。盖他爻变，故之随，唯之随，然后见八二之不变也。杜征南引《连山》《归藏》，以七八占，其失远矣。

六爻变，以乾坤二用为例。此占法之大略也，若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

昭二十九年，蔡墨对魏献子曰，在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此六爻皆变也。

煦按：此亦误以用九用六二节为占辞，然皆由蔡墨一语所误。读圣人之书而不深维圣人之心，徒信耳而取近似之说，宜学圣之难其人也。然用九用六既非占辞，六爻皆变必何如而可？曰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而已。盖凡所动之爻，必未有所验于人事，而妄动于卦中者也。

卦也者，先天之秘妙，阴阳摩荡之灵机也。即令六爻俱静，犹考证于乾坤二用，以分别主爻，其在《火珠林》犹取证于日月照临之气。盖日月者，阴阳自然之转运，天地自然之动机也。其谓月之对照者为破，阴贼故也。其谓日之对照者为动，阳明故也。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卦爻之阴阳是即天地流行之动机而已。若其已动于卦中，不拘一爻以至六爻，其阴阳摩荡之妙必有所验。若六爻俱动，亦须兼六爻之动而见者，与六爻之动而变者合以占之。其于事也皆有所验，第其中必有一爻两爻为尤重者，所谓用爻是也，其余则翼之者耳，此不可不知者也。二爻以至五爻，莫不如是，取验于《火珠林》，当自知之。

程沙随占说

重耳筮尚得晋国，遇贞屯悔豫，皆曰利建侯。屯初九无位而得

民，重耳在外之象。九五虽非失位，而所承所应者，皆向初九，惠怀无亲之象。至豫则九四为众阴所宗，无有分其应者，震为诸侯，坤为国土，重耳得国之象。利行师，一战而霸之象。九四总众阴以安土，如簪之总发以装首，重耳率诸侯以尊周室之象。

或谓古冠服无簪，按《盐铁论》曰，神禹治水，遗簪不顾，帅弁服之笄是也。

煦按：贞屯悔豫，三爻皆动之卦也。据左则三爻动者，合本卦之卦而断之。既无前后十卦分主之说，亦且各各据爻而论，又无专看《彖辞》之说。

穆姜比于叔孙侨如，欲废成公，侨如败，迁穆姜于东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其辞曰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腓附下体，六二随九三，当艮止之时，上下不相与，不见拯者也。艮之随亦随之艮，其辞曰系小子失丈夫，应九五顺也。宜应而失，乘初九逆也。宜失而系，且诸爻皆动，以明六二之不动，不可出矣。

煦按：观穆姜之事，昵于小而昧于大，便是系小子失丈夫，此独静之至显明者也。据其先引艮腓之辞，则是独静之卦，占静爻也。据其兼引随二之辞，则独静之爻亦兼本卦与之卦也，此解极确。至以失丈夫为宜应九五而不应，系小子为乘初九，此仍旧说，非经旨矣。随谓三也，阴以得阳比阳为美，二虽比初，已进于二，则上升之意多而下退之意少，故凡比与皆以在上者为佳。今下已离阳，为上系者为阴，三柔弱故称小子，初刚故称丈夫也。三柔弱，故不能拯所随。初刚在下，故以为失也。详见于本注。

闵元年初，毕万筮仕，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昭七年，孔成子筮立卫瓘，遇屯之比，史朝曰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孟将不列于宗，其筮同而占异者，事不同故也，非忠信之事。遇黄裳元吉，反以为凶，则占法大概可知已矣。

煦按：据屯固比入之说，则一爻动者，亦合占本卦及之卦也。

孔子筮易遇贲，愀然色不平，贞离文明，柔中而当位，其君位止而不应，此圣道不行于天下之象。

照按：此静而占彖辞者也。

《连山》《归藏》宜与《周易》数同，而其辞异。先儒谓《周易》以变者占，非也。《连山》《归藏》以不变者占，亦非也。古之筮者兼用三易，卫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变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辞也。既之乾，则用变矣，是《连山》《归藏》或以变者占也。

或曰九变六，六变九，非也。九当变八，六当变七，何以言之？《国语》董因为晋文公筮，遇泰之八，谓初二三以九变八，而四五上不变为八，故曰泰之八也。唐人张轅作《周易启元》，曰老阳变成少阴，老阴变成少阳，盖与此合。

八衍卦数，七衍蓍数，九六不极其衍，故发挥而为爻。

明夷之谦，初九变也。左氏载卜楚丘之言，以为旦之日，古人以寅配初，其来尚矣。医家难经为百刻图，一岁阴阳升降，会于立春，一日阴阳昏晓，会于艮时，此说与《易》合。

煦按：西徼之国，凡造历皆以岁首始春分，日月交会之径，较然明白故也。

又曰太极大中也，非若日之中而有昃，国之中而有外，位之中而有上下，太极无方无体，其所谓中者，因阴阳倚于一偏而后见也。

又曰两仪者，乾坤之初画，大衍三变而得之者也。自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其丽于数者皆递升而倍之，则两仪为乾坤之初画可知矣。刘牧以一二三四为两仪，既两矣，而四之可乎？先儒以天地为两仪，或谓天地为乾坤之象，四象所生八卦之二尔，盖不知两仪为乾坤之初画，八卦为乾坤三画之相变故也。

煦按：此亦谓圆图中之初画为连而不断者也。煦谓乾不是天，坤不是地，惧人执天地为乾坤。此谓乾坤为八卦，惧人执乾坤为两仪也。以上皆沙随之说。

李本固论变占^①

欧阳子：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谓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变而七八无为，易道占其变，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释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见之，则馀可知耳。按《左传》，孔成子筮立卫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晋，筮遇蛊曰贞风也，其悔山也，则六爻不变而占彖辞，分贞悔者固有据矣。毕万筮仕，遇屯之比，初九变也，占利建侯。晋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变也，占公用亨于天子。陈敬仲遇观之否，六四变也，占观国之光。南蒯遇坤之比，六五变也，占黄裳元吉。晋献公遇归妹之睽，上六变也，占刳羊承筐。则一爻而占所动之爻辞，亦有据矣。唯二爻变，则经传无例，故《启蒙》占二变^②爻，以上爻为主，而韩苑洛则主下爻。考之齐文宣筮乾之鼎，初五两爻变也。宋景业占乘龙御天，则主本卦之上爻。《焦氏林》曰，弱足刖跟，折亡为患，则主之卦之下爻。《洞林》顾士群筮母病，得归妹之随，二五两爻变也。景纯占兑秋必亡，则主本卦之下爻。《焦氏林》曰，蓍孤独宿，没溺我邑，则取泽水灭震木，主之卦之上爻。要之二爻变，当以本卦之上爻为主，以之卦之下爻为辅也。《左传》晋公子筮，遇贞屯悔豫皆八，盖初与四五凡三爻变也。而司空季子占曰，皆利建侯，是占《彖辞》，分贞悔者有据矣。而韩苑洛谓前十卦以本卦一变爻，后十卦以之卦一不变爻，皆主上爻。考之晋成公筮乾之否，下三爻变也。单襄公占曰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其次必此，为晋周得国之兆。盖占大往小来，主悔也。乾之否，前十卦也，而主悔，是古亦有所不拘矣。

《焦氏林》云，驂驾六龙，封为燕王。盖占乾乾君子，或跃而飞，则得君位，是主贞上爻也，而六龙亦乾《彖辞》云。吴孙皓筮同人之

① “李本固论变占”，库本作“变占（周易古本全书汇编，清源李本固维宁甫）”。

② “变”，库本作“卦”。

颐，亦三爻变也。《焦氏林》曰，子钅执麟，春秋作阴，元圣将终，尼父悲心。盖指同人三阳为麟，三阴执之，故春秋为昏世，而元圣所悲也。主贞也，是其《彖辞》君出郊野而求口实，俯仰于人，且乾天也，而折于山，离日也，而没于云，亡国之象明矣。是贞悔之彖两体之象，皆当占者。《启蒙》为是，而苑洛可参阅也。

四爻变，经传无例。故《启蒙》以二不变爻占，苑洛以一不变爻占，皆主下爻。考之《洞林》，桓茂林嫂病，筮賁之豫，四爻变也。景纯占，时阴在初，见阳失度，煞阴在中，刑鬼入墓，变震属卯，掾宜殄兔，四变爻皆占也。《焦氏林》曰鹊延却缩，不见头目，日以困急，艮山出为头，离为目，而上下皆变，则不见，占变爻也。沈七之筮王诸，得乾之观，下四爻变也。沈云乾变至四，又不至五，未得见大人，占四变爻也，而二不变爻无与矣。《焦氏林》云，江河淮海，天之奥府，众利所聚，可以饶有，言四阴行地，犹四渎也，占四变爻也。亦惟随时取象，而前例有不尽拘矣。穆姜往东宫，始遇艮之八，史曰是艮之随，盖五爻皆变，惟二得八也。则五爻变以不变爻占。《启蒙》苑洛有攸同焉，是亦有据矣。

蔡墨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故六爻俱变。《启蒙》则乾坤占二用，馀卦乃占《彖辞》，苑洛则皆以不变《彖辞》占焉。又杨止庵引介夫之言，群龙无首，利永贞，乃总结六爻之意，而非为六爻皆变之占辞也。缘蔡墨之言启之，故朱子占二用，然不若直占彖辞为是。不然三爻变既不占，之卦又不占，则乾坤《彖辞》奚以为也？然乾之坤，《林》曰招殃未螫，害我邦国。坤之乾^①，曰谷风布气，万物生出，皆占之卦之象，亦不拘于辞也。要之阴变阳者多吉无咎，阳变阴者多凶悔吝，何也？寒变暑主发生，暑变寒主肃杀，天道也。小人消而君子长则治，小人长而君子消则乱，人道也。易道不外是矣。朱子曰卦之一画变者六，二画变者十五，三画变者二十，四画变者十五，五画变者六，六画俱变者一，合之为六十三，并本卦不变者六十四。一卦变而成六十四，六

① “坤之乾”，库本作“乾之坤”。

十四卦变而成四千九十六，《焦氏易》正如此也。《县镜》如本卦变爻不合占意，则以之卦变爻参详。如之卦变爻不合占意，则以本卦变爻参详。凡卦辞贞字皆指内卦，爻辞贞字皆指本爻，爻辞悔字皆指变爻，凡揲蓍画卦既成，便看六爻有无变动，依变法占可也。

论曰，《春秋》论爻必曰之，观蔡墨言乾之姤，曰潜龙，之同人，曰见龙，之大有，曰飞龙，则易之有之变也尚矣。六爻变占之例，盖考亭氏酌古准今而为之式，非臆之也。乃韩苑洛移二三爻之例，杨止庵订六爻变之占，各置喙焉，何哉？余考之古，盖有不尽拘者矣。《左传》其原委也，《焦氏林》其支流也，景纯、康节其远派也。于戏，舍是吾奚稽诸？无已，其贞悔乎？无动则贞内而悔外，有动则贞遇而悔之，一爻变则贞静而悔动，五爻变则贞动而悔静，二爻变则遇贞上而之贞下，三爻变则之贞下而遇贞上，六爻俱变则贞之而悔遇。贞者主也，贞悔分而宾主判矣，宾主判而盛衰形矣。而无动占遇之象，全动占之之象，半动之占两象，又尤当参焉者。乃所谓不尽拘者，如同寅得潜龙而占飞跃，飞跃未动而势有必至也。希夷得离之明夷，而两卦之蕴搜括无遗，岂待遇哉？故《左传》之占或详卦名，或推卦象，或及卦变，或及互体，或及肖体，或及变互，或及反对，或参天时，或参星纬，或参人事，则象之辞不尽拘也。此外如《火珠林》体用生克之类，亦咸有奇中者，是可拘一定之例哉？

朱子占法已见《启蒙》。王氏占法，一爻变，本卦爻为贞，之卦爻为悔，二爻兼用。二爻变，以初变爻为贞，次变爻为悔，作两节消息之。三爻变，以先变为贞，后二变为悔。四爻变，五爻变，六爻变，皆以先变爻为贞，后变爻为悔，作四五六节消息之。六爻皆不变，则占《彖辞》，《彖辞》为七八不变者设也。丰南禺占法，贞悔者以六画言，则内为贞，外为悔。以三画言，则下为贞，上为悔。贞取定守为义，悔取感通为义，故六画则决之外卦，三画则决之于上爻。如初二两爻变，则以二决之。内卦三爻皆变，则以三决之。如内三爻皆静，外卦之二爻变三爻变者，皆依内卦之例。如初之于四，或五或上，二之于四，或五或上，三之于四，或五或上，皆二爻变，概决之于悔。三爻

变者，如初四五，如二五上，如三四上。四爻变者，如初三四上，皆以最上一爻决之。三爻变者，如二三四。四爻变者，如初二三四。则以四决之，而参之以二，所谓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也。如二三五，如三四五，如初三五，皆三爻变者。如初二三五，如初二四五，如二三四五，皆四爻变者。如初二三四五，为五爻变者，则皆以五决之，而参之以三，所谓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也。如初二三四上，如初三四五上，如初二四五上，皆五爻变者，则皆以上爻决之，而参之以初，盖上下相应，亦若二四三五之例也。六爻皆变，乾坤占二用，馀占之卦之贞悔，六爻皆静，则占本卦之贞悔。

六爻变，占之卦大象。六爻不变，占本卦大象。

若《彖辞》则专以待卜，天子诸侯有大事，则蓍人先筮得其卦，书于板以授太卜，太卜以墨画所得之卦于龟腹，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其文入于卦墨谓之食，则决之《彖》。盖两家之所以不从《启蒙》者，以周公爻辞本为九六之变者设，非为七八之不变者设。《周易》不用七八，岂有七八而冒用九六之辞哉？则以之卦不变爻占者，失其意矣。《彖》与爻各自为书，《彖》不取足于爻，爻不取足于《彖》，《易》果为卜筮而作，未有爻时，彖不可占，岂文王为未成之书耶？

煦按：必能具此见解，方知文王《彖辞》六爻动静皆可占也，第其言龟卜则未当。

则以占辞平分于爻彖者，非矣。

煦按：不知卦中同动之爻，皆可合其辞而占之，则是二爻以至六爻同动者。周公不别立爻辞，将周公亦为未全之书耶？

然王氏之法所谓四五六节消息者，则亦杂而无纪，丰氏之法所谓二四同功，三五同功，初上本末者，亦强以辞入于占，不可为例。

煦按：于数爻同动于卦中，而独择一二爻以为之说，皆是未明圣人立象之意也。圣人立一象于此，而无所不包者，总其大意云耳。岂数爻之义同见于一卦之中，乃不可以一义举也，若必逐爻细求其所以然，非矣。

后之君子，苟得左氏之意，其无例者，未尝不可见也。故一爻变者，既占本卦变爻，亦占之卦对爻，盖未有贞而无悔者。观左氏晋猷

公筮嫁伯姬，遇归妹之睽，上爻变，既引归上之卦羊承筐，又引睽上之张弧可知矣。二爻变者以下爻为贞，上爻为悔（仍同王见）。三爻变者以末变一爻为主（仍同丰见）。本卦为贞，之卦为悔（仍同朱见）。观晋筮立成公，遇乾之否，三为变末，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终者，乾三之终日也。否三包羞，故配而不终也。

煦按：以此为否三之解，并未知包羞之义，说详否卦。而《启蒙》以晋重耳之贞屯悔豫，司空季子占利建侯为例，谓当占两卦《彖辞》。不知凡所遇之卦，不论一爻变至六爻变，《彖辞》无不可引用，何独以三爻变专之？观左氏孔成子筮立君，遇屯之比，此一爻变者，而史占屯彖^①之元亨。穆姜遇艮之随，此五爻变者，而称随彖之辞亦明矣。如郭璞筮驴鼠，遇遁之蛊，又为晋王筮遇豫之睽，皆三爻变也，皆不称《彖辞》。四爻变五爻变者，皆以变末一爻为主，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即如穆姜五爻之变，主在上爻，艮上之敦艮，既有止义，而随上之辞拘系之，乃从维之，故穆姜曰必死于此，弗复出矣。六爻变者，皆以上爻为主，两卦为贞悔。六爻不变者，以初为贞，上为悔。观晋伐楚，筮之遇复，六爻不变。史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盖晋贞楚悔，初之元吉，晋实当之。上之行师大败，以其国君凶，楚实当之。其例明显如是，则无三家之病矣。

附古卦变图（虞仲翔）

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自复姤而变。

䷗ 复	初之一	䷫ 姤	初之一
䷆ 师	初之二	䷌ 同人	初之二
䷎ 谦	初之三	䷉ 履	初之三
䷏ 豫	初之四	䷌ 小畜	初之四
䷇ 比	初之五	䷍ 大有	初之五
䷖ 剥	初之上	䷪ 夬	初之上

① “彖”，库本作“蒙”。

二阴二阳之卦各九，皆自临遁而变。

䷒ 临		䷗ 遁	
䷭ 升	初之三	䷚ 无妄	初之三
䷧ 解	初之四	䷤ 家人	初之四
䷜ 坎	初之五	䷝ 离	初之五
䷃ 蒙	初之上	䷰ 革	初之上
䷄ 明夷	二之三	䷅ 讼	二之三
䷲ 震	二之四	䷥ 巽	二之四
䷂ 屯	二之五	䷱ 鼎	二之五
䷚ 颐	二之上	䷛ 大过	二之上

三阴三阳之卦各十，皆自泰否而变。

䷊ 泰		䷋ 否	
䷟ 恒	初之四	䷩ 益	初之四
䷯ 井	初之五	䷔ 噬嗑	初之五
䷥ 蛊	初之上	䷐ 随	初之上
䷶ 丰	二之四	䷺ 涣	二之四
䷾ 既济	二之五	䷿ 未济	二之五
䷪ 贲	二之上	䷮ 困	二之上
䷵ 归妹	三之四	䷴ 渐	三之四
䷻ 节	三之五	䷷ 旅	三之五
䷨ 损	三之上	䷞ 咸	三之上

四阴四阳之卦各九，皆自大壮观而变。

䷗ 大壮		䷓ 观	
䷛ 大过	初之五重	䷚ 颐	初之五重
䷱ 鼎	初之上重	䷂ 屯	初之上重
䷰ 革	二之五重	䷃ 蒙	二之五重
䷝ 离	二之上重	䷜ 坎	二之上重

䷹兑	三之五	䷲艮	三之五
䷥睽	三之上	䷦蹇	三之上
䷄需	四之五	䷢晋	四之五
䷍大畜	四之上	䷬萃	四之上

变例之卦二。

䷉中孚 ䷽小过

凡变卦皆从乾坤来。

䷀乾 ䷁坤

煦曰：至此乃云，卦变皆从乾坤来一语，可证圣人传卦之始，未尝有卦变之说也。盖卦之成也，皆由乾坤二用一爻而始，非乾九之用于坤，则坤六之用于乾，然后有三男三女之分。故六子之体悉具乾坤之体，而或多或少，或上或中或下，则各各不相同。因其多寡不同，而别其动静，明其体用。如三爻之中两阴一阳，则以两阴为静体，而以一阳为动用之爻。盖谓坤本三阴，今复有此一阳自外来而交之，因得变成此体。则自外来交之一爻动而善迁，其用可知矣，因遂得为主于此卦中。故孔子之《彖》每有上下往来，内外进退之说，皆是说打初成卦时，乾坤摩荡之妙，欲人知观象之法，而用以审择主爻者也。不察乾坤二用，不知六子之体全是乾坤之交，流为卦变，纷纷其说，又曷怪焉？然而《周易》之不明，遂自卦变一说始矣。今观先儒之注《彖传》中有往来字面，率以卦变言之，则诸卦之由来，皆宜各有一变卦矣，而先儒不言，岂通论乎？

变卦反对图（李挺之。挺之传自希夷，邵子传自挺之者也）

乾坤二卦为易之门，万物之祖图第一

煦按：此处不言变字言门字，便深明用九用六之机。

乾老阳䷀

坤老阴䷁

乾坤相索三变，六卦不反对图第二

煦按：此处虽言变字，止言其形之改易而已，然止曰乾索而变，则非有某卦在某卦之前矣。

坤体而乾来交，乾体而坤来交。

颐䷚	小过䷽	坎䷜
大过䷛	中孚䷼	离䷝

乾卦一阴下生，反对变六卦图第三

此处止言生，亦非曰此卦之前，尚从某卦变来也，下生字皆同。

姤䷫	同人䷌	履䷉
无䷘	大有䷍	小畜䷈

坤卦一阳下生，反对变六卦图第四

复䷗	师䷆	谦䷎
临䷒	比䷇	豫䷏

乾卦下生二阴各六变，反对变十二卦图第五

遁䷗	讼䷅	无妄䷘
大壮䷡	需䷄	大畜䷙
睽䷥	兑䷹	革䷰
家人䷤	节䷻	晋䷢

坤卦下生二阳各六变，反对变十二卦图第六

临䷒	明夷䷣	升䷭
观䷓	贲䷖	萃䷬
蹇䷦	艮䷳	蒙䷃
姤䷫	贲䷖	中䷮

乾卦下生三阴各六变，反对变十二卦图第七

否䷋	恒䷟	丰䷶
----	----	----



泰 	否 	既济 
归妹 	节 	未济 
坎 	兑 	未济 

否泰既未下重。


坤卦下生三阳各六变，反对变十二卦图第八


泰 	损 	贲 
呈 	震 	乾 
蛊 	井 	未济 
解 	困 	济既 

泰否未既重。

六十四卦相生图(李挺之)

(二图当以前图为正，盖前图止言乾坤之生，而此图则云自某卦来矣。前图当是孔门之正传，后图当是汉儒所加，至为后世言卦变者籍口，则误矣)

姤  乾一交而为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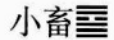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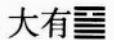

复  坤一交而为复。


此二卦言交，犹是正传。


凡卦五阴一阳者，皆自复卦而来，复一爻五变而成五卦。

师  谦  豫  比  剥 

凡卦五阳一阴者，皆自姤卦而来，姤一爻五变而成五卦。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遁  乾再交而为遁

临  坤再交而为临

凡卦四阴二阳者，皆自临卦而来，临五复五变而成十四卦。

第一四变	明夷䷣	震䷲	屯䷂	颐䷚
第二复四变	升䷭	解䷧	坎䷜	蒙䷃
第三复三变	小过䷽	萃䷬	观䷓	
第四复二变	蹇䷦	晋䷢		
第五复一变	艮䷳			

凡卦四阳二阴者，皆自遁卦而来，遁五复五变而成十四卦。

第一四变	讼䷅	巽䷸	鼎䷱	大过䷛
第二复四变	无妄䷘	家人䷤	离䷝	革䷰
第三复三变	中孚䷼	大畜䷙	大壮䷡	
第四复二变	睽䷥	需䷄		
第五复一变	兑䷹			

挺之所传二图，俱本乾坤二卦来，方能发明象中之旨。然犹取所变之卦而立之图，是溺于习说，未能尽数扫除者也。

否䷋ 乾三交而为否。

泰䷊ 坤三交而为泰。

此二语言交亦当。

凡卦三阴三阳者，皆自泰卦而来，泰三复三变而成九卦。

第一三变	归妹䷵	节䷻	损䷨
第二复三变	丰䷶	既济䷾	贲䷖
第三复三变	恒䷟	井䷯	蛊䷑

凡卦三阳三阴者，皆自否卦而来，否三复三变而成九卦。

第一三变	渐䷴	旅䷷	咸䷞
第二复三变	涣䷺	未济䷿	困䷮
第三复三变	益䷩	噬嗑䷔	随䷐

煦按：前图多泰、否、既、未四卦，此图止于六十四卦，其中唯复、姤、泰、否言交则是，其余言自某卦变来则非。须熟观二用图解，则

是非辨矣。

《象数论》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益，损上益下，自上下下。由损观之，似以三爻益上爻。由益观之，似以四爻益初爻。小畜密云不雨，反对为履。履下之兑，泽气成云，故曰密云。兑变而巽，风以散之，故曰不雨。朱子所谓十九卦之《彖辞》，皆以反对为义者也。井改邑不改井，兑为刚卤之地，变而为巽，则近利市三倍，是改^①邑也。坎不变是不改井也，皆对困言之。

煦按：其余所言，皆以反对为义，来氏之综卦即本于此。

① “改”，库本作“故”。



周易函书约存卷八 原古三(先儒易说)

易说(朱子)^①

朱子曰,盖所谓数者,只是分限节度处,得阳必奇,得阴必偶,凡物皆然,而图书为特巧而著耳。

煦按:分限节度四字,最有体会。此合中之分,不可不辨者也。予谓时有三候,位有三等,非真有三之可指也。只是圣人于极精极微处,看出分限节度如此,故其立卦止于三爻不复加也。然必知象数原不离理,而理实贯乎有象无象、有数无数之中,方知夫子一贯之道,方知《易》冒天下之道。

又按:卦图画自伏羲,卦名非伏羲所定也。伏羲时观图玩书,则以画卦,其时未有文字,其图尚未开拆,但仿奇偶,剖别阴阳,爻是一加再加,先合后分,内合外分,以寓夫中外流通体用一原之道,而伏羲之《易》于是乎尽。因其寓义无穷,经三圣人之表章,究莫能尽,故无俟乎开而为卦,而图中之妙上契天道,下合人事,化化生生之大原,万事万物之极则,尽秘其中,故其灵妙无与为比。后世圣人具吉凶同患之心,将欲因贰以济民行,因见羲图最灵最妙,合之则天地藏于无朕,而两大者资其统御,分之则万形彰为万象,而保合者各载乾元,然后开为六十四卦,而万物万事之理兼备无遗。邵子所由谓备万物之数,又以为三十六宫都是春也。今夫动有动象,植有植象,此目睹而易辨者也。六十四卦不逾阴阳,至其或多或少,或上或下,虽有数可纪,而图尚未开,又何名可命?因象而达理乎?是则伏羲之

^① “易说(朱子)”,库本作“朱子易说”。

道原具未开之图，而名所由称必在已开之后审矣。今观《下系》第六章曰，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耶。既以称名为衰世之意，则伏羲未尝称名可知。又曰开而当名辨物，则伏羲未开未名，亦未^①辨物可知。又曰因贰以济民行，则伏羲中古嗜欲未甚，文字未起，无待于济，无俟于开，又可知。凡皆稽考义类，而有以深识其由然也。今考黄帝涿鹿之战，始肇兵端，伏羲时安得有师？神农教民树艺，实始饮食，伏羲时安得有鼎？又观《下系》第二章，如耒耜舟车弧矢杵臼，取义于卦象者，均非伏羲中古所有，则类之可稽者，固了然在目也。善乎，孟子之尚友也，曰论其世也，不论其世，则执我以衡人，而其人之时势不真。善乎，孔子之论《易》也，曰稽其类也，不稽其类，执今以论古，而其事之违时者不少。所由贵论世之法也。如不解称名之说，为卦而言，泛泛作卦爻解说，则孔子何必有稽类之说，又何必有衰世之论，又何必有开而当名，因贰济民之说哉？须知看伏羲之图，全在浑沦圆转，未开未拆时著想留神。看文周之《易》，虽要在逐卦逐爻著想留神，然亦不可离却羲图，然亦不可忘了太极。孔子曰《易》有太极，但证其有，而不指太极之所在，盖即在两仪未起之先也。文王之释卦也，未亨之始，命之为元。周公之释爻也，两仪所分，命之为初。其义亦可想矣。既知图自图，卦自卦，爻自爻，三圣之《易》原不相混。又知爻即卦，卦即图，三圣之《易》原不相离。则谓孔子之显诸仁即是说文周之《易》，藏诸用即是说伏羲之《易》可也。

又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秦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泥滞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具。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阙其所疑之故也。故王弼曰，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义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像以显义。此乃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则至矣。然观其意，又似直以

① “亦未”，库本作“未尝”。

《易》之取象无复有所自来，但如诗之比兴，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是则是《说卦》之作，为无所与于《易》。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亦剩语矣。故疑其说，亦若有所未尽者。因窃论之，以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繇辞，已具于太卜之官，故今不可复考，则姑阙之，而直据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为训诫而决吉凶，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来，然亦不可以假设而遽欲忘之也。

煦按：此段论观象之法最详，是学《易》^①者第一紧要事，故详论之。象者像也，假此物之形似，以象此卦此爻也。因此卦此爻之理深隐难测，故假肖似之物类以象之，非如诗之比兴，孟子之譬喻固已。然执象以求，泥而不通，汉魏之儒类然矣。至以为无复有所自来亦当，夫外假肖似之形而曲象卦爻之义理，岂复有所自来哉？特惧遗象，徒拘执人事占卜之说，则遂无以识此卦此爻之真矣。今试问河洛二图，天非以象示乎？先天四图，伏羲非以象则乎？文王卦辞，周公爻辞，非卦爻之象乎？以象示者，其浑沦涵蓄，不可骤解，于是拟卦辞而以象，拟爻辞而以象，亦适如其浑沦涵蓄止耳。孔子之《彖辞》，特著往来上下之说，无非教人观象之法也。孔子之《系》《说》，仰观俯察，远取近取，以及悬象著明，耒耜舟车之悉有取也，无非示人观象之法也。即以广八卦论，取象之类不一而足，然非因此一卦，以求尽事事物物之类也。是欲因此最多之象，反以求得此卦性情之真耳。总缘《周易》之妙，通于无象之表，难可名言，故假象中之肖似，俾之得象忘言，斯其契合也微矣。夫孔子之一贯，犹不能添一字注脚，而况《周易》为大道从出之原乎？但合众多之象，皆能返以求此卦之精蕴，又合诸卦之象，能返以求先天四图之精蕴，则无象之表将有以妙契其微，而不尽之象亦将有以旁通其旨，何也？其理寓于象，而其妙固不止于象也。

① “易”，库本无。

释象(来矣鲜)^①

卦中释象,有不拘说卦乾马坤牛乾首坤腹之类者,有自卦情而立象者,如乾卦本马而言龙,以乾道变化,龙乃变化之物,故以龙言之。朱子语录或问卦之象,朱子曰便是理会不得,如乾为马而说龙,如此之类皆不通。

煦按:龙,周公之象。马,孔子之象。皆象也。安得谓马是而龙非?若执定一象以为正,则金玉大赤之类皆非乎?象之所起皆自图书而始,图书为天地自然之易,象焉而已,非有道理显于言说也。伏羲则以画卦,其时未有文字,阴阳奇偶之画,象焉而已,非有道理显于言说也。卦爻既开,文字渐起,六书之义类,不过象形指事,会意谐声,转注假借,则是圣人文字之设,其初亦假象寓意者也。逮于文字流传既久,道理阐发益明,用代结绳而纪事,因遂有辞明义显之文。然而上古之文著于简策,非如后世书籍繁多,故其为文皆极简贵,何况《周易》始于卦爻,其中义理包涵无尽,若非假象,何由自明?则文周《系辞》而拟之以象,仍然伏羲之卦,河洛之图书,其中所具,方圆分合之数耳。第索道理于文字中,恒乐其辞明义显,求道理于象数之内,非高视远寄,取精会神,终不能尽识其指归。于是乎以《周易》最简最贵之文,极精极微之象,群相趋走便宜一路,直欲如文字义理开卷了然,致四圣之心埋没久矣。夫六经皆孔子所定,其于《周易》独加十翼,又曰五十学《易》可无大过,则象之不易窥也,虽圣人犹难言之。汉时去古未远,其所传授皆出孔门,而汉儒解《易》多从象中讲究,必宣圣传授之真,未尽泯也。第溯象而悖理,非《周易》正解耳。其本卦爻而言象,固犹可稽也。止缘后世分象与理而二视之,遂以为康成一派言象,王弼一派言理。夫卦止六爻,咸欲实证于事,遗象而言理,是事也而非理也。夫理固未有遗象孤存者也,遗象

^① “释象(来矣鲜)”,库本作“来矣鲜释象”。

而言理，必至顾此失彼，得粗遗精，则固未知象中之包涵浑括，原不可以意计穷也。至于濂溪之与康节，其传悉出希夷，乃一以为理，一以为数，非惟不知二公同出一原，其道理若合符节，亦并不知《周易》中理之与数为何等物事矣。夫象数固依理而显，理固即象数而具者也。穷象而不究理，则非真象。穷理而不协象，则非真理。来矣鲜于理障之后，独能上溯虞荀，深求义例，不为时下理障所窘，其有功于《易》，岂浅鲜哉？

玩辞(李本固)①

辞之文而且奇，有设为不必然之物者，龙何战乎？战何野乎？血元黄乎？此不必然之物也。有不必然之事者，龙无首乎？无首而为龙乎？噬干肉乎？噬而得黄金乎？倘其偶乎？牝牛畜之乎？未占畜乎？占而当畜乎？此不必然之事也。有不必然之地者，西南乎？东北乎？往之而利乎？不利乎？此不必然之地也。有不必然之应者，七日来复乎？八月有凶乎？飞鸟遗音乎？克应乎？此不必然之应也。有卦反对而辞同者，益之二即损之五，姤之三即夬之四，未济之四即既济之三，故所系之辞亦同，然意之所指则异矣。有辞在此卦而通之于彼卦者，帝乙归妹，系之归妹矣，而又系之于泰，三四易则为泰也。跛能履，系之于履矣，而又系之于归妹。彼履乾，此履震也。有辞同而意异者，均一拔茅连茹也，而在泰则为君子进，在否则为小人进。均一濡尾也，而在既济则无咎，在未济则可吝。均一利女贞②也，在家人则利于女，在窥观则不利于丈夫矣。有辞同而意亦同者，小畜以阴在上，而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过亦以阴在上，而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有《彖辞》与爻辞异意者，临为临阴，则四阴为小人，而至临知临敦临，不以小人目之也。遁以阴长而遁，

① “玩辞(李本固)”，库本作“玩辞(李本固全书汇编)”。

② “贞”，库本作“征”。

则能遁为君子，乃初与二亦以君子之遁言之。观之四阴非小人乎？乃言君子之观光，复以一阳来复为言，乃六爻皆取善念之复。《彖》固一意，而爻又一意也。观此可知目阳爻为君子，目阴爻为小人者，非也。有以爻为主而我为宾者，六三勿用取女，是以三为女，而我勿取之也。上九观其生君子，是以上为君子，而我观之也。初九舍尔观我，是以初九为灵龟，而我语其舍也。六五射雉，是以五为雉，而我射之也。以我用爻，此一例也。有以爻为主，应爻为宾者，见舆曳，是以三为舆，而上九见之也。童牛之牯是以初为童牛，而四牯之也。豮豕之牙，是以二为豕牙，而五豮之也。王假有家，是以二为有家，而五假之也。求婚媾是以四为婚媾，而初求之也。此以爻用爻，又一意也。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据其辞则泰之四，小畜之五，若为小人夸诩，而其意则在君子也。晋之康侯，泰之大来，若为君子庆盛世，而意则在衰世也。有鄙之者，有危之者，曰不雨，曰穴，鄙小人之无能为^①也。曰童观，曰窥观，鄙君子之不能有为也。曰剥床，曰蹢躅，曰女壮，甚小人，所以危君子也。而总之皆扶阳抑阴，无非为君子谋耳。是以象为辞者，何其广大悉备也。翼曰《系辞》焉而明吉凶，又曰《系辞》焉所以断也，是辞以断占，故即占以为辞。曰利贞，曰安贞，曰居贞，曰永贞，曰元永贞，曰可贞，曰君子贞，曰女子贞，曰妇人贞，曰童仆贞，曰小人贞，曰牝马之贞，曰幽人之贞，曰武人之贞，曰内比之贞，曰外比之贞，曰不息之贞，曰师贞，曰旅贞，诏之也。曰艰贞，曰厉贞，曰贞厉，曰贞吝，曰贞凶，曰不可贞，曰不可疾贞，曰勿用永贞，曰不利君子贞，戒之也。曰无悔者，可免于悔，曰悔亡者，有悔而亡之也。曰亏悔，曰无祇悔，勉之也。曰有悔，曰小悔，警之也。是故有亨，有元亨，有吉亨，有小亨，有亨小，有惟心亨，有利贞亨，有元吉，有大吉，有终吉，有吉无不利，有往吉，有吉亨，有吉无咎，有厉吉，有厉终吉，有悔厉吉，有贞吉，有它吉，庆之也。有利见，有利往，有利涉，有利用，有无不利，示之也。有无咎，

① “为”，库本无。

有何咎，有厉无咎，有何其咎，有吝无咎，有无咎吉，有往无咎，可之也。有终吝，有小吝，有它吝，有贞吝，有往吝，有见吝，惜之也。有勿用，有勿用有攸往，有不利有攸往，有不利涉大川，有无攸利，有小利有攸往，禁之也。有凶，有大凶，有厉，有灾眚，有终凶，有贞凶，有征凶，有起凶，有见凶，有以凶，有终有凶，蔑贞凶，有凶无咎，有凶无攸利，矜之也。是以占为辞者，何其变化无穷也？有象以寓理，有占以决疑，而《系辞》之道备矣。而要之以贞悔为本，贞则吉亨所必致，悔则可反凶吝而无咎矣。此《玩辞》之大端，盖采傅文兆之语也。

煦按：《玩辞》所论，或合或否，不尽皆当，独取其得参互考证之法，倘充其类而广之，谅于《周易》之学不难入也。

三易考(李本固)^①

按《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连山》之《易》也。初乾初巽，初艮初兑，初萃初离，初厘初巽（一作夷，夷即巽字之讹，夷即巽也），此《归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连山》者，烈山氏之书也，而夏人因之。《归藏》者，轩辕氏之书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统，故岁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统，故岁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统，故岁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为先天。神农之《易》中成，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为后天。杨用修云，邵康节之《易》先天后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读《易》者，知有先天后天，而不知有中天。读《尚书》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此语见于桓谭《新论》。则后汉时《连山》《归藏》犹存，不可以《艺文

^① “三易考(李本固)”，库本作“三易(李本固全书汇编)”。

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连山》《归藏》，则伪作上官求赏者耳。按罗长源之论三易，颇与此同。而曰《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烈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从之，误矣。按《归藏》之文，有乾为天，为君为父，为大赤为辟，为卿为马，为禾，为血卦之类，则知与今《易》通矣。或曰《归藏》黄帝之书，首坤，启筮乃有尧降二女以舜妃之语。节卦云，殷王其国，常母谷目之类，易为伏羲书，而有帝乙文王等语，又何耶？其卦是也，其文非也。《连山》之文，禹代之作。《归藏》之文，汤代之作。而《易》之文，特文王之作。至于爻辞，则周公。而《彖》《象》，则孔子也。《易》者，易也，变易也，而乾坤以为首。《连山》者，重山也，故重艮以为首。艮，山也。《归藏》者，万物藏焉故也，故重坤以为首。坤者，藏也。从时配位，是三统之政也。

三易之书，其书一，其法异。其为卦皆六位，经卦皆八，而别卦皆六十四，书一也；《易》尚变，《连山》《归藏》尚不变，法异也。变，老也。不变，少也。《易》用九六，尚老也；《连山》用七，《归藏》用八，尚少也。尚变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变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凡七百六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阴阳之神数，定天地阴阳人事之休咎者，备矣。注或云，商蓍策三十六，盖商氏之《易》主于坤，坤之策三十有六也。惟《易》则变，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为一，是故以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十六，其与《连山》《归藏》倍一之理殊矣。于是复以五十约之为三千二百，则今之易卦三十二阳三十二阴者也。大衍之数五十，实筌乎此。或曰得意忘象，何首卦之云？是不然，曷亦知夫太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书耶？书果一，则《连山》得阳，《归藏》得阴，繇屯而下，卦卦分也。而在三易，则卦不分焉，故曰不异。抑且不知《杂卦》之次，与《序卦》之列不同焉，又何欤？伏羲氏之为小成，神农《易》之为中成。神农之中成，黄帝《易》之为大成。伏羲氏之先天，神农《易》之为中天。神农之中天，黄帝《易》之为后天。岂非易道变通不穷？是故伏羲作之于前，而神农黄帝相与振明于后，惟变通之术不得不异，而其为道则未尝不同欤？世之学者不

原乎此，乃更以为易道不一，可以随时而变置者，亦诞惑矣。

按桓谭论《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则汉之二《易》犹存明矣。而《笔丛》谓《归藏》为杜子夏所^①撰，何耶？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得坤乾焉。坤乾，商《易》也。晋薛贞注，唐长孙无忌论齐世本著三卷缺文，昔启筮明夷，鲧治洪水，收^②占大明，桀筮荧惑，武王伐纣，牧占耆老，曰不吉是也。按明夷荧惑，大明耆老，《归藏》卦名也。《公羊疏》孔子作《春秋》，九月成，卜之得阳豫之卦。《史记》秦始皇获瀛池璧，言明年祖龙死，不乐，卜之得游徙。按阳豫疑即豫卦，游徙疑即旅，皆《连山》卦名也。陆佃云，长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纵，然北齐刘光伯常撰伪《连山》，鲁史记，以应遗书之诏，后亦败矣。世有《连山》三十卷者，乃梁元帝之所撰。《笔丛》据孔安国语，《连山》《归藏》，周末已亡。《隋·艺文志》有《连山易》十卷。按班氏六经首《周易》，不闻有夏商之《易》。隋时牛宏购求遗书至三十七万卷，不闻有《连山》，而至唐始出，何耶？考之《北史》刘炫传，隋文搜访图籍，炫因伪造《连山》上之，故马端临以为炫作也。而晋经簿始有《归藏易》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唐司马膺各有注。按《七略》无《归藏》，隋志有二卷，称子夏撰，或以为杜子夏，非卜商也。杜子夏名邲，西汉人，必邲所撰，至汉仅存初经齐母本著三篇，《隋志》称此书惟载卜筮，不类圣人之旨。唐世固疑其伪，马端临业辨之矣。

《路史》孔安国以羲炎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康成从之，而贾逵以三坟为三皇时书，以五典为五帝典常，至马季长始以三坟为阴阳始生天地人之三气，岂其然哉？予家三坟三卷，以山气形为之三坟，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谓之《连山》。气坟言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而形坟则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坤乾。复有河图姓纪，天皇策辟，地皇政典之类，大率

① “所”，堂本作“之”。

② “收”，库本作“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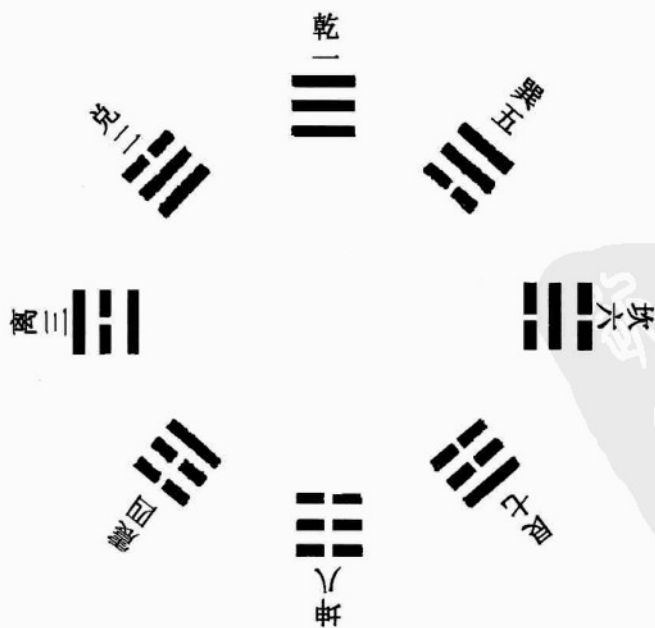
似假羲炎黄帝为言，以迁就于孔说云。元丰中毛渐使西京，得诸南阳逆旅，伪书也。夫坟者，防与大之训，而索者究八体之应也，盖礼法之书。故史伯云，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而立德。张平子以三坟为三礼，而马融以八索为八卦，惟有以也。按观此而《连》《归》之真贋可暂矣。《归藏》即坤乾也，乃分《归藏》坤乾为二坟，其陋尤甚。夏《易》首艮也，而夫子赞《连山》，乃终之以艮（谓成言乎艮在后也）。商《易》首坤也，而夫子赞《归藏》，乃后坤（谓坤以藏之在后也）。盖归重于艮坤，以见卦首艮首坤之繇也。傅文兆乃泥夫子之言，谓夏商《易》皆首震，反谓首艮坤者为误，然则先天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序，而夫子赞先天，乃先地山后水火，亦将因以易其序乎？文王之《易》以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为序，而夫子赞之，乃先其震，亦谓首震可乎？观艮之成终而成始，及于宋得坤乾之语，则《连山》当以艮震巽离坤兑乾坎为序，《归藏》当以坤乾兑艮离坎巽震为序矣。其先震雷，图从中起耳。令升乃谓初乾初巽，何故哉？《路史》初巽初乾，初离初萃，初兑初艮，初夷初厘是也。文王后天之方位，法洛书之方位，即《连山》之方位也，特首艮首乾之异耳。然《连山》之画自神农始，神农画卦于五帝之前，何以位符洛书于五帝之后，所谓先天而天弗违非耶？禹之修用《连山》，盖以其数符龟书，文王后天何以循用《连山》，所谓后天而奉天时者耶？人但知伏羲之先天为则河图，而孰知文王之后天则洛书乎？人但知禹则洛书以叙畴，又孰知禹则洛书修《连山》乎？先圣后圣同一揆，天心圣心无二轨，奇哉。合而观之，惟伏羲之卦始称先天，即神农之中天已落后天，则世人之不知有中天也，无足怪也。

夫三易虽变，而经卦八，别六十四，终不变。三统虽变，而春卯秋酉及历元，终不变。服色之黑白赤可变，而上绘下饰不可变也。政之尚忠质文可变，而簠簋升降之礼不可变也。子曰商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礼，其损益可知也。岂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乎？此羲《易》夏时，所以至今不可革欤？用修引希夷曰，易学意、言、象、数，四者不可阙一，其理具见于圣人之经，不及文字，引说止有一图，谓先天方圆图也。以寓阴阳消长之说，与卦之生变

图,亦非创意以作,孔子《系辞》述之明矣。又作《易龙图序》曰,龙图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长,伯长以授李挺之,挺之谓邵雍曰,物理外有性命之学。雍悉传之,作后天图,见于伯温之序。朱子因其出于希夷而讳之,后作《启蒙》,指天地定位节曰,此先天之学也。帝出乎震节,曰此后天之学也。似说《易》无有此图矣。盖康节因孔子《易传》难明,因希夷之图,又作后天图,如周子因《易》有太极一句而作太极图,今便谓先有太极图,而后有《易传》可乎?按《翼传》所以明古《易》,六图所以明《翼传》,故今之四《易》皆先《翼传》、后图说焉,《易筌》亦是此意。

煦按:其说谓《易》似无此图,是未知全部《周易》之卦皆出于先天图,而文周之卦辞爻辞皆所以发先天之秘蕴者也。试问河出图,洛出书,非孔子之言乎?则之者,必何如而则之乎?又则之,将欲何为乎?将必有以得其解矣。今谓六图所以明《翼传》,则未知《翼传》皆所以明六图也。《易》之始止有先天四图,并文王后天一图,止得五图,今云六图,或兼大圆图中之方图论也。

伏羲先天小成圆图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按此《说卦》,明先天《易》也。希夷图之,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居东北,兑居东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定位者,乾南上,坤北下,定尊卑之位。通气者,艮山根著于地,而泉脉从此出,兑泽连接于天,而石润从此生,震雷从地起,由内而动于外,巽风自天行,由外而入于内,互相冲激也。水火本相害,今一左一右,在于天地之间,各处而相济,不相侵克也。

煦曰:如此而言不相射,宜乎其未知《易》也,是乃对待定位之说耳。今欲明之,但将下面三句,以天地定位一句,逐卦比量,当自得其解矣。

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

亦非逆顺之理,既知此节为图言,则便当图上留神,何得执言卦者言图乎?论图则一阳逆生而上,一阴逆生而下耳。阳而降下始为顺,阴而升上始为顺也。

又曰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玉斋胡氏曰,圆图南北为纵,东南西北、西南东北为横。杨用修云,易画自下而上,图自左而右,故曰逆数。凡上下下曰顺,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顺,右徂左曰逆。史称伏羲太昊氏,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礼》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画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干,干而枝也。其画三,木之生数也。其卦八,木之成数也。重卦亦两其三,八其八耳。木行春也,春贯四时。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为群圣首,而《易》为五经之原乎?《路史》本乎阳者升而上,本乎阴者降而下,乾纯阳,天也,故正位乎南。坤纯阴,地也,故正位乎北。乾附正性于离,故中虚,有日之象。坤附正性于坎,故中实,有月之象。

此亦未知逆顺及用九用六之义。

日生乎东,故离正位乎东。月生乎西,故坎正位乎西。今之上经首乾坤而尾坎离,取四正之卦也。乾下交坤,故三男之卦附于坤。坤上交乾,故三女之卦附于乾。乾一变为巽,居乾之左,再变为艮,

故居坎之左，三变而之坤。坤一变而震，居坤之左，再变为兑，故居离之左，三变而之乾。艮为山，兑为泽，地势高于西北，故艮位之。四渎凑于东南，故兑处之。雷出乎地，故附坤之东北。风薄乎天，故附乾之西南。今之下经以震艮巽兑为用，取四维之卦也。乾坤坎离纯一不变，故莅乎四正。震艮迭成^①，巽兑互变，故莅乎四维，此伏羲之所理也。《翼学编》伏羲之作《易》也，天火阳之正，其卦为乾为离。地水阴之正，其卦为坤为坎。风为天之变，雷为火之变，其卦为巽为震。山为地之变，泽为水之变，其卦为艮为兑。然而间兑于乾离，首巽于坎艮，盖阳降而下，阴上而升，泽上于天，风行乎地，斯以明相交之用与。《县镜》乾坤坎离，以四正卦居四正之位，震巽艮兑，以四反卦居四隅之位。其位则乾一坤八，兑二艮七，离三坎六，震四巽五，亦各相对而成九数。九，老阳之数，乾之象，而无所不包也，隐然寓尊乾用九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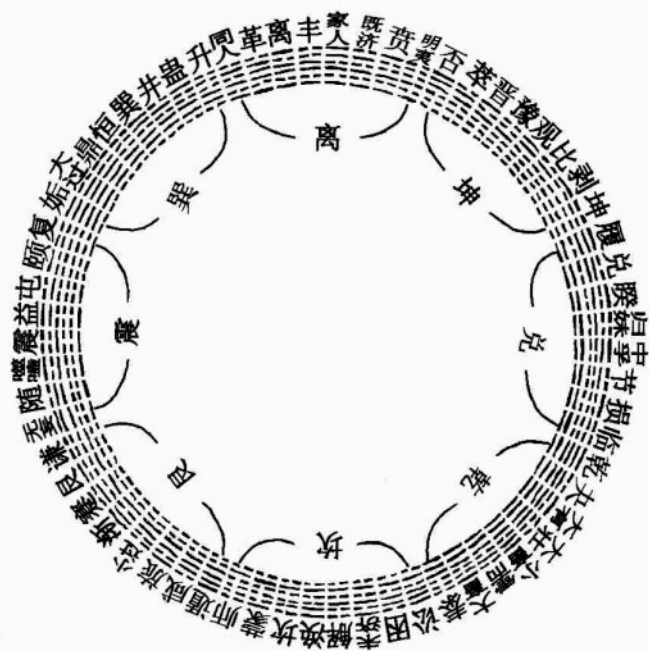
煦按：此段言图皆合易理，予所谓当看图，不当看卦也。

震一阳，离兑二阳，而乾三阳也。巽一阴，坎艮二阴，而坤三阴也。是为运行之序也。乾统三男，坤统三女，本其所由生也。傅文兆曰坎一阳而刚得中，兑巽二阳而刚得中，乾三阳而刚得中，离一阴而柔得中，震艮二阴而柔得中，坤三阴而柔得中，《易》所谓刚中正，柔得中，其本之此乎？震艮坎皆二阴而应一阳，巽离兑皆二阳而应一阴，《易》所谓上下应，刚柔皆应，其本之此乎？震一阳也，兑二阳而乾三阳，非阳长乎？巽一阴也，艮二阴而坤三阴，非阴长乎？《易》所称浸长道消，其本之此乎？

煦作循环太极图，即是发挥阴阳消长之义，第所言应爻则非。

① “成”，库本作“用”。

神农连山中成圆图



煦按：薛正曰，《连山》乾始于子，坤始于午，此与先天小图阳生阴生之旨暗合者。又以艮震巽离坤兑乾坎为序，仍是后天卦序，特首艮耳。内层以后天为序，外层自乾左旋，仍是先天之序耳。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按：此说卦，明《连山易》也。希夷图之，曰正位称方，震东离南，兑西坎北，四维言位。艮东北，巽东南，乾西北，坤西南，坤独称地者，八方皆统于地。兑言正秋，不言方位，四卦主时为四正，其类可见，离称相见，万物皆见于此。兑称说言，以正秋非万物所说之时，唯以兑体为泽，物之所说，不取其时。艮称成言，艮体终止万物，今①以生成成言者，艮连于寅，故特言成。邵子曰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路史》此神农之《易》，以人事为重，乾坤相交，万物化生，

① “今”，库本作“令”。

然后成功，则男女以用事，父母以退处，此天地之常理也。阳以顺动，故乾顺进四位而处于西北。阴以逆行，故坤逆退四位而处于西南。离火生东而王于南，坎水生西而王乎北，火炎上水润下，故离自东而南，坎^①自西而北也。雷以春分出帝，故自东北归于卯。泽以秋分始伏，故自东南反于酉。长养万物于春夏之交者风也，故巽自西南而居于巳。作止万物于春冬之际者，山也，故艮自西北而处乎寅。此则应地之方，而见于用者也。傅文兆曰离其大明之候乎？乾其寒水之候乎？《易》所称文明坚冰，其本诸此乎？离南方之卦也，《易》^②所称南征南狩，其本之此乎？坤西北艮东北也，《易》所称西南得朋，不利东北，其本诸此乎？震木之始生也，齐巽而木始高矣，有木而后生火，故离次之，有火而后能生土，故坤次之。坤者土也，土中能生金，而金生在泽也。兑为泽也，乾则为金矣，故乾次之。乾天也，天一生水，故坎次之。坎者水也，水能生木，而木多生于山也，故次艮而复震也。《易》所以称渐木、乘木、金矢、金铉，其取诸此乎？

古《连山》文

姤初六，龙化于虵，或潜于洼，兹孽之牙。象，不可与长也。

复初七，龙潜于神，复以存神，渊兮无眇，操兮无垠。象，可与致用也。

剥上七，数穷致剥而终。象，致剥而终，亦不知变也。

阳文，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

其卦有阳豫游徙之类。

臧《连山》文

有太始，有太极，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云云，皆剿合凿度之文。

伏羲称天皇，神农称人皇，轩辕称地皇。

岐伯天师云，先时者杀，不及时者杀云云，剿胤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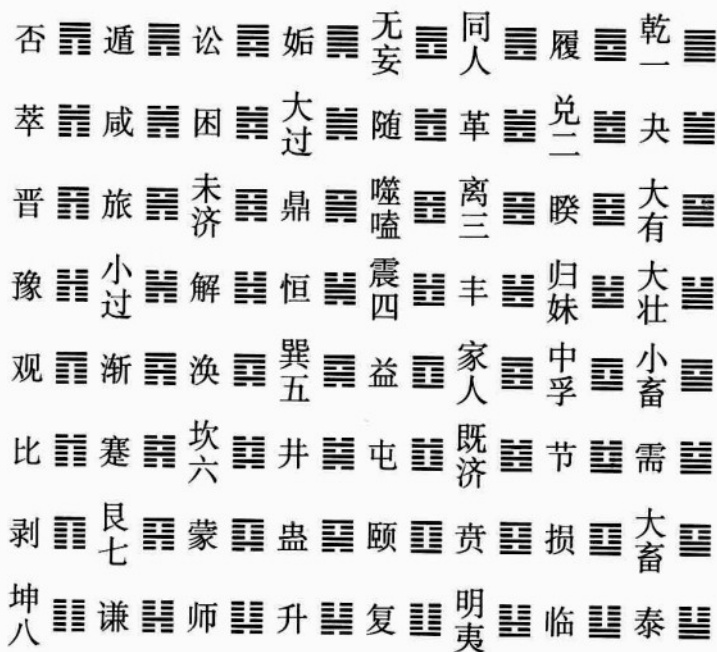
① “坎”，库本作“水”。

② “易”，堂本作“是”。

天皇氏策辞云，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极无为，子惟扶我正道，咨告于民，俾知甲历日月岁时，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无有劳，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抚爱下民同力，咨告于民。桓曰君其念哉云云，全剿舜典。

又有民兵器，阴兵妖，阳兵遣，兵阳阵策辞，又有主我屋，主我两斧诸语。

黄帝归藏大成圆图



煦按：此仍是伏羲方图，与《归藏》名卦用與萃厘夷等字者不同，则所引雷动风散之文，当为《归藏》言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按：此《说卦》，明《归藏易》也。《语录》朱子欲取出圆图中方图在外，此即取出方图，以明《归藏易》者也。胡玉斋曰震离兑阳，得乾而有所居，巽坎艮阴，得坤而有所归宿。希夷图之，邵子曰乾七子，兑六子，离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子，坤全阴，故无子。

乾七子，坤六子，兑五子，艮四子，离三子，坎二子，震一子，巽刚故无子。乾坤七变，是以昼夜之极不过七分也。兑艮六变，是以月止于六，共为十二也。离坎五变，是以日止五，共为十也。震巽四变，是以体止四，共为八也。《击壤集》曰，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咸损见意，雷风相薄，恒益起义，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邵子曰，图皆从中起，内四卦四震四巽，相配而近，有雷风相薄之象。震巽之外十二卦，纵横有离坎，有水火不相射之象。坎离之外二十卦，纵横有艮兑，有山泽通气之象。艮兑之外二十八卦，纵横有乾坤，有天地定位之象。四而十二，十二而二十，二十而二十八，皆有隔^①八相生之妙。以四隅自外而内，则乾坤否泰，第一层之四隅，兑艮咸损，第二层之四隅，坎离既未济，第三层之四隅，震巽益恒，第四层之四隅。《县镜》其中为震巽者各四，自是而为坎离者各八，而坎离之上下四隅，四巽复存焉，自坎离之外，而为艮兑者各十二。而艮兑之上下为震巽坎离者各四，又自艮兑之外，为乾坤者各十六。而乾坤之上下为震巽坎离艮兑者各四焉。按此翼之所谓，故水火相违，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者也。《路史》盖伏羲之《易》本于天，《归藏》之易本乎地，学者不知究尔，乾兑^②离震在天为阳，在地为刚，故在天则居东南，在地则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则为阴，在地则为柔，故在天则居西北，在地则居东南。立天立地，自然之理如此。舆即坤字，萃即坎字，厘即震字，夬即巽字，此《归藏》本文，即黄帝《易》。杨用修云，《易》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曰阴阳之义配日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不曰阳阴而曰阴阳者，何也？曰生生之谓易，阳主生，阴主死，若曰阳阴，则死而不复生矣。先阴后阳，盖有生生不穷之义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说，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又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

① “隔”，库本作“融”。

② “兑”，库本作“坎”。

而曰鬼神，不曰辟闾而曰闾辟，亦犹晦先于朔，不曰朔晦而曰晦朔。然则商《易》之首坤，盖亦有见于此。朱氏曰《周易》所配五行，按方图可见，从中起，震巽在中，木生于春而长于夏，是故震巽之为木者，凡十六卦。木生则火，离在东南火之盛，是故离之为火者，凡八卦。火生则金，乾兑则西南金之盛，是故乾兑之为金者，凡十六卦。金生则水，坎在西南之中，水之盛也，是故坎之为水者，凡八卦。傅文兆曰震坎艮以一奇为主，虽多阴而为刚卦，巽离兑以一偶为主，虽多阳而为柔卦。《易》所称刚上柔下，其本诸此乎？以一阳而统二阴，是一君而二民也。以二阳而统一阴，是二君而一民也。《易》所称君子大君，得民远民，其本诸此乎？震初画，坎中画，艮上画，刚易柔也。巽初画，离中画，兑上画，柔易刚也。《易》所称刚柔相易，其本诸此乎？初阳位也，震居之则当，巽居之则不当。二阴位也，离居之则当，坎居之则不当。三阳位也，艮居之则当，兑居之则不当。《易》所称当位不当位，其本诸此乎？

古《归藏》文

初经云，初舆（即坤），初乾，初离，初萃（即坎），初兑，初艮，初夷（即巽），初厘（即震）。

煦按：此与朱震本少异。朱震先二老，后少中长，而却以乾南在先，非首《归藏》之义也。朱震以坤为夷，以夷为舆。此以坤为舆，以巽为夷。

坤，尧降二女以舜妃。

节，殷王其国，常母谷目。

大明不吉，有初亡后。

莢惑，不利出征，惟利安处。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

穆王子筮卦于禹强。

鲧封于崇，鲧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

昔黄神与炎帝战于钜鹿，将战筮之。

启筮云，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羲和，是主日月出入以

为晦明。

启筮，徙九鼎，启果徙之。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

乾为天，为君，为父，为大赤，为辟，为卿，为马，为禾，为血卦。

其卦有明夷，荧惑，耆老，大明之类。

贲《归藏》文

归动乘舟。归动乘轩。藏止重门。杀动干戈。杀长战杀止乱。生动勋阳。止杀宽宥。归杀降生杀害。长归从师。长藏从夫。动止戒，生杀相克。皆经典剩语。

贲《坤乾》文地皇坤乾象

云天成阴。云地高林，山地险径，气地下湿。山日沉西，天日昭明，川日流光。日月代明，川月东浮。日山危峰，月山曲池。山云叠峰，山气笼烟。川气浮光，云气流霞。

月天夜明。川山舄，雷山岫，气山岩。日川湖，云川溪，气川泉，月川湖，山川涧。

皆词人语，或剿诸经典，或取诸闾阎，不类三代以上者。

夹漈郑氏曰，《连山》用三十六策，《归藏》四十五策，《周易》四十九策。



周易函书约存卷九 原古四(先儒易派一)

乾凿度(黄宗羲《象数论》^①)

乾^②凿度一

自纬学禁绝之后,其全书之见于今者,《乾凿度》而已。而脱文误字,茫不可理。间尝为之反复推求,其术有五。

一求所直部岁,置积算(按此即后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也)。以元岁除之,馀不满部首岁,即为天元。满部首岁,除之为地元。再满部首岁,除之为人元。不尽,以纪岁约之(按纪岁者,七十六年也)。即所入部之年也,以部上之干支,次其不满纪岁之年,则得岁次矣(按此处不言积算,不满纪岁,谓不至七十六年也)。

二求主岁之卦,置部首以来岁数,以三十二除之,馀不足者,从乾坤始,二卦而当一岁,未算即主岁之卦。

三求世轨(世轨有二,有唐尧世轨,有文王世轨,其用法则同)。置积算以大周三万一千九百二十除之,馀以七百六十而一,为一轨。不满轨者,即入轨之年也。一轨消息一卦,大周逢奇起复,逢偶起姤,四十二轨消息卦三周有半,八十四轨消息卦七周,所谓八十四戒也。

四求厄数轨意,置大周以来年数(周文王世轨,大周三万二百四十)。别用消息卦除之,每一除为一厄(此属过去)。周而复始,除至

^① “黄宗羲象数论”,库本作“象数论黄宗羲”。

^② “乾”,库本作“乾坤”。

当下而止，视其所置之年，甲乙为饥，丙丁为旱，戊己为中兴，庚辛为兵，壬癸为水。

五求五德终始，置积算，以一千五百二十岁除之，余以三百四岁约之。木金火水土相次，为转移之岁，五德日数，置部以来积日，以一百八十除之，余以三十六约之，甲庚丙壬戊，五子相次，是其日也。其积算，天元至文王受命之岁，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脱一五字）。岁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作灵台，改正朔，戊午部之岁为庚子，二十九年则戊辰也。以武王伐纣十三祀推之，时岁在己卯，则文王受命为丁卯。伐崇改朔，乃是受命后一年之事，郑康成谓受命后五年为此，非也。康成云，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岁复于甲寅，以甲寅为天元之岁，伐崇是戊午年（此年字当是部字），而非戊午部也（此部字当是年字）。戊午年，文王尚在羑里，岂能伐崇哉？召诰周公摄政七年，孔颖达疏，此年入戊午部，五十六岁，岁^①在乙未，上距伐纣十七年，伐崇二十八年，其为戊午部而非戊午年明矣。不得以甲寅为天元岁首也。今定天元至壬子（作《象数论》之岁），二百七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九岁，入元庚子部五年（此上为今壬子之积算）。

乾^②凿度二

主岁之卦，以《周易》为序，而爻之起贞，则以六日七分之法为序。内卦为贞，外卦为悔，故从初爻起为贞，其卦于六日七分，在某月即以某月起初爻。阳卦左行，阴卦右行，两卦以当一岁。前为阳后为阴，左行者其次顺数，右行者其次逆数，皆间一辰。乾于卦序在四月巳，坤于卦序在十月亥。今乾初不起四月，坤初不起十月者，以十一月阳生，五月阴生，乾坤不与众卦偶，故乾贞于十一月子。坤又不起于五月者，五月与十一月皆阳辰，间辰而

① “岁”，库本无。

② “乾”，库本作“乾坤”。

次，则相重矣，故贞于六月未。舍午而用未，是退一辰也。屯序在十二月，蒙序在正月，各以其月为贞。师序在四月，比序亦在四月，阴卦与阳卦同位，阴卦退一辰^①而贞五月（此以文王之卦序为序），阳卦在阳辰，阴卦亦在阳辰（子寅辰午申戌皆阳辰），阳卦在阴辰，阴卦亦在阴辰（丑卯巳未酉亥皆阴辰），皆退一辰以为贞，不得同位然也。泰在正月，贞其阳辰，否在七月，亦阳辰也，自宜避之。以两卦独得乾坤之体，故各贞其辰而皆左行。中孚贞于十一月子，小过正月之卦也。宜贞于二月卯，而贞于六月，非其次矣，故云法乾坤。盖诸卦皆一例，唯乾坤泰否中孚小过六卦不同。此是作者故为更张，自乱其义，而注言泰卦当贞于戌，否卦当贞于亥，抑又不知所据矣。

乾^②凿度三

轨运测验之法，可以考见者，以所值之轨，分受命之君之善恶，从世爻得正失正而言，复之初阳得正，故圣人。临之二阳失正，故庸人。泰之三阳得正，故君子。大壮之四阳失正，故庸人。夬之五阳得正，故圣人。乾之上阳失正，故庸人。姤之初阴失正，故小人。遁之二阴得正，故君子。否之三阴失正，故小人。观之四阴得正，故君子。剥之五阴失正，故小人。坤之上阴得正，故君子。以一卦得正之爻，为享国之世祚。复二四上，三阴得正，三六十八故十八世。初阳得正而不数者，阳少故也。临四上得正，二六也，故十二世。泰初三得正，为二九，四上得正为二六，并之三十世。大壮初三得正为二九，上得正为一六，并之二十四世。夬初三五得正，为三九，上得正为一五（盛极而消），并之三十二世。姤遁主阴，虽三五得正而皆阳也，故止一世。否二五得正，一九一六，得十五世而非盛时，故即以二五为世数。观二四五得正，而二五止数其位，四则数位兼数，并之

① “辰”，堂本作“位”。

② “乾”，库本作“乾坤”。

二十世。剥二四得正，为二六，故十二世。乾三九二十七，而三十二世者，于五兼数其位也。坤三六十八，而三十六世者，偶其数也。其受命即位之年，在入轨之初，与天运相符，则有贤子孙继之，以毕其轨。亦如六爻次序自初至上，不当轨年之初（入轨已十年百年），既与天运不符，身幸不失，子孙自不能继。受命之君，其德宜与卦运相符。苟失其德，阴则起大而强，阳则柔易而弱，则不永其位。水旱兵饥，考知其年，预为之备，则可以救灾度厄。此五者，其大略也。然其言自相违背，不审于理，一轨七百六十年，所谓圣人庸人君子小人者，一君当之乎？统一轨之君以当之乎？乾为庸人而三十二世，遁为君子而一世，则是有天下者，可一委之运数，而人事不修也。即位之年，必欲当轨之初，岂尽如所云乎？帝王之治天下，允执其中，宁因消息所直，而过刚过柔，以迎卦气乎？水旱兵饥，十年内外，不能不遇，而以六百年七百年为期，是乱日少而治日多也。小道可观，致远恐泥，其斯之谓与？

煦按：此秦汉之纬书，其说不经，非圣人之制也。黄宗羲以为故为更张，自乱其义。又云自相违背，不审于理，知言哉。独取其积算，始于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与岁法上元冬至相合，姑存之。

乾凿度岁法

元纪

部首。一为天元。

甲子一甲子部（每部七十六年）庚辰二癸卯部

丙申三壬午部 壬子四辛酉部

戊辰五庚子部 甲申六己卯部

庚子七戊午部 丙辰八丁酉部

壬申九丙子部 戊子十乙卯部

甲辰十一甲午部 庚申十二癸酉部

丙子十三壬子部 壬辰十四辛卯部

戊申十五庚午部 甲子十六己酉部



庚辰十七戊子部 丙申十八丁卯部

壬子十九丙午部 戊辰二十乙酉部

部首。二为地元。

甲申一甲子部 庚子二癸卯部

丙辰三壬午部 壬申四辛酉部

戊子五庚子部 甲辰六己卯部

庚申七戊午部 丙子八丁酉部

壬辰九丙子部 戊申十乙卯部

甲子十一甲午部 庚辰十二癸酉部

丙申十三壬子部 壬子十四辛卯部

戊辰十五庚午部 甲申十六己酉部

庚子十七戊子部 丙辰十八丁卯部

壬申十九丙午部 戊子二十乙酉部

部首。三为人元。

甲辰一甲子部 庚申二癸卯部

丙子三壬午部 壬辰四辛酉部

戊申五庚子部(此八元庚子部也) 甲子六己卯部

庚辰七戊午部 丙申八丁酉部

壬子九丙子部 戊辰十乙卯部

甲申十一甲午部 庚子十二癸酉部

丙辰十三壬子部 壬申十四辛卯部

戊子十五庚午部 甲辰十六己酉部

庚申十七戊子部 丙子十八丁卯部

壬辰十九丙午部 戊申二十乙酉部

煦按：此后七十六年，至癸亥又复起甲子，甲子至己卯七十六，庚辰至乙未七十六，丙申至辛亥七十六，故下接壬子，其甲子部至壬寅三十九，故下接癸卯，每以四十九年加之，其癸卯壬午等，乃至朔同日之干支也。

日法，八十一分。

月之日，二十九日餘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岁之月，十二餘十九分月之七。

纪岁七十六。

纪月九百四十。

煦按：七十六年，其月止该九百一十二，添闰月二十八，故有九百四十之数。

纪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按此七十六年之日也）。

部岁一千五百二十。

部月一万八千八百（此一部之月，即一千五百二十年之月也）。

部日五十五万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之日也，即一千五百年之日也）。

元岁四千五百六十（此一元之岁也）。

元月五万六千四百（此一元之月也）。

元日一百六十六万五千五百四十（此一元之日也）。

分部之法，十九年为一章，章首甲子日子时（此甲子部首之甲子章也）。

朔旦冬至，谓之至朔同日。第二章首，复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日，乃癸卯日酉时。第三章首，至朔同日，乃是癸未日午时。第四章首，至朔同日，乃是癸亥日卯时，历四章毕，得七十六年。其明年至朔同日，乃癸卯日子时。

煦按：此癸卯，即第二纪之癸卯也。其下壬午纪，则当为壬午日之子时。

因其至朔同日，与第一章首同，遂以七十六年断为一纪，而以其日干支名其部。每章差三十九日九时，每纪差一百五十九日，除两甲子，则每纪止差三十九日，二十纪通差七百八十日，甲子十三周无餘，复以甲子别起部首。

煦按：此即古来章部纪元之法，一曰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徐复对宋仁宗曰，岁值小过，刚失位而不中，其强君德乎？附此以备考证。

乾凿度主岁卦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随
九月	八月	十月	三月	正月	五月	二月	七月	二月	九月	六月	正月	五月	八月	十月	五月	正月
七月	十月	八月	五月	十月	七月	正月	九月	正月	十月	五月	正月	三月	十月	八月	七月	十月
五月	正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正月	十月	正月	四月	十月	正月	正月	六月	九月	八月
三月	二月	四月	九月	六月	正月	八月	正月	八月	三月	三月	九月	正月	二月	四月	正月	六月
正月	四月	二月	正月	四月	正月	六月	三月	六月	五月	二月	八月	九月	四月	二月	正月	四月
十月	六月	正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四月	七月	正月	七月	七月	六月	正月	三月	二月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咸	恒	遁	大壮
五月	十月	正月	八月	正月	七月	二月	七月	十月	九月	正月	九月	八月	三月	十月	四月	五月
七月	八月	正月	六月	正月	五月	四月	五月	正月	七月	二月	七月	十月	正月	正月	二月	七月
九月	六月	三月	四月	三月	三月	六月	三月	二月	五月	四月	五月	正月	正月	二月	正月	九月
十月	四月	五月	二月	五月	正月	八月	正月	四月	三月	六月	三月	二月	九月	四月	十月	正月
正月	二月	七月	正月	七月	正月	十月	正月	六月	正月	八月	正月	四月	七月	六月	八月	正月
三月	正月	九月	十月	九月	九月	正月	九月	八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六月	五月	八月	六月	三月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正月	正月	三月	二月	九月	四月	五月	四月	正月	八月	六月	三月	七月	八月	正月	八月	正月
十月	正月	正月	四月	七月	六月	三月	六月	正月	十月	四月	五月	五月	十月	正月	十月	十月
八月	三月	正月	六月	五月	八月	正月	八月	九月	正月	二月	七月	三月	正月	九月	正月	八月
六月	五月	九月	八月	三月	十月	正月	十月	七月	二月	正月	九月	正月	二月	七月	二月	六月
四月	七月	七月	十月	正月	正月	九月	正月	五月	四月	十月	正月	正月	四月	五月	四月	四月
二月	九月	五月	正月	正月	二月	七月	二月	三月	六月	八月	正月	九月	六月	三月	六月	二月

艮	渐	归妹	丰	旅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正月	正月	正月	四月	七月	正月	六月	四月	九月	九月	八月	八月	正月
三月	九月	二月	二月	九月	正月	四月	二月	正月	七月	十月	六月	三月
五月	七月	四月	正月	正月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月	五月	正月	四月	五月
七月	五月	六月	十月	正月	五月	正月	十月	三月	三月	二月	二月	七月
九月	三月	八月	八月	三月	七月	十月	八月	五月	正月	四月	正月	九月
十月	正月	十月	六月	五月	九月	八月	六月	七月	十月	六月	十月	十月

乾凿度世轨

- 一轨䷀七百六十年，圣人，十八世消。
- 二轨䷀一千五百二十年，庸人，十二世消。
- 三轨䷀二千二百八十年，君子，三十世消。
- 四轨䷀三千四十年，庸人，二十四世消。
- 五轨䷀三千八百年，圣人，三十二世消。
- 六轨䷀四千五百六十年，庸人，三十二世消。
- 七轨䷀五千三百二十年，小人，一世消。
- 八轨䷀六千八十年，君子，一世消。
- 九轨䷀六千八百四十年，小人，十世消。
- 十轨䷀七千六百年，君子，二十世消。
- 十一轨䷀八千三百六十年，小人，十二世消。
- 十二轨䷀九千一百二十年，君子，三十六世消。
- 十三轨䷀九千八百八十年，圣人，十八世消。
- 十四轨䷀一万六千四十年，庸人，十二世消。
- 十五轨䷀一万一千四百年，君子，三十世消。
- 十六轨䷀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年，庸人，二十四世消。
- 十七轨䷀一万二千九百二十年，圣人，三十二世消。
- 十八轨䷀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年，庸人，三十二世消。
- 十九轨䷀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年，小人，一世消。
- 二十轨䷀一万五千二百年，君子，一世消。
- 二十一轨䷀一万五千九百六十年，小人，十世消。
- 二十二轨䷀一万六千七百二十年，君子，二十世消。
- 二十三轨䷀一万七千四百八十年，小人，十二世消。
- 二十四轨䷀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年，君子，三十六世消。
- 二十五轨䷀一万九千年，圣人，十八世消。
- 二十六轨䷀一万九千七百六十年，庸人，十二世消。
- 二十七轨䷀二万五百二十年，君子，三十世消。

二十八轨䷊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年，庸人，二十四世消。

二十九轨䷊二万二千四十年，圣人，三十二世消。

三十轨䷊二万二千八百年，庸人，三十二世消。

三十一轨䷊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年，小人，一世消。

三十二轨䷊二万四千三百二十年，君子，一世消。

三十三轨䷊二万五千八十年，小人，十世消。

三十四轨䷊二万五千八百四十年，君子，二十世消。

三十五轨䷊二万六千六百年，小人，十二世消。

三十六轨䷊二万七千三百六十年，君子，三十六世消。

三十七轨䷊二万八千一百二十年，圣人，十八世消。

三十八轨䷊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年，庸人，十二世消。

三十九轨䷊二万九千六百四十年，君子，三十世消。

四十轨䷊三万四百年，庸人，二十四世消。

四十一轨䷊三万一千一百六十年，圣人，三十二世消。

四十二轨䷊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年，庸人，三十二世消。

文王世轨

一轨七百二十年。二轨一千四百四十年。三轨二千一百六十年。四轨二千八百八十年。五轨三千六百年。六轨四千三百二十年。七轨五千四十年。八轨五千七百六十年。九轨六千四百八十年。十轨七千二百年。十一轨七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二轨八千六百四十年。十三轨九千三百六十年。十四轨一万八十年。十五轨一万八百年。十六轨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年。十七轨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年。十八轨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年。十九轨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年。二十轨一万四千四百年。二一轨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年。二二轨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年。二三轨六万六千五百六十年。二四轨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年。二五轨一万八千年。二六轨一万八千七百二十年。二七轨一万九千四百四十年。二八轨二万一百六十年。二九轨二万八百八十年。三十轨二万一千六百年。三一轨二万二千

三百二十年。三二轨二万三千四十年。三三轨二万三千七百六十年。三四轨二万四千四百八十年。三五轨二万五千二百年。三六轨二万九千九百二十年。三七轨二万六千六百四十年。三八轨二万七千三百六十年。三九轨二万八千八十年。四十轨二万八千八百年。四一轨二万九千五百二十年。四二轨三万二百四十年。

水旱轨

复䷗，阳爻六十四，阴爻五十六。复一阳五阴，再周得六百八十八。

临䷒，二阳四阴，再周得七百四。

泰䷊，三阳三阴，再周得七百二十。

大壮䷡，四阳二阴，再周得七百三十六。

夬䷪，五阳一阴，再周得七百五十二。

乾䷀，六阳，再周得七百六十八。

姤䷫，一阴五阳，再周得七百五十二。

遁䷗，二阴四阳，再周得七百三十六。

否䷋，三阴三阳，再周得七百二十。

观䷓，四阴二阳，再周得七百四。

剥䷖，五阴一阳，再周得六百八十八。

坤䷁，六阴，再周得六百七十二。

乾凿度^①五德转移

木德，三百四岁（按此以下皆三百四岁加之）。

金德，六百八岁。

火德，九百一十二岁。

水德，一千二百一十六岁。

土德，一千五百二十岁。

① “乾凿度”，堂本无。

五德日数(从部首起冬至甲子朔)

木德,甲子三十六日。

金德,庚子三十六日。

火德,丙子三十六日。

水德,壬子三十六日。

土德,戊子三十六日。

煦按:自《乾凿度》、焦贲、京房而下,如《太玄》《洞极》《潜虚》《元包》《洪范》《经世书》,大约皆本《凿度》、京房而推广之,以合诸岁法^①耳。虽曰附《易》以行,而《易》之正义不与焉,故但以为《易》之派也。《易》冒天下之道,各家所说自应包括其中。若论本义,自应以尽性至命,天人合一为极则焉。今于各家所著,节其大略于后,然于尽性至命之道无与也。即用以占卜,亦无可占之验。大约皆后之学者不克穷理,妄自附于作者之林,以欺世盗名耳。然犹有存之学之传之者,非尽留心圣道者也,大都艳前人之名,故不论是非,不求实验,止资以为博雅之助尔。

易林

焦贲,字延寿,传经学于孟喜。当西汉元成之间,以易道上干梁王,遂为郡察举,诏补小黄令,著《焦氏易林》,每卦各有六十四变,变各有词,亦西汉之杰作也。

煦按:《周易》三百八十四爻,而每卦六爻,每爻各系以辞,非止占独动之爻也。若止独动之爻可占,则二爻同动以及三四五六爻同动者,周公未尝别立爻辞,则《周易》所系之占辞,岂不大有缺略乎?不知一卦之爻各有时位,既已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同动于一卦,自不应外此一卦别求道理。又不应外此所动之众爻,所系之众辞,别求

^① “法”,库本作“数”。

道理^①。即如乾卦二三爻同动，以位而论，则有在下可见之象。以理而论，则有居下谨畏之象。以时而论，则有居下渐进之象。是此二爻，其理未始不一，其事未尝不可合占。如或初三四，合三爻而动，则有由静而动，由潜而方跃之象。潜而始跃，安得不畏寅中存？凡人占事，必有始终，潜始而跃终，莫不凛以兢惧之心，则三爻之象固一理也。周公逐爻而设之辞，却不别立二爻，以至五六爻同动之辞，职是故耳。即用九一节，是为六十四卦所有阳爻同出于乾，故特著乾元之用。孔子《文言》已明告之，非为六爻同动者言也。以卦之六爻或独动或合动，周公逐爻各有辞矣。今于六十四卦，不论独动合动，每于所动之卦皆别立一辞，比诸周公爻辞绝不相类。如前所云九二九三两爻同动，周公之辞何等切实，其在《易林》则为乾之无妄，辞曰传言相误，非于径路，鸣鼓逐狐，不知迹处。如前说初九九三九四三爻同动，周公之爻辞俱在也。其在《易林》为乾之涣，辞曰跛踣相随，日暮牛疲，陵迟后旅，失利亡雌。绝无一字与周公^②爻辞相似。夫《周易》经四圣厘定，吉凶悔吝，自古及今，莫之或爽者，道存故也。若使道理尚有渗漏，尚俟后人寡知渺见缀而补之，岂四圣之聪明领会不子若乎？抑亦不揣之甚矣？学者有志圣道，宁弃术数而尊圣经可耳。若妄意推求，自鸣著作，圣人既远，乌得而禁诸？然而圣人之经随人所用，皆可得益。随人所占，皆可得验。彼妄意推求者，卒亦莫之有益，莫之有验也。斯其浅深离合，亦概可想矣。大抵卦中各动之爻，皆宜合所动之辞而占。左氏所定同动之爻，既无遗漏，又恒合诸互卦变卦以为之说，当亦有由然也。其说见沙随程迥《古占法》，已见前卷。

① “又不应外此所动之众爻，……别求道理”，库本无。

② “公”，堂本作“易”。

京房易传

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传至汉田何子庄，又三传为孟喜，而焦贛云从孟氏问《易》，顿丘京房君明师之，房授殷嘉姚平乘宏，遂为京氏学。京房，元帝时人。

孔子曰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鬼为系爻（今作克我为鬼），财为制爻（我克），天地为义爻（即生我为父母），福德为宝爻（子孙），同气为专爻（兄弟）。龙德十一月子，在坎左行（即月建），虎行五月午，在离右行，五行生死（即今生旺墓例），阳入阴，阴入阳，交互相荡，积算随卦起宫，天地之内无不通也（乾起巳，坤起亥，震起寅，巽起午，坎起子，离起丑，艮起未，兑起申）。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各九日。馀一曰闰馀，三旬成月，积月成年，成万一千五百二十策。

此言每爻三十策，大衍岁法^①用之。

分三十为中，三十为上，三十为下，总一百二十（倍六十卦）。新新不停，生生相续，故淡泊不失其所，《易》所以断理定伦也。晁京^②迁曰，京传文字舛讹，余三十四年，乃能以象数辨正之。盖辨三易，谨气候，以观盈虚也。进退以几而为卦主者，世也。据一起二而为主之相者，应也。世所位而阴阳转者，飞也。肇乎所配，不脱乎本，以飞何宫之卦，乃伏何宫之位者，伏也。起世而周内外，参本数以纪月者，建也。终始无穷以纪日者，积也。会于中以四为用，备四卦者，互也。乾建甲子于下，坤建甲午于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为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为归魂之世，而归魂之初，乃生后卦之初，其建刚日则节气，柔日则中气，虚则二十八，盈则三十六，至于世应飞伏，死于位生

① “岁法”，库本作“数”。

② “京”，库本作“景”。

于时，生于时死于位，则意遗乎言者也。焦小黄变四千九十六，管辂定乾之轨七百六卦，入坤之轨六百七十二卦，知之者，将以语康节三易矣。

煦按：此即今传《火珠林》占法也。其系制义宝即生克制化也。其纳支干于中，而每有奇验，即容成造甲子之法也。说见前卷^①原图内。其以八纯之世，定于宗庙，乃自一世至五世，以及游归之世，皆各各不爽者。取卦中升降之气，与阴阳之升降合也。其每更一世，则必另为一卦，而仍不离乎本宫之性情。则圣人历历验之，而确有以见其然也。其卦气之升，至于五矣，乃复以降气取之，而六位不复变者，正所以存本宫之性情也。亦圣人历历验之，而确有以知此爻之不变也。夫《易》始于伏羲，冒天下之道者也。文王周公孔子相传曰《周易》，黄帝老子相传曰金丹，此《周易》之一分也。《周易》之传于孔子者，以道为主。其别传为京氏之学，究数而言占，此《周易》之又一分也。想当古皇授受时，必合精粗巨细而归于一，其后相沿既久，聪明不逮古人，遂分金丹术数而为三矣。然而京房所传，虽全在占上留心，其五行卦气之说，犹不失阴阳四象之旨。精而求之，皆各有至理存焉。正未可以粗鄙而略之也。如所云归魂之初，乃生后卦之初，岂非有见于卦气之循环，周流不息乎？如所云生于时死于位，岂不谓时为流行不息，位为一定不移，与圣人论爻之说同乎？乃学《周易》而未尝取验于占，虽道理百出，言之可听，要皆旁出岐趋，必非正旨^②。故吾于京氏犹有取也，至于溺数而遗理，则又在所略矣。

潜老曰，七变藏九，不变主变。

煦按：七变者，一世至归魂也。不变者，上爻也。

游魂归魂，原始反终，谁知之乎？今之术《火珠林》者，未有能读京传者也，余亦十年而后通其解。乾统气故虚，五而起积，每卦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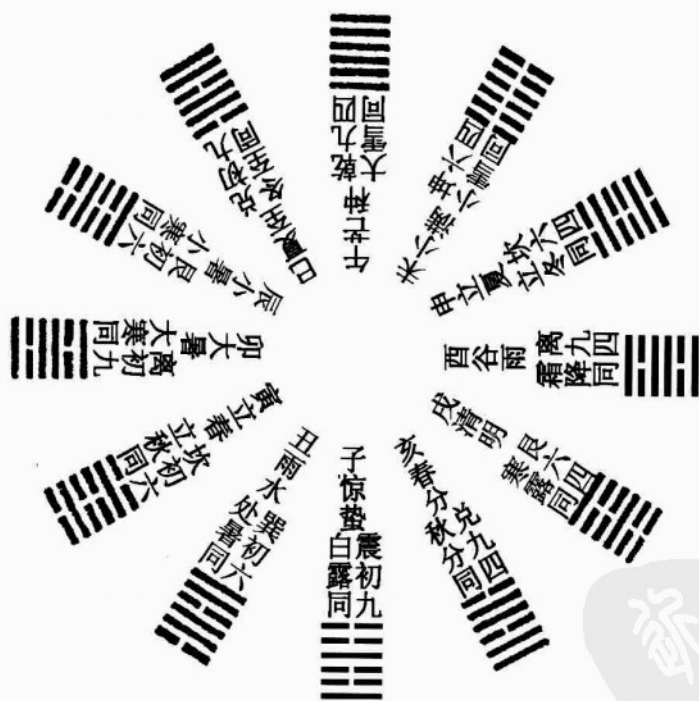
① “前卷”，库本作“别集”。

② “乃学《周易》而未尝取验于占，……必非正旨”，堂本无。

变,合上为六。而游魂之变亦虚五而行,四阳卦当二十四,则所餘二十六候也(煦按二字当是三字)。震坎艮首虚一位,而自乾己巳至艮庚子(艮字当是震字),则餘二十八也。四阴卦亦然,刚干起月首,故六月得二十六候。柔干中气,则六月止得二十八候。

宿则两周而定,南方七宿加参焉。五行以生为序,故订而谱之。

立春立秋,坎初戊寅。雨水处暑,巽初辛丑。惊蛰白露,震初庚子。春分秋分,兑四丁亥。清明寒露,艮四丙戌。谷雨霜降,离四己酉。立夏立冬,坎四戊申。小满小雪,巽四辛未。芒种大雪,乾四壬午。夏至冬至,兑初丁巳。小暑小寒,艮初丙辰。大暑大寒,离初己卯。



煦按:此图自立春戊寅始,逆周十二节至立秋,又复至寅逆周十二。

乾:建始甲子至己巳,兼己巳至甲戌,积算起己巳至戊辰。五星从位起填星,与坤飞伏,参位起壬戌。统七十二候。

姤:起坤宫庚午芒种,至乙亥小雪,积乙亥至甲戌。太白,飞巽,

井入辛丑分气候三十六。

遁：辛未大暑至丙子大雪，丙子至乙亥。太阴辰星，飞艮，鬼降丙午。

否：壬申立秋至丁丑大寒，丁丑至丙子，岁星，飞坤，柳降乙卯。

观：癸酉秋分至戊寅立春，戊寅至丁丑。熒惑，飞巽，星宿降辛未，二十八。

剥：甲戌寒露至己卯春分，己卯至戊寅。填星，飞艮，张降丙子，三十六。

晋：己卯春分至甲申立秋，甲申至癸未。太白，飞离伏艮，伏五世之上卦，翼降己酉，二十八。

大有：戊寅立春至癸未大暑，癸未至壬午。太阴辰星，与坤飞伏，轸降甲辰，三十六。

震：建丙子大雪至辛巳小满积算，辛巳至庚辰。岁星，与巽飞伏，角降庚戌，三十六。

豫：丁丑大寒至壬午芒种，壬午至辛巳。熒惑，飞坤，亢，乙未，二十八。

解：戊寅立春至癸未大暑，癸未至壬午。填星，飞坎，氐，戊辰，三十六。

恒：己卯春分至甲申立秋，甲申至癸未。太白，飞巽，房，辛酉，二十八。

升：庚辰清明至乙酉秋分，乙酉至甲申。太阴水星，飞坤，心，癸丑，三十六。

井：辛巳小满至丙戌寒露，丙戌至乙酉。岁，飞坎，尾，戊戌，二十八。

大过：丙戌寒露至辛卯春分，辛卯至庚寅。熒，飞兑伏坎，伏五世之上卦，箕，丁亥，三十六。

随：乙酉秋分至庚寅立春，庚寅至己丑。填，计都此南斗也，庚辰，二十八。

坎：建癸未大暑至戊子大雪，积戊子至丁亥。太白，与离飞伏，

牛降戊子，二十八。

节：甲申立秋至己丑大寒，己丑至戊子。太阴辰星，飞兑，女，丁巳。

屯：乙酉秋分至庚寅立春，庚寅至己丑。岁，飞震，虚，庚寅。

既济：丙戌寒露至辛卯春分，辛卯至庚寅。熒，飞离，危，己亥。

革：丁亥小雪至壬辰清明，壬辰至辛卯。填，飞兑，室，丁亥。

丰：戊子大雪至癸巳小满，癸巳至壬辰。太白，飞震，壁，庚辰。

明夷：癸巳小满至戊戌寒露，戊戌至丁酉。辰星，飞坤伏震，伏五世之上卦，奎，癸酉。

师：壬辰清明至丁酉秋分，丁酉至丙申。岁，娄，戊午。

艮：建庚寅立春至乙未大暑，积乙未至甲午。熒，与兑飞伏，胃，丙寅，三十六。

賁：辛卯春分至丙申立秋，丙申至乙未。填，飞离，昴，己卯，二十八。

大畜：壬辰清明至丁酉秋分，丁酉至丙申。太白，飞乾，毕，甲寅，三十六。

损：癸巳小满至戊戌寒露，戊戌至丁酉。辰，飞兑，觜，丁丑，二十八。

睽：甲午芒种至己亥小雪，己亥至戊戌。岁，飞离，参，己酉，三十六。

履：乙未大暑至庚子大雪，庚子至己亥。熒，飞乾，井，壬申，二十八。

中孚：庚子大雪至乙巳小满，乙巳至甲辰。填，飞巽伏乾，伏五世之上卦。鬼，辛未，三十六。

渐：己亥小雪至甲辰清明，甲辰至癸卯。太白，柳，丙申，二十八。

坤：建甲午芒种至己亥至戊戌，周而复始。与乾飞伏，五星从位起太阴水星，星宿从位降癸酉。

复：乙未起坤大暑至庚子大雪，积庚子至己亥。岁星，飞震，分

气候，张宿降庚子，二十八。

临：丙申立秋至辛丑大寒，积辛丑至庚子。熒惑，飞兑，翼在丁卯，三十六。

泰：丁酉秋分至壬寅立春，壬寅至辛丑。填星，飞乾，轸降甲辰，二十八。

大壮：戊戌寒露至癸卯春分，癸卯至壬寅。太白，飞震，角降庚午，三十六。

夬：己亥小雪至甲辰清明，甲辰至癸卯。辰星，飞兑，亢降丁酉，二十八。

需：甲辰清明至己酉秋分，己酉至戊申。岁星，飞坎伏兑，伏五世之上卦，氐降戊申，三十六。

比：癸卯春分至戊申立秋，戊申至丁未。熒惑，与乾飞伏，房降乙卯，二十八。

巽：辛丑大寒至丙午芒种，丙午至乙巳。填，与震飞伏，心，辛卯。

小畜：壬寅立春至丁未大暑，丁未至丙午。太白，飞乾，尾降甲子。

家人：癸卯春分至戊申立秋，戊申至丁未。辰，飞离，箕，己丑。

益：甲辰清明至己酉秋分，己酉至戊申。岁，飞震，计都降庚辰北斗也。

无妄：乙巳小满至庚戌寒露，庚戌至己酉。熒，飞乾，牛，壬午。

噬嗑：丙午芒种至辛亥小雪，辛亥至庚戌。填，飞离，女，己未。

颐：辛亥小雪至丙辰清明，丙辰至乙卯。太白，飞艮伏震（震字误当离），五世之上卦，虚，丙戌。

蛊：庚戌寒露至乙卯春分，乙卯至甲寅。辰，与震飞伏，危，辛丑。

离：戊申立秋至癸丑大寒，癸丑至壬子。岁，与坎飞伏，室，己巳，三十六。

旅：己酉秋分至甲寅立春，甲寅至癸丑。熒，飞艮，壁，甲辰。

鼎：庚戌寒露至乙卯春分，乙卯至甲寅。填，飞巽，奎，辛亥。

未济：辛亥小雪至丙辰清明，丙辰至乙卯。太白，飞坎，娄，戊午。

蒙：壬子大雪至丁巳小满，丁巳至丙辰。辰，飞艮，胃，丙戌。

涣：癸丑大寒至戊午芒种，戊午至丁巳。岁，飞巽，昴，丁巳。

讼：戊午芒种至癸亥小雪，癸亥至壬戌。熒，飞乾伏巽，伏五世之上卦，毕，壬午。

同人：丁巳小满至壬戌寒露，壬戌至辛酉。填，觜，己亥。

兑：乙卯春分至庚申立秋，庚申至己未。太白，与艮飞伏，参，丁未。

困：丙辰清明至辛酉秋分，辛酉至庚申。辰，飞坎，井，戊寅。

萃：丁巳小满至壬戌寒露，壬戌至辛酉。岁，飞坤，鬼，乙巳。

咸：戊午芒种至癸亥小雪，癸亥至壬戌。熒，飞艮，柳，丙申。

蹇：己未大暑至甲子大雪，甲子至癸亥。填，飞坎，星，戊申。

谦：庚申立秋至乙丑大寒，乙丑至甲子。太白，飞坤，张，癸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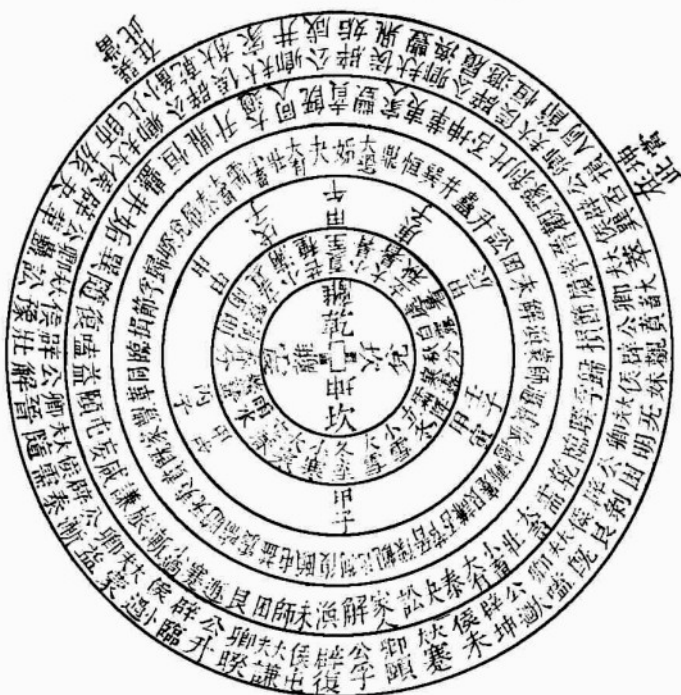
小过：乙丑大寒至庚午芒种，庚午至己巳。辰，飞震伏坤，伏五世之上卦，翼，庚午。

归妹：甲子大雪至己巳小满，己巳至戊辰。岁，轸，丁丑。

煦按：此卦序以乾统震坎艮三男在前，坤统巽离兑三女在后，其二十八宿自参纳乾而始，一卦一宿，顺行至泰而止。又由震起角，顺行至归妹，唯离^①卦纳计都，下注曰南斗，益卦纳计都，下注曰北斗，然皆注世爻于下。盖纳于世爻也，或由世爻而更衍其宿，亦未可定。凡冬至立春之类，其上所用之支，则月建也。其云建始甲子，则配六爻者也。乾多己巳至甲戌六干支，为其建统七十二候也。其云三十六，老阳之策也。二十八，少阳之策也。乾言七十二候，建始之所统也。其云起己巳至戊辰，周六甲也。

① “离”，库本作“随”。

卦气直日图(此载《纬占》)



坎中后十五爻,初气,冬至。坎六艮九,二气,小寒。艮十五,三气,大寒。艮十五,四气,立春。艮九震六,五气,雨水。震十五,六气,惊蛰。震十五,七气,春分。震六巽九,八气,清明。巽十五,九气,谷雨。巽十五,十气,立夏。巽九离六,十一气,小满。离十五,十二气,芒种。离十五,十三气,夏至。离六坤九,十四气,小暑。坤十五,十五气,大暑。坤十五,十六气,立秋。坤九兑六,十七气,处暑。兑十五,十八气,白露。兑十五,十九气,秋分。兑六乾九,二十气,寒露。乾十五,廿一气,霜降。乾十五,廿二气,立冬。乾九坎六,廿三气,小雪。坎十五,廿四气,大雪。

外层,京以辟统公侯卿大夫卦。

次层,后天八卦顺加,除坎离震兑。

照按:次层所列皆后天卦位,而又以后天卦顺加之者也。俱以各宫之卦居首,其家人当为蒙。

内层,邵子除乾坤坎离。

煦按：其卦皆先天之卦，而又加以先天之卦也。在左者左下，在右者右下。

四层每爻一气。

辟卦每爻一候。

《凿度》《类是谋》《稽览图》俱言卦气，《唐志》曰月卦出孟喜章句，以为《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

孟康曰，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馀皆六日七分。

邵子曰，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止用三百六十，以乾坤坎离之不用也，不用所以用也，故万物变而四者不变也。盖自京氏亦除四卦，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爻直一日而五度奇，则每度八十分五日四分度之一，当得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卦各七分，是所谓六日七分也。止龟谓此最尽天体，智按此京氏三统日法之一耳。依邵子法，五度四一，当为一千八百九十分，则六^①十卦，卦得三十一分六秒，每两卦相对，寓六十四藏一之象焉。纬占曰每六气后，馀一日三时五十八分有奇，二十四气共五日三时，归于气终。此四分历，以九百四十分为日法也。后天坎离震兑四正卦，其用十二，乾坤艮巽四隅卦，其用四十八，数尽则交，六九，七八，合之皆十五。四正用六，四隅用九。

煦按：此阴阳互用之机，在洛书则四正奇数，四隅偶数也。以后天配先天，除坎离震兑，亦即除乾坤坎离之义。但取其爻数，与三百六十相合耳。若以图论，断以除先天乾坤坎离为是，不然则与六十四卦圆图不合。

以七八居中，六九前后相交焉。此京氏本法，至今卦影用之，其以辟统公侯卿大夫，则《太玄》取之环配者也。四维之用，所以维四正，故皆主九，贵其用也。大抵先天立体，后天主用，全以具爻纳虚相应，原自妙叶，谨衍于后。

① “六”，库本无。

煦按：次层后天之卦，除坎离震兑，皆左旋。三层先天之卦，除乾坤坎离者，皆自上而下。

具爻应二十四气纳虚图



邵子曰：干，幹也。支，枝也。干十而支十二，则阳数中有阴，阴数中有阳也。此言二五则阳而阴，三四则阴而阳也。潜老曰具爻配通期，多二十四爻，今以一气虚一爻，则二十四气虚二十四爻。虚者，合二为一则十二也。故当气盈朔虚之象焉，四而为一，则二十四而六也。智曰凡四肢之节，以虚能转，故纳虚之法纳于气节之间。今按每气皆十五日二时五刻，原有馀赢，故赢爻应之。举一章七闰，闰年四大月，三小月，为三百八十四日。权法十六两一斤，斤亦三百八十四铢，列其恒法，而盈虚在中矣。甲壬阳孤，乙癸阴虚，五子五丑之类，纳一于孤虚之间，则七十二也。纳虚爻二十四，而以二为一，亦七十二也。六十律，六十甲子，与除四之卦，则其体矣。然岁有四千三百二十时，即贞悔七十二卦之十周爻也。今以通期爻具爻

贞悔爻三等，而与甲子轮之，听其不齐而五千七百六十自齐矣。此半其具策，十五闰年而十六其通期，八卦各两其三百六十，而九十六周甲子也。别详全谱，年也月也日也时也分秒也。爻与甲子环轮相续，而积闰气分，盈缩其间，自何碣焉，易真神明之牖。九年前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为月九十七，为日二千八百八十，而四十八周甲子也。此推步家约法也。今五千七百六十，则两其九年，四十八周甲子耳。凡四十九年，合易之具策。

今世揲蓍者少，而《火珠林》之术盛行，大概本于京氏。卦弃其象数，爻取于干支，一世卦为一世应，于动静无与也。一事为一门类，与爻辞无与也。然某观《京房易传》，又与今世所行间有出入，则亦失其传也。

曰世应分为八宫，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各主一宫，所属七卦自下而上，以次受变，变至五爻，则上爻不可复变。上爻为本宫之主，故第六卦从五爻返至四爻，变而复主卦之画，谓之游魂。第七卦则内卦皆复主卦之画，谓之归魂。主卦以上爻为世，其次五卦以变爻为世，游魂以四爻为世，归魂以三爻为世（亦内卦之上爻也），世之对为应，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是也。

曰飞伏，世爻所在，见者为飞，不见者为伏。见者即世爻之纳甲，不见者，八主卦取相反之纳甲（乾与坤反，震与巽反，坎与离反，艮与兑反），五变卦取主卦之纳甲（变在一世，取主卦一爻，变在二世。取主卦二爻，余准此）。游归二卦，取从变之纳甲，如乾宫游魂，从剥而变，则取剥四纳甲为伏，归魂从晋而变，则取晋三纳甲为伏，余准此。

煦按：此又一伏法，当不可宗。

曰建以爻直月，从世起建，布于六位（惟乾坎从初爻起）。乾起甲子，坤起甲午，一卦凡六月也。

曰积算以爻直日，从建所止起日，如姤上九乙亥，即以乙亥上起九为一日，终而复始，一卦凡百有八十日也。术家以月为直符，日为传符，指六爻所见之支当之，非矣。

曰鬼为系爻，财为制爻，天地为义爻（天地即父母），福德为宝爻（福德即子孙），同气为专爻（兄弟爻也），即术家所定六亲是也。其定身爻，视世爻之辰，子午身居初，丑未身居二，寅申身居三，卯酉身居四，辰戌身居五，巳亥身居上，而京氏无定身爻之例。乾卦云，水配初位为福德（初爻甲子，水乾之子孙），木入金乡居宝贝（二爻甲寅，木乾之财），土临内象为父母（三爻甲辰，土乾之父母），火来四上嫌相敌（四爻壬午，火乾之官鬼），金入金乡木渐微（五爻壬申，金乾之兄弟），宗庙上建戌亥，乾本位（谓上爻壬戌土）。

煦曰：末句上字亥字当羨。

若依术家，则乾五为身爻，乾上复为父母。京氏皆不言者，以世即身也。世外复有身，不已赘乎？

煦按：据此则卦身之说，后人杜撰耳。

曰龙德虎刑，龙德在十一月坎卦子左行，虎刑五月在离卦午右行，故依建之所立，龙德起子，至四月在巳，虎刑继之，虎刑起午，至十二月在亥。

煦按：末句当去二字。

乾德继之，术家见子即为龙德，见午即为虎刑，失之远矣。术家又有青龙、朱雀、勾陈、螣蛇、白虎、玄武六神，以所占之日，甲乙起青龙，丙丁起朱雀，戊起勾陈，己起螣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在龙虎为重出，馀四神为增加也。

曰卦位，初元士，二大夫，三三公，四诸侯，五天子，上宗庙。

曰五星，曰二十八宿，皆从世爻入卦。

曰盈虚，盈则三十有六，虚则二十有八，内外卦各分其半，以其五行所属起世爻，巡于六位，视与爻之纳甲相生克，定其吉凶，此皆术家之所无也。

游魂八卦伏 晋，艮四丙戊。大过，坎四戊申。明夷，震四庚午。中孚，乾四壬午。需，兑四丁亥。颐，离四己酉。讼，巽四辛未。小过，坤四癸丑。

归魂八卦伏 大有，坤三乙卯。随，巽三辛酉。师，离三己亥。

渐,兑三丁丑。比,乾三甲辰。蛊,艮三庚辰。同人,坎三戊午。归妹,艮三丙申。

鬼易十六卦不取本宫为伏,故别为图。

煦按:二十四节,节有三候,一候五日而配以一卦,该七十二卦。今于四立分至中,各虚一卦以象之,其十六气每气各计三卦,然以予意论之,毕竟除去乾坤坎离,而以其馀六十卦分配三十日,则一卦六爻各配六日,方与三百六十日合也。然必以六日七分者,以三百六十之外,尚有五日四分度之一也。

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兑。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气。馀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岁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离坎震兑各主一方,其馀六十卦,卦有六爻,别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馀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为八十分。五^①日分为四百分,日之一又分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每卦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也。自复至乾为息卦,曰太阳。自姤至坤为消卦,曰太阴。息卦所属曰少阳,消卦所属曰少阴,京房精于其学,东汉郎顗明之。

《象数论》曰,以十二辟卦言之,剥之至复所隔惟坤六爻,其一爻当一候,一候得五日五分,六分分之,五六爻得三十日,三十五分,非七日也。以六十卦言之,一卦六日七分,剥之至复,中隔艮、既济、噬嗑、大过、坤、未济、蹇、颐、中孚九卦,计五十四日六十三分,非一卦也。孔颖达牵合两者,故其说不能合。《易》之七日来复,反剥为复,所历七爻以一日为一爻,故曰反复其道,反复即反覆也,与卦气何与?即使孔氏之疏能合卦气,则《易》之辞毋乃为卦气图说乎?为卦气之法者,宓戏耶?文王耶?

煦按:黄氏止认得来氏之综卦,故确认七日来复为覆卦,此说非也。如但以覆为义,则但曰反覆可矣,不必曰复。复者,往往来来不一之称也。如但以覆为义,则一覆而即至矣,更不必曰七日也。七

① “五”,库本作“百”。

日云者，谓中为纯坤六爻所间耳。今曰反复为反覆矣，然则七日来复亦可曰七日来覆乎？盖《周易》全是先天，全是流通活泼的，全是仿像天地间阴阳往复循环不已之运，安有一卦可认为一定不移之象乎？汉儒去古未远，易道虽晦，而尚未尽没其真，所以犹有卦气之说，特汉儒援入岁法，必欲卦爻皆与日配，所以纷纷其说，不能尽合。前隔九卦之说，是《太玄》卦图，如以先天太极图而论，则坤之左右即剥复也，安得有九卦之隔？

六日七分之说相传既久，其余卦气皆自后起，有自乾至未济，并依《易》书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未济直癸亥，乃尽六十日，六周而三百六十日。四正卦则直二分二至，坎冬至，离夏至，震春分，兑秋分，不在六十卦轮直之列者，焦氏之法也。

此除后天四正者也。

有以乾坤坎离四卦为橐钥，馀六十卦，依序卦一爻直一时，一月有三百六十时，足其数者，又以十二辟卦，每卦管领一时，魏伯阳之法也。

煦按：此除先天四正者也。伯阳所用序卦，乃火候之次第，至于合诸岁法，则必用先天大图中卦序，除去四正乃可也。盖离坎震兑乃后天小图之卦，后天无大圆图，则无六十卦可以分爻配日，且除后天之四正，而合诸先天之大图，则冬至后除去震离兑三卦，而夏至后止除坎之一卦，故不能合，要必除先天四正，而用大圆图者为是。

乾起甲子，坤起甲午，每卦直六月者，京房之法也。史绳祖曰，革居序卦之四十九，当大衍之数，节居序卦之六十，当周天之度。六十卦三百六十爻，一爻主一日。上经乾起甲子，泰甲午（午当是戌），噬嗑甲申，至离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三甲尽。下经咸起甲午，损甲辰，震甲寅，至节癸亥而终，亦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一年周，故天地节而四时成，亦曰天地革而四时成，中孚小过既未济者，以应分至。

中孚巽上兑下，小过震上艮下，既未济皆坎离，此又一除法。

每爻直十五日以应二十四气，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以六十

卦言,甲子起于乾,以分至四卦言,甲子亦起于中孚,亦古法也。至宋而后,有所谓先天图者,于是邵子以六日七分之法施于其图,黜卦起中孚之说,以复起冬至,姤起夏至,其以坎离震兑四正卦主二十四气者,改为乾坤坎离,此圆图之卦气也。张理以方图覆背置之,泰处于东北,乾处于东南,否处于西南,坤处于西北。

此即乾南坤北,乾东坤西,目为后天方图者也。

亦以冬至起复,至泰而正月,至乾而四月,至否而七月,至坤而十月,此方图之卦气也。

此又一除法。

张氏又以一阴一阳,至六阴六阳,类而并列。六阳处南,六阴处北,阳自下而升,阴自上而降,广辟卦之法也。邵子又以方图乾兑离震,各重之为六十四卦,共二百五十六卦(即既济卦图,见后^①《经世书》)。以之算大运,亦以算小运,二十四气每气六十四爻,积一千五百二十六爻,合乾兑离震挂一之数,谓之挂一图,所谓《皇极》之学也。

《图说述》曰,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见于周公时训,吕不韦取以为月令,其书则见于夏小正。夏小正者,夏后氏之书。孔子得之于杞者也。夏建寅,故其书始于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时,巡狩祭享,皆用夏正,故其书始于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无中气,有候应而无日数,至于时训,乃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十日为节,仲尼赞《易》时已有时训,观《七月》一篇,则有取于时训可知,岂时训因小正而加详欤?

煦谓《七月》自是周公诗,今云此者,见得周公时尚且有取于时训,则孔子赞易时,有时训明矣。

说卦言坎北方之卦也,离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于三卦言方,则知坎离震兑各主一方矣。于兑言正秋者,秋分也。兑言秋分,则震春分,坎冬至,离夏至,为四正矣。复《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

^① “后”,库本作“前”。

所谓至日者，冬至也。于复言冬至，则姤为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可知矣。复象曰七日来复，则六十卦分主一岁，卦为六爻，爻主一日可知矣。《系辞》曰，三百八十四爻，当期之日。盖六十卦当三百六十日，四卦主十二节，十二中气，所馀五日则积分成闰也。

京房卦气主六日七分，用《太玄》之序，焦贲一卦直一日，用《周易》之序，而费直引孟康之法，则一爻主一日也。

京房在元帝时，子云在孝平时，当是子云用京房卦气。

卦气正月为泰，天气下降，当为雨水，二月大壮，雷在天上，当为惊蛰，先雨水而后惊蛰宜也。惊蛰者，万物生乎震，震为雷也。清明者，万物齐乎巽，巽为风也。巽洁齐而曰清明，清明乃洁齐之义。谷雨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至此又雨，则土脉生物，所以滋五谷之种也。小满四月中，先儒云小雪后，阳一日生一分，积三十日生三十分而成一昼，为冬至。小满后，阴生亦然，夬四月乾之中，谓之满者。姤初六羸豕孚蹢躅，坤初六履霜坚冰至，羸豕喻其小，蹢躅喻其满，履霜喻其小，坚冰喻其满。《易》言于一阴既生之后，岁言于一阴方萌之初。虑之深，防之豫也。

小雪后有大雪，此乃有小满无大满，意可知矣。至若三月中谷雨，五月中芒种，此二气独指谷麦言，谷必言其生之始。谷种于春，得木之气，残于秋，金克木也。麦必要其成之终，麦种于秋，得金之气，成于夏，火克金也。六月小暑，六月中大暑，夏至后暑已盛，不当又谓之小，殊不知《易》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通上半年之半，皆可谓暑，通下半年之半，皆可谓寒。正月暑之始，十二月寒之终，而曰大暑小暑者也，不过上半年之辞耳。六月中暑之极，故谓大，然则未至于大，则犹为小也。七月中处暑，七月暑之终，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气于是乎处矣。处者隐也，藏伏之义也。白露八月节，寒露九月节，秋本属金，金色白，金气寒，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气。先白而后寒，固有渐也。九月中霜降，寒露始结为霜也。立冬后曰小雪大雪，寒气始于露，中于霜，终于雪。霜之前为露，露由白而始寒，霜之后为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渐也。至小寒

大寒,《豳风》云一之日鬻发,二之日栗烈,鬻发风寒,故十一月之馀为小寒。栗烈气寒,故十二月之终为大寒也。

大抵合而言之,上半年主长生,曰雨曰雷曰风,皆生之气,下半年主生成,曰露曰霜曰雪,皆成之气。下半年言天时,不言农时,农时莫急于春夏也。先儒有云,日月运行而四时成,以其有常也。故圣人立法以步之,阴阳相错而万物生,以其无穷也。故圣人指物以候之,贯六气终始早晏,五运大小盈虚,原之以至理,考之以至数,而垂示万古,无有差忒也。

《经》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又曰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馀而盈闰矣。经云日常于昼夜行天之一度,则一日也。共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而周天度,乃成一岁。常五日一候应之,故三候成一气,即十五日也。三气成一节,节谓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八节三八二十四气,而分主四时,一岁成矣。春秋言分者,以六气言之则二月半,初气终而交二之气,八月半四气尽,而交五之气。若以四时之分言之,则阴阳寒暄之气,到此可分之时也。昼夜分五刻,亦阴阳之中分也。故经曰分则气异,此之谓也。冬夏言至者,以六气言之,则五月半,司天之气至其所在。十一月半,在泉之气至其所在。以四时之令言之,则阴阳至此,极至之时也。夏至日长不过六十刻,阳至此而极。冬至日短不过四十刻,阴至此而极,皆天候之未变。故经曰至则气同,此之谓也。

天自西而东转,其日月五星,循天从东而西转。故《白虎通》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日月五星在天为阴,故右行,犹臣对君也。日则昼夜行天之一度,月则昼夜行天之十三度有奇者,谓复行一度之中作十九分分之,得七,大率月行疾速,终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是将十三度及十九分之七数,总之则二十九日,计行天三百八十七度有奇,计月行疾之数,比日行迟之数,则二十九日,日方行天二十九度,月已先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外又行天之二十二度,反少

七度而不及日也。阴阳家说，谓日月之行，自有前后迟速不等，固无常准，则有大小月尽之异也。本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即二十五刻（所谓三时者是也），当为一岁。自除岁外之馀，则有三百六十日，又除小月所少之六日，止有三百五十四日，而成一岁。通少十一日二十五刻，乃盈闰为十二月之制，则有立首之气，气乃三候之至，月半示斗建之方，乃十二辰之方也。闰月之纪，则无立气，建方皆化气，但依岁以八节见之，推其所馀，乃成闰，天度毕矣。故《经》曰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馀于终，此之谓也。观天之杳冥，岂复有度乎？乃日月行一日之处，指二十八宿为证，而记之曰度，故《经》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制谓度也。

天亦无候，以风雨霜露草木之类，应期可证，而测之曰候。言候之日亦五运之气，相生而直之，即五日也。如环之无端，周而复始，《书》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其义也。夫日一昼一夜十二时，当均分于一日，故上智设铜壶滴水，漏下壶箭，箭分百刻以度之，虽日月晦明终不能逃，是一日之中有百刻之候也。夫六气通主一岁，则一气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乃知交气之时，有早晏也。冬夏日有长短之异，则昼夜互相推移，而日出入时刻不同，然终天百刻矣。其气交之刻，则不能移也。甲子之岁，初之气，始于漏水下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也。二之气，复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戌正四刻也。三之气，复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也。四之气，复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一刻，未正四刻也。五之气，复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也。六之气，复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辰正四刻也。此之谓周天之岁度，馀刻交于乙丑岁之初气矣，如此而转致戊辰年。初之气，复始于漏水下一刻，则四岁而一小周也。故申子辰，气会同者此也。巳酉丑，初之气俱起于二十六刻。寅午戌，初之气俱起于五十一刻。亥卯未，初之气俱起于七十六刻。气皆起于同刻，故谓之三合，义由此也。以十五小周为一大周，则六十年也。三车一览，以申为水之生，子为水之旺，辰为水之库，故申子辰三合，而

不知气起于同刻,乃天道自然之妙耳。

五运

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

六气

子午少阴君火。丑未太阴湿土。寅申少阳相火。卯酉阳明燥金。辰戌太阳寒水。巳亥厥阴风木。

司天者,本年所见之阴阳。在泉者,与之相对者也。

如子午年则辰戌,大阳寒水司天,为初之气。子午君火为三之气,而丑未太阴湿土,则为在泉者也。



周易函书约存卷十 原古五(先儒易派二)

太玄



煦按:图宜重二十一卦,乃今所重止二十卦,必有应重而不重,

不应出而出者。夫乾既重矣，而坤不之重，何耶？既除坎离震兑之四正，而兑卦犹存，必误也。或故出兑以足八十一数，亦未可知，然已与立图之本意不合。

扬雄字子云，焦弱侯曰，雄孝平时卒，胡正甫、简绍芳、张平子、韩退之、司马君实、曾子固皆重之。

一玄生三方，用三乘一。三方生九州，用三乘三。九州生二十七部，用三乘九。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用三乘二十七。八十一家生二百四十三表，用三乘八十一。二百四十三表生七百二十九赞，用三乘二百四十三。七百二十九赞生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用三十六乘七百二十九。凡一元为一岁，七十二策为一日，起十一月，始于中之中孚，次及周复，而左旋一周，终于养颐，复颐卦名也，周养首名也，一如大圆图，坤复颐左旋而一周也。

煦按：雄固问奇字者也，汉之博学以雄为最，然观首之拟卦，如上干拟升，羨差拟小过，增拟益，达交拟泰，从拟随，进拟晋，释拟解，乐拟豫，争拟讼，事务拟蛊，更拟革，如此之类，止可谓易卦中一字注耳。至以八十一数与六十四卦相配，所多者二十一，因不得不重，然止是子云之历法耳，不当作卦爻看也。若其逐首准《易》而拟辞，则其失为不少矣。《潜虚》以春夏秋冬生长收藏之义类，衍为五十有五，亦与此相似。

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曰首，犹卦也。圆之应天，中首冬至，日在牵牛初，乃汉纪^①也。王荇以卦气著论曰，求其故，千岁日至，可坐定也。一动一静之间，复见天地之心，数往知来，数起于此，是易理也，即岁法也。雄立踦赢，原非牵凑，世无知者乃多议之。邵子曰，雄知历理。伯温曰，子云知《易》之本，外有《太玄》准《易》卦气圆图，其中首始于子北之冬至，入牛一度起，分列宿之度而周其天，至养而终于斗之二十二度焉。其度数多寡，与今法不同，而冬至之日又在牛初，亦与今时异。盖岁差亦已久矣，故不录。

① “纪”，库本作“历”。

李氏曰，玄固京法也（京在玄前）。止庵曰，雄以六日七分为法则是，房以之为七日来复则非。潜老曰，《类是谋》《稽览图》言之，纬非圣传，然阴阳家言原有所自，三统历^①以八十一为日法，京房藏一，岂无谓耶？子云盖知《易》合参两，而两显参幽，卦蓍皆立恒法，其密率则在盈虚损益追差之事，故玄特以三法衍之，明图之用书也。每首九赞，直四日半，九十赞为四十五日。入其洛书，为通期（三百六十），益一首为四日半，益踦之半日为五日（踦准半日也）。又益盈为半日之半（盈准三时也），则四分度一也。方围四则齐，圆围三则踦赢矣。世非任数失理者，即谈虚冒之理而遗数者，谁研极而通变乎？子瞻喜浅爽，以玄艰深而迁怒耳。朱子以为拙可也，若病其三，彼不服也。以除四之六十卦，而重二十一卦配之，中具虚一之旨，即具四用三之旨。方虚谷谓何故子中至辰中为天，辰中至申中为地，申中至子中为人（煦曰此三语不与图合，又曰《乾凿度》之部首亦申子辰也）。夫岂知三四为十二，何异四三为十二乎？知其故而仍藏参于两，寓其盈虚者，邵子也。石齐更欲密率推之，可谓攻苦研极，后人因前人之攻苦研极，而引触会通，何为不善？

煦按：《周易》参两之书也，所由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参而阴两，如缺其一，安有化育？即如《周易》三爻为卦，是参也。乃重而为六，则两矣。六固两也，而其中含有三极，则又参矣。三极参也，而其中又各有阴阳刚柔，则又两矣。又凡考阴数者必于阳，考阳数者必于阴，如升阳之三候必验于昏，降阴之三候必验于晨，如阴之始终必交至于阳，阳之始终必交至于阴是也。又九之用必用于六，六之用必用于九，盖非阳则阴不可见，非阴则阳不可见也。此皆参两二者两不相离之妙，所由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夫阳之为用，健行不息，若不得阴则无驻足托迹之地，止是善动而不已者耳。今子云之数全从奇起，有参而无两，是善动而不止者也。动而不止，则无定形，安得有定卦之可指？故谓子云之书，以其踦赢推衍岁序可也，谓为知

① “历”，库本作“法”。

《易》则未也。夫古今之尊玄重玄，因得至今存而不废者，大抵皆为艰深奥晦之辞所愚，未尝即其书而深考之耳。今观每首管四日半，八十首共管三百六十，所馀之一首又复管四日半，是五日四分度之一，而今止得四日四分度之二矣。又其所立之图，既与六十卦相配，自不得不重二十一卦，乃今所重止二十卦，何也？既以六十卦相配，则自应除去四卦，乃除后天之四正，而仍存兑之一卦，何也？既已多此一卦，则其所重不得不为二十卦，既取八十一数立之踦赢，以与岁序^①相配，则不必更与易卦相配可也。乃每首所系之辞，又拟周公之象而为之，则已成《易》外之《易》矣。读书穷理，其尚知所辨正乎？况阳生子半，阴生午半，此万古不易者也。乃子云以为卦气起中孚，夫《周易》之理不离阴阳，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今中孚二阴在内，四阳在外，有何道理而以为卦气所起？若无道理，便可以以为卦气所起，则任起一卦而为首，奚不可者？甚矣。昧来复之义而不之察，背圣人之经而未之考，皆圣经之蠹也。

晁说之谓羨不当准临，夷不当准大壮。

煦按：符准临，羨准小过者也。

黄宗羲曰，扬子云《太玄》以两赞当一日，七百二十九赞以当一岁三百六十四日半，于岁法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一，尚不及四分日之三也。立踦赢二赞以补之，例以两赞一日，则过四分日之一矣。故苏明允谓四分而加一，是四岁而加一日，千载之后，恐大冬之为大夏也。欲以一百八分为日率，四分之，每分二十七，三之为八十一，每首加一，尽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无过不及之患矣。然余以为玄之所以准日者，赞也。加一分于首，赞之不及如故，是失所以立赞之意，既以踦赢名赞，仍与他赞为伍，则亦不援两赞一日之例，即以四分之三当之，无不可矣。第踦以虚而言，赢以盈而言，犹之所谓气盈朔虚也。合气盈朔虚十日有奇，则踦赢当得二十馀赞。今以二赞仅寄其名，馀皆浑于七百二十九赞之中，此则不可谓之合于日

① “序”，库本作“差”。

也。明允言圣人以六日七分言《易》，而卦爻未尝及之，雄以三百六十五日四之一言玄，而首赞拟之，失其所以为书之意。余以为《易》未尝有六日七分之说，加之起于后世。子云准此以作玄，苟不相似，则又何以为书？是故子云之短不在局岁法以失玄，而在牵玄以入岁法也。推步以一定之法，御其至变，然后可以传之久远。苟不得其至变，即不可谓之定法也。玄之中首起牛一度，今未二千年，冬至在箕四度，星之属金^①者，已属水^②矣。其从违亦异，此玄失之较然者也。明允加一分，以合四分之一，不知四分之一者，亦有消长，则不如踦赢之以不齐齐之也。

煦按：子云《太玄》之作，其卦气起中孚，六日七分之说取诸京房，其分爻配卦之法取诸《周易》，其踦赢之法取之于气盈朔虚，盖合三家之长而自为一书，用以推步者也。至于逐首拟《易》爻辞，则赘而赘矣。据黄宗羲所说，子云于推步犹疏，而况于《易》乎？予非有恶于子云，恶其不知而作，导之于前，后来拟《易》而妄作者，不一而足耳。

《太玄》蓍法

玄蓍三十六策，虚三，挂一在小指，中分馀以三数之，并馀于芳，数其馀，七为一，八为二，九为三，六算也。（按此六除而数之也。范叔明曰，十取除一，名以为芳，盖虚者三，挂者三，实用三十策也。解玄者，宋衷、陆绩、范望、王涯、宋惟幹、徐庸、张弩、陈渐、张揆、郭元亨、吴秘、司马温公，合为集注，许瀚作玄历，晁说之作一元星纪图。）

煦按：三十六数，每十取去一而虚之，则所用止三十三策矣。虚之云者，若大衍之反一于揲也。又按变圣人之蓍法，亦自玄始。盖蓍法之传，惟《启蒙》独得正传，故节节次次悉与《易》合，莫不有至精之妙。他人取大衍之数而稍变易其挂扚，犹不克占而有验，况尽易其数与法乎？甚矣，子云之好奇也。而后此之《洞极》《元包》《潜

① “金”，库本作“水”。

② “水”，库本作“木”。

虚》《洪范》，变乱《周易》，遂由此始矣。说卦曰“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易》之有蓍法，经伏羲创之，三圣人守之，而卒不敢易。《太玄》《元包》《潜虚》《洪范》，未闻有幽赞之说，率凭臆见，妄自立法，其亦不自谅矣。

命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贞，爰质所疑，于神于灵，休则逢阳，星时数辞从，咎则逢阴，星时数辞违（以上命筮之辞）。

凡筮有道，不精不筮，不疑不筮，不轨不筮，革不以其占，不若不筮，神灵之，神灵之，曜会越卓（去此四者而筮，则神听之矣。此言为筮之道，双湖胡氏连上文，非也）。

三十有六而策视焉（蓍之数三十有六）。

天以三分，终于六成，故十有八策（以下明蓍三十六之故。三分者，参天之数。六成者，一二三之积数。十有八者，三六之乘数）。

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天施地成，故地数亦十有八，合之为三十六）。

地则虚三，以扮天十八也（阳饶阴乏，地则虚三，故揲用三十三）。

别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三十三策之中，取一以挂，挂而后分也）。

中分其馀，以三搜之，并馀于芳（苏氏作扚，分为二刻，三搜左刻，置其馀。或一或二或三，次三搜右刻，置其馀如前数，其馀数不二即五，挂策在外）。

右	•••	••	•
左	••	•••	•

左二则右必三，左三则右必二，左一则右必一。

以上初揲，在易为再扚，在玄为一芳之半。

次除前馀数，复合其见存之策，或三十，或二十七，不挂，分搜如前法，其馀数不三即六。

右	••	•	•••
左	•	••	•••

左一则右必二，左二则右必一，左三则右亦三。

以上为再揲，再揲之余并之于芳，是为一芳，芳即所挂之一也。《王制》祭用数之仂，郑注十一挂，先别于正数，故名芳。盖再揲未竟，馀数未并，再揲竟，则馀数并入挂内，此所谓馀，乃不用之数，与上下分数之馀异。

一扚之后而数其餘，七为一，八为二，九为三。再揲止一挂，故曰一芳。七其三为一，画一。八其三为二，画--。九其三为三，画---，以成一方之位。如是每再揲而成位，自家而方曰^①位，通计八揲，然后首名定也。老泉苏氏曰，一挂一扚之多，不过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为九，而不可以为七八，况夫不至于六哉？于是改为再扚，而三数其餘，八扚而四位成。義按《易》再扚后挂之义，揲左手竟而扚之，揲右手竟而又扚，谓之再扚。苏氏以初揲为一扚，故加一扚于玄，不知玄之以挂为芳也。若准《易》之例，四位凡十六扚焉。煦按七八九皆除两三而算其数，故七为一，八为二，九为三。

六算而策道穷也。一芳止于再揲，可以为七八九，而不可以为六。范注曰谓馀得七则下一算，得八则下二算，得九则下三算。一二三，凡六揲。三十三止得六算，故言穷也。穷则揲以成四位，不出七八九也。

七为一●●●●●●●挂一不用，馀数十一。

八为二●●●●●●●●挂一不用，馀数八。

九为三●●●●●●●●●挂一不用，馀数五。

玄图曰泰积之要，始于十有八策，终于五^②十有四（天地人各十八，并之五十四）。并始于^③策数，半之为泰中（并五十四于十八，为七十二）。

泰中之数，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赞，凡二万六千二百二

① “曰”，库本作“四”。

② “五”，库本作“二”。

③ “于”，堂本作“终”。

十四策，为太积（犹易二篇之策也。每赞三十有六，乘之得太积策数）。

七十二策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满焉以合岁之日，而律历行（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七十二策，二赞昼夜之数也。太积策数于岁日不及四分日之三，应增五十四策，此踦赢所由作也）。

王涯揲蓍法

三十六策，虚三挂一，中分左右，以三数左，置馀，以三数右，置馀。合左右正策数之，为三者九，而后一一数之，及八以为二，及九以为三，不及八不及九，从三三之数，而以三七为一。老泉苏氏曰是苟以牵合乎一扚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须挂一扚三而后成，而扚终不可以三也。羲按左右一揲之馀，其挂扚之数不三即六，三者得三十策，三七之馀为九，六者得二十七策，二^①七之馀为六，更无得二十九策，可以为八也。然王氏虽谬，不以馀策而论，犹为未失其传也。

煦按：三十六数，虚三挂一，则所揲者三十二数耳。方州部家凡四层，每二揲而得一，所馀之数非七则八，非八则九也。凡七八九，皆除去两个三，故七为一，八为二，九为三也。如首得一，次得二，三得三，四得一。初得一，则在天元。次得二，则在天元之二州。三得三，则在二州之三部。四复得一，则在二州三部之一家。所列交阳，七火上下者，泰是也。

胡双湖揲蓍法

三揲有馀一馀二馀三，而无馀七馀八馀九之理，解者甚多，皆不通。意者子云之法，以馀一准七，馀二准八，馀三准九，只馀一二三，则七八九自定矣。故曰馀七为一，八为二，九为三，只倒用一字，故难解。若作馀一为七，二为八，三为九，人无不晓矣。羲按胡氏舍正策而论馀数，失之远矣。南宋以后，揲蓍者皆尚简便而置正策，不独《太玄》也。然《易》之馀数与正策相合，故论之不为失。《太玄》馀数直置之不用者，无可推之理。使如胡氏所言，一刻有馀一馀二馀三，连挂则不得有

① “二”，库本作“三”。

餘一，而有餘四，二刻连挂則有餘三餘六，而不得有餘一餘二。然則三固准九，六亦准九，玄之四位皆三而已，豈可通哉？煦按此未知揲法者也，既分二以揲之，當必有两數存焉，安得有餘一之事？

季彭山揲蓍法

《太玄》揲法，注家多不能通其說，老泉以為傳之失者，得其意矣。蓋玄之虛三，地之所以配天也。而挂一于左手之策，則天之所以運行乎地也。其曰挂一，非謂所用三十三策之中挂其一也。所用三十三策之中而挂其一，則歸餘者與七九之數不合矣。故挂一者，十策之中而挂其一也。是三十三策之中，分之為三，而各挂一策，所用實止三十策也。范叔明曰，十取出一，名以為芳。謂之芳者，蓋以識三十蓍之數也，如此則當其中分左右也。正揲左策，以其所餘者或一或二或三，以合于所虛之三，所挂之三，則得一者為七，得二者為八，得三者為九，而右策亦不必揲矣，故不再扚也。意其傳之者，失此法耳。所幸范注略發此意，尚得以尋其緒焉。羲按季氏牽合餘數，故轉展愈誤也。揚子之虛三，老泉尚議之，又從而挂其三乎？據所引者范注，而范云芳猶成也，合之為十，取一以識之為芳，中分其餘于左手之二，以三搜之，其所餘者并之于左手兩指間，以識揲蓍之數也。凡一挂再芳，以成一方之位，然則范之所謂芳者，餘數也。為從餘數可以識正策之數，季氏用之証挂，不亦疏乎？玄數曰，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于芳。季氏曰，挂三，止搜左策，不亦盡背之乎？此上皆未知揲法。

洞極

《洞極》，唐趙蕤注。李邕曰，《洞極經》，關朗家藏，親受說于李崆峒者。晁氏曰，魏太和中，王虬言于魏孝文，召之，著成筮論。

一四七天生☳，后分渙（育乘其一）、實（育乘二）、興（育乘三）、燠（資乘其一）、茂（育乘二）、達（育乘三）、序（育一資二）、和（育二資一）。

二五八地育䷁，后分萌（生乘其一）、华（生乘二）、安（生乘三）、怪（资乘其一）、止（资乘二）、静（资乘三）、息（生一资二）、紊（生一资二）。

三六九人资䷗，后分抑（生乘其一）、用（生乘二）、作（生乘三）、冥（育乘其一）、塞（育乘二）、平（育乘三）、通（生一育二）、几（生二育一）

煦按：茂当为资乘二，达当为资乘三，紊下当为生二资一，传写之误也。

关子明《易》，所传有两种，一为《易传》，一为《洞极真经》。陈师道言关子明《易传》，阮逸所著，而不及《洞经》，岂当时合为一书耶？即不然，《洞极》远出《易传》之下，其为伪书者，更不及逸矣。《洞极》以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故立生三以象天，育䷋以象地，资䷗以象人。一为生之式，四为生之式，七为生之式；二为育之式，五为育之式，八为育之式；三为资之式，六为资之式，九为资之式。三象变而各九，以成二十七象以准彖，式式以准三爻，翼以准彖传，则以准大象，传以准小象，首生次萌䷋息䷗华䷡茂䷊止䷔安䷌燠䷔实䷔，继之以资次用䷗达䷇兴䷗紊䷖悖䷖静䷄平䷅序䷐，继之以育次和䷥塞䷮作䷇渙䷺几䷋抑䷏冥䷋通䷌（煦曰息与止同，必有一误）。

十一论以发明大意，则准《易》之《系辞》焉。其言生也，曰形而上者谓之天，日月星辰皆天也。其言育也，曰形而下者谓之地，山水草木皆地也。其言资也，曰命于中者谓之人，戎狄禽鱼^①皆人也。割裂昌黎《原人》以为已有，与《易传》不出一手亦明矣。独怪宋儒既知其伪，而又引以证图十书九，何也？

关子明《易传》曰，兆于一，生于二，成于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衍于五，成于六，偶于十，此五行六爻十日（支统于干）所以错综也。天一，数之兆也，虽平其兆，未可用也。地二，数之生也，有生则滋，

① “戎狄禽鱼”，库本作“凡有血气”。

乃可推也。天三，数之极也，极乎中则反乎始，兼两之义，三极之道也。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故生必待成，五行皆然。其体虽五，而成必六。六者，天地生成之谓也。五者，参天两地之谓也。地二天三，合而为五，其一不用者，六来则一去也。既成则无生也，有生于无，终必有始。

五者生数之终，六者成数之始。

既有则无去矣。

煦按：去来之说，与既成则无生，既有则无去之说，是即《周易》乾称无首，蛊卦无初有终之义也。《火珠林》有飞有伏，亦是此旨。《中庸》之言费隐，皆此义也。煦于用九节言用九则不用六，于用六节言用六则不用九。又于四通之爻发明见伏之义，皆《周易》之至理也。子明具如是之见，乃不以之注易，而顾支离于《洞极》之数也，惜哉。

故大衍五十，用四十九者，人有去无之谓也。

智按：天地未分之无，即在天地已分之有中。阴阳相转，实不可离，即二是一者也。煦曰是即隐显同揆，中外一致之妙也。揲蓍之数，以四为用也，而四象之成，乃在不数之余数，是用者不用，而不用者为用，皆此之义也。西洋三角形算法，所裁之角不算，而算未裁之角，即得所裁之角。又因乘之法不用因乘，但以所余之数改用除法，而即得所乘之数。此皆不用而用，用而不用之妙，隐显同原之奥旨也。

天生于阳成于阴，阴成则阳去。地生于阴成于阳，阳成则阴去。六爻初上无位者，阴阳相去者也。天数以三兼二，地数以二兼三，奇偶虽分，错综各等。五位皆十，衍之极也。问一将不用乎？曰物有两大，必曰盈虚。日往夜来，昼极则夜进，盈于此则虚于彼，盈于小必虚于大，此用所以不穷也，蓍以五行运于中焉。大偶而言，则五十也。小奇而言，则五也。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奇偶小大具言之耳。若举大而去小，盈奇而虚偶，则小奇之五，大偶之一，皆盈而不用也。

共去其一，故每岁减六日也。

《问策》曰，参天两地，举生成而六之也，三六而又二之。

二者，倍也，即六六也。

故三十六策为乾，二六而又二之，故二十四策为坤。三其二十四，与二其三十六，皆得七十二焉。三其七十二，乾策也。二其七十二，坤策也。

阳三阴二，相参成五。煦曰阴阳未有不交，而能发用者也。阴数之用也成于阳，阳数之用也成于阴。凡三皆奇，凡二皆偶，阴阳之义也。

每一五而变七十二候，二五而变三十六旬，三五而变二十四气，凡三百六十五。周而复始，日月轨度，积于馀分（谓分度之一也）。六十出六，以六五行，所以成闰，三百六十六者，岁功之用也。

出六者气盈，奇六者朔虚。

虚一之义也，夫生于一成于六，一六相虚，三五为用，自然之道也。圣人立策数必举其三，两于六，行于五，合于一，推万而变，无出于此。爻所以著象，策所以推数，象以数五，参天两地，先三十而六之，得一百八十，又二而六之，得一十有二，合百九十二阳。每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十六，先三十其六，凡百八十爻，得六千四百八十。又二其六，凡十二爻，得四百三十二，共六千九百一十二。阴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先三之（一本作三十三）。凡一百八十爻，犹四千三百二十。又二之，凡十二爻，得二百八十八，共四千六百八，合万一千五百二十，盖举盈数而溢之也。万溢千，千溢百，百溢十，十溢一，溢过算也，谓过盈^①也。凡过盈为溢，不及为虚，问何为盈虚？曰当期之数，过者谓之气盈，不及者谓之朔虚。故七十二为经，五之为期，五行六气推而运^②也。七百二十为起法，七千二百为统法，七十二万为通法，气朔之下，收分必全尽为率，七千二百万（此万

① “盈”，库本作“虚”。

② “运”，库本作“连”。

字一本无)。为大率,谓之元纪。岁月日时皆甲子,日月五行在子位之宿,当盈缩先后之中焉。

煦按:诸家易派,唯此论最通^①易理。

三十与十二互用

○○○○○○

○○○○○○

○○○○○○

○○○○○○

○○○○○○

三十者五其六

○○○○○○

○○○○○○

十二者二其六

○○○○○○

四十八馀六

智按:子明曰,象以数五,参天两地,先三十而六之,得一百八十。又二而六之,得一十有二,合百九十二。盖三十者,五其六也,十二者,二其六也,共四十二。用七其六于四十八策中,馀六焉。百九十二者,三十二其六也。全爻六十四其六也,九则四十二其九,则仍馀六也。益知六为参两之会,《元》《洞》《虚》《畴》,不若此之适矣。观此七六与八六之盈虚,三十益一六为老阳,二六益二六为老阴,半六为三,倍半为九。

煦按:六与九,皆从卦立三爻而起。

何适而不臧乎?邵子取诸年月日时,以为元会运世,何谓不同符耶?隐老曰蓍法六,居五后七前,为升降进退之交也。

^① “通”,库本作“达”。

煦按：此上二段即成筮论。

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圣人以画八卦，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

兼三才而两之，故以三为易之用，言三犹言一也。奇，馀也。

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正者全其位，偶者尽其画。

此犹未见先天图也。

稽洛书为三象。一，生之一也。四，生之二也。七，生之三也。二，育之一也。五，育之二也。八，育之三也。三，资之一也。六，资之二也。九，资之三也。天地人三极，各九变为二十七。

有本有变有序，此其变也。

极数篇曰，天一地二人三，天四地五人六，天七地八人九。三极之数四十五。天有十二，地有十五，人有十八。

即洛书数也。天一地二人三，天四地五人六，天七地八人九，故合一四七为天十二，合二五八为地十五，合三六九为人十八。

审其数而画之，三十有九则一。

除天地人六数外，有三十九归之于天，盖为三者十三也。

四十有二则二。

除人三数外，有四十二，归之于地，盖为三者十四也。

四十有五则三。

洛书全数，归之于人，盖为三者十五。

生之策百一十七。

凡三画，三其三十九也。

育之策百二十六。

三其四十二也。

资之策百三十五。

三其四十五也，按百之为一日之息。

遗其馀，则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遗其七六五也，共十八。而三除为六，正应气朔，犹三百八十四

爻，以廿四爻纳虚，折半以应气朔。邵子四分用三，通期用二百七十，而阴阳相侵，或六或十八，亦此故也。此书不必关子明，而理自得《易》中一端之精处。惜不知先天八卦，以二四八六立体，则亦何以明洛之维正耶？子明《易传》曰，一不可用，二生可推，三极中而兼两，六来则一去，以三十与十二明蓍开百原之端，故知《洞极》非子明手。季氏以其八卦九宫，遂实宋咸之言，以为壬遁。夫壬遁何尝不在《易》中？特衍者以占验取资，而不知其故耳。

显冥之道尽矣，此蓍法也。胡廷芳云三策之数本甚不合，遗其馀七六五，然后合三百六十之数，未敢以为然。杨止庵云意其揲当用四十九策，而虚三如扬雄之法，而挂一不用，以九揲左手之策，视其所得之策而定画焉。右则不揲，自三十有九至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其说多牵强不可通。某按后人不得其解，而《洞极》之蓍法亡矣。间尝推之而复得，用四十五策，分为三刻，不挂，每刻以三揲之，不满三为馀，若三刻各馀二者，为三十九，则式，画一。若三刻各馀一者，若一刻馀一，一刻馀二，一刻无馀者，为四十二，则式，画--。若三刻各无馀者，为四十五，则式，画---。是为初画。复合全策，如前法者二，是为二画，三画而极成矣。三极之数四十五者，即策数也。天有十二（一四七），地有十五（二五八），人有十八（三六九）者，合天地人得四十五，以明策数之故。三十有九则式^①者，三刻各馀二，四十五除六，为三十有九，于画得生也。四十有二则式者，或三刻各馀一，或三刻馀一馀二无馀，四十五除三，为四十有二，于画得育也。四十有五则式者，三刻各无馀，四十五不除，于画得资也。生之策百一十七者，三合策而成极，三其三十九，为百一十七。育之策百二十六者，三其四十二。资之策百三十五者，三其四十五。遗其馀则三百六十者，去七六五以当期之数，犹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无碍于当万物之数也。盖诸家蓍法，大略分二，此独分三，大略揲四则馀四，揲三则馀三，此独揲三而不馀三，推寻者概以常

① “式”，库本作“一”。

法，故辗转而不能得也。

煦按：此上著法最明。

元包

《元包》，《崇文目》：唐卫元嵩撰，盖后周人。武功苏源明传，赵郡李江注。《包》以坤为首，因八纯之宫以生变，极于六十四，自系其辞，言外卦体不列爻位，以为《易》首乾尚文，《包》首坤尚质。夏《连山》、商《归藏》、《周易》、唐《包》，其实一也。张行成曰，苏李未达数也。理生数，而论理遗数，譬作乐而弃音律也。张氏曰，卫元嵩作《元包》，义取于《归藏》。《元包》祖京氏以为书，八纯卦为八宫，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但更其次序，先阴而后阳，则《归藏》之旨也。首坤宫八卦为太阴，次乾宫八卦为太阳，兑宫八卦为少阴，艮宫八卦为少阳，离宫八卦为仲阴，坎宫八卦为仲阳，巽宫八卦为孟阴，震宫八卦为孟阳。著用三十六策，太阴之数也。两手分之，先取左手之策，以三数之，满四三（共十二策）则置之左。右余一余二余三，皆为归奇数。余四余五余六，其三为爻数（是亦除三也）。一与二与三为归奇数，余七余八余九，其两三为爻数（除两三也）。一与二与三为归奇数，余十余十一，其三三为爻数（除三三也）。一与二为归奇数，次取右手①之策，以三数之。满四三则置之右，左余一则右余十一，左余二则右余十。其三三为爻数，其二其一为归奇数，左余三则右余九，左余四则右余八，左余五则右余七，其两三为爻数，其三其二其一为归奇数。左余六则右余六，左余七则右余五，左余八则右余四。其一三为爻数，其三其二其一为归奇数，左余九则右余三，左余十则右余二，左余十一则右余一，皆为归奇数。于是合两手之余策，爻数不九即六，归奇数不六即三。爻数得九者，阳画也，归奇数则三矣。爻数得六

① “右手”，库本作“左右”。

者，阴画也，归奇数则六矣。两手各存十二策者，体数也。爻数归奇数相消长，亦十二策者，用数也。凡六合十二揲，而卦体定矣。其书因卦两体，诂以僻字，义识庸浅，何所用蓍？而好事者为之张皇也。宋杨楫谓卫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阴阳历算，献策周武帝，赐爵持节蜀郡公，武帝不敢臣之，有传在《北史》。今按《北史·周易》，皆无元嵩之传，惟《唐书·艺文志》列《元包》十卷，不知楫何所据也。

坤八八，复八四，临八二，泰八一，大壮四一，夬二一，需六一，比六八。

兑二二，困二六，萃二八，咸二七，蹇六七，谦八七，小过四七，归妹四二。各七十六。

乾一一，姤一五，遁一七，否一八，观五八，剥七八，晋三八，大有三一。

艮七七，贲七三，大畜七一，损七二，睽三二，履一二，中孚五二，渐五七。各六十八。

离三三，旅三七，鼎三五，未济三六，蒙七六，涣五六，讼一六，同人一三。

巽五五，小畜五一，家人五三，益五四，无妄一四，噬嗑三四，颐七四，蛊七五。各六十八。

坎六六，节六二，屯六四，既济六三，革二三，丰四三，明夷八三，师八六。

震四四，豫四八，解四六，恒四五，升八五，井六五，大过二五，随二四。各七十六。

共五百七十六。

本以坤乾少仲孟为序，此双列也。八卦上为不变之世，七变而归魂，十四变而复本卦。百二十八者，八之十六也。甲子百二十者，八之十五也。十五为运行之数，十六为生物之数。六爻皆变者，气之用也。上爻不变者，形之用也。是为《归藏》。《包》卦六十四，《包》蓍三十六，共百，坤数也。

煦按：中所列，如八八八四之类，先天八卦之数也。下所列数，

如六十八、七十六之类，各卦之合数也。

三十六蓍

六用成一卦，合乾策六十四卦，计万三千八百二十四蓍，得先天生物数十之一。智按此先天数以具策乘十二，即三统法五星会终数。

存本数

一揲成一爻，每揲先存二十四蓍。一卦计百四十四蓍，通六十四卦，计九千二百十六蓍。每卦于乾策中存坤策数，盖三分用一也。先天存四卦，九千二百十六，而开物数九万二千一百六十者，六十四卦皆为用也。包存数，亦九千二百十六，而用策二千八百八十者，止用乾坤二卦也。智按四千六百八之半为二千三百有四，以六十卦乘之，为十二乘具策之数，是除四卦也。开物九万二千一百六十者，即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除四万六千八十也。

归奇数

三画卦老阳九，三女十二，三男十五，老阴十八。六画卦以此交而重之六十四卦，总一千七百二十八，为六者二百八十八，用策十之，为二千八百八十，通四千六百有八，拆而十之，得四万六千八十，则《易轨》所用，四会万物之数也。泰积之要，始于十八，策终五十四，包归奇起十八，而用数终五十四。

卦策数

三画老阴十八，三男二十一，三女二十四，老阳二十七，六卦以此重之，六十四卦总二千八百八十，则坤策偶之，而又十拆之者也。智按阴阳爻各百九十二，以九乘为一千七百二十八，以六乘为千一百五十二，亦合二千八百八十。倍之则五千七百六十，为通期具爻甲子之会数也。四万六千八十者，四其具策也。

照按：《通志》云，《连山》用三十六策，《归藏》四十五策，《周易》四十九策，今之揲蓍与《周易》并传，四十九策者也。《连山》《归藏》

① “八”，库本作“二”。

其书不传，故其蓍法亦已无考。圣人立法各有精义存焉，务期上合天道，下验人事，妙契无违，然后其法始可以久。大衍数用五十，业经四圣厘定，是合河洛总数而折半取用者也。至其立法，尤必拟议乎太极阴阳，四象闰馀之妙，故能使一爻既成，而阴阳太少之理即流行于三变之中，而其体以定，此所以能与天地之气机合德，用以知来藏往，裕如也。后儒不求理而求数，只一初爻用一初字，便是离有形有体之数，追寻入无声无臭之理窟中矣。乃自汉迄今，竟无一人能言其所以然者，大约皆究数者多，而究理者少也。夫理原不待数而存，而数则必依理而住，则其轻重广狭，亦断可识矣。文周所系之辞，亦复何卦何爻为谆谆言数者哉？孔子所翼之传，亦复何《彖》何《象》为谆谆言数者哉？《元包》之与《太玄》，皆因前此有三十六蓍之臆说，便欲索隐搜奇，自成一代著作之手。无论三十六策原具通灵之妙，而其法无传，已难臆度，正恐与道相违，用以知来，当亦必无可验。盖彼所意为之老阴老阳，未必即与老阴老阳合德。意为之少阴少阳，未必即与少阴少阳合德也。将欲以此上掩《周易》，而圣圣传心最灵最妙处必不可掩，则徒以惑庸众而博名高已耳。夫《周易》本传道之书，乃必附占卜于中，并行而不悖者，诚惧后人之颠倒悖乱，欲其取验于人事，而因以存《周易》之真谛。故《火珠林》之术亦遂得附《易》流传不废。今徒向数中留心，不问所用之验否，将多于三十六，少于三十六，苟与图书之数偶然相合，因而自立一说，奚不可之有哉？故吾于《火珠林》犹有取也。



周易函书约存卷十一 原古六(先儒易派三)

潜虚

《潜虚》，宋司马光撰^①。张敦实《释虚》曰，温公三十年，集注《太玄》，又为《潜虚》，其心学也。朱子曰温公未竟而卒，今以范仲彪家藏本补成之。

《潜虚》拟元图



在北者一原六委，水象也。在南者二莢七爰，火象也。在东者三本八末，木象也。在西者，四艸九刃，金象也。在中者五基十冢，土象也。煦按此即图书之数。艸音矿，金伏于石，未冶炼者。
























































^① “宋司马光撰”，库本作“司马君实作”。

体 图

一 一 原 原 左 右									
一 川 原 熒 左 右		川 川 熒 熒 左 右							
一 川 原 本 左 右		川 川 熒 本 左 右		川 川 本 本 左 右					
一 川 原 夬 左 右		川 川 熒 夬 左 右		川 川 本 夬 左 右		川 川 夬 夬 左 右			
一 乂 原 可 左 右		川 乂 熒 可 左 右		川 乂 本 可 左 右		川 乂 夬 可 左 右		乂 乂 可 可 左 右	
一 丁 原 委 左 右		川 丁 熒 委 左 右		川 丁 本 委 左 右		川 丁 夬 委 左 右		乂 丁 可 委 左 右	
可 一 爻 原 左 右		川 可 熒 爻 左 右		川 可 本 爻 左 右		川 可 夬 爻 左 右		乂 可 可 爻 左 右	
可 一 末 原 左 右		川 可 末 熒 左 右		川 可 本 末 左 右		川 可 夬 末 左 右		乂 可 可 末 左 右	
可 一 刃 原 左 右		川 可 刃 熒 左 右		川 可 本 刃 左 右		川 可 夬 刃 左 右		乂 可 可 刃 左 右	
十 一 豕 原 左 右		十 川 豕 熒 左 右		十 川 豕 本 左 右		十 川 豕 夬 左 右		乂 十 豕 豕 左 右	

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五可之可当为基）。

性 图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水	 火	 木	 金	 土					

照按：第二回右减一，第三回右减二，第四回右减三，第五回右减四，第六回右减五，故五十之数全，而遂终于五十。

凡性之序，先列十纯，十纯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最后五配而性备矣。始于纯，终于配，天地之道也。（谓之性图者，人性在此性图中况之，以齐无其位也。）

始十纯不改，其次降一降二降三降四，最后五行生成各自为配，五行各五为二十五，存十纯为四十五，两之九十，合纯为百，生成相乘各六百，天地自乘各七百五十，生成积数三千二十五。

名 图



煦曰：其数五十四，存一以象太极，即所谓齐也。

混造隆散餘元衰柔剛雍昧(十一)在北(水),容言慮聆覲繇憐得
罹耽耑(十一)在东(木),蠹切宜忱喆戛特偶暱续考(十一)在南
(火),徒丑隶林裡准资宾戩敦义(十一)在西(金)。昭一土,处报德
之维。王丑,却庸妥三土,处当阳之维。王辰,范一土,处背阳之维。
王未,绩育声兴痛五土,处号通之维。王戌,齐处其中焉。

按：虚有五十五名，齐有名而无位，冬至起元，转而周天，以馀终之。除齐元馀无变，所用自裒至散五十二名，每名七变，犹七爻也，共三百六十四变。以元馀当一变四分度之一，蓍则虚五。潜老曰温公以艮坤丑未，土之本位也，故各分其一辰为角起，以三予巽，合西南与东南，即四也。戌以步岁，人用起寅终戌，交于天门，故以五奉乾，合东北与西北，即六也。七变法律，正以明蓍之用七也。五十二，两之为百四。七七两之为九十八，盈四缩二寓之矣。温公常云，圆径七而围三加一，故以馀象之。

五五二十五，又五之为百二十五，每变百分，是适一度与四分度之一也。京房之百，抑一度四分度之二也。通期之外，以四为大馀，以一与四分之一为小馀，不亦当乎？先儒多有执自有反无为虚悬者，犹未知六十四卦即大潜大虚也。苟明寂历同时，万法源委则杂而不越，旁行不流，作述又何分乎？如实未明万法源委，而但倡言知本无知，依然执一，是不知而作也。

黄宗羲曰，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①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此数言者，《潜虚》之大纲也。以五行生成图为气图，而变一为丨，二为𠄎，三为川，四为𠄎，五为×，六为丁，七为𠄎，八为𠄎，九为𠄎，十为十，结之以原炁本艸基委焱末刃冢，将谓虚能生气，坠老氏有生于无之说。体分十等，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此十等者，位也，而非体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乃所谓体。性专生克，先列十纯，其次降一，水与火配，其次降二，水与木配，其次降三，水与金配，其次降四，水与土配，其下皆降次以配，以生成自配终焉。《汤诰》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以生克言性则杂矣，不可谓之恒也。温公从来不知性，曰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兼有之，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所受多少之间则殊耳。其论性如此，犹之杂生克而为言也。其名五十有五，万物始于元，著于衰，存于齐，消于散，讫于馀。五者，形之运也。柔刚雍昧昭，性之分也。容言虑聆覲，动之官也。繇济得罹耽，情之沬（恤）也。耄郤庸妥蠹，事之变也。切宜忧喆戛，德之涂也。特偶曜续考，家之纲也。范徒丑隶林，国之纪也。裡准资宾戢，政之务也。敦乂绩^②育声，功之具也。兴痛泯造隆，业之著也。有性而后有情，有情而后有视听言动。有德而后有事，以动先于情，以事先于德，失其次矣。元、馀、齐，三名无变，五十二名之变，三百六十四谓之行，以其有辞之可见也。吉臧平否

① “受”，库本作“变”。

② “乂绩”，库本作“理积”。

凶五者，谓之命，以其为时之所遇也。观辞之善者命必吉，次善者命必臧，辞之恶者命必凶，次恶者命必否，辞之善恶半者命必平，所谓尽人以合天也。而阴用其幽，则是善者必凶，恶者必吉，次善次凶，次恶次吉，天道与人事相反，其于劝惩之道又何居焉？既云初上者，事之终始不占，则得名之后，揲当五以求变，其揲以七，使得初上将焉用之？是故《玄》以准《易》，《虚》以准《玄》，亦犹文章递相模仿，无关大道，论者至谓由《虚》以晓《玄》，由《玄》以究《易》，斯无躐等之患。使有人言曰，由三都以晓两京，由剧秦以究封禅，当无信者。不知何以异于是？朱子云，《潜虚》后截是张行成续，不押韵，见得今后截未尝不押韵，似亦不可辨也。

煦按：诸家易派，除邵子全明先天四图，温公全明图书之数，此外则皆《易》外之易。而《洪范》之谬误尤甚，以其附《范》而不附《易》也。岂知河图者，《周易》之大原所从出，天人合一之旨，圣圣传心之道，所由肇乎？诸家所著，或兢兢焉向卦爻中分别，或沾沾焉向蓍数上留心，而图书分合之秘不能逐节打通，则肤窃之语貌其形似，转就支离。今《潜虚》立法，全用河图之数，始于纯者，本数与本数相配，是虽配而非配者也。如水与水，火与火，安云配乎？由此而降一降二降三降四，是杂配者也。如水与火与木是也。至五转之后，而生成之本数适会，又当河图四正之位，故以为终于配。其法全用河图，以降等之法循之而左转，五周而河图之象以定，其中全是流行之气，全仿《周易》重卦之法，曾无一语粘著卦爻，而卦爻摩荡之妙即此而在，曾无一语摹仿蓍数，而蓍数显藏之神即此而在。向疑龟卜更灵于蓍，观其焦墨不越五行，夫此五行亦奚足尽天下之变哉？然由五行而杂互以配之，亦如重卦之摩荡，乃适有五十五象之可稽。夫六十四卦而万事之理悉备，岂五十五象尚不足以周天下万事万物之变乎？且支干之设，要不越此阴阳五行，而《火珠林》所传亦皆率论五行，然而时日支干每有奇验，则此五行固阴阳之寓，卦爻之所自起，而河图四象所显然昭示者也。拟易而但拟其卦爻之象，蓍策之

数,则又不如全论五行者,为尚不悖乎图书之奥也。汉儒分图书而二之,谓禹则书而作范,乃九峰先生遂有《洪范皇极》之作。然按之于书,其相合者九数而已,至五行五事各得九数之一,比于图书中四象匀布者,绝不相类。是五行之不一其性者,竟欲其性之一;五事之不同其旨者,竟欲其旨之同矣。温公深有会于图书,因见天下之事物,无能逾此五性,故性名形体。政事功德,悉与《洪范》之五行五事相准。如易貌言视听思,而为容言虑聆覲,易肃乂哲谋圣,而为切宜忱喆戛,则谓《潜虚》为温公之解图书可也,不必谆谆言《易》。其所推求,皆《周易》从出之原。视范之暗窃龟书,而自为《易》外之易,不径庭哉?龟卜之法,汉已失传,得《潜虚》而五行之理明,即谓龟卜犹存,亦无不可。予于龟卜考证于古今,因有《卜法详考》四册,已另付剞劂^①,诚惧圣人之道久而尽失其传也。夫温公与邵子同时,又尝师事之,讨论切磋二三十年,固宜默契图书有若是耳。独惜未见全书,后世递相传写,于所立名图之数,讹误甚多,未能一一改定耳。

图书拟卦之法,当以五行配之,则木金土皆有重象,便可束六十四卦,而归于五十有五,以合乎河图之数矣。今以意拟而配之,如乾乾为重金,坎坎为重水是也。然四柔而九刚,则四兑而九乾,三刚而八柔,则三震而八巽,五刚而十柔,则五艮而十坤也。坎之一六,离之二七,二行皆专两数,若以数之阳者配阴卦,数之阴者配阳卦,其亦可矣。

吉凶臧否平,因所得之变观乎命图,阳则吉凶不易,阴则图之言吉者反凶,言凶者反吉。

欲知始中终者,以所筮之时占之。先体为始,后体为中,所得之变者为终。变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于变之中复细别也。

先体左也,后体右也。筮虚凡三揲,以为始中终之时。

不信不筮,不疑不筮,不正不筮,不顺不筮,不蠲不筮,不诚不

^① “另付剞劂”,库本作“见《别集》中”。

策，必蠲必诚，神灵是听。

张敦实曰,七十五策,以占五十五名。衍而积之,凡三千八百五十策,以成变化之用。

《潜虚》著法

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为策。

著之数七十有五。

虛五,用七十,分为二,取左一挂于右,揲左以十,观其馀扚之。

中分七十策，取左一策挂于右，十数左策，观其余而画 1 1 川 川
× 丁 可 可 四 十之数于左方。昀曰是右不揲也。

复合为一,再分之,挂掇右,如左法。

揲左毕，置右不揲，复合七十策分为二，取右一策挂于左。揲右，观其馀，画数于右方，置左不揲，曷为不左右皆揲，乃需复合哉。虚之左右，各备五行之性，若一挂而毕，嫌乎所以授性者不全也。故必需七十而成左，七十而成右，虽曰左右，实分先后也。

左主右客,先主后客者阳,先客后主者阴。

左主位,右客位。行图之中,左右原有定位。先后所得与其左右相符,是为先主后客者阳。先后所得左者乃图之右,右者乃图之左,是为先客后主者阴。虚合二数为名,非如《易》之上下互换,则为他卦。

其左右之分止辨阴阳，名固不易也。煦按主客之解未当，譬如四五五四，三六六三，固左右皆具两象也，亦孰阳而孰阴哉？

观其所合,以名命之。

左右合而虚名定。

既得其名,又合蓍分之,阳则置右而揲左,阴则置左而揲右,生纯置右,成纯置左。

左右同者为纯，在生数者，元_一_二蠱_三_四容_五_六徒_七_八齐_九_十为阳。在成数者，造_{十一}_{十二}考_{十三}_{十四}毒_{十五}_{十六}义_{十七}_{十八}绩_{十九}_{二十}为阴。故揲与之准。

揲以七，所揲之馀为所得之变。

虚之变七，故不复以十揲之。

观吉凶臧否平而决之，阳用其显，阴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与显戾也。

皇极经世书

黄宗羲曰，《皇极》之数，一元十二会为三百六十运，一会三十运为三百六十世，一运十二世为三百六十年，一世三十年为三百六十月，一年十二月为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为三百六十时，一日十二时为三百六十分，一时三十分为三百六十秒（十二分一秒）。盖自大以至于小，总不出十二与三十，反复相乘而已。以挂一图之二百五十六卦分配，凡一运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各得四爻，其为三百六十者（两卦管三日也），尽二百四十卦，余十六卦分于二十四气，亦每气得四爻，以寓闰法于其间。不论运世年月日时，皆有闰也。然推求其说，多有可疑。夫自一年成数言之，为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言之，为三百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气言之，为三百六十五日三时。自闰岁言之，为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节之术按之推步，辰法三百六十（其数皆以秒言），日法四千三百二十，月法十二万九千六百，岁法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十五万六千，运法五亿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会法一百六十七亿九千九百十六万^①，元法二千一十五亿五千三百九十二万，皆成数也。在一月为三十日，于朔策强二千一百六十，于气策弱一千八百九十。在一年为三百六十日，于岁实弱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于十二朔实强二万二千九百二十（总谓少气盈朔虚之数）。既不可以强通矣，乃于二气相接之际，各增一日以为闰，以准一年三百八十四日之数，可谓巧矣。然三百八十四日，有闰之岁也。闰虽每岁有之，亦必积之三岁两岁，而后满于朔实，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岁。若一岁之闰策只四万八千六百，今

① “万”，库本无。

概之三百八十四日，是岁岁有闰月也，岂可通乎？且所谓闰者，见之于年月日时者也。就如其说，增此四爻，亦当增之于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于卦，其为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闰之名而无闰之实矣。是故运世岁无闰，而日月时有闰，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运准之，则少六日。一月之时三百五十四，以世准之，则少六时。康节必欲以十二与三十整齐之，其奇零岂可抹杀乎？如以康节之数而立法，岁实一百五十五（原本是七字）万七千八百八十（煦按比原法增二千六百八十）。朔策一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煦按比月法减二千一百六十）。气策六万五千七百四十五，闰法四万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为元会运世，庶乎可通耳。此上皆宗羲变法者也。康节之为此书，其意总括古今推步法，尽归于《易》。奈二者之数本不相通，硬相牵合，所以其说愈烦，其法愈巧，终成一部鹘突之书而不可用也。

起运

乾兑离震（此即方图西北阳之四卦）为天之四卦，四卦自交成十六卦，十六而十六之，得二百五十六卦（煦按此四个六十四也），谓之挂一图。以之分配元会运世，年月日时，然在一元，会止十二，止以辟卦配之。一元之中有三百六十运，一会之中有三百六十世，一运之中有三百六十年，一世之中有三百六十月，一年之中有三百六十日，一月之中有三百六十时，凡此六者，则以挂一图配之，皆用四爻直一，三百六十尽二百四十卦，余十六卦，每气之首各用四爻，二十四气恰尽余卦。顾六者起卦各有不同。

煦按：此上言挂一图之用。

一曰运卦，张文饶得牛无邪之传，以为尧当赍之六五，尧即位在地甲月己，星癸辰未之甲辰年，已历一百八十运，若起元之元之元之元泰卦，至此在会之世之世之世，其卦为同人，与无邪之传异矣。惟起于世之元之元之元升卦，则至此是元之世之世之世，始合无邪之赍，直三四五上爻，一爻直三世，其世在己未，则是五爻以来，四十一

年也。故文饶据此，遂起升卦，番阳祝氏谓起泰者，未然之卦，运世用之。起升者，已然之卦，岁月日时用之。直以尧当同人，然无邪有所受授，祝氏以意逆之，固不当舍无而从祝氏也（此引牛无邪尧时当贲六五之说）。

二曰世卦，起于会首所当之卦，子会起升，丑会起否，寅会起损，卯会起泰，辰会起涣，巳会起屯，午会起损（与寅会同卦，必有一误），未会起坎，申会起比，酉会起大畜，戌会起随，亥会起剥。夏禹八年入午会，祝氏起卦用泰，午会之首在大畜，故以大畜六五至节九二，为世之始，其卦虽异损，其起于午会同也。但以尧之己未世直贲，历明夷同人，以与午会之大畜相接续，不知逆推而上，则巳会甲子世，一千八百一，亦起于大畜矣。以巳会而用午会之起卦，何所取义？盖祝氏闻尧运在贲之说，用元之元以推运卦，既不能合，而午会世起大畜，其上适与贲接，遂谓无邪所言为尧之世卦，非运卦也，亦未尝逆推知其乖戾耳。文饶言世卦随大运消长，遇奇卦则取后卦，遇偶卦则取前卦，并二卦以当十二世，据此是世卦不烦别起，只在运卦左右，如己未世之运卦是贲，为偶卦，则取前卦之无妄合之，分配癸亥运内之十二世可也（煦按此亦宗牛无邪之说）。

三曰年卦，所谓小运也。以世当月，以年当日，视其世所当之辰而起。子起冬至（以世当月而论），丑起大寒，寅起雨水，卯起春分，辰起谷雨，巳起小满，午起夏至，未起大暑，申起处暑，酉起秋分，戌起霜降，亥起小雪（所谓中朔同起）。三十日分二气，一气分三候，一月六候，甲巳孟季仲，各直五日，子午卯酉为仲，辰戌丑未为季，寅申巳亥为孟。仲孟逆行，先候五日，季顺行，后候五日。即如唐尧以己未世为月，甲辰年为日，甲辰是大暑，以甲巳季日，当后五日起卦，直师之三四五上，至十一年甲寅，得蛊之初六，为立秋节，己未世之季气，即庚申世之初气也。若汉高小运，以己未世为月，甲午为日，亦是大暑。以甲巳仲日，当先五日起卦，直归妹初九。祝氏用元之元卦图，其起卦皆气后月十五日，非也。

四曰月卦，以甲子甲午年之正月起升蒙，三十年而一周。文饶

又言，月卦随小运进退，如世卦之法，如尧时师为甲辰年偶卦，则取前卦艮合之，一爻配一月也。

五曰日卦，从气不从月，以立春起升蒙，一年而周。

六曰时卦，以朔日之子起升蒙，一月而周。康节当时有数铃，私相受授，后之为学者多失其传，余为考定如此。即如十二会之辟卦，朱子曰经世书以十二辟卦管十二会，绷定时节，却就中推吉凶消长，尧时正是乾卦九五。按一会得一卦，会有三十运，是五运得一爻也。已会当星之巳，一百七十六，已入乾上九，唐尧在星之癸，一百八十，是上爻将终，安得云九五哉？于其易明者且然，况科条烦碎，孰肯究心于此乎（此上黄宗羲论）？

卦气序（牛无邪传）

卦气图，二百五十六位之序，虽曰乾兑离震四卦，自交而成，然按之方图，又错杂时有出入，则别立取卦之法，于通数中除极数，以谓即见圣人画卦之旨。通数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六。

阳刚太少，其数十，凡四位为四十。以四因之，得一百六十。阴柔太少，其数十二，凡四位为四十八。以四因之，得一百九十二。以二数相倡和，各得三万七千二百，谓之动植体数。于一百六十阳数之中，除去阴数四十八，得一百十二。于一百九十二阴数之中，除去阳数四十，得一百五十二。以一百五十二与一百十二相倡和，各得一万七千二十四，谓之动植用数，以用数自乘得通数。

极数元之元一，元之会十二，元之运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会之元十二，会之会一百四十四，会之运四千三百二十，会之世五万一千八百四十。运之元三百六十，运之会四千三百二十，运之运一十二万九千六百，运之世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会五万一千八百四十，世之运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假令元之元通数。

从左起二万至右六,凡九位。

以其中位之一万,分列于右四位,为九千九百九十七。

其通数万下之六千五百七十六,除去不用,以此列之。

除卦身八算。在千位除之。

又除元之元极数一,余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万一千九百九十九(此九字当是十字)以中位。万为中位。

左见八,八属坤,右见一,一属乾,左为外卦,右为内卦,成地天泰。其第二卦,即以第一卦除算,除卦身,除极数,满六十四卦。方去除算,再置通数,如在会之元,即以十二除起。凡除卦身,动中万,除右卦身,进动百万,除左卦身。然取卦往往不能相合,则别有五法。一法退阴于右卦,减一算或二算。二法进阳于左卦,增一算或二算,进退不过三。三法虚张,奇画虚张五,则为乾六画。四法分布,偶画分布十,则为坤十二画。五法消息,移右算补左,谓之消阴息阳。移左算补右,谓之消阳息阴。数不过八,牛无邪所传如此。又谓退阴而不合,则又进阳,进阳而又不合,则又虚张。以至于消息而止,皆必先右而后左,以某推之则不然,有不合者方用五法,若右合而左不合,当竟用其法于左,安得先阴而后阳乎(左为阳右为阴)?有不合者,进退可合,则用进退。虚张分布可合,则用虚张分布。消息可合,则用消息。不须从进退以至于消息也。此无邪之说。胡廷芳所以谓之繁晦欤?然用此五法以增减,则无卦不可附会,故必知卦而后算卦。若欲从算以定卦,则五法俱不可用,而通极二数有时而穷也。图之为序,当必有说,张祝二家皆影响矣(黄宗羲)。

蓍法

七十二蓍,合一曰太极,分为二以象两,置左不用,揲右以四,视其余数,一为元,二为会,三为运,四为世。既得象矣(元会运世为四象),复合而分之,取左之四并于右(既分之后,从左手取四策入于右手),置左不用,揲右以八,视其余数,为上卦之体,复合而

分之，取右之四并于左（取右手四策入于左手），置右不用，揲左以八，视其余数为下卦之体（先成上体，后成下体，已违易旨，恐非邵子所立），二体相附既得卦矣，复合而分之，置右不用，揲左以六，视其余数，自一为初，讫六为上，以定直事之爻。假令初揲余一，于象为元，再揲余五，上体为巽，三揲余七，下体为艮（先天数也），巽艮合为渐，在卦气图得元之渐卦，终掇余六，则上九为直事之爻。渐当元之会之会之运，以律吕图求之，元之会为日月声卦，当履。会之运为火土音卦，当蒙（与后图合）。合之为物数，则卦当遁困，以观物之象准之，为皇之帝之帝之王（皇帝王霸），飞之走之走之木（飞走草木），土之农之农之工（士农工商），一之二之七之六之类是也。

上九爻变阴则为蹇。

爻自下而上，奇位为阳，偶位为阴，当位则不变，不当位则变，以九处上，为不当位，故变。此指渐卦言也。

上体巽变震，则为小过。

乾兑离震居上，坤艮坎巽居下，为当位，反是为不当位。当位则不变，不当位则变，以巽居上体故变。卦爻皆以当位为吉，不当位为凶。

渐者，艮归魂之卦，以九三为世爻，上九为应爻，今上九为当世直事之爻，则应复为世，与本爻相敌，此占之大略也。康节本无著法，张文饶立，以配《易》《元包》《虚》，《易》《元包》《虚》有辞，而《经世》无辞。有辞者以辞占，无辞者占其阴阳之进退，卦爻之当否，时日之早暮，五行之盛衰。爻者，时用也。卦者，定体也。爻之变不变，以观其随时。卦之变不变，以观其大定。变不变者，数也。利不利者，命也。辨其邪正则有理，制其从违则有义。若爱恶之私，不忘于胸中，则吉凶以情迁矣，虽专心致志，不可谓之诚也（黄宗羲）。

煦按：邵子之书，最合易理。以先后天别体用之宜，以四象定天下之象，至以元会运世拟岁月日时而推数，以开发收闭拟宫商角征而为音，此皆妙契易理者也。即其所论大衍，皆本孔子《系传》以立

言，岂尝别有著法，至与孔子之大衍异哉？所立著法，以为张文饶所定，想当然耳。

致用之法，以一定之卦推治乱，以声音数取卦占事物。凡占一卦，视其卦之当位与否，当位则不变，不当位则变。卦既变矣，视其所直之爻当位与否，当位则不变，不当位则变。以终变之卦为准，终变之卦即不当位亦不变，本卦为贞，变卦为悔，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视其卦为奇为偶，于方图中，奇卦在右为阳中阳，在左为阴中阳，偶卦在左为阴中阴，在右为阳中阴，阳为顺，阴为逆，视其卦在某会某运某世，大运以会当月，以运当日，以世当辰，如尧之巳会，癸亥运，己未世，即一岁之五月三十日未时也（按五月当为四月，不然则巳会之巳当为午矣）。小运以世当月，以年当日，以月当时，如尧之己未世。甲辰年即一岁之六月十一日也。视其卦之纳甲，与所当之年月日时，有无生克，视其卦之世应与所直之爻，有无伦夺。又以律吕图求之，运在四大象中某所，得天门唱卦居左，世在四大象中某所，得地户和卦居右，合两卦并观，在既济图第几位，合挂一图问卦，然后以其卦变化之，而推其时运之吉凶。若用年配世，则以世求天门唱卦居左，以年求地户和卦居右，与上一例。取卦之时，视算位中馀数，以六位配六爻。元自一起，世至九终，无问十百千万，皆以当一。一为甲，二为辛，三为丙，四为癸，五为戊，六为乙，七为庚，八为丁，九为壬，十为己。甲乙为木，为饥馑，为曲直之物。庚辛为金，为兵戈，为刃物。丙丁为火，为大旱，为锐物。壬癸为水，为淫潦，为流湿之物。戊己为土，为中兴，为重滞之物。此致用之大凡也。皇极包罗甚富，百家之学无不可资以为用，而其要领在推数之无穷。宋景濂作溟滓生赞记，蜀道士杜可大之言曰，宇宙太虚一尘尔，人生其间，为尘几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间，此一言已尽《皇极》之秘，能者自有冥契，则余言亦说铃也（黄宗羲）。

挂一图^①(黄宗羲)

元之元		元之会		元之运		元之元		元之会		元之运		元之元		元之会		元之运	
元	元	会	元	运	元	世	元	元	元	会	元	运	元	世	元	元	元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泰	冬	需	大	壮	夬	咸	小	过	蹇	临	晋	巽	井				
	至										立						
											春						
元	元	会	元	运	元	世	元	元	元	会	元	运	元	世	元	元	元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会	元	会	元	会	元	会	元	会	元	会	元	会	元	会	元	会	元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损	孚	睽	履	未	涣	蒙	谦	观	升	丰							
元	元	会	元	运	元	世	元	元	元	会	元	运	元	世	元	元	元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运	元	运	元	运	元	运	元	运	元	运	元	运	元	运	元	运	元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大	小	大	乾	旅	渐	艮	坤	比	否	屯	雨水						
畜	畜	有	小														
			寒														
元	元	会	元	运	元	世	元	元	元	会	元	运	元	世	元	元	元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世	元	世	元	世	元	世	元	世	元	世	元	世	元	世	元	世	元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节	归	兑	困	解	坎	师	遁	剥	豫	革							
	妹																

① 此图据《黄宗羲全集》第九册《象数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会之会之
会之世之
会之会之
运之世之
会之会之
临

世之世之剥	会之世之遁	会之世之大过	会之世之巽	会之世之随	会之世之离	会之世之恒	会之世之益	会之世之同人	会之世之中孚	会之世之大有	会之世之乾
			小满								

运之世之同人

世之元			世之会			世之运		
世运	元世	会世	世运	元世	会世	世运	元世	会世
之之	之元	之元	之之	之元	之元	之之	之元	之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之明	之升	之坎	之兑	之过	之兑	之履	之益	之小
夷夷	秋分						立冬	过济

世运	元世	会世	世运	元世	会世	世运	元世	会世
之之	之元	之元	之之	之元	之元	之之	之元	之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之临	之蒙	之巽	之未	之姤	之乾	之否	之革	之泰
			济			霜降		

世运	元世	会世	世运	元世	会世	世运	元世	会世
之之	之元	之元	之之	之元	之元	之之	之元	之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之损	之蛊	之涣	之鼎	之讼	之萃	之无	之遁	之剥
			寒露			妄		
								归妹
								贲
								损
								小雪

世运	元世	会世	世运	元世	会世	世运	元世	会世
之之	之元	之元	之之	之元	之元	之之	之元	之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元世	元元	元元
之既	之井	之解	之困	之随	之噬	之睽	之大有	之颐
济					嗑			
								大壮
								中孚
								节

世
之
世

世	元	会	运	世	世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家	坤	离	师	观	
人					

世	元	会	运	世	世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会	会	会	会	会	会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需	谦	比	同人	震	
		大雪			

世	元	会	运	世	世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运	运	运	运	运	运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大	渐	蹇	旅	复	
畜					

世	元	会	运	世	世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小	艮	豫	屯	明	
畜				夷	

世三十

世之世九百

运之世一万八百

会之世三十二万四千

元之世三百八十八万八千

运三百六十

世之运一万八百

运之运十二万九千六百

会之运三百八十八万八千

元之运四千六百六十五万六千

会一万八百

世之会三十二万四千

运之会三百八十八万八千

会之会一亿一千六百六十四万

元之会十三亿九千九百六十

八万

元十二万九千六百

世之元三百八十八万八千

运之元四千六百六十五万六千

会之元十三亿九千九百六十

八万

元之元二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

十六万

既济 阳图	元之元	知	知	泰	会之元	震	知	震	运之元	知	知	大畜	世之元	知	知	夬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八	观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元之会	知	震	损	会之会	震	震	孚	运之会	知	震	睽	世之会	知	震	履
元 之 元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火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元之运	知	大畜		会之运	震	小畜		运之运	知	知	有	世之运	知	知	乾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元 之 元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元之世	知	节		会之世	震	妹		运之世	知	兑		世之世	知	兑	困
	水石音	八	五	升	火石音	七	五	蛊	土石音	六	五	井	石石音	五	五	巽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日日声	一	一	乾
元 之 会	元之元	知	咸		会之元	震	小过		运之元	知	蹇		世之元	知	临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八	观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元之会	知	未		会之会	震	涣		运之会	知	蒙		世之会	知	谦	
元 之 会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火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元之运	知	旅		会之运	震	渐		运之运	知	艮		世之运	知	坤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元 之 会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元之世	知	解		会之世	震	坎		运之世	知	师		世之世	知	遁	
	水石音	八	五	升	火石音	七	五	蛊	土石音	六	五	井	石石音	五	五	巽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日月声	一	二	履
元 之 运	元之元	知	晋		会之元	震	巽		运之元	知	井		世之元	知	恒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八	观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元之会	知	观		会之会	震	升		运之会	知	丰		世之会	知	蛊	
元 之 运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火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元之运	知	比		会之运	震	否		运之运	知	屯		世之连	知	讼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元 之 运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日星声	一	三	同人

	元之世 水石音 日星声	和 嘬 剥 八 五 升 一 三 同人	会之世 火石音 日星声	嘬 嘬 豫 七 五 蛊 一 三 同人	运之世 土石音 日星声	萃 嘬 革 六 五 井 一 三 同人	世之世 石石音 日星声	巽 嘬 益 五 五 巽 一 三 同人
元 之 世	元之元 水水音 日辰声	和 离 离 八 八 坤 一 四 妄	会之元 火水音 日辰声	嘬 离 家 七 八 剥 一 四 妄	运之元 土水音 日辰声	萃 离 既 六 八 比 一 四 妄	世之元 石水音 日辰声	巽 离 复 五 八 观 一 四 妄
	元之会 水火音 日辰声	和 大 大 八 七 谦 一 四 妄	会之会 火火音 日辰声	嘬 大 震 七 七 艮 一 四 妄	运之会 土火音 日辰声	萃 大 颐 六 七 蹇 一 四 妄	世之会 石火音 日辰声	巽 大 同人 五 七 渐 一 四 妄
	元之运 水土音 日辰声	和 姤 姤 八 六 师 一 四 妄	会之运 火土音 日辰声	嘬 姤 鼎 七 六 蒙 一 四 妄	运之运 土土音 日辰声	萃 姤 萃 六 六 坎 一 四 妄	世之运 石土音 日辰声	巽 姤 无妄 五 六 涣 一 四 妄
	元之世 水石音 日辰声	和 随 随 八 五 升 一 四 妄	会之世 火石音 日辰声	嘬 随 噬 七 五 蛊 一 四 妄	运之世 土石音 日辰声	萃 随 夷 六 五 井 一 四 妄	世之世 石石音 日辰声	巽 随 贲 五 五 巽 一 四 妄
会 之 元	元之元 水水音 月日声	姤 和 损 八 八 坤 二 一 夬	会之元 火水音 月日声	姤 和 孚 七 八 剥 二 一 夬	运之元 土水音 月日声	困 和 有 六 八 比 二 一 夬	世之元 石水音 月日声	长 夬 否 乾 五 八 观 二 一 夬
	元之会 水火音 月日声	姤 大 畜 八 七 谦 二 一 夬	会之会 火火音 月日声	姤 小 畜 七 七 艮 二 一 夬	运之会 土火音 月日声	困 大 兑 六 七 蹇 二 一 夬	世之会 石火音 月日声	长 夬 困 五 七 渐 二 一 夬
	元之运 水土音 月日声	姤 节 节 八 六 师 二 一 夬	会之运 火土音 月日声	姤 大 壮 七 六 蒙 二 一 夬	运之运 土土音 月日声	困 大 夬 六 六 坎 二 一 夬	世之运 石土音 月日声	长 夬 咸 五 六 涣 二 一 夬
	元之世 水石音 月日声	姤 需 需 八 五 升 二 一 夬	会之世 火石音 月日声	姤 巽 睽 七 五 蛊 二 一 夬	运之世 土石音 月日声	困 巽 履 六 五 井 二 一 夬	世之世 石石音 月日声	长 夬 未 五 五 巽 二 一 夬
会 之 会	元之元 水水音 月月声	姤 旅 旅 八 八 坤 二 二 兑	会之元 火水音 月月声	姤 剥 渐 七 八 剥 二 二 兑	运之元 土水音 月月声	困 剥 艮 六 八 比 二 二 兑	世之元 石水音 月月声	长 夬 谦 五 八 观 二 二 兑
	元之会 水火音 月月声	姤 解 解 八 七 谦 二 二 兑	会之会 火火音 月月声	姤 坎 坎 七 七 艮 二 二 兑	运之会 土水音 月月声	困 解 师 六 七 蹇 二 二 兑	世之会 石火音 月月声	长 夬 小过 五 七 渐 二 二 兑

	元之运	姤	困	妹	会之运	恒	困	蹇	运之运	困	困	泰	世之运	长	困	观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月月声	二	二	兑	月月声	二	二	兑	月月声	二	二	兑	月月声	二	二	兑
	元之世	姤	长	涣	会之世	恒	长	蒙	运之世	困	长	临	世之世	长	长	剥
	水石音	八	五	升	火石音	七	五	蛊	土石音	六	五	井	石石音	五	五	巽
	月月声	二	二	兑	月月声	二	二	兑	月月声	二	二	兑	月月声	二	二	兑
会 之 运	元之元	姤	师	蛊	会之元	恒	师	姤	运之元	困	师	豫	世之元	长	师	坤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八	观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元之元	姤	师	井	会之会	恒	师	讼	运之会	困	师	鼎	世之会	长	师	升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火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会 之 运	元之运	萃	未	屯	会之运	咸	未	妄	运之运	困	未	比	世之运	大	过	未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元之世	姤	师	通	会之世	恒	师	大	运之世	困	师	巽	世之世	长	师	随
	水石音	八	五	升	水石音	七	五	蛊	土石音	六	五	井	石石音	五	五	巽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月月声	二	三	革
会 之 世	元之元	姤	师	晋	会之元	恒	师	革	运之元	困	师	丰	世之元	长	师	既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八	观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元之会	姤	师	噬	会之会	恒	师	颐	运之会	困	师	震	世之会	长	师	贲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火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会 之 世	元之运	姤	师	否	会之运	恒	师	复	运之运	困	师	家	世之运	长	师	夷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元之世	姤	师	离	会之世	恒	师	恒	运之世	困	师	益	世之世	长	师	同
	水石音	八	五	升	火石音	七	五	蛊	土石音	六	五	井	石石音	五	五	巽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月辰声	二	四	随
	元之元	师	师	大	会之元	恒	师	小	运之元	师	师	兑	世之元	师	师	困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八	观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运之元	元之会	䷗	䷗	节	会之会	䷗	䷗	妹	运之会	䷗	䷗	夬	世之会	䷗	䷗	未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火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元之运	䷗	䷗	需	会之运	䷗	䷗	睽	运之运	䷗	䷗	履	世之运	䷗	䷗	解
运之元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元之世	䷗	䷗	孚	会之世	䷗	䷗	有	运之世	䷗	䷗	乾	世之世	䷗	䷗	壮
	水石音	八	五	升	火石音	七	五	蛊	土石音	六	五	井	石石音	五	五	巽
运之元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星日声	三	一	有
	元之元	䷗	䷗	恒	会之元	䷗	䷗	姤	运之元	䷗	䷗	小过	世之元	䷗	䷗	益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八	观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运之会	元之会	䷗	䷗	鼎	会之会	䷗	䷗	随	运之会	䷗	䷗	震	世之会	䷗	䷗	井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水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元之运	䷗	䷗	大过	会之运	䷗	䷗	旅	运之运	䷗	䷗	涣	世之运	䷗	䷗	屯
运之会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元之世	䷗	䷗	讼	会之世	䷗	䷗	噬	运之世	䷗	䷗	巽	世之世	䷗	䷗	坎
	水石音	八	五	升	火石音	七	五	蛊	土石音	六	五	井	石石音	五	五	巽
运之运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星月声	三	二	睽
	元之元	䷗	䷗	渐	会之元	䷗	䷗	蹇	运之元	䷗	䷗	师	世之元	䷗	䷗	妄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八	观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运之运	元之会	䷗	䷗	晋	会之会	䷗	䷗	豫	运之会	䷗	䷗	艮	世之会	䷗	䷗	离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火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元之运	䷗	䷗	萃	会之运	䷗	䷗	遁	运之运	䷗	䷗	剥	世之运	䷗	䷗	丰
运之运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元之世	䷗	䷗	泰	会之世	䷗	䷗	咸	运之世	䷗	䷗	观	世之世	䷗	䷗	复
	水石音	八	五	升	火石音	七	五	蛊	土石音	六	五	井	石石音	五	五	巽
运之运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星星声	三	三	离

运 之 世	元之元	䷀	䷁	䷂	会之元	䷃	䷄	䷅	比	运之元	䷆	䷇	䷈	蒙	世之元	䷉	䷊	夷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八	观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元之会	䷀	䷁	䷂	会之会	䷃	䷄	䷅	升	运之会	䷆	䷇	䷈	谦	世之会	䷉	䷊	临
世 之 元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火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元之运	䷀	䷁	䷂	会之运	䷃	䷄	䷅	颐	运之运	䷆	䷇	䷈	坤	世之运	䷉	䷊	损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世 之 元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元之世	䷀	䷁	否	会之世	䷃	䷄	贲	运之世	䷆	䷇	同	世之世	䷉	䷊	既		
	水石音	八	五	升	火石音	七	五	蛊	土石音	六	五	井	石石音	五	五	巽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星辰声	三	四	噬		
世 之 元	元之元	䷀	䷁	升	会之元	䷃	䷄	坎	运之元	䷆	䷇	恒	世之元	䷉	䷊	大过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八	观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元之会	䷀	䷁	蒙	会之会	䷃	䷄	巽	运之会	䷆	䷇	未	世之会	䷉	䷊	姤		
世 之 元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火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元之运	䷀	䷁	蛊	会之运	䷃	䷄	涣	运之运	䷆	䷇	鼎	世之运	䷉	䷊	讼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世 之 元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元之世	䷀	䷁	井	会之世	䷃	䷄	解	运之世	䷆	䷇	困	世之世	䷉	䷊	随		
	水石音	八	五	升	火石音	七	五	蛊	土石音	六	五	井	石石音	五	五	巽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辰日声	四	一	壮		
世 之 元	元之元	䷀	䷁	兑	会之元	䷃	䷄	萃	运之元	䷆	䷇	咸	世之元	䷉	䷊	履		
	水水音	八	八	坤	火水音	七	八	剥	土水音	六	八	比	石水音	五	六	观		
	辰月声	四	二	妹	辰月声	四	二	妹	辰月声	四	二	妹	辰月声	四	二	妹		
	元之会	䷀	䷁	乾	会之会	䷃	䷄	否	运之会	䷆	䷇	革	世之会	䷉	䷊	泰		
世 之 元	水火音	八	七	谦	火火音	七	七	艮	土火音	六	七	蹇	石火音	五	七	渐		
	辰月声	四	二	妹	辰月声	四	二	妹	辰月声	四	二	妹	辰月声	四	二	妹		
	元之运	䷀	䷁	萃	会之运	䷃	䷄	妄	运之运	䷆	䷇	遁	世之运	䷉	䷊	剥		
	水土音	八	六	师	火土音	七	六	蒙	土土音	六	六	坎	石土音	五	六	涣		
世 之 元	辰月声	四	二	妹	辰月声	四	二	妹	辰月声	四	二	妹	辰月声	四	二	妹		

	元之世 𪚩长坎 噬 水石音 八 五 升 辰月声 四 二 妹	会之世 𪚩长坎 𪚩 火石音 七 五 蛊 辰月声 四 二 妹	睽运之世 𪚩长坎 有 土石音 六 五 井 辰月声 四 二 妹	世之世 𪚩长坎 𪚩 石石音 五 五 巽 辰月声 四 二 妹
世 之 运	元之元 𪚩 𪚩 益 水水音 八 八 坤 辰星声 四 三 丰	会之元 𪚩 𪚩 小过 火水音 七 八 剥 辰星声 四 三 丰	运之元 𪚩 𪚩 既 土水音 六 八 比 辰星声 四 三 丰	世之元 𪚩 𪚩 家 石水音 五 八 观 辰星声 四 三 丰
	元之会 𪚩 𪚩 丰 水火音 八 七 谦 辰星声 四 三 丰	会之会 𪚩 𪚩 临 火火音 七 七 艮 辰星声 四 三 丰	运之会 𪚩 𪚩 晋 土火音 六 七 蹇 辰星声 四 三 丰	世之会 𪚩 𪚩 需 石火音 五 七 渐 辰星声 四 三 丰
	元之运 𪚩 𪚩 妹 水土音 八 六 师 辰星声 四 三 丰	会之运 𪚩 𪚩 賁 火土音 七 六 蒙 辰星声 四 三 丰	运之运 𪚩 𪚩 损 土土音 六 六 坎 辰星声 四 三 丰	世之运 𪚩 𪚩 大畜 石土音 五 六 涣 辰星声 四 三 丰
	元之世 𪚩 𪚩 壮 水石音 八 五 升 辰星声 四 三 丰	会之世 𪚩 𪚩 孚 火石音 七 五 蛊 辰星声 四 三 丰	运之世 𪚩 𪚩 节 土石音 六 五 井 辰星声 四 三 丰	世之世 𪚩 𪚩 小畜 石石音 五 五 巽 辰星声 四 三 丰
世 之 世	元之元 𪚩 𪚩 坤 水水音 八 八 坤 辰辰声 四 四 震	会之元 𪚩 𪚩 离 火水音 七 八 剥 辰辰声 四 四 震	运之元 𪚩 𪚩 师 土水音 六 八 比 辰辰声 四 四 震	世之元 𪚩 𪚩 观 石水音 五 八 观 辰辰声 四 四 震
	元之会 𪚩 𪚩 谦 水火音 八 七 谦 辰辰声 四 四 震	会之会 𪚩 𪚩 比 火火音 七 七 艮 辰辰声 四 四 震	运之会 𪚩 𪚩 同 土火音 六 七 蹇 辰辰声 四 四 震	世之会 𪚩 𪚩 震 石火音 五 七 渐 辰辰声 四 四 震
	元之运 𪚩 𪚩 渐 水土音 八 六 师 辰辰声 四 四 震	会之运 𪚩 𪚩 蹇 火土音 七 六 蒙 辰辰声 四 四 震	运之运 𪚩 𪚩 旅 土土音 六 六 坎 辰辰声 四 四 震	世之运 𪚩 𪚩 复 石土音 五 六 涣 辰辰声 四 四 震
	元之世 𪚩 𪚩 艮 水石音 八 五 升 辰辰声 四 四 震	会之世 𪚩 𪚩 豫 火石音 七 五 蛊 辰辰声 四 四 震	运之世 𪚩 𪚩 屯 土石音 六 五 井 辰辰声 四 四 震	世之世 𪚩 𪚩 夷 石石音 五 五 巽 辰辰声 四 四 震
阴图 岁 之 岁	水水音 一 一 坤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𪚩 𪚩	水水音 一 一 坤 月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𪚩 𪚩	水水音 一 一 坤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𪚩 𪚩	水水音 一 一 坤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𪚩 𪚩
	水水音 一 一 坤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𪚩 𪚩	水水音 一 一 坤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𪚩 𪚩	水水音 一 一 坤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𪚩 𪚩	水水音 一 一 坤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𪚩 𪚩

	水水音 一 一 坤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癸 亥	水水音 一 一 坤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酉 亥	水水音 一 一 坤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庚 亥	水水音 一 一 坤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复 亥
	水水音 一 一 坤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癸 亥	水水音 一 一 坤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酉 亥	水水音 一 一 坤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庚 亥	水水音 一 一 坤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复 亥
岁 之 月	水火音 一 二 谦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癸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月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酉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星日声 六 八 有 月之岁 庚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复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癸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酉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庚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复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癸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酉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庚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复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癸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酉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庚 亥	水火音 一 二 谦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复 亥
岁 之 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癸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月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酉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庚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复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癸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酉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庚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复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癸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酉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庚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复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癸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酉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庚 亥	水土音 一 三 师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复 亥
	水石音 一 四 升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癸 亥	水石音 一 四 升 月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酉 亥	水石音 一 四 升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庚 亥	水石音 一 四 升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复 亥

岁	水石音 一 四 升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泰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泰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泰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复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泰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月月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泰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泰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复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泰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月月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泰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泰 大 畜	水石音 一 四 升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复 大 畜
月	水水音 二 一 剥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泰 大 畜	水水音 二 一 剥 月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泰 大 畜	水水音 二 一 剥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泰 大 畜	水水音 二 一 剥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复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泰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泰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泰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复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泰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月月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泰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泰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复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泰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月月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泰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泰 大 畜	火水音 二 一 剥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复 大 畜
月	火火音 二 二 艮 日月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月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复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复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月月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复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月月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泰 大 畜	火火音 二 二 艮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复 大 畜

月 之 日	火土音 二 三 蒙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月日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𠄎 𠄎 𠄎	火土音 二 三 蒙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𠄎 𠄎 𠄎
月 之 时	火石音 二 四 蛊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月日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星月声 六 七 睽 月之日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𠄎 𠄎 𠄎	火石音 二 四 蛊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𠄎 𠄎 𠄎
日 之 岁	土水音 三 一 比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月日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𠄎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日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𠄎 𠄎	土水音 三 一 比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𠄎 𠄎
日 之 月	土火音 三 二 蹇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𠄎 𠄎 大畜	土火音 三 二 蹇 月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𠄎 𠄎 大畜	土火音 三 二 蹇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𠄎 𠄎 大畜	土火音 三 二 蹇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𠄎 𠄎 大畜
	土火音 三 二 蹇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𠄎 𠄎	土火音 三 二 蹇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𠄎 𠄎
日 之 日	土土音 三 三 坎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月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𠄎 𠄎	土土音 三 三 坎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𠄎 𠄎
日 之 时	土石音 三 四 井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𠄎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月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𠄎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𠄎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𠄎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𠄎 𠄎	土石音 三 四 井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𠄎 𠄎
时 之 岁	石水音 四 一 观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日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星辰声 六 五 噬 月之时 𠄎 𠄎	石水音 四 一 观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𠄎 𠄎
时 之 月	石火音 四 二 渐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日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𠄎 𠄎	石火音 四 二 渐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涣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涣 日月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涣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涣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𠄎 𠄎

时	石土音 四 三 渙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𠄎 𠄎 𠄎	石土音 四 三 渙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𠄎 𠄎 𠄎
时 之 时	石石音 四 四 巽 日日声 八 八 乾 岁之岁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月日声 七 八 夬 月之岁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星日声 六 八 有 日之岁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辰日声 五 八 壮 时之岁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日月声 八 七 履 岁之月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月月声 七 七 兑 月之月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星月声 六 七 睽 日之月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辰月声 五 七 妹 时之月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日星声 八 六 同 岁之日 𠄎 𠄎 家	石石音 四 四 巽 月星声 七 六 革 月之日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星星声 六 六 离 日之日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辰星声 五 六 丰 时之日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日辰声 八 五 无 岁之时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月辰声 七 五 随 月之时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星辰声 六 五 噬 日之时 𠄎 𠄎 𠄎	石石音 四 四 巽 辰辰声 五 五 震 时之时 𠄎 𠄎 𠄎

以方图裂为四片，每片十六卦。西北十六卦为天门，乾主之。东南十六卦为地户，坤主之。东北十六卦为鬼方，泰主之。西南十六卦为人路，否主之。阳图以天门十六卦为律，每一位各唱地户吕卦十六位，谓之动数。律左吕右，从右横观，上体与上体互，下体与下体互，又成两卦，每一位变西南之卦三十二，共成一千二十四卦。阴图以地户十六卦为吕，每一位各唱天门律卦十六位，谓之植数。吕右律左，从左横观，又成两卦，每一位变东南之卦三十二，共成一千二十四卦。

照按：图之最精莫妙于此，盖出于伏羲方图也。

方图之数

①八 坤	剥 七	比 六	观 五	豫 四	晋 三	萃 二	否 一
谦 八	②七 艮	蹇 六	渐 五	小过 四	旅 三	咸 二	遁 一
师 八	蒙 七	③六 坎	涣 五	解 四	未济 三	困 二	讼 一
升 八	蛊 七	井 六	④五 巽	恒 四	鼎 三	大过 二	姤 一
复 八	颐 七	屯 六	益 五	⑤四 震	噬嗑 三	随 二	无妄 一
明夷 八	贲 七	既济 六	家人 五	丰 四	⑥三 离	革 二	同人 一
临 八	损 七	节 六	中孚 五	归妹 四	睽 三	⑦二 兑	履 一
泰 八	大畜 七	需 六	小畜 五	大壮 四	大有 三	夬 二	⑧乾 一

《皇极经世》声音图^①

元会运世

日申月子星三十辰三百六十䷋

一声(多可个舌禾火化八开宰爰○回每退○)

一音(古甲九癸□□近揆坤巧□悌□□乾虬)

月丑星六十辰七百二十䷋

二声(良两向○光广况○丁井□○兄永莖)

二音(黑花香血黄华雄贤五瓦仰□吾芽月尧)

月寅星九十辰一千四百四十䷋(开星之巳物七十六)

三声(千典旦○元犬半○臣引艮○君允巽○)

三音(安亚乙一□爻王寅母马美米目貌眉民)

月卯星一百二十辰二千八百八十䷋

四声(刀早孝岳毛宝报霍牛斗奏六○○○玉)

四音(夫法□非父凡□吠武晚□尾文万□未)

^① 此图库本与堂本差异较大,此据堂本。

月辰星一百五十辰五千七百六十䷋

五声(妻子四日衰○帅骨○○○德龟水贵北)

五音(卜百丙必步白莆鼻普朴品匹旁排平瓶)

月巳星一百八十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唐虞始辛之癸一百八十辰二千一百五十七)

六声(宫孔众○龙甬用○鱼鼠去○鸟虎兔○)

六音(东丹帝■兑大弟■土贪天■同覃田■)

月午星二百一十辰(二万三千四十)䷋(夏殷周秦二汉三国二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七声(心审禁○○○○十男坎欠○○○○妾)

七音(乃妳女■内南年■老冷吕■鹿萃离■)

月未星二百四十辰(四万六千八十)䷋

八声(●●●●●●●●●●●●●●●●)

八音(走哉足■自在匠■草采七■曹才全■)

月申星二百七十辰(九万二千一百六十)䷋

九声(●●●●●●●●●●●●●●●●)

九音(思三星■寺□象■□□□■□□□■)

月酉星三百辰(十八万四千三百六十)䷋

十声(●●●●●●●●●●●●●●●●)

十音(■山手■■土石■■□耳■■□二■)

月戌星三百三十辰(三十六万八千七百二十)䷋(闭星之戌物三百一十五)

十一音(■庄震■■乍□■■叉赤■■崇辰■)

月亥星三百六十辰(七十三万七千四百四十)䷋

十二音(■卓中■■宅直■■折丑■■茶呈■)

洪范

蔡九峰《洪范》数,大略仿《潜虚》而作,《虚》有丨||川𠂔×丁可

可而十之数，《范》俱因之，但去十而易。《虚》变卦之上下为左右，《范》亦因之。《虚》名丨为原，《范》亦名丨为原。《虚》分占为五，吉臧平否凶；《范》分占为九，吉咎祥吝平悔灾休凶。蓍法《虚》简而《范》烦。曷不用七十策，初揲左以九，再揲右以九，大数得矣。求小数复如大数之法，则四揲而毕，此恐雷同于《虚》而故避之者也。《虚》有爻而《范》无爻，然《虚》不占其辞，而占其所值之吉凶，则《范》之小数即其爻也。《范》得一阳二阳三阳，一阴二阴三阴，当年甲子应之者，大吉。以阳应阳，以阴应阴，而非正对，亦为次吉。求其事类，皆于吉图。《范》得一阳二阳三阳，一阴二阴三阴，当年甲子违之者，大凶。以阴违阳，以阳违阴，而非正对，亦为次凶。求其事类，皆于凶图。《虚》之为阴阳者二，《范》之为阴阳者六。《范》之五行，一六为水，二七为金，三八为木，四九为火，中五为土，金火易位（此用洛书之五行也）。《虚》之五行，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此用河图之五行也）。一本九宫（世名洛书），一本生成（世名河图），虽异而实同也。故以数而论，《虚》之与《范》，无所优劣。以辞而论，《虚》有《易林》《太玄》之遗，《范》无闻焉。乃后世进《范》而退《虚》，岂知言者哉？胡廷芳谓变数之法不传，莫能适诸用也。某既疏明其变数，诚依法用之，其犹贤乎《火珠林》之类也夫？

煦按：《范》以丨丨为名，虽取于《虚》，而所用之八十一数，则取资于《太玄》。不独九宫之依仿于洛书也。《范》之二七为金，九四为火，为仿洛书，故用洛书之五行，此即七九易位之说。然而《洪范》之与《周易》，同是天人合一之理，顾必分而二之，总由图书出处考证不真，因违孔子之言，而信汉儒之臆说耳。《太玄》之辞拟《易》者也，《易林》自是汉文一种，《虚》所说辞，皆有韵脚，是又拟《易林》者也。《虚》之远胜诸儒，其说已见《潜虚》，至谓《虚》为贤于《火珠林》，不过谓金钱之卜，庸夫俗子皆得而为之，遂从而鄙弃之耳。不知《火珠林》之占法，其初当与《周易》并传，特《周易》所阐乃精微之道，而《火珠林》所阐止占卜之术耳。然使占之而不验，则无取乎窃《周易》

之名，至久而不失也。既已占之而验，要其所纳，止有支干二者，则是干之与支，亦必有与阴阳五行相契之妙义存焉。今但以粗浅鄙而弃之，于是乎学《周易》习《周易》者，遂不问其验与不验，其胸中之臆说皆得而肆言之矣。意中所欲言之支理，意中所欲明之异数，皆得擅著作之场，名一家之论，而作为《易》外之《易》矣。故吾谓学《周易》自《太玄》以下，惟邵子妙契易理，此外则《潜虚》所著，犹能发河图五行之蕴，虽不自以为《易》，而道理实与《周易》相关。过此以往，大要皆近名者耳。《周易》冒天下之道，岂以其精也深也而取之，粗也浅也而弃之乎？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设粗也浅也，而实有极深极精之妙义存焉。彼鄙而弃之者，不且为得半自画之学乎？泰山不让土壤，沧海不择细流，先甲先庚，文周引于《周易》，孔子释为天行，然后知圣人之大也。

《洪范》蓍法

蓍五十，虚一，分二，挂一。

煦按五十虚一，则其用四十九也。下云连挂左二则右二，其数必不相合，况左三右一，左一右三，莫非四乎？

取右刻一策，挂于左手小指间。

以三揲之，观左右手，归馀于扚。

取左刻之策，以三数之，馀或一或二或三，归扚于左手无名指间。次揲右刻之策，馀几，归扚于左手中指间，连挂左二则右必二，左三则右必一，左四则右必三。

煦按：既云虚一，则其用必四十九也。如以四十九两分之，左得二十五，右得二十四，挂右一策于左，则右^①止二十三矣。左三数馀一，右三数必馀二，连挂则为四数。如左得二十四，三数馀三，右除挂一，三数亦馀三，连挂得七数。如左得二十六，三数馀二，右必二十三，除挂必馀一，连挂亦得四数。如左得二十三，三数馀二，右得

① “右”，库本作“左”。

二十六，除挂一，三数餘一，连挂亦为四数。纯是四数六数，全无变化，安有此理？且既云以三数之，又安得有左四之理？若不连挂一而数之，则必无左四之数。若连挂一而数之，则又必无左二右二，左三右一之数。是皆臆说也。

是为一揲为纲。

视左右之余策，两奇为一，左三右一是也。两偶为二，左二右二是也。奇偶为三，左四右三是也。《范》分左右，犹卦分上下，此虽有一二三之数，然未成一旁，需之再揲，纲必待于目也。

复合见存之策。

除去挂扚之策，初揲得四三，则见存四十二，初揲得三一，或二二，则见存四十五，此可知用四十九策。煦按既云三数，而所存有四，何也？

分挂揲归如前法，是为再揲为目。

挂扚之数，左四则右必二，左三则右必三，左二则右必一，亦以两奇为一，左三右三是也。两偶为二，左四右二是也。奇偶为三，左二右一是也。煦按凡言奇偶者，皆分左右而论，即双数单数也。

初揲纲也，再揲目也。纲一函三，以虚待目。目一为一，以实从纲。

纲一数具三数，故一可以为一，亦可以为二，亦可以为三。待目而分，二之为四五六，三之为七八九亦然。如初揲一，再揲一，则实其函之一，于左方立丨。再揲二，则实其函之二，于左方立||。再揲三，则实其函之三，于左方立|||。如初揲二，再揲一，则实其函之四，于左方立||||。再揲二，则实其函之五，于左方立|||||。再揲三，则实其函之六，于左方立|||||。如初揲三，再揲一，则实其函之七，于左方立|||||。再揲二，则实其函之八，于左方立|||||。再揲三，则实其函之九，于左方立|||||。此正九数也。

纲一函三，《别注》云（一当三，二当六）以虚待目，目一为一。以实从纲（纲二目三，则虚纳一不用，而用纲之一为三数，又合目三为六数，如纲一则纲不用）。

其下云揲为一会，八揲四会，以当年月日时（前二会为大纲目，视其壮字为何时，后二会为小纲目，观其壮字下之第几局）。

两揲而九数具，四揲而数名立。

两揲具范之左方，复合四十九策，如前两揲，以具右方，此之九数也。如正九是一数，之九是二数，为一之二潜。如正九是五数，之九是六数，为五之六伏。

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数备。

数名既定，复两揲以具左方，是变九之正九也。复两揲以具右方，是变九之之九也。凡四揲而得大数下之小数，如变正九是三，变之九是八，即为三之八。如大数得一之一为原，当于原下寻小数，大数下之横即小数之左，纵即小数之右，横三纵八相合之处，便是变九也。一大数之下，有八十一小数，以八十一乘之，得六千五百六十一数，吉凶休咎睹矣。

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时。

此占法也。大数为年，反大数为月，小数为日，反小数为时。反之者，如大数左一右二为潜，月则左二右一为成也。如小数左（疑落一字）右三，在潜下之第三局，时则左三右一，在下之第十九局也。如大数小数左右同者，则月时与年日同占，此犹《易》之卦变。

辨其阴阳五行，物无遁情。

左方以辨阴阳，一三为一阳，五为二阳，七九为三阳，二为一阴，四六为二阴，八为三阴。右方以分五行，一六为水，二七为金，三八为木，四九为火，中五为土。如筮得一之一谓之一阳属水，五之二谓之二阳属金，七之三谓之三阳属木，二之四谓之一阴属火，四之五谓之二阴属土，八之六谓之三阴属水，余仿此。

《洪范》名数

原（一一冬至），冲（二二立春），从（三三春分），公（四四立夏），中（五五夏至），用（六六立秋），分（七七秋分），戎（八八立冬），终（九九冬至）。

原 丨丨, 一之一。潜 丨丨, 一之二。守 丨川, 一之三。信 丨𠄎, 一之四。直 丨𠄎, 一之五。蒙 丨丁, 一之六。闭 丨𠄎, 一之七。须 丨𠄎, 一之八。厉 丨𠄎, 一之九。

成 丨丨, 二之一。冲 丨丨, 二之二。振 丨川, 二之三。祈 丨𠄎, 二之四。常 丨𠄎, 二之五。柔 丨丁, 二之六。易 丨𠄎, 二之七。亲 丨𠄎, 二之八。华 丨𠄎, 二之九。

见 川丨, 三之一。复 川丨, 三之二。从 川川, 三之三。交 川𠄎, 三之四。育 川𠄎, 三之五。壮 川丁, 三之六。兴 川𠄎, 三之七。欣 川𠄎, 三之八。舒 川𠄎, 三之九。

比 𠄎丨, 四之一。开 𠄎丨, 四之二。晋 𠄎川, 四之三。公 𠄎𠄎, 四之四。益 𠄎𠄎, 四之五。章 𠄎丁, 四之六。盈 𠄎𠄎, 四之七。锡 𠄎𠄎, 四之八。靡 𠄎𠄎, 四之九。

庶 𠄎丨, 五之一。决 𠄎丨, 五之二。豫 𠄎川, 五之三。升 𠄎𠄎, 五之四。中 𠄎𠄎, 五之五。伏 𠄎丁, 五之六。过 𠄎𠄎, 五之七。疑 𠄎𠄎, 五之八。寡 𠄎𠄎, 五之九。

飨 丁丨, 六之一。戾 丁丨, 六之二。虚 丁川, 六之三。昧 丁𠄎, 六之四。损 丁𠄎, 六之五。用 丁丁, 六之六。卻 丁𠄎, 六之七。翕 丁𠄎, 六之八。远 丁𠄎, 六之九。

迅 丁丨, 七之一。惧 丁丨, 七之二。除 丁川, 七之三。弱 丁𠄎, 七之四。疾 丁𠄎, 七之五。竞 丁丁, 七之六。分 丁丁, 七之七。讼 丁𠄎, 七之八。收 丁𠄎, 七之九。

实 丁丨, 八之一。宾 丁丨, 八之二。危 丁川, 八之三。坚 丁𠄎, 八之四。革 丁𠄎, 八之五。报 丁丁, 八之六。止 丁丁, 八之七。戎 丁𠄎, 八之八。结 丁𠄎, 八之九。

养 𠄎丨, 九之一。遇 𠄎丨, 九之二。胜 𠄎川, 九之三。囚 𠄎𠄎, 九之四。壬 𠄎𠄎, 九之五。固 𠄎丁, 九之六。移 𠄎𠄎, 九之七。堕 𠄎𠄎, 九之八。终 𠄎𠄎, 九之九。

方为地, 圆应天, 一也。每时当直四日半有奇, 亦《太玄》之卦气, 而不以馀分为奇赢。潜老曰每畴之九则候帝虚, 故九其八为七

十二候,是以适符。尝以为一一与一二之间,则九而适八,犹六爻而适五爻也。重数叶八际,而九九一一,合为冬至,犹之任督之五十一也。用则藏其一,而八十卦之四分用三,依然六十耳。

小数图

	横一	横二	横三	横四	横五	横六	横七	横八	横九
纵一	一一 吉吉	一二 吉咎	一三 吉祥	一四 吉吝	一五 吉平	一六 吉悔	一七 吉灾	一八 吉休	一九 吉凶
纵二	二一 咎吉	二二 咎咎	二三 咎祥	二四 咎吝	二五 咎平	二六 咎悔	二七 咎灾	二八 咎休	二九 咎凶
纵三	三一 祥吉	三二 祥咎	三三 祥祥	三四 祥吝	三五 祥平	三六 祥悔	三七 祥灾	三八 祥休	三九 祥凶
纵四	四一 吝吉	四二 吝咎	四三 吝祥	四四 吝吝	四五 吝平	四六 吝悔	四七 吝灾	四八 吝休	四九 吝凶
纵五	五一 平吉	五二 平咎	五三 平祥	五四 平吝	五五 平平	五六 平悔	五七 平灾	五八 平休	五九 平凶
纵六	六一 悔吉	六二 悔咎	六三 悔祥	六四 悔吝	六五 悔平	六六 悔悔	六七 悔灾	六八 悔休	六九 悔凶
纵七	七一 灾吉	七二 灾咎	七三 灾祥	七四 灾吝	七五 灾平	七六 灾悔	七七 灾灾	七八 灾休	七九 灾凶
纵八	八一 休吉	八二 休咎	八三 休祥	八四 休吝	八五 休平	八六 休悔	八七 休灾	八八 休休	八九 休凶
纵九	九一 凶吉	九二 凶咎	九三 凶祥	九四 凶吝	九五 凶平	九六 凶悔	九七 凶灾	九八 凶休	九九 凶凶

大数下之小数,起一一以至九九,八十一数皆同。其吉凶则互换。左以横序,右以纵序。如左是一数,则吉起横一,凶终横九。左是二数,则吝起横一,悔终横九。如右是一数,则吉起纵一,凶终纵九。右是二数,则吝起纵一,凶终纵九。皆视周流图以原(右一左

一)下一图为例。

《象正》曰———为乾，一一二为兑，自领九类。一二一为离，一二二为震，自领九类。依此序之，未归乾统。

一畴三畴七畴九畴，以阳仪主之。二畴四畴六畴八畴，以阴仪主之。五畴兼用七百二十九卦，五五为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一，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二，兑兑兑兑兑兑兑兑兑，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三，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四，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五，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六，巽巽巽巽巽巽巽巽巽，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七，坎坎坎坎坎坎坎坎坎，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八，艮艮艮艮艮艮艮艮艮，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九，坤坤坤坤坤坤坤坤坤，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此九九八十一方也，第一畴各加一，二畴各加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畴各以其数加之。

煦曰：此即先天横图之数，而以畴数配之者。纵横皆除五中，故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遂各降一等，而其数亦不能尽合也。

第五畴之五，五五则中也，共七百二十九。石斋黄氏衍为九图，此其约概。潜夫衍此，配卦三式。

北一，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离巽艮中坤坎震兑。

南二，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乾离巽艮中坤坎震兑。

东三，巽巽巽巽巽巽巽巽巽，乾离巽艮中坤坎震兑。

西四，艮艮艮艮艮艮艮艮艮，乾离巽艮中坤坎震兑。

五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乾离巽艮中坤坎震兑。

北六，坤坤坤坤坤坤坤坤坤，乾离巽艮中坤坎震兑。

南七，坎坎坎坎坎坎坎坎坎，乾离巽艮中坤坎震兑。

东八，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乾离巽艮中坤坎震兑。

西九，兑兑兑兑兑兑兑兑兑，乾离巽艮中坤坎震兑。

右河图四象也，九畴依序统之。煦曰：此即拆河图配卦之数，然河图实无可拆之理，亦必无卦爻可能强配之理。

北一，坎坎坎坎坎坎坎坎坎，坎坤震巽中乾兑艮离。

西南二，坤坤坤坤坤坤坤坤坤，坎坤震巽中乾兑艮离。

东三，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坎坤震巽中乾兑艮离。

东南四，巽巽巽巽巽巽巽巽巽，坎坤震巽中乾兑艮离。

五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坎坤震巽中乾兑艮离。

西北六，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坎坤震巽中乾兑艮离。

西七，兑兑兑兑兑兑兑兑兑，坎坤震巽中乾兑艮离。

东北八，艮艮艮艮艮艮艮艮艮，坎坤震巽中乾兑艮离。

南九，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坎坤震巽中乾兑艮离。

右洛书后天数位也，九畴依序统之。煦曰：此即文王后天卦位之数，以坎始离终者也。

煦按：右除三《易》、《凿度》而外，《易林》以下，自为一《易》，其书可见者八家。惟邵子《经世书》深契易理，温公《潜虚》犹能发明河图之数，焦京虽沦于术，犹能发明河图中五行之奥，然支干之所由设与纳甲纳支，皆上古圣人藉之以表彰天行，阐扬易理者也。文周作《易》时，犹然未分，乃后世分为占卜之学。亦如图书本附《周易》以行，而后人专求义理于文字中，遂并图书而分之，而旋失之。不有孔子之传，乌能确证二图之必与《周易》合哉？五行支干之说，学者不

传，而京氏传之，其于《周易》未为无补。七八九六，阴阳老少之数也。六六，卦爻策数也。七七，蓍数也。八八，卦象数也。九为乾阳之大用，流行于六十四卦中。子云、元嵩、九峰以为不应独缺老阳自乘之数，故于九九有取焉，是藉《易》而立异者也。子明占决而外，绝无他奇，当亦矜张其辞，以自神其《易》耳，然此犹附经以起义者也。《洪范》违经而自附于《范》，尤异之异矣。孔子圣人也，十翼之传止于释经，此外尚无著作，况其才智不逮者乎？学者有志于《易》，其尚深窥四圣之文，精求四圣之心可耳，无务自外于《易》，而致支离之远也。

正易心法(正文不录)

煦按：《心法》谓上经为数，下经为气，非也。论数与气，则上下经皆有之。谓上经为对待不移，非也。上下经皆流行不息者也。盖六十四卦原备于伏羲先天一图，则上下经皆先天也。因目上经为对待不移，故遂以为数。因目下经为流行不息，故遂以为气。不知万物皆始于气而终于形，上经之天地言气，孔子所由谓天地絪縕。下经之男女言形，孔子所由谓男女构精也。《周易》卦爻俱是先天，俱是气机未兆，自乾坤至既未，无非气机之摩荡，所以卦卦爻爻皆是活的。虽曰下经言形，然形亦气机摩荡所成，安得有不移之说？乾坤即阴阳也，水火亦乾坤也。水火全以气用，故在河图遂居生数之始。水先而火后，水始而火终，即生于下而进于上之理也。卦爻自下而生，此之义也。洛书之象，离上而坎下，后天之数。坎始而离终，皆此义也。乾坤之初皆水也，屯蒙等六卦，水之用也，泰否即水火之交不交也，颐大过则水火之象已成，故继之以坎离终也。咸恒，《大象》水也。损益配上经之泰否，是阴阳之既交而《大象》则火也。所损所益皆言阳爻，是即坎外之浊阴无可利用，而坎中之阳具刚中时用之妙也。中孚小过，则水火之交已定，故继之以既济终也。要皆乾坤之妙，所流衍于六十四卦者也。洛书坎离之位，居先天乾坤之位，即是

乾坤二用所由行。始乾坤终坎离，始咸恒终既未，胥此旨也。然象离之大畜中孚在前，而象坎之颐小过在后，是仍火上水下，未交之义。必至坎离，然后可以见乾坤之变。必至既未，然后乾坤之二用始可见也。观上经屯蒙六卦之后，小畜履，《大象》火也。泰否之后，同人大有，《大象》火也，以水火皆乾坤之摩荡也。咸恒之后，遁象巽艮，大壮象震兑。损益之后，夬之《大象》象震兑，姤之《大象》象巽艮，以山泽雷风皆水火之摩荡也。《上经》则乾元用九，初感于阴，《下经》咸恒损益，则阴阳之既盛矣。此初气终形，初微终盛之妙，凡皆自阳爻之游历进盛言也，奚为乎始于水火而终于水火也。金土之性虽下，而水之性有隙而必入，是水更下于金土也。木生而上，木之性也。而火性炎上，更上于木。其初在下，其末在上，故上下经皆始水而终火。当知坎离二者，止是乾坤相交之两象。《易》发坎离之用，即以发乾坤相交之用也。若知六十四卦皆开于大圆图，则遇巽逢乾，莫非流行不息之妙矣，安得曰对待不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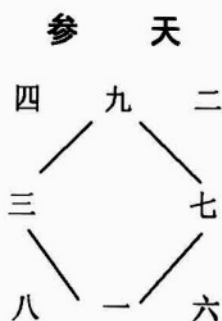


周易函书约存卷十二 原古七(冒道分派一)

九章皆勾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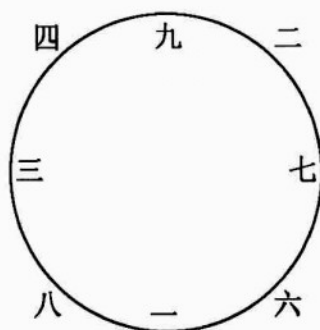
《周礼·保氏》，“九数”注曰方田，御田畴界域；曰粟布，御交质变易；曰差分，御贵贱廩税；曰少广，御积幕方圆；曰商功，御工程积实；曰均输，御远近劳费；曰盈朒，御隐杂互见；曰方程，御错糅正负；曰勾股，御高深广远。《周髀》，周之算经也。陈子曰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以勾为首，以髀为股。又曰髀者，表也。然《周髀》独明勾股，不及《九章》，何哉？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勾股之自为用也。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勾股之所生也。数有可见者，有隐而不得见者，有互见者，有旁见者，其变无穷，藏于圆方。少广，圆方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广所出。一方一圆，其间不齐。始出差分，而均输对差分之数。盈朒者，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输所出，而以方程济其穷。度也，量也，衡也，原于黄钟粟布出焉。黄钟出于方圆者也，三分益一，圆周变为方周，四分用三，圆积变自方积，故勾股之容圆方不同，方田少广生焉。折半以平粟布，均输生焉。盈朒方程生于诸和，商功差分生于诸较，勾股岂非九数之原乎？设为九章者，便用耳。田畴界域，或见于勾股，少广方田统之矣。交质变易，或见于差分，均输粟布统之矣。故《九章》以用而分，不以数而分也。泰西立十八法，盈朒曰叠借互征，方程曰杂和较乘，分少广为九，而开方诸法有其七。其二曰递加倍加，勾股有其略，差分仍为差分。粟布商功见于三率，均输见于重准测，名异理同，究无同异

也。加减乘除出于洛，亦成于勾股。和者，勾股弦之相并也。较者，勾股弦之相较也。并以成加，较以成减，勾股自之而为弦积，则乘成。弦积开方而为弦，则除成。有河即有洛，有勾股即有加减乘除，何往非图书引触哉？



煦按：天道左旋，三，奇数也，奇为阳，故以三乘而左旋之，是谓参天。如一三如三，三三如九，三九二十七，三七二十一之类是也。然洛书之数，左右上下，其对待者莫不皆十。盖十也者，数之大盈也，故百千万亿至于无穷，未有出此十数者。此阴阳逆顺之机，而加减乘除之妙所由寓也。三与七合为一十，三之乘也顺，则七之乘也必逆，如一七如七，七七四十九，七九六十三，三七二十一之类是也。然乘也者，进数也，加数也，止此一十之数。今以所乘为用数矣，而所乘之外，非乘之所及者，则皆除也。亦如以所除为用，而所除之外，非除之所能及者，则皆乘也。乘者少则除者必多，乘者顺则除者必逆，顺者乘则逆者必除，皆自然之理也。如三乘者既顺矣，今复以三为除，则必逆施以合之。如三三除如九，余一。一三除如三，余七。三七除二十一，余九。三九除二十七，余三之类是也。如以七乘者既逆矣，今复以七为除，则必左旋以合之。如一七除如七，余三。三七除二十一，余九。七九除六十三，余七。七七除四十九，余一之类是也。盖天道以左旋为顺，右旋为逆。顺进者日有所加，逆退者日有所减。加则乘之所由生，减则除之所由起。循环太极图中，阳进一分则阴必减却一分，阴进一分则阳必减却一分，此即乘除加减之妙，凡皆由洛书出也。

两 地



煦按：地道右转，二，偶数也。偶属阴，故以二乘而右旋之，是谓两地。如二二如四，二四如八，二八一十六，二六一十二是也。如以合十之八而乘之，则二之乘也顺，而八之乘也必逆。如二八一十六，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四八三十二是也。盖十为数之大盈，而二与八相为进退，则此二数必具逆顺之机。如以二乘之矣，今复以八数乘之，则二右旋而八必左旋矣。然既能以乘而进者加之，又必能以除而退者减之。如以二数逆旋，加之而为乘，则必能以二数顺转，加之而为除。如二二除如四，余六。二六除一十二，余八。二八除一十六，余四。二四除如八，余二是也。以八数顺转加之而为乘，则必能以八数逆旋加之而为除。如八八除六十四，余六。六八除四十八，余二。二八除一十六，余四。四八除三十二，余八是也。如以合十之数，而皆以乘求之也，则必一顺一逆，然后可以相合。如以合十之数而皆以除求之也，则必一顺一逆，然后可以相合。如以合十之数而一乘一除也，则顺必同顺，逆必同逆。如以一数而即兼乘除以求之，则乘者顺而除者必逆，除者顺而乘者必逆。夫合十之数，而可以迭为乘除者何也？万物之理有进则必有退，有逆则必有顺，有乘则必有除，有见则必有隐，阴阳之理本如是也。孔子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以备万物之数，则无有一物不可纪之以数者，即无有一物不在数中，即无有一物不在数外者。此洛书之对待，止此十数任

意中分之，而逆顺进退加减乘除，无往不合者也。

阳统阴，阴奉阳者也。阴所至之分，阳皆有以至之者，大明终始之义也。阳所至之分，阴不必皆有以至之者，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世有温泉而无寒火，则阳之可以统阴，阴之不能逾阳明矣。故二八之偶数，不能与一三七九之奇数相为乘除者，阴固不可以干阳，所以谓为常乏也。三七之奇数，能与二四六八之偶数相为乘除者，阳之所以统阴，天之所以包地，所以谓为常饶也。今就洛书之偶数，亦以三之奇数乘之，而求其进数，是阴从乎阳，故必左转，而始有以相合，如二三如六，三六一十八，三八二十四，三四一十二是也。如以三之奇数除之，而求其退数，则必逆转，始有以奉阳。如二三除如六，余四。三四除一十二，余八。三八除二十四，余六。三六除一十八，余二是也。如更以七之奇数乘之，则生数顺而乘数必逆。如二七一十四，四七二十八，七八五十六，六七四十二是也。如更以七之奇数除之，则乘逆而除者必顺。如二七除一十四，余六。六七除四十二，余八。七八除五十六，余四。四七除二十八，余二是也。奇偶互为乘除，进退互为消长，逆顺相为盈缩，每一乘除兼有四法，四四该一十六法。而兹止于十二者，邵子所以有四分用三之说，是半隐半见之机，凡皆阴阳自然之妙也。

如必以二八之偶数，乘除一三七九之奇数，则止能生四隅之偶数，而不能生四正之奇数。如一八如八，而生东北之八。三八二十四，而生东南之四。八九七十二，而生西南之二。七八五十六，而生西北之六是也。又如二三如六而余四，二九一十八而余二，二七一十四而余六，一二如二而余八是也。则是偶数之所乘除，亦止能乘除偶数，而不能乘除奇数也，此地道无成之故也。

煦按：阴阳之理互相为用，故阳用用于阴，阴用用于阳，原未有相离者也。其数为阳，而又用少阳之成数⊕转之，故必右转，而循阴之道以济其阳。右而逆者，以从地也。其数为阴，今又左转而从阳，则必用少阴之生数⊖以济其阳。除与乘，进退加减，既异其数，故逆顺亦异其理也。其数为阴，而又用少阴之成数⊙转之，故必左

转，而循阳之道以济其阴。左而顺者，以从天也。其数为阴，今复右转以从阴，则必用少阳之生数④以济其阴。除与乘，进与退异，则逆与顺亦异也。至以偶数，而用三七之奇数乘除之，其逆与顺亦莫不然耳。

又按：其乘除之数皆不离于十数之中，而此之乘则彼之除者，何也？今试看二与八合为一十，如以二乘八除，或八乘二除，则其数无不相合。如二二除如四，则二八乘得一十六矣。是二十之中，四为除，而十六则为乘矣。如四四除一十六，则二二如四，又为乘矣。然必在二十之中者，以二为乘除故也。如以三七乘除之，三乘则必七除，三除则必七乘矣。如三七除二十一，则必三三乘之而得九。如三三除九，则必三七乘之而得二十一。然必①在三十之中者，以三为乘除故也。如以四六乘除之，则必在四十之内矣。如四六除得二十四，则必四四乘得十六。如四四除得十六，则必四六乘得二十四。凡皆不离一十之中。少者乘而②多者必除，生者乘则成③者必除，此皆阴阳微盛进退之妙也。

河图有十而洛书无十，以其散处于四方，故对待取之，莫非十也。乘除同此十数，而半见半隐，用不用分耳。河图静而洛书动，河图体而洛书用，乘除进退之妙都在动用时见出。故洛书无十者，是半见半隐之妙，以乘之外有除，除之外有乘也。无穷之数极于千百万亿，皆无能出此十数之外者。今以十数任意分之，除两五居中者不论，其余所得必有一生一成。如以成数乘而得之，则以生数除之而得其数矣。如以生数乘而得之，则以成数除之而得其数矣。故八与二同为一十，三与七同为一十，四与六同为一十，一与九同为一十，唯一无乘，则亦无除，适得其本数而止。如前参天两地二图，引而伸之，亦可以得其慨矣。凡皆阴阳相须，奇偶相依，进退同原，生

① “必”，堂本作“七”。

② “而”，库本作“则”。

③ “则成”，堂本作“而乘”。

成合德，顺逆相循之妙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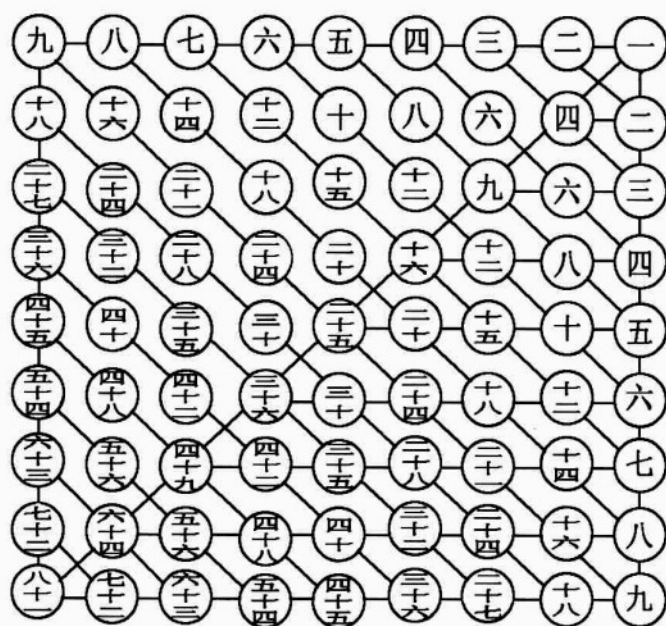
以除代乘之法

此法不用因乘，而以除法代之，数亦天然符合，其术须变法数。如一位法者作单数，于十内减去所乘之数，而以所余之单数除之，亦得所乘之数也。盖所除之单数与同乘之单数，同为一十故也。今以所乘之数为用数，则所余之数自应除去。如以十数论，所乘既用三数，则七数自应除去矣，此所由因除数而得成数也。二位法者，作几十几数于百内减去所乘之数，而以所余之几十几数除之，而即得所乘之数也。三位法者，作几百几十几数，于千内减去所乘之数，而以所余之几百几十几数除之，即得所乘之数也。法实既变，乃将变法与实呼除之，呼实则自右向左，呼法则自左向右，逐位呼除，除毕余实，即为所求之乘数也。

如有一百二十人，每人二两一钱，问共若干？曰二百五十二两。术：此二位法也。将法二两一钱作二十一，于百内减之，余七十九，即七十九为二十一之变法。先以甲法七，呼丑实二，曰二七除一十四。乙法九，呼丑实二，曰二九除一十八。皆于丑实二内除之。此如以丑二作二百，先除一百四十，后除一十八，止存四十二也。故丑位空，寅存四，卯存二，再以甲法七，呼子实一，曰一七除七。乙法九，呼子实一，曰一九除九。此如以子一作一百，先除七十后除九也。曰七退十还三，子位空，丑上三，曰九退十还一。丑存二，上一于寅之四上为五，卯仍存二，逐位除毕，即丑余之二，寅余之五，卯余之二，为所求二百五十二两也。盖所除之数，皆乘数中不用之数，今既以所余之数悉除之，故遂因除数而得乘数也。总缘十数之中，有所用之正数，即有所不用之余数，正数用则余数除矣。由其不用，征其所用，此即《周易》体阳用阴，体阴用阳之妙。此即八卦小图纯阳之体由阴终阴始而见，纯阴之体由阳终阳始而成之妙也。蓍之揲也，本以分揲挂扚为所用之策，而或以所余不用之数，即以分老少阴阳，凡皆隐

显互征，体用一原之妙耳。故前参天两地之图，如以十中之成数生数分别用之，无不相合，特逆顺不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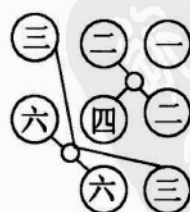
九九图



此九九全图，即相乘相除图也。相乘者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之类。相除者九除八十一得九，八除六十四得八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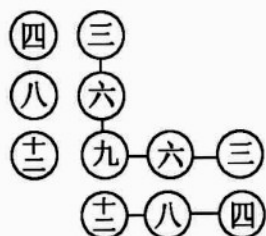


此自乘图也。一一得一，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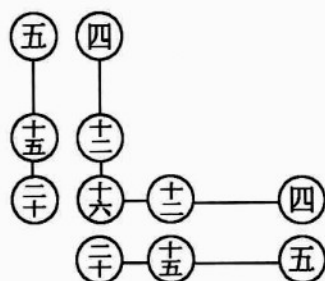


此相并图也。二与二并四，三与三并六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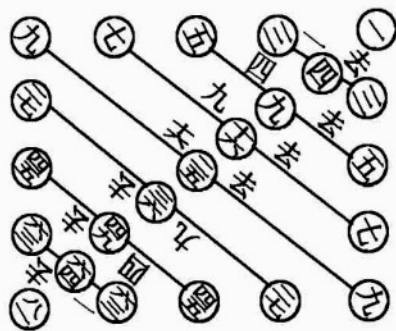
煦曰下皆详释九九图中加减乘除之法，并法即加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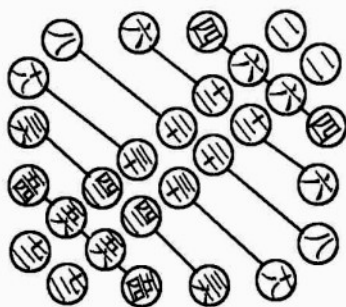
此各并图也。三与六并九，四与八并十二之类。



此隔一位并图也。四与十二并十六，五与十五并二十之类。隔二位并，五与二十并二十五，六与二十四并三十之类。其隔中又并者，五之左二十，十之右十五，亦并二十五也。余仿此。隔三四五六位并无不合，隔中挨次并亦无不合。



此相减生阳图也。四去一而生三，六十四去一而生六十三，九去四而生五，四十九去四而生四十五之类。右而左者，自少而多，即据现数减之。左而右者，自多而少，当除十而减其馀也。除皆阴数，始除八十，次除六十，次除四十，次除二十。



此相减生阴图也。六去二而生四，五十六去二而生五十四，十二去六而生六，四十二去六而生三十六之类。自左而右者，亦除十。除皆阳数，始除七十，次除五十，次除三十。



并首尾之一九为十，以九乘之，得九十，折半得四十五为实。以三为法除之，得十五。故纵横皆十五（纵横皆三，故以三为法）。此用少广章顺加求积法得实。

此洛书之数也。

此图原系一二三四，自北而东南，六七八九，自西北而南耳。乃以二八对换，遂成此图。如以二八不动，其余皆对换之，则一二三四自南而下于西北，六七八九自东南而下于正北也。



并一与十六为十七，以十六乘之，得二百七十二，折半得一百三十六为实，以四为法除之，得纵横皆三十四（纵横皆四，故以四为法）。

煦曰：向见此下七图，位置天然，纵横之数无不皆合，遂不敢动著丝毫。乃今始知其法^①，亦甚易耳。如此四四一图，左右上下，彼此互易，遂可改为十六图，而位次^②不必相同^③。今略改七七八八二图于下，亦可见矣。

此图原系一数，自右上第一位起，以下皆挨次而顺布之，然后以一与十六对换，四与十三对换，十与七对换，十一与六对换，遂成此图。今试照前数而对换之，依然挨次顺数之图也。

五 五					六 六					
五	三	十	三	五	七	九	二	四	十三	六
十五	十四	七	十八	十一	九	十二	二十	三	三	十八
二十四	十七	十三	九	二	三	五	七	三	二	三
二十	八	十九	十二	六	十四	十六	十四	二十	十二	五
一	三	十六	四	三	八	六	十五	十七	六	十九
					一	十四	三	五	八	十

并一与二十五为二十六，以二十五乘之，得六百五十，折半得三百二十五为实。以五为法除之，得纵横皆六十五。既以二十六为两头之数，凡两数之合为二十六者，自必相对而列之。

并一与三十六为三十七，以三十六乘之，得一千三百三十二，折半得六百六十六为实。以六为法除之，得纵横皆一百一十一。^④

① “法”，库本作“妙”。

② “位次”，库本作“其数”。

③ “同”，库本作“合”。

④ “一”，库本作“二”。

		七		七		
四六	八	十六	二十	二九	七	四九
三	四十	三五	三六	十八	四二	二
四四	十二	三三	二三	十九	三八	六
二八	二六	十一	二五	三九	二四	三
五	三七	三	二七	十七	十三	四五
四八	九	十五	十四	三三	十	四七
一	四三	三四	三十	二	四二	四

并一与四十九为五十，以四十九乘之，得二千四百五十，折半得一千二百二十五为实。以七为法除之，得纵横皆一百七十五。

改 七 七 图

三二	四五	十七	三七	十三	二七	五
三三	六	十九	十二	三八	二三	四四
三五	二	十八	四十	四一	三六	三
十五	四七	三二	九	十	十四	四八
十一	三二	三九	二六	二四	二五	二八
三四	四	二二	四三	四二	三十一	一
十六	四九	二九	八	七	二十	四六

再改七七图

四七	十四	九	三三	十五	四八	十
二二	二五	二六	三九	十一	二八	二四
四九	二十	八	二九	十六	四六	七
六	二三	十二	十九	三三	四四	三八
四	三十一	四三	二二	三四	一	四二
二	三六	四十	十八	三五	三	四一
四五	二七	三七	十七	三二	五	十三

三改七七图

三八	十二	十九	三三	六	四四	二三
四二	四三	二	三四	四	一	三十一
四二	四十	十八	三五	二	三	三六
十三	三七	十七	三	四五	五	二七
七	八	二九	十六	四九	四六	二十
二四	二六	三九	十一	三	二八	二五
十	九	三二	十五	四七	四八	十四

新解
PDG

四 改 七 七 图

二五	二六	二三	二八	二四	十一	三九
二七	三七	四五	五	十三	三	十七
二十	八	四九	四六	七	十六	二九
三十一	四三	四	一	四二	三四	二
十四	九	四七	四八	十	十五	三
二三	十二	六	四四	三八	三三	十九
三六	四十	二	三	四	三五	十八

八 八

六一	四	三	六二	二	六三	六四	一
五二	十三	十四	五	十五	五十一	四九	十六
四五	二十	十九	四六	十八	四七	四八	十七
三六	二九	三十	三五	三	三四	三三	三
五	六十	五九	六	五八	七	八	五七
十二	五三	五四	十二	五五	十	九	五六
二	四四	四三	二	四二	二三	二四	四
二八	三七	三八	二七	三九	二六	二五	四十

并一与六十四为六十五，以六十四乘之，得四千一百六十，折半得二千零八十为实。以八为法除之，得纵横皆二百六十。

改 八 八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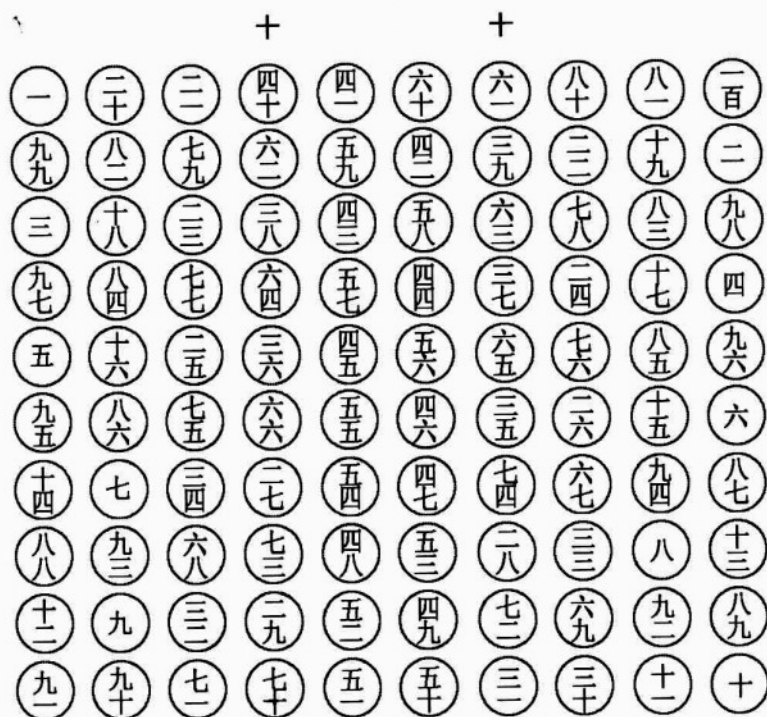
五三	十	五五	五六	九	十二	十一	五四
二十	四七	十八	十七	四八	四五	四六	十九
六十	七	五九	五七	八	五	六	五九
四四	二三	四二	四二	二四	二二	二三	四三
十三	五十一	十五	十六	四九	五二	五二	十四
三七	二六	三九	四十	二五	二八	二七	三八
四	六三	二	一	六四	六二	六二	三
二九	三四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六	三五	三十

尚可改为数十图,各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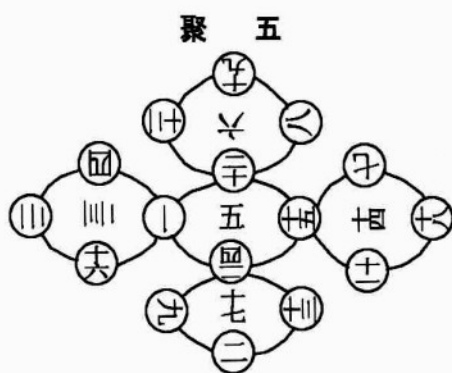
九 九

三一	七六	十三	三六	八一	十八	二九	七四	十一
二三	四十	五八	二七	四五	六二	二十	三八	五六
六七	四	四九	七二	九	五四	六五	二	四七
三十	七五	十二	三三	七七	十四	三四	七九	十六
二	三九	五七	三三	四二	五九	二五	四三	六二
六六	三	四八	六八	五	五十一	七十一	七	五二
三五	八十	十七	二八	七三	十	三三	七八	十五
二六	四四	六二	十九	三七	五五	二四	四二	六十五
七二	八	五三	六四	一	四六	六九	六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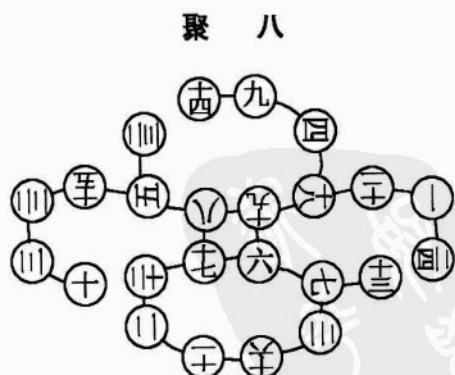
并一与八十一为八十二,以八十一乘之,得六千六百四十二,折半得三千三百二十一为实。以九为法除之,得纵横皆三百六十九。



并一与一百为一百零一,以一百乘之,得一万零一百,折半得五千零五十为实。以十为法除之,得纵横皆五百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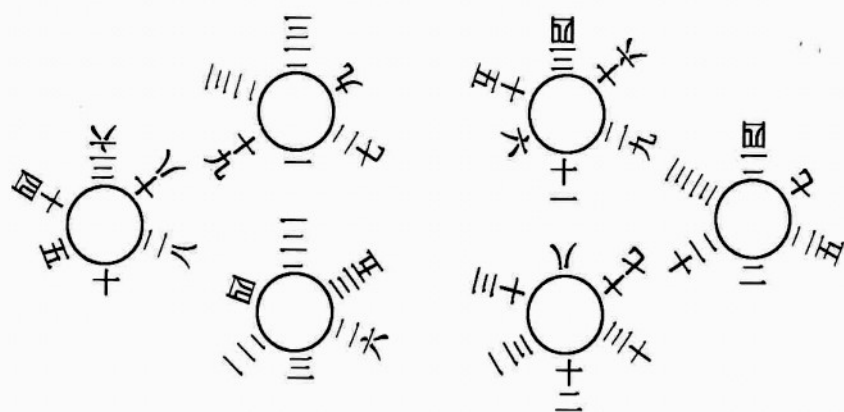


二十一子作二十五子用。
四环各皆六十五,不用三与十与
二十二三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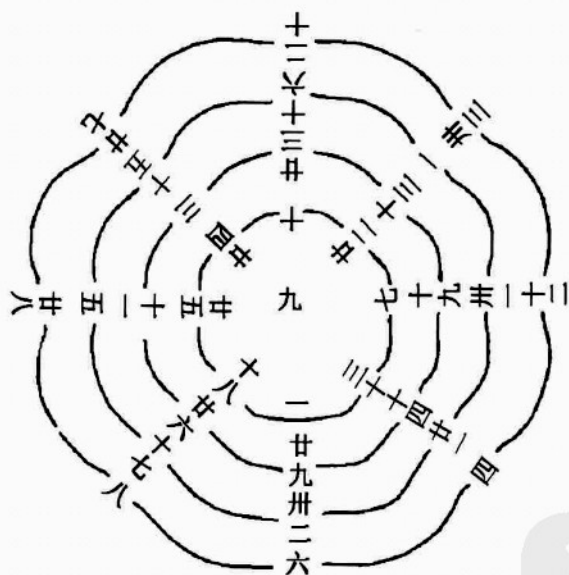


二十四子作三十二子用。
四环各皆一百。

聚 六



攢 九



斜直周环并中九,各皆一百四十七。

六四	四九	四八	三三	三三	十七	十六	一
六三	五十	四七	三四	三一	十八	十五	二
六二	五一	四六	三五	三二	十九	十四	三
六一	五二	四五	三六	二九	二十	十三	四
六十	五三	四四	三七	二八	二一	十二	五
五九	五四	四三	三八	二七	二二	十一	六
五八	五五	四二	三九	二六	二三	十	七
五七	五六	四一	四十	二五	二四	九	八

十三 五二				十二 五三				十一 五四			
二十三 三六	巽		四五 廿九	二二 卅七	离		四四 二八	二二 三八	坤		四二 二七
六二 十四		四 五一			六十 五				五九 十	六 五五	
十九 三五	震		四六 三十	上图横取 一层排为 下图一阵				二三 三九	兑		四二 二六
六 十五		三 五千			十六 四九				五八 九	七 五六	
十八 三四	艮		四七 三一	十七 三三	坎		四八 三二	二四 四十	乾		四二 二五
六三 二				六四 一				五七 八			

六十四子，顺逆安置，用横行八位为一阵。首行数居北之中，八行数居北之右，七行数居西，三行数居东，五行数居南，四行数居南之左，六行数居南之右，其求积法如前八八图，每阵得二百六十。每阵各取半面四子，积一百三十，合而俱成一阵，数无不同。如截坎东四子，艮西四子，共得二百六十。截乾南四子，兑北四子，亦得二百六十。

煦曰：盖必如此顺逆列之，然后左右对取，各得六十五，知一对得六十五，则两对必得一百三十，四对必得二百六十矣。前四四等图，左右上下，其数无不相合，皆用此图对取之法也。

	五	六八		三	七		一	七二	
三			四	三		三	三		三
四			二	四		九	三		七
二			三	四		三	三		五
	六	六		六	四		七	二	
	七	五		九	五		二	五	
	八	五		六	七		十	九	
十			五	二		五	三		五
九			四	二		三	四		二
五			三	五		二	九		四
	五	七		五	十		六	十三	
	六	六		八	六		十	六	
	十二	二		九	四		七	六	
二			四	二		四	三		四
六			七	八		五	千		三
四			二	四		二	四		二
八			五	六		七	四		九
	六	十二		六	十		六	八	
				三			五		

用七十二子为图，并一与七十二得七十三，以七十二乘之得五千二百五十六，折半得二千六百二十八为实。以九为法除之，得每环八子为一阵，各二百九十二，以九阵化为十三阵也。

煦按：此亦上下顺逆列之，然后左右对取，各得七十三^①数者也。

① “三”，库本作“二”。

左右对取，即以多配少，如一便配七十二是也。

自洛书以三三积数，为数之原，而自四以下，皆以为法焉，何则？三者天数也，故其象圆，如前图。居四方与居四隅者，或动或静（居中者一定不易），而各成纵横皆十五之数矣。四者地数也，故其象方，如后图。居中居四隅与居四方者，或动或静，亦各成纵横皆二①十四之数矣。自五五以下，皆以三三图为根。自六六以下，皆以四四图为根。而四四图又实以三三图为根，故洛书为数之原，不易之论也。今附四四图于左，以相证明，其余具数学中，不悉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一	十五	十四	四
十二	六	七	九
八	十	十一	五
十三	三	二	十六

十六	二	三	十三
五	十二	十	八
九	七	六	十二
四	十四	十五	一

① “二”，库本作“三”。

此以十六数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列之(第一图)。其居中与居四隅者不易,而居四方者交易,则成纵横皆三十四之数(第二图)。若居四方者不易,而居中与居四隅者交易,亦成纵横皆三十四之数(第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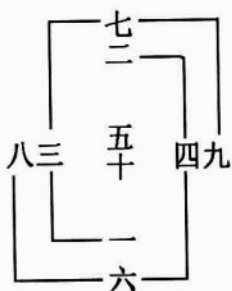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六	二	三	十三
五	十一	十	八
九	七	六	十二
四	十四	十五	一

一	十五	十四	四
十二	六	七	九
八	十	十一	五
十三	三	二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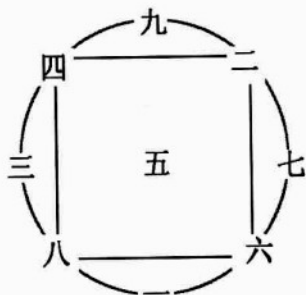
此以十六数自右而左,自下而上列之(第一图)。用前法变为两图(第二图、第三图),并得纵横皆三十四之数。但其不易者,即前之交易者。而其交易者,即前之不易者(此第二图同前第三图,此第三图同前第二图),盖亦阴阳互为动静之理云。

河图加减之原



一三七九二四六八，用中两率三七相加为十，以一减之得九，以九减之得一。若用一九相加亦为十，以三减之得七，以七减之得三。用中两率四六相加为十，以二减之得八以八，减之得二。若用二八相加亦为十，以四减之得六，以六减之得四。

洛书乘除之原



一三九七二四八六，用中两率三九相乘为二十七，以一除之得二十七，以二十七除之得一。若用一与二十七相乘，以三除之得九，以九除之得三。用中两率四八相乘为三十二，以二除之得十六，以十六除之得二。若用二与十六相乘，以四除之得八，以八除之得四。

《大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数皆自少而多，多而复还于少，此加减之原也。又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天数以三行，地数以二行，此乘除之原也。是故河图以一二为数之体之始，洛书以三二为数之用之始。然洛书之用始于参两者，以参两为根也。实则诸数循环，互为其根，莫不寓乘除之法焉。而又皆以加减之法为之本，今推得洛书加减之法四，乘除之

法十四，积方之法五，勾股之法四，各为图表以明之于左。

洛书加减四法

一、用奇数，左旋相加，得相连之偶数（此生四隅之数也。一加三为四，三加九为十二，九加七为十六，七加一为八）。

若用奇数，减左旋相连之偶数，得右旋相连之奇数（三减四为一，九减十二为三，七减十六为九，一减八为七）。

一、用偶数，左旋相加，得相连之偶数（此亦生四隅之数也。二加六为八，六加八为十四，八加四为十二，四加二为六）。

若用偶数，减左旋相连之偶数，得右旋相连之偶数（此亦生四隅之数也^①。六减八为二，八减十四为六，四减十二为八，二减六为四）。

一、用奇数，右旋加偶数，得相连之奇数（一加六为七，九加四为十三，七加二为九，三加八为十一^②）。

若用奇数，减相连之奇数，得相连之偶数（此两奇生在中之偶数也。一减七为六，九减十三为四，七减九为二，三减十一为八^③）。

一、用偶数，右旋加奇数，得相对之奇数（二加九为十一，四加三为七，八加一为九，六加七为十三）。

若用奇数，减相对之奇数，得相连之偶数（九减十一为二，三减七为四，一减九为八，七减十三为六）。

洛书乘除十四法

一、用三，左旋乘奇数，得相连之奇数。三三如九，三九二十七，三七二十一，一三如三。

一、用八，左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八八六十四，四八三十

① “此亦生四隅之数也”，库本无。

② “七加二为九，三加八为十一”，库本无。

③ “七减九为二，三减十一为八”，库本无。

二，八二一十六，八六四十八。

一、用三，左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三四一十二，三二如六，三六一十八，三八二十四。

一、用八，左旋乘奇数，得相连之偶数。八三二十四，八九七十二，八七五十六，八一如八。

一、用二，右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二二如四，二四如八，二八一十六，二六一十二。

一、用七，右旋乘奇数，得相连之奇数。七七四十九，七九六十三，七三二十一，七一如一。

一、用二，右旋乘奇数，得隔二位之偶数。二九一十八，二三如六，二一如二，二七一十四。

一、用七，右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七二一十四，七四二十八，七八五十六，七六四十二。

一、用六，乘偶数，得本位之偶数。六六三十六，六八四十八，六四二十四，六二一十二。

一、用六，乘奇数，得相连之偶数。此由四正而生四隅也。六七四十二，六九五十四，六三一十八，六一如六。

一、用四，乘偶数，得相对之偶数。四四一十六，四六二十四，四二如八，四八三十二。

一、用九，乘奇数，得相对之奇数。九九八十一，九一如九，九三二十七，九七六十三。

一、用四，乘奇数，得隔二位之偶数。四九三十六，四七二十八，四一如四，四三十二。

一、用九，乘偶数，得相对之偶数。九二一十八，九八七十二，九四三十六，九六五十四。

凡除法，除其所得之数，得其所乘之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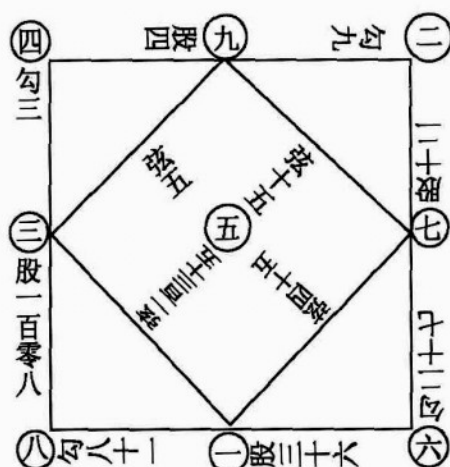
洛书乘除十四法，可约为八法，何则？五者，河洛之中数。自此以上，由五以生。五加一为六，六减五为一，是六与一同根也。五加二为七，七减五为二，是七与二同根也。三八四九，其理如之。

今用三与八,左旋乘奇偶,而皆得相连之奇偶,可以知八即三矣。用二与七右旋乘奇偶,而皆得相连之奇偶,可以知七即二矣。内惟二乘奇数,得隔二位之偶数者,其所得即相连奇位同根之数,犹之乎相连也(如二九一十八,八与三同根,得八犹之乎得相连之三也,余仿此)。用一与六乘,而皆得本位之奇偶,可以知六即一矣。内惟六乘奇数,得相连之偶数者,其所得即本位同根之数,犹之乎本位也(如六七四十二,七与二同根,得二犹之得本位之七也,余仿此)。用四与九乘,而皆得对位之奇偶,可以知九即四矣。内惟四乘奇数,得隔二位之偶数者,其所得即对位同根之数,犹之乎对位也(如四九三十六,六与一同根,得六犹之得对位之一也,余仿此)。其但得同根之数者何?凡奇乘偶,偶乘偶,所得皆偶数而同(如三四一十二,八四亦三十二)。奇乘奇,其得数为奇,若偶乘奇,不能得奇数而同,故但得其同根之偶数也(如三三为九,八三二十四,九与四同根,得四犹之得九也)。所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在河图则四方之相配,在洛书则正隅之相连,以其数之生于中五而同根也。

数有合数,有对数。合数生于五,对数成于十。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此合数也,皆相减而为五者也。一九二八三七四六,此对数也,皆相并而为十者也。在河图,则合数同方而对数相连。在洛书,则合数相连而对数相对。相合之相从者,六从一也,七从二也,八从三也,九从四也(如前乘除十四法)。相对之相从者,九从一也,八从二也,七从三也,六从四也(如后积方五法)。凡以合数共乘一数,所得之数必同(乘偶既同数,乘奇则同根)。若各自乘焉,则又必合矣(如三三得九,八八六十四)。以对数共乘一数,所得之数必对(如三三得九,七三二十一)。若各自乘焉,则又必同矣(如一一得一,九九亦八十一,二二得四,八八亦六十四)。是以自乘之数,相合之相从者,此得自数,则彼亦得自数也(如一得一,六得六)。此得对数,则彼亦得对数也(如四得六,九得一)。此得连数,则彼亦得连数也(如三得九,七亦得九,二得四,八亦得四)。要皆会于一六四九而齐焉,

故开平方之自乘数，止于一六四九。而洛书之位，一六四九居上下以为经，二七三八居左右以为纬者，此也。

洛书勾股图



此洛书四隅合中央，而寓四勾股之法者，推之至于无穷，法皆视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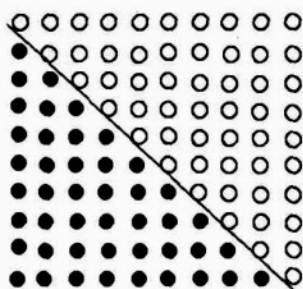
勾三，股四，弦五。

勾九，股十二，弦十五。

勾二十七，股三十六，弦四十五。

勾八十一，股一百零八，弦一百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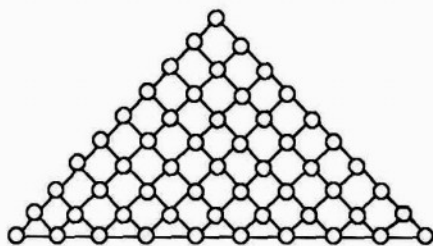
河洛未分未变方图



河图之数五十有五，洛书之数四十有五，合为一百，此天地之全数也。以一百之全数为斜界而中分之，则自一至十者，积数五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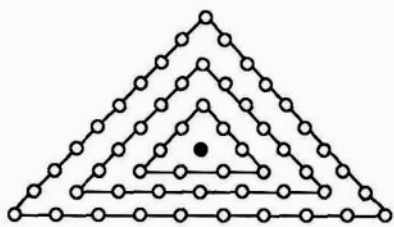
五。自一至九者，积数四十有五。二者相交而成河洛数之两三角形矣。凡积数自少而多，必以三角，而破百数之全方以为三角，其形不离乎此二者，下诸图之根实出于此。

河洛未分未变三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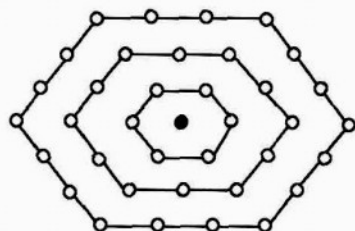


河图之数自一至十，洛书之数自一至九，象之已分者也。图则生数居内，成数居外。书则奇数居正，偶数居偏，位之已变者也，如前图。破全方之百数，以为河洛二数，又就点数十位中，含幂形之九层，以为河洛合一之数，则虽其象未分，其位未变，而阴阳相包之理，三极互根之道，已粲然默寓于其中矣。故为分析以明之，如后论。

点数应河图十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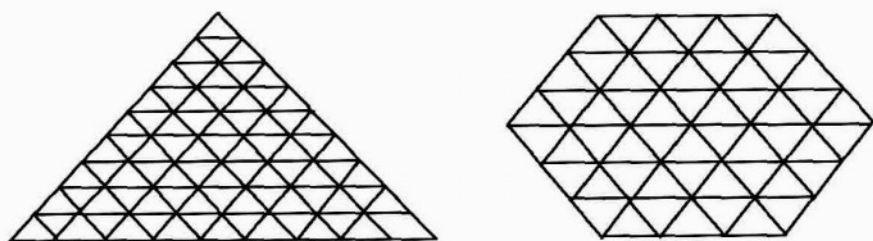


周围三角分三重，中一重九，次内一重二九一十八，外一重三九二十七，除中心，凡五十四。若自上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中舍六角亦分三重，中一重六，次内一重二六一十二，外一重三六一十八，除中心，凡三十六。若自上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幂形应洛书九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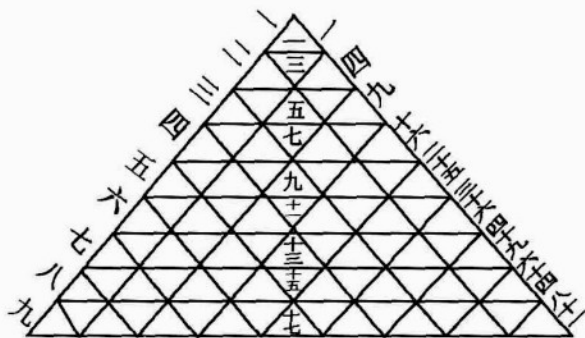
周围三角分三重，中一重 中舍六角，亦分三重，中一
 九，次内一重三九二十七，外一重六，次内一重三六一十八，外
 重五九四十五，凡八十一。若自一重五六三十，凡五十五。若
 自上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自上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以上诸图本同一根，虽积数若异，而其为九六之变，则一也。九六可分为内外中之三重，亦可分为上中下之三层，就每重每层论之，则九为天而包地，六为地而涵于天，心为人而主乎天地。统三重而论之，则外为天内为地，而中为人也。统三层而论之，则上为天，下为地，而中为人也。又合而论之，则九六者在天为阴阳，在地为刚柔，在人为阴阳刚柔之会，而其心则天地人之极也。以上下分者，其心有三，所谓三极之道，三才各具一太极也。以内外分者，其心惟一，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三才统体一太极也。此图之中，浑具理象数之妙者如此，故分而为图，则应乎阴阳刚柔之义，根于极而迭运不穷，圣人则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阳九阴六，命爻衍策者此也。分而为书，则应乎三才之义，主于人而成位其中，圣人则之。皇极既建，彝伦攸叙，参天两地，垂范作畴者此也。或曰河图洛书出于两时，分为两象，今以一图括之可乎？曰十中涵九，故数终于十而位止于九，此天地自然之纪，而图书所以相经纬而未尝相离也。非有十者以为之经，则九之体无以立。非有九者以为之纬，则十之用无以行。不知图书之本为一者，则亦不知其所以二矣。或曰河图洛书有定位矣，今以

为有未变者何欤？曰《易大传》之言河图也，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顺而数之，此其未变者也。又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分而置之，此其定位者也。如易卦一每生二，以至六十有四，则其未变者也。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则其定位者也。不知未变之根，则亦不足以识定位之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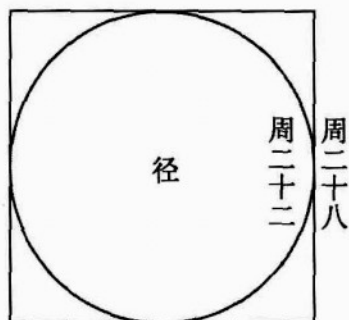
煦按：此论图书不分，确有至理，其论九六亦佳。予于参互错综注中，已详言之。

幂形为算法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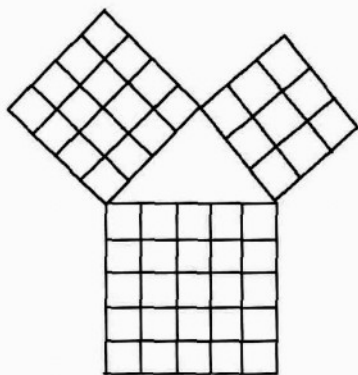
此图左方注者，本数也。自一至九而用数全矣。中列注者，加数也。一加二为三，二加三为五，至于八加九而为十七，皆以本数递加，而每层之幂积如之。右方注者，乘数也。一自乘一，其幂积一。二自乘四，其幂积合一三两层而为四。至于九自乘八十一，则其幂积亦合自一至十七。九层之数而为八十一，皆以本数自乘，而每形之幂积如之，得加乘之法，则减除在其中矣。自此而衍之，至于无穷，其数无不合焉。推之九章之术，其理无不贯焉。今考洛书，纵横逆顺，无往不得加减乘除之法，开方勾股之算，乃自其未变之先，而诸法浑具，至洛书而始尽其参伍错综之致云尔。

大衍圆方之原



凡方圆可为比例，惟径七者方周二十八，圆周二十二，即两积相比比例之率也（用其半，故若十四与十一），合二十八与二十二共五十。是大衍之数，函方圆同径两周数。

大衍勾股之原



勾三其积九，股四其积十六，弦五其积二十五，合之五十。是大衍之数，函勾股弦三面之积。

蓍策之数，必以七为用者，盖方圆之形唯以径七为率，则能得周围之整数。勾股之形亦惟以三四为率，则能得斜弦之整数。径七固七也，勾三股四之合亦七也。是故论方圆周围之合数则五十，论勾股弦之合积亦五十，此大衍之体也。因而开方，则不尽一数，而止于四十九，此大衍之用也。开方而不尽一数，则蓍策之虚一者是已。方面之中函八勾股，而又不尽一数，则蓍策之挂一者是已。唯老阳

老阴之数与此密合,故作图以明之。

勾股名义

勾(横也),股(直也),弦(斜也),勾股较(勾股相减也),勾弦较(勾弦相减也),股弦较(股弦相减也),勾股和(勾与股并也),勾弦和(勾与弦并也),股弦和(股与弦并也),弦较和(弦与勾股较并也),弦和和(弦与勾股和并也),弦和较(弦与勾股和相减也),弦较较(弦与勾股较相减也)。

勾股求弦

勾自乘,股自乘,并之为弦实,用开平方法除之得弦。

勾弦求股

用勾自乘,弦自乘,相减所得之数,平方开之得股。

股弦求勾

用股自乘,弦自乘,相减所得之数,平方开之得勾。



周易函书约存卷十三 原古八(冒道分派二)

异乘同除法(泰西谓之三率)

以先有之数,知今有之数,两两相得,是生此例,莫善于异乘同除,乃古九章之枢要也。先有者二,今有者一,是已知者三,而未知者一,用三求一,故泰西谓之三率。

异者何也?言异名也。同者何也?言同名也。假如以粟易布,则粟与粟同名,布与粟为异名矣。

何以为异乘同除也?主乎今有之物以为言也。假如先有粟若干,易布若干,今复有粟若干,将以易布,则当以先所易之数例之,是先易之布与今有之粟异名也。则用以乘,是谓异乘。若先有之粟与今有之粟同名也,则用以除,是谓同除。皆用以乘除今粟,故曰主乎今有以为言也。(置今有粟,以异名之布乘之,为实。再以同名之粟为法除之,是皆以今粟为主,而以先有之二件乘除之也。)

原价与今物异名以乘,原物与今物同名以除,泰西以原物为一率,原价为二率,今有物为三率,以二率乘三率,而以一率除之,即得四率。

问何以不先除后乘?曰以原总物除原物总价,则得每物之价,以乘今有总物,亦可得今有之总价。然除有不尽,则不可以乘,故变为先乘后除,其理一也。

三率法。以先有之二件为一率二率,今有之二件为三率四率,则前两率之比例与后两率之比例等,故其数可以互求。(今有之二率,先只有其一,合前有之二率,共为三率以求之,而得今有之馀一率,是以三求一,故曰三率法,实四率也。)

假如一率是三,二率是四,三率是九,则四率必为十二,何也?

三与四之比例若九与十二也，故以四(二率)九(三率)相乘(卅六)为实，以三(一率)为法除之，必得十二(四率)。

若互用之，以四率为一率，三为二率，则十二为三率，九为四率，盖十二与九之比例若四与三也(解曰以三比四，以九比十二，并三分加一之比例。以十二比九，以四比三，并四分减一之比例。凡言比例等者，皆如是)。

若倒用之，十二为一率，九为二率，则四为三率，三为四率。

若以九为一率，十二为二率，则三为四率，四为三率(四九相乘三十六，而十二与三相乘亦三十六，故以三除三十六得十二，以十二除三十六亦复得三。此前两图互求之理。若更一四为二三，其实同为三十六，故以四除之得九，以九除之亦复得四)。

若错综之，三为一率，九为二率，四为三率，则十二为四率。

若以九为一率，三为二率，十二为三率，则四为四率。

若以十二为一率，四为二率，九为三率，则三为四率。

若以四为一率，十二为二率，三为三率，则九为四率。

此又以前图之二与三更之，则前两率之第二，变为后两率之第一，而比例亦等(在前图为三与四，若九与十二者。此图则三与九，亦若四与十二也)。

若以一率除二率，得数以乘三率，亦得四率(如以一率三除二率九，得三。以乘三率四，亦必得四率十二。以一率四除二率十二，得三。以乘三率三，亦得四率九。但先除后乘，多有不尽之分，故异乘同除为算家大法，乃中西两术所同也)。

笔算并法

并法即加法也。千与千并，百与百并，俱从小数始，自下而上。

笔算减法

亦千与千并，百与百并，亦从小数始，自下而上，本位不足减，借上位一数以减之。

试加差法(凡加皆自下小数起)

有九减七减二法。凡九减,不论单十百千之位,亦不计○位,只据现有之数而合计之,以九除之,余者存之列于右。次减总数,以九除之,余者存之列于左。两余相比,同则无差。

七减有二法,俱论位,俱由大数以至小数。一法以所加之数分积之,凡首数皆作几十,以七减之,存其余,合下数便作几十几。如下有○位,则此所余之数便作几十,以七减之,存其余方合。三位之数作几十几,以七减之,若其末有○位,不可以其余便为余数,亦须作几十之数。七减之,其余方为所余之数,记于右。又从首减二行之加数,以其余亦记于右。又从首减三行之加数,以其余亦记于右。若所加之数止于三行,则以三行所得之数合而七减之,存其余列于右。然后减总数,亦自大数以至小数,其○位亦如前法。两余相比,同则无差。

一法以所加之数合积之,万与万积为一处,以七减之,以其余并千位之数,减毕,以其余合百位之数,凡所余之数俱作十,减至末位,止以其余列于右,中有○位,皆不论矣。然后如前,减其所得总数,相合则无差矣。

试减差法(凡减皆自下小数起)

一法以减数,并减余数,仍得原数。

一法以减余之数于原数中减之,即得所减之数。

亦有九减七减二法,九减法以减数并减余之数,合而九减之,以其所余者列于右。次并原数亦合而九减之,以其余列于左,两余相比,同则无误(盖必用减数减余二者,然后能与原数配也)。

七减法先以减数从大数始,如前七减之法,有○位则所余之数亦作十数,视其所余者列于右,然后以减余之数,亦如前七减之法。由大数而始,递降而七减之,亦列于右。然后并二者之余数合为一处,如过七数,仍以七减之,不及则并其余列于右。次以原数,亦如

前七减之法，由大数而始，以七减之，存其馀列于左。两馀相比，同则无误（如得数原数下有三〇，则亦三馀而止，不可及于四馀）。

试乘差法（凡乘之实数由尾而起，乘之法数由大者而起）

亦有九减七减二法。九减法先以实数积而九减之，而纪其馀于右。次以法数如法九减之，而纪其馀于左。再以左右两减之馀相乘得数，仍九减之，而纪其馀于上。末以所得之数亦九减之，而纪其馀于下。两馀相比，同则无误。若左右二方内有〇，即上方亦〇，又或左为一数，即上数亦同右数，皆不用乘，七减亦然（凡曰十者在本位，馀者便在第二位）。

试除差法

亦用九减七减二法。九减得数记馀于左，法数记馀于右，得数与法数相乘，记馀于上，然后以原数九减之，记于下而合之。

七减法先以除数（即法数）如法减之，列于左。次以得数如法减之，列于右。次以除数得数之馀相乘而减之，列于上。然后以原数如法减之，列于下。两数相同，知其无误。若使得数除之不尽，尚有馀数未除，则于两数相乘之时，合并所馀之数而减之。

试加差法

九减式。试第一式，先减散数，去〇与九不入减（〇本不入数，九在减内故不入），并四七（此处除九），五八八，六七八，八六一五，共为七十三，九减馀一（减去八九七十二），列×左。次并总数，三二七七，共为一十九，九减馀一（减去二九一十八），列×右。左右相比，数同无差，通曰此以见数为主，不论

散 数				
一	〇	六	五	四
	八	九	〇	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八	八	〇
总 数				
七	七	二	三	〇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width: 100%; height: 40px; position: relative;"> PDG </div>				

千百位也。

七减式。试第一式，散数首行之左，一〇作一十，七减余三，次作三十六，七减余一（减五七三十五）；次作一十五，七减余一（减二七一十四），次作一十四，七减无余，右下纪〇。次行左八九，作八十九，七减余五，次作五十，七减余一，次作一十七，七减余三，右下纪三。三四^①行依法减余五（三行余五，四行余五），俱右下纪五。再以各行纪余〇三五五，并为十三（此合数也），七减余六，乃以总数依法减之，余六，左右列比无差。

试减差法

九减式。试第一式，先并减数四二，及减余二三

减 数			
四	〇	二	
减	余		
二	三	一	三
原 数			
二	七	一	五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width: 100%; height: 100%; position: relative;"> 六 六 </div>			

一三，共为一十五。九减余六，次

并原数二七一五，为一十五，九减余六，左右列比无差。

通曰九减用实积数亦可，盖九数无往不合故也（此二七一五减四二者）。

七减式。试第一式，先以减数之左四〇作四十，七减余五，次作五十二，七减余三，又以减余之左二三，作二十三，七减

余二，次作二十一，七减无余，次三不足减，仍余三（不足在末不必作

散 数				
首 行				
一	〇	六	五	四
三	一	一	〇	
次 行				
八	九	〇	七	
一	五	一	三	
三 行				
五	六	七	八	九
	〇	〇	一	五
四 行				
	八	八	〇	
	一	四	五	
总 数				
七	七	二	三	〇
〇	〇		二	六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width: 100%; height: 100%; position: relative;"> 六 六 </div>				

^① “四”，库本无。

减 数			
四	○	二	
	五	三	
			三
减 餘			
二	三	一	三
	二	○	
			三
原 数			
二	七	一	五
	六	五	六
		六	六

十)。俱右下纪三。乃以各数纪餘之三三并为六,不足减仍作六,再以原数之左二七作二十七,七减餘六,次作六十一,七减餘五,次作五十五,七减餘六,左右列比,无差(此二七一五减四二者)。

补乘法

术曰乘即因也,用九因法,上列原数(即实数),下列乘数(即法数),齐于右尾,算即始右,将下一位遍乘上诸位,向左逐位纪所乘数于下,尽下数乃止。诸所纪为散数,用加法,得所求总数,若

定总首为何数,从乘数左首推至总数左首,即知。

通曰凡以下乘上,一数有二位,左十右零,右即本位也。遇十有数而零亦有数者曰平(三四一十二,四四一十六之类)。本位纪零数,左位纪十数。遇十有数而零无数者曰足(五四得二十,五八得四十之类),本位纪○而其数纪左位也。遇十无数而零有数者曰如(一三如三,二三如六之类),左位纪○而其数纪本位也。旧法纪数每并为一,令人难晓。凡原尾有○而乘尾无○者,虽○亦乘之以存其位。乘尾有○而原尾无○者,即自乘数之有数位乘起。若上下尾与中或俱有○者,亦须乘之以存位,下数乘上○,下○乘上数,皆曰某○如某,下○乘上○,曰○○如○,则本位左位俱纪○也。

十因

式:乘上下数不等,少数尚未满十乘数,而少数不及于乘上下数,如以八乘九,何以得七十二? 术:九在十内少一,纪一于九右,八在十内少二,纪二于八右,是九八为乘上下数,一二为少数也。上九下八,上下数不等也。一不及九,二不及八,少数不及也。以少数一二相乘得

九	一
八	二
七	二

(此即七十二之二也,呼一二如二)纪下,二未十,故曰未十乘数也。又以右一斜减左八,右二斜减左九,俱余七数(此即七十二之七),同下纪七,故得七十二。

又式:乘上下数等,少数未十乘数,而少数不及于乘上下数,如以八乘八,何以得六十四? 术:上下俱八,故曰上下数等。八在十内少二,右俱纪二,相乘得四,下纪四,左右上下斜减,俱余六,下纪六,故得六十四。

八	二
八	二
六	四

又式:乘上下数等,少数已满十乘数,而少数反过于乘上下数,如以三乘三,何以得九? 术:上下俱三,三在十内少七,右俱纪七,相乘得四十九,已有四十,故曰已满十乘数也,下纪九,纪四于左,左上三各加所寄四,俱变为七,然后左右斜减,俱无余(七与七减也),下纪○,故得九。

七	七
七	七
○	四 九

又式:乘上下数不等,少数满十乘数,而少数不及于乘上下数,如以六乘七,何以得四十二? 术:七在十内少三,六在十内少四,俱纪右,相乘得一十二,下纪二,寄一于左,左上七加一变为八,下六加一变为七,然后左右上下斜减,俱余四,下纪四,故得四十二。又术:三乘四得一十二,将一悬于左,待左右上下斜减,俱余三,乃并所悬之一为四,亦合。

八	三
七	四
四	二

通曰一二之乘得八九之乘,是以小乘而得大乘也。七七之乘得三三之乘,是以大乘而得小乘也。九因本乎十因,即洛书之无十而藏十也。

试乘差法

九减式:试第二式,四千六百零八人,每人三百二十五两,共得一百四十九万七千六百两也。除○九外,并原数四六八为一十八,九减无余列○于×左,并乘数三二五为一十,九减余一列×右,以左右一与○乘,曰一○如○。无数列○于×上,并总数一四七六为一十八,九减无余,列○于×下,上下相比,无差。

七减式:试第四式,四十五人,每人六十两,共得二千七百两。

原数如法减之(减六七四十二),余三列 \times 左,乘数如法减之(减七八五十六),余四列 \times 右,以左右三四乘得一十二,七减余五,列上,总数如法减之,余五列下,上下相比,无差。

通曰:九减用见数,可去 \bigcirc 九不用,七减用实积数,必存 \bigcirc 九之位与数,以便逐位减至右末而止也。

原 数	原 数
四 六 \bigcirc 八	四 五
乘 数	乘 数
三 二 五	六 \bigcirc
总 数	总 数
一 四 九 七 六	二 七 \bigcirc \bigcirc

试除差法

除无余九减式:试第一式,三百四十二两,九人分之,各得三十八两。除数九,九减无余,左列 \bigcirc ,并用数三八为一十一,九减余二,右列二,乘无数,列 \bigcirc 于 \times 上,并原数三四二为九,九减无余,列 \bigcirc 于 \times 下,上下相比,无差(下有余实一五未分)。

除有余九减式:试第五式,六百五十三两,五十八人分之,各得一十一两。并除数五八为一十三,九减余四,左列四,并用数一一为二,不足九减,右即列二,乘得八(二四如八也),又并余实一五为一十四,九减余五,列上,并原数六五三为一十四,九减余五,列下上下相比,无差。

除无余七减式:试第一式,三百四十二两,九人分之,各得三十八两。除数九作九,七减余二,列左。用数三八作三十八,七减余

除 数	
九	
用 数	
三 八	
原 数	
三 四 二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乘 ○ 除 ○ 二 用 ○ 原 </div>	

除 数	
五 八	
用 数	
一 一	
除 实	
一 五	
原 数	
六 五 三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乘 五 除 四 二 用 五 原 </div>	

三，列右。乘得六（二三如六），不足七减，即列六于上。原数三四作三十四，七减余六，次作六十二，七减余六，列下。上下相比，无差。

除有余七减式：试第五式，六百五十三两，五十八人分之，各得一十一两。除数五八作五十八，七减余二，列左。用数一一作一十一，七减余四，列右。乘得八（二四如八），又以余实一五作一十五，七减余一，以此余一并左右所乘八为九，七减余二，列上。原数六五作六十五，七减余二，次作二十三，七减余二，列下。上下相比，无差。

半除试差式：除数六五，用数一三，原数八六六三，余实二一三，○用九减，并除数六五为一十一，九减余二，列左。又并用数一三为四，不足九减，右即列四，乘得八，乃并法尾止处，以前之余实二一为三，不足九减，即以此三并左右所乘八为一十一，九减余二，列上。并原数抹去三位之八六六，为二十，九减余二，列下。上下相比，无差。○用七减，除数六五作六十五，七减余二，列左。用数一三作一十三，七减余六，列右。乘得一十二，乃以法尾止处，以前之余实二一作二十一，七减无余，与左右所乘数相并，仍是一十二，七减余五，列上。原数抹去之八六，作八十六，七减余二，次作二十六，七减余五，列下。上下相比无差。

四二之餘可无用矣。且八或可以试加减，而或不可以试乘除，亦不可用。然则试差之法，舍七与九，又何所取用哉？

命分法

术曰：命分者，一大几何，已分几何，命餘者为几何，分之几何也。又曰所餘之小几何，再分几何，命此得者为几何，分之几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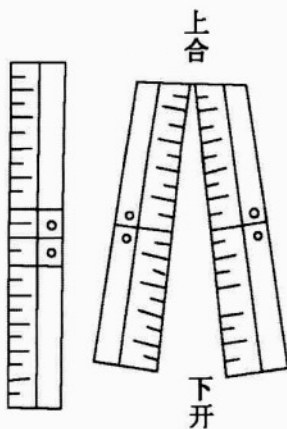
通曰，第一术，即几何原本之命比例法也。第二术恰尽则可，否则终不能尽也。

式：法数为母，餘数为子，如实数八万七千二百四十八，法数三百七十四，法尾已齐实尾，用数已得二三三，尚有餘实一〇六，当命为三百七十四分之一百零六也。

又式：得数为子，得数前位为母，得数一位为十，二位为百，三位为千也。如右式，餘实一〇六，先于六右加一〇，依法再除之，得二。又加一〇再除之，得八。又加一〇再除之，得三。凡三位乃千也，当命为千分之二百八十三也。

尺算

法尺之式，上连下分，下则可开可合，上则相对不移，如此乃可为法。作一法尺，二实尺，两尺分寸须等，不可稍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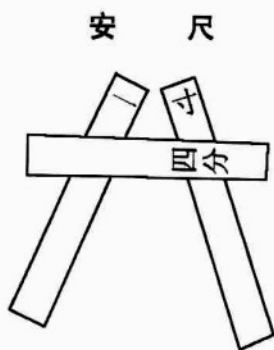
两端变为三角,因参知两,勾股矩度,直景倒景,盖同一源。加实尺于法尺之上,谓之三角可也,谓之勾股可也。天地间无非参两之妙,虽百千万亿至于无穷,胥莫能逃矣。

乘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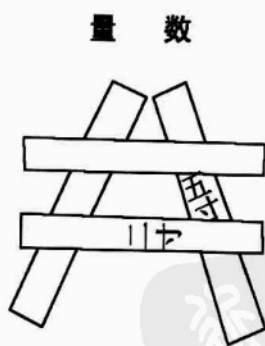
先定实数法数,与他算不同。既定,乃以法数作法尺何数,实数作实尺何数,或寸或分,又须预定,然后将实尺比照实数,横安于法尺之一分或一寸上,令法尺开而就之,随量法尺之法数空处,得何数即为所求数也。

通变升降,其用始广,如实尺数大,不便安放者,须降实数,寸降为分,分降为厘,或将实数折半,法实俱大,必须俱折,先降后升,先半后倍,得数原无异也,或用升法以代降实。

式:有五人,每人四两,问共若干?曰二十两。以四两为四分作实数,以五人为五寸作法数,将实尺比定四分,横安于法尺一寸空处,乃量法尺五寸空处,得何数,今得二寸,因以分为两,则寸即为十,知所得二寸为二十两。



其开止四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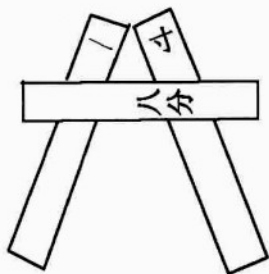


其开止二寸也

降数式:有五十九人,每人八两,问共若干?曰四百七十二两。以八两为八分作实数,以五十九人作五寸九分为法数,用实尺比定八分,安于法尺一分上,八大一小,不可安放,乃降十倍,安于法尽一寸空处,量法尺五寸九分空处,得四寸七分二厘,先降后升,应升为四尺七寸二

分，原以分为两，故知所得四百七十二两。此系升法，以代降实。

安 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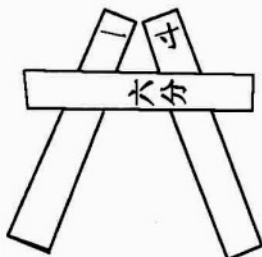


量 数



实数折半式：有八人，每人一十二两，问共若干？曰九十六两。以八人作八寸为法，以一十二两折半，得六两作六分为实，用实尺比定六分，安于法尺一寸空处，量法尺八寸空处，得四寸八分。原以分为两，是为四十八两，先半后倍，倍得九十六两也。

安 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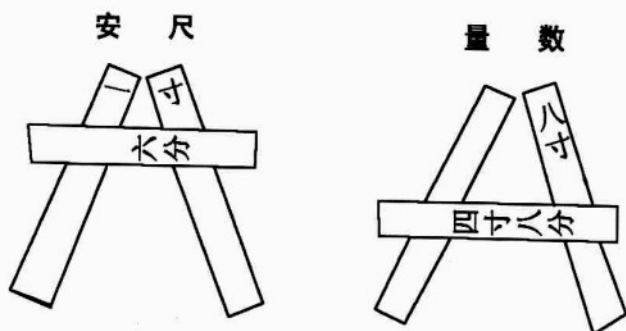


量 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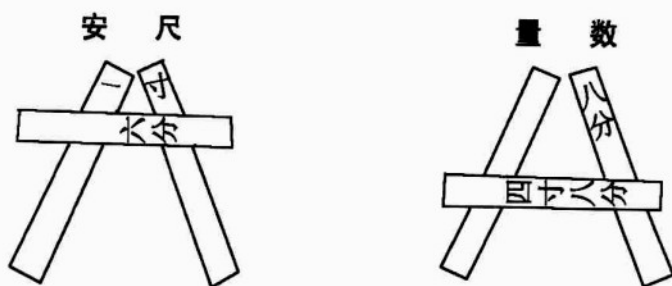


法实俱折半式：有一十六人，每人一十二两，问共若干？曰一百九十二两。以一十六人折半得八人，作八寸为法，以一十二两折半得六两，作六分为实，用实尺比定六分，安于法尺一寸空处，量法尺八寸空处，得四寸八分，以分为两，是为四十八两，倍之得九十六两，再倍之得一百九十二两，因法实俱折半，故再倍之也。

实数再折式：八人，每人二十四两，问共若干？曰一百九十二两。以八人作八寸为法，以二十四两折半得一十二两，又折半为六两，作六分为实，用实尺比定六分，安于法尺一寸空处，量法尺八寸空处，得四寸八分，以分为两，是为四十八两，倍之得九十六，再倍之得一百九十二，再折故再倍。或将实三分之，得数三乘之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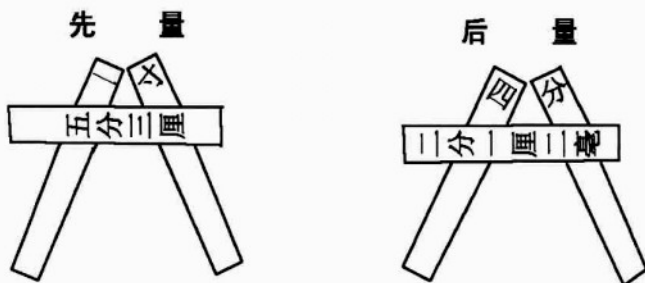
法实俱再折式：三十二人，每人二十四两，问共若干？曰七百六十八两。以三十二人折半得一十六人，又折半得八人，作八寸为法。以二十四两折半得一十二两，又折半得六两，作六分为实。用实尺比定六分，安于法尺一寸空处，量法尺八寸空处，得四寸八分，以分为两，是为四十八两，倍之得九十六两，再倍之得一百九十二两，再倍之得三百八十四两，再倍之得七百六十八两，四其折半，故四其加倍。如以四自乘得十六，又乘四十八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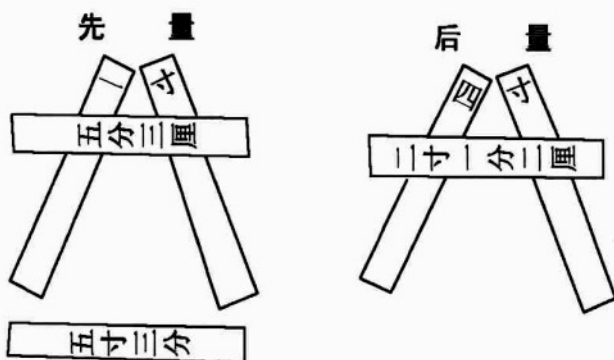
整零截量式：二十四人，每人五钱三分，问共若干？曰一十二^①两七钱二分。以二十四人作法尺二寸四分，以五钱三分作实尺五分三厘，先截整数二十人求之，将实尺比定五分三厘，安于法尺一分空处，实大不便安顿，降之安于法尺一寸空处，将五分三厘升作五寸三分，此为十人所得数。倍之得十寸六分，便是二十人所得数也。后截零数四人求之，量法尺四分空处，得二分一厘二毫，亦升作二寸一分二厘，便是四人所得数。并两得数，得十二寸七分二厘，为二十四人所得总数。

① “二”，库本作“三”。

因以尺之厘为银之分，故知为十二两七钱二分。



又术：以二十四人作法尺二尺四寸，以五钱三分作实尺五分三厘，将实尺比定五分三厘，安于法尺一寸空处，得五寸三分，倍之得一尺〇六分，为二十人所得数。又于法尺四寸空处，量得二寸一分二厘，并得一尺二寸七分二厘亦合。所截为二十人，故加倍，若三十人则用三乘，四十人则用四乘之。



除法

法实数定之后，将实尺比定实数，安于法尺之法数空处，乃量法尺之一分或一寸空处，得几何即为所求除出数也。亦用降数折数二法，或有实无法，任意作几分者，不论实数多寡，将实尺比数，安于法尺之百分空处，用随分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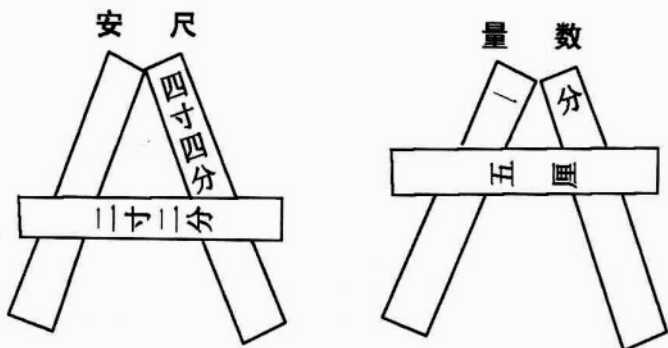
式：银二十二两，四十四^①人分之，问各得银^②若干？曰五钱^③。

① “四”，库本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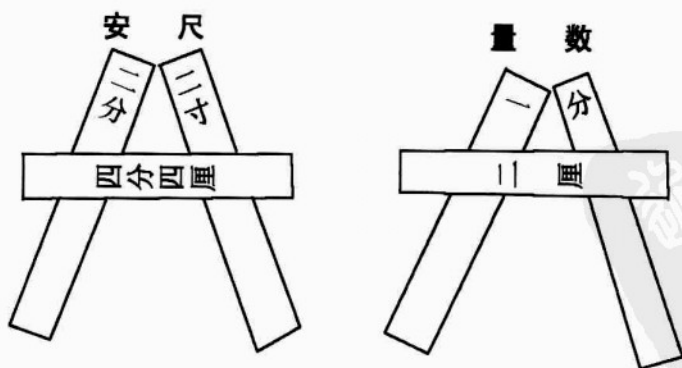
② “得银”，堂本无。

③ “五钱”，库本作“五钱五分”。

以二十二两作二寸二分为实，以四十四人作四寸四分为法，将实尺比定二寸二分，安于法尺四寸四分空处，乃量法尺之一分空处，得几何。今得五厘，因以尺之分为银之两，则厘当为钱，又因以分为人，则五钱为一人所得数也。若量一寸空处得五分，降为五厘，亦合。一分为一人，一寸则为十人。量四寸空处得四十人银数，四分空处得四人银数，此用乘以知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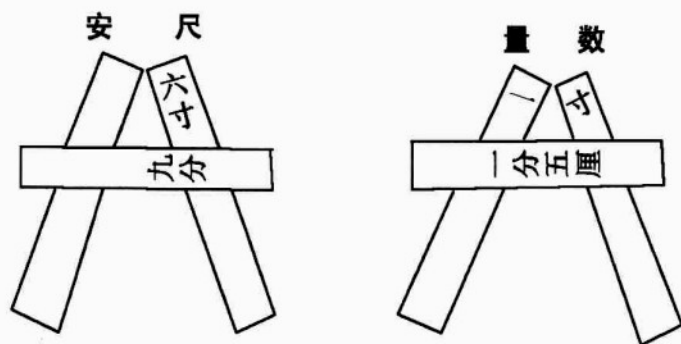
降数式：银四十四两，二十二人分之，问各若干？曰二两。以四十四两作四寸四分为实，以二十二人作二寸二分为法，将实尺比定四寸四分，安于法尺二寸二分上，实大不可安顿，降为四分四厘，安于法尺二寸二分空处，乃量法尺一分空处，得二厘。因先降数，此当升为二分，分为银之两，知所得为二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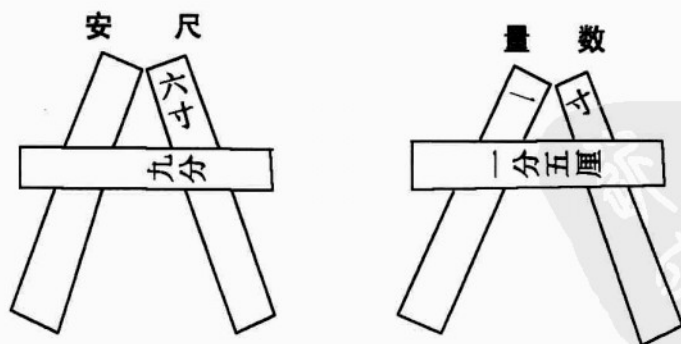
折实式：一十八两，六人分之，问各^①若干？曰三两。以一十八

① “各”，库本作“共”。

两折半得九两，作九寸为实，以六人作六寸为法，将实尺比定九寸，安于法尺六寸上，实大降作九分，安于法尺六寸空处，乃量法尺一寸空处，得一分五厘。因降实，此当升为一寸五分。又因折实，此当倍为三寸。以寸为两，故知所得为三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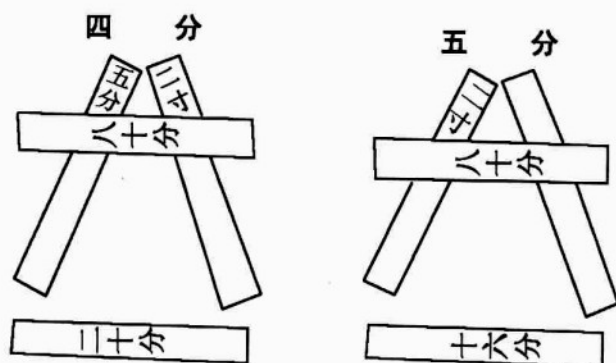


法实俱折式：一十八两，一十二人分之，问各若干？曰一两五钱。以一十八两折半得九两，作九寸为实，以一十二人折半得六人，作六寸为法，将实尺比定九寸，安于法尺六寸上，实大降作九分，安于法尺六寸空处，乃量法尺一寸空处，得一分五厘。因降实，当升为一寸五分，寸为两，知所得为一两五钱。法实俱折者，除与乘不同，乘折则所得止半数，故须倍之。除折则所得即所求数，故不必又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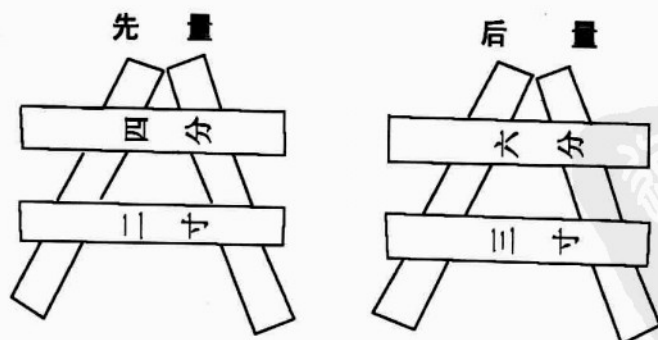


随分式：银八十两，或四平分，或五平分，问各若干？曰四分之一得二十两，五分之一得一十六两。以八十两作八十分为实，将实

尺比定八十分，安于法尺百分空处。如欲作四平分者，则量法尺二寸五分空处，得二十分，每人即得二十两也。如欲作五平分者，则量法尺二寸空处，得一十六分，每人即得一十六两也。二寸五分者，四分百之一也。二寸者，五分百之一也。



整零截量式：三十二两，五人分之，问各若干？曰六两四钱。以三十二两作三尺二寸为实，以五人作五寸为法，先截实末二寸求之，将实尺比定二寸，安于法尺五寸空处，量法尺一寸空处，得四分，后截实首三尺求之，将实尺比定三尺降作三寸，安于法尺五寸空处，量法尺一寸空处，得六分，应升为六寸，并前四分，得六寸四分，以两为寸，知每人得六两四钱。后量法尺之十寸空处，得六寸亦合，此不升数而升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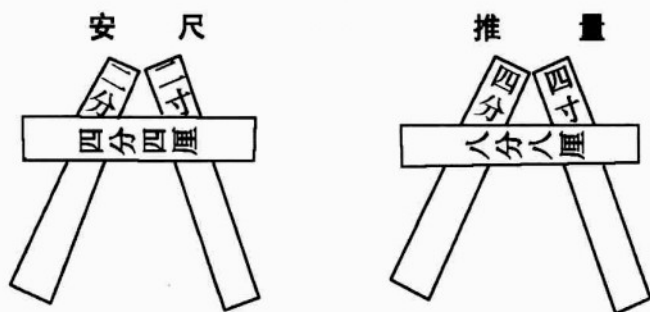


比例法

有实数于此，以某法数分之，得某数。今又有实于此，照前分例

求法几何，将实尺比前尺数，安法尺之前法数上，又将实尺比后实数于法尺空处，上下推移，求至吻合处，视法尺之分寸几何，即所求数也。比类无穷，不可胜举，引而伸之，存乎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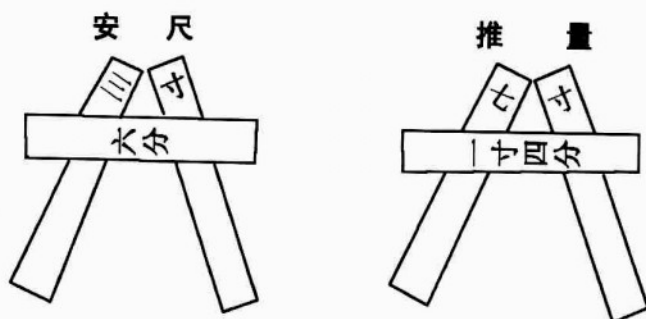
式：银四百四十两，二百二十人分之，人得二两。今有银八百八十两，照前二两分数，该人几何？曰四百四十人。以二百二十人作二寸二分为法，将四百四十两作四寸四分为实，以实尺比定四寸四分，安于法尺二寸二分上，实大降作四分四厘，安于法尺二寸二分空处，又将八百八十两作八寸八分，亦降作八分八厘，以实尺比定八分八厘于法尺空处，上下推移，至四寸四分空处实^①合。以寸为百数，即知为四百四十人。前后俱降实，故不升。且前以人为法，银为实，后亦以银为实，求出法数人，降实则不升法也。



式：银三两，给六人，今有银七两，照前例，应给几人？曰一十四人。以三两作三寸为法，以六人作六分为实，将实尺比定六分，安于法尺三寸空处，乃量法尺七寸空处，视得几何。今得一寸四分，以分为人，即知所得为一十四人也。

又术：以三两作三分为实，以六人作六分为法，将实尺比定三分，安于法尺六分空处。又将实尺比定七分在于法尺空处，上下推移，至法尺一寸四分空处，适得吻合一寸四分，即一十四人也。法实可互更，乘除可互用，此尺算之异于他算也。凡求得数，皆以例比，

① “实”，库本作“始”。



即乘除亦无非比例,故比例以尺为便。

筹算

筹式

九	七	五	三	一
九	七	五	三	一
一	四	〇	六	二
二	一	五	九	三
三	八	〇	二	四
四	五	五	一	五
五	二	〇	八	六
六	九	五	一	七
七	六	〇	二	八
八	三	五	二	九

珠算笔算皆有数而后乘,筹算无数而先乘也。故乘以筹为捷。数尽九九,除亦因乘,故随时施用。所遇数更,而先乘之数亦变。多寡前后,相合自成,至若零筹无数,又无用之用也(零筹多置几根)。

零	八	六	四	二
○	八	六	四	二
○	一六	一三	一四	一四
○	二四	一八	一二	一六
○	三二	二四	一六	一八
○	四〇	三〇	二〇	一〇
○	四八	三六	二四	一二
○	五六	四二	二八	一四
○	六四	四八	三二	一六
○	七二	五四	三六	一八

开方筹

筹有二，曰平方，自乘之还原也，故用自乘之数。曰立方，自乘再乘之还原也，故用自乘再乘之数。

立方 开方

立方	开方
○ 一 一	一 一
○ 八 四	四 二
二 七 九	九 三
六 四 一六	六 四
一 二 二五	二 五
二 一 三六	三 六
三 四 四九	四 九
五 二 六四	五 二
七 九 八一	七 九

右为本数，左即自乘之数；右为自乘之数，左与中即再乘之数。

乘法

术曰有实有法，先将实数查筹，从左向右齐列，其两筹每格平行，线斜方形，合成一位，并为一数矣。或前位有数，或后位有数，皆一位也。或两位皆有数，则合为一数。次以筹之格为法数，如法数是五，即查第五格也。若法有二位，先查法尾所得数横列之，次查法首所得数，进一位横列之，再用笔算加法得所求数。乘除皆有法实，实者，现有之物也。法者，今所以乘之除之之规则也。

凡筹算皆以实列位，而以筹为法，法有几位，则用几筹，中有零位，则用○筹，有几○位则用几○筹。凡法实不可误用，唯乘法或可通融，若除法必须细认。

凡乘法皆于实末位小数起，视原实某数，即于筹某行取数列之。

一位法式：五十九人，每人八两，问共若干？曰四百七十二两。以五十九人为实，八两为法，先依实数查第五筹，第九筹，五左九右并列，次依法八，查第八格内横数，曰二曰七〇，曰四，去〇不用，自左向右横视之，得四百七十二两也。得数尾与法尾数同，故知为两。

○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	五	〇	五	〇	五	〇	五	〇	五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二位法式：五十四人，每人六十四两，问共若干？曰三千四百五十六两。以五十四人为实，六十四两为法，依实查五四两筹齐列，先依法尾四查第四格，曰六曰一〇曰二，自右向左横列之。次依法首六查第六格，曰四，曰二〇，曰三，进一位横列之。用笔算加法，得三千四百五十六两也。多位法者视此，每查格一回，进一位列数，此横列之法。故从右起，梅定九竖列之，则应自下而上矣。九格内，凡遇右尾有〇，必须列之以存位，其〇在数中者，说详后式。

并数	四	八	二	六	〇	四	八	二	六
二一六				〇	〇	〇			
三二四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得数	五	〇	五	〇	五	〇	五	〇	五
三四五六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如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一十二时，问共几何？答曰四千三百二十时。

法：列一筹二筹，看六三两位，六位为七二，三位为三六，合并得四三二。定位法从末位起，知末位是十，上一位便是百，又上一位便是千也。若末位是单，上一位便是十。

三筹为法式：如每岁三百六十五日，每日九十六刻，该刻几何？曰三万五千〇四十刻。法：列三六五三筹，看九六两位，六位二一九，九位三二八五，因六位二一九下有一〇，则存之以存刻位。

筹内斜方有〇无数式：五十四人，每人二十八两，问共若干？曰一千五百一十二两。以五十四人为实，查筹并列，二十八两为法，先查八格，曰二，曰三〇，曰四，横列之。次查二格，曰八，曰〇，曰一，进一位列之，加得合问。若斜方之中有数有〇，则去不用。若无数有〇，则须存之以定位，如八格去〇列三，二格列〇存位是也。

并数	四	八	二	六	〇	四	八	二	六
四三二									
一〇八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得数	五	〇	五	〇	五	〇	五	〇	五
一五一二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筹内斜方并数进十式：有八十七人，每人六两，问共若干？曰五百二十二两。以八十七人为实，查筹并列，六两为法，查六格，曰二，

曰四八，曰四，其曰四八者，并为十二，本位存二，以十进位作一，其曰四者，并所进之一为五，当自右向左列，曰二二五矣。自下列^①上者亦然。若自上顺数之，则为五二二。

○	七	四	一	八	五	○	九	六	三
		一	二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	八	六	四	二	○	八	六	四	二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法尾有空式：如每年三百六十日，今三千八百三十年，问日该几何？曰一百三十七万八千八百○日。此因所问，止及十数，未及单位之日，故法尾存单位为日。法列三六两筹，而后加一○筹，先看三位为一○八，次看八位，进一位为二八八，又次看三位，又进一位为一○八，并之得一三七八，八下有○，○方至单位，但知尾位一圈是单日，则各位皆定。

实尾位有空式：如一十二万日，每日九十六刻，该则几何？曰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刻。法置九六两筹，看一二两位，二位为一九二，一位为○九六，因一位上有一圈，故必存○位于上，然所问为每日，则日为单位，而所问实止于万，则千百十单必须存四空位，方能及于单日。

用零筹式：六百零八人，每人三十四两，问共若干？曰二万零六

并数	○	八	六	四	二	○	八	六	四	二
二四三二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一八二四	○	○	○	○	○	○	○	○	○	○
得数		六	二	八	四	○	六	二	八	四
二〇六七二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① “列”，库本作“而”。

百七十二两。以六百零八人为实，查六筹零筹八筹并列，三十四两为法，先查四格，曰二，曰三〇，曰四，曰二，横列之。次查三格，曰四，曰二〇，曰八，曰一，进一位列之。加得合问。

实数整几十者，列一零筹于右，整几百者，列二零筹于右，以定位也。

除法（即商法）

术曰，有实有法有商，别列实数，以法数依号查筹，从左向右齐列于诸筹九格内，查横行数之等于实数，或略少于实数者，在第几格即是初商数。如在第一格即一为初商也。次以查得之数减其实数，已尽则止一商，如未尽则有再商，即再查横行内，数之等于存实，或略少于存实者，在第几格即是再商数。又以查得之数减其存实如前，又未尽，则更有三商，倘再商已除，实虽未尽，而次位无实，则商有〇位，即作〇以当次商。再以存实于格内查之，若至余实数少于法数，是为不尽，法当命分之。

凡除以所分之物为实，今欲作几分分之法，法与实须审定，不可倒置。如有粮若干，给若干人，则当以粮为实，以人之数为法除之。盖粮数是所分之物，人数是用以分之之法也。

凡书商数，皆与减数第一行相对，若所减第一位是〇，则补作〇，于原实首位上而对之，此定位之根也。

定位法：除毕以商得数，与原实对位求之，皆如法首位之上位，命为单数（归于法前得零，古法实如法而一是也）。然此有二法，有法少实多者，从原实内，寻法首位认定，逆转上一位，命为单数（如米则为单石，钱则为单文），既得单数，则上而十百千万，下而分秒忽微，皆定矣。此为正法。有法反多而实反少者，乃变法也。法从原实首位逆遯而上，至法首位止。又上一位命为单数（此是虚位，借之以求实数），既得单数，乃顺下求之，命所得为分秒之数。

一位商式：三百二十五两，六十五人分之，问各若干？曰五两。别列三百二十五两为实，以六十五人为法，查六五两筹，左右齐列，

何格数与实相等。一格至四格皆少，五格内自左向右，曰三二五适等，即五为商数也。

别五	五	○	五	○	五	○	五	○	五
列二		1	1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实三	六	二	八	四	○	六	二	八	四
		一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如太阳每岁行天三百六十度，分为七十二候，每候几何度？曰每候五度。此欲分七十二分，当以七二为法，用两算。

先列三百六十度为实，次检七二两筹为法，视何格内有三六○与相同，今在五格则商作五。又查所减第一位是三，将商数五对三字书之，此法少于实也。宜于原实内，寻十度位，即法首位也。法首再上一位为单度，定所得为五度。

假令实是三千六百，则所得为五十度。此亦法少于实，法亦于原实内寻法首十位，再上一位为单位，单位空，补作圈，再上一位是十度，定所得为五十度。用筹同而得数迥异，定位之法所以当明。

二位商式：三千三百二十五两，九十五人分之，问各若干？曰三十

列四七	五	○	五	○	五	○	五	○	五
实三三二五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商数三五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两。列三千三百二十五两为实，九十五人为法，列筹，二筹横数止三位，须截实上三位，曰三三二，作三百三十二，于格内查之，至三格自左向右，曰二八五（中位一七并八），作二百八十五，略少于实数，四格则多矣。用三为初商，相减馀四十七，再以馀实四七，及截外之五，作四百七十五，查至五格四七五（二五并七），适等，用五为次商。

如《皇极经世》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分为十二会，共几何？

曰每会一万〇八百年。如图列实，检一二两筹，第一行是〇一二，商作一数，除实一二，尚馀九六至第八行，得〇九六。商作八恰尽，又因所减数是〇一二，故于实首位补作圈，而以商得一，对此商位书之，此定位之根。次所减亦是〇九六，故以商得八，进位书之，以暗对其〇，因法以十为首，则十字之上，方是单位，数至一恰当万也。

三商式：如有水轮，每日共转二千二百四十四周，一日十二时，每时几何转？曰每时一百八十七。此亦欲分为十二也，故用一二两筹，检筹第一行是〇一二，商一，减实一千二百，馀一千四十四，次检筹，第八行是〇九六，商八，减实九百六十，馀八十四，末检筹第七行是〇八四，商七，法以十为首，则十上一位为单数，初商数，对所减筹第一位，因初商是〇一二，故遂以一字对书之。

商当有〇式：三十二万三千八百七十六两，五百三十八人分之，问

列实	七	八	六	四	二	〇	八	六	四	二
〇一次位	六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七
三二三八七六	三	三	六	九	二	五	八	一	四	七
商数六〇二	三	五	〇	五	〇	五	〇	五	〇	五
	二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四

各若干？曰六百零二两。列实查筹，三筹横数止四位，截实左四位，曰三二二八，作三千二百三^①十八，查至六格，自左向右曰三二二八，作三千二百二十八，略少于实数，七格则多矣。用六为初商，相减馀一十，以馀实一〇，及截七六，作一千零七十六，此乃次位无实也。次商当作〇，竟不除实，馀实仍是一千零七十六。查至二格一零七六适等，用二为三商，若次位三位俱无实者，即一连两商，皆当作〇。

法有〇位式：如布二万一千七百六十八丈，给与九百〇七人，各几何？曰每人二十四丈。此欲分为九百〇七分也，故以九筹〇筹七筹为

① “三”，库本作“二”。

法,检筹第二行一八一四,商作二,盖一格本少,自二格以下皆多,唯第二格略少于实数,故商二。减实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尚馀三千六百二十八丈,减至第四三六二八,恰尽,故又商四,因法首是百,故百上为单位,知为二十四丈。以上皆法少于实,故法首在原实中,乃本位也。

法多实少式(即除分秒法):假如银五百一十二两,给六百四十人,各若干?曰每人八钱。解曰凡不能成一单数者,皆分秒也,故斤下有兩,兩下有錢,錢下有分,分下有厘,厘下有毫,零以兩为主,以兩为主则兩为单位,而錢为兩十之一,八錢即十分兩之八,此欲分为六百四十分也。故以六四兩筹为法,检筹第八行恰尽,故商八,又所减首位不空,故商数对之。定位法曰此法多于实也,寻法首位百,逆上一位是兩,二位空则知是錢。

又式:如饥民四十八万口,賑米三千六百石,各得若干?曰每口七合五勺。此人分米也,故以四十八万为法,列四八兩筹,检筹第七行是三三六,初商七,餘二百四十石,次检筹第五行是二四〇,次商五恰尽。定位法于原实内,寻法首位,而原实内无十万,只有千,虚进一位寻万,又进一位十万,十万者,法首位也。再上一位得零,是单石,石位〇,顺下斗升俱〇,知所得为七合五勺。

以上两例皆法多于实者,其法首位或在原实中,必原实首位也。或不在原实中,则于其原实上几位也。要之皆不能满法,其所得必为分秒。

法多实者,实乃零数,法乃整数。假如有银四百五十六两,而千百十人分是也。

实多法者,法乃零数,实乃整数。假如有银四百五十六两,而有二三十人分也。

法首位者,法首位之数也。若法首是十,即于实之十位上为法首位。若法首是百,即是实之百位上为法首位。法首位上一位是单者,如实之十数是法首位,而十上之百数位即为单位也。实之百数是法首位,而百上之千即为单位。

实不尽式:三千三百三十六两,九十五人分之,问各若干?曰三十五两,餘实一十一两。列实查筹,二筹横数止三位,截实左三位曰

三三三，查至三格，自左向右曰二八五，略少于实数。用三为初商，

列一一	五	〇	五	〇	五	〇	五	〇	四
四八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实三三三六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商数三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相减余四八，以余实四八，及截外六，作四八六。查至五格四七五，略少于余实。用五为次商，相减尚余一十一，为不尽数也。

开平方方法

术曰，有积数（即实数），有商数，商有方法，有廉法（倍初商）隅法（次商），置积数，从末位下作点向左，隔一位作一点，有一点知有一商也。视平方筹内自乘之数，与实相等或略少者，取以除实，但自左一点为始（此谓横列者，若上下列，则从上始），点前无位，则自乘止于零数。点前有位，则自乘应有十数，而此乘数在筹内第几格，即用其格数为初商也。有二点者，以初商倍之，乃以倍数查筹，列于平方筹之左。再视诸筹横行内，数与存实相等者，用以除实。而此实在几格即用为次商，法不尽者以法命之，或实右加〇，再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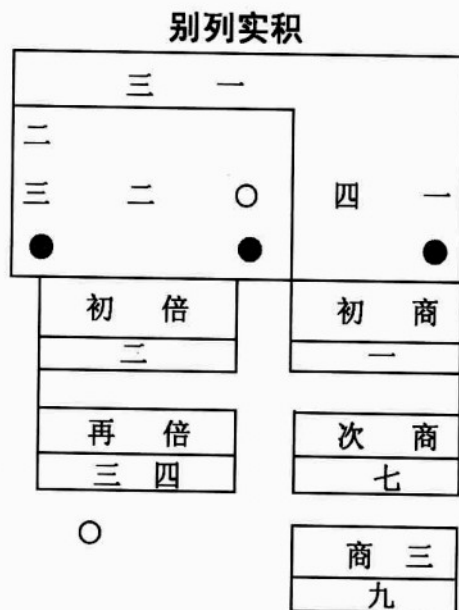
开方有实无法，故用方廉隅以代之。初商积与次商隅积，皆自乘数也。次商廉积之数，处初商与隅积之间也。

庚		己
	丁隅	甲廉
戊	丙廉	乙方
	酉	辛

第一点求初商之根为方法，乙为方积也。不尽，求二点之商，倍初商根为廉法，甲丙两长边也。隅法，丁方一角也。此甲乙丙丁为

平方二商之形，如三商则加戊己廉，及庚隅也。

式：如积三万二千〇四十一，平方开之，问边得若干？曰一百七十九。



术：别列积为实，从末位一下作点，向左隔一位，〇下作点，三下作点，共得三点，知商有三位也。点左无实（横言左，竖言上），三作零数，视方筹内自乘无三，近少为一，平行取一为方法，为初商，乃于实三内减去一格自乘之一，存二以共次点实，曰二二〇，为余实。次倍初商根，得二为廉法（倍一为二），取二号筹，列方筹之左，于两筹横行内求二二〇，无则用近少者，一八九在第七格，即七为次商，为隅法，乃以一八九减余实二二〇，余三一，以共三点之实，曰三一四一，为次商余实。再倍初次两商之一七，得三四（初商一作一十，次商七共为十七，倍为三十四），为次廉法。乃去次商所列之第二筹，又取三号四号两筹，自左向右，俱列方筹之左于横行内，求三一四一，在第九格，即九为三商，为次隅法，减实无余，即三次所商，为平方边一百七十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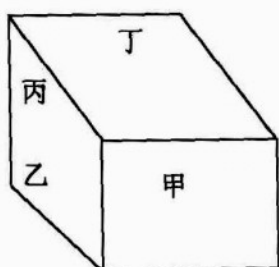
三筹	四筹	平方筹		二筹	平方筹		平方	
三	四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六	八	四	二	四	四	二	四	二
九	二	九	三	六	九	三	九	三
二	六	六	四	八	六	四	六	四
五	〇	五	五	〇	五	五	五	五
八	四	六	六	二	六	六	六	六
一	八	九	七	四	九	七	九	七
四	二	四	八	六	四	八	四	八
七	六	一	九	八	一	九	八	九

开立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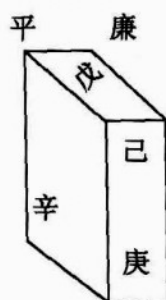
术曰，有积数，有商数，商有方法，有平廉法，长廉法，隅法，置积为实，从末位作点，向左隔二位作点，每一点有一商，视立方筹内再乘之数，有与实相等或近少者，用以除实也。但自左一点为始，点前无位，则再乘止于零数，点前有一位，则再乘应有十数，点前有二位，则再乘应有百数，而此乘数在第几格，即用作初商也。有二点者，以初商自乘而三倍之，为平廉法，以初商三倍之，为长廉法，却以平廉法数查筹，列立方筹左，以长廉法数查筹，列立方筹右，乃视左筹与方筹之横行内数，查其或等或少于余实者，取格数为约数，即以此为次商，以次商自乘之数与长廉法数相乘，进一位书于约数之下，以此二数并之除其余实，即得立方边也。不尽者，依法命之。

其一作六面方体，诸面线角皆相等，此名方法体，成甲乙丙丁形。此初商形也，凡边皆初商之数。

其二作六面扁方体,其上下面各与方法等,旁四面之高少于方法之高,而四棱线皆等,此各平廉法体,成戊己庚辛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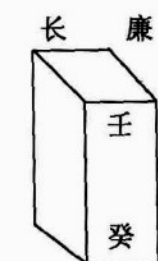
此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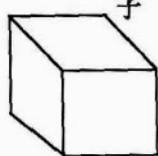
此形二

其三作六面长方体,其上下左右四面与平廉之旁面等,两端之四界线皆与平廉之高等,此名长廉法体,成壬癸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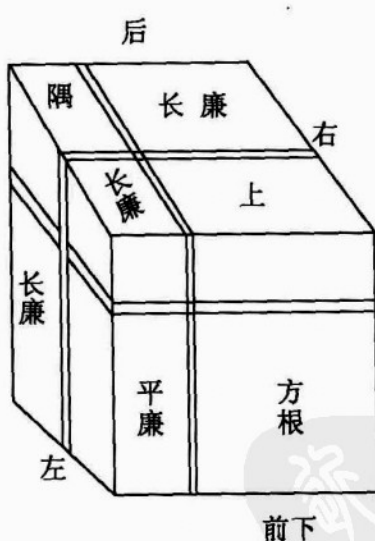
其四作六面小立方体,六面之广袤,皆与长廉之两端等,此名隅法体,成子丑形。



此形三



此形四



前下

通曰,右三形,皆次商形也。三四商者,亦如此三形增之。

后边长廉之下,尚有一平廉。

通曰,初商方根,次商上加一平廉,左加一平廉,后加一平廉,故三倍初商之自乘,为平廉法也。上与后之边齐,右加一长廉,上与左

之边齐，前加一长廉，左与后之边齐，下加一长廉，故三倍初商，为长法也。上与左与后三角加隅法，而立方形成矣。

式：如积九百一十二万九千三百二十九，立方开之，问边得若干？曰二百零九。术：别列积数为实，从末位九下作点，向左隔二位作点，凡三点，知商有三位也。点前无实，则实前九为零数，视立方筹内再乘之数无九，三格二七过实，用二格八，实之近少数也。即取二为方法，为初商。九内减八存一，以共次点之实，曰一二九为余实，将初商二自乘得四，又三倍得十二，为平廉法。取一号二号两筹，列方筹左，又将初商二三倍得六，为长法。取六号筹列方筹右，乃于立方与平廉，共三筹内之横行数，取其少于余实者为约数，视筹内无近少数，即第一格之一二〇一亦多于余实之一一二九，遇此则知商有〇位矣。竟于初商下作〇，以当次商，而实数不动，复开第三点之实一二九三二九，将初次两商之二〇（此作二十）自乘之，得四〇〇（此作四百）。又三倍得一二〇〇（此作一千二百），为次平廉法。乃取一号二号〇〇〇号之四筹，列方筹左，而去次商所列之平廉两筹，又将初次两商之二〇（此作二十），三倍之得六〇（此作六十），为次长廉法。取六号〇号两筹列方筹右，而去次商所列之长廉

实 积				别 列	
一 一 二 九				三 二 九	
●				●	
自乘初商三位		自乘初商		初商	初商三倍
一二		四		二	六
自乘两商初次三倍		两商初次自乘		次商	两商初次三倍
一二〇〇		四〇〇		〇	六 〇
约数 一 〇 八 〇 七 二 九					
乘 四 八 六 〇				三商	
长并 一 一 二 九 三 二 九				九	
近位					

平廉					长廉	立方筹		
一筹	二筹				六筹			
一	二	〇	一			〇	一	一
二	四	〇	八	一	六	〇	八	四
三	八	二	七	四	二	二	七	九
四	六	六	四	九	八	六	四	一六
五	〇	二	五	一六	四	二	五	二五
六	二	一	六	二五	〇	一	六	三六
七	四	三	三	三六	六	四	三	四九
八	八	五	二	四九	二	一	二	六四
九	六	七	九	六四	八	七	九	八一

次平廉							次长廉	
一	二	〇	〇	立方筹			六	〇
筹	筹	筹	筹				筹	筹
一	二	〇	〇	〇	一	一	六	〇
二	四	〇	〇	〇	八	四	二	〇
三	六	〇	〇	二	七	九	八	〇
四	八	〇	〇	六	四	一六	四	〇
五	〇	〇	〇	二	五	二五	〇	〇
六	二	〇	〇	一	六	三六	〇	〇
七	四	〇	〇	四	三	四九	二	〇
八	六	〇	〇	一	二	六四	八	〇
九	八	〇	〇	七	九	八一	四	〇

筹，乃于立方与次平廉，共五筹内之横行数，取其少于余实者为约数，至第九格曰一〇八〇七二九，另立之。向立方筹右，平行取九格

内平方之自乘数八十一，以乘次长廉六〇（此作六十）得四八六〇（此八十一同六十也），进一位列约数一〇八〇七二九之下，相并得一一二九三二九，以此数除余实之一一二九三二九恰尽，乃以约数之格数九为三商也。三次所商，曰二曰〇曰九，是谓立方根二百零九也。

通曰，长廉筹，止用其号数，格内诸数皆无用，即不列筹而止列数，亦可开方，宜入少广章，因有此二筹，故亦附于此。



周易函书约存卷十四 原古九(冒道分派三)

乐律

律应卦气相生图



律吕声音几表。吕览含少三寸九分，以阳九阴六辟卦对推自符。律娶妻吕生子，以辟卦证之始明，详后。

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角与徵，羽与宫，相去各二，则音节不和，故角徵间，收一律近徵，比徵少下曰变徵。羽宫间，收一律少高于宫，曰变宫。自宫九寸，三分损一为徵六寸，徵三分益一为商八寸，而不可分，故止三统。乃析七十二分，生羽四十八，至

角六十四，则三分馀一，故止五音。乃析一为九厘，为五百七十六，三分损一，得三百八十四，生变宫。三分益一，得五百十二，生变徵。三分馀二，此变声所以止二也。曰和曰缪，故不为调。约以寸法，则黄林太得全寸。约以分法，则南姑得全分。约以厘法，则应蕤得全厘。约以毫法，则大夷得全毫。约以丝法，则夹无得全丝。至中吕之实，十三万一千七十二分，三馀二律之终也。变则旋起，凡数始于一成于三，此后则两而一变。

煦按：初九初六之类，即所纳之爻也。其图本复南而姤北，取其合阴吕所居，取冲之妙也。予谓宜倒之，取其于乾坤纳甲之义合也。《易》冒天下之道，万事万物无出阴阳，则乾坤二者其既包之矣。《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夫奋之云者，一阳之动用也。雷之云者，一阳初奋之声也。阳与阴遇，搏击而声出，故《易》于雷霆谓之为鼓。凡两物相击，皆能出声，势使然也。巽之初阴遇阳，亦振而为声。兑之末阴居上，亦象口而出言。《易》谓雷风相薄，皆阴阳之初遇耳。丝，静也，手抚之而成韵；竹，静也，气嘘之而成音；金石之无知，搏拊之而应节，皆两物之击也。声有永短，始之终之，则其中有渐矣。损之益之，所以应律也。圣人之德何遽不昭于韶夏乎？

通曰，六律居子寅辰，午申戌，不动。六吕皆取冲位，未居丑为十二月，酉居卯为二月之类是也。凡阳生阴，谓之下生，用三分损一求之。凡阴生阳，谓之上生，用三分益一求之。盖相生则以子午分阴阳，不以律吕分阴阳也。详后。

煦按：五音六律，度量权衡，皆以黄钟为之根本。则求其故者，必先定黄钟之积固已。然积黍以求之，而黍有大小，历代之所考，其数各各不同，是黍之不可以为准也。葭灰候气之说出于司马，历代因之，然皆信耳之过。夫地之厚，不知其几万里矣。阳生地中，一日之运量，亦不知其几千里矣。今以数寸之管，或长或短，候于地面，七八九寸之间，欲其气应无违，是冬至初复之气，仅在此地面数寸之间，至极深极远之下，必无有初复之气矣。且又欲于大寒雨水逐节之气，各当其管而胥为之应，是天地间之阳气，终岁之间仅在此地面

数寸中，其何以处夫数寸以上，而至于无上？数寸以下而至于无下者，其亦不思之甚也。夫候之于管，而遂能动荡其灰，亦谓气之能力然耳。若然则阳气初至，虽曰甚微，既能动荡其灰，则必有隐隐欲动，吹之如风者存也。始阳初复，彼其风力既能如此，逮于极盛，彼其风力当亦从之而极盛矣。乃后乎冬至，何未闻风气之运邪？岂初至之风力可征，而极盛之风力反微而不可征邪？岂极盛之阳，非此初复之阳渐进而趋盛者邪？

夫阴阳之气行于天地间者，寒暖止耳，非谓气行皆必有风力存也。譬若花之有香，人皆谓为香气，岂非风力推送使然？况在冬至初复之阳，尤极微极微者邪？尝闻古人以炭与灰各适其均，而平悬之，逮及冬至后，则炭重于灰，夏至后则灰重于炭，何也？阳暖则燠能使灰轻，阴凝则湿能使灰重，至炭之坚实则阴阳皆不易入，故仍其重耳。此冬至后所由炭重，夏至后所由灰重也。知灰之或轻或重由于阳之燠阴之湿，则但于春秋二分，以物包灰，约其分两之轻重空悬室中，逮于冬夏二至，察其重轻，当必有较然可辨者，此气之能力使然，非气之风力使然也。不征其气之能力，而但以为气之风力，至于候之不验，则从而咎灰。于是乎求其最轻最妙者，而至于蔑，逮于蔑灰候之，而又不验也，则又归其咎于壮风之摇撼，而以为其室不密，于是乎又以缙素密帷候于室中木架之上。凡此皆意以为然，从无实据，而未知阴阳之妙各有真机，非气也，亦必非风力之所能显也。

以风力而论阳气，此溺于气之一偏，而未察夫天地间真阴真阳升降之至理也。夫风力者，使之然而然也。能力者，物之才具然也。火之自然而热，水之自然而寒，日月自然而照，自然而温，皆能力也。今将认能力为风力，然则日光之照灼冲和，其亦将有风力推运而使之邪？不知微阳复于地中之说，非真谓地之中此阳从何处始也，特以阴阳之理原自相须，非阴则阳无以显，非阳则阴无以显，故阴阳二者皆以一分为微，六分为极，卦之必定以六爻此也。当纯阴极盛时，忽觉此极阴之稍减一分，而不极其盛也，此便是微阳之复，天纯阳而地纯阴，故遂谓微阳复于地中耳。其在先天图中，微阴之或始或终

皆附于乾，微阳之或始或终皆附于坤，此之义也。又以阳之生也必根于阴，阴之生也必根于阳，故以为阳自地中复，其实阳气才复得一分。尽天地间所有之气，无上无下，无高无卑，无往不具此一分之阳，固不独地面三寸二寸间然也。盖阳气之微盛，止有浅深厚薄而已，浅谓阳气之尚薄，深谓阳气之已厚也。冬至阳气初萌，薄而未舒，其在乾卦正潜龙勿用之爻，岂遂独出能力，鼓而为风，而独于此刻此时验于兹管邪？况既为冬至之时令，则半月之中何非冬至，倘再入灰于此管，当亦无不有然者矣，而又奚拘于此时邪？且其阳生之厚薄，既统上下高卑，而莫不胥然，固宜无拘乎此管之长短大小，而此气之均当无不然者矣。岂能于数寸管中分别长短，有应有不应邪？

夫后儒讲求圣学，但当以孔子为正，闻韶而忘肉味，此其契乐亦已精矣。孔子未之言，必有难以言传者矣，从而置之可也。夫积黍不可，候气不可，然则黄钟为万事根本，将遂无术以取衷乎？曰乐律虽曰失传，其先要必以中声为本，以其吹之于管，长一寸者其声便清一分，短一寸者其声便浊一分，清浊不能以不分，则管不能无长短。管不能无长短，则分寸不能以不定。所由有损之益之之说，凡皆因音而损益之，以求中声，非因数而损益之，以至于不可纪也。中声者，黄钟也。凡乐皆自有之，凡曲调皆自有之，故韶有韶之中声，武有武之中声，高有高之中声，下有下之中声，中声既定，然后从而察之，高于中声者为高，卑于中声者为卑，由其本具之中声而渐杀渐申以损益之，虽五音七调十二律，以及六十律八十四调三百六十，无不缘此中声之清浊高下，而五音六律胥由以叶矣。

夫人之声音或大或细，要各有中声存焉。鸟雀之声微，牛马之声高，要亦各有中声存焉。激之则亢过其分，缓之则抑过其分，别其亢抑，审其性情，辨其喜怒，鸟兽之音犹将可识，况于度量权衡乎哉？夫尽善之韶，尽美之武，邇其中声，当是韶之优柔平中，而武则不免于发扬蹈厉耳。自来言律者详于数而略于音，与言易者详于数而略于理同弊，是皆未精求乎音，而得夫中声之说也。

《补笔谈》曰，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则应少商，

其馀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于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则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

等韵

煦曰：了羲之三十六母，以腭舌唇齿喉分定部位，此即宫商角徵羽五音之所自起也。音出于喉，与宫音相配，今不首喉，而以配角之腭音居首，此即一阳之生始于冬至子半，而春令所始则岁建首寅是也。徵夏而商秋，至冬而为闭藏之令，然声阳类也，声之动也，莫不托始于静，以始之者终之，即以终之者始之也。至其一阴一阳上下相配，以成翻切，虽亦具有阴阳荡摩之妙，如见之一母，倡于东通韵则为古红之公，倡于支齐韵则为居宜之基，倡于鱼模韵则为古胡之姑，是见之一音，三十六母皆可以遍倡也。如红之一音，和于鱼模之古而为公，和于鱼模之苦而为空，和于登丁之德而为东，和于歌罗之他而为通，是红之一音未尝不可以遍和也。然其所重止在一上一下，一夫一妇，以叶一字之音耳。顾其三十六母既足以摄天下之音而无所遗，而二音所叶，又足以定一字之音而无所误，此所以相沿而未之有易也。至于邵子以翕辟清浊，开发收闭，括尽天下之万声万音，而有声无声，有字无字，无不该括^①其中。要其上下交错之妙，亦止是八卦之荡摩而已。故其开发收闭比于腭舌唇齿，未之易也。其翕辟清浊依然三十六母中，刚上而柔下，清上而浊下之义，至其所以能然之故，则仍不离夫卦爻阴阳刚柔太少之旨耳。煦因立图于后。

凡此十二字所切皆为少刚之音。腭：见，溪，群，疑（音夷，凡此字所切，皆少柔之音，此为刚中之柔）。舌：端，透，定，泥。唇：帮，滂，并，明。少刚之音响而清，如敲木，如抚掌，是开而舒者也。

凡此五字所切皆为太刚之音。齿：精，清，从，心，邪。太刚之音

^① “括”，库本作“错”。

响而至清，如撞钟，如击石，是发而激烈者也。音促而短，而近于收矣。

凡此六字所切皆为太柔之音。喉：晓，匣，影，喻，来（凡此字所切皆为少刚之音，此为柔中之刚），日。太柔之音微有声，如风之拂拂，如火之烘烘，微觉其有，而散而闭矣。

此舌音之轻而浊者也：知，彻，澄，娘。此四字切少柔，列少刚端、透、定、泥之下，与端、透、定、泥同一舌音之部位也。少柔之音，如抚弦，如裂帛，如行锯，如吟咏，如微风，虽若有音，而实无筋骨。

此唇音之轻而浊者也：非，夫，奉，微。此四字亦切太柔，列少刚帮、滂、并、明之下，与帮、滂、并、明同一唇音之部位也。

此齿音之轻而浊者也：照，穿，床，审，禅。此五字皆当切少柔。穿，当称焉切。床，当乘王切。此与齿音之精、清、从、心、邪同一部位，特彼少刚而此少柔耳。

以类分之则五，以轻重清浊分之则八，以刚柔太少分之则四，如专论刚柔，则阴阳阖辟而已矣。煦所著《韵函》一书，以阴阳分之为第一层，阴先而阳后者。凡音皆由静起也，其次皆别以刚柔太少，刚前而柔后者，阳倡而阴和之义也。先少刚而后太刚，先少柔而后太柔，亦律吕先黄钟诸律，以中声为主之义也。其少刚之类则由见端帮始，太刚之类则由精清始，少柔之类则由知照始，太柔之类则由晓匣始，疑之少柔，宜付娘禅之后，而夹于群端之中，少刚中之少柔也。来之少刚，宜付并明之后，而夹于喻日之中，少柔中之少刚也。此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义也，亦其本来部位自然如此，不可紊也。盖论位则疑在群后，来在日前。论音则疑为少柔，来为少刚也。四象之下别以三十六母，故见仍居前，而日仍居后。下列各标所领之韵，于首一字即以翻切定之，故可以知为某标之韵，又可知列于刚柔太少为某声，又可以知列于阴阳者为某音，于此而别以翕辟，辨以开发收闭，亦在人之自领而已矣。

煦按：古立切韵之法，以两字合而得音，此即天地交泰之义也。位一定而不移，坤德之定分也。音变迁而各异，乾道之变化也。今

以上一字定位,天道之下交也。下一字得音,地德之上承也。位之一定,腭舌齿唇喉是也。音之变易,宫商角徵羽是也。如德红切东,德为舌位之端标,其所切之东亦舌位之端标也。红为宫音,东亦宫音也。然德为少刚,故所切之东亦少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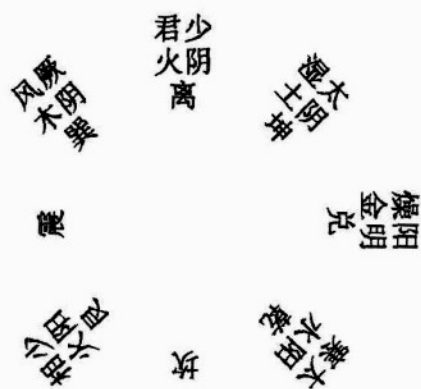
运气

先天近取诸身



咸艮取人身,颐噬取口,观取目,鼎取耳目,亦随处取义也,邵取不同。

后天六气



天干五运



河图十数配干，旋而相对，先从甲己化土起，而顺生以化，即所云五种交亘于两间，汉交坤艮，是一征也，谓三月建辰，以龙主化者泥。岐伯曰：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上常以生也。此本河图，以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王砮曰：土旺四季，不得正方。天有九宫，不可至十。故土止言五，今历年运气所纪是也。其曰灾一宫，灾三宫，灾七宫，灾五宫者，本洛书也。

煦按：此即六合化生之图，东畔应河图之生数，故为气。西畔应成数，故为所生之五行。

五藏(肝心脾肺肾)阴也，六府(胆胃三焦膀胱大小肠)阳也。首阳身阴，而水阳下，火阴上。负阴抱阳，而背阴腹阳(阳中阳，心也。阳中阴，肺也。阴中阴，肾也。阴中阳，肝也。阴中至阴，脾也)，形藏四(一头二耳目三口齿四胸)，神藏五(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智。又曰脾藏意与智，肾藏精与志，谓七神)，是曰九藏(手阳足阴，腰以上阳，以下阴)。

手阳。少阳寅，相火，三焦。阳明卯，燥金，大肠。太阳辰，寒水，小肠。厥阴巳，风木，心包。少阴午，君火，心。太阴未，湿土，肺。三焦、心包表里。小肠、心表里。大肠、肺表里。

足阴。少阳申，相火，胆。阳明酉，燥金，胃。太阳戌，寒水，膀胱。厥阴亥，风木，肝。少阴子，君火，肾。太阴丑，湿土，脾。胆、肝表里，膀胱、肾表里，脾、胃表里。

手三阴从藏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腹，太阳太阴为开，阳明厥阴为合，少阳少阴为枢。

木火土金水，仁礼信义智，魂神意魄精，臭色形味声，肝心脾肺肾。筋脉(合肉)皮骨，爪色(荣唇)毛发，泪汗(液涎)涕唾，目舌(窍口)鼻耳，呼言(声歌)哭呻，臊焦(臭香)腥腐，酸苦(味甘)辛咸，怒喜(志思)忧恐。

五运

鬼臾区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

岐伯曰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牛女在子癸,火气自子癸至戊分,故火主戊癸),黄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心尾在甲,土气自甲至己分,故土主甲己),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危室在壬,柳鬼在丁,故木主丁壬),素天之气经于亢氏昴毕(亢氏在乙,昴毕在庚,故金主乙庚),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张翼在丙,娄胃在辛,故水主丙辛),是曰五运(主运甲为干首,故先土运,其运行自首丁壬木,每年木火土水金,各七十二日零五刻,运位相次,万年不易也。客运如甲己年土运,土为初运,金为二运,水为三运,木为四运,火为五运,以相生序。乙庚年金,则金初,水二,木三,火四,土五,各七十二日零五刻,周流每年一迁者也。○五阳干之年,太过也。五阴干之年,不及也。太过以大寒前十三日交,曰先天。不及于大寒后十三日交,曰后天。平年之气正大寒日交,曰齐天。○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名,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煦按甲己土运,则土为司天之运,其气居三,今谓为初运,非也^①。天之节节于地,故六。地之制制于天,故五。盖五者,天之阳。六者,地之阴。此天地交泰之妙也)。

六气

(子午)岁少阴君火司天三(左太阴四,右厥阴二),阳明燥金在泉六(左太阳初,右少阳五)。(丑未)岁太阴湿土司天(左少阳,右少阴),太阳寒水在泉(左厥阴,右阳明)。(寅申)岁少阳相火司天(左阳明,右太阴),厥阴风木在泉(左少阴,右太阳)。(卯酉)岁阳明燥金司天(左太阳,右少阳),少阴君火在泉(左太阴,右厥阴)。(辰戌)岁太阳寒水司天(左厥阴,右阳明),太阴湿土在泉(左少阳,右少阴)。(巳亥)岁厥阴风木司天(左少阴,右太阳),少阳相火在

^① “甲己土运,则土为司天之运,其气居三,今谓为初运,非也”,堂本无。

泉(左阳明,右太阴)。

主岁者纪岁,在天三年一降,五年迁正司泉,泉而天亦然。间气者纪步,以六十日八十七刻半有奇为一步也。如子年君火天金地,则地左间太阳水为初气,天右间厥阴木为二气,司天君火为三气,天左间太阴土为四气,地右间少阴相火为五气,司泉金为六气,左升而上,右行下施,而复于中。六气风初热二,暑三湿四,燥五寒六,此每年六十度有奇者,万年不易之主气也。年支定司,而左右纪步者,每年一迁之客气也。

岐伯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地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天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地为下乎?曰地人之下,太虚之中也。冯乎?曰大气举之也。风寒在下,燥暑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交焉。故虚而生化,先天者太过,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命曰气淫。后天者不及,己所不胜,则侮而乘之,己所胜,则轻而侮之,侮反受邪,命曰气迫。

平气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

太过,发生,赫曦,敦阜,坚成,流衍,不及,委和,伏明,卑滥,从革,涸流,厥阴,风化,酸化,苍化,动化,岁直(大运临卯之类与岁会)。少阴,热化,苦化,君不主运,灼化,天符(上运上见太阴之会与天会)。太阴,湿化,甘化,戴化,柔化,太乙天符之会(戊午乙酉己巳),少阳(司天),火化(在泉),苦化(司气),丹化(间气),明化(未巳丑二八会、岁会、运会三合为治)。阳明,燥化,辛化,素化,清化。太阳,寒化,咸化,元化,藏化。

天符为执法,岁直为行令,太乙天符为贵人。○气生运曰顺化。○气克运曰天刑。○运生气曰小逆,曰相得则微。○运克气曰不和,曰不相得则甚,运同四孟月,曰支得符。○太过运加司地之气,曰同天符。○不及运加司地之气,曰岁会。○各以气运加临为胜负之差。○亢则害,承则制(五运相克为承),地气制己胜,天气制胜己,天制色,地制形,天气不足,地气随之,地气不足,天气从之。运居其中而常先,恶所不胜,归所同和,随运归从,而生其病,六气之

胜,乘其至也。感于邪而病,乘年之虚,则邪甚。失时之和亦邪甚,遇月之空亦邪甚。重感于邪,则病危。○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则否,复已而胜。胜至则复无常数,衰乃主耳。○复至则不以天地异名,皆以复气为法。

医方

医之为道,以元气为太极,以血气为阴阳,立方制药,皆本元气,以折衷其有馀不足之故,有馀者阳之饶,不足者阴之乏也。其有馀者剥之削之,不足者补之益之,而元气之中涵,则未有能动者也,此太极静涵之象也。脉以胃气为主,亦谓元气之中存也。若无胃气,则非药之所能及矣。人禀天地之阴阳,以有其血气,故气阳而血阴,气无形故阳,血有形故阴也。阴阳以相竭,故能相循而不息。如使血气或有饶乏,则饶者用其有馀,必为怯弱者之梗阻。乏者从之不及,亦必有难齐之势,此病之所由生也。于是乎汗之吐之下之,发之解之泄之,以损其有馀。温之补之滋之寒之,以益其不足,而医方之制于是乎起。然亦有寒症似热,热症似寒者,此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之理,乾上之悔,坤六之龙,即此义也。然亦有寒因热用,热因寒用者,此相敌之情难于骤合,资其向导容易得达之义也。先天图中相亲之卦复得会为一卦,乃始言遇,此之义也。医而不知阴阳,有馀者补之,是益之以贼也。不足者泻之,必将亏损元气,暗促人寿。医可易言乎哉?

今之言补药者,拘守《本草》,遂以为某药补气,某药补血,其神奇灵妙实难言述矣。极其好诞之心,且有以长生不难立致者,是未知气血之在人,为何等物事,药之治病,为何等道理矣。夫人之血气本于一元受气之初,其强弱原自不同,今以草木朽枯之质,谓于人之真气能增益之,有是理乎?若使益而可益,设从而减之,不且可并呼吸而去之乎?朽木之质煎而为水,谓能变而为血乎?抑存之于肠胃

中乎？抑循肠胃而过之，而为大小解乎？其理之易明，不待辨矣。第外感之疾每有奇验者，邪感于外，犹未入于甚深之地，发之解之吐之下之，驱其外邪，其病即已。而补气补血，亦或间有所验，则水火阴阳之妙用，非即谓此为气之补，血之补也。盖因人之身中原自有火，于是乎因其有而发之火盛，则气必上达，遂以此为气之补耳。因人之身中原自有水，于是乎因其有而寒之，寒之为气与水同体，遂以此为血之补耳。若使人身之水火一或无根，必无再能扶助之理。李东垣曰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热之不热，是无火也。无他药之假，不能融物之真也。知言哉。

燕人极喜而癫，百疗罔效，医忽悟曰我能医之，乃语之曰若趣办具，复何医为？其人乃更忧怖，及月而愈。

越医治久痢者而术穷，入室见水滴焉，室其中孔而水不下滴，遂针其百会而愈。

人之一身，唯此阴阳相资叠运，乃始有其生。然阴质非阳则无由以运，故人之生唯阳为贵，此气周于一身，达于肢体，目视耳听，手握足行，其温和而暖者，是其征也。真阳一尽，则无生理。阳之见于脉也，为浮大动滑。阴之见于脉也，为沉伏弦细。阳病必见阳脉，阴病必见阴脉，反是者必危。然阴病见阳脉者必生，此《周易》贵阳之义也。

凡病必有本证，有标证，本证必有脏腑经络之分，而标证则每形见于肢体。庸医但治其标，不治其本，又且不审脏腑经络之所在，此所以外症虽云暂去，而本病之根仍未亡也。

药之为用，无过气味两端。气属阳而味属阴，然气有清浊，则清者上而浊者下也。味有甘苦辛涩之分，所以各行脏腑，不能相兼也。

地理

地之体方而静，而天气出入其中，故亦有理气可言。然而刚柔

之中原具阴阳之妙，杨廖之说虽不同，其旨一也。谓山为阳而水为阴者，是谓上者阳而下者阴也，据位而别之者也。谓水为阳而山为阴者，是谓动者阳而静者阴也，据气而别之者也。今观山水之势，如山自左转而来，则水之出于元辰者，必右转以合之。如山自右转而来，则水之出于元辰者，必左转以合之。与煦所画循环太极图相似。至于水之行也，亦必依山而行。水之住也，亦必依山而住。是皆阴阳两不相离，相依互根之理也。

地以镇静为德，故喜支聚包裹，而不喜支离散漫。然寻龙之法必察其动，然后能审其来。点穴之法必察其动，然后能审其住。此又静中之动也。

水之为德流而不止，而有情之水匪特弯回环抱也，必将渊沉停蓄，此又动中之静也。

穴之窝钳者，来龙过峡处必隆起。穴之乳突者，来龙过峡处必洼凹。此阴阳相配之理也。

纳音

六十甲子纳音，亦从纳甲而生，一律纳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纳音虽同而立法有三。其本之《内经》者，五音始于金，传火传木，传水传土，其序也（乾纳甲，坤纳癸，为之始终，故纳始于乾金，终于坤土）。同位娶妻，隔八生子，甲子金之仲（三元，首仲，次孟，次季），娶乙丑，下生壬申金之孟（申在子下，故曰下生）。娶癸酉，上生庚辰金之季（辰在申上，故曰上生）。娶辛巳，下生戊子火，自戊子己丑转丙申丁酉转甲辰乙巳，火之仲孟季毕焉。自壬子癸丑转庚申辛酉，转戊辰己巳，木之仲孟季毕焉。自丙子丁丑转甲申乙酉，转壬辰癸巳，水之仲孟季毕焉。自庚子辛丑转戊申己酉，转丙辰丁巳，土之仲孟季毕焉。以上为阳律，起甲午乙未，转壬寅癸卯，转庚戌辛亥，皆金也。戊午己未转丙寅丁卯，转甲戌乙亥，皆火也。壬午癸未转庚寅辛卯，转戊戌己亥，皆木也。丙午丁未转甲寅乙卯，转壬戌癸

亥，皆水也。庚午辛未转戊寅己卯，转丙戌丁亥，皆土也。以上为阳吕，此一法也（此法出于律吕）。

葛稚川曰，子午属庚（纳音震初爻庚子庚午），丑未属辛（巽初爻纳辛丑辛未），寅申属戊（坎初爻纳戊寅戊申），卯酉属己（离初爻纳己卯己酉），辰戌属丙（艮初爻纳丙辰丙戌），巳亥属丁（兑初爻纳丁巳丁亥）。一言得之者（先看支，后看干），宫与土（所属者，即是一言而得）。三言得之者，徵与火（如戊子戊午，戊之去庚，数之有三也，餘仿此）。五言得之者，羽与水（如丙子丙午，丙之去庚，为数五也）。七言得之者，商与金（如甲子甲午，甲之去庚，为数七）。九言得之者，角与木（如壬子壬午，壬之去庚，为数九）。此一法也（此法出于支干）。子午之数九（九者，黄钟之数。子为十一月，其律黄钟，午为子冲，故其数同），丑未八（丑十二月，故杀于九），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甲己之数九（甲为子干，子为甲妃，其数同），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

扬子云《太玄》之数，其推纳音，以火土木金水为序（煦曰葛^①稚川纳音^②之法，用土火水金木，与此火土木金水，盖一顺一逆者也）。甲子乙丑金者，甲九子九，乙八丑八，积三十四，以五除之餘四，故为金。丙寅丁卯火者，丙七寅七，丁六卯六，积二十六，以五除之餘一，故为火。餘准此，此一法也（一说所积之数，以五加五，至不满四十九者而止，视其数之所到，以河图之数加之，视四十九之五行为何行。其所生者，即是也。如数至四十四，则四十九为土。土生金，故甲子乙丑属金。如数至四十六，则四十九之五行为木，所生必火也）。

按：律书同位娶妻，如黄钟大吕同位为妻，隔八生子，黄钟三分损一，隔八生林钟为子。今甲子黄钟与乙丑大吕同位，谓之娶妻是矣。而甲子之隔八为辛未林钟，何以甲子不能生之也？蔡邕曰阳生阴为下生，阴生阳为上生。今阳不能生，是但有上生而无下生也。

① “葛”，库本作“前”。

② “音”，库本作“甲”。

以甲子为上,癸亥为下,则又皆下生,而上生无十之一二也。《内经》之法与律书不能尽合矣。稚川言中央总黄天之气一,南方丹天之气三^①,北方玄天之气五,西方素天之气七,东方苍天之气九,皆奇数而无偶数。而一之属土,三之属火,五之属水,七之属金,九之属木,亦不知其何义也。扬子云谓子之数九从黄钟之管,则丑当从林钟而六,寅当从太簇而八。十二月各有其律,何以有从有从不从邪?是故必欲定纳音之法,当以京房六十律与甲子分配,以之上生下生,始无弊耳。



潜老曰,五行本位,西方属金,五行有声,而最清者金,故纳音首金,所以甲子乙丑海中金也。五声角徵羽既轮之后,回轮以应天地之生数,则起于西方,羽与宫相接而乾居于前为金,故纳音之理起于

① “三”,库本作“二”。

西，而支干始甲子，则仍起于北，乾统之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木传火，火传土，土传金，金传水也。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金传火，火传木，木传水，水传土也。沈存中谓纳音纳甲皆乾始而坤终也。音始西方，起金西左旋，故金三无终。左行传南方火，火三无终，左行传东方木也。自子至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亥为阴，故自林钟至应钟皆上生。以六十支干应六十律，犹之旋相为宫法也。

按：支位隔八相生，分三合三，原依序排列。观天气倚乎地，则十干顺布。用地支六气，尊六甲以为头，逐地而右转，察地位负乎天，则十二支逆排。用天干五运列五子以为首，随天而左旋。凡三十名，名当二律，当十日与七十二卦同旋直日。卦影用之，非仅堪舆家所用遁演也。盖气从右行，而声从左应。时以运转，而律以音中，皆以征自然相应之理也。王逵曰同位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吕相生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季，此遁甲三元纪也。甲子金之仲为黄钟商，甲子同位娶乙丑为大吕商，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为夷则商，壬申同位娶癸酉为南吕商，隔八位生庚辰金之季为姑洗商，此金之三元终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为仲吕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为黄钟徵。戊子娶己丑为大吕徵，生丙申火之孟为夷则徵，丙申娶丁酉为南吕徵，生甲辰火之季为姑洗徵，甲辰娶乙巳为仲吕徵，生壬子木之仲为黄钟角。如是左行，至丁巳仲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元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簇之类。

内经纳音图

阳律阴吕

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戊辰己巳木，庚午辛未土。壬申癸酉金，甲戌乙亥火。丙子丁丑水，戊寅己卯土。庚辰辛巳金，壬午癸未木。甲申乙酉水，丙戌丁亥土。戊子己丑火，庚寅辛卯木。壬辰癸巳水，甲午乙未金。丙申丁酉火，戊戌己亥木。庚子辛丑土，壬寅

癸卯金。甲辰乙巳火，丙午丁未水。戊申己酉土，庚戌辛亥金。壬子癸丑木，甲寅乙卯水。丙辰丁巳土，戊午己未火。庚申辛酉木，壬戌癸亥水。

葛稚川纳音图

一言宫属土。庚子庚午，辛丑辛未，戊寅戊申，己卯己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

三言徵属火。戊子戊午，己丑己未，丙寅丙申，丁卯丁酉，甲辰甲戌，乙巳乙亥。

五言羽属水。丙子丙午，丁丑丁未，甲寅甲申，乙卯乙酉，壬辰壬戌，癸巳癸亥。

七言商属金。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壬寅壬申，癸卯癸酉，庚辰庚戌，辛巳辛亥。

九言角属木。壬子壬午，癸丑癸未，庚寅庚申，辛卯辛酉，戊辰戊戌，己巳己亥。

扬子云积数纳音图

甲子乙丑三十四。甲申乙酉三十。甲辰乙巳二十六。丙寅丁卯二十六。丙戌丁亥二十二。丙午丁未三十。戊辰己巳二十三。戊子己丑三十一。戊申己酉二十七。庚午辛未三十二。庚寅辛卯二十八。庚戌辛亥二十四。壬申癸酉二十四。壬辰癸巳二十。壬子癸丑二十八。甲戌乙亥二十六。甲午乙未三十四。甲寅乙卯三十一。丙子丁丑三十。丙申丁酉二十六。丙辰丁巳二十二。戊寅己卯二十七。戊戌己亥二十三。戊午己未三十一。庚辰辛巳二十四。庚子辛丑三十二。庚申辛酉二十八。壬午癸未二十八。壬寅癸卯二十四。壬戌癸亥二十。

周易函书约存卷十五 原古十(支流异派)

卫平占法(《龟策传》)

宋元王召博士卫平而问之曰,今寡人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来见,梦于寡人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是何物也?卫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虫先见,乃对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河水大会,鬼神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白云拥汉,万物尽留,斗柄指日,使者当囚,玄服而乘辎车,其名为龟,王其使人问而求之。

煦按:古人占法,原不必一途之拘也。前知而先觉者,推为圣人之明,乃圣人之所由以前知先觉,实乾元各正后,分天地至灵之寓也。顾至明之在天地,莫若三光,倘天地无日月,则万古冥冥如长夜矣。此法依三光以为明,而实取最初之所见,以征吉凶,故知者人也。而所以借明者,实为三光,故能无幽不烛,无微不著。向在都城,见有挟术以干人者,先令人立于日下,面已而立,却以两目直视日光,令己目昏眩,然后举首观人头上之气,以五色分吉凶,而祸福征验毫无差忒,当亦卫平之遗法也。其五色以红黄白者为吉,青黑为凶,今之镜听与听讖者,皆本最初之一语取为证验,无不协合,此即所谓几者动之微也。诚之至也,见乎蓍龟,动乎四体,故昭昭其不爽也。道士符篆亦取最初之气,木匠作材亦于最初观之,唯其诚而已矣。

六壬

沈存中云,《六壬》十二辰,亥登明为正月将,戌天魁为二月将,古人谓之合神,又谓之太阳过宫。今日度随黄道岁差,太阳至雨水,方躔娵訾(亥宫),春分后躔降娄(戌宫),若用合神,则须自立春使用亥将,惊蛰使用戌将,若用太阳,则须照过宫时分。不知所谓合神者,历元冬至之时,天与日会于子中,为十一月。自后天顺日逆,左右分行,天行丑,日躔子为十二月。天行寅,日躔亥为正月。天与日各历十二辰,辰异而月同,谓之合神^①。则合神者,亥与戌也。登明天魁,是解正月二月之义,于合神无与也。唐虞之时,冬至天与日会于丑。宋元以来,天与日会于寅。古之所谓合神者,已不相合矣。今之六合非古之六合,使立春而用亥,惊蛰而用戌,亦非合神也。然唯与日会于子中,适在十一月,故能建与躔合。其后冬至,自丑而寅而卯,则天行亦不与次舍相应,其所谓合神者,日躔与天行乎?天行与次舍乎?是则两者合为三矣。周云渊遂欲尽更诸将,谓子月一阳生是谓大吉,午^②月一阴生是谓小吉。然不名于子午而名其丑未者,以子月冬至,太阳在丑,故以丑为大吉。午月夏至,太阳在未,故以未为小吉。今太阳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更当以寅为大吉,申为小吉,此亦误以大吉小吉为合神也。大吉以十一月为义,不因于丑。小吉以五月为义,不因于未。是故以黄道岁差当更合神,不当更月将。盖十一月子,十二月丑,正月寅,万古不易之次舍也。太阳躔子躔丑躔寅者,岁差之次舍也。两者不相蒙,云渊浑而一之,故有此失。存中又欲厘正历法,如东方苍龙七宿当起于亢,终于斗。南方朱雀七宿起于井(井字当为鬼字),终于角。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娄,终于舆鬼。北方真武七宿起于东井(井字当为牛字),终于奎。经星改动,亦是出此舍以入彼舍,非东之寅卯辰移而至南,南之巳午未移

① “合神”,库本作“神合”。

② “午”,库本作“五”。

而至西，西之申酉戌移而至北，北之亥子丑移而至东，次舍不拘于经星，犹月将不拘于合神也。煦按合神之所自来，东西阴阳之所合也。十二支神则因其阴阳初末之分位而分之者也。古者天与日会于子，则以丑为合矣。今之天与日会于寅，则寅即子也。其东西阴阳之合，犹夫古也。岂拘其子丑之名，而不察夫东西之实乎？

方伎家多托于上古，无所征信，惟《六壬》见之《吴越春秋》，子胥少伯皆精其术，然与今世所传，亦复不同。伶州鸠之对七律也，即六壬之术。其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之，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周二月丑为月建，以其为日月所合之辰，故名丑曰辰。辰在戌上者，以天盘之丑加于地盘之戌，盖武王毕陈之时在戌也。丑既加戌，则癸亥日辰乃在申上。申为夷则，亥以变宫加于其上，故为夷则之上宫。戌为无射，羽也，故名之曰羽。

又曰，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戌于牧之野，故谓之励，所以励六师也。按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时在寅也。以天盘之丑加于地盘之寅，则甲子日辰乃在丑上。子为黄钟而丑以宫处其下，故为黄钟之下宫。丑为大吕，子以宫加其上，不曰大吕之上宫者，以阴吕不可为唱也。

又曰，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日为丙寅，时为子，以天盘之丑加地盘之子，则丙寅日辰上临于丑，寅为太簇，而丑以宫处其下，故为太簇之下宫（此上但以月建加时，非月合也，注者之误也）。

又曰，反及羸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金于百姓，故谓之羸乱，所以优柔容民也。按汲冢周书，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则王之反及羸内，在四月也。周四月建卯（建卯则当用戌），以天盘之卯加地盘之丑，则子以宫临日辰之戌上，戌为无射，故曰无射之上宫（其术以五音论之，或别有一术，非壬也）。其所考见如此，则并无四课三传之说也。而今之《六壬》亦绝不及五音十二律也，岂久而失其传与？抑州鸠举其大而不及其细与？就以今术论

之，卜筮诸术皆以生为主，以生为用，壬则于十二时独取大辰，以斗柄罡星，岁常指辰，故谓辰为天罡。辰建于三月而为八月之将，金旺杀物之候，以天地之杀为用故也。其四课上克下曰元首，下克上曰重审，上下交相克曰知一涉害，日辰遥相克曰蒿矢弹射。伏吟反吟，皆因冲克以为之名目。此明与诸术相反，故不取夫生而取夫杀，不取夫德与合，而取夫克与冲，不取夫禄与旺，而取夫刑与害，则凡一书之中所以论吉凶者，皆当取此，而何所论非所主，所主非所论。所主者刑杀冲克，所论者生旺德合，所主者与诸术相出，所论者与诸术相入，岂失传中之又失传与？宋咸定、京房、关朗辈假《易》以行壬遁之学，其时当不如是也。

起例

地盘

布十二支为地盘，以十干寄之，甲寄于寅，乙寄于辰，丙戊寄于巳，丁己寄于未，庚寄于申，辛寄于戌，壬寄于亥，癸寄于丑。

五行家干之寄支，各以类从，戊己为中央之土，故随丙丁而寄巳午。其辰戌丑未则空无所寄，六壬避四位之正，故不得不移乙于辰，移丁己于未，移辛于戌，移癸于丑。



照按此即术家之干禄，特避四正，而下寄于库耳。

天盘

布十二辰于天盘，正月亥登明，二月戌天魁，三月酉从魁，四月申传送，五月未小吉，六月午胜光，七月巳太一，八月辰天罡，九月卯太冲，十月寅功曹，十一月丑大吉，十二月子神后。

沈存中以登明至神后为十二辰之名，术家以为月将，非也。登明者，正月三阳始兆，天下文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其星抵戌。从魁者，斗魁第二星也，其星抵酉。传送者，四月阳极阴生，传阴而送阳也。小吉者，小为阴，阴长为小者吉也。胜光者，王者向明而治，光被四表也。太乙^①者，紫微垣所在。天罡者，斗刚所建。太冲者，日月五星之门户，天之冲也。功曹者，十二岁功成而会计也。大吉者，大为阳，阳长故大者吉也。神后者，其位居末，在诸神之后也。



贵人

视占时日干，于天盘上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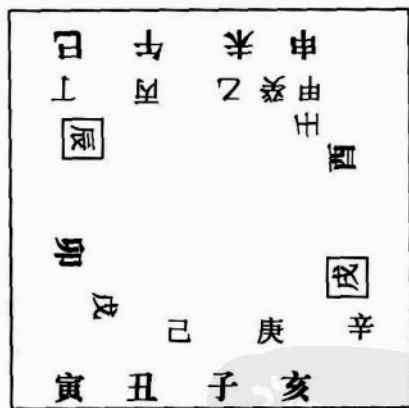
卯辰巳午未申六时，用阳贵。甲未，乙申，丙酉，丁亥，戊丑，己子，庚丑，辛寅，壬卯，癸巳。

酉戌亥子丑寅六时，用阴贵。甲丑，乙子，丙亥，丁酉，戊未，己

① “乙”，库本作“一”。

申,庚未,辛午,壬巳,癸卯。

贵人者,十干之合气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支,而不居辰戌。虚其对冲(对冲谓午也),以辰戌为贵人之狱,对为天空也。阳贵顺布,甲与己合。甲加子,己加未,故甲用未为贵人,己用子为贵人。乙与庚合,乙加丑,庚加申,故乙用申为贵人,庚用丑为贵人。丙与辛合,丙加寅,辛加酉,故丙用酉为贵人,辛用寅为贵人。丁与壬合,丁加卯,壬加亥,故丁用亥为贵人,壬用卯为贵人。戊与癸合,戊加辰,癸加丑,故戊用丑为贵人,癸用巳为贵人。阴贵逆布,甲加申,己加丑,故甲用丑,己用申为贵人。乙加未,庚加子,故乙用子,庚用未为贵人。丙加午,辛加亥,故丙用亥,辛用午为贵人。丁加巳,壬加酉,故丁用酉,壬用巳为贵人。戊加卯,癸加未,故戊用未,癸用卯为贵人。甲之起于子申者,贵人属土,正位丑未,乃坤二五黄中之合气,先天卦之坤在正北子位,河图之坤在西南申方,故昼夜分之以起甲也(煦按水土长生居申,便是此义)。



十二神将

以天盘月辰加地盘时辰,视贵人之在天盘者临地盘何位,地盘以己亥为界,贵人临辰亥一边,则顺行。天乙(即贵人)、螣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天空、白虎、太常、真武、太阴、天后,临己戌一边,则逆行。天乙、天后、太阴、真武、太常、白虎、天空、青龙、勾陈、六

合、朱雀、螣蛇，皆加于天盘之上。

沈存中曰，六壬十二神将，以义求之，止合十一。贵人为之主，其前有五将，谓螣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谓寅卯辰巳午）。其后有五将，谓天后、太阴、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谓未申酉亥子）。唯贵人相对，谓之天空。如日之在天，月对则亏，五星对则逆行避之，空无所有，非神将也。又曰十一将，前二火二木一土间之，后当二金二水一土间之，真武合在后二，太阴合在后三。

四课

以天盘月辰加地盘时辰，视地盘日干，连上为第一课。即以干上所得之支移入地盘，名干阴，又连上为第二课。又视地盘日支，连上为第三课。即支上所得之支移入地盘，名支阴，又连上为第四课。

三传起法别为九课

一克贼

先以下克上为用，若无下克上，方取上克下。

二比用

或有二三四课上下相克，阳日用阳比，去阴不用。阴日用阴比，去阳不用。

三涉害

若有二三四课为上克下克，而俱与日比，或俱不比，宜视地盘孟仲季，孟深仲浅，季尤浅，取深者为用。若俱深，则刚日用日干上神，柔日用日支上神。孟即寅申巳亥之例。

四遥克

若无上下克贼，取四课上神，克日者为用，名蒿矢。若无上神克日，则取日所克之上神为用，名弹射。若两神克日，或日克两神，则仍取比日者为用。

五昴星

若四课无克，又与日干无相克，阳日则从地盘酉，仰视所得之神

为用。阴日则从天盘酉，俯视所得之神移入天盘，连下为用。阳日以地盘日支连上为中传，日干（用地盘日干所寄之支）连上为末传。阴日以地盘日干连上为中传，日支连上为末传。

六伏吟

伏吟者，子加子是也。无克者，刚以日干上神（甲丙戊庚壬），柔以日支上神（丁己辛）为传首，皆以所刑为中传，以中传所刑为末传。若传首遇自刑，刚日初传日（日干所寄之支），次传支，支所刑为末传。柔日初传支，次传日，日所刑为末传。次传若更遇自刑，以次传所冲为末传。

六癸有克，以克处为传首。首所刑为中传，中所刑为末传。

六乙亦有克，而传首遇自刑，故初传日，次传支，末传支所刑。

寅巳巳申申刑寅，丑戌戌未未丑并，子刑卯上卯刑子，辰午酉亥自相刑。卯顺至子，子逆至卯，极十数而为无礼之刑。寅逆至巳，巳逆至申，极十数而为无恩之刑。丑顺至戌，戌顺至未，极十数而为恃势之刑。《皇极》中以十为杀数故也。

七返吟

对冲相加是也。返吟多相克，以比用涉害为例，其不同者取初传之冲为次，取次传之冲为末而已。惟六日无克，丁丑己丑辛丑，则以登明为初传。丁未己未辛未，则以太乙为初传，支（未丑丑未）为中传，干为末传（丑未辰戌）。

八别责

四课不全，谓相重也。又无克无遥，则用别责。刚日以十合之神（视地盘）为传首，柔日以日支三合之神（视天盘日支顺行隔三位者是）为传首，中末皆以日寄之支为传。别责有九课，刚日三课，戊辰戌午丙辰，柔日六课，辛未辛丑各二，辛酉丁酉各一。

九八专

四课干支共位（别责三课八专二课），名八专。如两课有克，仍

以比用涉害为例。若无克，刚日从日之阳神，顺数三^①辰为用。柔日从第二课阴神，逆数三辰为用。中末俱重在日上^②。

独脚课 亦柔日八专也。巳未日登明加酉，酉巳亥酉酉未亥酉，从亥酉逆数三辰，得酉未，而酉未乃日上也，三传同在一课。

断例

《精蕴》：甲子岁四月庚子日，有富人年五十九岁，占一阳命行人，年二十九岁，课得子时，以申将加子时，得青龙乘子，加辰为用，中传蛇乘申临子，末传元乘辰加申，占曰子逃万里，音信不通，今赀财大获，出门逃归。其人曰某有一子，年二十九岁，自丁巳年正月间，因言语不足，将赀财货物往陕西兴贩，一去七年不闻音信，欲问存亡，尚能见否？占者曰当以乙巳日侵晨，出北门候之，后有行李笼仗十数担，有二人骑马，一妇人紫衣赤马，男子白衣青马，君当讯而迎之，其人曰谨如命。至期果往北门外三里，见笼具十余人远远而来，先见一人著白衣乘青马，一见其人，便下马泣拜，乃是其子，自川陕称意而归。断曰课属斩关，发用子水，是庚日子孙加辰为空亡。以下贼上为用，将得青龙飞腾万里。又传入元武空亡，空亡主失信期，故曰子逃万里，音信不通。行人年上得寅木，乃日之财加在旺方，故曰赀财大获。日传发用起，占时课值日辰相加，可见速而近。又庚德加子上，庚本七数，当夏囚死，法当折半求之。其人行年五十九岁，本年在亥临卯，卯为门户，将得勾陈，乃戊^③辰土为门户之路。发用水神，水旺北方，故曰北门外三里迎之。行人年上见寅作驿马，属木青色，将得白虎，属金白色，故主白衣乘青马。天上行年，午加戌作天后，是火墓。天后属水，乘午火，水黑火赤而成紫，午乃天马之源，故曰妇人紫衣乘赤马。课变涧下水，水象见巳而绝，是其归

① “三”，库本作“二”。

② “日上”，库本作“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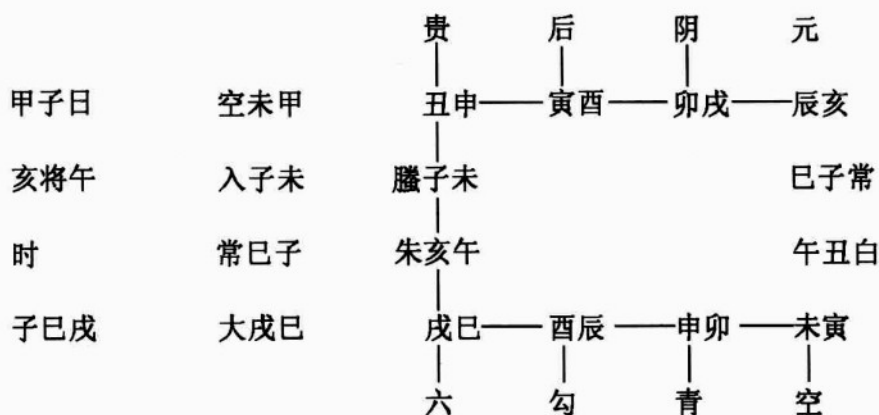
③ “戊”，库本作“戌”。

期。又行人年加戌,以午为主,午上见寅,寅中有甲,当与巳合。四月见己巳,又庚与乙合,故取四月乙巳日归。

四 课



《古鉴》:占人壬申年十一月初四日申时生,三十七岁,戊申年二月初十日甲子亥将午时,占岁课,课得比用,传得子己戌,穿害日墓,占曰岁内主眷属入宅大挠,遂成大狱,未为日墓加甲,为日入墓,子坐未,六害相穿,己居宅上,系破碎,作太常入宅,主有丧服人归来分挠,是在今年添人进口,又见分衅也。其人有弟五人,最小者与姐为嗣,父存时已分作四分,及当年姐夫死,其子因家败还,母又先亡,续生两子,图归本宗,至六月归家。兄弟不容,遂兴讼,有司量断财物,令还姐家,此子不服,争至台部,遂下大理,按律有归宗条例,自戊申六月争讼,至壬子年十一月方止,果作五分分之,此未加甲为墓神,未为眷属。上得天空,乃平地起堆之兆。初传子水为父母,未为眷属。六害螣蛇绕之,传归宅上。又见己为破碎,巳为厨灶,破碎主分也。巳为太常,是有服人入宅,欲动分衅也。甲木用巳火为子息,巳为小口,未传巳上戌。又刑起未中丁火,戌上六合即乙卯,卯与戌合,故主添小口,所谓不刑不动,不冲不发,因弟分争,携两子同归也。谓在当年兴讼,盖本人壬申即日课寅,六月见者,日上之未是也。至壬子十一月间始宁者,子未穿害,螣蛇绕之,传归宅上,破碎在己临宅,不分破不已也。



六壬透易

置年月日时，先以月将加时，得四课三传。其三传之在天盘者为一类，在地盘者为一类。以年干起五虎遁，数天盘三传，得其所属甲子，视八卦纳甲相同，合之为上卦。以日干起五鼠遁，数地盘三传，得其所属甲子，视纳甲相同，合之为下卦。上下相重为六画之卦，以大象为基，世爻为命，应爻为身，大限。阳年从世爻而上，阴年从世爻而降。十年一爻，小限。阳年从应爻而降，阴年从应爻而升。一年一爻，周而复始。阳年用阳贵，阴年用阴贵。

五虎遁

甲己起丙寅，乙庚起戊寅，丙辛起庚寅，丁壬起壬寅，戊癸起甲寅。

五鼠遁

甲己起甲子，乙庚起丙子，丙辛起戊子，丁壬起庚子，戊癸起壬子。

假如辛酉年，辛丑月，丁亥日，丙午时，大吉加午（此直用月将不用月合也）。四课：寅丁，酉寅，午亥，丑午。三传：午亥，丑午，申丑。年干辛，丙辛遁起庚寅，自下至辛丑，其甲子皆为庚寅所属。午得甲午，乾四纳甲，丑得辛丑。巽初纳甲，申得丙申。艮三纳甲，合之得

离而为上卦。日干丁，丁壬遁起庚子，自下至辛亥，其甲子皆为庚子所属。亥得辛亥，巽二纳甲。午得丙午，艮二纳甲。丑得辛丑，巽初纳甲。合之得震为下卦。离震相重为噬嗑，世在五爻为命，应在二爻为身。以阴年，大限自五而四，小限自二而三。

遁甲

《遁甲》《太乙》《六壬》三书，世谓之三式，皆主九宫，以参详人事，而甲尤注意于兵。其术之自以为精者，在超神接气置闰之间。超神者，节气未到，而甲子己卯之符头先到，则借用未到节气之上局，故谓之超。接气者，甲子己卯之符头未至，而节气先至，则仍用已过节气之下局，故谓之接。盖缘一月节气，必三十日零五时二刻，积之而符头节气，遂相参差，至于顺将变逆，逆将变顺，在芒种大雪之后，有超至九日十日者，则谓之置闰。芒种后则叠芒种上中下三局，大雪后则叠大雪上中下三局，以归每节气所馀五时^①二刻，然后二至之顺逆始分。于是节先局后，不得不以接气继之矣。是欲与岁法相符，某则以为自乱其术者此也。节气三十日所零者，五时二刻耳。积之一百八十日之久，则为时三十，为刻二十，盖不及三日也。符头五日一换，所差不过半局，略为消息便可符合。今以超神而太过者，九日十日以置闰，而不及者五日六日，气序不清，局法重出，甲之所重者在二至，置闰归馀，于其前半年之中，必有超神，超神之后必且置闰，置闰之局必侵二至，是二至必不能正其始也。顺者反逆，逆者反顺，使其吉凶星煞无验则可，不然则避其所当趋，趋其所当避矣，某故以为自乱其术也。

煦按：超神接气必在闰月之年，此即气盈朔虚之故也。盖三岁而置闰，虽有一月三十日之多，然此三年之间，月之小者必有十五日，所以谓之朔虚。若据甲子之实数而按之，亦止多得十五日，所以

^① “时”，库本作“十”。

谓之气盈。遁甲以十五日为一局，则每节不及一时有馀，积至三年，其气盈过其分，必有九日十日之差。故每逢闰月之年而奇亦一闰，职是故也，非谓每年必有超神也。其神既超，必闰之以接其气，非谓既超神又有接气也。前说犹未明超神接气之故。

先观二至以分顺逆

冬至后为阳遁，顺布六仪，逆布三奇。夏至为阴遁，逆布六仪，顺布三奇。

六仪：(甲子)戊，(甲戌)己，(甲申)庚，(甲午)辛，(甲辰)壬，(甲寅)癸。

三奇：乙，丙，丁。

顺布者，自一宫而至九宫；逆布者，自九宫而至一宫也。三奇顺逆，即布于六甲之后。

煦按：九宫用洛书之数，八方用后天之卦，以九宫而布为八宫，则以中五寄于二坤宫。

次观节气以定三元

三元者，上中下三局也。以甲己二将为符头(此日也)，符头所临之支，直子午卯酉为上元，直寅申巳亥为中元，直辰戌丑未为下元。五日(六十时)一换符头，半月一气而三局周。如冬至一七四，甲子为符头，至戊辰五日，皆从坎一宫起为上元。己巳为符头，至癸酉五日，皆从兑七宫起为中元。甲戌为符头，至戊寅五日，皆从巽四宫起为下元。馀仿此。

阳遁顺局。冬至、惊蛰一七四，小寒二八五，大寒、春分三九六，立春八五二，雨水九六三，清明、立夏四七一，谷雨、小满五二八，芒种三六九。

阴遁逆局。夏至、白露九三六，小暑八二五，大暑、秋分七一四，立秋二五八，处暑一七四，寒露、立冬六九三，霜降、小雪五八二，大雪四七一。

次观旬首以取符使

旬首者，用事时辰，其首之六甲也。旬首所泊之宫星，即为直

符,门即为直使。如在坎宫,则天蓬为直符,休门为直使。

直符随时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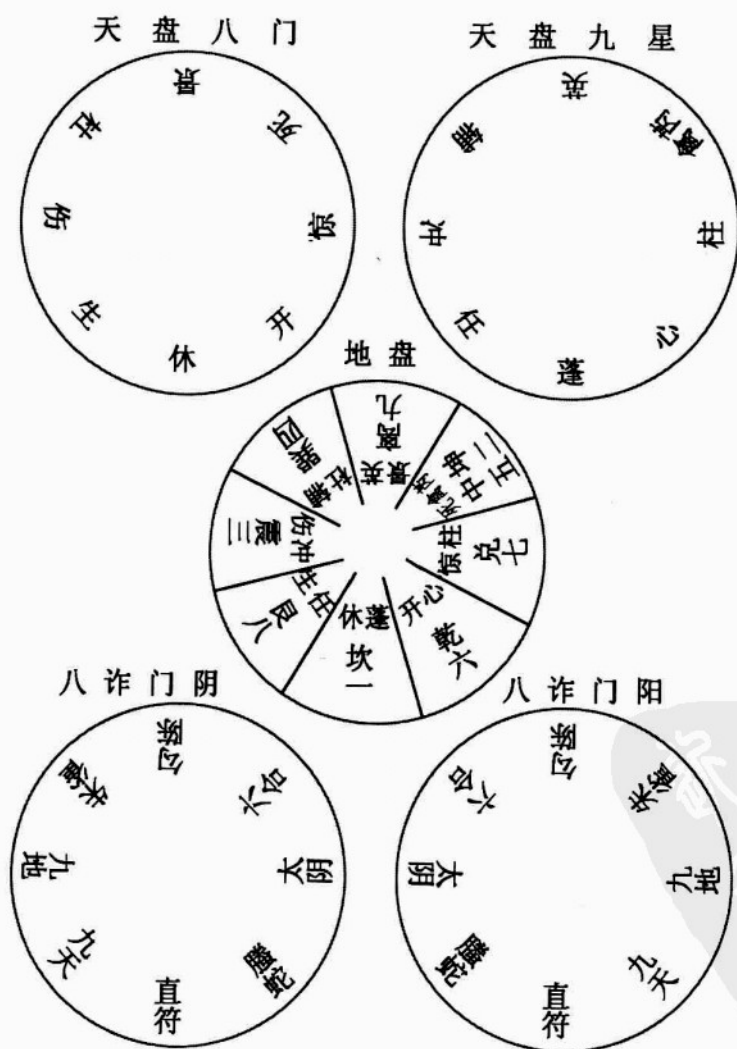
视所用时干,泊在地盘何宫,即以天盘直符移在此宫。

直使随时宫

视所用时辰,泊在地盘何宫,即以天盘直使移在此宫。

小直符加大直符

以八诈门之直符,加于九星直符,所临之宫阳顺阴逆。



易派之后，复序三式者，盖自支干出于《周易》，内具河图五行之妙，以次传授，皆有明验^①，然后本易之卦爻而歧焉者，遂有焦京以下八家。本卦之五行而歧焉者，遂有太乙六壬奇门三式。如衡运之有取于卦爻也，如冲合之义出两仪也，禄之有取于支干合德也。九宫八卦之出于后天洛书，二遁之有符于阳顺阴逆也。凡皆易中自有之妙也，故并附录于后。

太乙（黄宗羲《象数论》）

黄宗羲云^②，《太乙》，纬书也，盖仿易数而作，其以一为太极，因之作二目，二目生四辅，犹《易》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也。又有计神与太乙合之为八将，犹《易》之八卦也。其以岁月日时为纲，而以八将为纬，三基五福十精之类为经，亦犹之岁法^③也。法以八将，推其掩迫囚击关格之类，占内外灾福。又推四神所临分野，占水旱兵丧，饥馑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易卦大运，如遇凶神阳九百六交限之际，卦运灾变之限。大数凶者，其凶发于八将掩迫囚击关格之年，如遇吉星所会之分，卦象和平之运，非阳九百六交限之际。大数吉者，八将虽有掩迫之类，其灾不发。故占家以为圣书，私相传习。然其间经纬浑淆，行度无稽，或分一为二，或并二为一，茫然何所适从也。太乙者，天帝之神。王希明曰太乙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随天经行，以斗抑扬，故能驭四方。此以中宫太极系于经星者，为太一也。又曰太乙者，木神也。东方木之监将，岁星之精，受木德之正旺在春三月，此以五纬木星为太乙也。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经星也，填则土星也。以主目文昌，为填星土德之精，是兼经纬而一之矣。其所谓四神太一者，欲拟太微宫

① “验”，堂本作“德”。

② “黄宗羲云”，库本无。

③ “岁法”，库本作“乎历”。

之五帝而首天一，不知天一乃紫微宫之星也。十精天皇太乙^①，谓是紫微垣。勾陈中星即天帝也。既有小游太一当之矣，此之天皇无乃重出乎？帝符为天节之吏，天时为昴星之使，飞鸟为朱雀之体，八风为毕星之神，三风五风为箕星之精，二十八宿有所去取其间，何也？岁星一岁行一宫，十二年一周天。太一既为木精，而一年理天，一年理地，一年理人，每宫乃至三年。所行宫次，一为十二辰，一为八卦，位亦不相当也。填星二十八岁一周天，天目既为土德，而每宫一年，乾坤二年，十八年而一周，所行宫次一为十二辰，一为十六辰，亦不相当也。地目为火星荧惑之精，火星二年一周，二月而行一宫，此则二宫一年，或三宫一年，主大将属金，客大将属水，水金俱一年一周天。此则一年行三宫，或一年行五宫，经星之在天者皆一年一周天者也，今姑置三基五福大游，其所指之恍惚者，如四神之三十六，天皇地符之二十，昴星之十二年一周，朱雀箕毕之九年一周，皆的然违天者也，此皆以岁计言也。降而为月日時，其不相应更不必论。或曰假星名以寓术，不必核其果否也，若是则某不知之矣。

煦按：五行之理出于《周易》，故大挠本之以作甲子。《周易》之轮衍为《火珠林》，专论五行，已属《周易》之支流。况五行之轮衍而为太乙，为六壬，为奇门，不大支离乎？然太乙有衡运之卦，六壬有透易之卦，奇门之九宫出于洛书，八卦出于后天图，虽不足以发明《周易》，或其遗义有可采摘，故姑录其大概，以备识者之鉴别云耳。然观太乙所取，当是稍知五行者，作此以愚天下耳。

衡运论(胡仲子翰著)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犹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终乎闭物之终。消长得

^① “乙”，库本作“一”。

失，生乎天下之动，极乎天下之变，纪之以十二运，统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运乎上。坤地道也，顺而成乎下。天地既判，其气未交为否，既交为泰。始乎乾讫乎泰，四卦统七百二十年（阳爻三十六，阴爻二十四，每卦所积之数，后仿此），是为天地否泰之运。

乾一索得男而为震，坤一索得女而为巽。震长男也，巽长女也，夫妇之道也。始成为恒，继交为益。乾再索得男而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为离，离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妇之道成为既济，既交为未济。乾三索得男而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为兑，兑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妇之道成为损，既交为咸。十二卦统二千一百六十年，是为男女交亲之运。

男治政于先，女理事以承其后。男之治也，从父之道。大壮也，无妄也，长男从父者也。需也讼也，中男从父者也。大畜也遁也，少男从父者也。六卦统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为阳晶守政之运。

女之治也，从母之道。观也升也，长女从母者也。晋也明夷也，中女从母者也。萃也临也，少女从母者也。六卦统一千有八年，是为阴晶权衡之运。

坤阴也，得阳育而生男。乾阳也，得阴化而生女。男归于母，女应于父。豫也复也，长男归母者也。比也师也，中男归母者也。剥也谦也，少男归母者也。六卦统九百三十有六年，是为资育还本之运。

小畜也姤也，长女应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应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应父者也。六卦统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为造化符天之运。

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长男也。从长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从长者也。小过也颐也，少男从长者也。四卦统六百七十有二年，内外以刚阳治政，是为刚中健至之运。

阳刚之极，阴必行之。代母者长女也，从长女者中女少女也。

家人也鼎也，中女从长者也。中孚也大过也，少女从长者也。四卦统七百六十有八年，内外以阴柔为治，是为群愚位贤之运。

阴随于阳为顺，丰也噬嗑也，中女从长男者也。归妹也随也，少女从长男者也。节也困也，少女从中男者也。六卦统一千八十年，是为德义顺命之运。

阳随于阴为不顺，涣也井也，中男从长女者也。渐也蛊也，少男从长女者也。旅也贲也，少男从中女者也。六卦统一千八十年，是为惑姤留天之运。

长男既息为男之穷也，长女既息为女之穷也。于是中男与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统三百三十有六年，是为寡阳相搏之运。

阳之搏也，阴必随之，于是中女与少女会焉，睽也革也。二卦统三百八十有四年，是为物极无终之运。

十二运上下万有一千五百二十载，阳来阴往，太乙临之，不浸则不极，不极则不复，复而与天下更始，非圣人不能也，圣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当王伯^①之衰，而不能为太和之春者，何也？时未臻乎革也。仲尼没，继周者为秦为汉，为晋为隋，为唐为宋，垂二千年犹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为王为帝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闻之广陵秦晓山，乃推明天人之际，皇帝王霸之别，定次于篇。

卦运表(阳爻管三十六年，阴爻管二十四年)

一、天地否泰之运 七百二十年

乾	甲子	戊子	壬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二百十六
坤	庚子	丙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庚子	一百四十四
否	戊子	壬子	丙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八十
泰	庚子	丙子	壬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八十

① “伯”，库本作“霸”。

二、男女交亲之运 二千一百六十年

震	戊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六十八
巽	戊子	壬子	戊子	壬子	丙子	壬子	一百九十二
恒	庚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八十
益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八十
坎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六十八
离	戊子	甲子	戊子	壬子	戊子	壬子	一百九十二
既济	庚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八十
未济	戊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八十
艮	丙子	壬子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六十八
兑	庚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戊子	壬子	一百九十二
损	戊子	甲子	庚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八十
咸	庚子	甲子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八十

三、阳晶守政之运 一千一百五十二年

大壮	壬子	戊子	壬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一百九十二
无妄	壬子	丙子	庚子	丙子	壬子	丙子	一百九十二
需	丙子	庚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一百九十二
讼	丙子	庚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庚子	一百九十二
大畜	丙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壬子	一百九十二
遁	庚子	甲子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一百九十二

四、阴囊权衡之运 一千八年

观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庚子	丙子	一百六十八
升	戊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六十八
晋	甲子	丙子	甲子	庚子	丙子	壬子	一百六十八
明夷	甲子	庚子	丙子	庚子	丙子	庚子	一百六十八
萃	壬子	丙子	庚子	丙子	壬子	戊子	一百六十八
临	庚子	丙子	壬子	戊子	壬子	丙子	一百六十八

五、资育还本之运 九百三十六年

豫	丙子	壬子	丙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一百五十六
复	壬子	戊子	甲子	庚子	丙子	庚子	一百五十六
比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庚子	丙子	一百五十六
师	甲子	庚子	丙子	壬子	丙子	壬子	一百五十六
剥	戊子	甲子	庚子	丙子	壬子	戊子	一百五十六
谦	丙子	壬子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一百五十六

六、造化符天之运 一千二百二十四年

小畜	戊子	壬子	戊子	壬子	丙子	庚子	二百四
姤	壬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二百四
同人	丙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戊子	二百四
大有	庚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壬子	二百四
夬	丙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丙子	庚子	二百四
履	戊子	壬子	丙子	壬子	丙子	庚子	二百四

七、刚中健至之运 六百七十二年

解	戊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六十八
屯	丙子	庚子	丙子	壬子	戊子	壬子	一百六十八
小过	甲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庚子	一百六十八
颐	庚子	丙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戊子	一百六十八

八、群愚位贤之运 七百六十八年

家人	壬子	丙子	壬子	丙子	壬子	丙子	一百九十二
鼎	甲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壬子	戊子	一百九十二
中孚	丙子	庚子	丙子	壬子	丙子	庚子	一百九十二
大过	庚子	甲子	戊子	壬子	丙子	壬子	一百九十二

九、德义顺命之运 一千八十年

丰	庚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八十
噬嗑	戊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八十
归妹	庚子	丙子	庚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八十
随	庚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八十
节	庚子	甲子	庚子	丙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八十
困	庚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八十

十、惑妬留天之运 一千八十年

涣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八十
井	庚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八十
渐	戊子	壬子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八十
蛊	戊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八十
旅	戊子	甲子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八十
贲	戊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庚子	甲子	一百八十

十一、寡阳相搏之运 三百三十六年

蹇	戊子	壬子	戊子	壬子	戊子	甲子	一百六十八
蒙	甲子	庚子	丙子	壬子	丙子	壬子	一百六十八

十二、物极无终之运 三百八十四年

睽	丙子	壬子	丙子	壬子	丙子	庚子	一百九十二
革	庚子	甲子	戊子	壬子	戊子	壬子	一百九十二

推法

周策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卦盈差三百。置积年加卦盈差满周策去之，余起乾坤否泰之运，累之即得所入之卦，以入卦年数，阳爻三十六，阴爻二十四，即得所入之爻。

流年置卦法

置积年，满卦周六十四去之，余依《周易》次序，即得所直之卦。视所求之年，阳辰不取阴爻，以卦内阳爻起子。自下而上，循环数至

岁支,以为动爻。阴辰不取阳爻,以卦内阴爻起子。自下而上,循至岁支,以为动爻,起动爻为正月,依次布于六爻。以动爻为变卦,起变爻为七月,亦依次布于六爻。

煦按:胡仲子列十二运,推明皇帝王霸之升降,其法在太乙书。较之扬子云之卦序,差为整齐,非唐宋以后人所能作也。以初爻为建功立德之限,三爻为内极灾变之限,四爻为乱后待治之限,上爻为外极灾变之限,二五爻为中道安平之限。行内极之限,灾变尚轻。行外极之限,灾变始重。月卦者,小运也。以太一之掩迫察其虚实,以小运定其期,故举其大概,此天人之际也。前四运皇帝王霸当之,仲子言犹春之有夏,秋之有冬。康节以为春夏秋冬配皇帝王霸。春夏既为秋冬,秋冬必复春夏,天运自然,则前四运之为皇帝王霸,后运继之,亦复当然。今四运之后,两运过中,将秋冬之后,更有别运。天人之际,一往不反者,何也?仲子曰时未臻乎革,仲尼不能有为。仲尼没,今二千年,犹未臻乎革也。革在十二运之终,十二运告终,始复其常。前为四运,后为八运,参差多寡,无乃悬绝。以仲子之言为是耶,孟子所谓一治一乱者,不正相反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函书:附卜法详考等四种/(清)胡煦著;程林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8.8

(易学典籍选刊)

ISBN 978 - 7 - 101 - 06048 - 5

I. 周… II. ①胡…②程… III. 周易 - 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8376 号

书 名 周易函书附卜法详考等四种(全四册)

著 者 (清)胡 煦

点 校 者 程 林

丛 书 名 易学典籍选刊

责任编辑 贾元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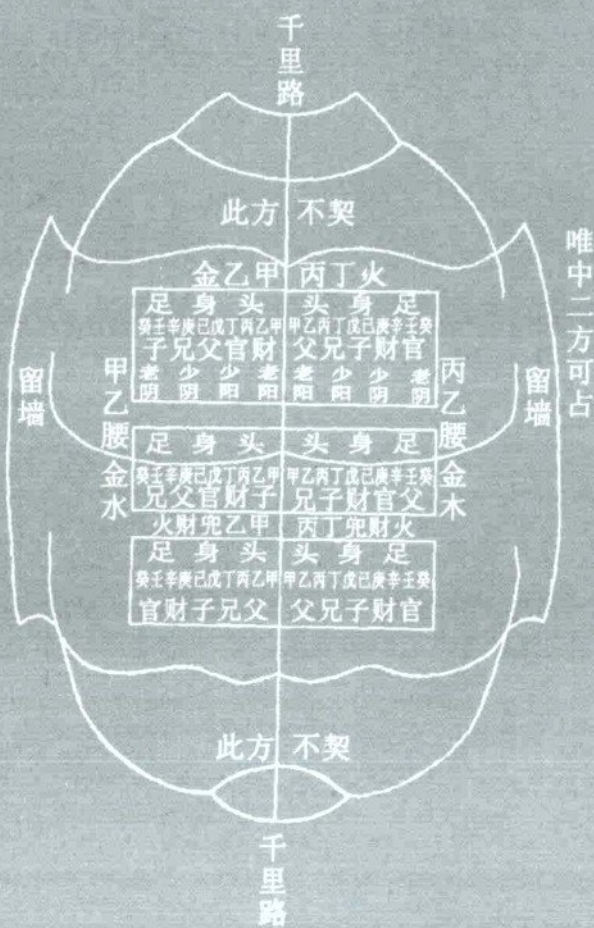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8¼ 插页 8 字数 12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048 - 5

定 价 128.00 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提示页面

作者=

页数=

出版社=

出版日期=

SS号=

DX号= 000000017118

URL=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17118&d=A2CD8291973DCB6550FEC9D702E20B25